起 义

李·列勃里亚努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罗〕李·列勃里亚努

起　义

黎　星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Liviu Rebreanu

RĂSCOALA

据Valentin Lipatti 法譯本"La révolte"(Editions En Langues Etrangères, Bucarest, 1957)轉譯。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起　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399,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8 插页6

1982年4月北京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9,500

书号 10208·91　　定价 1.70元

談談列勃里亚努和他的作品*

李維烏·列勃里亚努一八八五年生于德兰斯瓦尼亚的一个偏僻的乡村，据他自己說，这个村子从来也沒上过地图。他出身于一个自由农民的家庭，这个家庭大概很久以来就定居在这一省的边陲地区了，从他的姓氏的結构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照字源学来講，匈牙利文“列勃拉”(rebra)就是边陲的意思。他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

列勃里亚努小学毕业后，中学分成三个阶段讀完：第一阶段在一个罗馬尼亚国立中学，第二阶段在一个德国国立中学，第三阶段在一个匈牙利国立中学。因此他能够精通匈牙利文和德文，以致后来在他初学写作的时候，不知用哪种文字好。爱好写作是他家里的传統。他的父亲当年也曾希望在研究詩歌方面有所成就，而且一直沒有完全放弃爱好文学的旨趣。我們从这位小說家的自述中，知道他父亲一直在从事搜集“民間故事、頌詩、民謠以及其他民間詩歌等”，不論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設法发表这些作品，作为“自己心中的一大乐事”。

中学毕业后，列勃里亚努就动身到布加勒斯特去，打算攻讀医学。但是，他为經济所迫，不得不进一个軍事学校，不过他也

* 这篇介紹文章是据罗馬尼亚出版的本書法譯本譯出的。

常去大学的文学系和哲学系听課。

列勃里亚努当了奥匈帝国的軍官以后，被派到森塔地方駐防。但是軍营生活不适合他的口味。他曾在錫比烏的《晨星》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說，后来他們家里的人还珍重地保存了这几期杂志，并且常常驕傲地向朋友們炫耀。列勃里亚努决心献身文学，一九〇八年辞去軍职，越过喀尔巴阡山，到了布加勒斯特。

列勃里亚努来到罗馬尼亚首都后，处境十分窘困，他先給几家报館作了一些沒有得到什么成就的工作，如翻譯、校对以及編輯一些无足輕重的戏剧新聞等。他写的头一批故事和短篇小說，起初在《公众評論》杂志上发表，接着就在《理想》杂志、《光明》杂志和《火花》杂志上都刊登出来了。一九一二年，列勃里亚努把这些故事和短篇小說搜集起来編成集子，取名《苦悶》出版。过了一些时候，他又出版了另一本叫作《无賴汉》的集子（一九一六年）。

• • •

列勃里亚努的最初的一些短篇小說具有很多特点，虽然刚刚萌芽，但足够表现我們的作家已經有他自己独特的写作方法。首先，这些小故事、短篇小說和回忆录的全部題材，可以說就是农村現实生活的多方面的真实图画，其中包括因貧困和受压迫而造成的許多日常悲剧。

在以《妻》为名的短篇小說中，作者叙述一个妇女的生活，她作了丈夫的奴隶，因此她象恨自己的最凶恶的敌人一样恨她的丈夫。多少年来，她把她的恨藏在心灵深处，不露絲毫痕迹，也沒有人能够知道其中的底蘊。“她多么爱她的丈夫啊！”村里人都这样說。她的丈夫死了，邻人都向她表示慰問。可是这个在虛伪的悲哀下喘不过气来的妇女，这一下却爆发了，

"你們胡說！……你們胡說！……你們全都胡說！……我恨他！我不愛他！他糟蹋了我的一生，他蹂躪了我，他早就該死！……"这些話产生了一种出乎意外的后果。服从丈夫、恪守貞操的观念和輕視女人的思想，似乎在她周围的人們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了，以致于当她把眞情突然吐露时，誰都不能理解。

……男人們带着不相信的心理注視她，妇女們都划起十字来，一个老太太偷偷地在她右邻的耳边低声說：

"我担心她疯了，可怜的女人……她是那样爱他呀……"

在《屈辱》中，描述一个名叫薩威塔的貧农的女兒，她和教士的兒子发生了关系。村里有人說教士的兒子正准备和別人結婚。这个姑娘一想到她要忍受的耻辱，就疯了。她对在座的人的話起初表示不相信。有人明白告訴她說："教士的兒子星期日就要結婚了。"她立刻面如死灰，好象干枯的楊莓叶子。她渾身战栗，从板凳上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家門。她感到好象在她身后有什么东西倒塌下来了一样。薩威塔跳进池塘自杀了。远处，在这个并不稀罕的悲剧場面的上空，"月亮带着和人一样的冷淡神气微笑着，随后，就又隐藏到一朵云彩后面去了……"

在短篇小說《复仇》中，情节就更曲折了。一个美丽的年輕姑娘腊菲拉，嫁給了富裕农民的兒子托馬·罗特魯；可是这个姑娘却对另外一个男子塔那斯非常鍾情，"不幸得很，塔那斯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人"。托馬总是带着恶意的嫉妒监視着妻子。他感觉到，自己虽然占据了她的肉体，可是她的心却跟他很疏远。他們夫妻俩一起去参加一个婚宴。在那里，托馬阴险地讓一对情人再一次陶醉在爱情里。当塔那斯和腊菲拉跳舞时，托馬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脑子里打定了杀人的主意。在归家的路

上，托馬藏在一棵栁树后面，把情敌打倒在雪地上，并且勒死了他。

列勃里亚努的短篇小說，也有以城市生活为題材的。子女众多的小职員，飢寒交迫的底层人物，也一一呈现在我們的眼前；他們都是寒酸可悲的，他們成了日常工作的奴隶。在这方面，《保护人》这个短篇是最典型不过的了。腓立巴斯是某个部里的仆役。部里所有的仆役都在残酷而可恶的科长苏萊亚的恐怖下过活。这位苏萊亚經过几昼夜的大吃大喝，手无分文了，他不免有些忧郁和苦恼，在大街上无聊地徘徊着。这时，腓立巴斯給他送来一封司长的信。这位科长一看公函的封套，認为一定是給他的免职令，因为他已經有好几天沒有到部里办公了。其实，这是司长还給他的一笔借款，还附有一张請他到家里吃晚飯的請帖。这个"狗"——部里职員給他起的綽号——立刻喜形于色，覚得必須表示一下这种心情，于是就向腓立巴斯道了謝，同时非常大方地把手伸給这位屬下。一向成为卑賤象征的穷职員的被損害的心灵，不禁由于这位科长的举动而兴高采烈起来。腓立巴斯的脑海中立时有各式各样的幻想翻騰起来。科长喜欢他了，要提拔他了，他就要指日高升了。他回到家里，确信自己一定会很快升級。他的邻居对科长这类人物比他了解得清楚，他們俩爭論了一陣；这使他非常生气。他为自己的科长辯护，甚至跟毀謗他科长的邻居打了架。第二天，苏萊亚到部里，脾气很坏，由于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些尘土，立刻就把腓立巴斯赶走了。

《命运》是一个同样性質的故事。伊昂·米提特律是一个在飢寒交迫中掙扎着的小职員，"买奖券已經入了迷。他是个繕写員。他有五个孩子，非常困难，每天要工作九小时。"这篇小說也

和《保护人》一样，其中写了一些委屈受辱、悲惨不堪的职員，对于未来前途永远沒有把握，全借一些幻想来安慰自己。伊昂·米提特律自以为买到的一张奖券是头奖，但是他很快又覚得这只是幻想，于是他就把奖券轉讓給別人，結果这个号碼却恰巧中了头奖。这篇小說以一場家庭糾紛作了結束。

> 馬丽塔立刻大叫起来：
>
> "你把我們害了，該死的，你讓我們破产了！我跟你說过多少次，我甚至跪在地上央求你，叫你千万別把奖券讓給別人！早晚有一天总会得奖的！你把八万列伊白白給风刮跑了，讓魔鬼把你抓去吧！我的宝貝啊！我可爱的孩子們啊，这个渾蛋把我們害苦啦，他叫我們变成叫化子了……"

列勃里亚努是現实主义作家，他給我們作了深刻的心理分析。在他的許多短篇小說中，就是說，在他最成功的那些小說中，作者最善于描写极端紧张的心理状态。（在《保护人》中写着"在苏萊亚跟腓立巴斯握手以后，腓立巴斯就暗自产生了一种有受到主人意外提拔的希望，这种希望象发瘧疾一样不时地涌上腓立巴斯的心头"；在《复仇》中有着泼辣的嫉妒；在《妻》中存在着一种眞正令人精神窒息的感情等等。）这些心理状态，代表着某一阶段的社会的整个过程。促成这种心理的环境淸淸楚楚地把人物烘托出来，因而創造出了典型的性格。

列勃里亚努善于抓住情景和人物的特征，使它們的眞正意义能够突出地表現出来，成为典型，从而把小說的主題思想更有力地强調出来。

他的小說中所写的那些事件，把在表面上完全相反而在邏輯上又是一脉相通的情景紧紧連接起来了。那个女人在丈夫死后，坦白地暴露出她心头的隐痛，却使她的邻居更加相信她是

因悲伤而变成了疯子(《妻》)。苏莱亚的虚伪态度激起了滕立巴斯升級的梦想，但正是苏莱亚把滕立巴斯从这一梦想高峰推入最悲痛的惨境(《保护人》)。

充滿矛盾的社会盲目地威胁着老实人的生存，在作者的笔下，这种社会的悲剧性的情节强烈而鮮明地显示在我們的眼前。

同样，从他的文章結构上看，这些短篇小說在某种程度上已經預告我們这位作者要成为未来的长篇小說的作家。在这些短篇小說中，从来不用冗长令人生厌的鋪张叙述来酝酿高潮，也沒有离题太远的詞句来作与小說高潮无关的补充。小說中的主人公从开始就以充滿精神痛苦的姿态出現，而形成戏剧高潮的最后时刻也就不需要任何說明了。

人物的行为在不知不覚中叙述出来，或巧妙地穿插在小說情节的邏輯发展中。

· · ·

前后以不同的書名再版的两本短篇小說集，还不能确保列勃里亚努已在文坛上奠定的声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他的生活非常困难。他住在占領区，由于他逃避兵役，奥匈当局一再抓他，他不得不逃走。在他的生活不断变动、到处流浪的过程中，险些把一部当时叫作《遣嫁費》、后来改名为《伊昂》的长篇小說的手稿遺失。一九一九年发表的长篇小說《苦路》中包括很多他在这一段时期的生活細节。《苦路》和列勃里亚努的其他許多作品一样，有不少材料出自他的亲身經历。这部小說中的主人公列木斯·郎塞亚努是德兰斯瓦尼亚的一位詩人和記者，他和列勃里亚努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就完全相同。这个主人公也和列勃里亚努一样，三十一岁就白了头发。故事发生的时間約在一九一六年，这一年作者

正是三十一岁。因为列木斯·郎塞亚努不願意从事战爭活动，因此成了德国和罗馬尼亚当局怀疑的对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一个时期，可以說，作者的遭遇正是如此。

· · ·

列物里亚努刚一离开德兰斯瓦尼亚，就听到了一九〇七年农民起义在各方面的反响。这时他正开始写长篇小說《伊昂》，到一九二〇年写完。最初的一段叙述，成了他一篇短篇小說《羞耻》的題材，不过这个短篇小說一直沒有出版。在一九一三年，列物里亚努曾經写过《遺嫁資》，到一九一六年，德国飞艇在布加勒斯特上空散布着恐怖的气氛，在这恐怖籠罩下的某一个夜晚，他又重新执笔写这篇小說。書中的情节是围繞着一个十分簡单的恋爱故事展开的。伊昂是一个穷小伙子，可是野心很大，十分聪明而又俊俏，他勾引上了富农的女兒亚納·巴契烏。他本来心里爱美丽然而穷苦的姑娘芙劳丽卡，但他却同丑陋的亚納有了一个孩子，这就使本来正准备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另一个富农子弟乔治的亚納的父亲毫无办法，只好听他摆布了。伊昂的詭計得逞了，他終于占有了瓦西尔·巴契烏的土地。当然，在沒有达到这个目的以前，伊昂凶狠地虐待这个不幸的亚納，她輪流地被父亲和丈夫打发"回去"。她意識到自己从来沒有被人爱过，于是等到她給伊昂生下来繼承人以后，就上吊死了。小孩也跟着死了。在这以前，伊昂只听过"土地的声音"，現在开始懂得"爱情的声音"了。他又重新追求起已經成了乔治的妻子的芙劳丽卡来了。有一天夜里，乔治忽然把伊昂捉住了，一鉄鍬就把伊昂的脑壳砸碎。乔治被监禁起来，瓦西尔·巴契烏的土地按照他們翁婿間所签訂的合同变成了教会的产业。

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梗概，全書并不止这一点。伊昂所經历

的悲剧好象一道强烈的光芒照耀了整个农村的生活。很多人生活在种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悲剧，但都在这本書中活跃着。伊昂曾經拜訪过小学教师海尔德列亚，这样我們也就見到这个家庭的一切悲慘处境了。我們見到急于想把女兒嫁出去的那位小学女教师的狡猾的社交手段，我們也就等于看到在小学教师和白尔契烏教士(外号"圣水刷")之間展开的阴险的暗斗。我們也見到"青年紳士"提層的恋爱和青年时代的幻想等等。

《伊昂》这部小說，給我們的文学带来了一个特別新穎而又极饒趣味的課題。农村社会的阶級对立第一次由作者大胆地提到首要的地位。列勃里亚努指出了农村的分裂，指出了农民的分化。此外还指出，为了占有土地而产生的激烈的斗爭，是一切冲突的基本原因。

全書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各个角色的遭遇和演变来表現这些人因为急于发財致富而丧失人性的过程。这种丧失人性的情况可以拿伊昂来充分說明，他貪得无厌，尽可能不择手段地积累土地，越多越好。由于这个小伙子把自己的一切才干都用在这种貪心上，不久就失去了全部人性。詭計代替了智慧，残暴代替了坚强的性格，别有用心和不近人情的执拗頑固代替了对劳动的爱好和耐性。

列勃里亚努具体地給我們說明了人們追求財富的欲望如何摧残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完全在金錢的勢力之擺布下。在伊昂和瓦西尔·巴契烏两人看来，亚納已經不是一个人。她是一份人格化的嫁資，这份嫁資簡直就代替了人。亚納的生命，她的希望，她的少女的幻想和爱情統統无情地破灭了。这个女人完全处在一个残酷的法律淫威之下，先做父

亲的奴隶，以后又成了丈夫的奴隶。带一份嫁資、生孩子、象牛馬一样地干活，就是她唯一应尽的社会責任。

作者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笔触描繪出村里的小学教师、教士、公証人以及其他紳士的面貌。这些人无論在社会組織內，或者在私人生活中，作者都能够掌握着他們的典型的动态而予以揭露。

先不論列勃里亚努的审美观念如何，只是他能运用艺术手法来分析各种人物的品質和生活方式，就足以使这篇小說成为德兰斯瓦尼亚农村的特写。圓圈舞、婚宴、洗礼、訴訟、客店的相遇、宗教仪式的举行，……这一切都以真实的色彩描繪出来，完全表現了作者有刻画入微、剖析尽致的特殊天才。在他的小說中很自然地展現出来的是一幅农村生活中的日常瑣事的画片。由于作者能够巧妙地把情节安排在各种适当的場合里，因此他把多余的或勉强增添的叙述略去，对作品也絲毫沒有損害。

• • •

《伊昂》問世以后，小說家就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以便接触自己周围的现实的其他方面。在許多短篇小說中，如《复灭》、《逃兵伊提·斯特魯尔》(一九二一年)，在长篇小說中，如《被絞死者的森林》(一九二二年)，列勃里亚努专心描写世界大战的残暴情况。他选择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轉移目标的政策所隐蔽的各种事实，以及在这种政策下的暴行来作題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代里，民族問題深深触动了作者的心弦。当时，德兰斯瓦尼亚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而奥匈帝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把捷克人、塞尔維亚人、罗馬尼亚人推进战爭的深淵中去，强迫他們去攻击自己的弟兄。民族冲突极端尖銳，构成了极度悲慘的局面，列勃里亚努自己家中，就有一个名叫艾弥尔的年輕

人，曾被征入伍开到前綫去，由于他企图逃到敌方去，因而被絞死了。

作者看过一本照片册子，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的是变成絞刑架的长长的几列树；作者看了这个照片以后，心里就酝釀出《被絞死者的森林》的整个題材。这些成为鳥鴉口中食物的人們，例如書中人物罗馬尼亚人阿包斯托尔·包劳卡和捷克人斯沃包达，都是拒絕攻打自己的祖国的。对于奧匈当局来說，包劳卡和斯沃包达只是奧匈帝国的屬下。他們既是一个士兵，就应当尽到他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但是奧匈帝国却不知道如何解决民族問題。它保持少数民族間的相互仇視，它推行一种民族压迫和强制同化的政策，它鼓励各民族的公民互相猜忌、彼此告发；事实上它慫恿着冲突，又伪装不知。对于包劳卡这种人来說，这些冲突本来多少还容易忍受，然而战爭却又大大加重了这种冲突。现在摆在面前的問題，就是如何在奧匈帝国的一个公民的抽象义务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分子的实际情况之間作出抉择了。

短篇小說《复灭》的主題大体就是这样。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个德兰斯瓦尼亚的罗馬尼亚人，名叫达威·包波，以他又是知識分子又是有錢人的身分，享受着某些特权。他生活得非常舒适，逍遙自在；对保护他的法律敬畏得了不得；在必要的时候，他是可以傲然穿起后备軍官的制服的。刚一宣战，他为了尽自己的“义务”，毫不犹疑立刻奔向前綫。但是，反对奧匈帝国的有罗馬尼亚軍队的士兵，在作战中他就不得不向他們开枪射击，最初他也曾感到为难。但他后来似乎也安之若素了；如果他沒有想到目前在前綫和以后在他的故乡还会和自己的亲人見面的話，他大約会毫无內疚地向他們开火的。不过，不管他願意不願

意，他总是屬于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要把他看做叛徒的。于是包波曾有意逃跑，他又拿不定主意——但是，不管他的良心多么不安，他还是拿起机枪机械地射击，无情地向罗馬尼亚士兵扫射。达威·包波把守的陣地被攻破了，他希望能够脫身，于是很难为情地、結結巴巴地說："这是义务——罗馬尼亚的同胞。"他所得到的答复是粗暴的、无情的："你拿着机枪一連向我們扫射了五个鐘头，現在却說是我們的同胞嗎？……可恶的狗东西！"說完，"那个人两手举起步枪，劈头狠狠一下……喀嚓一声，包波的头骨被击碎了，一些混着血的脑浆流到了枪筒上！"

同样的慘剧，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变成了短篇小說《逃兵伊提·斯特魯尔》的题材。这篇小說的主角是一个犹太人，他自以为是本国的忠实公民，虽然他所保卫的国家正在有計划地迫害和他一样的犹太人。这个人跟他前綫上的农民伙伴相处得很好，他們最初拿他的笨拙开心，但也友爱地帮助他克服了困难。后来，集体的英雄主义支配了伊提·斯特魯尔，使他也成了勇敢的战士。

当长官换了的时候，伊提·斯特魯尔所受的难忍的、不合理的待遇就暴露出来了。新来的长官奉行的是残酷的沙文主义，不能相信这个瘦弱多病和下巴底下长着小紅胡的士兵会不是叛徒。这新任的营长，按照他常用的办法，命令班长吉亚卡带伊提·斯特魯尔一起去偵察，秘密地嘱咐班长从后面把斯特魯尔打死，回来詭說斯特魯尔企图逃跑。这个农民班长是个老实人，又由于在前綫上共过患难，使他跟这个伙伴——斯特魯尔很亲近，因此他沒有执行命令，却把斯特魯尔带到一个树林边上，劝他逃到敌人的陣营中去。但是，斯特魯尔却認为他自己对祖国的忠实和軍队里其他伙伴完全一样，所以在他看来，逃跑是

一件最丢丑的事。当时，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必須尊重抽象的祖国，而且他以为，通过他的"忠实服务"，他已經得到了祖国的承認；另一方面是民族仇恨，甚至在前綫上他都不能逃脫；这个人終于上吊死了。

小說《被絞死者的森林》一面叙述一个受折磨的痛苦的灵魂，一面强調指出尖銳的社会矛盾。

这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包劳卡和达威·包波一样，是一个尽"义务"的人。他是德兰斯瓦尼亚一个罗馬尼亚家庭的独生子，他把完成自己的"义务"，換句話說，服从奥匈帝国的命令和法律看作是他良心妥貼的保証，而他的宗教哲学也和他的这种社会观念非常和諧。他抱着这种观念，在加利西亚、意大利等等不同前綫上作战，他表現得非常勇敢，得过多种勛章；由于他的勇敢，曾被传令嘉奖，并以名誉审判身分参与一个軍事法庭的审判，审判一个奥匈帝国軍队的軍官，捷克人斯沃包达。这人在潜逃时被捕了，因此軍事法庭以投敌論罪，判处絞刑。

包劳卡把这个捷克人斯沃包达的行为看成大罪，亲自监督执行，甚至亲手检查絞刑架上絞繩的活扣是否牢固。后来在軍用食堂中展开了一場討論，参加討論的有捷克人、波兰人、喀尔巴阡的斯拉夫人；这次討論动摇了包劳卡的道德信念。原来斯沃包达在前綫上作战的时候，别人随便找一个借口便逮捕了他的父亲，并处以絞刑，所以他才决定逃跑。捷克人格拉波卡上尉还跟包劳卡談起前綫边緣的"被絞死者的森林"的慘状。包劳卡这时知道了，他們这一团要开往德兰斯瓦尼亚前綫去，他大为恐怖。他曾希望留下来不走，但是沒有办到，因此决心潜逃。他最初的那种无稽的自信心变成了极端的恐怖。他开始認識到参加战爭是一件可怕的罪恶。那个被絞死的捷克人的形象一直縈繞

在他的脑际。他那种狂热的神秘主义突然变成了一种尖銳的民族主义。他跟他的未婚妻馬尔达·董莎解除了婚約，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她用匈牙利話和一个騎兵軍官談了話；自己馬上跟另一个匈牙利的农村姑娘伊劳娜·維道尔結婚，这个姑娘是他的团部所駐扎的乡村中的一个房东的女兒。在宣布他那一团要开往德兰斯瓦尼亚的时候，他曾經想要投到俄国人那方面去。因为受了伤，这才不得不放弃他的打算。他回到前綫以后在参謀部任职，覺得他并沒有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但当那个地区的罗馬尼亚农民被控告通敌，当局特地組成軍事法庭来审理这些案件，而且就任命包劳卡在那个法庭工作时，他象神經失常的人一样，一直向罗馬尼亚前綫的那个方向跑去。他被抓住了，后来被处了絞刑。

正如人們所見到的，这部小說具有和其他短篇小說同样的精神，它的功用就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有意义的問題。这部小說由于拥有各种极富于暗示性的細节，創造出了帝国主义战爭所独具的那种駭人听聞的残暴的气氛。前綫的参謀部完全象机器一样盲目地、无情地执行着罪恶任务。士兵們和軍官們只是些号碼和名称。“义务”两个字空有形式，誰也不知道它是有什么物質或精神基础的东西。

列勃里亚努沒有直接描写軍队的混战，而是用悲慘、苦痛和死亡作背景烘托出一幅惊人的战爭图画。

阴郁的秋季，天气寒冷而蕭索，黑黝黝的原野上聳立着禿树和可怕的鉄絲网的黑影（这部小說就是从描写这种凄凉的景色开始的），一下子就在人們的心里散布了恐怖和悲哀的气氛。刑場上籠罩着一种沉重、甚至可以摸到的黑暗。“周围变得更黑了，黑得叫人眼睛发痛”，作者这样写着。包劳卡轉过头来，“在一望无

际的原野上，辨别出无数移动的黑影，仿佛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游魂。只有巍然矗立在插上白十字的士兵坟墓中的、残酷的絞刑架放着白光"。包劳卡战栗着，一股痛苦的寒气渗透了他的心，他恐怖地喃喃說："我的天，怎么这样黑呀！黑夜复盖了大地。"他的声音带着哮喘，"仿佛病人的呻吟"，"在风的叹息声中消失了"。

由于对死亡已經司空見惯，因此人們变得麻木不仁，这一点在小說中处处都看得出来；結果人們只是做着机械的动作，只是为了滿足象草木一样的生存需要。宁靜不过是表面，內心深处一直紛乱不安，痛苦难当。列勃里亚努描繪包劳卡、格拉波卡以及其他人物的痛苦时，确有一种特殊的表現能力，因此能給人一种眞实的印象。他們意識中的每个波动都出自复杂的心灵状态，完全是眞正的人性的流露。当包劳卡的脑袋伸进絞刑架的繩套中去的时候，他以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的人的不在乎的心情，把自己即将来临的最后收場的一切印象都牢記在心头。在这里，提一下列勃里亚努在搜集材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很有意义的。作者只有在发現了自己被害的弟弟的坟墓以后，才写完他这部作品：

> 我到过在我弟弟被扣押和判决时正在当村长的那个人的家里。我进过我弟弟最后几个鐘头呆过的房間，他就是从这个房間动身前往刑場的。我到过附近的一个叫做法盖的村庄，那是他最后駐防的地方。我結識了一个罗馬尼亚法官，这个法官是我弟弟的朋友，但是在我弟弟就义时人們沒有允許他在場。我也跟一个体态輕盈、美丽动人的乡村姑娘談过話，在她家里我找到了我弟弟写給她的几封信。村长把一頂沒有帽檐的軍帽交給我，当作礼物；我弟弟前往就义时，就是用这頂軍帽换了一頂普通帽子戴走的。

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三年社会的大动蕩，对于列勃里亚

努的創作发生了一个极其良好的影响。

我們的作家是在和人民生活重新接近的时期，才获得更大的成就，并完成了他最好的小說《起义》（一九三三年）的；这是一部追叙一九〇七年的罗馬尼亚农民大革命的长篇小說。

《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說是《伊昂》的續篇，从第一次大战前就作了准备。据作者說在一九二五年就写完了初稿，但是把它擱置起来了，因为那种写法"与其說是一部真人真事的小說，倒不如說只是一种革命的吶喊"。为了把初稿变成定稿，他在一九二八年走遍全国，跟許許多多的农民交談，从他們的口中听取他們对事件的看法。

在《起义》中，我們又見到了普里巴斯小学教师的兒子提屠·海尔德列亚，見到他的不易理解的詩和他旧日对文学的梦想。提屠来到了布加勒斯特，他的姐丈潘代亚的一个亲戚答应要尽力帮助他在这里的新聞界中找到职业。我們看見这位主人公在尋找职业时到处碰壁的情形，了解到二十世紀初罗馬尼亚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列勃里亚努曾把海尔德列亚領到上流社会的沙龙，把他領到財閥政客群集的豪华飯店，又把他領到受政府津貼的报社編輯部。

提屠在布加勒斯特和貴族米隆·于加的兒子格里果列·于加成了莫逆之交。格里果列請提屠参观自己的田产，这位小学教师的兒子就遇上了令人苦悶的現实："农民問題"。当提屠問格里果列，农民的土地在哪里时，后者惊跳了一下；当时他正在指手划脚地想把他父亲的田产面积指出来，一听到提屠的問話，他突然停住了，用短促的声調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說：

> 唉！农民的土地，这是个尽人皆知的农民問題！……农民的土地！沒有多少，即使在某些地方有，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經化为烏有了。

但是，这是另一回事了！

这样，列勃里亚努就使我們明白了問題的核心。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沒有土地的农民头上所遭受的一系列的灾难、勒索和苦痛。在农村中，怨恨和反抗日渐高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痛苦，而且巳經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每走一步都看見农民表示着他們对貴族的仇恨。接着，起义暴发了。列勃里亚努把故事紧紧圍繞着貴族米隆·于加和格里果列的妻子娜䊀妮的田产以及这个家族的邻居和朋友的田产展开起来。传到海尔徳列亚供职的那个报社里的消息以及报紙为那些消息所作的評論，都是关于这一次蔓延全国的起义的。

这样，我們可以得到一个总的概念。农民們闖到封建主們的土地上，对那些多少年来欺負他們、压迫他們的人們在进行清算了。

但是，不久当局就进行疯狂的鎮压了。本書最末一些篇章描繪了軍队和起义的农民群众所发生的冲突，接着便是"恢复秩序"，換句話說，就是剝削者丧失人性的凶狠的反扑。这些剝削者在一万一千多个农民的坟墓上又彼此亲密起来。

因此，《起义》确是一篇眞实而令人惊心动魄的記載，是罗馬尼亚人民反抗剝削斗爭史中最沉痛的一頁。作者把历史事件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来叙述，即起义的酝釀阶段、爆发阶段和被血腥鎮压的阶段；在这里，作者善于把現实的主要情态，作突出的表現。他的作品的現实主义精神也就表現在这个地方。

本書前几章的标題都带有暗示性，如《土地》、《飢餓》、《騷动》等，它們描繪了阿馬拉的生活，以此类推，也可以使我們联想到全国絕大部分农村的生活。剛一入冬，农民就沒有一点存粮了。农民为了取得一斗老玉米，就必須把自己抵押出去，到农忙

季节去为别人干活；他們要是沒有錢还債，就只好終身作貴族的奴隶。莫兰特悲伤难受，因为他的老婆得了重病，自己却束手无策、无法挽救。收稅員把依納特·霍塞尔的最后几件衣服和一口猪都弄走了。宪兵分駐所队长包阳占百般欺压农民，找一点借口就用拳头或枪把子打人。

穷苦的农民不論作什么，总是达不到目的。当他們飢餓到极点时，就梦想占有土地。他們的心情沸騰起来了，在他們头脑中，土地就象饞人的、热气騰騰的大块面包，在他們餓得冒火的眼睛前面晃来晃去。他們前往布加勒斯特，奔走于政府各部，想設法得到巴巴罗亚卡那块土地。但是他們到处碰壁。废話、諾言、拖延和劝导象瀑布一样向他們头上冲来。所有的村庄餓病而死的人不計其数，于是各个村子里就流传起謠言。农民們暢談着，說有穿着白衣的欽差在各处传达国王的敕令，在全国各地将进行平分土地。

由于紧凑地描写了农民起义的日益坚强的进展，作者将起义的真实性質向我們說明了。作者把受压迫者日益高涨的不滿和气憤展示出来，使我們对积聚在受剝削的农民心里的起义的巨大潛力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作者以艺术的手法描繪出每个人的痛苦和煩悶如何郁积、交織成为一种共同的痛苦；他描繪出这些要拚命的农民的意志如何彼此联在一起，酝釀騷动、沸騰翻滾，最后象火山口里的熾热熔岩那样十分自然地爆发了。

列勃里亚努特別指出农民起义的自发性这一面，同时也把农民起义的无政府的那一面以及不能形成为真正革命的那个事实强调出来。农民的目的各个不同，却都是从共同的要求出发的，那就是土地，就是要沒收貴族的田产。但是他們不知道在肃清了貴族的地方建立新的生活制度。他們破坏了一切，烧毁了

貴族的公館，因为他們以为把統治他們的中樞破坏以后，就可以阻止压迫者卷土重来。他們切断了电綫，情願与城市隔絕，錯覺地認为这样可以彻底而絕对地把乡村和城市隔离开，回到原始的經济状态中去。但是，当他們要分东西和土地的时候，就馬上爭吵起来，这样，农民間的互相分歧就清楚地表明了。

本書最后一部分有一出平乱的喜剧：检察长、省长、軍官們，每个人面色蒼白，吓得渾身发抖，因此他們只有尽快地結束和起义农民打交道的事。农民們在受过一次草率的审訊之后，或者根本不經过审訊，就无辜地受到非刑，关进监獄或者处死。

这部小說是一幅有力地撼动了罗馬尼亚整个社会的真实的历史壁画，从起义开始，列勃里亚努就用几个典型人物把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思想状态和立場詳尽地叙述出来。在这部小說中，突出地显示出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現实：一个是属于富人世界的現实，一个是属于农民世界的現实。

跟列勃里亚努的《伊昂》以及其他著作一样，《起义》是一个結构非常严密的伟大創作的典型，它严格地遵循着一个发展十分均衡的中心故事，把穿插进去的各种細节，联系得非常紧密。至于主要的情节，便在許多社会場合中平行地发展着；自然，这种发展都不出一个簡单、明了而且因有海尔德列亚在場而保持統一的主題的范围。《起义》是一部流血事件的历史小說，同时也是对海尔德列亚的心理剧变的一种分析。这个沉湎在艳丽迷梦中的青年，既然热中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那么一定会和人民的社会悲剧发生接触；但由于几次英雄行动沒有得到成效，他的善良意願就枯竭了。在小說尾声中，他算得是有了人生的丰富經驗了；于是就听天由命，容忍一切，而且准备去过一种默默无聞、意气消沉的生活，就象列勃里亚努在《彷徨》一書中所描繪的那

种生活一样。列勃里亚努密切注视着自己小說主人公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一面选择主人公所接触到的最有意义的現实，一面构成逐漸高涨的风暴而又絕不打乱故事的綫索。小說中的各种附带情节也和各种事件的实际发展互相配合，步驟非常一致。作者把发生事件的时間的长短巧妙地配合起来，这样就在人們的意識中扩大了对事件的反应。

海尔德列亚所接触的現实是越来越险恶的，因此叙述也恰如其分地最初表現得緩慢，以后才逐漸加速，某些插曲只經过一个很短的时刻；然而，即使象閃电一样，也暗示着弥漫在乡村里的痛苦的紧张程度，看来似乎有一件大事件正在什么地方酝釀着，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一个农民在磨鐮刀了。

"特利封，你打的是鐮刀，还是……"雷翁特一点也不以为奇地向他說。

"我要把它磨得快快的！"特利封低着头說。

"我想，你是要在下种以前就收割吧？"

"是的，如果需要……我为什么不那样作呢！"

人們的生活一切照常，但是在許多場合，人們都发現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波动。那些足以引起一場普遍而不可避免的风暴的插曲，在一定的时刻內不断地增加着。但是相反地，中心故事却不前进了，慢慢拖下来，停頓在某些細节上；人物事件都沒有什么发展，令人等待得痛苦难耐。讀者都有一种感覚，仿佛覚得自己也生活在一种为仇恨、紧张、不安和恐怖所浸润的气氛中。后来，当起义終于爆发时，故事就非常迅速地展現在我們眼前，一陣巨大的混战，埋沒了一切个人生活的描写。

正如在列勃里亚努的其他著作中一样，《起义》的叙述，是首先着重展开事实，換句話說，首先注意故事的生命綫，而决不是

对环境、气氛加以渲染，或者是把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加以詳尽的分析。当然，其中心理研究也并不是沒有，但是，在每一个表面单独的情节中，仍然是中心故事在那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列勃里亚努善于运用一些有意义的动作，运用插入故事里的一些对話来肯定一个人的思想状态。他的短篇小說也是如此。

就是述說农民的特殊作风，列勃里亚努也多用行为、动作以及在具体情景中的戏剧性的表現，而不大用特殊的語言。

列勃里亚努尤其致力于确切地把情节和环境加以适当配合，他所运用的笔調既朴实而又形象化。

列勃里亚努的风格，一般說来，沒有那种一开場就出現动人心魄的富丽豪华的場面。可以說，他的詞彙相当簡单，他不肯去寻找雅致的辞句，他甚至不嫌重复。

列勃里亚努的文体質朴无华、簡单明了。这就特别有利于达到企图客观地表現事实和存在的散文作家的艺术旨趣。对于文体的講究方面，作者会把人們的注意力从事实发展的戏剧性上吸引住，因此一开始就完全排斥講究文体。一切事件都用构造极为簡单的句子表达出来。列勃里亚努喜欢使用形容詞，而不大运用比較法，他非常注意不使小說蒙上主观的色彩。事实是，上述絕大部分著作都有意提供一个巨大社会力量支配着的复杂形象，說明在一定的时間內个人的存在都受这力量的影响而起作用；如果我們注意这一事实，那么我們就能够更好地懂得为什么这种表面上缺乏个性的、似乎沒有多大气魄的笔調却会大大增加情景的悲剧气氛。

他冷靜地摆在讀者面前的一些事件，外表上看并不重要，然而却出于精心的抉择；因为这些事件，都能汇集到一条主流，而

这条主流則又能使它們彼此互相紧密联系着；这样，那象流水般的动乱喧囂的生活，就自然地展示出来了。一种質朴的叙述，往往能令人不知不覺地接触到人生的重大問題；而在列物里亚努的質朴的文笔中，还有一种庄严的气概和浓厚的詩意，这是其他的作家所沒有的。

《起义》是罗馬尼亚现实主义創作的动人的实践。这也是这部書在讀者中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的原因。

• • •

如果我們把罗馬尼亚小說比作一座建筑物，那么我們把列物里亚努看做建筑师，說他在这項建筑中构造了許多支柱，作者是当之无愧的。时間正在不断地証明着这个建筑物的巩固性。

克罗馬尔尼塞亚努



L. Nelson

目　次

起　义

举国动荡!

火

举 国 动 荡！



第一章　黎　明

1

“諸位这样說，是你們对罗馬尼亚的农民了解得太差了；也許你們只是从書本或論文里了解到的，那就更可怜了；你們把他們看成是受苦受难的牺牲品，其实，他們真是又坏、又笨、又懶惰的家伙！”

伊利·罗戈紀納鲁被他个人的信念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說不下去了。他一边拿方格手帕擦他的禿头，一边捋他的下垂的浓胡子，——他的胡子乱糟糟地粘在一起，在嘴角边直碍事。他是多尔日省奥萊納地方的一个农場主①。他長得又肥又胖，大腹便便，脖子粗得象公牛一样，脑袋滚圓，两只棕色眼睛滴溜溜乱轉，脸总是笑呵呵的，好象生活得很愉快。

他两眼扫了一下同車的其他旅客，覚得自己沒有說服他們，就喘得越发厉害了。正在这时候，西明·莫德来阿努——內务部的一个司长，服装非常講究，——先輕輕咳嗽几声，清了清嗓子，然后郑重地說起話来。

① 当时罗馬尼亚的农場主，是把大地主的土地租了过来，另外招雇貧苦农民耕种，实行残酷剥削的一种制度。

"先生……"他說，"罗戈紀納魯先生，有一点是不容爭辯的，那就是所有的人，只要存在一天，就肯定地全都得依靠你認为又坏、又笨、又懶惰的农民生活！"

这下子，吓得农場主連話也說不出来了。他又拿出手帕来，在鬢角边上搧着取凉。这时，列車长来了，他以对头等客車的乘客应有的态度向乘客收布加勒斯特的車票。罗戈紀納魯这才安心，如释重負地說：

"好朋友，怎么我們这就要到了么？好哇！这沒說的，走得可真快呀……"

"我們剛过了希提拉，"列車长說，一面微笑着来敷衍这位农場主的天真态度，一面繼續从别位乘客手里收車票。

这时，罗戈紀納魯从他那和皮包一样大小的証件夹中拿出一张黄紙，带着明显的高傲态度递給列車长，說：

"哎！好朋友！……在这种困难时期，总得随时随地講究一点节約，再說，一个基督徒免費坐車也不算什么缺点……"

列車长的手摸了一下帽沿，又微微一笑。这时农場主突然不安起来，連忙去收拾自己的皮包、提籃和小貨包，这些东西是他上車时利用别的旅客沒有多少行李的方便，堆在車厢各处的。莫德來阿努老早老早就把他那上等皮子的小手提箱拿在手中，箱上的名片非常醒目。这里有一个身材魁梧，面貌凶狠的宪兵上尉，他是从盖什蒂上車的，只佩着自己的軍刀，带着一个皮包；那边还有一个蓄着短短的英国式小黑胡的棕发年輕人，他把行囊放在車窗下的茶儿上。火車喘着气、冒着烟，好象《启示录》[1]上所說的一个怪兽。內务部的司长十分懊悔竟和这么一个粗俗的

---

① 《新約圣經》預言世界末日征兆的一部分。

人辯論起来。宪兵上尉的眼睛不离罗戈紀納叁，用一种惊叹的好奇心来欣賞他这一通忙碌。自从列車长走了以后，年輕人就隔着車窗的玻璃眺望出现在远方的首都的輪廓。鉄路两旁，貼在电綫杆上，或釘在独立房屋的墻壁上的商业广告不住地跑近前来，然后又一閃而过，一对对鉄軌越来越多，彼此接近，相互交叉起来。車輪經过鉄軌交叉的地方"卡嗒"一声，自动准确地从一条道轉到另一条道。以后就見到骯脏不堪的市郊、墻壁傾頹的房屋以及坑坑洼洼的小巷，不远处却在閃閃发光，人們可以推測到那里有与此地形成强烈对照的雄伟建筑物。

那位农場主把他那些宝貝包袱堆滿了空座位，又把那車箱內沒处放的两个提籃提到过道上来，然后他在一个犄角上好歹蜷縮在一个行囊旁边，就又跟那位隔着車窗向外望的青年說起刚才中断的話来：

"是啊，先生，提起庄稼人，就和我刚才跟你說的一样，你可以相信我的話，我对种地和对付庄稼人都有一套老經驗。过年我就是六十岁的人了，我整整四十年都是在乡下度过的，都是跟庄稼人打交道的。我按照常規，是从头作起的，三十岁那年，我就在代萊奧尔梦租了五百多亩[①]的一小块地。从那以后，大块土地在我手里不断轉手，这就使我对佃戶比別人熟悉得多。我不象有些人那样，說他們都是穷凶极恶的强盗。这样說天理难容。我是基督徒，我可不願意背着一身罪。但是我敢肯定，我敢发誓肯定地說，你要是不跟农民发生关系那可是上帝保佑，因为当他們看到你处在困难中的时候，他們絕对不会放过，一定会把你掐死的！"

---

① 这里是指罗馬尼业当时通行的亩，約等于 30—51 公亩。

罗戈紀納鲁发現連宪兵上尉都已經不再听他說了。并且那时火車也已經慢下来了，就又想起他的包裹来，他打算到款車門的过道那里去，以便离出口近些，好能万无一失地雇到一个脚行和一輛車。临向外走，他又轉身告别。他把手伸給莫德来阿努。他和他都是在克拉約瓦上車的。这位农場主認为这样他們俩之間已經建立了某种友誼关系，甚至認为如果在内务部里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还可以仰仗这位司长的关照哩。至于从科斯太什蒂上車的那个年輕人，农場主还沒有跟他通名姓，談的話也非常少，这位农場主認为最好在临别之前能够知道自己是跟誰坐的一趟車；因此就很冒失地說：

"先生，請允許我向你作自我介紹，我叫伊利·罗戈紀納鲁。能和你坐一趟車眞是高兴……尽管我們的見解有些不大一样。"

那位青年人并不高兴，但是也假装欠了欠身，握一下伸給他的手，簡单地答道：

"我是格里果列·于加。"

农場主震惊了一下，接着又突然直起身来，喊着說：

"于加？……你說的是于加嗎？……那么你难道就是阿馬拉土地的主人米隆·于加先生的少爷嗎？"

"不錯，正是！"青年人微笑着回答，看到农場主这样惊人地兴奋而感到詫异。

"这可不是我說瞎話！……令尊跟我都是这么大年紀了，可是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認識他。你想想，差不多快有二十五年啦，我租了一块地，离你們阿馬拉不过几里路。米隆老先生他老人家好嗎？他老人家还是那么健康嗎？还是那么硬朗嗎？……哎！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不用再多說，这就够了，"罗戈紀納鲁驕傲地补充說，猛地轉身冲着宪兵上尉和莫德

来阿努,"他老人家可是一位真正貴族①！ 跟現在所有城市或乡鎮的貴族不一样。嘿，你真有福气呀！"罗戈紀納魯又轉身向于加接着說，并且挤眉弄眼地表示內心的喜悅。"到了……祝你幸福，也祝你父亲幸福。象他老人家那样的人真找不出第二分来，我敢向你保証！"

罗戈紀納魯又握住于加的手搖了搖，然后拿起他最关心的籃子，嘴里喃喃地向宪兵上尉說："再見，再見！"急忙向車門过道走去。莫德来阿努手里拿着小手提皮包，焦急地等着农場主不再叨嘮，以便离开車厢。他跟于加彼此沒作过介紹，所以只向他一点头，就跟在罗戈紀納魯后边走出去，但后者这时正堵着車門站着。

"罗戈紀納魯先生，那个人是誰呀？我看你見了他挺高兴呢！"莫德来阿努湊在农場主的耳边詢問，因为这时候，火車头已經进站了，嗡嗡直响，彼此交談都听不見了。

"当然要高兴咯，亲爱的先生，"罗戈紀納魯回答，他的态度比在青年于加跟前还显得恭敬。"你想想看！七千亩上等好地，在阿尔盖什南部，离代萊奧尔梦只有两步！……七千亩啊！莫德来阿努先生，你算一算！他有这么大一块土地，是全瓦拉几亚公認首屈一指的人家，这位老人家宁可砍下两只手也不肯把一小方块地租給别人。你可要明白，象他这样一个人物，誰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就說到这兒吧，我得走啦……再見，祝你健康！……"

他推开車門。

"嗨！脚行！脚行！……小伙子，这兒来！……这兒来

① 貴族法譯本作 boyard，是一种称呼，也是一种身分，其阶层略等于大地主；不同于我們所說的一般指达官貴人的貴族。

呀！……怎么啦，你聋啦？眼睛长哪兒去了？渾蛋！沒一点眼力？快拿这个！”

劳累了的火車头緩慢地大口喘着气。在它有力的呼吸的間歇之間，整个車站传出一陣下車的和在月台上接客的人的嗄啞的声响，在这种声响中，一会兒这兒、一会兒那兒响起哄堂大笑声、愉快欢呼声、嘖嘖作响的亲吻声，还有就是比这些声音都大的叫脚行的喊声。旅客們都向車站出口涌去，他們絕大部分都是自己提着自己的皮包，也有一小部分人后面跟着脚行。每个人都忙得了不得；还有好些人在跑着，好象有人追他們似的。

于加安靜地呆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待着挤在車門过道上的人完全下去。他隔着玻璃，看見莫德来阿努尽力地不叫脚行拿他的小手提包，而脚行却糾纏着坚持要替他拿；宪兵上尉的高大身材高出人群一头，不安的眼光不住向周圍扫視着；还有罗戈紀納魯，寬寬的肩膀一摆一摆地走着，跟在一个背着他的行囊和包裹的矮子后边。这位农場主不住地詢問着什么，用了很大力气，好象要把車站上的一切喧鬧声都盖过一样。

等杂沓的人群走尽以后，这位青年也下了火車，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輛馬車，把他送到阿尔甘特里大街他家里去。馬車拐进卡列亚·格里維太大街，这是一条又脏又杂乱的寬大馬路，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售貨員在門前跟拿不定主意的过路人死乞白賴地糾纏，千方百計想把买卖做成；接待从首都北站下車的、越来越多的新旅客的，是十几家又坏又貴的旅館、飯店，还有廉价但却骯脏的飲食店。在寬闊的人行道上，晃动着形形色色的人群，东方的人群：有工人和职員，有成群結队的农民，走在街上就象一群胆小的綿羊一样，有穿着匈牙利乡下衣裳的女用人，有虛弱多病的士兵，有浓装艳抹、向所有过路的男人送秋波的輕浮少

女，有商店学徒和中学生，他們彼此拥挤，一会兒人碰了人，一会兒人又撞着墙；这里有保加利亚商人，他們用装飾着小鈴花的漂亮的銅壶运送布拉加②，还有卖甜食的土耳其人……

当馬車在大街上奔馳的时候，于加和往常从乡間回来一样，望着热閙繁华的大街上象螞蚁搬家似的来来往往的人群，不禁感到有些紧张。他过惯了乡間的恬静生活，回到城里，这种喧嚣实在使他厌煩，叫他难受，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必須經过一个时期才能再习惯下来。

快到阿尔甘特里大街和科尔太亚大街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一匹馬忽然滑了一下跌倒了。車夫先是連声大罵，接着就用鞭子抽打，結果全沒有用。車夫不得不从坐位上跳下来，解开車套……离家只剩一百多公尺远了，格里果列下了馬車，付了車錢，就徒步走去。

阿尔甘特里大街的第二所房子就是他們的房子，更确切地說，是格里果列老婆的房子。住宅外面围着鉄栅栏，栅栏尖端鍍着金；鉄栅栏中央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大門。房前有一个小小的管理得很好的花园，有花畦，也有鋪着小石子的甬路。这是一所上下两层的楼房，非常富丽；这所楼最能引起行人注意的是它有一个紅色大理石的楼梯，楼梯上斜罩着一个长遮檐，好象一个又大又亮的介壳。

2

格里果列·于加走进大門，看見他的用人們正在楼梯上端

① braga，一种清凉飲料，是东方产品，用发酵过的黍类制成。——法譯本注。

跟一个陌生人低声交談。

一个穿着一身簡直有点滑稽的仆役服（这是娜廸妮設計出来的样式）的仆人迎过来，告訴他，那个細高个兒、长着栗色头发的年輕陌生人是新近从德兰斯瓦尼亚来的，已經到这兒来好几次了。他想来拜見戈古先生。这时候，陌生客人从楼梯上下来了，也凑近了于加。等仆人扛起他主人的行李走开以后，新来的客人摘下自己的帽子，很不自然地說：

“提屠·瀚尔德列亚，詩人……”

于加沒有回答，只是淡淡一笑，这一来可窘得年輕人手足无措了。他系着一条淡紫色地带小白点的領結，遮着那浆得很硬的活領子的領口。他把帽子从右手传到左手，打算也来一个微笑，但是沒有成功。这样沉默了在他看来好象一世紀那么长的一段时間，然后他鼓足了勇气，用两只手慢慢戴上帽子，就仿佛是不知道是戴上好还是不戴好；他又用充分显示出內心紛乱的声音嘟囔說：

“先生，請原諒我来得冒昧。还是今年夏天，議員戈古·約內斯庫邀我到这里来，现在已經过了两个月了。我們俩是在德兰斯瓦尼亚地方的辛乔尔兹矿泉浴場……”

“噢！在德兰斯瓦尼亚嗎？”格里果列很感兴趣地重复問道。这种兴趣喚起了对方更大的勇气：

“是，先生，在德兰斯瓦尼亚……而且我跟議員先生还有亲戚关系，当然，你不知道，我姐姐罗拉嫁給了乔治·潘代亚·德·薩特馬尔教士，而乔治教士的妹妹是約內斯庫議員先生的太太。”

“是嗎！”于加嘴里叫着，突然兴奋起来，一面抓住对方的手使劲摇撼着。“眞想不到！……好啊，照你說你該知道咱們也沾

点亲戚啦，我的內人是戈古·約內斯庫的妹妹呀。"

提屠·海尔德列亚微笑着点了点头。

提屠对于这一家每一个人的亲屬关系都非常清楚。因为他听戈古·約內斯庫講过几次，知道了一些所有可能知道的細枝末节，甚至連他沒想知道的事他都从仆人嘴里打听来了。

于加很看重这个年輕人的端庄态度以及他的掩飾不住的腼腆心理。至于他自己，当他偶然处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形势中时，也就不作任何戒备，或至少自己認为彼此完全諒解了。于是格里果列象对待老朋友那样挽着提屠的胳膊，跟他說：

"我們这回認識了，到上边談一談吧！"

提屠满意得脸都漲紅了。他們俩肩并肩地登上楼梯的石級。到达楼梯上端以后，格里果列停在遮檐下面，为了不叫提屠認为这所住宅的异样設計出自他手，就介紹了一些盖这所房子的事。这所房子包括着两个絕不相同的住宅，两个住宅本应該除共有一个大門外，还各有一个旁門；但这所房子却只有一个正門。十多年前，格里果列的岳父盖这所房子的时候，虽然照他岳父所說，这所"宫殿"是为他的一兒一女盖的，作为送給他們男婚女嫁各自成家的礼物，但是他岳父却仍然要求建筑一个完全用大理石作的古色古香的楼梯，外面包上一个大型的玻璃介壳，象納巴布①家那样。于加的妻子娜廸妮到現在还經常抱怨，責备老爸爸，数落他，說他盖这所房子是故意叫住房的人有机会彼此监視。

巨大而厚实的包鉄橡木大門，乍一看叫人以为这是同一所房子，而实际上却正相反，这个大門正好把这所房子截然分开成

① 納巴布（Nabab），伊奧尔古·康塔庫寨內的別名，他是二十世紀初叶的大貴族之一，在布加勒斯特开設着一家特別大的飯店。——法譯本注。

两部分：从右边那扇門进去是戈古·約內斯庫的房子，左边那扇門却通往娜迪妮的住宅。这时候，随身仆役把左边这扇大門敞开了。

“我內人出国将近三个月了，到現在住宅里还到处都是樟脑油味呢，”于加領着客人上楼时补充了这么一句。楼上，家里人替他預备了一个单独的房間作他的临时寢室，这是当娜迪妮不在家的时候，他从乡間到布加勒斯特来临时歇息用的。“反正我只有冬天才是‘布加勒斯特’人，而且还是断断續續的；此外，我整年都在乡間，首先因为需要这样，其次，我也比較喜欢在那里住。我內人正跟我討厌城市那样討厌乡下。請坐吧，請坐！請原諒，咱們一边聊着，我一边洗洗脸、换换衣服……你看已經一点半啦！我三点鐘跟一位顧客还有个約会。我只有赶快吃午飯的时間……”

于是提屠·海尔德列亚就向于加一五一十地講了起来，他差不多在一个月前就来到了布加勒斯特，把最大的希望都寄托在戈古·約內斯庫的帮忙上了。戈古曾答应把他推荐到一家出版社去作事，那就可以实現他那“笔墨生涯”的梦想了。可是到了这里竟沒找到戈古，这可真是大失所望！更糟糕的是，提屠从家里带来的旅費本来就不多，到現在已經花去了三分之一。他担心要这样空等下去，恐怕所剩的一点錢也要花光，最后只有变成流落异乡的流浪汉。

“我不願意扫你的兴，”于加說，他这时差不多已經梳洗完毕。“我那个好內兄正好是个不可靠的人。他十分同情别人，心地很好，就是太麻木，优柔寡断。只有他老婆駡了他，他才肯下定决心做点事；只有他老婆掌握着刺疼他那麻木劲兒的秘訣。”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有一刹那感到心緒紛乱，但馬上又找到

了希望，說道：

“这么說来，整个希望还沒有完全破灭，因为去年夏天我和姐夫的妹妹見面的时候，她对我极表同情……”

“对这一点也不要存什么奢望，”于加笑着回答說，“戈古的疑心很大，跟土耳其人一样；只要他有一点怀疑，就会把你赶走……”

提層在自己的梦想中，最喜欢想象他在辛乔尔兹見过的艳丽惊人的厄日妮，有一天将会被他馳名的詩句所征服，倒到他的怀里来。但是，滥用一位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感情来追求私利，这种想法在目前使他感到可耻，因此他的面色忽然发白，連耳尖都变了色。于加看出提層的混乱心緒，急忙稳定他說：

“朋友，你太天真啦，照这样恐怕你在我們这兒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成就！要想打开一条道路就得大胆、泼辣，至少在我們这个时代必須这样。那些拘泥小节，过于講公道的人，是注定要被不懂人情的人压倒的。”这时他拿起了皮包，准备要出去，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声調說：“你用过午飯了嗎？”

“还沒有，”提層吃了一惊，結結巴巴地答道。

“如果你高兴的話，咱們就一块兒去吃点吧！”

青年人虽然觉得这項邀請賞脸不小，但还是推辞了，他說平常总在一个德兰斯瓦尼亚人家里吃飯，如果不事先通知人家，不知人家要等到什么时候，而且他真不要……其实，提層之所以拒絕，并不是象他所說的那样他是为了对主人有所尊重，而是由于自己的穿戴太寒酸，跟于加先生出現在一家大飯店，必然会感到难堪。他目前穿了一套相当旧的衣服，为的是省下較好一点的衣服到見人的时候穿，至于买新的，得等日后有了能力再說了。况且，格里果列請他一起去吃飯，不过是句应酬話，以后并沒堅持，

相反地，却赶快加上一句說：

"那是一定，那是一定……但我还想再見你一面。那么，今晚咱們一块兒用晚飯吧！好不好？你可以有充裕的时間通知你的房主人，我也不致太仓卒，可以更从容些……就这样吧，到埃納舍飯店見吧！你知道那兒嗎？……科学院大街，八点鐘……一言为定啦！"

3

提屠·海尔德列亚歪戴着帽子，滿面春风，兴高采烈地在人行道上急忙奔跑着。他走过的地方，人人都注意看他，仿佛他是一个醉鬼一样。他的心跳动得非常厉害，几乎要蹦出来了。嘴里不断嘀咕：

"总算有了一点头緒！謝天謝地！这人多厚道啊！……一眼就看出是一位貴族……看来，我是时来运轉啦……"

經过罗馬大街，进入凱旋門。向右拐，直奔綠茵大街，以便抄近道回到布茲斯底，他的住房就在这里，离他在那里吃飯的賈沃里拉斯家不远。

賈沃里拉斯原籍是阿馬拉底亚，搬到罗馬尼亚有十来年了。他是罗馬尼亚首都的秘密警察，負責监視各个旅館。扎阿利亚·海尔德列亚教师是他的旧同学，他們很熟識。有一天早晨，他翻閱"英国旅館"的旅客登記簿时，在新到的旅客中一发現从德兰斯瓦尼亚来的海尔德列亚这个名字，立刻就知道这一定是他的同学扎阿利亚的兒子。他毫不迟疑地到楼上提屠的房間叫醒他，向他表示欢迎，并很知己地照顧他，使他不致受騙，因为这座城市固然叫人十分喜爱，但也非常腐化，外地人初到此地一不小

心就会弄得囊空如洗。当天，賈沃里拉斯就給海尔德列亚找到一个舒适而租价不貴的小房間，这里离賈沃里拉斯的家不远。当晚，海尔德列亚在他这位新朋友的陪伴下搬到这个房間去住。以后，賈沃里拉斯又請海尔德列亚到他家里吃晚飯，以便跟自己的妻子認識認識。賈沃里拉斯家中除他們夫妇以外，还住着一位姓腊都莱斯庫名叫馬丽奥阿腊的小姐，是一位年紀約莫十八岁的少女，活泼爱鬧，仿佛是一只松鼠。她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正因为有这个姑娘，賈沃里拉斯才沒有提議叫提屠住到他家里，而賈沃里拉斯太太却認为把提屠先生作为一个寄宿客人收点費用倒也不坏。賈沃里拉斯太太身材短小而肥胖，紅潤的脸蛋上油光閃亮。馬丽奥阿腊住的房間里有两张床，太太認为两个青年人住在一起一定会很合得来，因为他俩都挺老实。但是賈沃里拉斯却坚决反对，認为这样不合适，再說街坊四邻也要說閑話。过了几天，提屠因为不习慣吃瓦拉儿亚式的飯菜，跟賈沃里拉斯夫人商量好以后花几块錢就在他家搭伙吃飯。

馬丽奥阿腊天天跟提屠見面，曾坦白地跟他說自己的罗馬尼亚語文程度不怎么好，非額外补課不可。殷勤的提屠馬上自告奋勇，表示願意充当义务补习教員，这使賈沃里拉斯太太高兴极了，因为她爱馬丽奥阿腊如同自己的女兒，一心一意地盼望她能考試及格。当晚吃完飯提屠就在自己的房里开始給馬丽奥阿腊补課，在这間房子里他們能更安静些。上头一課他們一直进行到半夜。第二天，提屠唯恐賈沃里拉斯太太生疑，特地給她解释，說他昨晚留馬丽奥阿腊呆这么久，是因为她的功課实在太不令人滿意。馬丽奥阿腊則認为从來沒見过講課講得这样有趣的；要是提屠肯再多犧牲些时間，那她一定能考得好。

提屠回来，他們已吃完了飯，正在喝咖啡。

“对不起，小伙子，我們沒等你！”賈沃里拉斯大声說，嘴里叼着他自己仔細卷的烟卷，一口一口地噴着淡淡的烟雾。

“提層先生，这都得怨这位小姐，”賈沃里拉斯太太用一种推卸責任的口吻說，同时用眼睛瞟着正在狡猾地微笑的馬丽奧阿腊，“她說她要餓死啦，还說什么，就是国王駕临她也不能再多等一会兒……”

这一天，提層覺得格外高兴，感到有必要縱情狂欢一下。于是猛地向馬丽奧阿腊冲过去，把她摟在怀里，在她的嘴上、眼上、頰上狂吻起来，把她的头发也揉乱了，把咖啡杯也弄翻了，咖啡洒在洁白的桌布上。这块桌布是賈沃里拉斯太太刚刚洗干净亲手熨好的。

“嘀，这象什么样子！”賈沃里拉斯把自己的咖啡杯挪到稳妥地方，冒火地說；賈沃里拉斯太太却急得直搓手，喘不过气来，好象大难临头似的。

那个年輕的女孩子則被这种縱情欢乐所陶醉，用野鴿子似的声音格格地笑着来迎接这暴风雨般的亲吻。

“賈沃里拉斯先生，成功了！”提層一撣手把帽子往床上一扔說，很有大将凱旋归来的神气。

他一口气叙說完他怎样碰見了格里果列·于加，跟他談了些什么事，今天差一点不能回来吃飯，晚上还要跟他去埃納舍飯店共进晚餐。

把咖啡弄洒以及把桌布弄脏这件鲁莽事，很快地得到了諒解，現在誰也不談它了。賈沃里拉斯在符拉什卡地方某庄园当过几年副总管，也攒了几个錢，所以他对貴族和地主——罗馬尼亚的坚实阶級——十分推崇。可是他目空一切，瞧不起别人，他到警察局供职三年了，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公务員，并且学問也比

别人强，早就应該升級，但是始終沒有升。因为沒有人替他撑腰。

“只要在他的庄园里当上一两年管理人，你的前途准有希望。到那时你就象个人物啦！”賈沃里拉斯沉思着說，以贊賞和羡慕的眼光瞧了提屠一眼。提屠这时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賈沃里拉斯太太預先給他留在烤爐里的德兰斯瓦尼亚式的菜肴。賈沃里拉斯也是小个子，和老婆一般高，胡子又密又长，跟他的脸很不相称；前額尽是皺紋，脸膛总是紅扑扑的，讓人一看就会联想到戏剧中的小丑。

紧跟着就是关于这位青年人的未来前途的一陣爭論。賈沃里拉斯太太也参加了，很愼重地提起符拉什卡副总管的往事。只有馬丽奧阿腊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提屠，有时噗嗤一笑，有时向他投一个小面包球，但提屠不理不睬，因为他正在全神貫注地考虑着一些严肃的問題。

后来談論未来前途的兴奋心情漸漸平靜了。賈沃里拉斯习慣在午飯后假寐片刻，他开始打起呵欠来，呼出了一口气跟着就躺在床上。馬丽奧阿腊上学去了，賈沃里拉斯太太則忙于洗刷食具。提屠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作赴埃納舍飯店宴会的准备。

他住的地方就在賈沃里拉斯家旁边。穿过一个破旧的木門，走进一个挺深挺脏的院子，院子里有很多小房間，都是出租的。臨街有一所房子，两間屋共走一个門，是租給伊倫娜·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的。她是一位軍官的寡妻，虽然已經过了四十岁，还相当地漂亮；她談起她的丈夫来，有时說他是上校，有时又說是个少校，而实际上到死才不过是个陆軍中尉。这位太太和約翰·約內斯庫就住在前面那間屋子，約翰是內政部的一个小职員，很年輕，也很机灵。在一进門的房子里，沒有别的东西，只有两个

書箱，这是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的女兒米米的丈夫西特兹蒂人瓦西尔·波佩斯庫医生的藏書。后边的一間房子两个小窗戶向院子开着，屋里有一个小鉄床，一个洗脸池，一张圓桌子和三把椅子，一个有些摇晃的衣橱，还有一些廉价的家庭装飾品。提麿就住在这个房間里。

在这个院子里，离提麿住的这間屋不远，住着一个犹太皮鞋匠，叫做曼德尔松，他有五个孩子，大兒子在炮兵部队服役快滿期了。此外还住着一个保加利亚糕点商，他在附近开設一家点心鋪；还住着一个丧妻不久的裁縫和他的四个孩子；此外还住着一个退休的公务人員和他的年輕的太太，他們还有一个房客，是一个大学生……

年輕的提麿一进院子就听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象鳥啼般的愉快歌声，于是他知道約翰一定上班了。穿堂屋的門大敞着，这位太太正对着鏡子在梳妆打扮，一手拿着粉扑，另一只手拿着唇膏。人們都叫她妖媚的母鸚鵡。

“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你好！”提麿和素日一样滿脸陪笑地大声說，同时从衣袋里掏出房門的鑰匙插进鎖孔里。

“先生，好啊，好啊！……”太太答道，她遇到这么一位温文尔雅的房客，眞是喜欢的了不得。“怎么那么忙呀？进来坐一会兒，誰也吃不了你呀，”她用一种富于誘惑性的腔調接着說，一面繼續搽粉，画眉毛。提麿开了房門，把帽子扔到屋里的桌子上。“就我一个人在家，我那可爱的小宝貝約翰到部里去了……嘿，来吧，不要怕！約翰虽然对我很鍾情，可不吃醋！”

她冲着她的床瞥了一眼，看到床上零乱，赶快过去鋪整好，滿意地唠叨着，在这种自言自語中，显露出她內心的驕傲感：

“哎！看这些人！总也不讓你安靜一会兒……也沒有办法

拒絕他們！”

提屠感覚有点不好意思，为了把話头扯开，他連忙向她說，晚上一定要回来的很晚，因为他要跟某先生去埃納舍飯店吃飯。

“嗬！埃納舍飯店！在那里吃飯可有多美呀！”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說着，不禁大声长叹，感慨万千。“我最后一次在那里吃飯时我的丈夫还活着呐，祝他的灵魂早上天堂！……”

有一段时間，她只想夸奖不幸早死的可怜的馬凱。她拿出一张照片来給提屠看，要証明馬凱是多么漂亮的一个人。她跟提屠說，她是仗着自己的嫁妆才把米米嫁出去的，因为在她所遭遇的困难景况里，要是沒有这笔嫁資，女兒說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門当戶对的人。她打扮完毕以后，接着开始罗哩罗嗦地叙述一些細节，把所有的問題都一一数落到，甚至連她与可怜的約翰的丑聞都說出来了。为了她，約翰跟自己的父母鬧翻了，約翰的父母虽然在某些观点上有很落后的想法，終究不失为善良的人，他們竭尽全力来反对約翰和她恋爱，因为他們宁願叫他們的兒子娶一个丑女人，他們說那个女人是他的天生佳偶。但是，尽管約翰平时是很順从的，这次却有着极坚强的意志，他毅然决然地向父母声明，他宁可跟他們脫离父子关系也不願离开自己心爱的人，因为他这个爱人不仅是一个絕色佳人，还能无微不至地照顧他，能全心全意地爱他。事情鬧到这步田地，两位老人家只好讓步，从此以后，約翰和她就成了极亲密的朋友。另一方面，她为了約翰也受了不少的折磨，甚至現在还沒完，这都是她女婿鬧的。米米本人倒沒有找出什么可以責备她母亲的地方，因为她了解母亲的痛苦，也了解母亲是在作着多么重大的牺牲。她明白，她母亲現在有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过她的余生。但是她的女婿是个思想不开通，見識浅陋的乡下佬，他干脆声明，他的岳

母跟約翰同居一天，他就一天不踏进她家的門限，因为他不願意跟約翰这个姘头見面……“約翰是个姘头！哼，亏他还是公务員！……”她女婿居然敢給米米下令，不許米米来見她的母亲。因此，可爱的小米米到布加勒斯特来看把她养育成人的生身母亲，差不多总是偷着来的。

“哎，天啊！要享受这一点点幸福，得付多大的代价啊！”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唉声叹气地說着，心里有說不尽的感慨。

这个青年听着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无所不談地傾吐心底話，特别是她說的声調是那样悲痛，他簡直脑袋都要胀开了。他慢慢地站起来，一面心里捉摸着能說些什么話来稍微消除她的苦悶。但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却自动地快活起来，又贊美起她自己的女兒来了，夸她是多么美丽，多么聪明、可爱。并告訴提屠，等米米来的时候，她一定要把他介紹給米米，好叫他認識米米以后，亲自体会米米确实是一个令人傾倒的美人……她沒事可做，可以跟他聊个通宵，在她說来这并不稀奇，但是提屠急于要准备晚間的約会，早已按捺不住了。这个約会可以說是能改变他这一輩子的命运的。他为了不致使女主人不高兴，正在寻找脫身的借口，忽听有人大声叫着說：

“提屠·海尔德列亚先生！”

人們立刻应声說：

“那边，靠大門口！”

“是邮差！”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解释說。

提屠朝前廊走了三步，便到了邮递員跟前，邮递員递給他一封家信。提屠心怦怦跳起来，急忙离开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走进自己的房間。这是他来到布加勒斯特以后接到的第一封信……他撕开信封，急急忙忙地念着，信一共有六頁，字迹清秀，

是海尔德列亚太太写給“出門在外的小宝貝”的具有《圣經》笔調的亲笔信，这也是她的独特的风格，全篇貫串着倫理上的規誡和賢明的母訓；她在信中把她兒子走后在阿馬拉底亚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就是从伊翁·格拉內塔苏去世起直到吉吉塔和小学教师匝格萊亚努訂婚止这个时期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告訴了他。“但是为了能使吉吉塔的婚礼办得象样，須推迟到圣誕节以后举行。我們要把普里巴斯那所房子給他們，房子沒人住，閑着也是白閑着。这样做会給他們和我們都带来幸福……我們很希望你也能来参加他們的婚礼。可怜的吉吉塔这个孩子唯恐你到时候不能回来，正在为这事发愁呢。至于你呀，你自己要想着个人前途！你要設法找个职业，不要忘了依靠上帝，因为上帝是不会舍弃信賴他的义人的。好孩子，你要有耐心，因为布加勒斯特不是噴香的熏鷄滿天飞，热呼呼的餡餅到处掉的理想乐园。但是不要失望。要面向一切困难，同时仰仗着上帝的帮助，战胜这些困难……，寒冬轉眼就到啦，不知道你有沒有足以御寒的衣服。你一旦挣上了錢，就买它一套吧！要是那兒的衣服太貴，可以把衣料寄来，叫斯特魯洛維克給你做，你知道，他手艺不錯，手工費也不大。”

信末尾有吉吉塔的附笔：虽然二位老人家都在操心她的婚事，但是提屠不来参加婚礼她就不結婚；又說，她要参加下一屆学生跳舞会，她不知道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好。她应当穿一套新衣服，因为她刚訂了婚，人們的視綫都要集中到她身上。

附笔的第二部分中，老海尔德列亚提醒提屠不要忘記他临行时曾答应給《彼斯特里亚論坛报》写稿，因为报館編輯正在盼望提屠把阿斯特腊节日的盛况写篇报道。并希望提屠把《布加勒斯特日报》寄給这位編輯，使德兰斯瓦尼亚的先生們也能看到

真正的罗馬尼亚日报。当提屠自己发表一点什么文章的时候，就可以讓人們知道这个年輕人究竟在罗馬尼亚从事什么工作。

提屠把这封信念了好几遍，仿佛要把它背誦下来似的。他按照自己的願望把所得到的一切消息都用想象加以补充。他仿佛又回到了德兰斯瓦尼亚，回到了自己的家，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每个細节，尽管多么不显眼，也都足以喚起他整个心灵强烈的回声。他陶醉在甜蜜的回忆中，不由得觸动起他那辛酸的思乡情緒，他决意立刻写封回信，好減輕他內心的負担。桌子上有他带来的几本書，也就是他的全部图書，此外还有几本日記簿，上边写着日記和一些零星片断的詩句，还有墨水和几支鋼笔……就是沒有信紙。他在找信紙时，忽然想起了于加，于是又回到現实中来，他决定等到有一天能給家里报告更多更好的消息时再写回信。

再說，已經六点鐘了；他一分鐘也不能再拖延了。他应当准备一下，尤其是有些小东西要整理一下，縫縫鈕扣，擦擦皮鞋，刷刷那套黑毛料子衣服，他來到布加勒斯特以后，穿这套黑毛料子衣裳的次数很少，因此还挺新，就是穿着它上皇宫也滿可以。他堅持准时去赴約会，因为一个有教养的人首先应該准确地遵守时刻。自己等别人几分鐘，比讓别人等自己要强得多。

五

“你迟到了，亲爱的！”于加微笑着說，同时把手伸过去，同他握手。“看你完全象个布加勒斯特人了……来，坐到我旁边来！我們等你都等餓啦……”一个侍者把提屠的帽子和外衣接过去，但是提屠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是否要把全部实情都說出来，或者

就听凭于加認为自己是个未能准时赴約的人。忽然，他用含混不清的、連自己也覺得奇怪的声音，喃喃地說：

“我老早就来啦，甚至我还往里边望了一下，以后为了等你，在飯店前面来回遛达了半天。不知怎么沒看見你进来……”

“不用解释啦，我們也是一样，迟到了一刻鐘！”于加打断了他的話亲切地說。“我們罗馬尼亚人都是这样……先讓我来介紹你跟我的朋友們認識認識吧。”

于加給大家作了介紹。巴洛列努律师，比于加大几岁，个子高大而肥胖，留着棕色小胡子，这就使他显得挺精神；虽然已开始禿頂，但是他把头发向前攏，巧妙地掩飾起来了。他的两只眼睛烱烱有光，带着很聪明和机警的神气。他的飯量很大，自怨自艾地說，喝酒使他胖得可怕了，医师們虽曾警告过，說他已有过胖的危险，可是他却不能从此戒酒。他对政治是很热情的。在他那一党执政时，他曾被选为代表，并且被任命为亚洛米塔省的組織部长，他最近在省內置了約六百亩地的产业。聘請他的人，虽然寥寥无几，但都是相当可靠的，不但保証使他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而且使他享有大律师的名声。实际上他出庭辯护的时候很少，而且对他的律师公会中的同事們相当瞧不起，他在开玩笑时，曾說这些人是汪汪叫的狗。在法院方面他很有势力，人們都認为他是未来的政治家，另一方面，由于他跟当时的权要交往密切，也給法院帮很多的忙。同席有一个叫公斯当定·杜梅斯古的，是罗馬尼亚銀行的經理，戴着一付金边眼鏡，头发金黄，脸蛋兒滑溜溜的，阴暗无光。他由于身躯过高而显得有点弯曲，看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个独身汉，是于加父亲的朋友。

杜梅斯古和巴洛列努都不欢迎提屠，好象有他会扰乱了他

們小聚的气氛。于加請提屠看一看菜单，提屠对这个菜单端詳了半天，內心干着急，因为他既不懂瓦拉幾亚菜，又說不出它們的名字来。再則，他着急的是，他还沒有机会給于加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沒有看到他到来，这样于加不免要認为他不守信用。其实他比別人早来了半个小时，只是他不敢进来找座位罢了。

緘默片刻以后，巴洛列努又接着提屠到来时打断了的話談起来；他高傲地說：

"亲爱的于加，事情正象刚才跟你說的那样……农民問題，有地的人这一方面不肯讓步就无法解决。这是天經地义！別的一切次要办法都只能治标。农民要的是土地。怎么說也离不开土地。其他任何別的东西农民都不在乎。"

"我看，巴洛列努，"于加安詳地答道，眼睛閃着亮光，这証明所討論的問題深深觸动了他的心弦，"你这說法只不过是竞选时的宣传口号。这是一种既廉价而又危险的嘩众取宠的政策。刺激願望当然容易，而滿足願望那就不太容易了。我本是一个大地主，我的土地世世代代都是佃租給农民耕种的，你怎么能說服我叫我把土地白白送給农民呢？你自己还購买土地呢，而且……"

律师有些发窘了，不容于加繼續說下去：

"对不住，对不住！我們应当把問題的焦点明确出来！先要弄清我們不是以个人观点来爭論这个問題。我是撇开你是个大地主我是个政治家来討論这个問題的。首先，我們都是从書本和亲身經驗中对农民問題有相当了解的人。我們跟別人一样都关心这个問題，因为怎样解决这个問題，这对我們个人的命运以及我們国家的前途都有密切关系，你說是不是？这个問題的确多少带有学术性。况且我很明白，如果必須做些犧牲的話，米隆

老先生和你，一定会首先有所表示的……"

"不，老兄，你大錯特錯了！"于加反駁說，"我爸爸总不会同意离开土地的，他过去千辛万苦，多少心血全用在土地上面，而且他正以此而自豪。对于他来講，土地就是他的命根子，正如农民对于土地的看法一样；这你也很清楚，你到过我家，你了解这种情况。再說，我何尝不是这样，我虽然不象他那样毫不讓步，但是我不但不打算向跟我要地的农民送礼，也不給城市民权党这一小撮流氓送礼，这些嘩众取宠分子打算給自己凑竞选的資本，就背地里用某些学說来收买人心，稍有良心的人誰都唾弃这种学說，就連煽动者本人也不想真正实現这些学說。"

"你們看这个保守派！"巴洛列努轉身向杜梅斯古大声說；接着，又轉过脸朝于加說："最亲爱的，你別忙！你方才把我也牵連到里边啦，我倒要把話說清楚……那么，你难道不相信？我这点兒产业也是数十年慘淡經营，流血流汗换来的（要知道，我为了置这些田产还欠下不少債呢），我問你，你認为我这儿百亩不毛之地能解决問題嗎？但是我可以在这兒鄭重声明，我不是个富戶，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地交出来，听憑国家处理，决沒有二話！这你滿意了嗎？我的态度也算够明确的吧？"

"那当然；你既然买过田产后就馬上全租出去，那有什么不該献給国家的呢？"于加特意加重自己的語气，并带着蔑視的神情回答。

巴洛列努看見有人，甚至还是他的一个知心朋友，竟主张象他这样一个知名的大律师兼政治家应当埋沒在农村，未免感到委屈，有伤体面，因此就用嘲弄的口气来駁于加說：

"老弟，你不至于主张我抛弃目前的职业，抛弃我好歹摸到門径的职业去种庄稼吧？"

"你要是对土地死抱住不放的話，我就主张誰占有土地誰就耕种它、爱护它，要不然就該放手！講到你，亲爱的，当农民們打算合买那块地的时候，你却从他們面前硬搶过来。你挖空心思强夺了他們的土地，三天以后，又派一个农場主为了你和他的利益，尽量利用那块地剝削农民。在你那方面，农民有买地的机会你不叫他們买；反过来，你又給我这同农民一道受苦的人出主意，叫我象拔掉一顆坏牙似的放弃我的产业！"

"哎喲！亲爱的于加，"律师解释說，口气不那么激烈了，"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跟你一样，相差得太远了。大部分地主，甚至絕大部分地主早就跟土地絕緣了。一个总的措施、不能只为少数人着想，相反地，应該考虑其他人。"

"为什么不先采取措施来对付那些远离土地的地主呢？你为什么这样急于要消灭一个社会阶級呢？这个阶級也許是对国家最忠誠的，这个阶級代表着国家的絕大部分財富。老实說，今天已經沒有多少地主肯尽他們的本分。有些地主感觉在乡村生活不容易，开始把农业劳动以及一般劳动看成不光彩的事了。他們只喜欢从土地中掠夺大批的金錢，好去吃喝玩乐，任意揮霍。代替他們地位的是一些管理人，他們恣意压榨农民，用得来的金錢向貴族地主繳納地租，并大量中飽私囊。因此，农民自然要叫苦連天，到处騷动，甚至举行示威，所不同的只不过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公开的罢了。談到我个人，我这个地主可以說是勤俭持家的，我的土地收入仅够維持簡朴的生活，可是，請看我的街坊，他是个农場主，除向地主繳納一万金币以外，他自己的口袋也是滿滿的。这种区别是从哪兒来的呢？那許多錢是从农場主的口袋里来的呢还是剝削农民来的呢？……可爱的公斯当定，我說的对不对？"于加話快說完时，忽然面向杜梅斯古詢問，

“你說，我說的对不对？”

这位銀行經理两眼只顧盯在食盘上，不耐煩地听着，因为他們俩都是大嚷大叫地說着，連邻桌的人也直看着他們。他只是表面上装成在听他俩說話，于加这一問，使他吃了一惊。他是一个金融界人物，他認为在吃飯时討論这类問題，即使不是可笑的，也是毫无价值的。这样重要的問題，不是吃着維也納細切肉片和面包抹苹果酱能解决的。他一时脑子里茫无头緒。但是，还沒等他回答，邻座就有一个人亲切地搭了腔：

“如果諸位許可我……”

正在談話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外人毫不客气地插嘴，在座几个人都愣了一下，然后向他轉过头去。

“我叫伊利·罗戈紀納魯，我今天荣幸地在火車上認識了于加先生。”

这位农場主一个人占一张桌子吃飯。他比别人来得晚，于加和巴洛列努的談話，他馬馬虎虎地听見了。他沒有被他們的惊愕吓回去，就把自己的椅子搬近了他們的桌子，接着說下去，仿佛他从开天辟地就跟他們都很熟識似的：

“关于于加先生对农場主說的这样那样……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农場主，而是我很相信，这位先生說了人家那么多的坏处，一定是弄錯了，因为人家不应当受那么大的責难。好先生，如果咱們这次看法又不完全一致，也不要生气！农場主并不完全如你和报紙上所說的那样是国家的灾难。嘿嘿！可不是那么回事！农場主为了繳上地租和自己辛辛苦苦获得点小收益，必須比地主多受三倍的劳累。而农民为农場主干活也不比为貴族工作多卖力气，少得工資，甚至可以說完全相反。于加先生本人就可以証明，他能很坦白地告訴諸位，农民們給阿馬拉附近的农場主干

济是不是比给于加先生干活赚的工錢少。但是农場主由于經济需要，在費用上精打細算，实行了密植耕作法，开垦了荒地，采用农业机器，一句話，是提高了农場的經营水平。試問这一切都不算数么？但也很可能有些可恶的农場主压榨农民，正如在地主当中也有这种人一样，但是，不管客观情况怎样，把农場主一律加以輕蔑是不妥当的！”

于加由于这位农場主的无理干涉而火了起来，但却以坚定而輕蔑的口吻回答說：

“先生，也許是这样，但是，假如在地主和农民之間沒有农場主从中搗鬼，罗馬尼亚今天就不会有农民問題了！有了农場主，就阻碍了土地回归到农民手里这个天經地义好事情的实現。在地主打算放弃土地的时候，要不是农場主自告奋勇把大量而可靠的收入奉献給不操心、不費力而坐享其成的地主，那么他們很可能已把土地卖給农民了。”

“这很可能，”罗戈紀納魯带着天真的微笑說。“是的，这完全可能。我不說不可能……那样农民就必須真正地去耕种和經营。但是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我有經驗，我还是坚持我的見解，农場主所以能在中間插手，正是因为罗馬尼亚的农民又懶惰又馬虎，只依靠貴族的恩賜，最近几年来又只倚賴国家的帮助……諸位先生，就是这样！如果諸位有不同的見解，那就請諸位原諒，但我……”

巴洛列努作了一个表示詫异的手势，但又无法反駁。于加几乎抑制不住內心的怒火，因此很憤慨地打断了这位农場主的話：

“极尊貴的先生，在火車上我就听了你刚才所发表的那一套宏論。我沒有做任何答复，因为一个人专門靠着剝削农民过活、

发財致富，却反倒要一口咬定說农民懶，这使我非常惊訝。現在假使你說得对，你似乎也不应当向着我們的农民开火，而应当指責另外一些人，他們表面上說解放了农民，而实际上却还把农民放在原来的状况里，甚至比原来更坏，簡直跟奴隶时代的状况一样。他們不給农民以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教养和教育，相反地，却强迫我們的农民处于无識无知的状态里。他們当时所需要的不是有公民資格的农民，而是象牲口般給他們干活的农民。現在我們竟罵农民，說农民又坏又懶，这眞是絕大的誣蔑……好吧，你問一問这位先生！”于加忽然指着正在出神的提屠，并接着說下去，“他是德兰斯瓦尼亚人，他刚来到我們这里，問一問他吧，那里的农民是不是懶，是不是沒有办事能力！別忘了，德兰斯瓦尼亚的罗馬尼亚人还处在外国人的奴役下！可是那里有善良的領导者来教育农民，启发农民思想覺悟；他在那里已經見到好多領导农民走上光明道路的范例。而我們却只叫人談农民，說空話，总不給农民作一点实际的和大公无私的事，就認为万事大吉了。”

于加的激奋引起了周围人們的微笑。他知道自己的話刺激了旁人，并覺得他的声調和这个場合不大相宜，也就不再講了，他的态度比已經开始表示不耐煩的杜梅斯古还不自然。罗戈紀納魯虽然有現成的答复，但他为了避免极端只好低着头，一面在食盘上吃，一面喃喃地說了几句含糊其辞的話。巴洛列努却压低了声音，仿佛不願意叫别人听見，只想叫他同桌的人听見似的，說：

“亲爱的于加，对呀，这都千眞万确！劳苦农民不知道别的，只懂得逆来順受，因为沒有任何人教給过他們什么别的事。但是当他們忍无可忍的时候，当刀子放在他們脖子上的时候，那就

很自然地要起来斗爭，甚至杀人放火。只有我們这里，在这充滿西方文明的世紀里，还在此起彼伏地爆发着忿怒的农民暴动。因为只有在我們这里还沒有承認农民的权利。除非我們忽然面臨着动搖国家基礎的大变革，否則农民的权利便不会被承認！”

巴洛列努觉得这个討論已經僵住了，便設法改变話題。于是談起了收成，他說，一般說来，今年收成还很不錯，只是在这經济危机的时候不能起什么作用了；接着談起現政府的情况，他認为政局很不稳定，他又表示了自己的願望，希望他的党能很快重新执政。以后他們談到外国的政治，談起了德兰斯瓦尼亚的同胞，特别談到了提屠·海尔德列亚。杜梅斯古也非常兴奋。这是一个极热心的民族主义者，一听到提屠是个德兰斯瓦尼亚人，他就赶紧表示要介紹他到自己工作的銀行任职，这个位置在目前說来显然不算高，但是往后只要年輕人有眞本領还可再想办法得到更好的职位。可是于加替他辞謝了，他認为一个詩人在銀行里沒有什么可做的，在那里只不过是为无保証貸款、无息貸款以及无期貸款签签合同罢了。提屠沒有吭声，但是他很滿意于加这样热情替他表示謝絕。他不远千里，越过喀尔巴阡山来到这里实在不是为了在銀行里当个小职員。于加接着說，最好是在一家报館里为海尔德列亚謀一个职位。“啊！对了，一家报館！”年輕人很兴奋地在一旁搭腔說。巴洛列努是《世界》报社社长的密友，因为他給他打贏了一場糾纏很久的官司。巴洛列努答应要替提屠办这件事，但是他如果偶尔忘了的話，还要求提屠提醒他一下。

“請你原諒，”律师打算要走，接着說，“亲爱的于加，因为想見你，今兒晚上把我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們好象有一世紀沒見面了。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到我家吃頓午飯，好叫我也高兴

一下。梅拉妮也很高兴見見你。你知道我們常常提起你来。几时你願意，你就来吧！用不着預先通知我們，跟在你們家一样……”

于加和杜梅斯古两人为了付飯賬問題爭得脸紅脖子粗，誰也不肯讓步。于加終于占了上风，因为他威胁說，如果不讓他付款，就要跟他絕交了。他們在飯店門前分了手，只剩下于加和提屠。一会兒罗戈紀納魯出現在門前，嘴里叼着一支雪茄，胳膊夹着一把旧雨伞。

“好先生！”他以慈父般的声調对于加說，“你还年輕，很容易动肝火，我是上了年岁的人了，我不为一点小事生气。不知道我們什么时候能再見，但願上帝永远不会叫你說：‘他說得对啦，罗戈紀納魯这家伙！’……再見！晚安！”

于加瞪了他一眼，一句話也沒有說。这个农場主的不客气劲簡直惹他生气。另外，他感到有些累，也有些心煩，晚飯时发生的爭論引起的不愉快还沒有平息。他曾多次向别人表示不再談論这类問題，但是总沒有实践过自己的諾言。

他俩从卡列亚·維克托里埃大街走过来，路上一句話也沒有說。突然起了风，风势很猛，这預示将有寒冷的驟雨。烏云很低，几乎觸到了房頂。时而这兒，时而那兒，刮起一陣陣的旋风，把街上的尘土卷起，又重新落到人行道上，落到行人脚前。

于加还在想着罗戈紀納魯。啊，他預料到天气要变，这个家伙，他把雨伞也带来啦。一輛来自索塞亚[①]的馬車，从馬路上飞馳过来。一位先生坐在两个女人中間，三人都在哈哈大笑。他們笑得好象全世界都屬于他們似的。

---

① 索塞亚，布加勒斯特的公园。

提居·海尔德列亚繼續走自己的路，他小心翼翼地走着，一言不发，免得惹于加不高兴，因为在提居看来，于加似乎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把今天晚上所遭遇的一切在脑海里翻来复去地琢磨，他覚得自己有了令人高兴的美事了。如果能够进入《世界》报社，就算有了固定职业。虽說不是第一流的报紙，但立場倒很严肃，銷路也很广。当然，提居最高兴的是《阿代瓦呂尔》报社，因为这家报紙是抗敌的，而且言論正确，最受群众欢迎。但是开头先在《世界》报社对付吧，况且就是这一家报社也必須仰仗律师跟报社經理說一句話。无論如何，明天去找巴路列努一次……最好先征求一下于加的意見。应当謹愼从事，免得弄巧反拙，引起对方不高兴而丧失了友誼。“命运既然使我認識了这样重要的人物，早几天晚几天倒沒有什么关系……”

走到皇宮前，提居認为緘默的时間未免太长了，现在已是冲破緘默的时候。他琢磨从什么問題入手，忽然想起于加常常談到农民的貧困。他仿佛是在試探于加的意思，带着犹疑的态度說：

“真想不到，在布加勒斯特談的尽是农民、农民的。人人談，处处談，时时刻刻談，人一开口就是这个：农民問題，农民計划，該做这个，該做那个……对这种問題这样争論不休有什么用处呢？不用說别的，就拿我住的地方来說，那个院子里所有的房客，只要聚到一起閑聊天，很快就扯到这个題目上来。你看吧，他們一扯起这个問題便喋喋不休地你一套我一套……特别有一个犹太皮鞋匠和他的兒子，他們都是热烈的社会主义信徒，什么时候碰見我，就总是用这类問題来罗嗦我。他們不厌其煩地提出許多解决問題的办法，并預言說：如果农民問題得不到解决，我們干脆就起来革命，叫布加勒斯特变成灰烬！”

于加突然一惊，仿佛是刚从睡梦中惊醒一样。这时，他也提

出了同样的問題。他望着头顶上越来越厚的烏云，喃喃地說：

"这也許是一种时代潮流，也許是世世代代就已存在的苦难，象令人窒息的烏云一样压得人們喘不过气来。誰能知道？……"

5

于加躺在床上輾轉不能入睡。他把当天的几分晚报都浏覽过了，但是一点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的思想忽东忽西，紛乱不宁，他浸沉在往事的回忆当中，偶尔想起了旧恨，偶尔又充滿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他的心里一点也得不到安靜。他几次把床头的灯熄灭，总是随即又点起来，有时为了再打一次如意算盘，有时为了看看当日的行情，或者是为了仔細研究一下娜迪妮的照片的某一部分，这张照片挂在于加床头的墙上，两只黯然无神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她大部分赤裸的身躯仰臥在一张熊皮上，一只胳膊支在熊的头上，她的細膩的乳房肉感地高聳着，她的丰滿的臀部仿佛在微微顫动；她脸上浮現的微笑，带着处女的、多少有些造作的天真。这张鑲在大相框里的、差不多有眞人那么大的照相，是于加过生日的时候娜迪妮送的礼物。这是三年前，他們婚后将近一年的事了，当时他撒了謊，說她送这份礼物很使他高兴。他向他妻子道了謝，也擁抱了她，但是他的內心深处却是充滿悲伤和失望。他認为(不过他沒說出来)她的裸体只应該留給他一个人看。使他生气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圣洁的爱情，赤裸裸地出現在一个外人面前，尽管这个外人是一个照相师也不应該。

于加滿怀信心地回到布加勒斯特，很有把握一切都会进行

得很順利。領取他卖出去并已交出麦子的第二批、也是末一批貨款，以及罗馬尼亚銀行用期票取得付款取得經理杜梅斯古同意的問題，这一切在两三小时內就能办妥。于加办完了事，还想在布加勒斯特住几天，拜訪拜訪朋友，叫他們看到他，知道他还活着。然后他再回阿馬拉，他剩下带回阿馬拉的款項足够应付到卖玉米时的日常开支。他是一个有条理、办事細心的人。这就是他在德国两年学到的东西。在他从乡下动身以前，就早已仔細地規定好日程表。粮食商人的期票揣在他的衣兜里，后天就要到期。这就等于金子。罗馬尼亚粮食出口公司大經理的签字在全欧都受到重視的。

出口公司是于加要执行日程表上第一件事情的地方。这里，命运无情地打乱了他主观想象的計划。公司的經理是一个身材高大，态度傲慢、上了年紀的亚美尼亚人。他把他請到办公室，請过咖啡和一支走私的雪茄烟以后，就以神秘而恳切的語气哀求他再緩期一个月，只要一个月就清还一切欠款。于加力图拒絕，說这是期票，并且……亚美尼亚人依然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和理由：目前时局特殊、最近几个星期国外市場的价格猛跌，几乎是經济崩潰了。沒有想到俄国的竞爭也影响了市場价格。他們的年辰看来并不好，但却获得了丰收。俄国总是这样神秘得出奇。但是，他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深思远虑的商人对自己的算盘本来打的很精，只是鉄路不能及时运輸，給了他致命的打击。等船吧也沒等上——有些船因为沒貨可装，还在布来拉[①]等着呢。他的損失达到粮食价格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此外，最不幸的是，不知从哪里来的这种經济危机，动摇了所有信用証

① 罗馬尼亚在多瑙河上的城市。

券，窒息了一切交易。

于加听着他說，但什么也沒听懂，只听懂了一件事，就是他无論如何拿不到款了，别的都是废話。亚美尼亚人在說話的时候，于加心里一个劲兒地在盘算，假如他不听他那一套理由，不答应延期付款，亚美尼亚人終究要把錢支給他的。他不能不承認他的期票，因为这样他的买卖就要垮台了。但是拒絕吧，就要和这家公司断絕交往，它是他父亲二十多年以来老有交道的公司，并且在他們遇到困难的时候，曾給过他們很多的方便。他負得起由于拒絕而引起的后果嗎？可是，他要是答应延期付款，拿什么去还罗馬尼亚銀行的債呢？难道能空着手回家嗎？于加沒表示拒絕，也沒答应延期，保留到第二天再說，因为这是要經过仔細考虑才能答复的。

于加离开亚美尼亚人，就到银行里杜梅斯古那兒討教，請他帮助。但是，杜梅斯古正参加一次重要会議，未能接見他。于加給他留了几句話，請他来吃晚飯。他很知道杜梅斯古办公时間只談正經事，然而他認为好机会总会有的，至少可以为未来鋪平道路，所以，他也請了巴洛列努。現在，他覚悟到这个原来看作十分巧妙的計划，只是一个妄想，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他真的聪明的話，就应該只跟那个年輕的德兰斯瓦尼亚人一道吃晚飯，那样現在就能安靜地睡覚，不必这样无謂地自寻苦恼。

于加和提屠分手以后就回家去了。他一进門首先映进他眼帘的是娜迪妮像片投下的目光。他馬上火了。正是为了她（从前一定說是为了爱她）自己才欠下罗馬尼亚銀行这笔債，时間就在她送給他那意外的礼物以前不久。他認为那时候她連在乡下呆上二十四小时也不乐意，准是在那“既不美观又不舒适的矮房子”里住膩了。她管这所矮房子叫做阿馬拉的“老家”。于加为

了引起她乡居的兴趣，决意修建一所与他妻子的美貌相称的公館。他父亲看到于加不滿意自己生身之地、并且四世同堂的地方，感到非常伤心。他認为兒子的这个打算是他家門破落的开端。整个的建筑从开工到落成都是倚靠罗馬尼亚銀行的貸款。娜迪妮很感激丈夫的一番好意，并且为了庆祝新居落成也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后又住膩了，于是又回到布加勒斯特来。誰也不能强迫她活活地埋葬起来，即使是一个华丽的墓穴也不行。只有一张为适应环境而用朴素的相框鑲着的相片留在那里跟于加作伴。那张相片和这里床上挂着的那一张可以說是攣生姐妹。可是，罗馬尼亚銀行的貸款，在过去的三年中只勉强偿还了一半。

娜迪妮是在于加在柏林念書的时候，他父亲米隆·于加发現的。姑娘的父亲，屠多尔·約內斯庫不久前买了米隆弟弟戴約飞两块地(巴巴罗亚卡和萊斯貝济)，这两块地緊挨着阿馬拉。契約簽定以后，新地主立刻友好地来到米隆家里，向他請教經营这块土地有什么好办法。这是一种借口，其实只不过是为了相互見見面。他从来沒有想过要卖力气种他的地。还沒买成这块地以前他就找了一个农場主，跟他訂了合同。后来，米隆听說屠多尔是一个出身不明的富翁，約莫在二十年以前才搬到布加勒斯特来住的，并买了几所出租房子。

以后，在复活节的时候，他的邻居又来看他，这一回他的兒子戈古，女兒娜迪妮也跟了来。戈古和娜迪妮年岁差的很多，兒子看来已不止四十岁，女兒頂多不过二十。屠多尔說他結过三次婚，戈古是元配老婆生的，娜迪妮是第三个老婆生的。这回来是因为屠多尔換了农場主，同时也借机会叫孩子們看看自己的地产，这两块地不久就是他們的了，巴巴罗亚卡給娜迪妮，萊斯

貝济給戈古。目前只給他們这点产业，等他們結婚成家的时候每人給一所布加勒斯特的房子。其余的由他們俩平分，不过这得等到他死了以后。“他們等不了多久了，我都七十多岁了，”居多尔毫不惋惜地找补了这么一句。但是，在他去世以前要給他們安排安排終身大事。他特别担心的是戈古。因为戈古总迟迟不肯結婚，差不多快过时了。对娜迪妮则正相反，他确实什么也不挂念。象她那样一位年輕姑娘一定会結婚的，因为求婚的人有的是。当时，米隆仔細端詳她：“是啊，一点也不錯……”

在于加从德国回家以前的三个月間，老于加常常想起娜迪妮——巴巴罗亚卡的未来女主人。他眼看自己祖遺田产被分割出卖，心里非常难受，他很想再贖回来，但是戴約飞非要現款不可。如果上帝不賜給他实現目前最迫切願望的办法，那他在临死的时候，也要他兒子发誓恢复于加門庭的旧业。

于加那年刚二十四岁，为了学点真正的学問，而且为了专修农学而到德国去了。在去德国以前，他純粹为了学位而不是想当律师，在布加勒斯特曾得过法律学士学位。原来准备呆三年，但刚去了一年，他的母亲死了。因此老于加就留他在家里，叫他把那些沒用的学問都扔得远远的。最后，仅答应他再在德国呆一年。

一年后，于加脑袋里装满了大胆的計划和英明的措施从外国回来了，有几次他父亲听他講他的計划，一点也沒生气，正如于加所希望的那样。老头子想，好高騖远，是年輕人的特性，等他碰上几个釘子，就会逐漸踏实下来。有一天，父亲不反駁这些“高論”，却跟兒子說，假若他能看得上居多尔·約內斯庫的女兒，那他就心满意足了。于加馬上理会老头子的用意，他回答說，在选择配偶方面，他决不讓一种空想来支配自己，因为过去

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你呀，你先别冲我说什么空想不空想，还是先瞧瞧那个年轻的姑娘吧！”米隆用嘲笑的口吻反驳说。

的确，于加一看见娜迪妮，就把什么都忘了，好象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了。他们结婚前一个月和结婚后三个月里，也就是他们俩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作蜜月旅行的时候，于加享尽了人间的幸福。娜迪妮确实是他的妻子，只属于他一个。他愿意永远这样下去；他希望除了他以外，娜迪妮的灵魂和思想里再没有任何别人存在。他有着一种极难受的嫉妒，一种独占的、说不出口的醋意。他尽量设法叫她住在乡下，这并不是想叫她留恋土地，而是想叫她离开城市中的诱惑。整整四年的工夫，他饱尝了爱情的痛楚，直到最后，他的希望终于成了泡影。目前的事实，就是他第二次同意她一个人到国外去旅行。她出国已经三个月了，总共接到她三封信，其中除了要钱之外，什么也没有说……

点着床头的灯，于加直勾勾地盯着墙上呆呆不动的黑影，好象是一种冷酷的回忆。他不时向镜框里的娜迪妮瞟一眼，她正在得意扬扬地笑着。

“大概几点啦？……两点！”他不耐烦地喃喃叨念着，“杜梅斯古九点等我，可我在这儿睁着眼做娜迪妮的梦！……哦，我的天，我怎么这么糊涂啊！”

6

第二天中午于加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杜梅斯古是个很好办事的人，他收了亚美尼亚人的期票，于加欠他的账愿意还多少，他就从期票中收多少，其余的由他支取现款——。随后

就去看望他最好的朋友維克多尔·普雷德列亚努。他在普雷德列亚努家吃了午飯。他在他們家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于加撇开了夜里使他非常痛苦的忧虑，舒了一口气。失眠并不只使你睡不着觉，不好受，而且，它还使你想起一些最阴郁的东西，使你脑袋发胀。普雷德列亚努家的温暖气氛，勾起了他的愁思，但又不得不强作欢笑。他認为那些不住折磨他神經的优柔寡断的毛病，阻碍了他根据原則来处理生活事务，象他父亲一样，或至少跟普雷德列亚努一样。

他回到家里时快五点鐘了。这时他才想起曾答应在三点鐘和年輕的德兰斯瓦尼亚人的約会。現在怎能再找到他呀？他感到自己讓一向信任自己的人失望是不对的。于是他命令仆人們，假如提屠再来就要把他留下，或至少要他留下住址。

以后他又到他姨母馬丽尤加家里去了一趟。他姨母是公斯当定內斯庫将軍的寡妻。要是她知道于加到了布加勒斯特而不来看她，她是永远不会原諒他的，死了也不会原諒他。她是一个很和善的女人。为人总是那么愉快、热情而好客，爱听罗馬尼亚的所有一切軍事方面和恋爱方面的传說，并且还能把这些东西背得很熟。于加上学时期就住在她家里，老于加来到布加勒斯特也爱住在那里。因为他不願意今天在她家用晚飯，她就跟他講定第二天一定要来她家用午飯。那时只有他們娘俩，况且她有一大堆十分要紧的事情要跟他講。

第二天是星期日，于加起得很晚，他下楼出門的时候在門前碰上提屠·海尔德列亚。提屠是經过一夜苦悶和失望的折磨以后又来碰运气的。他們約定午飯以后再見。可是另一方面却使馬丽尤加姨母大失所望，因为她应該向于加說的或打算跟他說的，連四分之一都沒有說。

于加为了弥补昨天失約的过失，跟提屠·海尔德列亚一直呆到夜晚，請他第二天跟他一起到普雷德列亚努家里吃午飯（他从他姨母家回来时就通知了普雷德列亚努），并答应要到巴洛列努那里去一趟，打听在《世界》报社給他找事的問題。最后还請他去乡下到他家住一两个星期，一面等着听在布加勒斯特找事的信，省得白浪費金錢……

提屠·海尔德列亚一到普雷德列亚努家就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做梦，于加答应的一切都是美好而实际的。

在吃午飯以前，特别是在吃完午飯以后，維克多尔·普雷德列亚努一定要把自己图書室的一切珍藏向自己的客人和于加的朋友推荐。一位詩人不能不对珍版書籍，因年久而字迹发黄的罗文古書，文献，古老資料等等感到极大的兴趣。他看到提屠的兴奋心情，自己也感到非常愉快。他很想叫于加学习提屠这个好榜样，因为于加对他朋友的珍藏不大发生兴趣。

普雷德列亚努是一个喜爱和热心耕种自己土地的大地主，但是他也住在布加勒斯特。在多尔日省德尔加他的庄园上有三个村子。他在那里实現了于加想实現但因受父亲阻挡未能实現的事情。其实，普雷德列亚努的父亲也反对过。克拉約瓦省是老普雷德列亚努出生、生活和死亡的地方，他是全省最富有的人中的一个，但是他的吝啬也是尽人皆知的，他的名字簡直都成了吝啬的代名詞。他死了以后，他的兒子維克多尔才雇用了一个专家当管理人，为了减輕体力劳动也买了机器，用現代方法耕种土地。他全年大部时間住在乡下。在农忙季节，差不多总不离开那里。他对待农民的态度基本上是合适的，但是跟他們很少有来往。他跟农民訂的合同跟当地一般人一样，旣不过苛，也不給便宜占。他把自己的土地卖給了农民几百亩，可是并不是为了

要錢花——他是从不負債的地主——而是因为他想讓农民自己有地，同时也解放自己。他常說：一旦自己能离开农民，农民能离开自己，那他才真高兴呢。

維克多尔的母亲还活着，她和女兒伊倫娜住在克拉約瓦。伊倫娜和一位中学教員結了婚，丈夫是一个聪明而漂亮的小伙子，可是太穷。他們很早就恋爱着，却直到父亲死后才結婚，因为老头子怎么說也不肯讓自己的财产落在一个穷鬼手里。維克多尔也是一样，他結婚也是拗着他父亲的意見的。他父亲要兒子娶一个嫁妆和丈夫的財产相称的媳妇。維克多尔的妻子什么財产也沒有，只有美貌和名誉。她是克拉約瓦高等法院院长尼古萊•波斯特尔尼庫的女兒，是一个貴族破落戶的后代。

維克多尔繼承了父亲一切俭朴的道德，包括吝嗇在內，但是他不喜欢农业試驗，而酷爱图書和收藏名画，遇有机会就要把这些珍宝显示出来。他为了蒐集这些珍藏費了好几年的工夫，也花了不少的金錢。

“你倒叫人家歇一歇气，維克多尔！你要把他累死呀！”于加在跟普雷德列亚努太太和她的妹妹聊天，聊了一会兒向維克多尔說。

“我高兴极了，提屠先生不象别人那样，一看到好書就膩！”維克多尔俏皮地回答說。

“就是說跟我不同吧！”于加搖晃着脑袋承認了。“一点也不錯，我喜欢的还是别的好看的东西，特别是在你們家……”

提屠•海尔德列亚为了表示不拘泥，也會試着插嘴反駁，但总是靦靦腆腆的。他那不自然的心情使他整整一頓午飯都沒有吃好。普雷德列亚努太太不得不用她那巧妙的微笑来帮助他消除那种情緒。

普雷德列亚努太太蒂克拉的身量比較高，纖細苗条，是一个和藹可亲的女性。她在自己的周围放射着慈祥和爽朗的光輝，照亮了她所到的每个地方。蓝里带綠的眼睛，閃耀着天使般的純洁。虽然結婚九年了，她的丰姿却还象婀娜的少女。她同自己两个任性的孩子米尔西和若納在一起时，要不是从她眼睛里看出光芒四射地发射出她那母亲的驕傲和慈爱的話，就会把他俩当作她的小弟弟了。

"謝謝你的恭維，如果你指的是我們……，"普雷德列亚努太太的妹妹用跟熟人打趣的神气插嘴說，"我們可不欢迎，因为……"

"那么，"于加打断她的話說，"我把对你說的話收回来，轉獻給蒂克拉，我担保她是不会拒絕的！"

"眞的，我什么都欢迎，連恭維也欢迎！"普雷德列亚努太太說。

她的妹妹叫奥丽加·波斯特尔尼庫，刚二十岁，活泼可爱，跟一只斑鳩一样的灵俐。两只銳利的眼睛，竪着一对浓眉，玫瑰色的双頰和婴孩一样总是面带笑容，显得那么好看，只是鼻子有点小，不大相配。她被她的父母和所有的朋友們慣坏了。她身材稍微比蒂克拉矮一点，身子柔軟得象猫似的，特别在她跳舞的时候。她喜爱跳舞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她的理想是当一个舞蹈家。

"蒂克拉，这你还听不出来嗎？"奥丽加象一个倔强的孩子似地重复着說，"他是在找借口，好跟維克多尔再扯那个农民問題。"

大家都笑起来。的确，整整一頓飯的时間，于加說的尽是土地、农場主、农民跟合同——虽然誰也沒有反对他，也总是越說越有劲，声调起来越高。

普雷德列亚努太太請他不要再説了。提屠也大胆地請他把他到哪兒都喋喋不休、永远沒完沒了的农民問題暫时收起来。

“好啊，她們对这个事不感兴趣我很能理解，因为她們听我講了不止一遍了，可是你，”于加不得已地說，“你是刚到我們这里来的……”

“我最高兴的是到当地去亲眼看一看！”年輕的提屠想趁这机会叫于加把他的邀請再重复一遍，就这样回答說。

“放心吧，跑不了你！”于加大声喊起来。隨后又跟別人补充說：“我要把他带到阿馬拉去，叫他同我作伴。非叫他彻底了解农民問題不可！……”

普雷德列亚努收起他那些珍藏以后，声明他們也要到德尔加去住两个星期。

“这回，”普雷德列亚努結束說，“我們把奧丽加留在家里，不能讓她忘了我們可爱的克拉約瓦呀。”

“嗬！你是那么想，叫我在刚刚才习慣了布加勒斯特生活的时候却去呆在克拉約瓦呀！”年輕的姑娘反駁說。

两年来，奧丽加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姐，只留恋布加勒斯特。維克多尔想把她嫁給一个他也認为滿意的人。他生性很自負，認为必須找个象自己这样的人物才滿意。因此，他常常这样說：“你要想幸福，就要等到我跟你說‘好吧，行啦！’”

維克多尔长着棕色的头发留着两撇小胡子；两只眼睛往外鼓着，閃耀着善良慈祥的而不是聪明智慧的光輝。

他們談到娜迪妮。談她就是单純地为了談她。普雷德列亚努家里的人并不怎么喜欢娜迪妮。她很少到他們家里来，到了非来不可的时候，也只是为叫于加喜欢。普雷德列亚努家的人也不常到她家去。娜迪妮認为蒂克拉是一个对时髦生活什么也

不懂的伪善者，蒂克拉则把娜迪妮看做是一位冒险家。关于于加太太的事蒂克拉知道的很多，她本来还能打听到更多的事，但是，她不想那么做。只有奥丽加一个人喜欢娜迪妮，暗地里羡慕她，因为娜迪妮是一个常常有机会跳舞的出色女舞蹈家。

于加以一种幽默而含有难言之苦的口吻講說自己妻子的事情。他希望少看見她，跟不常看見奥丽加那样才好。他們在一起的时候，談話总离不开金錢。娜迪妮独自管理着自己的土地。她管得不好，常常亏空，而他作为有愛情的丈夫就必須經常給她还債。他估計在这几天內她可能从国外回来；眼看就要收割了，她是不会不回来的。接着好象他的心要爆炸似的，突然变了声音說：

"唉！朋友們，我是多么羡慕你們啊……你們的家庭是个幸福的家庭。我是个富于情感的人，我也梦想过象你們这样的家庭啊！是啊，蒂克拉，我梦想找到你这样的妻子……这是我的心底話……維克多尔，你不生气吧？"

"不，这使我太高兴了！"普雷德列亚努回答說，"或者更恰当些說是对蒂克拉的过分夸奖。而且蒂克拉是屬于我的，我俩只是一个……"

蒂克拉微微一笑。于加接着說：

"是的，象你那样的，面带笑容，和蔼可亲，有你的孩子……維克多尔，我怎么会不眼热呀？特别是一想起自己来……"

于加垂头丧气。普雷德列亚努打趣地截断他的話，說：

"你太着急了，这你能怨誰？嘿，我可以給你找一个比蒂克拉还要好的妻子！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奥丽加滿脸通紅，連眼白都变色了，为了掩盖自己的心慌，便格格地大笑起来。于加盯了她許久，随后回答：

“是啊，……那当然……誰能想到五年以后小淘气鬼会变成这么漂亮的姑娘啊！后悔也晚了，亲爱的維克多尔！”

“噢，你先别忙着后悔，可爱的先生！”奥丽加心里平靜下来以后反駁說，“要先問一問我是不是要你，我……既然談到我嘛，我很願意讓你知道，我的丈夫必須是一个活泼愉快而又文雅的人，最要紧的必須是一个出色的舞蹈家……对啦，就是这样的，可不是象你这狗熊似的东西！”

“好极了！”維克多尔喊道，“小姐，你把这个說出来太好了！你想找一个舞蹈家嗎？我們可以在歌剧院給你找一个，行不行？”

于加一个劲兒地盯着奥丽加。朋友的隨便一句玩笑話惊醒了剛剛在他的心灵里做着的幻梦的残余。

在他看来，奥丽加就是蒂克拉的化身。她有蒂克拉的一切素質，而且更为突出，一双笑眯眯的眼睛，叫人一見傾倒。他搖了搖腦袋，好象要赶走这些思緒，然后慢慢地說：

“太晚喽……”

7

“提層先生……你猜我給你准备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在前廊里把年輕的提層拦住，神秘地跟他說。“你猜不到？……进去看看吧！”

提層·海尔德列亚在普雷德列亚努家吃完午飯以后，剛从于加那兒回来，还穿着他那套新衣服，打扮得象新郎一样漂亮。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把他引到自己的房間去，那里有一位令人生爱的金发女人正在呆着，显出吃惊的神色。

"就是她！"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带着得意的神情指着那位青年妇女說。

年輕人彬彬有礼地走过去，吻了吻金发女人的手。

"我很高兴，米米太太。"

"你怎么会認得她的？"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惊訝地問道。

"从她的美貌和其他方面……"提層回答。

米米太太受到贊美笑起来，于是低声說：

"听母亲說你是个詩人，现在我可有了亲身体会。"

米米太太有母亲在一旁帮腔，問提層是怎么猜到她是米米太太的。年輕的提層承認說，有一天在他翻騰大門道的几个箱子时，发現一本沒見过的小說，想看一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准許他翻閱她女婿的图書，只要他看完放回原处就行。在書的某一頁他看到这样几个字："你爱我嗎，我心爱的？"他猜想这一定是米米小姐向自己的未婚夫提出的問題。他就根据这个問題和笔迹，想象出米米太太的相貌也是这样美丽。此外，又因为在書上对于这样甜蜜的問題沒有任何答复，他甚至大胆地作了回答："非常爱呀，我心爱的！"

"噢，真的嗎？……"米米惬意而吃惊地說。"我呀，对这些事忘得連一点影子都沒有了。"

"提層先生，你要注点意，"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干涉說，"可不要跟米米逗着玩兒，我們女婿会跟老虎般地吃醋的，鬧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負責……"

"咳，媽媽你真是，你是誣蔑琉西尔！先生会把他看成个莽汉的。"

提層声明对她丈夫不会有任何坏想法，并且說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妻子，是足可以糾正一切过錯的。随后他听說她的丈夫

調到布加勒斯特来了，在市政府当医官，他們預先到首都是来租房子，米米就趁这机会回娘家住几天……

“我不是跟你說过嗎，提居先生？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說，“如果不是个莽汉……你看，他刚才把米米送到这兒来，只問了一声好，馬上就溜走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她轉过身来向女兒說：“我跟提居先生說过了，就是因为这个倒楣的約翰，他才这样对待我……”

米米轉換了話題。提居明白她的用意，并且自告奋勇要陪着她去找房子，假如她願意的話。可是很不湊巧，这几天他就要到乡下他一个朋友那里去……

以前他就不会找借口抽身，现在更好象釘在那里一样了。老实說，米米的确美妙动人。

“怎么不照管自己的事，倒这末胡思乱想起来了！……”他回到自己屋里时这样跟自己說，“她太迷人了，但是，我現在不能把时間浪費到这些事情上。”

他不知道究竟准是哪一天要跟于加一起动身。于加跟他說，就在两三天內。他必須时刻准备着。他的房間寒冷而阴暗，时間六点鐘了。他想脫下衣服，以免弄坏。有一套象样的衣裳可不是件小事啊！穿上就显然两样，更容易掌握自己也容易掌握別人，方才穿着这身衣裳出現在房东女兒的面前那是多么幸运啊！一想起米米他就心跳得厉害。算了吧，別想入非非啦！他想起右脚的鞋底有点脫綫，屋里这么冷，不如趁有功夫到鞋匠那里去一趟，不要等它坏大了。

他光着脑袋沒戴帽子，穿过庭院一直走到紧里边曼德尔松鞋匠那里。听见从大門传来米米太太溫柔的說話声，他知道她还沒走。他認識那个鞋匠，就跟他和别的房客一样，因为他們都

是穷人，好象构成一个大家庭似的，就是有时要吵吵嚷嚷的。曼德尔松住着院里的两間房子，第一間有一个門，第二間开了一个窗戶，他的工作台就在門后边的角落里。老曼德尔松就是在这兒整天蹲在他的三叉凳上釘呀縫呀的，不是跟主顧聊天，就是和他老婆吵嘴，或是責駡他的徒弟。他虽然已經快五十岁了，但是他的头发和胡子还是又密又黑。他常夸耀自己是跟拉巴波特学的手艺，梦想着做新鞋，但是为了餬口，錐破鞋也知足了。提層去的时候他正在补綴一只女人皮鞋。

"稍等会兒吧，提層先生，"鞋匠說，一面不停地工作。"我先得修理塔納塞庫太太的鞋后跟，她今天晚上要看戏去……你看塔納塞庫先生不是还在那里等着……你先坐一会兒……米舒，哪兒去啦？給提層先生拿把椅子来！"

提層跟米舒和塔納塞庫握了握手。他坐下的时候，看見在房間最黑的那一角有一个他未見过的軍人。

一陣沉默以后，又閑聊起来。塔納塞庫又用他那老年人的声音說：

"要是有公理的話，米舒先生，我們就得按部就班地从头做起。对农民要公平些，我先不說，可是首先不要把为国家服务一輩子的人扔在穷困和难堪的境遇里不管，就是說那些对得起国家的公务人員，他們廉洁奉公，現在反而落得挨餓受穷。"

塔納塞庫退休一年了。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五岁。既然米舒未加可否，他就怒气冲冲地繼續講下去：

"你們可不要逼我，我为你們工作都快累死了。你們不要看我現在老了就欺負我……这么办并不恰当，也不公平。"

曼德尔松是一个絕不妥协的社会主义信徒，曾多次挨过打，也被拘押过，他边干活边說：

“公平，什么事也不頂，連作买卖也沒有公平！”

米舒突然用譴責的口气喊着說：

“塔納塞庫先生，如果你要講公理，那就該想一想农村的情况，簡直令人絕望——一綫希望也沒有！”

退休老头子可真急了。

“你們还是沒完沒了地談你們的乡下佬啊！农民，他們有吃的，有住的，他們穿得暖睡得足，多么幸运啊！农民！你們知道什么！去你的吧，我們知道乡村是怎么回事！最好还是照顧照顧我們这些城市中的穷鬼吧，我們过着最穷困的日子，只有上帝知道我們的苦痛……”

他后悔当了一輩子官两袖清风，沒半点积蓄。目前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惦着。他一个劲地来回嘮叨，一直嘮叨到曼德尔松把修理好、擦干淨的鞋遞給他才算完事。

“跟这个老头子沒法辯論，”米舒在塔納塞庫走了以后諷地說，“一說話他立刻就为自己的退休問題生气，老是談这个！这些公务人員和退休人員都是資产阶級的走狗。他們認为国家只該照顧他們，可是他們什么权利都有……提層先生，你喜欢这样一个职位嗎？”

“我呀，我不很清楚你們这里的情况。我就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不合理事情，不論山南和山北都是一样……”

“不錯，但是别处都在与不合理的事作斗爭。大家都动起来了，紛紛起来反抗了。而我們这里，却認为这是天經地义的事情。多糟糕啊……”

“有时候斗爭也不頂事！”提層显然开始被打动了，喃喃地說。

“嘿！讓步比什么都糟！先生，”米舒喊道，“我認为，你們德兰斯瓦尼亚人維护正义，从来是很坚决的。”

天花板上悬挂着的煤油灯，照耀着摆滿家具的小桌子，桌子上尽是大木楔和鞋楦子，屋子的其他部分处在半明半暗状态，并掺杂着一些側面的人影，米舒长得瘦小孱弱，站在那里比手划脚，好象是在跟黑夜交战。提層已經跟鞋匠和鞋匠的兒子攀談过，了解他們的窮困和他們的反抗情緒，并且很同情他們。然而，他非常謹慎，总不吐露自己的痛苦，宁可叫它留在心里折磨自己。再者他也听說过——賈沃里拉斯告訴他的——警察局認为曼德尔松是个有嫌疑的人。提層不願随便附和他們，以免招惹灾禍。

“安靜点吧，米舒，你还是个軍人呢，当心鬧出乱子啊！”老人彷彿被兒子的热情吓了一跳，突然說了一句。

“那末說，我是軍人就沒有发表意見的权利嗎？况且，再过十天我就不是軍人了……无論如何，在这位先生面前我什么也不怕……他不也跟我們一样是无产者嗎？”

“你說什么，米舒先生？”提層半真半假地笑着說，“我是个真正无产者，我閑着沒事，还在找工作做呢！”

一陣难堪的沉默。接着米舒又平靜地說：

“那末說，我們連彼此訴苦的权利都沒有嗎？你怎样想呢，彼得？”

他向坐在破床上的軍人提出了这个問題。那个軍人坐在房間最暗的角落，軍帽放在膝盖上，一声不吭，和一座塑像似的一动也不动。这一問使他吃了一惊，他想站起来，但立刻又变了主意，越发僵直地一动也不动了。他用奇怪的听得很远的粗嗓門回答：

"嗯！"……

提屠吃了一惊向他轉过身去。他在阴暗中看到他有着两只憤怒的大眼睛，一张稍黑而干瘦的脸。一双露出骨节的手拿着軍帽放在膝盖上，痙攣地直打顫，好象怕挨揍的样子。

"他是我們团的一个伙伴，"米舒介紹說，他們是刚到炮兵連的第一天就認識的，从那以后他們就成了朋友。"他是个好样的。你看，他是中士啊，彼得·彼得班长，是个全团都聞名的人。"

"彼得·彼得，"提屠重复着，"这是什么名字！"他心里想。

以后，为了不使彼得認为他摆架子，他想最好还是跟他說句話：

"我看你不象布加勒斯特人。"

"你說对了，"中士迅速地說，仿佛糾正什么不光彩的事一样，"我是阿尔盖什人。"

"哦，你看……我想你就是那边的。"

提屠对于本国的地理不很熟悉，就琢磨在地图上什么地方有这么个阿尔盖什。他沒把握地追問了一句：

"在匹特兹蒂那边吧？"

"对了，就挨着匹特兹蒂，"中士承認了，他的精神也恢复了。"在阿馬拉。你坐火車到科斯太什蒂，在那里换乘罗基納里的火車到布尔德亚下車。从那兒一迈步就可以到阿馬拉。"

提屠想起来他听于加講述过阿馬拉。彼得·彼得也許是他朋友的一个佃戶吧。他差一点要問这个炮兵是不是听說过一个叫于加的大地主。但是沒好意思开口。怕曼德尔松認为他是个好拿交上层社会朋友来夸口的人。

"那，你想回家嗎？"提屠沒話找話說。

"那还用說，"彼得用一种緩慢而低沉的声音回答說，"在团

队里虽說生活不太坏，但总不如在家好，因为你知道……乡下人……"

他往下不知說什么好，就閉口不說了。

"那当然，"提屠为了解脱他的窘态接着說，"誰不喜欢自己的家呀，誰不喜欢自己那块地呀？你們有嗎，有地嗎？"

"地？我們一点也沒有，我們倒很想要，"中士带着渴望的神情說。在这兒有人說貴族們要可怜可怜我們，并且……"

"提屠先生，你听他說的，"米舒譏諷說，"你看怎么样？他們还等着貴族！等着貴族可怜他們呢！……哎呀，哼！"

彼得·彼得惊异地望着米舒，他不懂米舒的譏諷，心平气和直率地接着說：

"要是不指望着貴族們，那别人誰能可怜我們？穷光蛋嗎？什么也沒有的人什么都能給人……这样干在他們又算得了什么啊？……"

"那你就总等着吧！"米舒輕蔑地說。

"我当然要等着，一定要等！"彼得·彼得不平地說，眼睛望着他膝盖上已經揉得不象样子的軍帽。

提屠在臨走的时候把手伸給每一个人。他覺得彼得的手又笨又粗糙，而且跟土一样干燥。

第二章　土　地

1

布尔德亚車站是科斯太什蒂——罗基約里鉄路上的車站，在平原中显得阴森而孤独，有一輛两輪黃馬車靜候在这兒，誰都認得这是阿馬拉的車。当火車停下来的时候，一个年輕的仆人从一节列車中看到了于加，就連忙向这节車車門跑去。仆人拿起于加的行李，扛到馬車跟前。車夫伊斯莫是个滑头滑脑的老头兒，使劲地拉着两匹快馬的韁繩，这两匹馬嚼着嚼子，不停地用蹄子刨着硌硌的小石子。

"老爷，我們欢迎你！"

"伊斯莫，看到你身体还是那么好，我很高兴，"于加答应一声，随后就上了馬車，坐在青年提屠的身旁。"真是的，咱們这兒一切都好嗎？"

"老爷，托你的福，一切都好！"

"好吧，咱們就动身吧！"

伊斯莫使劲吆喝一声，两匹馬猛地走起来，使得坐在車夫身旁的小伙子直往后仰。馬車在車站后面走了几公尺远，拐个弯，走上了一条将广闊的平原斜切开，一直通向顧尔代昂卡村的沒

有鋪石子的公路。这个村子就在他們眼前，在灰茫茫的天边上呈現出来，好象是被枯草围繞着的一所小房子。在这村落附近的两旁，都是些收获后留下的茬子，仿佛給平原鍍上一层銅似的，无边无涯地延伸向远方，显得那么寂靜而又平坦。烏鴉零散地飞着，仿佛飘在天空中的一些黑点兒。天空鑲着秋日的白云，压得很低，它的边緣仿佛插到地平綫下边去了。一些笔直地聳向天空的树木排成一列，标志出从科斯太什蒂通向罗基約里的省府公路。

当他們进入顧尔代昂卡村时，于加忽然向提屠說：

"包自古·勒巴尔沃努就住在这兒！我們从車站到这兒走过的地方，都是他的土地。不久以前，他还是一个沒沒无聞的农場主。你想想，他多么会使手腕，竟篡夺了他的貴族老爷的地位了。但是，这位貴族也許应当得到这样的結果，我从来沒看見他到过自己的土地上……"

这个村落只有几所小房子，貴族的公館矗立在中央，这是一所样式特別的建筑物，全是血紅色的，上面点綴着一个方形的頂楼，此外，公館四周环繞着各式各样的仓房。通向阿馬拉的大道和省府公路正在顧尔代昂卡村交叉，它沿着这所貴族公館过去，直奔代萊奧尔梦溪谷。山崖好象一个巉岩，傾斜着伸入山谷深处，从上到下約有五十公尺。山谷有一公里多寬，土地肥沃，非常平坦，举目一望，仿佛是一条长长的带子，带子上边分布着一条条菜园。但是，在这里什么地方也看不到水。

"伊斯莫，站住吧！"馬車正要下坡时于加喊着說。他带着一种感慨和激动的心情，向提屠說："我想把我們所有的土地，曾經屬于我們的和今天还算我們的都指給你看。从这个地方你就全都看見啦，仿佛看地图一样……"

代莱奥尔梦溪谷就在他們脚下，在山谷那边，地脉徐徐隆起，一眼望不到边，活象一个庞大动物的脊背。

"我們这些土地的界限是从代莱奥尔梦溪俗的这面，"于加站在馬車里，用手指着溪谷蜿蜒的方向說，"从那边看得見的那个約內什蒂村起，由左到右，直到最洼处，到苑萊亚•西伊內卢义河与代莱奥尔梦河合流的地方。在这两条河中間的三角地带，过去都是我家的产业。今天我們所有的土地还不到过去的一半了。况且，当时有一万多亩地可实在不簡单。你往前看，就在你的前面，在这条道上，河那边不是有个林子嗎，你看見了嗎？……那是巴巴罗亚卡村。过了巴巴罗亚卡村，那边还有一个村子，是哥立加努村……在那边，在一片树木中，教堂鐘樓的反光还在浮动……看吧！在这条路左边的所有土地都是我們第一批出讓給别人的。我們的一位祖先为了女兒，就将这些土地讓給了别人。現在人們管这片土地叫作沃拉杜塔的土地，因为业主住在沃拉杜塔。这片土地的业主名叫斯塔諾，他住在外国；我不知道他在意大利干些什么；好象在外交界。他的土地由一位退伍的上校替他經营，上校叫作什太法內斯古，人倒非常正派，他有三个女兒，已經到了出嫁的年龄，虽然都很可爱而且还都有一分丰厚的嫁妆，但怎么也嫁不出去。其余的土地到我祖父死时还是成片的；我祖父死后，土地由我父亲和我叔父二人平分了，我叔父叫作戴約飞，他把他那分产业陆續卖光了。最近以来整个这片土地都叫作阿馬拉土地，或者于加家的土地。可是現在，阿馬拉土地只剩了三角地带的最末一部分了，也就是那个河下游的地方，等一会兒咱們走近时我再指給你看。在巴巴罗亚卡村右面，有我內人的两千五百亩土地，一直延伸到再下去一点就要看到的那条道路，在高亚尼和彼尔劳居村中間。由那兒起，直奔苑萊

亚·西伊内卢义河都是娜迪妮的田产，再往下一点，直到莱斯贝济村的土地，这地的主人你是認識的，那就是我的內兄戈古·約內斯庫。他們兄妹二人的这两块土地都租給希腊人普拉塔茂努了，是經我岳父手租出去的。这位普拉塔茂努是个很好的农場主，精明强干而且非常活跃，到期一定繳款。轉眼間就发了財。尽管这样，或者也正因为这样，才很少有人同情他。說实在的，他也不把别人的同情当一回事，因为他只忙于他自己的事务……好吧！你看，接着就是威代义的土地，坐落在莱斯贝济村前，在阿馬拉和瓦莱亚·西伊內卢义河中間。有两千亩左右。这块土地是屬于布加勒斯特某家銀行的，好多年来一直由一个名叫葛斯馬·布魯亚納的农場主經营，这是一位很公正的摩尔多瓦人，天晓得他是从什么地方和怎样流浪到这兒来的！他奔波、劳碌、忙个不了，但无济于事，在每季繳款时总是不知道应該怎么办才好。我父亲很喜欢他，常常夸奖他，因为这位农場主总在他的身边……在两条河中間，除开四百亩左右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恰好在河水汇流处把伊兹沃律村包围起来——而这个角落屬于日卡范围外，其余的土地都屬于我們。自从我們的田产分得这样支离破碎以后，我們这方面就有人把剩下的土地分别按土地前的村子名起了名字；那就是卢基納薩土地、阿馬拉土地、彼尔劳居土地。等我們到了高地上的莱斯贝济村时，我再把这一切好好对你講一講。从那里，举目一望，便可以看到伊兹沃尔，有时还可以望到距伊兹沃尔几公里的代莱奥尔梦省。伊斯莫，咱們走吧，我們要經过哥里加努村，到高地上的莱斯贝济村要停留一会兒！”

馬还沒有迈步，于加又贼着說：

“等一会兒，等一会兒！再等一分鐘！……我要利用这个机

会把这兒的隣居們都介紹給你。你在我們这里逗留的期間，一定会碰上他們，旣然这样，你至少应該知道怎样对付他們！……什太法內斯古上校，我刚才向你提过了。你看，他就住在我們的右边。在高亚尼，沒有任何隣居。在下边这个屋榭勒村里，匹特茲带的达达拉将軍占有一小块土地，他的宅子收拾得非常漂亮，另外，他还有一所別墅，那真是一个納福的好地方。再过去一点，离公路不远那块高地上，你可以看見一个小村子和那所貴族的宅子；那是高雅的，他只有几百亩地。这边这块土地是岳尼塔·罗东邦的，他是我父亲的一位好朋友，旧时代的貴族，他把整个的心都擱在土地上了，人也很勤勉；他有一个女兒，嫁給罗基約里的一位官員。再往下一点，在奥罗代律，在伊茲沃尔对面，那条小河那一边就是白尔提卡里的田产，土地是租出去了，宅子和花园还自己使用着，他那所宅子和花园倒很值得游覽一下。如果有时間，我們也許要去一趟，好讓你把这一切都参观一下。他們常常到这里来消遣。馬太·日卡家的田产則由伊茲沃尔开始一直到代萊奥尔梦省；这块田产由一位管家經营，他四年功夫就弄了不少积蓄，在布加勒斯特城外买了一所小小产业，却把損失和亏空全部推給了业主。在伊茲沃尔也有一所使人羡慕和非常舒适的貴族公館；主人們从立春就到这兒来，一直住到秋天，可是我們总是互不往来，一向这样，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好吧，我說完了！……伊斯莫，走吧！”

于加感到非常愜意。他滔滔不絕地、兴高采烈地談着一切，講解着一切，由于高兴，他的声音更加委婉了。提層·潘尔德列亚眺望着，一声不吭地听他談話。

馬又快步走起来了，两輪輕馬車在弯弯曲曲的路上前进，道路沿着峭壁那么險峻的河谷斜伸下去。

"我們的小河常常是这样，"于加看出他的同伴因到处見不到一条細流而感到奇怪，就連忙說道，"这些小河几乎年年即使不干涸，也浅到蹚水就可以过去；但是当春天到来，河水泛濫的时候，人們却可以說这是多瑙河了。不过，它們泛濫的时候还是很少的。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們这里，旱桥并沒什么用处。在約內什蒂村首府公路上，人們曾为了防备万一修了一座桥，但是坍塌好几年了，誰也沒有修复它，过路人从旁边也照样可以走，就象这兒的情形一样。瓦萊亚·西伊內卢义河虽然是条小河，却很容易泛濫；每年为害很大，而且总也不干涸！"

他們横穿过河床。道路又笔直了，象一条拉得端正的綫一样；几分鐘后，馬車进入了巴巴罗亚卡村。这是一个荒凉的村庄，有两条交叉的小街，几所破陋的小房子，特别肮脏，村子里有許多孩子和家禽，各处不断可以看到一些瘦骨嶙峋的农夫，旁边，一座小丘上有个木板房的教堂，很象一个坏了的玩具。于加还沒等提屠开口問就搶着說：

"这兒过去只有几所农奴住的茅屋，沒有經过任何人的許可一个村庄就自然形成了，因此它就是現在这个样子……"

他們离开巴巴罗亚卡村以后，于加繼續說：

"你注意到村子里道路縱横交叉了嗎？左边那条道是通向約內什蒂村的，从那里再通向科斯太什蒂村；右边，穿过娜迪妮的田产，奔向彼尔劳居村，那就是我們的田产。再往旁边一点，有一所已經損坏的大房子，农民們管它叫作貴族公館，实际上它已經成了仓房，因为农場主搬到哥里加努村住去了。我的內人婚前曾經来过这兒两三次，她一来就住在萊斯貝济村她哥哥的別墅里，这所別墅到哪兒說起来也不逊色。"

两匹馬拉着两輪馬車，在左边是沃拉杜塔村右边是巴巴罗

亚卡村的土地上急驰了約一刻鐘。一眼望去，四周圍总是这样单调，一色的平原光秃秃的、荒无人烟。平原上的土地都耕成了田，隴間秋麦刚刚出苗，使人不禁想起挨过冻的身体上的那层薄薄的毫毛。

"你看，娜迪妮和戈古土地的农場主普拉塔茂努就住在那兒，"当他們来到哥里加努村时，于加向左指点着一所木板墙环繞着的大院子說，院子里白墙瓦房，掩映在已經雕謝了的树丛中。

柵栏門完全敞开着，門里正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看来活潑而矫健，脸被太阳晒成褐色，戴着一頂旧帽子，穿着一件短皮袄，脚上穿着长筒軟皮靴。他一听到鈴鐺声又看出是阿馬拉的两輪馬車，便恭恭敬敬地站在柵栏門前，彬彬有礼地向于加問候說：

"于加先生，你好！欢迎，欢迎……今天能够見到你真太荣幸了！"

于加很冷淡地答应了一声，把帽子稍微掀了掀。

"这就是那位农場主嗎？"提屠小声問，眼睛盯着站在柵栏門前的那个人。

于加点点头，当他們走远一点的时候，于加用一种沉悶的声音說：

"虽然他并沒有惹着我，但我还是不喜欢他。"

紧跟着，于加又恢复了原先的声调：

"喂！你看我們現在又到了一个十字街口，正在村头上。如果我們一直向前走去，就能走到我內兄戈古·約內斯庫的田地。再往远一点，过了瓦萊亚·西伊內卢义河，立刻就是哥里加努·德·絮村，再往前一点，就到罗球村，这村子坐落在匹特兹蒂到

費尔賓蒂的大路上，現任省长包萊斯庫在这兒有一块肥沃的土地。左边那条大路是通向塞尔巴內什蒂村的，戈古的土地到这里为止。我們現在向右轉，朝萊斯貝济村和阿馬拉走。娜迪妮的田产直通到我們方才走过的那条道。左边就是戈古的土地……"

将要走到哥里加努和萊斯貝济村的中間时，車夫就按照刚才的命令停了車。平原徐緩地展伸到两个河谷会合处。到这里，視野忽然开闊，空气也仿佛格外清新。往下一点，朝向南方，蔚蓝的天空一直望不到边。

"好吧，我現在就要給你說明其余的一切！"于加說，"你看，左边就是瓦萊亚·西伊內卢义河！在我們前面对着萊斯貝济村有一个村庄，戈古的地就到那里为止，过去就是威代义的地。在萊斯貝济村那边，有一条横道，过了这条道很快就可以到达阿馬拉，这个村子比較大，风景也好。通向瓦萊亚·西伊內卢义河的那条道就是威代义的地界。在这条綫右边一直到另外一条河的地，也就是我們刚才走过来的代萊奥尔梦的土地都是我們的……你看，一直往右、离这里很近，有个紧凑得象鳥窩一样的小村落，那就是彼尔劳居村。娜迪妮的土地一直伸展到那里，也就是說延伸到萊斯貝济村通往彼尔罗居村的道路上，以后繼續延伸到代萊奥尔梦溪谷。象你所見到的，我們圍繞着我內人的土地几乎轉了一整圈……在彼尔罗居村和阿馬拉村中間，很低洼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个村庄，名叫卢基納薩村，正处在我們的田产中央。目前我們所有的主要房屋和最好的劳动工具都在那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靠天边的伊兹沃尔村。这个紅点就是日卡公館的房頂。伊兹沃尔村左边的树林是我們的。差不多有三百亩大。这就是人們所能保存住的全部森林。在一百年以前，

这一带全都是森林，阿馬拉就在森林的范围里，……好吧！你往左边瞧，在河道里，你可以看見威代义的庄子。从那边，那条象带子似的白色道路通往毛匝柴尼。再近一点，从这条小河的另一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刚达古祖的庄子，那块土地足有三千多亩，据說从前是屬于刚达古祖家族的。現在屬于匹特茲蒂的拉克·哥拉迪納罗上尉。总之，在这里，不管你到哪里去，脚踩的总是貴族的土地。你看，那边是布塔，再远一些是內哥腊什，接着是賓杜利勒，以后是东勃腊威尼……”

在萊斯貝济村，于加把戈古的别墅指給提屠看，房屋相当齐整。戈古还不时到这里来，这是受了他妻子的影响，因为她喜欢过农村里的恬靜生活……这可以稍微調剂一下她在首都的过多的娛乐。

接着他們到了阿馬拉。阿馬拉村比巴巴罗亚卡村要大些，看起来也是那样貧困。一律是小茅屋，围墙上滿长着杂草。但是，于加却神气十足并且十分得意地叫提屠注意看那石头教堂和它那銀色鐘楼，这是于加祖父建筑的；还叫提屠看新建的学校，那是于加的父亲修建的。在左側，在一条小巷中，于加把威代义的領地的宅子指給提屠看，告訴他农場主葛斯馬·布魯亚納就住在那里，在領地还沒有四分五裂以前庄奴們就住在这个地方。

“站住，伊斯莫，我們下去，我要請我的朋友看到这兒所有的一切！”于加突然这样喊一声，一面跳下两輪馬車，提屠跟在后面。“剩下你們俩赶着車走吧！”

从右边起就是一排木板篱笆，隔一段距离立一根方柱子。这是于加的公館。篱笆里面是一排挺拔的老白楊树，就好象行列整齐的兵士站在那兒守卫一样。由敞开的柵栏門可以看見围墙

連同专供更夫、监工、长工和其他家仆們住的地方以及馬厩、家畜棚、粮仓……离开百步多远，有进入公館的大門。大門又高又寬，有三个水泥砌成的圓拱，三个圓拱联接在一起好象并排的鴿子窠一样。

于加偕同提屠走进門时，略带苦脸地对他說：

"你現在就要看到爱情的力量了！"

在两側栽着小松树的甬路尽头，一幢嶄新的公館象一个雍容华貴的女人在微笑。提屠知道这是于加为了向娜迪妮表示爱情而建造的。公館是白色的，有一个寬敞的阳台，房間窗戶寬大，阳光充足，另外，还配有直冲前面的象枪矛似的四个小了望楼，公館的四周爬滿了常春藤，翠綠的枝叶从地下一直伸到楼上的窗戶。甬道到这里展寬了，在房屋前面圍繞着大花坛轉了一圈，花坛象一顆心，象永远为爱情而盛开的紅色的花朵。

"我应該放弃这个幻想，丢掉这顆青春的心了，"公館主人看見提屠正在仔細观看花坛，就微笑着說，"这是一个多情的可怜人的幻想，付出了爱情，希望取得同样的爱情。我所以要保护并不断培育这花坛里的花朵，就是为了向我所爱的人表明我并沒有放弃爱情。"

他干巴巴地笑了笑，过一会兒，又換了一种声調說：

"为了使你完全熟悉，我打算带你走一圈，使你什么都看看。喂！我說了这么多，麻煩了你，你可不要見怪！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公館坐落在花园的中央，花园是于加亲手修起来的。他叫人把松柏移植到这里来，而平原的气候却不太适宜于种植松柏。細砂石鋪的小路蜿蜒着穿过花畦和亭閣，穿过一丛一丛的稀有的树木和每周都要修剪的青草地。圍繞花园的活籬笆从一堵墙

的那边起加有一道鉄絲网，母鷄都不能越过。只有鴿子在公館前的甬道上方飞来飞去，它們比在家禽飼养場显得胆小得多，在那里，在无数的家禽中它們觉得更随便更自由些。

他們轉到右面。在公館后面几百步远的地方是旧日的公館，又大又低又古老，据說一半已經埋在地下，还有一块由柱子支撑着的平台，柱子装飾着旧公館的象古代前廊似的門面。老于加始終守着这所老公館，他是在这里出生的，几乎一辈子都在乡間度过，因此这老公館比新公館显得更有生气。

“就是这些，这就是我們的天地，”当他二人重新走到公館前面时，于加說，管馬厩的仆人正在那里等着，仿佛要告訴他那輛馬車已經卸了。

好长时間以来，提層·海尔德列亚就被一个問題糾纏着，但他并沒有敢立刻提出来問于加。現在，仿佛于加已不再給他解释什么了，于是这个問題又涌了上来，他忽然带着一副热誠的眼光提出那个問題：

“你叫我看了貴族的这么多土地。这也是产业，那也是产业，又寬闊又肥沃。但是农民的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格里果列·于加打了个冷战。他沒想到这会兒会听到这样的問題，虽則在途中当他給提層解释时，这个問題也曾象浮光似地在他脑海中閃过几次。当时他还很詫异提層为什么不提出这个問題。于加这时很快地恢复了正常态度，答复說：

“唉！农民的土地，这是个尽人皆知的农民問題！……农民的土地！沒有多少，即使在某些地方有，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經化为烏有了。但是，这是另一回事了！”

提層·海尔德列亚还不了解；只是他并不追問下去。他知道方才的問題已經碰伤对方的心了。

2

"你来了，小伙子，欢迎你，希望你跟在你家里一样，别客气！"米隆·于加說。这句話打断了格里果列·于加刚开始的介紹；又堵住了提層那充滿夸大詞句的早在火車上就准备好了的答話。

老于加穿着一件象加夫当①那么长的长睡衣，他紧握着年輕的提層的手。他仔細地端詳提層，两眼直盯着，似乎一下子就要把他看透。老于加有两只黑亮的非常銳利的眼睛，能够一直搜索到你的灵魂，看穿你的思想。他比格里果列·于加更威严、更有魄力，他慣于既能发号施令又能使人服从。上嘴唇留着厚厚的略带斑白的罗馬尼亚式胡子，点綴着他的脸庞；他那刚强有力充滿热情的声調能控制住人。他瘦骨嶙峋的手，很有力气，似乎适于握犁把鋤，但却很纖細，手指特别柔嫩。

老于加給客人指定一张靠近他身旁的椅子，接着用一种詢問的神气注視他兒子。格里果列·于加知道他父亲急于要了解他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一切。他告訴父亲他如何的奔走，如何蒙杜梅斯古格外照顧才能拿回比預期要多的錢来。

"总之，常常是杜梅斯古，"米隆·于加滿意地嘟囔着，"只有老朋友才在这种情况下帮忙……不过你沒有掐死那亚美尼亚人，你做得对，做得好！"

他目不轉睛地朝格里果列·于加看了一会兒，然后又重新轉向提層，提層被老人的注視和招待弄得有点不安，老于加向提

① 加夫当，土耳其人穿的无領大衣。

屠詢問他的双亲和弟兄們的情况，接着詢問他怎么样、什么时候、为什么越过喀尔巴阡山。听到提屠会作詩，又想作一个新聞記者，米隆·于加流露出了鄙夷的神气。提屠和格里果列注視着他，都很惊奇。为了使老于加情緒平靜下去，提屠·海尔德列亚开始談起匈牙利人，談起罗馬尼亚人所受的痛苦和遭遇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又談起某种影响……老于加很留神地听着，最后又說：

"正是因为人民有許多困难需要政府解决，所以国家領导人才不应当离开人民。我喜欢这些来到这里的德兰斯瓦尼亚人，但我却更喜爱那些留在当地为保护人民便挺身而出，和侵略者的凶焰对抗的那些人。群龙无首就不能很好地生活，即或生活，也不过和畜生一样。一个抛弃羊群的牧童比带着羊群乱撞的牧童要坏得多，因为羊群无人引領就要失散，而有牧童的羊群，不管牧童好坏，总不至于迷路吧……"

提屠·海尔德列亚愈加变顏变色，格里果列·于加就愈加感觉为难，因此他打断他父亲的話，不以为然地說：

"可是，爸爸，你似乎有責备他的意思，其实他爱好自由才被迫到我們这里来的，无論如何，他在这里会更有机会发揮他的才能。你不要忘記，正因为罗馬尼亚民族遭遇到这样多的外国統治者瓜分它的恶运，它才应当使精神上的团結永远生气勃勃，而这种結团只有詩人和作家才能維系它！"

"很对！"米隆·于加同意說，"但如果象你所說的，所有的詩人和作家都搬到布加勒斯特这个自由区来住，那么，在那边的人民干什么呢？毫无疑問，团結是必要的。团結，不仅在詩人之中，主要是团結群众。在那边，詩人亲身体驗到人民的痛苦，歌唱人民会比在这里更誠恳，在这里爱国心已經不能不变成游行

的口号了。”

“不，决不，你大錯而特錯了！”格里果列愈来愈激动，坚持着說，“精神的团結，首先要造成一个团結的同一的語言。如果我們的作家都各自隐遁在他們的故乡，我們的語言会自然而然地加大距离，甚至最后弄得彼此誰也不懂。”

老子加坚定而平靜地接着說：

“我肯定，我們还都保持着同一的語言，这里和在德兰斯瓦尼亚一样，尽管从有我們以来已經过了一两千年，而且可能經历过比今天更困难的时代。我們的作品，多也罢少也罢，好也罢坏也罢，越过那些把我們分隔开的边境而流传着，无疑的，这些还要継續流传下去。作家在他們住的地方，按照他們所听到的都尽到了責任。无論是任何形式或任何动机，我也不認为逃亡是对的。明天，或者到了我們取回德兰斯瓦尼亚的时候，那里，需要有当地的領袖，需要有来自那里人民的人，需要能为政府出力的人。”

爭論了好久，父子二人誰也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这时青年提屠·海尔德列亚却带着平淡而謙虛的笑容听着，願意对双方同时都贊成，而且，每次当他們相継发言之后，他从心里認为他們二人都有理。幸而这时有人来报告說，米隆派人去叫的威代义的农場主来到了。

葛斯馬·布魯亚納，三十五岁，有七个小孩和一个溫柔的妻子，据她說她还要为他生兒育女。以前他当过代莱奥尔梦省內許多田产的管家，直到四年前，在上帝的默佑下，自己拿錢，租了威代义的地，这块地是农业銀行的产业，租价跟当地别人比較还算是很低廉的。从前，他在斯塔太斯庫的領地工作时，被农民們狠狠地毒打过一次，因为农民抱怨他欺騙大家，使他們提前繳了什

一稅。从此以后，在他的心灵深处对农民怀有极大的恐惧。

"米隆先生，我常常向你說什么来着？"葛斯馬·布魯亚納在椅子上坐下来，就皺起眉头哭丧着脸說，"你听到了我的遭遇么？說实在的，你又怎么会知道呢？就是連我自己也是在他們对我玩了这个惡作剧以后才知道的……米隆先生！他們偷了我至少有半火車老玉米……昨天夜晚，在新粮仓中！更夫什么也沒有发覺，长工們同样什么也沒有看見，总之，沒有人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也不知是誰干的。但是，小偷不止一个，他們整整地忙了一夜，請你想想……我收什一稅也只不过提前一星期，光明正大，公公道道，这是你知道的，为什么要这样！……現在，你可以看出我是多么倒楣了！"

米隆·于加带着一种严肃而阴沉的神气傾听这位农場主訴苦，相反的，格里果列·于加的脸上却只有一种諷諷的表情。老头子同情葛斯馬·布魯亚納的损失重大的遭遇；但更使他忧虑的是这件事情的本身的严重性。如果农民們竟敢成群結队地这样大偷——即使不够半火車的話——，这可不是一个好朕兆。只有一个人偷窃，是可以讓他过去的；抓到抓不到他都不太重要，这是个別情况。但要是許多人結伙行动，这可就是另一回事啦。

"这就是你常說的那些灌滿农民耳朵的废話所引起的后果，"米隆·于加特别冲着他兒子沉重地說，"什么时候农民認識到只有与地主合作才能双方并存，事情就好办了。可是自从你給他們脑子里灌輸了各种私心任性之后，就得到了这样的結果。这不过仅仅是开始！你瞧着吧，我們还要看到发生其他的事情哩，而且比这个还要坏！"

"我們不要夸张，爸爸，"格里果列·于加說，声調中带有諷刺的口吻。"农民們从前也偷窃过很多人家，以后呢？从有人类

以来，不是就有人偷窃么？为什么从一件普通的情况中要作出这样悲观的結論呢？”

老于加認为沒有必要答复他。他了解格里果列善于詭辯。一切事他都能找到解释，或借口。老于加沉思着，从这兒到那兒踱了一回步，随后有了主意，站住說：

“你給我把村长和宪兵队长叫来！叫他們給我調查，立即抓住这些窃盗！以后咱們再談……至于你那些更夫，他們可真不錯，沒什么可說的……首先就应該狠狠揍他們一頓，叫他們供出是誰偷的，对，对！我敢打賭，他們一定知道，說不定他們跟这群賊是一伙的。”

农場主惊恐地一边画十字，一边說：

“我真可怜啊，米隆先生！你要他們放火烧掉我的一切叫我更加痛苦么？我对他們总是客客气气的，你看，現在还落到这样。如果叫他們知道我是一个坏人，那我就更不得了啦！……圣母馬利亚，可别叫我这样做！……我到你这里来訴苦，就象到經常援助我和保护我的慈父跟前一样，除此以外……”

“我要深入追究这件事情，”米隆·于加面色阴沉地自言自語說，“我非常重視这件事。”

其余的人都不再說話了。格里果列·于加看到老于加为了这件事非常激动，也不願再插嘴了；至于提居，尤其在剛才感到难堪那一幕以后，更沒有意思參加爭論。

米隆·于加把葛斯馬·布魯亚納找来原是为了另外一件事。但現在这盜窃的事却独占了他的心头。几分鐘以后，他又开口了，好象沒人在旁边，自言自語地說：

“再說，这不止一次了，就好象到了无人之境似的随意偷窃起来。单只是今年秋天，就发生了五六起这样的事。連在我們

这里都出过两次……固然是小事情，但总算是一件事情呀！”

他重新沉默下来，一个人在考虑；不久，似乎发現了他所要找的东西，严厉地說：

“应当从根本上鏟除灾害。一个及时而有益的严厉懲戒，比等到灾害流传开或加重了以后再强行鎮压更加有效。”

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倒使葛斯馬·布魯亚納害怕起来，他对貴族講这些事，与其說是抱怨农民，倒不如說是向他說明自己不走运，因此他就設法冲淡事情的严重性：

“农民們現在改变多啦，米隆先生！他們变得聰明过火了。再說今天人們都狡猾的了不得，因此事情也就越弄越坏，而在农民脑子里只有一件东西：除了土地还是土地，他們也不看可能不可能，一味要求土地……”

情緒似乎有点平靜下来了。提屠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发表一下意見：

“請你相信我……各地的农民差不多都和这里的一样。在我們德兰斯瓦尼亚也是如此，常常为了土地騷动。他們要地总沒有够。老实說，这倒不錯。农民們是这样热爱自己的土地，那么，任何人也不能从他們手中夺去，这是肯定的……”

老于加久久地并且以輕視嘲笑的态度凝視着他，青年人說不下去了，不安地低下头去。他不了解他所說的这些話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不滿来。农場主为了叫这位貴族高兴，就热情地插嘴說：

“在你們那里，情况不一样，先生……”他还不知道提屠的姓名，用几个含糊的声音敷衍了过去。“那边的土地被外国人霸占了几世紀，应当从他們手中夺回来；而这里呢，貴族的土地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并且由貴族們保护了这些土地不受任何灾

害……”

“不要着急，很快你就会看到两边的情况完全一样！”格里果列輕蔑地說，“今天貴族的土地也已經有一半落到外国人的手里了；肯定地說，貴族們朝思暮想的并不是土地。明天怎么样，只有上帝知道，不过，如果土地轉到农民手中，情况可能会好些；外国人想从农民手里夺取土地，比从我們手里要难得多。至少农民人数是多的。”

老于加凝視着格里果列·于加象刚才凝視着提屠一样，什么話也沒說。在他看来，显然格里果列說了愚蠢話，他只奇怪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怎么这样不明白呢！

这时葛斯馬·布魯亚納觉得大家的話都冲着他来了，就用温和的然而深怀不滿的声調回答說：

“格里果列先生，你这样說是不对的，請相信我吧！你这样开玩笑說的事情，你瞧着吧，一定会来到的。我可以說一定会如此，农民念念不忘的是占有貴族的土地，你就要看到他們会这样做！你沒有注意到，每次有人出卖土地，农民們就赶紧买过去大伙平分了么？嘿，我們这里也是一样——我正要告訴你，米隆先生——听說农民們要买娜迪妮太太的土地呢！”

米隆·于加突然抬起头来，非常詫异地說：

“这是怎么回事，买她的土地？要买的土地首先应該是宣布要出卖的呀。”

“但是，人們說对了，土地是要出卖的。”

“你听見了嗎，格里果列？”老于加不滿意地冷笑着問道。

“是，我听到了，”年輕的格里果列聳了聳肩膀說。

“我相信这消息是普拉塔茂努传出来的，”农場主接着鄭重其事地說，“据农民告訴我說，似乎是那希腊人想买它。因此农

民們就彼此传开了：为什么卖給希腊人，不卖給我們这样的人呢？……”

“告訴我，格里果列，”米隆的精神好象委靡下来，問道，“这些传說是怎么回事？买主們都聚集到你妻子的产业上来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其中有些事一定是真的，他們不能都疯了吧！”

“你說的一点不錯，米隆先生，”布魯亚納又說。“人們說……也就是农民們說，娜迪妮太太亲自通知那个希腊人，就算他再加一倍租金，她也不打算延长租約了。不論人家給她多少地租，她也願意把地卖出去，为的是避免管理不善、租佃、农民以及其他种种的煩扰。事情就是这样，米隆先生！”

比起刚才失盗的消息来，这个新聞对老于加的打击要沉重得多。他很想再多知道一些，但农場主也仅只知道这一点点。老于加这时紧皺着眉头一句話也不說。一个家仆走来报告晚飯預备好了。葛斯馬·布魯亚納站起准备要走，多少带着些为难的样子說：

“米隆先生，你打发人叫我来，是有事跟我說。可是我倒向你訴了一陣苦。請你原諒！”

米隆竭力要想起他为什么把这位农場主找来；只是由于气往上冲，一时想不起来了。他想找个借口以便不伤和气地叫这位农場主走开，但总找不到适当的理由。最后他看都沒有看农場主一眼，带着不愉快的神气，自言自語地說：

“現在，不要管我了，你把我气得够受……去吧，願上帝保佑你！”

3

提屠·海尔德列亚只有在晚飯以后，格里果列·于加領他到为他准备的房間內，留下他一人的时候，才眞正感到輕松。小于加請他不要对他父亲介意，他父亲的語言和态度生硬、固执，永远都可以說明是个脾气古怪的人，但他的心地却很善良……

靑年人提屠也很願意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在整个晚飯的漫长时間里，他吃的飯都好象是整个地咽下去的，因为米隆·于加仍然很不愉快，連看都不看他一眼，整个吃飯的时間都在同他的兒子爭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提屠的房間是在新公館的楼上。一个窗子面临公館的院子，另一个窗子面临花园。格里果列·于加已經回到他們吃晚飯的那个老公館去了。格里果列·于加跟父亲一样，也是总在那边住。只有来了客人，为了陪客他才睡在这所好象被遺忘了的房子里。他領提屠到楼的那头去看过一間很講究的臥室，那里有娜迪妮的像片。

年輕的提屠·海尔德列亚在自己的房間里又等了一会兒，他想格里果列·于加也許会回来找他聊天。后来，他想起他們已經互相道过晚安，因此一直到明天早晨，他都可以随自己所好自由活动。天并不晚，爐中火焰熊熊正催人入睡。最好还是休息休息。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在布加勒斯特时他并沒有这种习慣。当然，在他起来以前很久大家就都起来了。早飯前，他在公館四周緩緩地散步。格里果列·于加要和伊斯巴塞斯庫——他替于加管理土地賬目外，还兼别的职务——查对賬目；提屠就沒事可干

了，也不知道要作些什么或上哪里去。管家雷翁特·班布是一个活泼的农民，体格魁梧，身材高大，雄赳赳的样子象一个再次被征入伍的班长，他引着提屠横穿过院子散一回步，急于指給他看那馬厩和一个上了鎖的庫房，这个庫房已經改作車庫，当娜迪妮太太来到乡間时，汽車就停在那里。提屠覺得这个人可能还有别的事情，正象这公館所有的人一样。他認为最好利用現在的机会到村子里去看一下，免得在这兒呆着沒事可作。但是馬上他又改变了主意：这样可能伤害他的主人容易激动的感情。

吃早飯时，格里果列劝提屠不必拘束，并請他原諒他事多，脫不开身。为了补偿这一点，明天可以整天陪着他。

过一会兒，当提屠下樓时，遇見一个长着两只烏黑眼睛的农家少女，提屠脸上的阴郁馬上被她的笑容赶走了。她身材苗条，光着脚，头上包着一条蓝色围巾，显得很美。

"姑娘，告訴我，"他拦住她說，"你在这里工作么？"

"我只来了几天，"少女回答說，"我姨母普罗蘇腊在老貴族家里当厨娘，是她叫我来的。很早以前，她就叫我一定到这兒来給她帮忙，她說活挺重，还有她和这兒的其他妇女一点也合不来……"

"你叫什么名字？"

"馬丽奥阿腊！"她答道，稍停一下又說："我是沃拉得·勒·芒稍特的妻子伊丽娜的女兒。我父亲死去四年了。我母亲是普罗蘇腊姨母的妹妹。"

"好啊！馬丽奥阿腊，"青年提屠拿出长輩的神气說，"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告訴我，你們村子里有教員么？"

"当然，先生！有一个。年紀很輕，人很正派。他是本地人，已經結了婚，他的父母还都活着，都住在这里。"

“他住的地方离这里远么?”

“啊,不远,先生……你走到大街上,往左一拐,再往前走几步,就能看見一所房子,窗台上有花,那就是他的家。”

“好,馬丽奥阿腊,謝謝你,我希望很快就能喝你的喜酒!”提屠說着,俏皮地在她脸蛋上捏了一下。

“如果上帝願意的話……”少女更温柔地答道,同时脸上泛起了一陣紅暈。

这几句話使提屠·海尔德列亚很高兴。他向左轉,走进村中大路。夜来雨下的挺大,只是太阳已經出来好一会,地倒晒干了。他想先去拜望村教員。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教員的兒子。出了于加的公館,往左边数第三座房子,紅鉄皮房頂,在两个窗戶中間的墙壁上釘了一块馬口鉄小牌子。这是宪兵分駐所。接着提屠走到了十字路口,到威代义村去要从这里經过。也就在这兒,格里果列·于加曾指給他从这里过去一点就是葛斯馬·布雷亚納的房子。

就在这路口上,提屠看見了酒鋪,上面搭着寬大的凉棚,前面有平台,大門敞开着。个子高大、身体肥胖、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酒鋪掌柜站在酒鋪門檻前,有两个农民正和他爭吵。掌柜一看見提屠就畢恭畢敬地向他行礼……从酒鋪再过去一些,还是在右边,只隔着几所房子就是村公所和它那寬大的院落,再往前,左边是学校,右边就是教堂。青年提屠在教堂前停住:是不是无意中走过了教員的住宅了呢?一个小孩用手指給他:再走几步就到了。

村教員的房子和其他住宅完全一样。只是院子里較比干淨一些。天竺葵在窗戶中間开得火紅。一只跛腿的外国狗,赭色毛直立,狂吠着向他扑来,似乎要把他撕成碎片。从布滿金銀花

的平台上走下一个敏捷的农家妇女来把狗赶走，給他解了圍。

"請問，教員先生住在这里么？"提屠游移不定地問。

"是的，請进来吧！……你不必害怕，它不咬人，不必对这个畜生担心！它叫喚半天就是为了得点吃的！"那位妇人看到陌生人仍在斜盯着那条哑着喉嚨不断狂吠的狗，这样补充說。

平台上出現了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蒼白的脸，嘴边留了一圈小髭子。黝黑的眼睛异常发亮。他穿一件黑色短上衣，下面还露出綉着花的乡下衬衫。

"我就是教員，先生！"

提屠很客气地簡单介紹了自己，說明为什么来到阿馬拉。他們进了房子。教員介紹了他的妻子，正是方才的那位农妇。她那羞怯而不自然的神情显得更加使人同情。只有农民的服装使提屠看不慣。根据他那德兰斯瓦尼亚人的想法，他認为一个教員在乡村中就代表了文化界，那就应当照城里人一样地打扮，以便从外表来看有一点特殊的仪表。

"在你們那里，大概政府尊重教員，然而在我們这里……"教員伤感地解释着說。

教員的妻子芙劳丽卡端来了果子酱。

"哎喲，太太，不要这样吧！"提屠·海尔德列亚一边客气，一边却很高兴地吃着。

芙劳丽卡紅着脸，踌躇一会，微笑着走了。

教員稍微犹豫了一下，他認为应当告訴他的客人，如果大公館的老爷們得知他的这次訪問，一定会不高兴的。尤其是老于加，他已經禁止过这位教員到他那里去，因为这位教員有一次竟敢請求他稍微改进一下农业合同。

年輕的提屠·海尔德列亚感到了恐惧。教員一提到这話，

提居立刻想到，不管这个人有理无理，反正是不合于加的心思，提居到他家里来，是不是作錯了呢！后来提居听到說的是老于加，心才平靜下来，老于加就是对待提居也是相当厉害的。

接着教員气憤地向他說，农民唯一的希望就是土地，他們只能靠富人嘴边剩給他們的那点东西过活，除此以外他們什么都沒有。最公道的租貿，也要农民把他們辛辛苦苦所得的一半交給地主。如果农民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不必更多出力，生活就会好上两倍。事实上，农民劳动的四分之三被土地所有者享受去了。从前的奴隶們除了不能自由这一点外，吃的、穿的都比农民要好些。农民吃的苦比奴隶要多得多，农民辛苦所得不能維持一个人最低的生活，为了不致餓死，就得要飯，并永远欠着悬农戶們的債。

教員伊翁·德拉高斯确实說出了一些道理，因为他跟农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当上了学校的教員。他从小就对看書認字特別有兴趣。当时的教員請求米隆貴族行行善，帮助德拉高斯的兒子在师范学校获得公費。老于加就运用了他的势力，而且后来这件事也并沒有使他丢脸扫兴。他介紹去的是个好学生，得到了毕业証書和各种奖励。命运也安排得巧，在这一年学校的老教师死了，米隆·于加就把这个空缺給了德拉高斯，使他当一个群众的指引人。这是貴族同他說过的，也是年輕的德拉高斯自信能作得到的。过后，老于加对于提拔他当教員又后悔了；而教員也明白人家选了自己只是叫当一个感恩报德的奴仆。最近，老于加曾請初級教育的督学給他找一个穩健可靠的教員来，而不要象伊翁·德拉高斯这样专門出謀画策鬧事的人。督学認識德拉高斯并且很器重他，不願意就这样葬送伊翁的前途，想含含糊糊地拖延下去，希望老于加有

外7四

回心的一天。但米隆·于加却不是一个輕易改变自己主张的人。他一旦发覺督学的把戏，就要去会見他的朋友教育部长，或去請他的兒子的姻兄戈古·約內斯庫議員把督学和德拉高斯一并撤掉。

不論是他的妻子或是他的任何一个亲人，都沒有想到会有这个撤职危險，只有他一人在焦慮，在等待。他住的是老輩留下来的房子，同住的有他一个去年才服完兵役的弟弟，父母都跟他住在一起。他們把一半土地給了他那年龄最大的姐姐当作嫁妆，把她嫁給了一个农民。他本人和一个穷家姑娘恋爱結了婚。如果他再丢掉这份仅足以餬口的薪水，那么，这家人的前途是如何地可怕啊。以后他們还会有孩子的，尽管这两年来他們希望有小孩，直到現在还是沒有一个。

"可是，不是有一条法律么？……"提屠滿怀不平地打斷他的話。

"法律只是为我們这些弱小卑賤的人設立的，"教員德拉高斯悲傷地說，"为的是把我們鎖得更紧一点……"

从教員的声調和他的表情中，都能听出和看出他这个人是非常誠懇純朴的。提屠·海尔德列亚很惊訝这种不人道的現象，人們居然能够容忍。与深受苦痛的大众相比，就算德拉高斯夸大了自己的苦痛，这个处境也确实够悲慘的了。提屠答应他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訴格里果列·于加，小于加一定会主持公道的。

"請忍耐一些，德拉高斯先生！"他滿怀信心地說，"公理必定胜利。"

"这是可能的，但我們却等不到公理来临就要死了！"德拉高斯苦痛地回答，"这个公理，我們从几千年以来就在等待它，盼望它，先生，但它总也不来。也許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理。

可能它只是受苦人的一个不能实现的幻想吧。"

4

伊翁·布腊威拉村长飞快地走进了宪兵分駐所。所里正当中那間小屋是办公室。靠街的那一間屋住着分駐所的所长和他妻子。頂里面一間較大的屋子住着宪兵們。

"好啊，所长先生，我很想知道，我們应該怎样对付这件事！"村长裝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喊叫着說。

宪兵队长西尔威斯特卢·包阳古在飯后稍微躺了一会。他刚刚醒过来，走进分駐所办公室，脸上还带着睡意。他正张开大嘴打的呵欠恰好被村长的这几句話打断了。当他听到村长称他为"所长先生"时，認为对他这多年的宪兵队长是一种污蔑，他本来想大罵村长几句——什么事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地打擾人呢——，但是他从村长的脸上看出有一种惊恐的神情，就也跟着害怕起来。他立刻忘了困倦，赶紧問道：

"啊！出了什么事？"

"一件糟糕的事！一件倒霉的事！"布腊威拉說，他显得十分慌张，冲着宪兵队长站着。

村长中等身材，茶褐色带有皺紋的脸上长着两只狡猾的小眼睛。他刚从米隆貴族的公館来，这位老貴族的語声还在他耳朵里响着："村长，你給我把这些小偷全都找出来，要不然我就要跟你算帐！"米隆貴族还从来沒有对他这样厉害过，他被赶出門来反而觉得痛快。

"还是貴族有理，"宪兵队长明白了他說的是什么事后，接口說，"应当老老实实承認，我不是对你說过这里到处都是匪徒么？

哼，你看現在……”

西尔威斯特卢·包阳古长着粗硬的髭鬚，体格非常魁梧，态度傲慢，他想用这样几句話把村长的恐惧情緒安定下来。可是說来說去村长还是那样。村长对这事可以不負什么責任。这是宪兵們的事，不是嗎？……几个月以前，宪兵上尉前来視察的时候，被米隆貴族請去吃飯；米隆·于加曾对上尉发过牢騷，說宪兵不够資格，他們的队长有点怯弱，因为这个农民們搗乱的次数才增多的。毫无疑問，上尉把宪兵队长严厉地斥責了一頓，并且警告他說，如果他再引起于加先生埋怨这个討厌那个，上尉就要把他派到很远的道勃如德雅去……这个不測风云已經落在他的头上了，用不着发出警报，不祥之兆已經露头了。

“我要追查这件事！我要叫这些强盜們到下一輩子也忘不了这件事！”包阳古咬牙切齿地說。

他們商量了好半天。很明显，只在阿馬拉、威代义和莱斯貝济就能找出小偷們来。在嫌疑犯的名单中，最先該怀疑的就是蔦斯馬·布魯亚納的更夫們。宪兵队长命令一个宪兵立刻把他們找到分駐所来。以后同村长一起考虑这三个村子里一切作风不好的人。从他們当中再挑出一批人，看情形再作决定。最后西尔威斯特卢·包阳古开了一张三十多个农民的名单，他打算在审問更夫以后，再作一次复查。

有一个宪兵带了三个农民回到分駐所来。宪兵队长凶狠地摘了每个人两記耳光作为开場白，然后怒气冲冲地喊着：

“你們赶快說出来，誰偷了农場主的老玉米！”

“說呀，你們这些老实人，快說呀，为什么要无謂地挨嘴巴呢？”村长象慈父般在一旁用哭声說。“你們去給我找出这些偷老玉米的人来，就是鑽进了地縫也得找出来，要不然事情就不好办

了。就算不是你們偷去了，你們也应該知道是誰……"

雅各·米特劳道尤是更夫中年紀最大的，身材矮小，在焦黄的脸上还带着宪兵队长那五条手指印，他起誓說，那一夜他是在家里睡覺的，并沒有在那里值更，所有邻居和全庄的人都可以証明。其他两个更夫解释說，他們奉命专門看守小麦仓。新粮仓和他們沒有关系，他們在围着仓房走时也到过这边，可是什么都沒有听見。說实在的，新仓房离貴族公館远一点。在建仓的时候村里老年人就向貴族老爷說过，这个地方不太适宜，在旁边……

更夫所得到的回答是一串辱駡和一頓毒打。"所有的匪徒都会辯护說：'我不知道'，'我沒有看見'，'我沒有听見'。花錢雇你們就是为看守主人的財物，可是，在两步远的地方偷走了一火車老玉米，怎么連一点影子都不知道呢？"

伊里米·鮑覇身体比較結实，胆量也比較大，他情不自禁地說：

"什么？一火車，宪兵队长先生，如果我胡說上帝懲罰我！真要是有人偷了东西，也頂多不过两三口袋……葛斯馬·布魯亚納先生也沒有說那么多，我敢起誓，队长先生！最多不过两三口袋，可是一火車？！……"

宪兵队长打了他个反巴掌，咆哮着說：

"瞧！你还有脸……偷了东西！……你敢在我面前……"

这个农民的粗魯态度惹恼了队长。他叫来一个动作敏捷的年輕宪兵，命令他重重打他們一頓，使他們能牢牢地記在心上，終身不忘，以后就再也不敢偷了。但是馬上他又改变了主意，放他們回去，限他們在明天早晨务必带着窃盗們一起到村公所来。否則，他就要拿点顏色給他們看看了。

“这都是怎么回事呀，村长先生？”当只剩下包阳古和布腊威拉时，包阳古說，“米隆貴族向你們說一火車，农場主却只要求追还三口袋！……”

“我哪里知道？”布腊威拉聳了聳肩說。

为了追查这件事，也应当先弄清楚这一点。到底是一火車还是三口袋，这两个数也不能用同一方法去追查。村长应該到現場去查明一共丢了多少，用什么法子偷去的。

“你别装糊塗，安尼塔[1]老头！”队长說，“不然的話，我也要給你一个厉害瞧瞧！”

5

提層·海尔德列亚听了小学教員的抱怨，自己感覚羞愧甚至好象有罪似的，因为他是受这些压迫人民的貴族的邀請到这里来的。但是，当德拉高斯提到格里果列·于加时，口气比較緩和，这时，提層才感到輕松一些，簡单說，他是后者——格里果列·于加——邀請来的。他总是公开地表示他同小学教員和那些被压迫的人是血肉相連的，他自認为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因此在离别的时候，提層紧紧地握着德拉高斯的手象握着自己兄弟的手一样，請求陪他到村里教士那里，为的是再認識另外一个平民向导。

两头瘦牛拉着一輛空大車走进来，停在院子里。一个形容憔悴的老妇人忙着把栅栏門关上，这时一个青年正在卸牛車，一个老人正往水槽里提水准备喂牲畜。

---

[1] “安尼塔”即“伊翁”的变音。

"这就是我的全家人了！"提屠在平台上与德拉高斯的妻子告别后，小学教員指着他們說。

提屠·海尔德列亚下来先同老人握手，又和青年人握手，这青年比小学教員身材高大，肩膀寬闊。他們出来走到街上时，青年向他哥哥說：

"你最好到村公所去一趟……我看他們又在无緣无故地毆打农民。葛斯馬农場主的更夫已經挨了他們一頓毒打了。"

这时，德拉高斯太太不放心地插嘴說：

"听我說，你不要管这些事，伊翁！你先把自己的困难解决了吧！这就够我們受的了，貴族們要說你站在农民一边，那你就更加苦恼了，以后……"

"好，好，别管我了！"家里人、尤其老人們急于要叮嚀他几句的时候，小学教員总是用严肃而又稍显得高昂的声音回答着。

走在路上，德拉高斯遇到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和他們說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話。提屠·海尔德列亚很早就习慣和农民們相处。他認为小学教員的举动有些过分，是故意向他显示他是多么关心每一个农民的命运。

一个穷女人把德拉高斯拦住了，希望他能够給她出个主意，她对这穷日子已經活膩了，只有投井自杀，再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了。小学教員刚問了一句話，就引起了她的叙述，她說去年冬天她丈夫怎样在树林中被人杀死，以后又怎样掙扎着养活一帮小孩。不幸的是她丈夫死后一头牛也死了，她把剩下的那头牛也卖了，因为她沒有力量再买一头配成对。老貴族也曾把她找到公館里去，安慰她，答应給她那头牛錢，还要照顾她那可怜的孤兒們，但他并沒有履行諾言。每次她到貴族宅第去，虽

然再三苦求，总是連貴族的面也見不着。管家知道实在推托不掉她的哀告了，就告訴她老爷已經命令帳房伊斯巴塞斯庫补偿她所受的損失；但是死者——上帝赦免他吧！——欠的債不少，如果把帐清算一下，那么寡妇还得往外拿錢。后来，因为她沒有牛，难得有人願意把地租給她。种地也要用現款雇人，为此还得向愿意借給她錢的人去借。現在冬天快要到来，她只有很少的一点老玉米，不够她和孩子們吃到主显节①，欠的債还沒有計算在內。

“忍耐一点吧，我的老太太！”德拉高斯安慰她說，“你那服兵役的大兒子很快就要回来，他一回来，就可以掙錢养家了！”

“哎喲！求上帝把他領回来吧！”妇人哀痛地哽咽着說，“我常看見別人的兒子回来，可是我的彼得却沒有同他們一起回来。我的上帝，我还有什么呢，除了受苦就是哭泣……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使仁慈的上帝要这样懲罰我呢……”

“放心吧，我告訴你，他要回来了，”小学教員接着說，“明后天你就会看見他在家里。”

这位妇人哭了，她請他原諒，她的眼泪不由得就流了下来；自从苦痛接二連三地堆到她身上来以后，她就是这样，夜間也总是得不到休息。

“她的丈夫是个很好的人，”他們离开了那个妇人以后，小学教員向提層說，“他死了是一个損失。不过，他那大兒子象他父亲一样，也許比他父亲还要好一些。”

他們走到村公所的高处，德拉高斯一眼看見那里有一輛熟悉的馬車。农場主普拉塔茂努正从村公所走出来，他兒子阿里

---

① 主显节，即一月六日。

斯提德跟在后边。阿里斯提德在布加勒斯特念书，是一个細高个兒的漂亮男孩子，厚厚的嘴唇。

普拉塔茂努微笑着，誠恳地向德拉高斯走来，握着他的手說，他是来請求村长办点事的，很不湊巧，村长正忙着偵查一件重要的案子，現在只有上帝才知道他这时正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你是在找女人，那你带着这位先生一块来就太好了，因为他認識的女人可真不少！"小学教員指着靠近他們的青年阿里斯提德，半玩笑半正經地說。

农場主哈哈大笑，滿意地說：

"嘿，青年人血气方刚！不过，在这里追逐女人要比在城里强，那里不知会染上什么病，虽然現在在乡間也不敢說一点什么病都沒有……"

他們都笑了起来。普拉塔茂努說他很高兴認識了提居·海尔德列亚。他提醒提居，他曾經看見提居同格里果列一起坐在两輪馬車中，他又請提居到他家里去認識認識家里人，并同这个可爱的男孩子阿里斯提德交交朋友。他本人很快就要到于加的公館去；娜迪妮太太来信告訴他就要回国了，并且立即到乡間来。

他們走开稍远一点时，德拉高斯就低声說："只要是姑娘或者是年輕媳妇，这个小坏蛋总得想法子勾引！作父亲的千方百計地把人們的衬衫都算計到手，可是兒子却只要脫妇女的衣裳。"

在酒舖前面，現在有好几个农民在指手画脚地激烈爭論着。一看見德拉高斯和提居出現就都不做声了。人群中有萬斯馬·布魯亚納的更夫在那里悲痛地叙述着自己的冤屈，还有村长伊翁·布腊底拉在想法說服他們，叫他們立刻去抓那些窃盗。

“嗨，伊翁先生，你听到发生的事了么？”他对那个要走过去的小学教員喊着說。

他們不得不站下来。这群农民围住了他們，想再一次从村长那里听一听事情的經过。更夫也由于眼前人們的同情而鼓起了勇气，不断地打断村长的談話。德拉高斯迟疑着不肯定伊翁·布腊威拉有沒有道理，伊翁·布腊威拉就直接問提屠·海尔德列亚对这件事怎样看，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你們看，老乡們，我不是此地人，我昨天才来到村子上，”年輕的提屠·海尔德列亚說，他因为从四面向他投来惊奇的眼光而感到不安。“我旣不明白情况也不知道损失，如果有损失，也……”

“沒有什么损失，先生，”老更夫忽然叫起来，“你自己来看看，如果……”

“閉嘴，雅各，讓这位先生說下去！”村长严厉地插嘴道。

“但是，我已向你們說过，事情发生沒发生我不知道，”提屠接着說，“不过我很知道魔鬼决不是象怕它的人所說的那么黑！”

几个农民笑起来，其中有一个指出說：

“这是实話……穷人无緣无故就受压迫，实在不幸！”

趁他們重新爭論起来的时候，德拉高斯和提屠·海尔德列亚就离开这里，一直走进通到威代义的小街，教士尼高丹·哥朗塞亚的住宅跟农場主布魯亚納的住宅是斜对門。房子外表美观，周围有空地，院子相当大，象个花园似的。

他們看見教士正在忙着卸一大車南瓜。头上带着他那頂无緣高帽子，穿一件很不干淨的褐色道袍，前边掖了起来。他那长白鬍子脏得变成了黑色。虽然过了七十岁，身体却很健壮。他已鰥居了二十年。他眼力不好并沒有立刻認出是德拉高斯来，只

是听到他的話音后才高兴地贼叫起来：

"上帝祝福你，伊翁，我已經認不出你来了！……我的眼，我这可怜的眼睛好象不是我的了。在教堂里，我連《圣經》上的字都看不見了，做弥撒我都是背着念的。瞧……沒办法，这就是衰老啊！……"

教士在說話时，带着一种无拘无束的神气瞅着提層。小学教員介紹了提層以后，教士慈祥地說：

"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你不要这样拘束，認为我多么严厉，在这些地方，所有的教士全象我們一样，都是既貧困而又无知，我們的父亲、祖父也是这样的。可是我的兒子虽然貧困，却受过教育，他在布加勒斯特的修道院中念过書，今天他也是个教士，連京城的总教堂也都知道他。他有条美妙的喉嚨，这是我遺传給他的，我从前也有个好嗓子。就是現在我也好象还存在点什么东西似的，不是么，伊翁？我只知道，我的兒子不在我身边，我非常痛苦，然而米隆·于加先生却不要我把他叫回来……"

教士的兒子在高尔省已經接任了一个本堂区，这个本堂区还很不錯，只是米隆·于加不愿意他来阿馬拉，也沒有人能說出这是为了什么。这就是尼高丹教士的最大痛苦，这也是他对两个客人不断談論的問題，他坚持請客人进屋坐坐，至少也得吃点果子酱。他还借机会向他們介紹了他的女兒尼古丽娜，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比她的弟弟大的多，她和村庄上的一个名叫腓立普·伊利約薩的农民結了婚。尼古丽娜在招待他們时，不断地請他們原諒，她光着脚，室内凌乱。她有六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在西特兹蒂中学上五年級。他們都一起住在尼高丹教士的家中，等着仁慈的上帝使米隆貴族回心轉意，讓他允許安东来替

老尼高丹的任务。腓立普有自己的土地，他把家安置在他岳父家里，只是为了不讓他岳父老年孤苦伶仃。

"你明白了嗎？"教士的全家送他們到大門外，刚一上了街，德拉高斯就問，"到处都在于加的势力下，我們的全部生活，甚至我們的生死可能都操在他的手中。"

"这是个别情况！"年輕的提層·海尔德列亚回答說，"一定不会継續下去的！很快老于加就不在了，年青的……"

"不，决不。你錯了，这并不是个别情況，"小学教員激烈地反駁說，"全国到处都是这样。貴族或是代表貴族的农場主就是村庄上的主人。他就是立法者，什么事都得由他决定。为了証明我既沒有撒謊也不抱成見，可以这样說，在許多貴族中，米隆·于加还是比較好的一个。他不欺騙别人，也不迫害农民，当他認为能做也应該做的时候，他也做点好事，这还不包括对教堂、对学校和对各种公共福利的慷慨捐助。另一方面，他当然不允許任何人反对，他認为自己所想和所做的都是好事，他……总之，我們这兒的情况决不比别处坏，虽然这样，你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我們就是奴隶！倒不是由于米隆·于加，而是由于我們所处的环境。这决不是去掉一个人就会改变的。他們的継承者，不管他們有多么好的願望，仍旧要承襲那一套，只有他們都沒有了，土地归了耕地者的时候，那才是眞正的改变！"

提層·海尔德列亚感覚到小学教員的語气里隐隐含有一种威脅的力量，他用一种調解的声調說：

"对，这类改变不是短时間就会发生的！"

"不錯！"德拉高斯沉重地接着說，"世界，必須从根本上去震动它，这个我們不希望，也沒有一个人希望……如果能发生这样的事那倒是奇迹……"

“奇迹!”提屠低声說，“在我們的时代里，只有人才能創出奇迹。”

“只有人，对，但是奴隶是办不到的。”小学教員眼睛里閃出坚定的光芒。

6

第二天清早，村长伊翁·布腊威拉就到农場主的住宅去了。更夫威菲尔·师拉录，面色蒼白疲憊不堪地在围着新谷仓轉，象一只狼在羊圈的四周繞圈一样。村长指手画脚到处观察，也沒找到一点破坏的痕迹，他立即发起火来，冲着更夫嚷道：

“小偷从哪里进去的？你說!”

“我哪里知道呢?”更夫为难地答道，“讓农場主告訴你吧，他正向这边来了!”

大地罩上了一层厚雾，葛斯馬·布魯亚納把身体紧紧地裹在外套里走来参加偵查，昨天晚上，他的更夫已經把这件事告訴他了。这时，村长立刻向他走去。

“你这是給我搞的什么呀？葛斯馬先生，”他用严肃的責备口吻說，“你跟我談談多好，何必叫米隆先生过問这些事呢……你知道，他要一生气，咱們就……”

农場主起初还想开个玩笑把事情冲淡，但他一听到老于加命令村长要采取严厉措施就感到不安。誰知道信口說了一句空話就引起这么大的麻煩。由于說了这样一句无心的話，他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現在农民們都恨他，使他无法安心生活……誰又能想到为了这点小事，于加会大发雷霆呢！他請求村长不要着急，稍微等一下。他立刻到宪兵分駐所去，声明他沒

有什么要求，請求不要追究这些人了。

布腊威拉满意地回了村子。在路上，他心里思忖：要是老于加不收回成命，农場主想撤回自己的控告也沒有用，自己身为村长，不能讓事情就这样下去，要是这样的話，貴族的气就更大了，而且这些怒气都要冲着村长而来。至于葛斯馬·布魯亚納，他也想到自己要撤回控訴会引来很大的麻煩，所以就决定呆在一边暫不吭声。

宪兵队长包阳古做了一个梦，按照他妻子的解釋是不吉利的，他比昨天更刚愎了。他在村公所里等着村长报告偵查的結果，叫人把威代义村的十五个嫌疑犯和阿馬拉村的十个传了来，都集中在院子里等着，他打算"教訓"他們一頓。他願意在村公所办公，因为这里有一間可以多關押人的房子，而分駐所，只有一間能拘留三个人的小房間。

村长到了，气喘吁吁满脸通紅，說話含糊不清。他路过酒鋪时进去喝了两杯烧酒，稍微暖了一下身子。包阳古說他不能为了几个粗野的庄稼人受上級的处分，就是农場主不再追究，他也不改变自己的主意。葛斯馬先生的輕举妄动一点也影响不了包阳古。包阳古是一个軍人，軍人就要尽自己的責任。他的眼光十分严厉，使得布腊威拉都感到有些害怕，好象他自己也成了嫌疑犯。

村公所的書記克里塔·杜米特来斯庫是一个年輕小伙子，穿著打扮都象个城里人，可是一举一动却完全带着乡下气：一件骯脏的衬衫沒了袖口，胶制的硬領倒用橡皮擦得挺干净。他馬馬虎虎在中学混了一年，就借着于加厨娘——那是他的舅母——的勢力在村子里当了这个書記。書記现在什么都不管，一心只想把綠領带如何系得更漂亮。他的心早已飞到普拉塔茂

努的女兒身上去了，昨天晚上，他找到一个跟她交談的机会，她还向他笑了呢。

“克里塔先生，帮帮忙写份报告吧！”宪兵队长轉过身来冲着書記大声喊着說，“为了快一点，我說你写。”

“你以为我沒事做了嗎？”書記不高兴地說。“你瞧，这个还等着我写呢！”他用头朝一堆文件揚了揚，因为他的手正在忙着摆弄他那不听話的領帶。

“帮我这点忙吧，克里塔先生，决不会叫你白辛苦！”包阳古用朋友的口吻坚持說。

“要是这样，好，我什么都放下先帮你写，西尔威斯特卢先生，”青年人說，他終于按照他的心思打好了領結，因此很高兴地对着靠在墨水瓶上的小鏡子欣賞自己。接着說：“請开始吧，我准备好了！”他輕輕地掠了一下額上的头发，显出揚揚得意的神气。

阿馬拉村的十个农民穿过院子被带到門前来了，一个宪兵站在旁边看着他們。宪兵队长站在門口。他阴沉沉地先逐一打量了他們一下。然后問道：

“你們說，誰偷了貴族的玉米？”

“不是我們，队长先生，”几个人胆怯地回答說。

“啊！你們不願意說嗎？”包阳古冷笑地接着說，“好！……来吧，你过来，这边这一个，你叫什么？”

“我，队长先生？……奥尔比索·雷翁特！”那人說着，跟着宪兵队长走进了办公室。

几分鐘后，屋內传出打耳光的声音和用拳头打的悶声，中間夹着宪兵队长喘吁吁的說話声：“好，这种……你不承認？”还有农民拉长語調的哀求声：“不要打了，队长先生！……饒了我

吧……我不知道……不是我，队长先生！"門外的农民惊恐地面面相觑，不时地看一看站在門口的宪兵，他象木偶似的动也不动。塞腊芬·莫高斯是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两鬓斑白，看来很識时务，过了一会兒，他高声地說：

"哎，朋友們，你們說出来誰是賊，不要讓大家都挨打，我們什么也沒有作啊！"

每个人都起誓說自己沒有偷过別人东西。接着办公室的門又开了，奥尔比奈·雷翁特象喝醉了酒一样踹踹着出来了，滿臉模糊，鬍鬚、面頰都是血。宪兵队长把他推出門外，吼叫着說：

"宪兵！把他押到拘留所去！等一会我还要問他！"

等宪兵从院子那头回来以后，包阳古稍微装出点和气的样子向农民們說：

"你們都很誠实，应該說出誰是賊来！你們要自动說出来，不要等我毒打你們，直到把你們打死！"

农民們都拼命否認。宪兵队长更凶狠了，冲着莫高斯喊道：

"来，你这个最倔强的家伙！……你进来！"

"我的命就在你手里，你可以杀死我。沒什么可說的，我沒有偷窃过，怎么能說我偷了呢，队长先生……"

宪兵队长在他臉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打断了他的話，抓着肩膀把他拉到屋子里，关上了門。毆打、喘息、哀泣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审訊工作差不多进行了两个鐘头。这时，两个宪兵押着威代义村的十五个农民来到了。阿馬拉村的这群人几乎都已"审問"过了，他們都留在暫时充当拘留所的那間房里，一边擦血，一边揉搓他們的臉。宪兵队长由于激烈地打人駡人，已經十分疲憊，把对最后一个阿馬拉人的"教訓"工作結束后，休息一会兒喘

喘气。村长乘机跑到布徐奥克的酒鋪里喝杯烧酒恢复一下精神。他来回路过院子的时候，总是很温和地向等待着的农民們說：

“你們都是好人，听我的話吧，你們为什么不說实話，为什么这样固执呢？”

宪兵队长休息的时候也不肯閑着，他在报告上签字，又看着下午准备审問的嫌疑犯名单。

聚集在院子里的阿馬拉村和威代乂村的农民，至少还有十五个。他們都肯起誓作証：不論是已經挨了打的农民，还是正在等着审訊的农民都沒有任何过失，在失盗的那天夜里，他們都在自己家中，并沒有到别处去。在院里还有几个妇女，战战兢兢，满面泪痕，每人胳膊下挾着一小包干粮，准备送給她們可怜的丈夫，好讓他們即使被拘押得时間再长一些也不致挨餓。

又开始审訊了，所有的嫌疑犯都进門来了，宪兵队长看見院子里还有农民，他很不高兴，站在門口問道：

“你們这些人等什么？”

有一个紅脸小伙子邦特立蒙·瓦都是应征入伍的新兵，再过一星期就要到駐匹特茲蒂团部去报到，他站在第一排，很快就回答說：

“我們来作証，队长先生，这些人跟偷玉米的事沒有一点关系。”

“哼，是嗎？”包阳古走到他跟前說，“邦特立蒙，好小子，过来！你是个軍人……喂！你要領头造反嗎？……我先叫你造个反試試！你願意么，来！好小子！……”

包阳古快得象閃电似的抓住邦特立蒙的脖子，拳头雨点般地向头上、脸上、全身各处乱打下来。看热閙的人見到这种情景，就都逃到街上去，他們一看到宪兵队长对那青年人說話的方

式和打人的姿势觉得很滑稽，他們又害怕又要笑。后来邦特立蒙逃脫宪兵队长的拳打脚踢，跑到人群中同别人站在一起，在他那飽受毒打而浮肿的脸上露出同样的傻笑，直到他用袖口擦脸感到疼痛时才停止。在拳头猛击中他咬破了自己的舌头，現在他正从嘴里向外吐血。

尽管宪兵队长非常恼怒，但当他看見农民們都在笑时，他也快活地喊叫說：

"站住，邦特立蒙！……你为什么走啊？"

宪兵队长突然清醒过来，馬上板住脸轉回来要做他的工作。那些嫌疑犯象綿羊似的挤在一块，听到外面的笑声也都帶着笑容，希望这样可以求得宪兵队长的寬恕。可是宪兵队长却認为这是不怀好意的笑，他为了立即打消他們的笑意，冷不防地向他們一陣乱打，气憤憤地嘟噥着說：

"喂！看你們再造反！这群家伙……都是土匪，都是卑鄙无耻的东西！……"

几分鐘以后，他气平了，傲慢地站在办公室的門檻上，指着人群中的一个喊着說：

"你，这一个，对，就是你！……来，少来这一套，渾蛋！"

7

这一天，天蒙蒙亮，格里果列·于加就带着提層·海尔德列亚出去了，他打算更清楚地讓提層看看自己的土地，尤其是集中在卢基納薩村的农业設备，这个新村庄約有三十来所房子，全都是老米隆·于加修建好了叫农民住在这里的，实际是要把他們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他們当然是步行着去的。从阿馬拉村到卢基納薩村走了半小时。提居·海尔德列亚鑒賞那些数不尽的牛羊、馬匹、家禽、仆人以及高架在桩子上面的寬大粮仓，还有大捆的青草和干草，玉米秸垛。他这样作，并不是由于眞正的热情激动，而只是为了讓格里果列高兴，只有格里果列才真感到快活。

从卢基納薩村再往下，差不多一直走到伊兹沃尔村，所走的是一条大車道，左边是阿馬拉村的土地，右边是卢基納薩村的土地。在晚秋的灰色天空下，两边同样都是荒凉、单調而阴暗的原野。在那远方地平綫上可以看見一个古銅色的点子，那是阿馬拉村的树林，在它右边有日卡宅第的紅房頂。

他們又回到了卢基納薩村，因为格里果列在那兒还有点事。以后他們从另一条道去彼尔劳居，从那兒横穿田野一直返回阿馬拉村。

使年輕的提居·海尔德列亚感到喜悅的并不是参观那些地方和全部說明，而是找到了机会，最后可以安安靜靜地和格里果列·于加談一下。以前他不敢——也沒有适当的机会——問他巴洛列努在《世界》报社給他找的事怎么样了。格里果列·于加从别的問題上轉到这上面来，他告訴提居說，巴洛列努已向报社当局說过了，并得到了能使他滿意的保証。可是格里果列并不以此为滿足，他要求巴洛列努一定实踐諾言。等提居回去的时候，一切都要安排妥貼。目前，提居不应再想首都和报館的問題，却应当好好体会一下乡間的风味。

提居誠恳地感謝格里果列·于加，并对他講述昨天到村子里在德拉高斯和尼高丹教士家的情况。格里果列·于加称贊小学教員勇敢勤劳。他又补充說，虽然老于加認为这位小学教員有点象那些嘩众取宠分子，却很重視他；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說

他也确是个嘩众取宠的人。

“我認为他很誠恳，也許有点过于激昂，”提層說。

“正是誠恳和激昂才使受教育不多的人成为危险人物！”于加回答說。“这样德拉高斯就好象生活在幻想里，他認为自己是一切迫害的对象。象这样的人，常常会无意中招致許多不幸和痛苦……”

将近中午，他們到了阿馬拉。正要走进宅第的时候，遇到了德拉高斯，他面色蒼白，神情激动，一直向着他們走来。他向他們打招呼，激动得几乎說不出話来，他說：

“我打算拜訪米隆先生……我知道我有被赶出来的危险……但是我坚持，为了制止正在……即使办不到，我也要試一試，既然我幸运地遇到你，格里果列·于加先生，就請你听我說一說，并且……”

德拉高斯告訴于加說，宪兵拷打了好几十个农民，妇女、老人都到德拉高斯和教士尼高丹家，請求他們两人营救他們的丈夫和兒子，教士虽然很悲伤，却沒有动弹。教士想，宪兵队长总有厌倦的时候。但是，审訊仅仅是开始……下午，另一批不幸的人又要挨打……

“为了几口袋老玉米，格里果列先生！”小学教員最后气憤地說，“每个农民，都情愿拿出自己的东西来賠償农場主的損失，我也出，我們大家都出，只要……”

“你願意一块到村公所去嗎？”格里果列·于加問提層說。

他們动身去了。村公所前面和村公所院子里都站滿了人，其中妇女最多。

在办公室里，村长不安地向格里果列打招呼說：“我吻你的手。”村长刚刚同宪兵队长和村公所書記商量过这一案件以及下

午审訊的步驟。村长布腊威拉以为格里果列是替米隆貴族来了解审訊情况的，就恭恭敬敬地带着責备自己的口气說：从昨天起，他就同宪兵队长着手調查，但是毫无結果，沒有一个人承認。宪兵队长規規矩矩地站着，并且向格里果列声明，他一定要找到这些小偸，只是需要多給他一些时間，因为农民太多，而执行审訊的只有他一个人。

格里果列·于加告訴他們暫时停止审訊，不要使村庄上动蕩不安，另外再試試別的方式。首先应当明白到底丢了什么，尤其重要的是应該知道怎样偸去的，这样才可以根据事实断定誰是窃盗。村长报告說，他并沒有发現任何破坏的痕迹，再說农場主也不願再追究了。

"如果沒有痕迹，是不是可能沒有发生窃盗呢？"格里果列簡单地問道。

"事实上，如果葛斯馬先生不肯定失盗，那我就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人去偸他！"村长脸上紅起来了，誠恳地說。

"你若不把眞憑实据摆出来，一个窃盗总不願意承認的！"宪兵队长严厉地反駁道。

格里果列·于加走了以后，村长同宪兵队长又商議了一会。他們尊重格里果列·于加，同时又害怕米隆·于加。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明智些，下午去向老米隆报告了他們怎样調查、审訊的，格里果列先生又怎样囑咐他們的，等等。米隆·于加听到他兒子竟从中干涉，气得渾身顫抖。但他却同意他兒子給他們下的暫停审訊的命令，并且强調指出，追查并不因此結束，窃盗們必須找到归案。

晚飯以后，老于加說：

"格里果列，我有一件事想同你談談，它……"

提居·海尔德列亚明白他应該迴避一下，就站起来低声說：

"請原諒我……我今天走了很多路，有点累了……"

"那末晚安！"米隆带着感激的声音說。

提居·海尔德列亚走出去以后，格里果列·于加很不满意地說他父亲又一次伤了他朋友的面子，沒有重視……老于加用手势打断他的話說：

"算了吧，这沒有什么！……重要的是你在村子里破坏我的威信，你阻止人們执行我的命令。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这怎么能行呢，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我活着，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格里果列，这就是我的坚定不移的意志，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什么时候我不在了，你才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办事，可是在那一刻以前，我的孩子，我求你！我求你！"

老于加的声調如此坚强有力，使得格里果列·于加感到自己又变成了从前那样的軟弱的孩子，不声不响、战战兢兢地服从父亲的一切告誡。因此答应着說：

"是，爸爸。"

稍微呆了一会，格里果列象一个頑皮的孩子一样补充了一句：

"不叫无辜的人們受到虐待，我想这是符合你的意願的。"

"不！"老于加斬釘截鉄地答道，仿佛是在一个不可挽回的命令上盖上自己的印信一样。

第三章　飢　饉

1

几天以后，村长瞎地里去找格里果列·于加，承認他找不到小偷，因为根本沒有发生过失盗的事情。村长又到出事的粮仓仔細看了一遍，也和宪兵队长一起强逼过几个有嫌疑的农民承認偷玉米，但全都沒有用。最后村长又到葛斯馬·布魯亚納那里，葛斯馬承認他本来沒丢什么东西，控告得太匆忙了。他想到于加先生那里承認錯誤，却又害怕……米隆先生一定不会饒他！

“我来就是叫你弄清楚这些，”村长接着往下說。“你是宽宏大量的，希望你好好向米隆先生說一說，請他体諒一下，我們为什么沒有能照我們的本分和希望去执行他的命令……”

当天，格里果列·于加就把这件事告訴了父亲，老于加心平气和地听他說完，絲毫沒有露出惊愕或忿怒的神气，但是心里对葛斯馬·布魯亚納却非常憤恨。他覚得即使在兒子面前含糊地承認自己受騙，这也是一件难为情的事。

“你把这些事告訴我，这很对！”老于加簡单、安詳地說，打算結束这次談話。过了一会兒，他彷彿自言自語地說：“你瞧，这个农場主是什么东西，好吧！看我怎么跟他算帳……”

老于加突然沉默下来，好象不願意多說下去，等一会兒，又換了談話的題目。

娜迪妮出卖土地的风声，象一根釘子一样牢牢地插在老于加的心中。虽然沒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訴他——在他看来，这是丢他脸的事——由于各种事情的迹象和各样形式的反应，他不断証实了这个消息。两三天前，連格里果列本人也承認了。格里果列說，有一次听到娜迪妮談过这样的事，他并沒有注意，他妻子談到这类問題时，总表示对于土地并不重視。老于加乘机就用諷刺的口气問他：

"出卖巴巴罗亚卡土地的消息就是这么出来的么？"

这个意外的問話使格里果列·于加吃了一惊，但他裝出毫不介意的样子回答說：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也許可能。她要喜欢那样做的話，那就卖吧。这是她的陪嫁，她可以随意处理……"

"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同意，她什么都卖不了呀！"米隆說着，两眼直勾勾地注視着格里果列。

"她早就得到我的同意了，因为娜迪妮已經把她的地租了出去，而不……"

"那么，她是得到你的同意的？"老于加仍然盯着他說。

"当然罗！几时她征求我同意，我都不反对，"格里果列忍受着父亲恶毒的眼光，坚决地說。

"不論买主是誰嗎？"他父亲追問道，"連农民也一样嗎？"

"嗯，尤其是农民！"年輕人干笑了一下，說，"其实，与其和一个普拉塔茂努或者其他这样的貴族做邻居，倒不如和渴望土地的农民做街坊，这样，他們就能够勉强吃飽了，也能够讓我們这些人享些清靜！"

老于加好象早就意識到这种答話，他沒有生气，突然用一种責备的口吻說起来，他知道这种話常常会感动格里果列的。

“亲爱的孩子，你的理智真的被那些嘩众取宠的分子攪乱了，我现在很担心，我死了以后，这块可怜的土地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回忆着戴約飞——願上帝饒恕他吧！——我怕你走他曾經走过的那条路，到你当家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乱七八糟的，都会变成灰土，什么也剩不下。”

“爸爸，你对我的事尽管放心吧！”格里果列理直气壮地反駁說，“我敢說，我同你一样喜爱这块土地，但是这种爱不能使我偏激得忘掉农民也有生存的权利。”

米隆这次可发了火。

“你这是說我不爱护农民，不讓他們生存啊！我为了照顧他們，把自己所有的都分給了他們，这是我不爱护他們么？你把諾言和空話裝滿他們一脑袋，难道这就算你爱护他們嗎！唉，格里果列，我們要現实些！”

稍微停了一会，他比較和緩地接着說：

“耕种土地需要經驗，在这一点上是不容爭辯的，一块土地交給农民注定是会荒废的，这是很明显的也是无話可說的……等到巴巴罗亚卡的两千五百亩土地落到农民手中的时候，看你还能再同他們訂立什么契約！他們要嘲笑你，戏弄你，我的孩子！今天这是（他本想說畜牲，一想到布魯亚納，他想另換一个字眼）……他們爱是什么就是什么吧！他开始是污辱你，最后会毒打你。因此这群人就必須有个主人，有个控制他們的机器，要不然就会变成无政府状态！”

格里果列一直在听，并沒有想去反駁。他听父亲发表意見不止一次了，他也知道沒有人能够改变父亲的意志。米隆一直

說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同意就成了我們手中的武器。你只能在不損害你的产业权益的时候才可以同意出卖土地，这是原則……可是，你如果不設法把巴巴罗亚卡的土地买回来，对你的損害将是不可避免的。”

小于加笑了，他觉得这种想法太沒有根据，他調皮地說：

“要是娜迪妮知道我要买这块土地，就会放弃她的計划……她本来就不願我住在这里，想叫我离开……但是你，爸爸，你很可以把它买下来，你是多么惦記着它啊！”

米隆·于加显得有点惊异，好象听到一个重要的新聞似的，接着就沉思地說：

“对，格里果列，你說的对！总之……”

2

这是十月最末的一个星期日，天气清朗，酒鋪掌柜克里斯代亚·布徐奥克聘請了乐师，好叫青年們在下午能跳霍拉舞，到晚上老人們也能喝一杯享受享受。往年这个时节，天气已經冷了，下雨时常夹杂着雪花。现在万里无云，好象是夏天的天空，金黄的太阳閃耀着微弱的光芒，照在荒凉的地面上显得那么暗淡。

霍拉舞在酒鋪前的平台上开始了，很快就扩展到大路上，有許多姑娘和妇人也挫着队在那里看跳舞。如有車輛要从这里通过，大家——跳舞者和观众——就必須后退，挤到平台的后面去。这时妇女們的惊叫声会压过乐师們的悅耳音乐。

现在霍拉舞在大路上进行着，随着妇女們的眼波徐徐地轉动开。乐师只有两个人(酒鋪掌柜雇来的，他說只要他們好好演

奏，不停歇，两三个人就足够了），比跳舞的人还活跃，演奏得很起劲，一会跳到这边，一会又蹦到那边，互相鼓舞着。小伙子們的长統靴在晒干了的大道上沉重地踏着，年輕的姑娘們象鹿一样娇媚地跳着，輕巧地碰着路面。

酒铺前面靠墙放有几条长板凳，几个老年人坐在那里休息，在他們周围空地上的人們在談論着，每逢星期天，他們总是这样，遇到节日，原来是于加家領地的各村的农民都照例带着愁容聚集在阿馬拉的酒铺里。这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老习慣。这些农民中，有萊斯貝济人，有威代义人，有彼尔劳居人，有哥里加努人，有巴巴罗亚卡人，还有卢基納薩人，卢基納薩人把阿馬拉当作是他們自己的家一样。

两鬓苍白、双目慈祥的塞腊芬·莫高斯老汉，訴說着他从宪兵那里受到的苦楚，在說話时，他象面对着正直的法官似的，不瞧别人，只是往远方望着。一个小孩拉着他的手繞着他打轉轉，高兴得象一只蝴蝶围着一棵老树飞舞一样。听的人都知道发生过的事，这一案件調查的經过几乎传遍了各地，有三个挨过打的农民也在听塞腊芬的訴說……他們好象在听初次听到的奇异故事，又象是他們喜欢回忆那些使他們伤心的苦事。依納特·塞塞尔虽比莫高斯要年輕些，可是面貌却显得很蒼老，他象疯狗似地盯着塞腊芬的嘴唇，一会兒搖搖头，一会兒又叹口气，不断地打断塞腊芬的訴說，再三再四地說：

"这有什么办法，老乡們，該怎么办呢？"

他絲毫也沒有感到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声調——苦痛和忍受混合在一起的声調——这种声音引起人們对他的輕視。陶德尔·斯特林布是个鰥夫，有三个孩子，却沒有一寸土地，他最后疯狂地喊叫起来：

“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他听到自己的憤怒声吓了一跳，赶快改为嘟噥，“上帝知道！有什么办法！……”

也应該說一下，四年前，依納特曾被包阳古宪兵队长的前任毒打过，也是同样的理由——貴族宅里丢了点东西。那次他被打得两个星期不能起床，以后就了残廢。

为了讓陶德尔消消气，雷翁特·奥尔比索，一个身材矮小，精神活潑，尖嗓子的人，認为該用一种調和的口吻說話：

“我也同塞腊芬他們一样被抓去押起来过，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对自己說：既然有人偷了别人的东西，当局自然不能不管！怎么能讓小偷享受别人劳动的果实呢？”

“对，你說得有理……不許偷窃！”几个人点着头說。

大家立刻都感到发抖，仿佛減輕了他們心中所有的負担。正在这时，特利封·居如忧郁地自言自語地嘟噥起来，他那憤怒激动的声音正象他那憤怒的脸色一样：

“不要忘記了，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

突然間，大家都把视綫轉向他的身上，好象他給大家揭穿了一个大秘密，或者至少戳破了他們深藏在心底的思想。沒有一个人再說話了，甚至連特利封本人，往常，当他認为自己說了一句能引人回味的話时，他慣于要重复几次，可是这次他也低下了头默默无言。

这片刻的寂靜被提琴奏出来的乐声和跳舞的人們愉快的叫嚷声打破了，他們馬上又都說了起来，各人談各人的事，各人說各人的話。他們不再彼此相看，只是瞧大路上的霍拉舞，似乎他們害怕自己似的。他們的声音交織着，延长下去变成了叹气。

霍拉舞形成了一个大圓圈，波浪式地跳动着，它象一条长蛇蜿蜒蠕动，要得到站在一旁的妇女和呆在酒鋪前平台上的男人

們的喜欢一样。舞蹈随着节奏突然改变了，并且穿插着阿拉伯式的步法，跳舞的人們情緒更加高涨起来。喜悦感染了观众，人們拥过来挤过去，好象要竭力溶化成一个幸福的无忧无虑的整体。

邦特立蒙·宛都在人群中似乎是最痛快的一个，大家都同他一起欢乐，因为几天后他就要入伍服兵役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有机会来玩，他本人也是这样想。他說回来以后至少是个下士，就象将要退伍回来的彼得的兒子小彼得一样。但在他内心对于摆在眼前而从未尝試过的士兵生活感到畏惧。他曾同不少当过兵的人交談过；人人都把服几年兵役当作光荣的事，但誰也不否認那是很艰苦的生活。

他由于多妮卡的緣故，心里也感到沉重，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年輕姑娘，身高体胖，长着赭色的头发，在跳霍拉舞时，他拉着她的手，现在她象株常春藤似地貼在他的臂膀上。他一想到要和她分手，又不知道多久才能重逢，就不免心酸起来。他希望象别人一样在入伍前就結婚，但是双方家长都不同意。他的父母希望他在服完兵役以后，忘却了納古的女兒而另找一个門当戶对的爱人。多妮卡的父母——尤其是她母亲——在思想上总怕他在服役期間遭到什么不幸。这本来是常有的事……象可怜的福劳来亚·布耀克仅仅十八岁就同尼斯多尔·木賽尼古的女兒安日丽娜結了婚，他們有了三个小孩以后，他死在那可詛咒的团队里，留下了安日丽娜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度着貧困的日子……还好，因为她有孩子，福劳来亚的父母把兒子的那一份家产分給了她，起碼她现在有間小房子住，不致受到风寒。至于多妮卡，她目前可能不会有小孩，如果一旦遭到不幸，她既不是个姑娘又不是个媳妇，只好供追逐女人的人們取乐。

邦特立蒙的情感胜过了他的理智，那些想法并沒拘束了他，

他只想他要走了，再看不到她那双笑眯眯的黑眼睛，对他說来，这双眼睛，就包含着整个宇宙的秘密；他也再看不見她那給他許多欢乐的火热的紅嘴唇。因此他現在是一会兒高兴，一会兒悲愁，他发出欢乐的狂叫叫她听，他拚命地跳舞給她看，好使她記住在全村中沒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小伙子，好使她不要抛弃他另外再去选别人。多妮卡很了解他这样作全是由于爱她。她感到自豪，不时地用力握着他的手幷紧紧偎依着他向四周看去，似乎她在向大家宣布不管他有什么遭遇，她也要等待他。

最使人注意的小伙子还得数小学教員的弟弟尼古萊·德拉高斯，他留着小黑胡鬚，肩膀又寬又大，年輕力壮，聪明能干，做起活来能頂四个人。他只缺少一个合适的妻子，要不然，就可以成为村中的一个完全的或是第一流的人物。在他左边的一个年輕姑娘、基利拉·彭諾的女兒盖吉娜，对这个問題有一定的理解。她是基利拉的独生女，长得很漂亮。基利拉在阿馬拉有一所房子、几块土地和一些别的东西，这一切足够使他成为一个好农民。一年以来，他就住在哥里加努，在那里希腊人农場主雇他当管家，合同公平合理，薪水也很恰当。他离开阿馬拉的时候，把一切財物都托給他父亲照管，他父亲虽然已經七十岁了，还是相当結实，劳动起来賽过年輕人。

葡萄的叶子綠油油，
愉快幷不是好兆头！

一个年輕小伙子唱起这支歌来，他紧閉双眼，象一只沒有經驗的小公鷄。拉提琴的吉卜賽人禁不住和他呼应起来：

蒲公英的叶子綠纓纓，
快乐就是整个的人生，
只有伊里小子放悲声！

整个霍拉舞場和观众都发出了笑声和喧嘩声。那个叫伊里·西尔拉努的小伙子也不由得笑了。受到了大家的鼓励，吉卜賽人乐师又朝着那小伙子贼道：

"閉嘴吧，要不然我还得給你編一段。"

一陣一陣的哄笑声震蕩在天空。霍拉舞，把这一群激动的人們連接在一起。繼續进行，并且越来越活跃，似乎从开始就沒有停止过，并且也不打算停止。

酒鋪里面，十多个农民围着一张长桌子坐着，这些人都是村子里的重要人物，他們开会的时間已經很长了，酒鋪掌柜布徐奥克相信这些好顧客，他服侍他們喝酒，虽然烧酒逐漸加强了他們的判断力，放大了胆量，但他們仍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布徐奥克只要不耽誤生意，一談到土地問題，他也要来插几句。他和其他有自尊心的人們一样，都希望有土地。他現在当酒鋪掌柜，也是不得已，他希望这样可以賺几个錢买几亩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这些农民是身材高大象个小山头的前任村长路加·达拉巴招集来开会的，但是他們都沒有信心，并且担心害怕。他們都說买娜迪妮太太的土地会惹得貴族不高兴。他会不給他們地种，那样他們就得餓死。魯布·基利多尤老头閃着深蓝色的眼睛，象一把細麻似的又长又白的头发披散到肩膀上，他滿腹狐疑地問道：

"这一切都很好，小伙子們，我們这样想一下，貴族会說：'我不能把土地卖給你們，你們的錢袋裝得不够滿，我要現款！'"

路加·达拉巴面貌还年輕，他充满勇气打断了魯布·基利多尤的話：

"等一下，魯布老爹，不要着急！如果我們一开始就这样想，那么世界永远是这样的世界，我們也永远买不到地！要想等我

們攒够了錢，在貴族們宣布卖地时，我們就可以把錢放在桌子上，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你比我們誰的年龄都大，你看到过这种事嗎？要卖地的人，会給你便利和期限；他不会象你所想象的那样去掐你的脖子，魯布老爹！”

酒鋪掌柜恰好走到他們这张桌子来，給萊斯貝济村沉默冷静的馬太·杜尔馬努送来一小杯烧酒。这时酒鋪掌柜立即喊叫起来：

“必要的时候，銀行里有的是錢；只要是在購买土地时你客气地向銀行老板們求教，他們总会帮助你的；这种借貸非常稳妥，不論什么时候他們都会从土地上捞回来……”

“对，有道理！”路加更坚决地插嘴說。“我們到銀行去借，老乡們，以后我們劳动就完全是为我們自己了。現在每个人都要拿出錢来，应当把我們所有的和能够找到的錢收在一起，在坐的各位和願意同我們合伙的人应該交定錢。将来我們决不会欠債的。”

象鳥嘴似的尖脸，瘦小枯干的馬兰·斯坦，喝了烧酒，微有醉意，突然从他坐的那个角落里疯狂地喊道：

“应該先把土地占过来；以后从我們手里連上帝也夺不走！”

有些人很快地接着說：

“不……不！……我們决不把地还回去，决不！……”

酒鋪掌柜克里斯代亚·布徐奥克輕蔑地看着馬兰·斯坦說：

“哎，你認为貴族竟是这样糊塗，会在他确实知道得不到錢的时候，把地交給你們，受你們的欺騙，等着听你向他說‘我們沒有錢，也不退还地；虽然我們沒有付过地价，可是地归我們了……’嗎？咳，咳，小馬兰，在你欺騙米隆貴族以前，你还应該多

喝几杯烧酒！”

“还有，一个正經人也不应該想不付地价就要人家的地，”路加·达拉巴不高兴地說，“只有他才会这样想，酒鬼！”

馬兰·斯坦一个个地凝視着他們，大家都点头贊成；他認为說出了大家心里的話，可是他們为什么不高兴，这一点，他簡直无法理解。

魯布·基利多尤当时有同样的意見，用一种責备的口吻質問路加說：

“朋友，我認为你是个老成和精明的人，你看不見我們还不能肯定这块地是不是出卖，就在这兒談論、商量和爭吵嗎？”

路加几乎发怒了，反駁着說：

“你說什么，魯布老爹！我知道，这块地是要出卖的，我从哥里加努的希腊人助手基利拉·彭諾那里听說的。魯布老爹，你知道希腊人向基利拉怎么說的嗎，来，我現在給你說一遍：‘明年，上帝帮助我，我要买到貴妇人的土地，那时我要和农民們改訂合同了！’这就是那个希腊人向基利拉說的話……魯布老爹，当米隆先生的弟弟出卖那份土地的时候，人們不是早就传說开了么？你应該記得这事，你比我們岁数都大，那时你已經成人了。”

“当时传出了許多謠言，”老爹承認說，“誰还能記得起那些謠言呢？可是，老乡們，你們应該知道，貴族不喜欢把地卖給农民，如果农民們有了土地，誰还来种貴族的地呢？”

老爹的話造成了长时間的沉默。大家听得外边跳舞人的脚步声、悠揚的提琴声和帮特立黎·寇都使劲唱出来的歌声。过了一会兒，有一个魯莽的伙計从柜台那里冲着一个临时工发命令地喊着：

“喂，你一点也沒听見嗎？……給塞腊芬·莫高斯半杯酒，你听見了嗎？……你看，給他送去，笨蛋！……”

这个吵声使得人們不再迟疑了，路加更大声地說：

“你总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我們才不能摆脫灾难……你总怕把事情弄坏了，总怕得罪了貴族。睜着眼讓别人夺取我們的土地。魯布老爹，什么也不要怕，貴族們找得着人种他們的地，要多少就有多少，农民一天比一天多，相反的，土地可不象发面团那样会扩展。”

“唉，别聊啦，老乡們，”一直沒有吭声的瓦西尔·費达魯突然喊着說，因为他有許多話要講，却被别人制止了。他看到自己洪亮而有力的嗓門蓋过了别人的声音，覚得很高兴，这就收到了安慰自己的效果。“唉，你們来，咱們去找老貴族去，先規規矩矩地求他，然后咱們就去占地！”

馬太·杜尔馬努正好喝完了他的酒。一边用手背擦着他那棕色的鬍子，滿有信心地接着說：

“貴族就是我們的慈父，他不会放弃我們不管的……”

路加·达拉巴也这样想。因此他才請大家来商議。一听到他的意見被另一个人說出来，他象一匹使劲拉車出沟的瘦馬，由于車是空的，以致顛仆了一下一样，一边还抓着后脑勺，說：

“朋友們，你們稍等一会兒；我們上貴族那里可跟到磨房去不一样。应該准备好我們要說什么，貴族会問我們許多問題，还要考問考問我們，如果我們跟傻子似地呆在那兒，他会冲我們嚷嚷，还要发脾气的，到那时候我們白費唇舌，空手而归，那就更糟了。”

路加一下子又制造了一种他解决不了的新的难題。害怕和畏縮鑽到农民的心里，扑灭了他們要土地的热情。路加努力用一

些"我們想想看，老乡們，我們想法子弄明白"的話来消除恐惧，但是枉費心机。农民們議論紛紛。只有馬兰·斯坦一个人完全保持着他的穩重，有时用一种啞嗓，仿佛自言自語地喊着說：

"地是我們的，我們在耕种所有的土地！……"

酒鋪掌柜看到这样下去可能坏事，就到柜台那边去，向他的助手大声嚷起来。有一个年輕的宪兵，看样子好象有点胆怯，坐在門边的一张桌子上跟安东·納古一起喝酒。他不大說話，却斜着眼很羡慕地瞧着年輕人們跳霍拉舞。精明的布徐奥克不断地瞅着宪兵，他怕宪兵表面上是在看霍拉舞，实际是設法偷听农民的談話。如果这里的事传到了貴族宅第，那他就一定要和貴族发生糾葛。因此当馬兰悲叹土地不够的时候，酒鋪掌柜就跑到宪兵跟前，笑嘻嘻地問他要不要参加霍拉舞。宪兵脸紅了，他虽然滿心願意参加，可是害怕队长的心情抑制了他的兴奋。他叹息着回答說他不要跳舞，但他却接受了敬給他的一杯酒。布徐奥克对宪兵放心了，他立刻又回到农民桌前：

"你們在这兒翻来复去說这几句話，白耽誤时間。"馬兰还唉声叹气；能干的人不会在这兒擺出一付女人的哭丧脸，他会去干活的，可是你这个鳥头里却沒有这种思想……"

馬兰·斯坦生气了，打断他的話說：

"好小子，你倒教訓別人。你有土地，生意又兴隆，又跟貴族們很要好，所以你才不在乎！"

"你說吧，我不在乎！"酒館掌柜也发怒了。"难道我喜欢伺候你这样一个沒底罐子喝酒，不願意叫別人来伺候我？你真是个醉鬼，什么都不懂，人們听了你說的糊塗話不感到害臊，那才怪吶！"

"你說这話，好象我喝你的酒似的。"

"我要讓你的話，你一定会喝的，可是……"

"老乡們，咱們走吧，你們别吵了，这都沒有用！"路加·达拉巴突然站起来說。"現在我們到貴族家去！結果不管怎样都心甘情願！"

大家站起来了，好象达拉巴的劲头驅除了大家的犹疑。酒鋪掌柜向四周扫了一眼，看見大家都給了酒錢，于是平靜地說：

"願上帝保佑你們！不要讓馬兰使你們丟脸，就是他能坏事。"

馬兰·斯坦笑了，他的气消了。

"看彼得叔叔呀！"

一个小孩喊了出来，有个女人听見这話，回过头来看着新来的这个人，也重复地說：

"啊，是彼得！"

彼得帽子戴在后脑勺上，背着背囊从风干的路上走来。他的棕色的脸色比平常更深了，眼光流露出非常高兴的神情。

人人都回过头来看这个向他們笑着走来的彼得·彼得。邦特立蒙·瓦都离开人群，跟着别的小伙子跑上前去迎接他。霍拉舞散了，人們全都圍着新回来的彼得挤擠、喊叫、贊叹、詢問。音乐师为了尽到責任，又繼續奏了一会兒音乐，后来也挤到人群中来。

彼得来不及回答每个人的問話。全村的人都愛戴他，因为他心地善良，稳重可靠，常常援救别人脫离危急。邦特立蒙摘下他的背囊替他背着。他紧靠着彼得，用力地保持着地盘不被人挤开，不住地重复着人們都听見的話：

"你回来了，彼得，可是我不久就該去服兵役了……"

"不要难过，去吧，上帝会保护你的！"彼得非常亲切地看着

他說。

彼得一边走一边跟围着他的人談話，来到酒鋪前面的平台上，走到农民中間，他們都慫恿他講說城里的新聞。酒鋪掌柜布徐奥克生来就爱打听消息，也离开柜台来打听当天的新聞。彼得正在叙述他服兵役时期的事情，依納特·塞塞尔用他那慢吞吞的声調突然向他挑撥說：

“你說，布加勒斯特的貴族們打算怎样来对待我們这些穷人呢？”

“如果人們永远听命而服从的話，同貴族們总是能融洽一致的，”彼得回答說。

虽然依納特点了点头好象贊成似的，可是这种回答却使他很不高兴。

“好，只要人們还能够忍受，那就得忍受下去，要忍受不了，就該逃走！”塞腊芬·莫高斯悲伤地說。

于是依納特又凑近彼得些，好象不願叫别人听見似的，小声說：

“彼得，关于土地的事，你什么也沒有听到嗎？……我們这兒在传說，国王願意把土地分給农民，可是貴族們不讓他这样作。”

“伊茲沃尔的馬兰·維尔居也这样說，他是从在亚历山大上学預备作教士的他兒子那里听来的。”雷鎊特·奥尔比索伸进脖子补充說，好象他的話有充分証据似的。

陶德尔·斯特林布好象生气似地說：

“过去的事，大家都是这样說，可是我沒有看見事实！你們听听，有一天我被传到匹特茲蒂法院去，在那兒，人們向那些願意听他們話的人发誓說，到春天我們就都有土地了……是的，这是国王的命令……因为我不相信他們的話，他們还气得冲着我

嚷嚷了一陣呢。”

彼得从大家眼里看出他們的迫切要求，似乎得到了一些鼓励，說：

“也許是眞的，为什么不能呢？……布加勒斯特的人們也都談論各种事情。有的說这样，有的說那样。貴族們也不知道应該怎样来满足大家的願望。他們也常商量和爭吵……他們应該一致……要不然……”

“人們从上帝那里拿得太多，但要叫他們拿一点出来就很难了。”依納特喃喃地說。

“只要国王下命令，不管貴族願意不願意，你們也会看到农民取得他們应得的土地的！”陶德尔·斯特林布眼睛里閃着亮光地說。

酒鋪掌柜布徐奥克用一种傲慢的声調反駁說：

“的确，如果国王听你的，事情就会这样作。但是，你看，国王依靠貴族們活着，他是不肯因为爱你而得罪他們的，陶德尔！”

有些人笑起来了。雷翁特·奥尔比索喃喃地說：

“如果国王能够听到我們的話……”

这时候，彼得的母亲用胳臂扒开圍着她兒子的人群，撥开一条道，哭喊着說：

“彼得，彼得，我的好兒子……我的日子正难过的时候，上帝把你送回来了！幸亏圣母保佑了你，我的孩子……”

她不住地流泪，喃喃地說着，抱住彼得吻着。小伙子也紧貼着母亲的上身，小声地說：

“别出声，媽媽，别出声，不要哭啦！”

斯馬朗达，这个未老先衰的妇人用她的头巾角擦了擦眼泪笑了，高兴了一会兒。但是，当她刚要問他“在路上好嗎”的时

候，又哭了起来。她想到她的兒子是步行回来的，又沒有东西給他吃，就感到徨徨不安。

年輕人安慰她說，一点也不觉得累。他很有运气，在車站上碰到了斯太芬·奥安达，用車將他带到萊斯貝济，一路上他好象亲王那样神气。

"咱們走吧，媽媽，回家去吧，在老乡們这兒呆得够久了，"最后彼得說。

邦特立蒙背着箱子陪着他。他們的家在貴族的公館后面，村子边上，面向卢基納薩那一方。

他們离酒舖远一些的时候，彼得問：

"媽媽，我在姑娘們中間，沒有看見馬丽奥阿腊……她会在哪兒？"

斯馬朗达告訴他，在貴族家做厨娘的姨媽普罗菲腊把馬丽奥阿腊叫去做一种很容易的工作，据說工錢还很高。这时，邦特立蒙想起了自己因为跟彼得亲热而忘記了多妮卡。在他們的背后，音乐又响起来，霍拉舞跳得更欢了。

在宪兵分駐所的門前，包阳古队长和一个瘦高个子、衣冠不整、嘴上留着胡須的收稅員公斯当丁·比尔騷德斯古坐在一条长凳上聊天。彼得脫了帽子象軍人一样地給他敬了个礼。

"听你的命令，队长！"

"是你，彼得？"包阳古用一种亲热的口吻回答着。

彼得恭恭敬敬地凑到他的面前，跟他說由于自己一向循規蹈矩，从沒有受过懲罰，所以連长准許他早回来几天。队长还問了他一些話，然后叹息自己結婚前曾在布加勒斯特度过的两次荒唐生活，随后向邦特立蒙說：

"小伙子，你要跟他学，不要再造反了！"

队长笑着用手威胁着他，随后握着彼得的手說：

"祝你幸福！"

3

"老乡們，你們有什么过不去的事？"米隆·于加沒有戴帽子，农民向他用"我吻你的手"的一句尊敬話欢迎他。

农民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互相鼓舞勇气。随后路加·达拉巴高声向魯布·基利多尤說：

"哎，魯布老爹，你先說吧，你是我們的老大哥，也是最能說的。"

"簡短点！天气冷，我穿得薄！"米隆早就不耐煩了，打断了老爹那滔滔不絕的話。

于是路加壮了壮胆子簡单地說：

"的确，我的主人！誰話多，誰就要輸錢……我們要購买娜迪妮太太的地，好叫每人种他自己的那一分。求你帮助我們，也可怜我們……"

"你是我們大家的慈父！"馬太·杜尔馬努認为用这样的話就会使貴族无法反駁。

"沒有法活下去了，我的主人，灾难要招死我們！……"瓦西尔·費达魯也随着說了，不过声音很低，連他自己也才勉强听得見。

他們一共是十二个人，每人都認为必須說一句或者至少也要叹息一声。

米隆·于加非常吃惊地瞧着他們，好象初次見到他們似的，又好象他們說的是他不懂的外方話言，他神情激动地眨了眨眼

睛說：

"你們說的是哪块土地？……"接着又补充說，"哦，是的……我看見了，我明白了。"

他嘴里虽然这样說，內心却充滿了悲痛。对他說来，看到自己領地內的农民，自动来購买几世以来一直供养他們的剩余土地，这真是莫大的侮辱！……如果他不是抑制着自己，就会命令手下人把他們送交宪兵分駐所揍他們一頓，叫他們再也不敢起这种十分冒昧的念头。他控制着自己并且冷靜地說：

"你們跑到这兒来，这是白白浪費时間，我沒有地可卖。"

农民們都楞住不做声了，只有馬兰·斯坦大声說：

"你不同意，娜廸妮太太一寸土也不敢动，我的主人！"

路加·达拉巴又壮起胆子来說：

"对我們来說，你是我們的主子；那就得求你可怜我們！"

米隆·于加傲慢地笑了一笑：

"好啦……这一次，你們可以向她去买，我不知道她要出卖土地……我还是刚从你們嘴里听到的！"

农民們認为他在开玩笑，都笑了。于加又接着往下說：

"还有，娜廸妮一会兒就要来。昨天下午，她拍来了电报，說她今天坐汽車来，我們在等着她哩。"

魯布·基利多尤悲伤地嘟噥說：

"我的主人，看样子你是不願意把土地卖給我們，所以才把我們打发到太太那里去。她不認得我們，我們也不認得她……我来这兒以前就对他們說了，他們就是不相信我的話。现在他們可相信了！"

于加被这老头看穿了心事，恼羞成怒，他突然换了声調說：

"尽管你滿脑袋长的是白头发，你也是个沒有腦筋的人！你

总不会叫我卖給你不屬于我的土地吧？”

路加馬上用一种服軟的口气設法轉圜：

“你不要动火，我的主人，請原諒我們……我們头脑簡单，不懂法律。上帝把娜廸妮带来时，我們也要去拜望她，恳求她……要是讓别人把我們耕种了几世的土地买去，那該多么遺憾啊。我們沒有够种的土地，灾难紧紧地掐着我們的脖子……”

“总是沒有够种的土地！”米隆·于加阴森森地回答。过了一会兒他又說：“你們怎么生活到現在呢？”

“我們忍耐着的，我的主人，”馬兰·斯坦喊着說，“由于我們沒有土地，我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穷了……”

“要土地，总是要土地！”米隆·于加嘟嘟囔囔地說。“老年間的人們也沒有貪图过貴族的土地，他們那时过得也很好！”

“那时跟現在不同，我的主人！”瓦西尔·賁达魯說。

“那时我們都是农奴，我的主人！”馬兰·斯坦又喊着說。“如果我們恢复作农奴……那对我們可能还好一些！”

“你們养成了哀求的习惯！”米隆·于加因为农民的頑固而有些激动了。

“我們現在恳求，将来还要恳求，我們只会这样作，”魯布·基利多尤很謙卑地說，“我們要用恳求来求得你的怜憫！”

老于加从一向謙卑的农民眼里看到流露出来的渴求的光芒，第一次感觉到这些他一向認为是尊敬他的人，在內心里是与他敌对的。他后悔接待了他們，特别后悔和他們进行了辯論。他明白已經无法挽救自己的錯誤了。他用一种悶悶不乐的語調低声說：

“啊，够了，你們就胡說到这个地方吧！你們不觉得害臊嗎……”

随后，于加慢慢地、冷淡地、一个一个地打量了他們一番，从他們每个人的脸上都明显地看出有同样迫切的要求。从他們眼光里流露出来的坚决意志使于加发怒。正在这种心情不安的沉寂中，突然传来粗暴的长长的一声："吁，脏东西，該死的畜生！"这是一个仆人正在院子里給乳牛飲水时喊出来的。有些母鷄在刨地，用嘴啄地，其中一只还討厌地叫起来。

"老乡們，就說到这兒吧！"在沉思中的米隆好象被仆人的咒語喚醒了，他平静地說。"你們要是不想改变主意，就去跟娜迪妮太太商量吧。她是那块地的主人。不过，我也有意要买那块地。"

"噢，天吶！那么我們用不着恳求了！"路加·达拉巴大吃一惊。

"为什么呢？"貴族接着說，"我們用正当手續来竞买这块地吧！你們要买，我也要买。我买这块地最合理，这块地，从前就是我們的，和現在我手里的地是一整块。魯布，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你还年輕，在我們家扛过活，也許你还記得这件事。老乡們，最合理的是貴族买你們的土地，而不是你們买貴族的土地！"

有人还想說下去，可是米隆·于加不耐煩了：

"現在你們滚吧！我要說的話全說了。你們連礼貌都不懂啊？"

农民們喃喃地說着"我吻你的手"就奔向大門。魯布·基利多尤一边向远处走着一边用一种想叫貴族也能听見的声音向大家說：

"我們的主人有道理，从伊兹沃尔到塞尔巴內付蒂的領地当时是一整块。我很清楚地記得，从前……"

同时，馬太·杜尔馬努抑制住憤恨，嘴里嘟囔地說：

"他可能把土地吞下去呢……願上帝快叫鵝吃了他吧！"

米隆·于加仍停留在原地，一动不动，象一尊泥胎一样。他看着他們走了，也听不到鷄叫和乳牛喚小牛的叫声。只有一种思想盘旋在他的脑海中：

"要土地，还是要土地！……这些卑鄙的家伙，只会說这句話！"

老于加刚要往回走，看見小于加和提盾进大門回来了。他們趁着好天到田野散步去来着。

"你在这兒干嗎呢，爸爸？"小于加問道。"娜廸妮还沒有来到嗎？"

"沒有。不錯，娜廸妮虽然沒来，可是买她地的主顧們却来了。"老于加回答說。

"这是哪兒的話？"年輕人大吃一惊說，"是誰啊？"

米隆注視了他一会兒，随后轉过头去說：

"农民們！"

4

"給我下来，小崽子，滚蛋！你要拆我的小門啊？"約翰納老奶奶向騎在小門上的瓦西尔·賁达魯的孩子象平时似的嘟囔着說，这孩子正在門上一边搖晃一边扯开嗓門唱。

約翰納在一半菜园子一半庭院的院子里喂小猪。她把桶拿到小猪跟前，逗引小猪吃食，說："吃啊，小家伙，唉，吃吧！"小猪突然从糠做的猪食中撤出它的长嘴，伸到一个空桶里去，搜寻剩余的东西。老奶奶火了："你是瘋了还是病了，死猪？……哼，吃啊，餓死你，叫狗吃了你！"小猪又把长嘴伸到溲水桶里，伸到快

淹着眼睛的程度；这时，一条身上长着黑点子的白狗凑近空桶，看看剩下点什么沒有。“滾蛋，别把你的嘴伸到这兒来！”老奶奶吆喝着黑狗。听話的狗摇着尾巴走开，好象还不死心，羡慕地一会兒看看小猪，一会兒看看女主人，一会兒又望望另一条六个月的小狗，这条小狗跳到了老奶奶的背上，象一个淘气的孩子似地不时汪汪着。

老奶奶看到小猪不吃，只是这里閙閙，那里拱拱，她就拿回小桶嘟囔着說：“看你象飽着哩。你和我閙着玩，累得我腰痠腿痛！”小猪好象回答似的滿意地哼哼了几声，便开始在地上寻找，仿佛在找掉在地上的一块更好吃的东西。它沒有找到什么，要跟着女主人走，但是它被拴在一根小桩子上了，刚往前一窜就被繩子揪住。狗却跟着約翰納走到小房門口，她把桶放在門前，說：“你們去吃吧，該死的畜生！”大狗扑到空桶里，一看什么也沒有，就向碰上好运气的小狗直龇牙。它看到小狗不理它的威胁，为了教訓它，一下子就把小狗扑倒在地，接着，不管小伙伴的汪汪乱叫，也不顧老奶奶的抗議就径自吃起来。老奶奶不滿意地說：“咳！你們就不会好好地在一块嗎？該死的畜生！”

瓦西尔的孩子仍然在小門上搖晃着，好象老奶奶刚才根本沒有对他說什么似的。

“怎么，你沒有听見嗎？真气人，你要把我的門軸弄掉啦……”老奶奶更加生起气来，喊着說。“滾回你家去，叫我喘口气！这一夏天，你和另一个野孩子可把我麻煩够了！难道你是沒爹媽的孩子，只能在街上院里到处乱窜挨揍嗎？”

要是沒有另外一个声音来干涉的話，她再生气也不能使孩子动一动。

“尼古萊，我的孩子，到你媽这兒来！……你听見我的話了

嗎？尼古萊……別呆在这兒叫她罵你了……"

瓦西尔·賚达魯住在对門，他老婆象个莽汉似的，十分厉害，她的嗓門大得沒人能跟她相比。那个黃金头发、長得胖胖的孩子就怕她一个人。全家都把孩子慣坏了，使他养成了一些奇怪的癖好。起初，賚达魯得了三个女兒，沒有兒子。他的三个女兒出嫁后，尼古萊才出生，这样，竟使他的母亲把上帝賜給她在老年时奉养自己的孩子当作是上帝的懲罰。

尼古萊从小門上下来，穿过大街回去了。約翰納老奶奶到屋里拿了两个水桶，向离宪兵分駐所远一些的那眼井走去。两只狗乱蹦乱跳地跟随着她，一边跑一边嗅着路过的大門和坑洼，好象是它們在那里丢下了什么东西似的。尼古萊一进家門，就不肯老老实实地呆着。他拿起鞭子，一溜烟又跑到老奶奶家里。一想起他也有条狗就又跑回去了。那是一条被宪兵在腿上打了一枪的瘸腿白母狗。这条狗非常厉害，人家怕它咬过路人，整天把它拴着。孩子解开拴狗的繩子时，約翰納已經提着滿滿的两桶水回来了。孩子跟在她后面向她說：

"讓我跟你的狗和我們的母狗在一块玩吧！……啊，約翰納奶奶……你答应嗎？……"

老奶奶沒有理他，孩子跟她已經熟了。前些日子，她家里还住着一个叫科斯提卡的她的五岁的小外孙。这个孩子長着黑头发棕色面孔，象个小吉卜賽人，非常頑皮。現在只有尼古萊一个人到她家来，一会兒跟狗玩，一会兒跟鷄逗，一会兒又跟猫耍起来了。老奶奶虽然罵他，赶他走，可是从心里还是喜欢孩子的。她喜欢家里老是有人；这是她的天性。

她搬到貴族公館旁边来刚刚一年。她原来也有自己的住宅，又大又漂亮。那是在另一条街上，在馬斯馬·布魯亚納住宅

的那边，就在那兒她和丈夫岳尼塔·克拉西翁生活在一起，克拉西翁已經去世十多年了。孀居的生活并沒有吓倒她。就是在岳尼塔活着的时候，一切事务也是由她照料的。她丈夫是个酒鬼，吃喝玩乐任意花錢，他常在外边工作，一会兒当村长，一会兒做看門人，有时去做一些叫人猜不透的职务，总之，經常能掙到下酒館的零花錢。約翰納把孩子敎养起来了，还都不錯。她的兒子在布加勒斯特做了审判厅的書記，两个女兒都嫁給了敎士，最年輕的芙劳丽卡嫁給本村的巴維尔·东苏。約翰納本以为芙劳丽卡和巴維尔会养她老的，就把他們收留在自己家中。她那在布加勒斯特的兒子，認为母亲受了这么多年的劳累，应該到他那里去享福，可是无論怎么請她，她总是舍不得离开这小时呆过和老年要呆的地方。她六十多了，尽管有点駝背，身体还很結实。她很能吃，每頓飯还要喝一小杯燒酒，她养着一头猪，一群母鷄，种着一些老玉米，以年龄来說，她是結实而矫捷的妇女，女人到她这样年龄还这样健壮的还少有。

她忍耐了七年，看到再也不能和芙劳丽卡和睦相处的时候，就决定离开他們另去安家。自己到一边受劳也比經常跟人吵架受气要好得多。幸亏她沒把她的財产全部分了，她給自己单留了几块地。她說过，她留下点地是为了作她最怕发生的事情到来时的依靠，而这件事情終于到来了。去年他們同意分开。女婿照顧她比女兒还殷勤。她有一块地一面挨着貴族公館，另一面臨大街，她就把一座老玉米仓拆下来放在車上，用十二条牛拉到这兒来改装成住房。她亲手用泥抹了房外边，用灰刷了屋里。一个工人給她修理了房頂，砌了一个象壁爐的爐灶，蓋了一个鷄窝和一个猪圈。一个邻居把自己不用的两扇小窗戶送給她。窗上只有三块沒有打破的玻璃；她从神甫那兒弄来几张紙糊了沒有

玻璃的窗戶……芙劳丽卡看見她母亲这样安頓下来，就急了，說她母亲叫她在大家面前丢了脸。約翰納有些沉痛地回答她說：

"孩子，那有什么办法，我已經受够了你們的……"

以后芙劳丽卡也就不在乎了，在春天，还把她的长子小科斯提卡送到母亲家里去住，給她做伴。这样一来，芙劳丽卡的家里也少一口人吃飯。孩子麻煩了約翰納一个夏天和一秋天，領进一群孩子来，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但是她仍然收留了这个孩子，这正好說明她女兒离不开她，而不是她离不开她的女兒。

老奶奶不爱多說話。尽管她心地善良，但却总是忧郁沉悶、默默无言的，不願和人多談話，却喜欢自言自語或冲着听她的并且懂她話的牲口說話。她最喜欢忍讓地用"讓魔鬼把你带去！"这句話来打消和人爭执的念头。

"約翰納奶奶，你看大狗不讓公鷄老实地呆着！"尼古萊突然喊起来，他要用拴瘸腿母狗的繩子来拴大狗，好拿它們当馬騎。

"嘀！畜生，你要讓公鷄干什么"約翰納忙着預备鷄食，連看那条狗都沒有看，因为天快黑了，她的母鷄跑了一天該回窝了。

过了一会，她就坐到門檻上，膝上放了一个大盘子，象每天晚上那样叫了起来：

"咕咕，咕咕，吃食来！"

大鷄，小鷄好象听話的孩子一样，从四面八方跑来了，都挤在她的脚下啄食。她数了一下，缺少两只老母鷄、一只大公鷄。她把盘子里的鷄食倒在地上，把狗赶走省得它們搶鷄食，自己就向大道走去，拉长了声音呼叫：

"咕咕，咕咕，吃食来！……"

她一打开小門，就听到馬路上汽車的嗡嗡声和喇叭哇哇的尖叫声。她望見母鷄在馬路那边的沙土中滾着，公鷄在它們旁

边，她不放心地呼叫着：

"咕咕，咕咕……"

汽車以最大的速度开过来了，母鷄一点也不理会。老奶奶絕望地想到汽車可能軋死母鷄，她想保护它不受害，就上前一步要穿过馬路。但她还沒能到馬路中心，司机怕軋着她就猛地轉了一下方向盘，車子傾斜得几乎掉到沟里，象箭似地从她身旁过去，車里有女人喊叫的声音，馬路那边瓦西尔·賫达魯的妻子也在喊叫：

"尼古莱，我的小宝貝，你在哪兒？汽車要軋死你呀！"

当时老奶奶約翰納象木头人似地楞在那里。母鷄惊叫着跑开了，在母鷄旁边保护着它們的那只公鷄却被軋成了血淋淋的一堆鷄毛。老奶奶提着一个翅膀走回家去，气喘吁吁地嘟囔着說：

"这群該死的！"

5

汽車在一个冒险的急轉弯后，突然停在門前的石阶下面。于加和提層听到汽車的排气声和喇叭声，赶到台阶上来等着。司机把火門关了，跳下車，很快地打开車門讓貴族們下車。他們都穿着皮衣和旅行大衣，戴着面具和眼鏡，好象北极的探险家。

戈古·約內斯庫头一个丢下蓋毯下了車。他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旅途上的顚簸使他很不痛快。他握着于加的手用一种悶悶不乐的声音說：

"我高兴見到你，可是你要知道，再有这样的傻事，可不要把我算上，我可够了！"

“怎么啦，戈古，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小于加不懂他說的話是什么意思就問道。

“如果你的老婆喜欢这么大的顛簸，請另找别人，可不要找我！”戈古·約內斯庫粗魯地摘下旅行眼鏡繼續說。

“你眞可笑，戈古，”一个女人的喜攸攸的声音喊着，“你怕坐汽車……多沒羞呀！”

除了戈古以外，大家都笑了，他还生气地說：

“是这样，我不喜欢干冒险的事情，我一点也不想作一个汽車特技表演爱好者而在馬路上碰碎脑袋！”

他这种不愉快的情緒却提高了别人的情緒，他們摘掉风鏡和面具，另外三个人在車內自己的座位上繼續坐了一会兒，娜廸妮在左边，厄日妮在右边，拉烏尔·布魯馬呂在中間。最后娜廸妮站起来說：

“这都不算什么，刚才那个老婆子才危险哩！要是魯道尔夫一不注意，不是她卷进車子底下去，就是我們翻到沟里……魯道尔夫眞行！”

司机听到夸奖笑了。娜廸妮这时一直冲到她丈夫的怀里，还用惯常的亲暱的声音說：

“啊！亲爱的格里，我眞想你啦！”

格里果列吻了她的脸，并且由于她的話，特别是由于她說話的样子使他发窘了。这时，他刚認出布魯馬呂来。同时他望着汽車那面的种滿紅花的花坛。这个花坛，正布置在娜廸妮的房前；它是心形的，正象征他对她的爱情之心，有如一朵正在开放的鮮紅的花。他向布魯馬呂伸出手，犹疑地說：

“是你呀？……这样打扮，我简直認不出来了。”

娜廸妮急忙接过来解释道：

“是我动身的时候順便把他带来的，人多些……这个你不高兴么？”

“唉，哪兒的話？相……”

他本来要說相反地，但是他变了主意不說了，从車后轉过去，吻了厄日妮的手，扶着她下了車。几个仆人不知道該怎么往下卸行李，正围着汽車来回轉。娜廸妮理会到这一点就向司机說：

“魯道尔夫，留神，热妮太太的东西可别丢了！”

提屠呆在一旁，沒人注意他，他覚得很难为情。格里果列一抬头想起还有他，就急忙賠礼道：

“請允許我……我把他忘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这是我們的一位来宾，我的朋友提屠·海尔德列亚！”

年輕人带着謹愼的微笑，鞠了一个躬。娜廸妮端詳了他一会兒把手伸給了他。提屠沒有看清楚她；他只看到了一点，那就是她很漂亮。

厄日妮亲热地向他笑着說：

“多么幸运的巧遇啊！”

“你一定認得他，你們見过面。”格里果列一看見戈古瞧着提屠仿佛不認識似的，就向戈古說，“他是热妮的表弟，是个詩人！”

“啊，是的！”戈古凑近年輕的提屠說，“真的！……你好嗎？”

戈古怎么也想不起他来了，但是他又不願意表現出来。叫人們看出他記忆力不强，将会使他发窘，这是年老的象征。提屠看出了他的不安心情，一想起今年夏天戈古曾請他住在家里整天作詩，就不免有些感伤！他們交談了一会兒，随后戈古又轉向格里果列說：

“我的朋友，我們不准备呆在这兒，我們要到莱斯貝济我的家去，在那里我已經叫人生火和預备晚餐了……咳，我一想还得

坐这汽車去就……"

年輕的于加不同意这样，他說他們必須在这兒休息一会兒，要不然，他父亲就要不高兴了。

"准是汽車把你顚坏了，才使你这样沒礼貌！"娜廸妮用一种輕蔑的口气說。接着她簡单地說："啊，进来！亲爱的热妮，請吧！……拉烏尔！"

大厅里很暖和；灯已經点着了，果子酱也都摆好了。不一会兒，老于加出現了，他非常热情地拥抱了娜廸妮，說：

"我們到底看見你了，你这个叫人琢磨不透的野丫头！"

她高兴地吻着老于加，亲热地小声說：

"再沒有比我們亲爱的父亲更可爱，更可尊敬的人了！"

戈古这时又埋怨起在路上发生的变化来。輪胎破了三次，发动机停了两次。軋死許多鷄、鵝、鴨，外加一只小猪，差点軋死說不上来的多少人，并且撞了各式各样的大車和小車。娜廸妮管这个就叫作快乐。归根結蒂还得怨格里果列，是他允許娜廸妮买汽車的，在当地糊塗到这般程度的人不过二三十个。先得花一笔錢买汽車，随后用一笔大学教授的薪金雇一个德国无賴来开車。却不願意跟那些明白人一块兒輕松地坐火車旅行，这不是可惜的事嗎？

——Mais voyons, Gogu, si c'est serieux, tu es plus que ridicule![1] 娜迪妮說，"我認为我很可以这样享受，你倒有那么多的意見！不久的将来，連剃头的門口都停上一輛汽車时，那我就不会有兴趣了。但在今天，只要一輛相当結实和漂亮的班茲[2]

---

[1] 这句話是法文，意思是"唉，戈古，如果你說的是真話，那就不仅是可笑的問題啦！"

[2] "班茲"为汽車牌号。

就可以使我們感到很舒服了!"

"算了吧，我不要这样的舒服!"戈古举起双臂来說，引得大家都笑了。

几分鐘后，他們告辞走了。厄日妮請提層到她家里去，虽然他們在萊斯貝济那兒的布置不見得比这兒安頓的好。

"你要到我家来，会使我們很高兴的，"她微笑着說，"但是别太晚了，因为我在那兒只住几天!"

"明天我就去，"提層高兴地回答說。

"对啦!……不是嗎，戈古?"厄日妮向他丈夫說。

"沒有問题!"戈古应声說。"凡是你說的事，全都对!"

他們走后，娜迪妮叙述了她长期在外居住的几件意外的事，这是特别冲老米隆說。以后她突然把話头截住，轉向于加說:

"亲爱的，你願意照顧一下拉烏尔嗎?給他一間屋子，他好打开行李……我求你作这件事……他在这兒好象到了外乡了。"

小于加把布魯馬呂領走了。提層怕和另外两个人呆在一起不方便，也跟着他們走了。他曾仔細地看了娜廸妮一会兒，感到她是越看越好看，她的美丽使他心慌意乱又使他感到舒服。

只剩下了米隆·于加和娜廸妮，两人面对着面，米隆用一种探詢的神气瞧了她很长的时間，以致她感到惊异地問道:

"亲爱的爸爸，你有事要和我說嗎?"

"是的!"老人严肃地說，"我听說你要出卖巴巴罗亚卡!"

"啊，就是这件事嗎?"娜廸妮有点失望地說，"这事你很关心么?"

"你想不到我对这事是多么关心，"米隆回答說，"也許我要把它买过来。"

"好吧，我們将来再談!"娜廸妮笑了，"虽然我不爱和家里人

作买卖，但是对我亲爱的父亲例外。啊，你要保証嗎？这就是。”

她吻了他的两頰。老人把她的头捧在手中，凝視着她那一双淘气的眼睛。

“这可是正經事啊，娜廸妮！”

“当然咯！”她仍以滿不在乎的笑脸答应了。

米隆·于加对她的答复并不太滿意。他認为娜廸妮这样做是太輕率了，她好象以为出卖土地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她的举动也許只是为了想逃避……他知道她旅途劳累要她稍微休息一下，就走开了。

格里果列回来时，看見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閉着两眼仿佛是在睡覚。

“你怎么把这个人也領到这兒来了呢？”于加看她醒来后以一种責备的口吻說。

“你說的这个人是誰啊？”她惊訝地反問道。随后带着諷刺的意味輕輕一笑說：“你說的是拉烏尔嗎？……哦，哦……你又吃醋了？格里，你这种坏毛病总也改不了嗎？”

她站了起来，伸开两臂好象等着她丈夫来拥抱她。她那輕盈而丰滿的身体好象放射出一种无声的电波，在她周圍散发着迷恋和誘惑人的力量。她用一双媚眼凝視着格里果列，閃动着无限的情意。她那細膩的嘴唇协調地輕輕地說：

“傻瓜……你不爱我了嗎？”

男人喘了口气，想說几句又覚得沒什么可說的。在他的脑子里，一种認为她在嘲笑自己的令人痛心的念头一閃而过。随后，他的一切思想都融化到一个强烈的欲望里了。她凑近他身旁，伸着两臂貼在他的身上。他只看到她的两眼、她的嘴和她的乳房。于加突然抱住她的腰把她推倒在沙发上狂热地吻着她。

娜廸妮仍用同样的声調在他耳边上輕輕地說：

“别在这兒……我不願意在这兒……”

她松开胳膊，拉起他的手。他好象忠实的狗一样跟着她走了。

6

第二天，吃过早飯后，提層回到自己的房間，准备到萊斯貝济去。他計划了一宿，但是第二天早晨，他肯定这些計划一点用也沒有，也不再想它了。旣然戈古連他是誰都忘了，对他就不可能有多大的希望。

提層来的时候，走过这条路，他知道萊斯貝济离这兒不远，和他从前每天都要来回跑两三趟的从普里巴斯到依道維达之間的距离相等。为了不走錯道，他要向管家打听一下。院子里站着一个好象是認識的小伙子，这小伙子笑着摘下了帽子。

“班长，你在这兒干什么？”提層突然想起这是在曼德尔松鞋匠那兒遇到过的彼得·彼得，就問了一句。

“是的。我是昨天回来的，现在我到公館来了。”彼得回答說。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握了他的手。小伙子情願領他到萊斯貝济，他当时也沒什么活干。他借口来打听去年冬天在森林里受到的損失，老貴族曾答应的賠償什么时候給，其实他是来和馬丽奥阿腊相会。自从客人們，特别是娜廸妮来到以后，公館里显得非常热鬧，所有仆人都忙起来，好象陀螺似的不停地轉着。彼得只能和馬丽奥阿腊說两句話，就这样，彼得也認为很滿足了。再者，他也碰到了米隆貴族，米隆还夸奖了他在軍队里的好品行。

走着路随便談着，彼得向他說出自己的心事。他說自己希望成家。这个可怜的馬丽奧阿腊等他整整两年了。但是他不敢說他們在今年冬天是否能够結婚。結婚是要花錢的，他和她都沒有錢。提屠不由得想起了也在哭旁的格拉納达的兒子伊鑫。为了应付几句，提屠随便向他說了一些安慰的話。

"貴族們可能可怜我們，也許要給我們一些土地，人們都这样說。"彼得用一种詢問的神气看着他，寻找那可以寄托的一縷希望。

"貴族怎么能給你們土地呢？"提屠感到惊訝地問。"什么代价也不要嗎？就是为了和你們分地嗎？……"

"啊，是的，他們的地太多，可是我們一点也沒有，"小伙子解释着說，"我在布加勒斯特听到許多貴族都說应該將土地分給农民，还說，种地的人沒有自己的地是不公平的事。"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搖搖脑袋說：

"哼，照你說的那可太好了，可是我，干脆告訴你，我不相信这样的事。誰也不会那么心甘情願把自己的財产分給别人。你說，你肯把地分給别人嗎？"

"当然，你說的有理！"彼得无精打采地說。"难道我們都得餓死不成，我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了。"

他俩默默地走了一些时候。以后小伙子好象还在被这一个思想糾纏着：

"要是他們不可怜我們，誰能强迫他們可怜我們呢？……我們一点办法也沒有……"

提屠体会出这位同路伙伴的失望心情。他后悔打破了他的幻想，現在又不知道怎样来弥补自己的过錯。恰巧他們已經来到萊斯貝济，这才使他改变了話題。

"啊，这倒很近啊……刚动身就到了！"

一个沒有戴帽子、头上长着乱蓬蓬的长头发、有一双十分銳利的眼睛、留着棕色稀疏小胡子的汉子，从院子里急急忙忙大踏步地冲他俩走来。他光着脚，穿着垂到膝盖的长衫，用一根棍子挑着一个褡褳。他好象早就在这兒等着他們来似的，热情地注视着提屠用响亮的声調說：

"不要不听我的話就走过去，我的好先生，末日的审判①就要来到，你們会后悔沒有听到我的声音。正义的号声已經响起来了，而人們却不去听，他們用罪恶的污泥堵塞了自己的耳朵。手持火焰箭的騎士，騎着白色的烈馬即将奔馳而来，人們惊奇地瞅着他們，却不知道他們是上帝派来懲罰这个充滿罪恶的世界的。"

提屠傾听着那滔滔不絕的話語，尤其被这个人的外貌惊呆了。彼得拦住他說：

"哎，别說了，安东老爹，这位先生用不着你这一套毫无意义的废話！"

这人还固执地說：

"这不是无意义的話，孩子！只有无知的人才不了解这話的意义。我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来講的，是按照全知者②的指示說的。"

"好吧，好吧，願上帝保佑你健康，"彼得說着就跟海尔德列亚繼續前进。隨后向提屠說，安东是个脑筋簡单的人，他曾在一个地方做过苦修士；后来疯了，便从隐修院逃出来。几年来散布

① 末日的审判，是《新約圣經》最后一章《启示录》上記載的預言，据說，世界末日到来时，基督要来审判万民。

② 指上帝。

一些疯話，他是靠着大家的施舍过活的。

萊斯貝济公館古老而朴实，引人入胜。院子周圍配有耕作时用的房屋，院子里停有一輛套着一匹栗色馬的馬車。提層認出車上是他跟教員德拉高斯一块碰到过的普拉塔茂努的兒子。年輕人向他說，他是同他父亲一块到戈古·約內斯庫地主这兒来的。他討厌談論事务，所以不想进屋去。彼得趁机請伊萊亚娜通报她的主人，有位从阿馬拉来的先生到了。不大一会兒。小女孩請提層进去。厄日妮热情地接待了他：

"你可来了！……我該多么高兴啊！"

她确实高兴，她現在才二十五岁，結婚巳經四年了。戈古·約內斯庫的岁数比她大一半，仍然和初婚时一样地爱她，一切都順着她的意思。厄日妮考虑到她不仅应該忠实，而且还应該感激她丈夫无比的热誠，所以連想另一个男人的念头都不可能产生，但她总感覺到有一种迷惘的后悔心情，就是在有巧計和权术的繁华生活中也消除不了这种心情。娜迪妮常拿她开玩笑，她不能理解象厄日妮这样一个漂亮的少妇在必須染头发来挽回青春的戈古身旁，怎么能够得到幸福呢？其实，尽管厄日妮巳經适应了她所生活的社会习气，但是她内心仍然是潘代亚·德·萊辛达教士的女兒。因此，和年輕的提層呆在一起，就好象又回到了父亲家里。他們談起他的妹妹罗拉，她的弟弟乔治，想起德兰斯瓦尼亚的幸乔尔兹、人民和地区。以后她又把話扯回来，苦笑着說：

"戈古和他的农場主說起来沒完沒了……我去告訴他說你早就来到这兒！"

她拉开了門。听得見那間屋里戈古的声音在喊着：

"完了，亲爱的灵魂……"

他出現在門口，并且望見了提屠：

"你为什么不早通知我？我的亲爱的……我早就同希腊人算完了賬，我們談开了政治！"

他好象比昨天年輕些，也比昨天开朗些。亲热地握着客人的手搖晃着。他把普拉塔茂努叫到他們所在的屋里，責备他騙了他，应該罰他終身服劳役，但是还請他同他們呆一会兒，喝杯香咖啡。希腊人誠心誠意地笑着；他推辞說在村子里有些該料理的小事，还說他有义务去拜見娜廸妮太太。他还自荐說，如果提屠願意，他可以把他送回阿馬拉去。

"那么你就到村里溜溜去吧，"戈古愉快地說，"你总不敢厚着脸皮用你的垃圾車把我的客人誘惑走吧？还有，娜廸妮也并不急着想看見你的滑稽脸，她清清楚楚知道你要并吞她的財产！"

他送出普拉塔茂努，随后搓着两只手滿意地回来，說：

"現在，咱們来听听我們詩人要說什么！"

他問提屠怎么来到这里，到这兒有什么打算，找到了什么工作。听到年輕人的說明后，他气忿地大声抗議說：

"这怎么成呢？一位德兰斯瓦尼亚的詩人在罗馬尼亚竟不能生活？眞太岂有此理，可怜的小伙子！"

因为他表現得这样关心，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很受感动，最后戈古感动人心地声明說：

"首先，請你不要有什么顧慮。其次你会象現在看着我一样地清楚，詩人在我們家里会受到我的照顧，使你感到在罗馬尼亚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对嗎？我最崇拜的心肝？"他看着他的妻子簡短地补充着說。

"当然！"厄日妮象小鳥叫似地回答說，"我們应該替他想个办法！"

普拉塔茂努回来接提屠时，戈古找到了一个新借口来駡他：

"你打算把我們的客人搶走，我可要給你加地租！……你向娜廸妮說，我們明天要到她那兒去吃午飯，还要設法叫她也增加地租。就这样啦，厄斐亚尔特！"

7

普拉塔茂努赶着他的馬車，虽然也跟他兒子和提屠搭訕，可是他的思想早就飞到别处去了。他不願意把这思想向任何人暴露，連对他亲爱的兒子阿里斯提德他都不願意說出来，这次到阿馬拉去，他非常担心。将要得到的結果会决定普拉塔茂努家庭的命运。他喜欢土地，不单是由于将来按照耕种規程細心地把地种好可以得到很多收获，而且特别是因为土地将会巩固地主的身分。普拉塔茂努認为做一个地主是最大的幸福。自从他担任了农場主的职务以来，这就是他的梦想。現在是他的梦想将要变成事实的时候了。只要他們在地价上談妥，他想不出有比巴巴罗亚卡更好的土地来。他知道娜廸妮总是缺錢用的，他曾經給她垫过許多次現款……还有，娜廸妮并不一定要攥有土地，相反地，土地倒是她的一个累贅。今年春天，她曾問普拉塔茂努能否給她找到一个好买主，最后說，到秋天他們再重談这件事。他曾經很穩重地向她說过，只要她的条件不太刻苛，他能够找到許多买主，最近以来，賺錢是很困难的了。土地的收成也不象往日那样好。当然他也向娜廸妮透露过他可能买下，她也了解到这一点。

他是一个当地出生的希腊人，希腊話只会說十几个字。他的喜爱希腊文化，只表現在給他的子女起个英雄名字上，比如：

他兒子叫阿里斯提德，他女兒名叫海倫娜。除此以外，他入了罗馬尼亚籍，希望他的兒子通过参加政治活动将来能做个議員。他为了供他兒子学法律花費了很多錢，并且兒子要什么就給什么……可是父亲的上进心沒有遺传到阿里斯提德身上来。他不爱念書，却喜欢吃、喝、嫖女人。在三年的大学生生活中，他沒有参加过一次考試。借口說，等到充分准备好以后他再去参加考試。

"祝你走运，祝你走运，普拉塔茂努先生！"布徐奥克站在酒舖門檻上喊着說。

农場主高兴地用一句笑話回答了他。他会向农民們說話，比附近其他地主或农場主更会博得农民們的同情。誰要有了困难，首先就奔希腊人这兒来，他不驕傲，总是傾听大家講話，并至少能安慰他們几句……

普拉塔茂努把他的車直赶到老公館的院內，为了不打扰貴族，沒有在新公館前停車，只从旁边溜了过去。他本来有意叫阿里斯提德跟他会見娜廸妮，一个年輕妇女看到美少年是会感到高兴的。最后他改变了主意。誰知道事情会怎样轉化，如果不幸事情搞糟了，最好不叫他兒子看見。

和主人交換了头几句話以后，普拉塔茂努心想，把阿里斯提德留在外边是作得对。娜廸妮是同她丈夫和布魯馬呂果在一起的。她接待他的那种客气态度，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們正在談論你……好象你已經猜到了！……"

农場主作出适当的笑容并吻了娜廸妮的手。旣然娜廸妮和普拉塔茂努是談买卖，其余的两个人就走出去了……娜廸妮請普拉塔茂努坐到拉烏尔坐的爐子旁边的安乐椅上，在燃燒得很慢的爐子里，两块大木头毕剝地响着。她坐在另外一把安乐椅

上，用一种天眞的态度喃喃地說：

"是的……現在我們可以安靜地談話了！"

普拉塔茂努深深懂得人情世故。她的过份和气，正說明她急着等錢用。他企图避免危险，开始談收成……她笑着打断了他的話：

"我知道，我知道……收成总要比最低的預算还低的，这事和下雨不下雨有关。錢并不好賺，而粮价不一定总是有利的。我还要向你說几件有趣的事情！"

她向他叙述在外国的三个月中花了很多的錢。因此她不得不求她丈夫帮忙，对她来說，这是一件难堪的事情。格里果列旣然客客气气从不过問她的錢財，她也不願意向他要求什么，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中，比如最近这次沒有征求丈夫同意就决定出国的旅行。这时普拉塔茂努才使她注意，自炫他很快回复了她的信，并且离到期还有几个月就給她寄去了秋天的租金……只有他这个可怜的穷小子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张罗这笔巨款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娜廸妮并沒有感到不安，她娇媚地謝了謝他，継續說她回来一分錢也沒有了，还欠她哥哥戈古的賬。因此她在旅途劳頓之后并沒有休息一下就来到乡下，这样做只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跟他商量預借相当于下一年租金的一笔款項，或者至少是这笔款項的一部分，使她能够还淸欠賬。

农場主大声叹了口气。她不卖地，反而要預支地租，这是什么运气！……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希望等着这个秋天的到来啊？……他难过地回答說，他总是希望滿足她最小的要求的，他也作过一切犧牲来保持她的面子。不幸的是，現在客观情况对他不利。他黑天白日的干活……白費劲！他从前带来的一笔小資本几几乎要賠进去了。現在娜廸妮要求在到期以前得到她的

租金，而他至今还未能捞回已經先付給她的款項。他立刻算給她听，不管他怎么努力，也无法拿出目前这样高的租額，就連租金的四分之三也拿不出来。至于他自己的收益——肯定是他应得的利益，因为他付出了超人的精力——虽然很微薄，也連想也不要想……

娜廸妮和气的态度立刻消失了，但是她很快又恢复了和气并且微笑着說現在农場主可不缺少，他們比土地还多。普拉塔茂努肯定同意这一点，但是必須弄清楚是哪样的人……一个內行人絕不会付出他所付給的价格的一半……的确，有的地方农場租价涨了。但是那些地方在无情地剝削着农民，因此就可能发生严重的后果……农民們已睜开了眼睛，他們要自己有地，決不会甘心継續忍受而不向欺騙和凌辱提出抗議的。"虽然这里的农业合同是公平合理的，也沒有人想詐騙他們一分錢，但他們总有些怀疑，不安和抱怨！别处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只有天知道……"

这一套議論使娜廸妮感到討厌。农場主理会到这一点，也就結束了他的发言。

随后沉默了一个較长的时間。娜廸妮以一种审判官的神气盯着普拉塔茂努，好象要猜到希腊人的話里隐藏着的一切，他当时虽然表示出一种又溫和又謙卑的面孔，但也是神秘莫測的。

"得啦！"娜廸妮突然說，她有点发怒，并且揮了一下手表示她要結束这个会談。

普拉塔茂努意識到他把繩子綳得太紧了，現在要等緩和下来的机会。他知道娜廸妮是个貪得无厌的人，她可能找另一个农場主，到那时不但买不着地，反而租也租不到，那就更糟了！

这时候，格里果列进来了。他告訴娜廸妮說，有一些农民請

求会見。他們也想买她的地，娜廸妮吃了一惊，站起来說：

"我沒有跟普拉塔茂努談这样的事啊！"

她不知道应該怎么办了。格里果列堅持要她会見农民。現在他們都在怀疑，要是他們得不到直接的回答，就認为他們是受到了伤害。娜廸妮从来沒有和农民們直接接触过，也不希望直接接触。她把农民們看成是野人、坏人。犹疑了一会兒，她聳了聳肩膀說：

"好吧，你旣然这样主张，格里……設法别讓他們弄脏了什么，也別讓他們把屋子散滿了种种臭气。"

路加·达拉巴跟着几个农民走了进来，不久，整个屋子就充滿了很浓的大蒜气味。

"啊，不要害怕，把你們心里的事都向太太講出来吧！"

酒鋪掌柜克里斯代亚刚才通知农民們，說希腊人为了确定巴巴罗亚卡的事来到了貴族家。昨天农民們和貴族米隆会見以后，开了一个会，决定不放弃斗爭，还要在娜廸妮面前尝試他們的命运。

現在由于农場主的在場，他們有些不知所措。很长的时間，路加·达拉巴才鼓起勇气用眼睛直盯着娜廸妮的眼睛說：

"太太，請不要怪我們，我們听說你要卖地，我們就开了一个会，大家一致認为，这块地一直是我們在耕种着，最好不要把它卖給外人，我們也有可能……"

娜廸妮刚才已經被普拉塔茂努惹火了，現在又被农民的蒜味和意見激怒。其实，她本来不想出卖巴巴罗亚卡。春天，她对农場主說她想摆脫土地，只不过是当时农場主不想走，她又不願意在他給送来錢以后就突然撵他走，就說了句敷衍話。一句空話，竟会引起这么多的麻煩。昨天，她公公的談話已出她的意

外；今天农民們又突如其来地要买她的地。她現在明白了，刚才普拉塔茂努为什么对地价这样抱怨。她毫不隐諱諷刺味地笑了笑，同时瞅了普拉塔茂努一眼。他仍然坐在安乐椅上，两只眼睛盯着农民。他的脸上装出一种惊呆神情来掩盖他內心的混乱，可是在他发热的脑子里不断地盘旋着这几个字："我的命該如此。"

娜廸妮認为他們談得不少了，就打断了他們的話对他們說，目前，她还沒有意思出卖产业，她对普拉塔茂努很滿意，他能及时付地租，也不压迫农民。农民們为了不使农場主不高兴而很快地同意說：

"这是真的。我們一向就和先生說得来！如果我們硬要反着說，那就太不对了。"

娜廸妮保証她要卖地的話，决忘不了农民。他們不应該听信流言，因为这些流言是那些想从中取利或是居心不良的人散布出来的。这时这位女东家和农民們虽然都沒有瞅普拉塔茂努，但是他仍咽了一口唾沫。

当他們又剩下两人时，农場主溫和地問道：

"那末我的事你怎么决定呢，娜廸妮太太？"

娜廸妮簡单地回答說：

"我好好想想，再看我能够怎样作。"

普拉塔茂努感觉到腿軟了。他試探着提醒地說："什么时候我再来見你？"

娜廸妮犹疑地說，她不知道她还在这兒住几天……

"你是否怀恨我，娜廸妮太太？"农場主失望地突然說出来。

"哦，为什么？"娜廸妮伸手向他說，"怎么可能啊？你一点也沒有危害过我。"

下台阶时，普拉塔茂努在內心里苦苦地責备着自己，嘴里說：

"啊，不用說，这下我可栽斤斗了！謝謝你啦！……"

8

星期二下午，下起了冰凉的牛毛細雨。就象秋雨一样下得小，但是下得长。戈古和厄日妮到阿馬拉来吃午飯。这頓午餐吃得很快乐，最后談到回布加勒斯特的問題。戈古必須在星期四回到首都，他沒有可耽誤的时間。因为他是議員，国会半月后要复会了，他应該事先跟政界朋友見見面。他提出讓提屠跟他們一起回去，但是格里果列不同意，把自己的客人带走，戈古这样做可不够好。格里果列打算讓他跟娜廸妮一块回去，为的是不讓她单独和布魯馬呂同行。

入座用飯以前，格里果列把戈古和提屠叫到一边。戈古一听談到巴洛列努就起了火。格里果列怎么能想到巴洛列努会大公无私地給別人服务呢？可見虽然他們是朋友，格里果列也并不了解他。"他一向的諾言总是空話，一直到你自己感到厌煩放弃希望为止。"

格里果列小声地提出意見，并补充說，无論如何，提屠不能老沒事作，所以……

"唉，我答应你，只要我回到布加勒斯特，二十四小时以內我就把这个年輕人安插在一个职位上！"議員夸张地說。"我敢起誓，我不是巴洛列努！"

"当然啦，如果你真为他操心的話……"格里果列說，"但是你有时也爱忘事，亲爱的戈古，而……"

"我求你，我求你，"戈古笑着說，"我懂得什么时候該忘事，什么时候不該忘事！"

"你运气真好！"当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格里果列小声对提屠說，"在这件事上，要想使他可靠，那必須由厄日妮来保护你！"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沒有吭声，他很兴奋地听了他們的話。毫无疑問，他生来就是这么幸运的！吃飯时，他吃得很香。后来，人們談起德兰斯瓦尼亚《多依納斯》[1]时，他就唱起《克呂依的路途是漫长的……》那支歌来，大家都鼓掌称贊。就連平常对罗馬尼亚民間音乐不感兴趣的娜廸妮，也要求他回到布加勒斯特时，給她唱他所会的一切《多依納斯》。米隆也直夸奖他。

戈古和厄日妮冒着雨回去了。在門口看到了連风带雨的情况，娜廸妮打了个寒战，說：

"恐怕我要比他們先回到布加勒斯特！"

老于加搓着手，滿意地說：

"啊，亲爱的，这場雨对秋耕来說，太好不过了！能值百万，值几个百万啊！……"

"当然是这样，爸爸！但是連在城内我都不能忍受下雨！你想，在乡下，我更恨下雨了！"

自从娜廸妮来到这里以后，格里果列变了样。他重新拥抱了她；他明白过来，如果沒有她，就沒有生活。他原諒了她的一切过失。一个象她那样的女人，有权利活着，有权利受到人們的尊敬，不应該去过他所要求的那种从吝啬的占有欲出发的躲在一个角落里的生活。他把她的坚强意志当作是对他的不忠实，把她的浓妆艳抹理解成为罪恶，而不去看它的实質：爱美是人类

[1] 罗馬尼亚民間歌曲名称。

的天性。他并不了解她，不断反对提供新鲜事物，反对变化，于是她就自己寻求——也巳經成功了——作他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情妇的方法。他呢，經常是对她的一点点任性都要反对，并且对她爱好跳舞和旅行也要指摘！

現在，他还应該随时注意控制自己的情感。拉烏尔·布魯馬呂虽然极力証明他是純洁的，但是他的在場还不断刺激着格里果列的神經。拉烏尔叙述一些故事，說些双关語的傻話，关心牲畜的飼养，装出耐心的样子忍耐地傾听格里果列的耕种学說，陪老于加玩牌。由于他看出格里果列很看重提屠，所以他就和提屠你我相称。看到娜廸妮悶悶不乐的时候，講一些法国笑話使她高兴……虽然，格里果列在內心里認为是多余，然而还总是很謹慎地眼睛不离开他的每一个动作。甚至在最亲热的时刻里他也怀疑娜廸妮。他感到她的亲吻仿佛也是对他的不忠实，有时她說出的一句爱情話的声調也引起他的疑心，……他时时刻刻怀疑她是在玩弄他的感情。

新生的爱情催他尽快回到布加勒斯特去。这兒的工作，最多不过一星期，就能結束了。他用試探的口气要求娜廸妮等着他。

"在这烂泥坑里再多住一个星期，就会要了我的命！"她笑着說，"这一次你为什么不为我而放下这些麻煩的事务呢？我們一起回去吧！"

格里果列答应几天后事就办完，他沒有留她；他不願意叫她不如意地勉强住在这里，他願意看到她愉快而高兴。

娜廸妮决定星期四动身，但是这天雨下得很大，只好等到星期五再走。格里果列認为这是她为了多跟他住一宿的借口，心里很高兴。

夜里雨住了，星期五早晨的天气很好。外边的泥水沒过人們的膝盖。汽車围繞栽植着秋天开紅花的心形花坛开过来，停到台阶前。阳光突然从云层中透出来，照射着花坛，花坛上显得格外鮮艳耀眼。娜迪妮上車时，她来回地吻了格里果列，看着花坛的紅花，亲切地說：

"这就是你的心，格里！"

在拥挤着送行的佣人中，提羅看見彼得在貴族的院子里蹓达，也許是为了接近他心爱的馬丽奥阿腊，也許是希望找到一个低微的工作……在他辞别米隆和热烈地感謝了格里果列以后，年輕的提羅握着彼得的手說：

"祝你幸福，彼得！"

"上帝保佑你，先生，"小伙子用一种顫动的声調說。

娜迪妮听到这个陌生的声音，回头一看。她那好奇的眼光和年輕人光亮的視綫接触了一会兒。

汽車在石子甬路上緩慢地向前开动，格里果列沒戴帽子跟着走。娜迪妮坐在两个男人中間，用她带着手套的手向他送过来飞吻。当他們走到大門口时，格里果列喊司机稍微停一会兒。他登上汽車的踏板說：

"对不起，我有两句耳語要向娜迪妮說……"

他扒在車門窗子上边，双手捧着妻子的头，吻着她的耳朵边，小声地說：

"我爱你！"

娜迪妮的脸冲外，笑着結結巴巴地說：

——Mais tu es fou, petit chéri![1]

[1] 这一句話是法文，意思是"你瘋了嗎，亲爱的！"

接着汽車就风馳电掣般地开走了。格里果列眼盯着它，直到只能望見一只小手象一只白鴿子似的飞翔在人头上。

汽車飞快地前进，污水和泥点濺滿道边，突然，小于加听到发怒的喊声：

"該死的！"

这是約翰納老奶奶刚走到路边，濺了滿身的泥水，正在嘟囔着抖她的衣服。

尼斯多尔·木饗尼古的妻子安日丽娜，光着脚抱着一个孩子，手里拉着刚刚四岁的另一个孩子，正沿着大路往上走。孩子也光着脚，踩着拖拉在泥中的长汗衫的下襬直晃搖，小孩不断地哭着說：

"媽媽，我餓！……"

女人愁眉不展，一边拉着一边安慰地說：

"住嘴，孩子，住嘴吧！"

汽車和象白鴿子似的小手不見了，格里果列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似地叹息着。他只能听到孩子哭的声音，母亲安慰孩子的話和老奶奶嘟囔声：

"該死的！"

第四章　光　明

1

在整整两天中，提屠不断叙述他所遇到的事情和他在乡村度过几天的情况。首先是他的房东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叫他詳細講述了这一切。她只要偶然不談約翰和米米的事，就会急着想打听所有的事，或者是无故与人吵鬧。另一个夜晚，他又对賈沃里拉斯全家作了一个詳細的叙述。鞋匠的兒子曼德尔松刚退伍回来，特别关心农民的痛苦；他滿腔憤怒地說社会上的不公平达到頂点，将要引起暴动，忿恨的民众将被迫自己站起来主持公道，那时，我們整个的国家将要在火焰和血泊中倒下来。

年輕的提屠无疑是有前途的，但是必須控制自己。他不知道世俗的风气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他認为最好不要太露鋒芒。他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来講娜迪妮的事。提屠說，娜迪妮是个迷人的人，虽然实际上她不大注意提屠，但对他也表示了好感。在汽車中她喜欢用法語同拉烏尔談話，对提屠說得很少。

星期日早晨，提屠到阿尔甘特里大街拜訪戈古·約內斯庫。他曾經答应給提屠安插一个位置，最多不过二十四小时。但是在作礼节上的拜訪时，对这件事不妨再提醒他一次。

"办妥了！"議員胜利地喊道，"明天你到《德拉波吕尔》报社編輯部去上班，你去見德利塞亚努，記住他的名字，这是报社总編輯，你对他說是我打发你来的。薪金并不怎么高，以后我們再設法解决……"

提厝惊喜得連几句感謝的話都說不出来了。戈古喜欢受到旁人贊揚。他事先沒有把这事告訴厄日妮，正是要她感到惊奇，当她出現时，戈古詳細地叙述他办理这件事的經过。他自己思忖：到《世界》报社或到《阿代瓦吕尔》报社給提厝找工作对他这样重要議員的身分合适嗎？他能向本党的报紙介紹，为什么要去冒拒絕的危险呢？再者，德利塞亚努是下院的同事，又是朋友，于是决定去找德利塞亚努。他是殷勤的、亲切的，毫无困难地答应了，但是必須和报社經理商量一下。啊，他去了！那兒总是冷靜和忧郁的！經理是个肥胖的犹太人，戴着金絲眼鏡，以原則和数字为借口說：报社开支太大，报紙虽然編得不坏，可是銷路不好，因为"今天的讀者已經不愿欣賞流利的文笔和犀利的辯論了。現在人們都爱看凶杀，誹謗等等新聞"。

"我們爭論了一个鐘头，我忍不住了！"戈古傲慢地說，"我站了起来，两手插在衣袋里，乾脆向他声明：'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只要滿足我的要求！要不然……'沒有再費什么事，經理就答应了！他簡单地补充說：'是啦，議員先生！你要知道，我什么也不能拒絕你！'"

戈古不愿意向两位贊揚他的人說明的事，是他把两只手插进衣袋里，掏出錢夹子，預付了他所介紹的人的半年薪金。在賬上寫的是議員戈古·約內斯庫的捐款。

厄日妮拥抱了他，亲切地向他致謝，这就完全滿足了他的心意。以后夫妇俩又热情地向年輕人祝賀，請他和报社編輯部联

系后，改一天来用午餐。

“以后，在报上你要設法随时給我登一小段！”戈古在送他走的时候，用半开玩笑半严肃的口吻向提居小声地說。

提居首先要看一看《德拉波吕尔》报的版面。他从来沒有看見过，也从来沒有听說过这个报。他轉了十几个报摊，最后买到了一份。馬上打开，仔細看了一下。依他看来，这报象議院里的演說那样貧乏，空洞，枯燥无味。他失望了好一会兒。他希望的是另一种事，現在怎么办呢？为了开始……

回到家里，他想把整个报紙的情况熟悉一下，从报的名称到負責經理的名字讀起《德拉波吕尔》日报来。他正在費力地讀一个上院議員署名的冗长社論的时候，約翰敲他的門，說：

“亲爱的，你出来一会兒。我妹妹要認識認識你；因为萊努塔把你当作首都教堂的圣匱[1]一般来崇拜了！”

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希望得到約翰一家的欢心，曾設法給唐塔找对象，唐塔的两个老人很为除了美貌以外别无嫁妆的年輕女兒的前途担忧。目前，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看中了提居。因此她逢人就說，提居按时付房租，他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和貴族們往来，以他那新聞記者的身分，不知道在那一天，他可能象她丈夫在軍校时的老同学高斯代耳·彼得斯古一样，突然被选为議員。

“提居先生，請看看到我家来串門的天使吧！”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温和地贊叹着說。

唐塔脸紅了。她那高高的身段非常窈窕。碧綠的眼睛中閃射着一种水汪汪的光芒。年輕人的心有点乱了。亚历山德来斯

[1] 是天主教会的教堂中被人崇拜的圣人的遺骸。

庫太太看到他这样异常高兴，一会兒，她以一种交际家态度接着說：

"好吧，現在我們該走了；你瞧，我們正要出門。我只是要叫你瞧瞧她，欣賞欣賞她。但是不要为这个悲伤啊！哦，后天晚上，我把你領到她家去，在那里，你要有意的話，那就可以自己向她求婚了！"

提層又埋头看上院議員的論文，在单調的字里行間，不断地閃耀着唐塔的綠眼珠的光芒和她嘴上的微笑，好象是一个想不到的又很动人的誘惑。

第二天他到《德拉波呂尔》报社去。办公室的工友把他領到編輯部秘書那里。在一間大厅里面，一个沒有刮脸的、鼻子上架着大眼鏡的人，独自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前，手里拿着大剪子在一堆报紙里搜寻材料。他看了客人一眼，仍然繼續工作。他剪完了报紙，用手扫掉了桌上的零碎紙片。一听到提層要見德利塞亚努，他就厌煩地說：

"总編輯不常到編輯室来，你在这兒不容易找到他。如果你有論文的話，你可以向編輯主任說，他就要来了，或是对我說也一样。"

提層向他說明拜訪的目的，秘書皺起眉头說：

"哼……我們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編輯多于讀者，可是不用剪刀还办不了事。发薪的日子都来了，写稿的时候就沒一个来的。这是領导上的事，早就与我无关了……"

为了确实知道年輕人的情况，他在一个紙条上写了两行字，叫一个工友送到經理室去。答复倒来得很快，秘書于是繼續說：

"好啦，你被录用了！很好，你有意写文章嗎？但是写什么呢？"

他逐渐不皺眉头了。他有顆善良的心。他自認为是罗馬尼亚所有編輯部最精明的秘書，因为人們都瞧不起他，他就自認为是作了别人的牺牲。他已經討厌在这个謠言窝里干这个比苦力还不如的工作，其他的人跟他在一起感到不光彩，装滿口袋后就投到銷路广的报紙編輯部去。

提屠是德兰斯瓦尼亚人，秘書叫他負責在德国和甸牙利的通訊中搜集有关罗馬尼亚和住在喀尔巴阡山北部的罗馬尼亚人的新聞。他递給提屠一叠沒有打开的报紙。在編輯部，除了懂法文的以外，沒有人能懂别国文字。他可以把报紙带回家，慢慢地閱讀。不必写得多，要写出簡短生动的評論，这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报紙所应該作的。不幸，《德拉波呂尔》报……当然，这张报如果能每星期至少刊登一次社論，那就很好，应該試一試。因为它拥有不少糊塗政客，也刊登不少他們的令人莫名其妙的論文。但是不应該忘記《德拉波呂尔》是官方报紙，因此他必須聪明一些。更因为党的領导人的位置有許多野心家覬覦着，他們正在暗中拆台，急不可耐地找寻漏洞，以便利用它反对目前的領导人。

"好了，朋友！"秘書亲切地結束說。"你也可以回家工作，熟悉业务的时間很多。但是我請你每天早晨到这兒来，我很可能要你帮忙。"

他就叫罗絮。

提屠回家去了，在屋子里开始熱情地工作起来。他想，只要聪明和勇敢，今后摆在他面前的道路一定能走得通。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同約翰到他的父母家打牌去了，一定会在那里逗留得很久。大杂院里寂靜无声，一点叫喊或咒駡声都沒有了。晚上，他的文章快要写完的时候，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猜想是

他的学生馬丽奥阿腊来了，他高兴起来。一連工作了几个鐘头，来一位女客是値得欢迎的，即或是馬丽奥阿腊来也好，他很快向門口跑去迎接她。

"媽媽沒在家？"米米很自然地問道。

年輕人惊奇地回答說：

"沒有在家……但是，太太，請屋里坐。我这就……"

"啊，旣然来了，那就看看詩人的窝吧！"

提屠高兴起来，来回地吻她的手，請她多呆一会兒，好讓他仔細地看看她，告訴她自从那天看見她以后，再也忘不了她……米米仿佛沒有听他說什么，又好象早就知道他要說什么似的打断了他的話說：

"我在結婚以前，每逢放假从学校回来就住这間小屋。那时，这間屋子媽媽总不往外租……在这个小床上，甜蜜的梦可沒有少做啊！"

年輕人鼓起了勇气，要她脫了大衣，嘴里嘟囔着說：

"米米太太，我請你……我不咬人！真的！我不会咬人的！"

米米大笑起来，說：

"我相信你……还有，我也不允許你……給留下什么痕迹！"

她为了使他安靜，用一种充滿情感的声音接着說：

"我同情你，但是……"

提屠的心神蕩漾起来，他用力抱住了她，热烈地吻着她的嘴，想法把她拉到床上。她发出滿意的嘖嘖声音接受了他的吻，以后又輕輕地避开他，低声說：

"你怎么不老实呢？想讓我后悔到这兒来嗎？……現在不行，相信我的話吧！下一次吧！請你忍耐一些时候！"

她把扣在金色头发卷上的帽子扶正，靠門站着，为了避免受

到新的攻击，她用手拉着門閂：

"你明白了嗎？乖覚点，老实点……現在我走了！我只是来看看我媽才在这兒呆一会兒……再見，沒有耐性的家伙！"

她留下了一个輕盈的微笑就跑了。

2

这是一个比往常繁杂、热鬧的季节。娜廸妮卷进了狂热的激动中。在十一月中国会就要开幕，还有厄莱奥拉·杜斯和樊罗底的表演，巴德莱沃斯基的演奏更是不必說了！她从巴黎带来了不少的服飾，但是有許多大場面她都非參加不可，她生怕她的穿著过于寒傖。

格里果列从乡間回来比預定日期晚了几天，因为他是算完賬以后才离开他父亲的；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呆到明年二月了。这事正符合他当初的願望：整个冬天都可以和娜廸妮住在首都。

"好极了！"娜廸妮一知道他的决定后說。

娜廸妮立刻要求他在剧目广告中預定最好的包厢，还特别告訴他，要是有一次她落了空，那就是永远丢尽了面子。格里果列对于为这事奔跑感到有些厌煩，于是娜廸妮照顧他不要他去。

"你要是不高兴来回跑，我們可以叫拉烏尔去。他办这些事很內行。"

格里果列却违心地反駁說，办这件事，他一点也不討厌。他一定要不知不覚地使拉烏尔离开娜廸妮的身边。他想，这不是从嫉妒出发，拉烏尔实在是个笨蛋。于加的新生的愛情不允許有嫉妒。他应該身兼丈夫和情人，才能保住她。

娜廸妮沉溺在繁忙的交际应酬中，观察不到予加的殷勤。即使在其他的情况中她也沒有看出这一点。她認为她受人愛是很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事。人人都是这样娇縱她的，首先她父亲就象崇拜偶象一样地对待她，就是到現在还是一看見她就高兴非常。她却只是愛自己，她認为自己应該拥有一切，什么也不能少。她并不为賞心或縱欲而从事娛乐。在她看来，这些娛乐无疑是她美貌的附屬条件。她并不因格里果列不能滿足她的情欲而欺騙他，就好象她不因为烟能使人迷醉而吸它一样。她認为应該尽一切力量提高自己的身分，把自己装飾得和一尊圣像似的来盖过所有的妇女。她长时間一絲不挂地对着鏡子欣賞自己身上的曲綫美。一个早晨，她都是赤裸着身体在自己房里踱步，以便尽情地欣賞自己。

拉烏尔正象摩登女郎身边的狗或是人們随身带的护身符一样，成了娜廸妮离不开的侍从和任意泄忿的对象。他和許多人一样，长时間以来一直追求她。最后她接受了他，这并不是出于愛情，而是出于一种无所謂的心理。在交际場中他被人認为是一个聪明男人，在他那伙人中，他受到相当的尊敬。她感到和丈夫在一起不如和拉烏尔在一起随便。她对丈夫保持着一种法理上的尊敬。可是对拉烏尔，在精神上她用不着照顧他，况且他沒有更高的要求，他对残羹冷汁也会滿足。他是她的舞伴，从这一点来說他还是有用的。

格里果列对布魯馬呂这样的人，很自然地就有一种反感。他看不起这个人，也認为娜廸妮容忍这些"放肆的仆人"确实不对。格里果列很懊悔他沒有用諒解的愛情来阻拦她走向歧途，他只用一些爭吵的方法，結果反而促使她更加固执。如果从結婚起就諒解她，幸福生活也不会中断四年，在他們两人中間也不

会造成一道鴻沟，現在，在这道鴻沟上必須修建一条新的桥梁。

他看出了自己的錯誤后，十分自然地下了决心要很好地来弥补过去的缺陷。他有責任保护娜廸妮，使她摆脫一切誘惑，并不是把誘惑完全取消，而是由于加經常在她身边来滿足她。他現在了解娜廸妮在物質方面的顧虑，就情願用一种討好的說法来滿足她的需要：

"我要使我的妻子成为一个最美丽的人！"

娜廸妮不相信她的耳朵会听到这样的話。她已經看慣了于加对这些費錢的豪华举动一向是寬容而不关心的。她无所謂地回答說：

"你眞好，謝謝你，可是我怕錢数会吓倒你。"

"只要是为了你，多大的錢数也不会吓倒我。"格里果列摆出一种被爱情征服的神气反駁着說。

从結婚以来，他們沒有作过的事情，現在要开始作了。他同娜廸妮郑重其事地談論起她的装飾来了。她給他拿出最新的服装画报，給他講解剪裁方法、衣料和別的零星附屬品。于加非常認眞，好象談論生活問題一样地感到兴趣。这个問題，他們一連談了好几天，娜廸妮惊奇地发現于加对妇女的美容有細致的观察和独到的見解。有一次对他这样說：

"我一向認为只有耕种的問題才能使你起劲。現在知道我錯了。"

格里果列笑了：

"自从我遇見了你，我就拿你当作唯一的亲爱的人。如果我沒有这样想过，那肯定是我的錯誤。"

他們回到布加勒斯特大約两个星期，有一天，普拉塔茂努又来請見。娜廸妮对見不見他有些犹豫。現在于加亲自支援她，

她不那么急需农場主帮忙了。另外，她在国外旅行时欠下戈古的債务，他已經答应可以延期偿还了。

普拉塔茂努进城的主要目的是送他兒子到大学注册，同时也想借机会来消除他和娜廸妮之間的不愉快的隔閡。他兒子早已回家去了，在乡間能够更好地准备决定在圣誕节后参加的考試。因此普拉塔茂努有时間料理他的事情。他想尽各种办法，找到了明年春季应付地租的一部分款項，把它拿到主人这里来，表明他在实在沒有办法的时候，还是願意使她滿意的。他深信在这許多証明忠实的証据之下，她不会拒絕自己唯一的小小的要求。当然还是买巴巴罗亚卡的事。那一天他从娜廸妮的嘴里听到了她暂时不想卖地。他还听农民說米隆也想买这块地，声明愿作这块地的买主。如果她接了預付的明年的地租，就請她說明，在出卖土地时，如果她認为他出的价比别人高，应該先卖給他，那么这笔款就作为定錢。对她来說，这只是一种形式，对他来說，是不确定的保証；但在証明他的忠誠意义上是宝貴的，同时也承認他多年来的勤劳的服务态度。

娜廸妮讓他尽情談下去，主要是他带来了錢。她父亲曾教导她不該拒絕金錢。对于他所要求的事，她毫不考慮，因为她一点也沒有出卖巴巴罗亚卡的意思。卖比租要麻煩得多。一传出去她有意卖地，麻煩就开始了。

“你从哪兒听說我要卖地呢？”娜廸妮說，“除了我以外，人人都知道我要卖地，也都要来买我的地。大概我也知道点……唉，先生，我已經跟你說过，你也听得清清楚楚：我干脆說不卖；我連卖的意思都沒有！这够清楚、明确而又肯定了吧？”

“在任何情况下，我的請求可不要使你为难啊！”普拉塔茂努装出动人的样子說。他認为同女人打交道，沒有什么事会是肯

定而明白的。她前些日子要卖地，今天又不卖了，明天她还会变卦！

"那么……"她心不在焉地說，"好吧，随你的便吧，我想先告訴你，讓你以后不致于說……"

后来，她把她对农場主所表示的态度告訴了格里果列。她不願意把这些事隐瞒起来，更不願把接受了一大笔款項的事不告訴他。这样可以讓他少为自己花些錢。格里果列总是重复地对她說，她的收益完全由她作主，他不想干涉。当时他的意見是她不应該給普拉塔茂努那种即使是无效的保証，为什么要保証未来的事呢？

娜廸妮后悔向他說出这事，沒有办法，格里果列总是吹毛求疵和令人討厌的。他看出她的不高兴，就赶快补充說：

"我說得过火一些……請你不要見怪，娜廸妮！……我求求你！……你高兴吧，你的笑容就是我的生命！"

3

"唉，基利拉，你不認識字嗎？可惜……你来，我叫你看点东西。"

在一間只摆着一张松木桌子和几个小凳子的小屋（管理領地的办公室，坐落在整个田庄佣人占用的房屋之間）中，普拉塔茂努打开他的大皮夹，从里边抽出一张白紙，直在管家眼前摇。

"你看这张废紙，基利拉……你仔細看看！唉，小伙子，这就是巴巴罗亚卡！"农場主十分高兴地喊着說，"是的，事情成了！你可以向农民們去說，告訴他們，用不着再往貴族那兒瞎跑啦，省得跑細了两条腿！"

“我祝賀你永远保住这块地，永远快活！”基利拉恭恭敬敬地回答說。

“但願上帝听到你的祝賀！”普拉塔茂努表示謝意地說，“基利拉，我辛苦了一輩子，在我的晚年，我应該有一块地。你知道我的情况，我昼夜工作，得不到休息，东奔西跑，忙忙碌碌，毫不犹疑地和你們一块兒干活，不象許多貴族那样在阳台上喝着咖啡，凈等着烤鴨子往嘴里飞。可是有人認为我碍他們的事，想把我一脚踢开。唉，基利拉，这公平嗎？你是个老实人，你来評断評断！”

“农民并不反对你啊，先生！”管家反駁說。“他們也沒有地，因此也費尽一切力气想买地。”

“他們願意买多少就买多少，碍不着我的事。”农場主迭起他那张文件說。“他們买吧！基利拉……但是为什么非要买我的領地呢？……”

很久以来，普拉塔茂努就等着发泄发泄的机会。

他認为农民到娜迪妮那兒和他爭着买这块地，是对他忘恩負义的举动。他并不象他所表现的那样重視这张收据，他現在只是在农民面前利用它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阿里斯提德的緣故，他也需要这种安慰。他兒子坚决要回乡間而不在布加勒斯特享乐的事，使他很不放心，他不能向任何人說出心事，也不能向他那头脑简单的妻子吐露胸怀。他怕他兒子和村子里的一个姑娘勾搭上，会作出什么傻事来影响他的前途。阿里斯提德守口如瓶，什么事也不向他父亲說。对于作父亲的想和兒子談这种事，也确实是一件为难的事，这样可能伤害了兒子的心。在普拉塔茂努的心里感到难过，忐忑不安。

基利拉急于想把普拉塔茂努告訴他的新聞向别人說說。在

这个星期他不能离开哥里加努农庄，只有到下一个星期日，他才有工夫跑回阿馬拉家去料理一下私事和談談心。他把小車停在布徐奥克酒鋪前面，从教堂出来的农民总是聚到这里，他叫老婆和女兒回家去等着他。外边有几个比較穷的农民躲在凉棚下避雨，叹息着互相訴苦。基利拉和他們打了招呼就进酒鋪了。路加·达拉巴在和村长吵嚷，周围有一伙人默默听着。当他看見基利拉时，好象看到同盟者似的高兴起来說：

“是上帝打发你来的，基利拉！……唉，你一定都知道！……”

酒鋪掌柜趁机拉主顧：

“你們怎么站着，老乡們？你們挡住了道，过不去人！……喂，坐在桌前！不要害怕，它不咬人，我不跟你們要錢！……請，坐在这兒……喂，輕点，老乡們！喂，村长，你該給他們作个榜样！”

他順利地使他們坐下了，也卖了几杯酒。

伊翁·布腊威拉在談到巴巴罗亚卡时，故意高声重复地說，已經从上帝那里得到自己应有的一分的人們，还想再要土地，穷人却仍然一无所有，这太不公平了。

“喂，一个鐘头了，他就这样使我发火！”路加向基利拉·彭諾生气地說。

“唉，他說的对，我們的村长，”特利封·居如插嘴道，“路加叔叔，你作的不对！不对，再說一句不对！……如果你們都把地买去，国王怎么能給农民分地呢？”

大家都同意这种說法，达拉巴毫无感情地問道：

“穷鬼，誰告訴你說国王要把地分給农民們？”

“人人都知道，只有你們这些不願意听的人不知道这事！”特利封用責备的口吻說。

"他应該分地，要不然我們活不了！"一种仿佛从地里鑽出来的粗声說。

路加·达拉巴晓得大家都在反对他，就改了声調說：

"我很願意你們有理，老乡們，但是我很怕我們还不得不吵下去，而土地仍然是人家的！……那么，如果我斗爭，特利封，你想是为我个人，还是为了大家？……至于我，上帝保佑，我还有办法……但是，我已經說过，为什么别人会有地而我們却沒有呢？我並不是主张只有我和馬兰·斯坦分到地，而是願意讓一切好人和願意劳动的人都分到地。伊納特、特利封，以及任何人都可以分到地，只要上帝帮助我們得到地的話……老乡們，难道不应該这样嗎？"

解释占了很长的时間。村长冷笑了一下。他曾因为农民不信任他而感到难过。基利拉·彭諾覚得挺为难。他早就想插嘴，看到路加說得很起劲，就沒有打断他。最后，当他听到人說起希腊人为了巴巴罗亚卡到过布加勒斯特去的事，就認为时机已到，也嘟囔着說：

"我看，他不是无緣无故进城的……"

路加的情緒立刻低落了。布徐奥克想听得更清楚些，走下了柜台。

"你怎么早不說話，旣然希腊人手里已經有了証据，你还讓我們爭論什么？"基利拉叙述了他从普拉塔茂努嘴里听到的一切后，布腊威拉也嘟囔着說。旁边的人也都忿忿不平。村长忘記了他的自尊心所受的打击，用一种不安的神气接着說：

"那么……"

路加·达拉巴好象嗓子和面色都变了，茫然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喃喃地說：

"哦，我們决不讓他們拿我們开玩笑！"

其他的人，有的比較安靜，有的比較激动地重复說：

"这个我們可不能容忍！"

4

首都，在它的主要建筑物上飘揚着三色国旗，展开了欢乐的笑容。胜利大道上鋪了灰色沙土，便道上挤滿了人群。金黃色的太阳从云层中透过来，淡然地注視着这一切景象。国王的仪仗懶洋洋地走向首都大厦。卫队的馬蹄踏在柏油路上得得地乱响。警察局长威风凛凛地站在最前面的車上，头戴大礼帽，身上閃閃发光，指手划脚地指揮着，偶尔回头看一看，儼如供人欣賞的乐队指揮。

議院中好象分窝的蜜蜂群，任意地小声交談。来宾席上挤滿了妇女，好象一个鮮艳的花籃。宝石象是天鵝絨花瓣上的露珠閃閃放光。外宾席上，穿着制服的侍从武官夹在穿着国际礼服的外国使节們中間，好象在枯草中开着的花朵。

会議大厅的周围摆設着半身像、头像和其他装飾品。几百只手伸出来，紧紧地握着。主席台前，有一群穿着黑礼服的人。这兒那兒有几个議員抬起头来望着来宾席，寻找他們熟識的人，或用手向一些笑脸抛过去飞吻。

"那是戈古！"兴奋的厄目妮向带着滿意笑容的娜廸妮小声說。

在下面，戈古·約內斯嘻笑嘻嘻地直打手势，誰也不懂，但是娜廸妮猜到了他的用意，他是在問她給她們……留的位置是否滿意，娜廸妮只掀动一下嘴唇低声說：

“很好，謝謝，你眞好。”

戈古又消失在黑礼服中去了。不大一会兒，他用手拉着拉烏尔·布魯馬呂又出現了，他直給大家行礼，一面不知还在說什么，但是誰也听不見。

“这家伙在場內干什么？”在厄日妮后边的格里果列說。

“怎么，你說他在那兒干什么？”娜廸妮很自然地說，“他是逢会必到，到处都鑽。他的交游很广……”

突然場內浮动起来。在两側門那兒一些穿着黑礼服的人們都拥挤起来。穿着閃閃发光的祭服的司教們耀武揚威地从右門进来了；穿着节日盛装滿身金晃晃的将軍們从左門进来。在一个門口有人狂叫了一声：

“国王陛下駕到！”

一陣阴沉沉的寂靜突然变成雷般的掌声，直到国王以国家元首的手拿出一张紙，掏出眼鏡，小心地戴上开始念时为止：

“参議員先生們，众議員先生們！”

在每句話后，或者几乎是每句話后面，都响起时而平靜时而热烈的掌声，国王就停住不念，从他的眼鏡上面打量对准自己的人們的各种脸，这些人的眼光好象千万条光綫聚集在一个奇妙鏡子的中心……

“……我經常关心劳动农民阶級的繁荣昌达，因为他們是国家强大而坚固的基础，民族的前途有賴于他們……”

格里果列由于激动而发干的嗓音跟着掌声喊起来：

“万岁！万岁！”

娜廸妮稍微回过头来責备地瞪了他一眼。

国王宣讀完了，响起万岁的喊声，直到国王出門为止。这时大家也都准备出去。

“真好玩！”娜廸妮在走廊中小声說，“不是嗎？……国王多么好哇！”

外边排列着美丽的轎車和漂亮的臥車，有許多人在笑着；握着手，还有仪仗队的軍乐队，奏起了軍中进行曲……

狗咬得很厉害。雨下得很大。

“去，我的丈夫，出去看看，别讓狗咬了人，再給咱們添麻煩！”

依納特·塞塞尔一面嘀咕着一面从小凳上站起来。当他开門时，正在不断拱門的猪从他两条腿当中竄到屋里。他走出去說：

“活該，管它媽的呢！”迈过門檻时他喊道，“滚开，混帐东西，你們这帮家伙都叫鬼勾去才好呢！”

随后，他看見收稅員彼尔騷德斯古在院子里蹚着泥，正用雨伞打着向前扑去的狗，在他身后几步远跟着村子里的更夫。

“喂，依納特，你还叫我在这样的天气来找你嗎？哼，你也不可怜可怜我？”

惊慌的农民首先喝住狗說：

“嘿，瞎狗！你怎么不听話！”

随后他小声地說：

“先生，我沒有想到你会来，老天爷！只是穷困压得喘不上气来……要不然，我这穷小子早就去了！我認得村公所在哪兒，上帝保佑，我的腿还能走道！”

收稅員走到他跟前。合上雨伞，輕輕地抖了抖雨点：

“一提到繳稅就哭穷；可是一有工夫就去泡酒鋪！唉，依納特，我認識你們这路人！沒办法，别拿我开玩笑！就是因为你

們，才跑坏了我的身体，糟蹋了我的青春。”

“哪个酒鋪？”农民反駁說，“好些日子了，我連一口酒都沒喝过。在这样的时刻……他媽的誰还想喝酒呢！”

“唉，少說废話，我不是来跟你聊天的！”彼尔驪德斯古一进屋就打断了他的話。

他的妻子靠着爐子站着，四个孩子围着她，他們好象被老鷹吓傻了的小鷄一样。猪正在得意地哼哼着，惊奇地扬起它的尖嘴。收稅員站在小屋中打量了一下周围。他的个子高，身子笨，头頂着屋梁，他从更夫手中拿过来賬本，写上几个字，扯下了一张。

“你听着，依納特！”他严厉地說，“我把你的猪登記在这上面了，我看你也沒有别的值錢东西。你懂了嗎？我暂时不把猪赶走，不讓你說我不好。你可別过一个星期，那样我的上級也不答应，我也不想再到你們这个泥塘里弄坏我的鞋，你又不会給我买双新的，只能讓我光着脚走……依納特，就这样办了，快点。要不然，猪就要到我家去了，你再也看不到它了！”

他妻子难过地喊了起来：

“哎呀！你可不要真的弄走我們的小猪！好老爷，要不然，孩子們就要餓死……我們只有这个，我們每天人不吃都要喂它……大猪不是我們的，我們沒有飼料，并且玉米，它……”

彼尔驪德斯古好象沒有看見她似的，怕把脑袋碰在横梁上，一低头就出了屋。依納特灰心丧气，有礼貌地跟着他到院子里，不住央告說：

“該怎么办，收稅員先生，怎么办呢？”

阿里斯提德·普拉塔茂努打发女仆把管家的姑娘盖吉娜叫

来。因为她会熨褲子，能巧妙地熨出褲綫来，不象那些笨貨連怎么燒熨斗都不会。

阿里斯提德一人在家，他的父亲到科斯太什蒂打官司去了，把基利拉·彭諾带去作証。一清早他的父亲带着他的母亲坐車走的，基利拉的老婆也跟了去。本来也想带阿里斯提德去逛一趟，但是他拒絕了。他想趁着剩一个人的时候好好地讀書。他妹妹在一星期前就到匹特茲蒂朋友家里玩去了。

盖吉娜跟着女仆胆怯地走进年輕主人的屋里。

"啊，小姑娘，你又聪明，手又巧，你給我办点事……"

阿里斯提德告訴她应該作什么。熨斗在燒着，桌子上濕手巾旁边鋪着一条褲子。他狠狠地罵了女仆一頓就把她打发走了。

"我来試試，阿里斯提德先生，"盖吉娜看見对待女仆的情况，惊惶地說，"我可不知道应該怎么办……"

她熨起来了。阿里斯提德在一旁看着她，她那苗条的身子稍稍俯在熨斗上。紅头巾在脑后系着，勒住了她的头发，完全露出来的脖頸微微地弯着。在肩膀向下一点的地方，青年人从半敞着的薄薄外衣中間看見丰滿的圓乳房和象新鮮嫩芽似的乳头。他就稍微一低头，吻了一下年輕姑娘的脖頸。盖吉娜吓了一跳，用惊惶的眼睛盯着他。

"盖吉娜，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嗎？"阿里斯提德从她手里拿下熨斗放在支架上，說，"一个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他用一种輕蔑的手势指着熨斗接着說，"就为这个活着嗎？"

盖吉娜害怕得两眼盯着他的眼睛往門那边退。他抓住了她的手：

"你怕我嗎？……說真的？这可能嗎？……我可是为了你，由

于爱你才不願住在布加勒斯特……”

姑娘仍旧打算往門口跑去。于是他把門鎖上，抱住了她，繼續用一种貪婪的火热的声調說：

“为什么你不願意稍微笑一笑，盖吉娜？为什么你这样看着我呢？……不，不，我不要你这样看我！”

他就吻开了她的嘴，眼和脸。盖吉娜小声說：

“你为什么拿我开玩笑，阿里斯提德先生？……”

她感覺她被拖向一个角落里，她一看那里有一张床，接着說：

“我不願意！……我不願意！……我要喊了！……”

“不要这样傻，盖吉娜！……不要这样！……”阿里斯提德輕輕地咬着她的嘴唇說。

在雷一般的掌声中，幕落下来了。在弥漫着人的呵气的大厅中，灯突然亮了。休息几分鐘，大家平靜下来，望远鏡又举起来了。娜廸泥坐在包厢中，好象一个受尽信徒們崇拜的偶像似的。她懶洋洋地向乐池座里瞟了一眼，还和坐包厢的人互相打了招呼。在她匆匆扫了一眼以后，輕輕地指給格里果列說：

“你看見沒有？連普雷德列亚努一家都来了……什么力量使这个吝啬的家伙花这多的錢呢？”

“我还沒有到他家拜訪哩！”丈夫惋惜地說，“我不知道他們从乡下回来了……”

观众来回走动起来。包厢充满了贊叹的喊声：

“啊，眞漂亮！……伟大的艺术家！……他演得象个神仙一样……我在巴黎看过这剧……是的，总是他……”

格里果列趁着人們挤来挤去的时候，跑到普雷德列亚努的

包厢里，說了几句話。蒂克拉惊奇地說：

"瞧，你变得多快！……簡直是另外一个人了！"

"看得出来嗎？"格里果列說，"我真有点难为情，但是……我現在是在大談恋爱呢！"

奥丽加带着不怀好意的笑脸看了他一眼。蒂克拉向娜廸妮挤滿了各种爱慕她的人的包厢瞧了一会兒，她沉思地喃喃地說：

"的确，她显得更漂亮更誘惑人了……"

于加感謝地吻了她的手。

当幕又拉起，大厅又重新黑暗时，娜廸妮低声說：

"格里果列，散戏后咱們到哪兒去？"

以后，戏演得最热鬧时，她小声地接着說：

"拉烏尔发現一家新夜总会，跟巴黎的完全一样，还清靜，是上流人物常去的地方……我叫他給咱們定了座，散戏时叫他来这兒接我們。我作的对嗎？……戈古夫妇也一同来。……"

"你作的一切都好！"格里果列悄悄地撫摩着她搭在椅背上的胳膊說。

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有一家小的夜总会，門面并不显眼，里边富丽堂皇，非常华美，灯光耀眼，气氛宜人，侍役长是地道的法国人，还有几間优雅的套間。夜总会的老板是一个貴族家庭出身的有名人物，在巴黎揮霍了大批的家财，不久前，他才拿剩下的錢在这里开了这个夜总会。他亲自招待主顧，很有气派，好象老爷在晚会上招待宾客一样。拉烏尔·布魯馬呂当然和他是朋友，他用一种幽默的方式作了介紹。娜廸妮滿意地笑了，并且不住地用法国話重复說：

"啊，是的，真是太漂亮了，很有巴黎的情調！"

小厅中挤滿了穿礼服的先生和露着肩头的太太。仆役們端

着瓈滿东西的銀盘子穿梭般走着。台上有个西班牙舞女拿着小木板兴奋地跳着舞，由西班牙琴师伴奏。那个舞女下台后，乐队繼續奏着馬德里和塞維尔的曲子。一个鋼琴演員上了台，他开始奏一支輕松的催眠曲。这是給一位法国歌手作准备，这位歌手既可爱又漂亮并且很有名，受到知音者的热烈欢迎。歌手动人地向左右笑着，大的亮光息了，只剩下几支蓝色的灯光象在梦幻里一样伴着曼妙歌声。跟着又出現各种亮光，每一种都有它的特殊的顏色。随后，一个仆役把西班牙乐师丢在鋼琴边的一把六弦琴递給歌手，灯光变成玫瑰色；那位听众欢迎的歌手，走近娜廸妮身边，用顫音給她唱了一支失恋的曲子。

烟雾卷着酒气弥漫了整个屋子。眼睛发亮。白光在困倦的脸上顫动。声音模模糊糊地消失了……

在車上，娜廸妮裹在皮大衣里高兴地說：

"上帝保佑，布加勒斯特开始变得更文明了……今后不会到处都是小腸子鋪①、吉卜賽乐师和乡下佬了！……对不对，格里？"

"当然罗！"

"这个歌唱家很有意思！"停了一会兒，她接着說，"你沒有注意到他是为我唱的嗎？"

格里果列感覚她在自己身边又高兴又有热情，就用一种貪婪和服从的声調說：

"因为你是最漂亮的呀！"

"是你嗎，彼得？"

---

① 专卖罗馬尼亚的特殊灌腸子的。

"是的，是我啊！媽媽，开門！"

他进了家，屋里漆黑。只有爐中的火散出一圈紅光。

"你还沒有睡覚？"彼得問道。

"这怎么能睡呢？給他們作飯吃，打发他們上床，直忙到現在，"他媽正在火爐旁边忙碌着，一面說，"孩子，你回来的这么晚。你要知道，我真为难，你們弟兄多，不知道怎么作才叫他們吃得飽，还得給你留点。噢，天啊！"

彼得坐在木床上，咳了一声說：

"噢，媽媽……我回来晚了，不是为了玩，也不是为了寻开心。"

她的母亲盛滿一盘飯給他放在桌上。这时，只听到小伙子咀嚼的声音，吃得很香。孩子們有的睡在木板鋪上，有的在床上，还有的在壁爐上。他們全都沉入了梦乡。彼得吃到半飽的时候，才告訴他媽，在老貴族那兒还沒有办好自己的事情。管家說彼得也許有道理……但貴族总是說一不二的。貴族确实曾告訴他說去年冬天給他买牛的款子，可是沒有說不扣除彼得的欠債……

"就是这个，叫我几个星期几个月地等着……你那可怜的父亲去世快一周年了，"他母亲带着哭声說。

"是的，但是，我不叫他們随便欺騙我！"小伙子坚决地說，"既然咱們有权利，我一点也不讓步。用不着别人可怜咱們。我父亲一直到死还为他們干活……"

他吃完了最后的一勺飯，沉默了半天。他只瞧着火爐子里毕剝直响的微火。然后比較平靜地說：

"咱們叹息着，咱們忍受着，咱們直到受不了的一天为止，那时……"

他又不吭声了，一会兒他又沉思地說：

“别人也在商量，也在研究該怎么办好……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回来晚了……”

他好象想起一件事似的改变了話头，問道：

“媽媽，你为什么不点灯，沒有煤油了嗎？”

“啊，还有点，我看爐子里的火苗就够亮的……”

彼得看着，同意地点点头說：

“你說得对，在沒有别的办法的时候，火苗也可以代替光亮！”

炭火爆炸了一下，又引起了新的火苗，彼得的脸照得通紅，他的背影映在墙上，好象墙在动搖。

5

提屠把他最近遇到的事情都写信告訴家里了。現在他可以說，靠上帝的保祐，一切都十分順利。他在信中把《德拉波呂尔》报当作很重要的报紙替它吹噓。他知道他父亲最喜欢报紙，就給他寄去一大捆各种样式的《德拉波呂尔》报，并且把所有他写的文章用紅鉛笔划出来，特别是他无情地攻击阿包尼伯爵的两篇社論。当然，他沒有忘記告訴他父亲关于格里果列·于加的全部情况（于加的妻子漂亮而又雅致，阿馬拉底亚和附近的所有姑娘，只要一看到她，都会惊羡贊叹），还叙述了在于加乡下的宅第——类似伯克萊安伯爵的宅第——里痛快地玩了几天，也叙述了他从阿馬拉坐汽車回到布加勒斯特的情况，路程相当于从彼斯特里亚到克魯日。他替賈沃里拉斯問他父亲好，这个賈沃里拉斯对待提屠象慈父一样，又提到他們認識的朋友，特别是白尔

契烏教士，他后来对提屠很好，过去的一切不和睦的小事都应該忘掉。他补充地写道，据白尔契烏說，到修建普里巴新教堂时他要回来，他在等着白尔契烏回到罗馬尼亚来。他是个独身汉，很有錢，也不在乎花錢，很容易回来，因为布加勒斯特比布达佩斯更可爱，再者它还是罗馬尼亚民族的中心。他热烈祝賀吉吉塔的訂婚，也預祝她嫁給了高尙的年輕人頋格莱亚努，肯定他們会幸福。他感到遺憾的是不能参加婚礼，他現在有事脫不开身，也不可能考虑請假問題，再說他現在的經济状况，很难凑起这笔路費。

当然，他虽然知道自己的心事很能引起吉吉塔的兴趣，但他却一字不提。他不願意叫阿馬拉底亚人知道他在布加勒斯特作了一些不很严肃的事情，而且他自从摆脫了日常生活的顧虑后，已經被这些事情吸引住了。

米米太太履行了她的諾言。一天下午，她知道她母亲不在家，就又回到她作姑娘时的小屋里来。她脫了衣服立刻躺到她往日睡覚的小床上。以后，她每次来都脫得精光，跟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生她的时候一样。她在处女时期，就在这个有核桃木框的大鏡子里欣賞自己的裸体，随后很快地躺到小床上去做那甜蜜的梦。

提屠最初热情地接待了她，以为得到这样一个漂亮的女人是滿可以自傲的。可是不久，他知道可以自傲和滿意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得到的只不过是别人剩下来的东西，他得到的，只是米米的一种乖僻，因为她也想得到一个詩人的爱。还有，米米毫不隐瞞地告訴他，不要对她要求得过高，也不要埋怨她，因为在这方面她的丈夫已够麻烦她的了。当然年輕人也有自己的打算。他自己思忖，說实在的，她把所有的都給了他，自己要是拒絕

这样漂亮的女人，那不是太傻了嗎，况且她又不向自己要什么。

但是发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小冲突。他的学生馬丽奧阿腊听到了一点风声，就責备他說，她不是任人戏弄的姑娘，如果提屠真的不爱她了，也应該告訴她，不要拿她开心而暗地里和别人……欺騙她。随后用一种暗含着威胁的口气說，她要把他的不正当的行为告訴賈沃里拉斯太太。他为了平息她的怒气，向她解释了整整一个夜晚，并且起誓只爱她一个人。

又有一天，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来找提屠，她带着一种叫人認为是被約翰遺弃了似的愁眉苦脸的神气嗔怪他說：

"提屠先生，我誠心誠意地求求你，千万别叫这可怜的米米受到痛苦……可怜的孩子也許真爱上了你，很早我就看出她同情你，可是你应該聪明一些，多加小心……如果瓦西尔知道了，可能发生大乱子……我不說什么，我也不責备你，热情，尽管怎么可恶，它就是这样，这也不奇怪，可怜的米米已經受够了一个沉悶无聊而又粗魯的丈夫的气，但是……"

年輕的提屠滿腹不平地听了房东的悲哀的叙述，只在最后辯白了一句，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男子气概，而不是为叫她相信。为了唐塔的事，他在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面前不能不謹慎些，他正开始向她求爱。自从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把他領到她的父母那里，給他作了介紹，也称贊了他以后，他就不断上她家去，她家住在車站后边，是財政部办公室主任亚历山德呂約內斯庫的房子。唐塔現在变成他唯一的真正的情人。他由于她而詩兴大发。每天晚上，作完《德拉波呂尔》报的日常工作以后，他就陷于烟霧中，写一些歌頌美人的詩篇。另一方面，唐塔也有同样的感情。虽然她很保守，但也向他表示說从今以后离开他就不能活下去。三天沒有看見他，她就找出各种借口来拜訪她的閨

中密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当然后者就把提磨給她請来。

这一切，不但沒有妨碍他的工作，相反地更推动了他。每天早晨，他按时拿著笔記本到《德拉波呂尔》报社去。他总是看到罗絮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好象从昨天就沒有离开过一样。中午，記者們，編輯們总是匆匆忙忙、激动而不高兴地走来。他們激烈地爭論，坚决地拒絕編写稿件。实际上只有提磨是罗絮的編輯伙伴，他經常說：

"老弟，你来了！你要相信我的話，我不象这些先生們那样淨談些无聊的事情，他們来到这兒还不摘下帽子，自高自大，吹牛夸口，撒謊騙人，却連一行象样的字也写不出来。孩子，你能成功，因为你爱劳动也不投机取巧。你要知道这个……还有，你具备才能也富于热情，这正是一个优秀的新聞記者所該有的。但是你将来也不是不可能离开这一行的。我覺得你是好人、正直人；有这些优点的人，就不会作新聞記者这个工作；你将来无論做什么，也一定会成功，这是我对你說的！"

至于提磨，他認为每次到戈古·約內斯庫家吃午飯，或是于加在家請他去吃飯，就必須告訴罗絮；对他叙述自己和大家有关系的一些事情。罗絮不贊成他这种活动，并認为这是投机主义的一种形式。他肯定地說，新聞記者应該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不应該参加到暴发戶行列中去，麻痹了自己的良知。新聞記者应該保持他那反抗精神和不断懲罰的精神純正无瑕，特别是仍在实行不平等法律的国家中。

"老弟，睜开眼往周围看看！你坐汽車逛了一趟，你看过有錢人的公館，你沒有把耳朵貼在地上听一听人們所听不到的声音。坐在汽車上就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听不見。在布加斯勒特的馬路上也听不到什么。这一切繁华和文明的現象，只不过

是虛假和欺騙。真实的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年輕人！我們出口千万車皮的粮食，可是几百万农民却沒有每天做‘馬馬立卡’吃的老玉米！你知道这說明什么問題嗎？布加勒斯特的光亮欺騙我們。我們不能往更远的地方看，更远的地方就是深渊，只要看它一眼就会使我們打战……豪华、汽車、公館，小伙子，这一切都是遮盖着痛苦火山的一层幔帐。迟早有一天幔帐要撕开，那时……”

提屠对这种难以理解的現象已經看慣了。一談到一般的情况，談到农民們的痛苦，就不可避免地要談到阴暗的未来，但是誰也不想流一滴泪。过去一直是这样，将来也还会是这样。城市的人，只在乡間小住的时候才認識农民，感覚到农民要准备暴动，但是他們确信罗馬尼亚农民不可能真的暴动起来。

6

“我們到乡下去过圣誕节，格里，你認为怎么样？”快到节日时，娜廸妮高兴地說。

于加用一种感謝的眼光回答了她。这个意見，他認为对他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是精神上的接近，再沒有比这使他更高兴的了。他們的爱情就这样通过互相諒解更加巩固了。肉体的情欲終于也保持住了，因为它在不可枯竭的精神中扎了根。为什么于加在新婚时，对她沒有采取这种态度呢！啊，只有痛苦被洗淨以后，人們才能尝到幸福。

一些細节他們很快就商量好了。格里果列高兴地把娜廸妮希望的事都記下来，以便使它完滿地实現。第一是他們在阿馬拉过圣誕节，在布加勒斯特过新年，同意。要使圣誕节日过得高

兴，要人多，要有好的乐师，也同意。要請他們乡下最高貴的邻居，这是老于加的事，他一定乐意接受他們提出的办法。我們給他写信，叫他也請上省长，好讓政府也参加我們的欢乐。娜廸妮笑了；請省长的想法，对她来說好象有点新奇！……格里果列問道：

"我們从布加勒斯特还邀請人去嗎？……"

"啊，不从布加勒斯特請人去，那还行嗎？"娜廸妮惊奇地說，"只有地主和农場主就够討厌的了，还加上省长！"

必須算上戈古和厄日妮，他們还請了她哥哥的亲戚、在吉于尔吉当教員或类似那种职业的人到他們乡下的家去。当然戈古他們要偕同客人来的。又請了几个比較爱說爱笑的小伙子，以便有談話的对象，这种人至少要請两三个。当娜廸妮說出拉烏尔·布魯馬呂的名字时，她看見格里果列的眉毛稍微皺了起来，就赶快补充說：

"如果你不同意，我也不勉强，你知道……我想拉烏尔总是愉快的，并且……"

"哦，为什么不呢，很好……可怜的拉烏尔！"丈夫用一种夹杂着輕視的同情口吻說。

"啊，那个德兰斯瓦尼亚的青年，怎么把他的名字忘記了，他也可以跟着来。"娜廸妮接着說，"我們叫他唱德兰斯瓦尼亚圣誕歌。"

圣誕节在星期四。娜廸妮决定大家在星期二那天到阿馬拉，以便安靜地休息一宿为守夜作好准备。只有拉烏尔一个人先到北站等着他們，别的侍从騎士① 都在最后的时刻找个借口推辞

① "侍从騎士"，即专門陪伴貴妇的男子。

了。只是在車过基底拉以后，提屠高高兴兴地忙着来了。提屠硬說——这是說謊——車要开时他才赶到，坐在另一节車厢里。其实他在前半点鐘就来了，在三等車里找了一个好位置，他自己花錢买車票，不願意多浪費。

只有格里果列相信他的借口和解释。娜迪妮一边注意听拉烏尔給她講的"巴黎生活"中挑选出来的有趣故事，一边以滿不在乎的样子向他笑了笑。拉烏尔也正好停下来把左手伸給提屠說："Comment ça va, mon cher?"①年輕的提屠跟格里果列談論了一会兒政治，提屠还听說戈古·納內斯庫前三天就到了萊斯貝济，他很高兴在这里要和在辛乔尔兹認識的亚历山德呂·潘代亚会面。以后，他找了一个借口回到他的車厢，他怕碰到查票員，被人发觉他拿着三等車票跑到头等車厢来坐着，受到羞辱。

布加勒斯特的雪和他們在阿馬拉所看到的雪是无法相比的。雪橇在科斯代什蒂車站等着他們，娜迪妮非常高兴。他們一到家，她就吩咐明天要坐雪橇到附近旅行去。

格里果列比平常早起了一会兒，来准备預定好的旅行。但他遭到了意外的不痛快。老車夫伊斯莫不能动了，需要完全休息。昨晚，他卸了拉华貴雪橇的牝馬，喂了它的水后，准备牵到馬厩去拴；不料正要进去时，不知道什么緣故，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匹本来胆小的栗色牝馬猛烈地踢起脚来，把这可怜人的骨头踢断了，人們用蓋車布把他抬出来，这样一来，他今天就不能去駕雪橇了。别的車夫誰也不敢去碰那匹牝馬。格里果列为这事很着急，特别是由于娜迪妮喜欢快跑，不乐意坐别的馬拉的雪橇。班布管家出了个主意，叫把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找来，他在炮兵里当过下士，曾控制过各种各样的馬。他来駕馭这匹牝馬

① 这句話是法文，意思是"你好么，亲爱的？"

就象玩似的。于是馬上把他叫来了。

他們在中午才起身。娜廸妮請提屠坐在她的雪橇上，把拉烏尔跟格里果列擱到另一个雪橇上。格里果列对她这样安排非常滿意。按照格里果列的意思，娜廸妮的雪橇走在前面，繞卢基納薩、彼尔劳居、巴巴罗亚卡、哥里加努、萊斯貝济和阿馬拉一圈。他們都穿上农民的皮大衣，跟中世紀的朝圣者一样，蓋上皮毛厚被在冻了一个星期的冰上滑行。他們一出了阿馬拉，銀妆的平原展現在他們的面前，好象一件巨大的貂皮大衣在刺人的阳光下閃閃发光，大道象一条直綫，雪橇在上面滑着，快得来令人头暈；彼得稍微向前傾斜一点站着，不时地大声吆喝。他穿着灰色大衣，歪戴着黑羔皮帽子，显得比平时又高又有力了。

娜廸妮高兴极了，她一时也不閑着。一会兒給提屠指点着講解，一会兒又空喊着；有时呵叱叫快跑，有时不断向車夫喊着，使人們听起来象是鼓励又象是激火：

“嘿，我的勇士，别害怕！”

“我不害怕，太太，你放心吧！”彼得沒有回过头来，用一种稍微带着諷刺的笑声回答說。

风馳电掣的賽跑有一点鐘了。他們跑过了卢基納薩、彼尔劳居、巴巴罗亚卡、哥里加努。当向萊斯貝济跑去时，他們老远望見一群烏鴉，大約好几百，横在路上，好象在一大张雪白的紙上洒上了一片烏黑的点子。当雪橇冲到它們跟前时，又餓又野的烏鴉呱呱地直叫，从地面上扑楞楞地飞起来了。一匹牝馬受了惊，好象躲避危险似的往右一蹿。彼得連忙拿鞭子向它肚子上抽去，疼得它跑得更加快了，就在平道上疯狂地往前奔去，一下子把它的同伴也惹惊了。

“有什么事，怎么啦？”娜廸妮突然喊起来，“他要把我們摔

死！……救命！”

两匹馬豎着耳朵噴着气，疯狂地跑着，两只后蹄子直碰雪橇上橢圓的轅木；她怕得摟住了提居的脖子。这时彼得有信心地高声喊着說：

“太太，不要怕，我在这兒！”

这个粗獷而奇怪的声音赶走了她的害怕。同时她也听到保持鎮靜的提居說：

“唉，太太，这不算什么，請你放心吧！”

娜廸妮好象对她刚才的害怕有些害羞，故意微笑了一下。彼得微弯着腰，好象峻峭的岩石，拉紧了繮繩，低声而有把握地重复着：

“嘀嘀嘀！……嘀嘀嘀！……”

娜廸妮看到彼得胳膊上的肌肉好象鋼鑄的，他的脚越使劲地蹬在雪橇的前面，就越显出了他的力量。娜廸妮完全恢复了平靜，很高兴地回到阿馬拉。她刚下雪橇，就对这次冒险边笑边嚷地說：

“可把我吓着了……幸亏車夫对赶牲口非常熟練！”

彼得的脸冻得紅中透紫，濕潤的胡子带些小冰渣，他轉过来向着娜廸妮，一双精神的眼睛閃耀着喜悅的光芒。

“啊，牝馬就是有精神，它是貴族的馬，每天呆着、吃草……总不干活……怎么会不撒欢呢？”

彼得說着这話，在累极了的馬的臀部中間得意地唾了一口。

“眞行，彼得，眞行！”提居掀开皮大衣跳下雪橇，用一种表示愛护他的手势拍着他的肩膀說。

午飯时，娜廸妮加枝添叶地叙述了这个意外的事，提居也随声附和。夸张的話一多，这意外的小事就变成一場冒險的事迹，

娜廸妮就成了这个冒险故事中的女英雄了。她也这样向晚上来的客人不断地說。她越覚察出听話的人害怕，就越感到自豪，也就无意中告訴人們，她喜爱剧烈的刺激，能够这样接近死亡的边緣，她非常高兴。

"差一点你看不見我了，亲爱的格里……你会后悔的，不是嗎？"她用热情的声調忽然向她丈夫說，丈夫象对一个天真的小孩似的撫摸着她的头发說：

"你在欢乐中，不管它多么吸引人，也应該特别小心！"

"一种需要特别小心的快乐就不算是快乐了！"养娇了的孩子娜廸妮反駁着說。

米隆·于加以他的朴实精神欢迎了他請的客人。他請了所有的邻居，就是沒有請普拉塔茂努（格里果列·于加認为应該請他，因为希腊人是娜廸妮和戈古的农場主）和葛斯馬·布鲁亚納，虽然葛斯馬为了使他消气，对于那些在調查期間无辜挨揍的农民每人賠偿了一口袋老玉米，可是老于加对他向自己捏造的那件盗窃案仍不肯原諒。

下午七点鐘，省长安德烈·包萊斯庫和达达拉将軍偕着他們的妻子，从西特兹蒂直接来到这里，然后他們要回到自己的庄园去过节日，省长到罗來，将軍要到屋梅勒。省长是个小胖老头，和米隆的年岁相仿，又精神又愉快，他曾学过医，天生的厌恶各种疾病和痛苦。虽然沒有行过医，但在西特兹蒂的家里墙上釘着一小块銅牌，上边刻着医师的字样。他的妻子，从外貌和性格上看好象是他的妹妹。达达拉将軍有一付好心腸，却长着盖杜克[1]可怕的形象，特别是由于染黑了的大胡子，两头捻得很尖，

[1] 17—19世紀对土耳其侵略者进行武装斗爭的南斯拉夫、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匈牙利的游击队。

正好和他那稀疏的蒼白头发成反比例。將軍太太和丈夫一般高，也那样結实，比起他来显得特别年輕，那么丰滿，娇艳。

这时，大厅好象不够用了。起初，省长摆出要人的架子来，神气挺严肃，后来怕这样不能痛快地吃喝，很快地就丢掉了架子。他听說提屠是布加勒斯特的新聞記者，又在官方报紙上写稿，就把他叫到一边，問了許多政局問題，也向他說明本省平安无事，至于他个人，是深得民心，并且受到人們的愛戴的。

娜廸妮的“冒险”仍然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再者，这也是大家都能够插嘴的話題。連平常不爱說話悶悶不乐的岳尼塔·罗东邦，这位从嫁出閨女后就独居在自己高雅土地上的貴族，也一边点着头一边做出关怀她的样子，問了她“冒险”的經过。沃拉杜塔的农場主退伍上校什太法內斯古，看到娜廸妮交际的都是社会上的上流人物，就把他的三个可爱的女兒带来了。希望娜廸妮也会請来尊貴的男人。娜廸妮亲热地拥抱了她們，并叫拉烏尔和她們周旋，他对这件事只是当作任务去作，同时用一种內心里失望的眼光望着娜廸妮。拉克·哥拉廸納呂上尉，靠他的指揮刀，获得了刚达古查的三千多亩土地，不过他付出的代价，就是要作一个又丑又笨的女人的丈夫。現在，他滿腔热情地站在娜廸妮身旁叹息着，大眼睛滴溜溜地轉着，用力碰碰他的馬刺。娜廸妮为了避开他，不得不跟着提屠躲到一边。

“多么愚蠢，这个上尉！”娜廸妮忍不住地說：

提屠把自己当成了她的伙伴和知己。現在他俩单独在一起，他看到娜廸妮裸露着肩膀和胳膊，在她的神秘的脸上閃现着一种奇异的神采，显得更美丽了。他克制着自己的兴奋，低声說：

“今天上午的‘冒险’，多少使我有了些收获——你用劲撑着

我的脖子，弄得我……”

“啊，那时我簡直沒有注意！”娜廸妮笑了，“你想，那是完全无意識的……”

“太遺憾了！”年輕的提屠說。

他們入座时，听到窗戶外边有人唱圣誕歌，大家全都高兴地听着，接着又唱了两个；这是德拉高斯教員組織的男女合唱队，是来討好老于加的，老于加很滿意。他招待了唱歌的人們，祝賀了德拉高斯，也留他吃飯。

当然，晚飯吃到深夜，飲着各种甜酒，用匹特茲蒂著名的法尼加乐队助兴，还有省长不能免俗的举杯祝詞，退休的老上校什太法內斯古，認为必須向娜廸妮和那些太太們說一些向妇女致意的祝詞……以后娜廸妮請大家跳舞，全体都参加了。把隔开餐厅和大厅的玻璃門打开，乐队安排在两間房子中央，这样，不論是坐在餐厅桌旁的或是坐在隔壁大厅里的人們，都能如意地旋轉着跳舞。

娜廸妮还說服了米隆·于加，使他跟自己跳了一支古老的华尔滋舞。然而，还是数拉烏尔最活跃，他为了討娜廸妮喜欢，連續地同在場所有的太太都跳了舞。只有省长太太委婉地謝絕了，她已經过了一个妇女显示漂亮的年龄了。戈古·納內斯庫，虽然年过半百，却还和拉烏尔竞賽着跳舞。也应該說一下，他特别要同厄日妮跳，就是为了跟她跳特别快乐。提屠也大显身手，特别是为了同娜廸妮跳舞的快乐，当他們跳快三步时，他向娜廸妮溫柔地說：

“命运給了我报复今天早上事件的机会了……”他就摟紧她的上身，娜廸妮毫不在意地滑出去了，說：

“小心点，那你就要和上尉竞爭了。”

年輕人如同冷水浇头一样地敗了兴。他为这个失策而害羞地回到桌前，老老实实地坐在德拉高斯教員旁边。在那里看了一会兒娜廸妮和布魯馬呂跳舞。

“我希望你至少也能理解我是怎样在牺牲我自己啊！”当他們来到一个比較偏僻的角落时，拉烏尔向她說。

娜廸妮并不看他，只是以紧紧地貼着他作为回答。

“我受不了啦！我已經忍到头了！……你为什么还这样难为我呢？”拉烏尔更紧地貼着她，并且輕輕地摸着她的背接着說。

“忍耐些！”娜廸妮輕輕地說，“不要紧貼着我，有人看我們……”

“你郑重其事地答应过我，娜廸妮，是不是？”他堅持地說。“我等着你，娜达，你听見了嗎？……你来嗎，說？……我求你……娜达……”

“是的……別說啦……別廢話了！”娜廸妮喃喃地說。她的左手在他胳膊上猛地抖动了一下，她当时听見附近有馬刺的凶猛的磕碰声，跟着就是上尉的声調，

“可怜可怜我們这些人，太太……”

娜廸妮离开布魯馬呂，跑到上尉的胳膊里喃喃地說：

“上尉說得有理……拉烏尔，你等会！呆一会兒有你的……”

哥拉廸納呂上尉高兴地在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胜利心情中跳起来了。

提屠看到布魯馬呂站在大厅中間望着那对舞伴远去。他覚得很有意思，相信拉烏尔也遇到了和自己刚才同样的事，或者相仿佛的事，他惊叹說：“多美妙的女人啊！”

桌子这边，許多人在他身旁談論得正欢。包莱斯庫省长談到政府时满口称贊，因此引起什太法內斯古上校激烈的批評。他

毫不隐諱地声明說："如果对无政府状态这样縱容，我們会一直走向灭亡。"他不关心政治，也不管哪一个党派执政，只是强調政府应該是强硬的，知道自己願意什么，也应該保护治安和紀律，要不然，一切都要垮台了……

"唉，上校！只有你一个人看到了无政府状态，因为你是反对派那一方面的，"省长拿出上級的神气說，"不管你怎样强調說，你不关心政治，两年前你不是投了这些人的票嗎？……这就說明……"

"省长先生，我是按照一个好公民的良知投的票！"起了火的上校說。"我不参加任何党派，既不屬于他們，也不屬你們，这正是为了保持我言論的自由！"

"不要为这点小事就起火，上校！"包萊斯庫亲切地說。"我不是指摘你曾經那样投了票，我是不允許人家誣蔑我們，这是实在的！"

接着不等上校脑子里轉过弯来，省长象得到一种临时的暗示，向直到现在沒有吭声的德拉高斯突然說：

"你說，先生……嗯……你叫什么名字，我已經忘記了，你的名字……教員先生！"

"德拉高斯，"他說。

"对啦，德拉高斯……唉，你在农民中生活，是农民出身，你不必避諱，請公开地說一說：在这一带，是安靜而有秩序呢，还是有象上校先生所强調的那种事呢？你說吧，我求你！"

教員犹豫了一会兒，两眼直盯着省长說："安靜和秩序是有的，但是也有穷困！"

包萊斯庫的面孔稍微带一些愁容說：

"穷困，是的，毫无疑問……但是照顧穷困不在政府的职权

之內。这都在乎人和环境。政府只維持均衡就是了。"

为了証明自己的話說得对，德拉高斯更起劲地說：

"真的，你看，时間刚到圣誕节，农民就沒有老玉米了……真可怕！这些可怜人要是这样，到明年秋天，你可以想一想他們要成什么样呢？他們被迫只好去要飯。今天在这里，在于加先生这里发生的事是可悲的……許多男人和妇女都在向人討老玉米，也只能要老玉米，他們被債务压得出不来气。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也許比这还坏……"

什太法內斯古上校恢复了信心，打断德拉高斯的話，向省长說：

"亲爱的省长，这正是我要指出的事，正是这样！人們正处在青黃不接的状况中，他們在威胁，他們要作乱。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生，这难道还不叫无政府状态嗎？……再說，今年样样都收了点，收成还不算坏。但是，你想一想，要是上帝給我們一个旱年或是別的天灾，那会怎么样呢？应該承認，我也这样肯定，到那时，农民就会不声不响地扑向地主的粮仓，說不定也許比这更糟呢！"

包莱斯庫感到非常狼狈，特别是因为提屠在場，他可能在布加勒斯特宣揚他在自己省里听到的一切，而給他加上一个无能省长的头銜。他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反駁，却急得一时找不出。这时，米隆·于加从容地說：

"这一切，都是城里人所作的无耻的煽动宣传的后果，农民不滿意和作乱的风气就是从这里流行开，传播开的。有一些所謂公正的人說，农民沒有土地不能活下去。这样一說，农民怎么会不要求土地呢，他們怎么能够对他們的合同继續重視呢？这就是灾祸的根源！"

“米隆先生，你說的是我心里的話！”上校喊着說。“农民把时間都消耗在酒鋪里，把他挣来的和生产的都喝了，然后再哭訴他們生活不够……”

教員忍不住地說：

“有不少的酒鬼，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

退伍上校不等他說完接着說：

“他們都是好造反和貪得无厌的人！必須用强力压制他們的气焰，要不然……”

省长好象找到了駁不倒的論据似的，用一种諷刺的口吻打断他的話說：

“上校，你是要求政府教訓农民們应該怎样活着嗎？唉，老天爷！你为什么不明說呢？……提屠先生，你听懂了这位先生对政府的要求了嗎？你把它登在《德拉波吕尔》报上，好讓大人物了解人們对我們这些代表他們的人要求的是什么事情！”

提屠以一种同意的神气笑了，省长也眯了眯眼睛。

这时潘代亚太太提出要回去，省长太太馬上同意。格里果列和米隆留也留不住了。不一会兒，客人們惊訝不覺已經到了早晨四点鐘了，都起来要走。潘代亚太太非常为难，因为晚餐后她讓三个孩子睡下了，現在睡得都很香。她犹豫不决，把他們叫醒又怕从暖和的屋里出去着凉生病。大家商量了这件事，每人想出不同的办法。格里果列决定叫潘代亚夫妇住在这里，第二天再回萊斯貝济；反正他們还要在那边住不少日子。于是給他們收拾娜廸妮旁边的那間舒适的房間，三个孩子正睡在这間房的隔壁，他們会感覺到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客人們陆續地走了，米隆·于加回到老公館去，剩下的客人在大厅里又談了一会兒話，就散了，都上了楼。潘代亚夫妇回到

他們的房間以前，小心翼翼地向他們孩子睡的屋子看了一眼。提居的房間和布魯馬呂的挨着，是在正門上边的蓝色玻璃廊子的轉角那边，他們也都要去睡了。圓圓的月光照进了大厅，提居在中央站了一会兒，然后轉身向着娜廸妮和格里果列，用一种詩人的口气，忧郁地說：

"多么美妙的夜喲！"

娜廸妮把她臥室的門敞开了。在夜灯的暗淡光亮照耀下，可以望見白色溫暖的大床，墙上挂着娜廸妮的像片。格里果列小声問道：

"亲爱的！你高兴嗎？"

"我玩得很痛快……"娜廸妮喃喃地說，停了一会兒，她困得支持不住了，接着說："现在我疲倦到这个样子……"

她的丈夫注視着她，看到她異乏了，非常可怜她。他亲切地小声說：

"你跳累了……不要紧。我看見你高兴，我就很喜欢……我走了，亲爱的！祝你一夜平安！"

他攙住了她，吻了她热得象火一样的嘴唇。娜廸妮微笑着懶洋洋地从他的怀抱中离开：

"你不……眞好……夜安，亲爱的！"格里果列在关上的門前站了一会兒。他听到从下边传来的脚步声和低語声，是仆人在睡觉前稍微收拾一下屋子弄出来的声音。他熄灭了頂棚上的灯。淡蓝色的月光投入深夜的黑暗中，他辨認得出到他那在窄小的走廊尽头对着老公館的臥室去的通路。

他脫了衣服，躺在床上，但是睡不着。他心里充滿了紛乱的喜悅。他需要娜廸妮，就象久別重逢那样需要。可是他已經单独跑到这兒来了。如果刚才他坚持的話……恐怕还是这样对。

要不然，他的爱情和那些只知道满足性欲而不懂得任何礼节的粗鲁人的爱情有什么区别呢？

他的思想盘旋着，交錯着，后一个驅逐走前一个……，他作了一些策划，随后又打破了它們，他終于燃起了一些希望……

过了一个多鐘头了，他还是睡不着。也許屋里太热。他起来了，穿上睡衣，点了支烟。他需要凉快一会兒。这时天更黑了。大厅里也沒有了月光。他摸索着来到走廊轉弯的地方，在这里有些安乐椅和小桌子。他摸着一把安乐椅，就象他来的时候那样輕輕地坐在椅子上，怕吵醒了别人。他的背靠着隔开他和他爱人的那扇墙。在他面前，稍微偏一边，惊人而新奇的大圓月亮透过蓝玻璃照着他。这里比他的臥室还要寂靜，使他覺得舒服，周圍的凉风也使他好受，緩和了他的心跳。他向后仰着头，靠着椅子背，閉上了眼睛，覺得很好玩地說："我这样睡着了倒有些可笑。"隔一会兒吸一口烟，每次都照出一个紅紅的圓圈。

突然，好象有个門輕輕地开了又关上了，竟使他沒有听見开門动作的响声。他听了一会兒。他抑制不住他的好奇心，突然站起来了。椅子砰地一声撞在墙上。他向左边娜廸妮臥室看了看，又往右边看了看。在提屠和布魯馬呂两个房門中間的墙上，好象有一个灰色的影子在黑暗里顫动。格里果列不放心地凑近去。影子貼在墙上，两臂稍微张开。他抓住了光着的肩膀，立刻認出是娜廸妮，就大声說：

"啊，是你？……我以为是个女仆呢……"

他感覺到肩膀是軟和的、凉的、稍微湿潤的。他猛然松了手，好象触到蛇皮一样，充滿厌恶地嘟囔着說：

"婊子！"

随后，他轉过身来，在黑暗中好象一股冷气直冲进他的心头

一样，他忙着走向走廊里去。

第二天，拉烏尔·布魯馬呂比別人起得早些，打扮得很整齐，很高兴，痛快地哼着巴黎流行歌曲。在楼下，碰到了格里果列。

“啊，格里嗎？……亲爱的，你比我起得还早……我認为我是头一个起得早的呢！”他一边往前湊，一边伸出手来說。

格里果列不看他的手，皺着眉头說：

“你馬上回布加勒斯特去！……雪橇在門口等着你。”

布魯馬呂臉白了，結結巴巴地說不上話来，站在那里发楞。格里果列催他說：

“还有一刻鐘，你快点！”

一刻鐘以后，拉烏尔准备好了。还是彼得替伊斯莫揚起鞭子。当他們动身时，格里果列在楼梯上边喊道：

“彼得，小心点牝馬！”

第五章 騷　动

1

第二天，大家都觉得布魯馬呂突然回去了，有些遺憾。他眞是一个有趣的宝貝，不过他虽然不在，大家还是很快活。潘代亚太太看到她丈夫同米隆·于加和提屠談起来沒个完，就使用了压力說：

“我們走吧！亚历山德呂，要不然，直到今天晚上我們都走不成了。”

娜廸妮要換換空气，稍微活动活动，就送他們到萊斯貝济。她回来时正好赶上吃晚飯。

按照安排好了的程序，圣誕节的第二天，他們都該到戈古家去。只有老于加留在家里；他不願意改掉他那节日不离家的习惯。可是格里果列說，他也不能去赴戈古的宴会，他要馬上到匹特茲蒂去，那兒有十分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办，一点也不能耽誤。

提屠虽然看到娜廸妮好象有点悶悶不乐，但是他能够单独陪着她，也感到高兴。他們留在萊斯貝济吃晚飯，在那兒，她埋怨丈夫不断打击她的天性。快到晚上，她才显得有点活跃，回来

时，她的面色才好看一些，也高兴起来了，一路不断地說話，她因提屠說的笑話而乐了。她叫雪橇站住，望着月亮，低声唱着法兰西的流行歌曲，在萧瑟的寒风中，歌声显得那么凄凉。

的确，娜廸妮的处境非常狼狽，她不知道应該采取什么态度。格里果列不但沒有要求她解释，連一次話都沒有对她說过，不过别人还沒看出这一点。她怀疑格里果列是去找布魯馬呂，和他决斗。但是，一进行决斗，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离婚。如果不进行决斗，那就是格里果列已經采取了另一种沒有什么浪漫情調的办法。所以娜廸妮在戈古家里談到她自己的夫妇生活时，用了一些可以替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作辩护的辞句……

第二天，娜廸妮散步回来时，一群农民在院子里等候她。她涨紅了脸，非常生气。农民中有彼得，农民們所以把彼得带来，是因为彼得替娜廸妮赶过雪橇，他們認得彼得，他可能受到优待。但是，还沒等这个小伙子說上三句話，娜廸妮就粗暴地打断他的話說：

"怎么，你們現在胆敢截住我？我不是已經跟你們說过我不打算卖地嗎？那么你們还打算要求我什么？为什么你們不讓我安靜呢？我到这兒是为休养来的，不是为……"

她从农民面前走过去，气冲冲地迈上台阶：

"我从来也沒有看見过这样胆大妄为的人！"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在她后边走着，非常惊愕，搖着头，似乎不相信娜廸妮能够对农民作出这样激烈的斥責。

农民站在那兒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他們彼此面面相覷，拿不定主意。过了一段长时間，馬兰·斯坦一边把自己的皮帽子往下拉了一下，一边用滑稽口吻說：

"真他媽的，这个娘們！"

可是，彼得却非常忧郁地嘟囔着說：

“我的小太太，将来再說吧！”

午后，提屠·海尔德列亚又在德拉高斯家里听到关于本村的灾祸的叙述。

这时节，老于加要和娜廸妮进一步商量巴巴罗亚卡地亩的事。

圣誕节后的第三天，是一个星期日，将近傍晚的时候，格里果列終于回来了。他請大家原諒他离开了这样久；他满脸愉快的神气，仿佛他的一切都成功了一样。晚飯前，他跟娜廸妮說，他想跟她談几句話。这时娜廸妮从他的声音中、眼神里，都发現一种夹杂着忧虑的激动，她嫣然一笑，問道：

“咱們一起上楼，到我的屋子里去，你願意嗎？”

“不！不！”格里果列反駁說，他忽然忧郁起来，仿佛感到一种危险似的。

他們倆向一个小客厅走去，在客厅里格里果列平靜而簡单地說：

“看，这是我决不改变的决定！”

第二天，星期一，娜廸妮将坐晚間的快車回布加勒斯特。她应当很快去聘請一位律师，提出离婚。于加給娜廸妮提供一个离婚的理由，那就是：夫妇不能同居。当然，于加并沒有去西特茲蒂，他在圣誕节这几天沒有到西特茲蒂去的必要；他是到布加勒斯特去了，为的是把他自己的东西搬到他的姨母，公斯当定內斯庫将軍的寡妇馬丽尤加家里去。尽管于加必須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他仍采取了这种办法，来避免别人的議論，只要娜廸妮馬上离婚就行了。不然，于加可就不能一味忍耐下去而不采取行动。年輕的海尔德列亚要陪伴着她回去，使她不致单身旅行。

于加已經在科斯太什带买好了两张票，只等着开車的时候了。

起初，娜廸妮忧虑地望着于加；随后，她平心静气地听他說，唇边带着一种冷笑。

"好吧！"娜廸妮說完就离开了那間客厅，格里果列在后边紧跟着。

吃飯的时候，娜廸妮說，她在乡間已經住膩了，第二天就要回布加勒斯特。米隆想法挽留她，但是沒有用。不过她說，如果海尔德列亚先生肯陪着她回去，那么她就把格里留在阿馬拉。当然，海尔德列亚先生热情地答应了这个請求，他对她很鍾情，另外也感到很有运气，可以不用自己的錢买車票。离别式是在走廊中举行的。外边非常寒冷。娜廸妮戴着手套，穿着大衣，微笑自若地伸出手来。

"格里，再見！"

"再見！"格里果列喃喃地說，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見，他的手刚刚触到娜廸妮的手套，仿佛他非常怕碰她似的。

米隆把娜廸妮領到正門前，把正門敞了一会兒，放进一股凉爽、清新的空气来。

"多么溫柔，多么热情的一位少妇啊！"老头子一边搓着手，一边說，"格里果列，你这么快就叫她回去，未免有些遺憾啊！"

米隆一听到他們要离婚，急忙在身上划了个十字。不可能！这簡直是胡說！格里果列不願意叫别人知道他离婚的真正动机，認为越解释越糟。老于加怎么也不認为他兒子作的对，他虽然沒有說出口，但是他已經意識到，他那优先購买巴巴罗亚卡田地的机会，就要随着这次离婚而丧失了。

"我相信她比你考虑得周到，她一定不要求离婚！"米隆·于加說。

"这样，她就会更苦恼了！"于加說。

2

严寒从圣誕节前开始已經持續了三个月，仿佛仍然无意讓步。村庄好象埋在大雪中。人們一会兒也不能讓爐灶中的火熄灭。米隆貴族看到农民这种痛苦，倒非常怜憫他們，允許农民在他的树林子里撿些枯树枝，不向他們要什么，也不把这件事記在賬上。可是冬天拖长了，貴族树林里的枯树枝少起来了。于是有的人拿自己围墙的木桩添火爐，有的人砍伐自己园子里边的树木。

第二个星期日，村公所里挤滿了农民。村长布腊威拉在别人沒来以前就到了，他靜靜地等候着人們向这里聚攏，他要传达命令；不論是誰，村长都不願把这种命令早一会兒告訴他。村长看到外屋和办公室里都挤滿了人的时候，他开始說話了，声音有些顫抖，这是燒酒的力量，他为了提提神，刚才在布徐奥克那里匆匆忙忙喝了一小杯燒酒。他先自吹自擂一通，說他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他和别人来往，总是坚守着上帝的誡命，人們几次三番犯錯，他都是睜着一只眼閉着一只眼，假装看不見；接着他又抱怨說，阿馬拉快变成一个賊窩了。自从圣誕节以来，沒有一夜不发生窃案。葛斯馬·布魯亚納农場主的家里被人偷得精光，等到种地时有被偷得連一粒老玉米都不剩的危险。

"哎呀！因为他，去年秋天宪兵分駐所几乎要了我的命！"塞腊芬·莫高斯用一种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自言自語說。

村长承認了这点，但是他原諒农場主，說农場主虽然沒有責任，但他賠償了所有受害人在調查时受到的损失。雷翁特·奥

尔比索在外屋喊着說：

"村长先生，只剩下挨打还沒有賠偿呢！"

葛斯馬·布魯亚納还沒有控告，恐怕于加老貴族一知道这件事，又要有一个新的灾禍落到人們的头上。一星期以来，不老实的人們甚至围着米隆的公館徘徊起来了。談到偸貴族，还可以說得过去，因为偸貴族的人自認为"沒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一切都是我們过去辛勤劳动創造出来的"。可是现在人們居然連农民也偸起来了……偸这个农民一只鷄，偸那个农民一些老玉米……好哇！现在居然有人偸起教士尼高丹来了，全村都知道，两天前，有人偸走了教士为过圣誕节杀的两只猪的肉。他的女婿腓立普·伊利約薩正在这里，他能証明这一点是实实在在的！……村长停了一会，好讓教士的女婿作答。腓立普是个迟鈍而温和的人，他在衣袋里直摸索，咳嗽着，摇着头，他准备把这个胆敢連教会公仆的东西都偸的人，严厉地申斥一頓。还沒等他开口，依納特·塞塞尔带着犹豫的神色，突然說：

"对哇，偸东西的人，什么地方可偸，他才到什么地方去偸呢……偸我嗎？啊！偸我什么呢？偸走我的穷困嗎？……"

办公室里，尤其是外屋里，响起了笑声。村长发火說：

"依納特，不要开玩笑了！你要知道，我把你叫到这兒来，不是讓你来开玩笑的！"

"村长，这不是开玩笑啊！"农民又恢复了他平常謙恭的声調答道，"我的猪，讓收税員弄走了。老玉米呢，我沒有；木柴呢，也沒有；孩子們成天挨餓，冻得直哭……"

"老乡們，我們不能够再这样下去啦！"雷翁特·奥尔比索忽然鼓足了勇气喊着說。"今年这个冬天，我們沒法过下去。我們不是死，就是……"

有一个更尖锐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从骚动的群众中喊着：

“我三天沒吃一点东西了！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我还能站起来。我敢当着神圣的十字架起誓，我沒有說一句瞎話！”

村长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疯狂地吼叫着：

“喂！……喂！……够了！”声音稍微低了一些，村长又接着說下去，語气比以前緩和多了：“貧穷嗎？人們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飢餓嗎？也是一样。但是，难道就因为你餓，你明天就要掐住我的脖子嗎？是不是这样啊？”

“正是……”方才的那个尖声說，語气可以說是肯定的，也可以說是否定的。

这是莫兰特·海魯威穆，他是一个高个子，长的精瘦，一副灰白的面孔，仿佛有黃疸病似的，两只黑黑的眼睛流露着絕望的神情。他的家里，有三个孩子和一个老婆，他这个老婆，从去年秋天就臥病在床不能起来，与其說她还活着，倒不如說她已經死了。

布腊威拉認为莫兰特·海魯威穆的答复是好意的，所以就又提到了原先講的話，他說，从今以后，再发生新的不法行为，他一概不管了，这些都由宪兵分駐所来管。搜查坏分子和維护村中秩序是宪兵队的責任。塞腊芬·莫高斯心里头仿佛长了一根芒刺一样，又自言自語說起来：

“宪兵嗎！他們不是生来就可以无緣无故地凌辱人和拷問人的呀！”

“但是，塞腊芬，我們应該作正直的人啊！”村长有力地反駁說，“我的話就說到这兒啦。”村长轉脸冲着别人繼續說。“現在輪着你們說了，把你們知道的，你們所想的都說出来吧。不要到日后再借口說‘不知道啦’，‘我是个糊塗人啦’等等的話！”

許多农民同时說起来，每人說一件事。彼得·彼得站在尼古莱·德拉高斯跟前，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說：

“老乡們，請等一等！应当一个人一个人地說，好叫大家都能听見！”

对村长所关心的事情，路加·达拉巴一秒鐘也沒考虑就談起巴巴罗亚卡田地的事，为了这块地他再也睡不着覚了。冬天尽管多么可怕，但是总要象阴影那样过去的。不久，春天就要到来，地里的活又要开始。

“老乡們，我們要作什么呢？难道我們叉着胳膊呆在那兒，眼看着希腊人搶夺我們的土地嗎？……娜廸妮太太欺 詐我們，又向我們提了保証，但是如果我們再进一步追問她，她就恼了，并且开口駡我們。如果我們光在那里拱着手呆着，沒有人再敢談起自己的貧困，也不敢再訴說自己的困苦，尽管我們人多，貧困也要把我們都吞沒的。”

彼得認为如果把一件会使事情复杂的新聞告訴大家，那是相当有益的。这就是娜廸妮太太已經和格里果列先生分居了。这件事，是貴族公館中厨娘的外甥女馬丽奥阿腊告诉他的。那么，誰又能知道娜廸妮太太什么时候并且怎样才能回到这里来，能使农民有机会再向她談一談呢？

这一件新聞把一切都攪乱了。立刻吵嚷起来，仿佛是在酒館里似的。責备的声音越来越多。特利封·居如忿怒异常，用一种非常乖僻的腔調責备村长，說村长一直是反对路加的，今天由于发覚到有一个好机会，才改变了主意。布腊威拉紅了脸，大声吼叫替自己辯护；但是陶德尔·斯特林布却从外屋大喊一声，压住了村长的声音：

“既然娜廸妮太太已經不願意要土地了，并且要設法摆脫土

地的麻烦，要是你不反对穷人，就和大家一起到大貴族家去，要求他們把土地分給我們，不好嗎！”

“啊！这个，对！”雷翁特·奥尔比索用尖嗓子贊同說，“这話說得对！”

人們又重新听到在喧嚷声中有特利封·居如的声音，比以前更加坚定：

“我們也应当去面見国王，請国王替我們主持公道！”

村长由于大家大声乱嚷，就安靜下来。他比以前更緩和，甚至还带着狡猾的意味說：

“哎喲，老乡們啊，你們在那兒說梦話吶！要不然，你們就是上流社会的人了……你們在哪兒見过一个貴族象扔垃圾一样来拋弃自己的土地呢？这位特利封是在那兒說废話，他連一点‘馬馬立卡’都不給人——确实他也沒有——，却願意讓別人把全部田产送給他；喂！特利封，犁你的地去吧！……你看，我活了这么大年紀，还从来沒有見过这种事。別人也沒有見过这种事；路加在我以前当过村长，他沒見过这类事；腓立普也沒見过，德拉高斯老大爷也沒見过，魯布老大爷比我們大伙年岁都大，但是他也沒見过这类事……这些人都是象样的人，可是从沒有一个人看見过这种事！……”

“什么都有的人，他当然什么也听不見；什么都沒有的人，他却伸着耳朵去細听，并且总是盼望着！”依納特·塞塞尔悲叹說，“不然，我們可就要糟糕啦，誰知道我們能干出什么事呢！”

“依納特，这不好，这太不好啦！”村长說，同时气往上冲，“有志气的人，总是天塌下来自己扛，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他不等待別人替他去作什么事！”

“哈！上帝啊，要說这个，我們可正在替別人頂天吶！我們

在那兒流血流汗，这一切都得不到代价，"莫兰特·海鲁威穆沉痛地叨唠說。

"莫兰特，的确应当劳动，因为我們是正直的人而不是小偸，"布腊威拉严肃地接着說，并且赶快用另一种口气补充說，"但是，你看我跟你們說了一件事，你們却扯到別的事上去啦。現在还沒有关系，将来你們就会知道了，我不能再保护誰啦，我要讓你們自己跟宪兵打交道啦。"

"好，我們只有一条命，沒有一百条命！"塞腊芬·莫高斯頂撞說。

莫高斯这句話的声調虽然比別人說的都緩和，却把村长惹恼了，他吼叫起来：

"你們走吧！我跟你們說，你們走吧！跟你們这些人說好話簡直白費，等于对牛弹琴！"

人們慢慢地走出来，先在院子里延宕了一会，然后又在大街上逗留着，一小群一小群地彼此交談着。

"他們不习惯这个，叫他們傾听別人的痛苦，他們怎么能习惯呢！"依納特·塞塞尔在一个說話声音很大的人群里說。

"当然不爱听！"陶德尔·斯特林布也說，"政府分土地，是要分給一无所有的人，其余的人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正是这个緣故，他們才围着乱轉，打算霸占土地，好讓政府沒有工夫給我們分地！"特利封·居如发疯似地說，"他們能够跑，我們却不准他們这样做！"

彼得和教員的弟弟以及几个老人一起走了。他急于要再談一談格里果列先生。他願意向別人說明格里果列如何厚待他，他說，有一天彼得赶着車把娜廸妮太太送到科斯太什蒂火車站，回来以后，彼得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講給他听，这位年輕的貴

族从头到尾仔細地听了，随后，把管家雷翁特·班布叫来，吩咐他把彼得父亲所欠的賬一笔勾消，并且叫給彼得一对牛，来代替在树林中死掉的那头牛。

人們一直談着格里果列夫妇离婚的問題，彼得赶紧又說出一些細节，这是他从馬丽奥阿腊那里听来的，他补充說：

“娜廸妮太太专門喜欢吹毛求疵，頑固得找不出第二个；可是格里果列先生，諸位都知道，他是公正的、仁慈的、善良的，可以說这眞是一个貴族。他施給我的恩惠，我永远也忘不了，就是死后在坟墓中我也忘不了。”

3

在火車中，提屠·海尔德列亚从娜廸妮的嘴里知道了离婚的消息，提屠不相信。过了十几天，格里果列向提屠証实这个消息时，提屠才完全清楚。他十分惋惜地大声喊着說：

“可是，她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女性啊！”

“太动人啦！”格里果列也微笑着說。

尽管年輕的提屠对格里果列·于加情誼是那样深厚，对娜廸妮是那样深深地欽佩，但是他也沒有时間去管他俩的糾葛。他經常碰見格里果列，也上格里果列家里去，他俩有时还在一起吃飯。提屠有几次在剧院中見到了娜廸妮，或是他被戈古·約內斯庫邀請到家去吃飯的时候，在戈古·約內斯庫家里見到娜廸妮。除此以外，他就終日陷在报館事务中。罗桀借口政治事件千变万化，給提屠的职务日益增多。为了提高《德拉波吕尔》报的声价，这位野心勃勃的編輯部秘書打算增辟各式各样的专栏，由于找不到得力的編輯，就把一部分任务交給提屠，提屠滿怀热

情毫无异議地接受了这項任务。因此，提層就担任了一个新的报导专栏，一个新的政治和国际新聞专栏，此外还有戏剧副刊，提層愉快地亲自編写这个副刊，他很爱看戏，从此以后，他出入戏院可以不必花錢了。

自从提層由阿馬拉回来后，他的那个多情多話的房东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又使他大吃一惊。她問了提層不少問題，問提層在乡間作什么消遣，并且挖根問底，不厌其詳，提層逐一作了答复，她听时却表現出漫不經心，这使提層很不高兴；接着，她忽然以一种惊喜的神气向提層說：

“你知道，当你不在这兒的时候，唐塔不断到这兒来，也向我談到你……提層先生，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女人啊！恐怕你也不会怀疑这点……只有我的女兒米米可以和她比一比，誠实、漂亮还聰明！”

接着，她又催促提層講他經历的事情，还沒过两分鐘，她又打断了他的話，狐媚地用手指头威胁着他，并且以会意的眼光打量着他：

“啊！小机灵鬼！我以为你对我們的唐塔已經有意了呢！我敢說，你是个沒有坏毛病的人！象唐塔这样年輕的大姑娘，那可不是在街上随处可以碰到的——又漂亮，出身的家庭又好，还受过很好的教育……哎！說实在的，你也是个挺有起色的小伙子，挣錢也不少！你的前途非常远大……如果你們俩能成为夫妇，那就再合适也沒有了！希望月下老人按着我的意願成全这件事吧！”

整整有半个鐘头的功夫，提層象呆子一样，不得不在那里听着她那令人头昏脑胀的一連串解释、計划、設計、献策和鼓励。提層害怕了。他很爱唐塔，但是他还沒有具备跟她結婚的条件，在

他看来，目前談結婚簡直是一种笑話。

現在唐塔每日午后要到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家里来，海尔德列亚漸漸感到很为难。只有出其不意地搬家，使别人找不到下落，这样才可以摆脫麻煩。有一天，提屠正在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屋子里和唐塔談天，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看出唐塔的两只綠眼珠，不斷地向她流露出温柔的恳求，就找了一个借口出去了，以便只剩他們俩在屋里。正当这时，忽然听到有人輕輕地敲了一下門，还沒等人答应，馬丽奥阿腊走了进来。

"請原諒!"馬丽奥阿腊說，当她看見唐塔的时候，不免有些吃惊，因为馬丽奥阿腊已經和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不拘礼节了。"我是来上課的，我看見門鎖着，所以……"

"我的亲爱的馬丽奥阿腊，鑰匙插在鎖眼里吶!"提屠喊着說，滿脸緋紅，打算向她走去。

"啊，是嗎？我沒有理会……我走啦……請原諒我!"年輕的姑娘說，她輕輕地向提屠点了一下头，出去的时候，又向他投了一个几乎看不見的微笑。

等門再关上时，脸色煞白的唐塔站起来，拿起她的外衣，准备走开。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費了很多的唇舌来解释，結果全归无效。唐塔一再說，她上了当了，关于这个"野鷄"的事，为什么沒有人跟她提过一个字呢，这家伙闖到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房間里，就象走进自己屋里一样。唐塔哭了，稍微安靜一点以后，还是不願意再呆下去了，带着一种被害者的神气，滿脸忧郁地走了。

"你看，这都是你給我作的漂亮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責备提屠說，"我早就知道你补課补課就会补出事来。你不願意安安靜靜地呆着，連一点稳当劲兒都沒有……嘿嘿，你現在該怎

么办呢？你应当安慰安慰唐塔，她虽是多愁善感，但脾气还是爽直的！”

在提屠自己的房間里，还有他跟馬丽奥阿腊的一幕在等待着他，但他使她消气是比較容易的。

晚上，提屠回忆他一天所作的事时，他仍然認为滿意。一个意外事件倒給他带来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唐塔生气了，这一場恋爱也就結束了。第二天，唐塔沒有来，第三天，唐塔仍然沒有来。这就說明一切了。

二月初，一个星期六，提屠·海尔德列亚要給《德拉波呂尔》日报写一篇重要的社論。这是德利塞亚努亲自給他的指示。提屠很想作出一件出色的成績，使自己成为德利塞亚努的一个有重大貢献的同事。所以当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告訴提屠，說她要同約翰一起到約翰的父母家去，回家必定要晚一些，請提屠多加照应，要是提屠有事出門，就要把門关好，把鑰匙放在适当的地方时，他簡直是高兴万分。

提屠脫去衣服，穿上一件旧睡衣，拖上一双廉价的拖鞋，又卷了几支烟，就开始写起来。屋子里边的溫度很合适。鉄爐里发出熊熊的火焰。提屠毫不費事就写滿了好几頁，仿佛有人念給他听，他在默默地写着一样。他的思潮，一个接着一个，好象穿在一条綫上的珍珠。烟草冒出来的烟，在他的头部围繞着，好象一块小棉絮般的云团。随随便便扔在地板上的烟卷头，正好說明他的灵感忽生忽灭。快到五点鐘，天将要黑时，只差一个生动有力的結論了。为了刺激灵感，他想找一句讀起来十分响亮、闡述得非常巧妙的句子，他就低声地东念一句，西哼一句，这样，他把全篇社論又讀了一遍。

“妙极了！周密得很！如果这一次还不动人的話，那……”

总是想不起怎样才能写出生动有力的結論。他一边在脑海里搜索着这个結論，一边站起来，拿起床前桌上的灯，把它放在写字台上，准备把它点着。他先摘去灯伞，小心翼翼地把玻璃罩拿下，仍然在不断地思索着。他正在寻找火柴盒的时候，仿佛听見有人輕輕地敲門。刚一回头，門就开了。

"唐塔！"提層說話的神气是这样的惊訝，以致他接着就对自己刚才惊訝的声音感到难为情。

唐塔站在門口，她注視着他，两眼睁得圓圓的，仿佛走进了陌生人家一样。

"請原諒！"提層又說，仿佛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真沒有想到！……我在写文章，正想点上灯，又……"

提層向她走去时，她用一种本能的姿势阻止住他；过了一会兒，她又小声說：

"你在等一个人嗎？"

年輕的小伙子刚想回答，她又带着一种含含糊糊的微笑向他提出另一个問題：

"連我也沒有等嗎？"

他摇摇头，表示沒等。

"好吧！可是，我还是来了！"她奇妙地看了一下，喃喃地說。

少女披着冬天穿的狐狸領子大衣，头上戴着一頂軟貽小絨帽，在这个薄暮袭来的小屋中，很象在散布一片白茫茫的光明一样。

"你把喜悦带进这个黑暗的小房間里来了……"

提層·海尔德列亚在他的話里夹杂着一种浪漫的顫音，虽然在他的心灵深处是很純朴的，但这是舞台上的和人为的东西。唐塔听到了这顆心的回声，两只胳膊伸开了，怀着感激的心情向

前走来：

“我不妨碍你工作……我看着你写字，我呆在这兒，在你跟前，我就滿足了……”

“无論如何……”

提愚的声音变了。他一站在她跟前，就要心慌意乱。他連这句話都沒說完，就拿起她的两只手来，紧紧按在自己的心上。接着，他把她的大衣脫下来，她也把自己的小軟帽子摘下来了。

黑暗不知不覺溜进了屋子。房里的东西变成某种淡白，消失了它們的輪廓，隐隐約約看不清楚。只有向院子开的那扇窗戶，还保持着一点点灰白色。白皚皚的雪，一片接着一片飞舞着集攏到窗口，好象一群白蝴蝶在寻找一处躲避寒冷和黑暗的地方。

“我們在哪兒坐一会兒啊？”提愚攙着唐塔的腰說。“你看，在我这兒，我們連一个两人可以靠在一起呆一会兒的地方都沒有……”

唐塔脸上露出一种純幸福的微笑。現在，在她看来，一切都是美妙的了。她安詳地坐在床沿上，看着提愚把两片木块扔到火里边去，然后又把門上的鑰匙擰了一个轉……提愚用两手抱着她的头，并在她嘴上比以往更用力地狂吻，她渾身顫抖，用一种旣含有責备又含有犹疑的口气說：

“你为什么把門鎖上啊？”

这句問話悬在夾杂着烟霧的空气里，沒人答复。提愚跪在她的脚下，把他的面頰藏在她衣服的下襬里。他的胳膊摟住少女的臀部撫摩着。少女看見自己的問話沒有得到回答，就感着有些不安，她兴奋地用她的手指在提愚的头发上来回地摸。她的眼睛在看，却看不見雪花在窗前飞舞。鎖上了門的印象和她

应当赶快回去的念头，不停地在她的思想中出現。就在这个时候，她只掀动嘴唇小声地說：

"亲爱的提屠，我請求你，規矩一些……要老老实实……你答应我嗎？……你答应我这点吧！……"

提屠突然站起来，仿佛从梦中惊醒一样，堅定地答复說：

"我发誓，答应你这点！……"

接着，提屠就坐在她的旁边，坐在床沿上。現在，这个誓言，在他們倆人看来都覺得有点过火了。可以說，这些話把环繞在他們周围的快乐气氛冲淡了。唐塔为了代替道歉也为了代替鼓励，認为必須作些解释。今天，她本来不打算到这兒来。为什么在他不很爱她、不是怀着无限的爱情去爱她的时候，要来到这里呢？可是，当她看到萊努塔[1]和約翰来到她的父母家，也知道他們要在那里耽擱很长时間的时候，她就猜到提屠一定是一个人在家里。她想，提屠不特别注意她的爱情，也許是提屠还不了解她是怎样地爱着他……她旣然有这么多的事要向他說，为什么要呆在那里，去听那些老太太們喋喋不休的談論呢？于是，她以早就該去拜訪一个女友作借口，赶快走出来，也……

她沒有看着提屠，至于提屠，他虽然仔細地听着却不能理解，只是越来越靠近她，越来越清楚地听見她心房的跳动，有时也覺察到她身体的战栗。突然，唐塔不說了，仿佛受到一种巨大恐怖的侵袭似的，站起身来，喃喃地說：

"我現在該走啦……亲爱的，我求你讓我走吧！你把我的大衣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使提屠·海尔德列亚感覺到惊慌不安。他一想到还得剩

[1] 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的名字。

外7八

他一个人呆在屋里，从那篇沒有写完的社論里，去找一个生动有力的結論来时，就感到煩悶。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它不是唐塔，在他看来，現在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个充滿难聞的烟味的房間里，由于唐塔在这里，就弥漫着快乐的气氛；世界上，再沒有一点东西可以代替这种幸福。在这个时节，"实有"的一切理智和世界上全部聪明智慧，在提屠看来，只存在于她那热火炎炎的綠色眼睛中，只存在于她的散布着神秘的話語的溫柔而低微的声調中，只存在她的由于耽心的战栗而发热的身体中。提屠产生了一个思想，認为她可能要从自己手中溜走，他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他就站在門前，不叫她出去，抱住了她，面对面地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結結巴巴地說：

"你不能就这样……走……"

提屠对于自己說的話感到有些害羞，可是唐塔仿佛听見了她自己心里的回声，她带着一絲惊訝向他微微一笑，这个微笑，恰恰等于向提屠重复了他方才說的那句話一样。提屠的两只手停在唐塔那件漂亮而洁白的、用鉄扣扣着的上衣上，游移不定。唐塔用同样惊訝的微笑鼓舞了提屠解开自己的上衣，但是却本能地小声責备着說：

"提屠，把上衣放下……别这样，别这样，我求你……我想走了……"

提屠的咽喉干了，他也喃喃地說了一些話，但是他却不很了解自己說的都是些什么。他們的話，在不可告人的幸福的窃窃私語声中消失了。

唐塔还是站在那兒，两腿用力地并在一起，她的那件只到膝盖的短內衣，紧紧地貼在她的赤裸着的躯体上，仿佛一个不发生作用的防御工事一样。她的胳膊在她胸前交叉着，以便掩护她

的乳房，她的乳房和它的小小的乳头，仿佛是唯一的支柱，来維持着內衣不掉下来。

“我冷……”唐塔用一种几乎听不見的声音叹息說。

提屠把她抱在怀里，象抱着一个睡着了的孩子一样，把她平放在床上，給她盖上一床被。她呆在那兒，仰着脸，两只眼盯着提屠的两只眼，提屠不停地整理着被子。忽然，她感到提屠也躺在她身边了。提屠两只冰凉的手撫摸着她的丰滿的乳房，以后又摸到滚热的肚腹上。她于是不知不觉地結結巴巴地說起来……“不，不，不，……”但是却轉过身来面对着提屠，并且用她的两只手摟着他的脖子。她感覚到有一个异样的膝盖分开了她的两条腿……

过了很长的时間，唐塔的头脑才清醒过来，眼泪淌在她的面頰上。提屠坐在床沿上，吻着她的眼泪。唐塔听見提屠說：

“你說，你后悔嗎？……我不願意你后悔！”

她睜开了眼睛，两只眼在侵入房間的黑暗中烱烱发光。她在枕头上摇着头，声音里含着一种完全新穎的柔媚說：

“不……”

过了一会兒，她問他：

“你还不爱我嗎？”

提屠用一連串的亲吻来答复她，她又問了一个新的問題，这个新的問題止住了提屠的亲吻：

“現在你相信我爱你了吧？”

“我对这点，从来也沒有怀疑过。”年輕的提屠·海尔德列亚說，“只有你自己怀疑我对你的爱情。”

“我以后不应該再这样作了嗎？”唐塔喃喃地說。

“不要这样！”提屠輕輕地咬着唐塔的嘴唇說。

只剩下提屠·海尔德列亚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撩起了窗帘，点上灯。淡黄而微弱的光亮又唤起他考虑现实。唐塔身体上的神秘的醉人芳香，还在房中浮动，她的話語、她的微微的顫动、她的婉轉的声音也是这样。提屠明白这个爱情已經取得了一个要他开始負責的轉折点。但是，他现在只不过在人生中刚刚开辟了一条道路啊！毫无疑問，他是爱唐塔的，可是，无論从哪一方面看，他自己的命运还不十分确定，試問他怎么有权利来叫她和自己的这种命运相結合，使她虛度这一生呢？他自己的前途还很成問題时，他又怎么能够維持一个妻子的生活呢？……他很快就找到了借口：說实在的，他自己是不願意的；是她亲自送上門来的……再說，伟大的爱情不見得总得在市长面前举行……有很多的情况……然而他赶走了这些平淡的引証，索然无味地用一种譴責的神气自言自語地說：

"提屠，你是个卑鄙的家伙！你应該懂得羞耻啊！"

4

格里果列·于加不能再呆在乡間了。孤独使他害怕，他父亲强硬地叫他不要为了无关紧要的事情和一时的誤会而拆散自己的家庭同样使他不安。格里果列沒脸向他父亲講明真情。他認为自己男性的尊严受到了損伤，因为結婚已經五年，而他竟不能使他的妻子对他有一个最起碼的尊重，使她至少不能在他們神圣的家里欺騙他。但是他心里总不認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他奇怪自己怎么有时还有原諒娜廸妮的想法，仿佛他对她的爱情并沒有熄灭，而只等找一个借口来把那件事忘掉，言归于好。他鄙視自己、对自己的懦弱感到害怕。如果到了布加勒斯特，至

少在喧鬧声中不至再如此孤独……

格里果列又在他姨母馬丽尤加家找了一个房間，还是他在上学时住的那一間。他发現房間布置得十分精致。他姨母看到他挺滿意，就高兴地向他說：

"格里果列，你滿意么？……这是我收拾的。我願意你在我家里象在你自己家中一样，覚得什么都不缺少，使你一点也不会感到不滿意……"

她停下不說了。格里果列知道她对娜廸妮的感情，她从来就沒有喜欢过娜廸妮，他姨母也明白格里果列知道这一点，因此她不願意現在就和他談到娜廸妮。格里果列好象从来沒有这回事似的回答她說：

"关于后悔的問題，你可以放心，姨媽！"

于加跟戈古·約內斯庫定下約会。明天他們两人在俱乐部会面。戈古非常惊异，他一点也不理解。娜廸妮把那件事告訴給他时，他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呢？他相信他們是很幸福的。当然，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不讓自己参加到这个膩人的事情里去，或是出个什么主意，然而……他爱格里果列象爱他的兄弟一样，他还要繼續爱他，这和任何家庭上的联系无关。娜廸妮是一个不大好对付的女人。尽管戈古素日的态度非常謹愼，甚至在亲近人們的密切生活中也是如此，他还是再三提起过娜廸妮的注意，她的妖艳娇媚已經越出了范圍，她在濫用她丈夫的那种可爱的寬宏大量……最后戈古答应代表格里果列去探問娜廸妮，是否已經遞了离婚申請書，事情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戈古很清楚地知道格里果列自从他們夫妻分居之后，就十分不願意再去直接同她商量什么。第二天，戈古和于加两人又在原来的地点会面，戈古·約內斯庫詳詳細細地講給格里果列听，娜廸妮从

乡間回来后，也就是十几天以前，就請了律师奥兰波·斯塔沃拉，要他毫不迟延地递离婚申請書。申請書現在大約已到了法院。格里果列向戈古道了谢，請他把自己的謝意轉告娜廸妮，并請他告訴娜廸妮，格里果列保証尽力及早結束一切手續，好叫他們两人都能重新获得自由。

格里果列到巴洛列努家里来了，巴洛列努还不知道他离婚这件事。他感到非常惊奇，也非常遺憾。梅拉妮也是一样。他們留他吃早飯。他只得答应，因为現在再沒有什么可以借口的了……

格里果列早就作好了准备，任憑别人怎样劝他，他总是置若罔聞。巴洛列努在从他的华丽的办公室走进餐厅之前，用他本行的腔調問道：

"格里果列，难道这是認真而又不可挽回的事嗎？"

"啊，亲爱的亚历山德呂，你想在这样的事情上我能开玩笑嗎？……"

"那末我就稍微管管这件事，我向你保証，在最短期間內就可以办好离婚手續！"律师郑重其事地保証說，稍停一会兒，又带着愉快的神气接着补充說："在法院里，我还有一点办事的能力，因此总有些力量！"

"不过我希望你的帮忙可不要象你帮助我那位德兰斯瓦尼亚朋友那样迅速啊，你还記得嗎？"格里果列·于加开玩笑說。

巴洛列努用困窘的神气看了他一会兒，然后又以亲切的嗔怪喊着說：

"我的小家伙，怎么你現在才叫我想起这个小伙子来呢……他叫什么名字？……为了……他不应当来看看我嗎？那么他为什么沒有来呢？"

“現在你不必再替他費心了，我已把他安置在《德拉波吕尔》报社了，这就……”

“哈哈！你給你們的党拉了一个人啊！”巴洛列努笑起来說，“你还說我們淨搞党派呢！”

小于加同巴洛列努到法院去了很多次，亲自了解事情进行的情况。到确实知道初步手續已經完成以后，他認为自己完全有把握去見普雷德列亚努了。他覚得自己强調声明的“我在恋爱着”的話还在耳边响着，一想到这里他就感到难为情……他只有在普雷德列亚努問到他时，他才和他談到娜廸妮。維克多尔·普雷德列亚努显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气，但他并不要求于加作解释……蒂克拉在吃早飯时沒有談到娜廸妮，飯后也沒有談到。虽然于加发見波斯特尔尼庫小姐的眼光由于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所驅使，而不止一次地盯着他，但她却也沒有談到娜廸妮。他們只談令人愉快的事，甚至連政治都不談。他們談論許多舞会，宴会和各种娛乐，这一切在轟动着布加勒斯特并賦給它一种狂欢节期的色彩。甚至普雷德列亚努就拿他的小姨子开心說：

“我們可以說特地为奥丽加預定了这个季节，跳舞啊，跳舞啊，永远是跳舞！”

“有了这些快活的舞会，人們多少可以忘掉些忧愁和危险，”蒂克拉說。

“不錯。可是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注意到，所有的舞蹈开始都采用一种爱情性的和肉感性的步伐，甚至有时使人不好意思看那些跳舞的人。”維克多尔用一种比較严肃的口吻补充說。

“道学先生，你不喜欢任何跳舞，所以你才找到这許多缺点！”奥丽加为了替自己的嗜好辯护激烈地反駁着說。

格里果列沒有参加爭論，他怕这种爭論要談到娜廸妮。爭

論轉移到奧包尔协会于二月十九日在国民大戏院举办的盛大庆典上。这是极隆重极豪华的一件大事。王室全家都要参加，社会显貴也都得去。尽管票价异常昂貴，座位却已定完。为了滿足豪富人家的要求，已經考慮到重演那些节目。在戏报上有一出喜剧，剧本是由上流社会的三位紳士写的，这出戏完全由上流社会的太太和小姐們演出。当然，奧丽加在这出戏里担任了一个脚色，要出場舞蹈，她对自己的第一次演出感到非常兴奋。

馬丽尤加·公斯当定內斯庫太太知道离婚訴訟已在进行，她就把她的顧慮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开始向她外甥訴說她所了解的关于娜廸妮的一切。在这以前，由于怕她外甥难过或怀疑她要破坏他的家庭，她一直沒有向他說过这些。再說，自从她听說他要跟娜廸妮結婚时，她就曾告訴过他，只不过是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反对的意見，都常常会被人誤解成恶意的。在他結婚之前，人們就可以料到娜廸妮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一个年輕姑娘活潑、嫵媚或者风騷一些本来也是应該的，只要有分寸就行。娜廸妮作风放蕩，被她迷倒的人甚至成群，这使她每到一个正經人家都讓人吃惊。要是在她結婚以后能够規矩起来也好啊，誰知道，她反倒利用丈夫对她的溺愛，从結婚的第一年起——如果不是从結婚后第一个月的話——她就毫无顧忌地找了一个情人。以后随着就有了一連串情人。单只馬丽尤加确实知道的就有五个，最后一个是拉烏尔·布魯馬呂。去年夏季，娜廸妮同布魯馬呂到外国去游历，沒有人知道是誰出的錢，因为有人肯定說布魯馬呂是东摘西借过活，另一些人說布魯馬呂是个富有的人，他的財产供給娜廸妮任意揮霍。

格里果列极力防止这些揭发的洪流。从他决定和娜廸妮分

居以后，她所作的，尤其是她已經作过的，都不是他所要关心的。为了珍惜自己的情感，他只願意回忆那些問心无愧而令人高兴的事。这样的生活方式可能是錯誤的，但是他……枉費心思！馬丽尤加姨媽毫不停留地把娜廸妮所宠的其他四个小情人都描繪給他听。以后，她每天再来重新講述，并加些新的細节，添点新的誹謗，这都是最近由她的一个好心的女友供給她的，这样，格里果列就不得不开始躲避她。他甚至为了重新得到心灵的宁靜，还打算要住到旅館里去。

幸亏一月月底，于加的父亲也来到了布加勒斯特。馬丽尤加想把有关娜廸妮最近私人生活的消息告訴老于加。米隆瞪着眼睛听了一会兒，便打斷她的話，严厉地說：

"不要誹謗人了，馬丽尤加！一个罗馬尼亚将軍的寡妇，不应当散布一个漂亮女人必不可免地要流传着的任何一些胡言乱語……你真象我那可怜的老婆——願上帝寬恕她——，你們真不愧是亲姊妹！你認为任何妇女都得守着鍋灶，再不然就是替她們的丈夫織毛袜子。唉，現在时代不同了，馬丽尤加！"

"可是，嘿，米隆，她已經和格里果列离婚啦！"公斯当定內斯庫太太狼狽不堪地反駁着說。她怕她的姐夫，知道他为人很古怪。她从沒有象怕她姐夫那样地怕过她那位当过将軍的丈夫，他丈夫是一个可爱的人，在决定任何事情之前，总要同她商量。

"你太把格里果列的事当真了，他还是个孩子！"老于加不讓他兒子打斷他說話，用一种惊奇的神气說，"誰叫你相信要求分居就等于离婚呢？直到离婚还沒有正式登記以前，分居仅仅是夫妻之間的誤会呀，亲爱的馬丽尤加！"

米隆·于加在阿馬拉丟下了准备农业合同这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因为他听說农民竭力要改变合同的条件。巴巴罗亚卡的

土地使他睡不着覚；他坚决地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买到手。他認为格里果列离婚的計划是他的一个极大的障碍，这是他必須断然而且首先要鏟除的障碍。

但是，他决定在会見娜廸妮之前，先到罗馬尼亚銀行找杜梅斯古談几句有关这事情的話——談話的眞实內容必須在了解土地的价格及交款的条件之后才能接触到。格里果列只能陪着他走到銀行門前，因为他和巴洛列努有約会。一路上，老于加不停地观看那数不清的招人去参加各种消遣和娛乐的广告和招貼。

“我看这里的人都过着不劳动的生活！”米隆用一种輕蔑的声調嘟囔着說，“不論你向哪个角落看去，除了引誘你享乐和放縱的广告外，什么都沒有。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們劳动是为了叫他們能随便胡鬧的嗎！”

公斯当定·杜梅斯古看見了米隆，十分高兴。他和于加尽情地擁抱，这种表情，照他沉靜的个性和皺着眉头的外表来看，几乎不是眞实的。他扶了扶鼻子上的金絲眼鏡——这是十分激动的表示——，还有他的眼睛，一般来說是冷靜的，現在也笑开了。彼此热烈地寒暄了一陣，几分鐘后，米隆·于加說：

“你在这兒还有工作，亲爱的科斯提卡[①]，我不耽誤你的时間。我們过几天再見一次面，好談談我們个人的事。現在我只占用你两三分鐘。我要跟你說的就是这些……科斯提卡！”

杜梅斯古很注意地听着他講。于加看他的面貌变得越来越阴沉，最后銀行經理答道：

“唉，亲爱的米隆，咱們是不分彼此的老朋友，我不能不立即給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

① 公斯当定·杜梅斯古的愛称。

明确的答复就是一个字："不。"杜梅斯古接着就設法打消米隆买地的念头，向他解释，說現在实在不是購买土地的时候。米隆有的土地已經足够了。杜梅斯古希望米隆儲备必要的精力来管理他的土地。他这样劝阻是为了米隆的好。他要不是和米隆有深厚的交情的話，他会貸給他大量款項，因为銀行并不冒任何危险；它随时可以把田产拍卖出去收回自己的貸款。可是杜梅斯古宁可今天反对米隆，也不愿看到他将有一天遭到破产。他要尽自己作为真正朋友的責任。

"你的打算实在使我奇怪，米隆！难道你活在地下么？你什么都看不見、什么都听不見嗎？你不感觉事态在急轉直下，某种事件就要爆发嗎？……早晚会有一天，我們要突然面臨一个普遍沒收私有財产的巨大局面。到那时，肩着这么一副沉重的担子，你将怎样来解决呢？現在这种主张越传越广了。我不是判断，我是在証明。同样，农民中的动荡也在加剧……不，不，对这些問題决不能輕視。你也許認为王国很平靜，但是革命的风气却是一个事实。这也許就是使沒收私有財产的这个思想产生的原因——我不知道怎么說。我决不肯定危险已經迫近。我对这种危险并不知道什么。但它却存在着。在这样的时刻，我們不可能再去从容地考虑購买土地。在事态未明朗化以前，土地的价値是靠不住的。那末……你尤其不要光看布加勒斯特的生活和这些繼續不断的享乐。这是一个坏的征兆。舞会、舞蹈、宴会的流行病总是灾难的預兆，或是进一步証明有灾难。过分閃亮的表面总是掩盖着一些腐朽的东西。一幢坚固的大厦，不必靠門面来吸引人們的注意，也不必作虛伪的外表。我不过問政治，对于党派竞争也不感兴趣。但在銀行的人，对生活的脉搏却診断得很清楚。我們生活的脉搏太不正常了。整个机体都生了病，

它在发烧，米隆！我們必須非常謹慎，直到找到了挽救的方法为止。”

米隆·于加不但一点也沒有被說服，而且还很不高兴。他竭力掩飾着心里的不滿。分手时，他們約好还要談这件事。这不过是初次接触……米隆确知杜梅斯古最后会讓步。

“这个可怜的杜梅斯古！”老于加最后自言自語說。“一个挺正派的小伙子，可惜只是見識浅一些，从我認識他，看中他以来，他就老是这样！”

老于加的不滿忘却得很快，甚至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老实說，他在同娜廸妮談妥事情以前，并沒有同杜梅斯古交談的必要，因为跟娜廸妮談判才是最难的一关。至于款項的事，他在当地容易找到。他只是需要知道怎样进行。

有人把老于加来到布加勒斯特的消息告訴娜廸妮后，她就在等待着他。她打扮得象一个仙女似的。她照旧用往常那种可愛的态度来招待他，仿佛一月以前他們在阿馬拉分手后并沒有发生过什事情似的。

“我很願意留你吃早飯，爸爸，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娜廸妮把老于加引到她那个得意的小客厅后，立即用一种天眞无邪的和带着詢問性的微笑向他說。

“哈！我高兴接受你的邀請，娜廸妮，我很高兴地接受你的邀請！”米隆文雅而又滿意地說。

从飯前起，他們就开始談老于加所关心的两个問題。关于离婚的問題，老于加向她提議和解，他接着說，他当然不是代表格里果列說話，但如果她同意，他可以負責保証格里果列同意。娜廸妮微笑着堅决地拒絕了。她說，先提出离婚的是格里果列而不是她。至于她本人，原可以繼續共同生活下去，尽管在許多

方面她有理由抱怨。現在，他們的不和睦已經成了公开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他們在办离婚手續。和解将会引起人們的嘲笑。再說，今天他們每人都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将来可能就更困难了……米隆还在設法說服她，娜廸妮就打断他的話說：

“你这样堅持使我很愉快，亲爱的爸爸……这是一个使我感动的爱我的表現。但是，唉，我求你……”她把双手握在一起，“我求你，为了說明你更爱我……那么，我們談另外一件事情吧！”

“如果你的决心如此坚决，不可挽回，那我也就不可能再和你談我准备和你談的問題了！”老于加带着厌倦的神气嘟囔着說。稍停一会，他又接着說下去：“我原打算同我的兒媳談巴巴罗亚卡的問題，但要同我兒子的前妻談，我認为这就不可能了。”

娜廸妮笑了笑，露出她那洁白如玉的牙齿。

“哈，你想錯了，亲爱的爸爸！”

恰恰相反。老于加只能同离异了的兒媳郑重其事地商談土地的事。如果娜廸妮仍旧跟格里果列在一起，那么她可能不卖这块土地。但是現在，她决定一到她能自由处理巴巴罗亚卡的土地时，就立刻卖出。况且，如果不卖这块地，今后她必然还要有許多事得到那里去办，而那里又恰好和格里果列为邻，她認为这实在別扭。她滿心願意尽快地結束这块土地的事，但是她必須等到办完离婚手續；否則她什么都不能办，因为还需要她丈夫的同意。她希望在一个月內，至多两个月就宣布离婚。那时她要到乡間去——可以住在萊斯貝济村戈古家里——直到立下卖产契約以后再离开那里。

“啊，你是一个多么能干的女事业家！你要叫我們十分为难的！”

米隆微笑着，信口夸奖着，但他完全不滿意。他的一切努

力，还沒有从娜迪妮的嘴里得到一个比較肯定的答复。狡猾而又能干的娜迪妮，就象一条鰻魚一样，不断地从他手指中滑来滑去。他認为現在还不如他第一次在阿馬拉与她談話时有把握。因为那时候只有他的优先权的問題。毫无疑問，离婚使事情复杂化了。但他并沒有灰心。他不怕障碍。为了取得有利的結局，他就去探問其他两三个銀行中的朋友。大家并沒有明确拒絕他（"我們要考虑考虑，我們要商量商量，我們下次再談"）。可是杜梅斯古的論調几乎在同样的詞句中不断出現，仿佛他們都商量好了似的。于加又重新找杜梅斯古作非正式的磋商，利用两人对面吃飯的时候談判。他得到了一个空洞的諾言。科斯提卡是这样地喜欢老于加，致使他不能坚持生硬地拒絕他。他們二人都希望最后說服对方。杜梅斯古認为他可以說服于加，使他放弃买土地的主张，而于加又認为杜梅斯古会帮助他去凑足必要的款項。

格里果列知道他父亲为什么这样苦悶。他父亲的举动以及流露出的一些話語，使他了解到老于加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米隆从来到布加勒斯特以后，就說要去拜訪普雷德列亚努一家人。一星期以后，他們父子二人就到他們家去了。

老于加同样喜欢普雷德列亚努家。他一談到他們那一家人，尤其是想到他所認識的維克多尔的父亲，就总是习惯地說："他們都是很正派的人。"波斯特尔尼庫小姐在这个尘世上，除了即将来临的奥包尔的节日外，什么都不关心；但人們仿佛是故意为了叫她生气，整个晚間只談些农业的事来迎合米隆的心意。虽然米隆对杜梅斯古的論調不怎么太重視，但米隆却受到了这种論調的打击。他各处寻找同盟来反击这些論調，当他找不到时，就显露出他那坏脾气来了。

普雷德列亚努也承認农民中有一定激昂情緒存在，只是这种激昂情緒远远沒有人們在布加勒斯特所传說的那样厉害。例如，在代尔加他家那里，根据他的管事人的可靠报告，农民要求訂立較有利于农民的新农业合同。摩尔多瓦的地主們和农場主們——这些人都是很冷靜并且很了解农民的——也曾对他談过，在他們那里局势更不稳定。那么这已是个普遍的現象；同样的原因，在任何地方都产生同样的效果。不但不缺乏說明，相反地，这些說明尽管你已不需要，还是出現了很多証据，只是沒有結論。当然，对某一个地区有效力的东西，对其他地方未必一定就有效，不过事实可就在那里摆着。

"这是因为我們不願意正視真理，維克多尔！"格里果列为了不違背他父亲的話，就控制着自己很长时間沒有說話，这时突然激动地插了嘴。"在各地，农民被迫接受农业合同制度，往往是辛苦一年毫无收获。农民的債务一年比一年增多，今天已經成了負担不了的重債。在我們那里，大多数农民都是欠一身債，以致即使他們下年再辛苦一年，也絕对得不到什么代价，而且連旧債都还不清，只好繼續当債务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騷动，这还有什么可惊訝的？有什么比这个更自然呢？"

米隆·于加听他兒子这样解释，略带譏諷地微笑了，随后，好象他兒子的話不值得注意似的，他冲着普雷德列亚努說：

"要是农民生活困难，那是因为地主們也处在恶劣的境遇中，也是由于罗馬尼亚的农业走了斜道！以前也有过坏年景，地里顆粒不收或几乎顆粒不收，农民并沒有騷动，他們干他們的事，他們同我們一样忍耐、受苦！今年呢，感謝上帝，我們的收成总算比較正常。誰善于安排自己的費用，誰就能摆脫困难，并且应有尽有。相反地，懶汉跟酒鬼，当然不会有什么的。从有世界

以来，事情的规律就是这样。在阿馬拉，农民們正在不断地骚动着，要購买娜廸妮的土地，并且还和其他的买主竞爭，我能相信他們眞穷困嗎？祸患的眞正原因不在这里，我的朋友們。眞正的原因在于政府无能，政府容許那些自称为农民阶級保卫者的无賴們所醉心的恶意宣传。如果政府把这些突然冲动起来，表示熱爱（这种爱至少令人可疑）农民的小紳士們逮捕起来，投入监獄，你就会看到这种农民骚动象魔术一样地烟消云散了！”

“政府老是忙于无謂的个人紛爭，很明显，反对党就是利用政府的无能，”維克多尔表示同意說，“不过，他們利用不正当的手段，罪过也不小！”

“不正当！”米隆动火喊了起来，“亲爱的，你应当說他們是罪犯！还能有什么比刺激貪婪的群众的欲望更有罪呢？而他們正是这样作的！他們应允把我們的土地給农民，好挑起我們与农民之間的仇恨。即使用这种方式把国家弄得来烽烟遍地对他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們尊重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他們党派的利益。他們是城市的主人，恣意剝削我們，却仍然不能使他們滿足。剩下我們这些人，沒有被他們的銀行、貸款和他們的工业所制服。唯有我們还反抗他們。由于他們用上述方法不能够把我們打倒，就一变而为农民的保护者来反对我們；其实他們連首都的边界都沒有出去过，恐怕弄脏了他們的鞋。他們打算把我們的土地分給农民，却不願把他們工厂和銀行的利益分給任何人。总而言之，他們要借着鏟除我們来削掉农民阶級的首領，因为农民群众失去領导之后就可以由他們任意支配……尤其当人們看到我們这些該处死刑的人还大談其联合政治，改組国家机构以及其他无稽之談，……这就有了造反的理由！”

为了緩和一下由老于加的粗暴言論所造成的紧张气氛，格

里果列笑着說：

"爸爸，我总沒有想到政治能使你这样激动！"

"罪恶不是政治，格里果列！"米隆答道，他稍微緩和下来，并且也自知未免小題大作了，"罪恶总是罪恶。他們所作的是罪行，不是政治。"

"他們眞的什么都不顧忌了，"普雷德列亚努补充一句，也是为了緩和一下空气，"在罗馬尼亚，只要他們党派需要的話，单单他們就能发动一个暴乱……"

普雷德列亚努太太也插了嘴，談話就变得更溫和了，很快就談到了奥丽加小姐一心惦念的題目——奥包尔节日的盛大事件上。过了一会兒，老于加很快地又找到了非难的材料：

"我并不专談奥包尔节日，这可能有它眞正有益的目的。但是，一般說来，在布加勒斯特，人們奢侈、玩乐都太过分了。給人一种过于放縱的印象。我不明白，这怎么能和农民暴乱所引起的恐怖相容呢。稍微顧全一点大局，对誰都不会有害。当然，还是应該由政府加以約束。老百姓也可以說是出于不自覚，而政府却不应該这样。如果农民看到这里总是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他們将要說什么呢？农民連作'馬馬立卡'的东西都沒有，而貴族却尽情揮霍玩乐……"

米隆自己把話扯回来，和藹地笑了，因而也就消除了似乎从他发表的言論里产生的那种过分严厉的印象。最后他表現得非常可亲，以前被他那冷酷严肃吓坏了的奥丽加竟請他参加节日来看她的舞蹈。他微笑着回答：

"美丽的小姐，遺憾的是，我不一定有时間来欣賞你的舞蹈。另一个不大愉快的并且一点不能拖延的节日在乡間等着我。不过，我留下格里果列，他代表两个人給你喝采。"

当然，格里果列象一切上流社会的人物一样，不能不参加这个隆大的节日。这是国民戏院从来都沒有見过的最风雅的观众的集会。甚至連剧場最高处的座位，全被享有盛名的人物占去。奥包尔指导委員会的某些女士們在忙忙碌碌的服务中，路过她們的朋友面前时，都容光煥发地小声向他們說：

“这一天的晚会，将用金字写在罗馬尼亚的年鉴上！”

在开幕前，格里果列偶一回头，瞧見提屠·海尔德列亚坐在他后面的圈椅中。

“啊哈！……你到这些显貴人物中来干什么呀？”格里果列高兴地向他說，“等一会兒，休息时我們再見！”

提屠是奉命来采訪演出新聞的。他穿着那件黑色短上衣，开始，觉得自己坐在这种穿礼服的人群中很不对劲。但当他看到其他同人都穿着跟他一样的服装前来采訪戏剧新聞时，他又恢复了他的勇气。还有几个同人甚至穿着他們平常穿的短上衣，仿佛表示他們来到这兒，是为执行职务而不是为了消遣。

在这次晚会中最出风头的要算娜廸妮了，她跳的是巴黎最近流行的舞蹈“巴黎阿飞舞”。她的舞伴是拉烏尔·布魯馬呂。他們跳得非常灵活、以致在显貴的观众的要求下不得不再表演一次。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并沒有兴奋得过度。“娜廸妮太太”——他現在这样称呼她——当然十分漂亮并且舞也跳得非常优美。不过，如果她跳一个別人不敢輕易尝試而又合乎她身分的舞蹈，那就更相宜了。当娜廸妮同拉烏尔在台上飞舞的时候，他好奇地观察了格里果列。格里果列和別的观众一样地瞧着，連眉头都沒有皺。提屠最喜欢看的是一位跳罗馬尼亚舞的艳丽的小姐。他不知道这是誰，又拿不定主意是不是买一张节目单，因为卖节目单的全是些貴妇人，誰知道她們为了她們的协会一张节

目单要多少錢呢。

休息时，提居同格里果列·于加躲到一个角落里去吸烟。提居很兴奋并設法說服格里果列——彷彿他怀疑格里果列有不同的意見似的——上层社会已經能够用罗馬尼亚的語言組織成一項盛大的演出，这証明学生們攻击用外国話来搞戏剧的怪癖是多么有道理。为了更好地說明他的看法，他还特别提出这位跳罗馬尼亚舞的小姐作例子，并且打算在《德拉波呂尔》报上把这位小姐称贊一番，可是他不知道她的名字。

“亲爱的，你还不認識奧丽加·波斯特尔尼庫小姐么？”格里果列笑咪咪地責怪他說，“她是普雷德列亚努的小姨子！”

維克多尔·普雷德列亚努这时凑到他們身旁来。格里果列就告訴他提居的記忆力是多么不好：

“你能想象他不認識奧丽加嗎……那位最使他高兴的，他还打算在他的日报上称贊一番的小姐，他却不知道她是誰。”

“奧丽加会很幸运，潘尔德列亚先生！……你不認識她，沒有关系，这就是說，为了不把我們忘掉，你应該多到我們家来几次！”維克多尔握着他的手說。

他們談了很长时間戏剧表演，避免提到娜廸妮和布魯馬呂的名字。他們正在尽力評論和贊美的时候，戈古·約內斯庫过来了，他滿脸流汗、哑着嗓子、高高兴兴地打断他們的話，如痴如狂地問大家：

“喂，你們对娜廸妮跟拉烏尔怎样看？……他們真了不起！……多么出奇的本領！……又是多么成功！博得了雷声般的喝采，舞台震蕩，高悬的烛灯都顫动起来……”

当他觉察到三个对話人的脸上都表現出为难的神情时，他立刻明白自己作了一件愚蠢的事。他打算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弥

补。呆了一会兒，他繼續用同样激昂的声調喊着：

“可是，你們对这个特殊的季节怎样看呢？……不是令人惊奇的嗎？我从来沒有象今年冬季这样看这么多的舞蹈和娛乐节目……而我又是不断得到各处走动的，因为娜廸妮……”

他突然停下来，他又一次喊出了娜廸妮的名字，又一次作了愚蠢的事。他眞倒楣，尽碰上不幸的事，眞令人扫兴。他揩拭額上的汗，叹了一口气，接着說：

“我，这使我厌倦，請你們相信我吧……人們要說他們都瘋狂了！”

5

伊翁·布腊威拉不能公开地和那些心想得到巴巴罗亚卡田地的人联系了。他怕米隆貴族知道这事，怕他不仅把他赶出村公所，而且誰知道还会再增加一些什么不幸，使他再不能在村中平安地生活下去呢。这位貴族心腸虽好，但必須完全听他的。布腊威拉是对米隆唯命是从忠实到底的，因而得过不少的好处。不过，要他毫无意見，却也不容易。他渴望有一块土地。可能最近不会再有机会。当他得知老貴族到布加勒斯特去是为了买娜廸妮太太的土地时，他就叫人找来了路加·达拉巴。他們两人全都認为农民也应当去向娜廸妮太太要求，如果跟她交涉不成的話，还可以向当局控訴。再說，农民早就得了購买土地和彼此分土地的便利条件。路加担任村长期間，部里就曾来过指示，鼓励农民合伙买地，虽然錢要得多，农民无力支付，但官方准备随时支援他們。只要能有大批的人到布加勒斯特去，讓貴族們知道农民都在要求土地，还是有希望的。村长是有名的吝啬鬼，也自

劲担負一个最貧苦的代表的路費，他还提議叫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去，因为彼得在布加勒斯特服过三年兵役，他到那里可能对他們有用处。

米隆·于加返回阿馬拉的时候，农民們动身到了布尔德亚，在那里搭上了火車。他們一共七个人。早晨到了布加勒斯特，将近中午时，他們走到阿尔甘特里大街。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姑娘在楼梯下接見了他們，并向他們說，太太昨天晚上参加了一个很大的晚会，她刚才起床。他們应当到外面去等着她叫。他們就在馬路旁的人行道上安靜地等着，除此以外还能作什么呢？……过了很久，另外一个小姐叫他們注意，好好把鞋擦干净再进来。娜廸妮太太很快活。她亲切地向他們說話，也讓他們发言，她最后向他們表示，誰給的价高她就卖給誰，还必須現錢交易。彼得胆子比較大一些，就向她說：

“太太，你看，我們花了路費，又走了这么远的路，就是因为我們相信你心地慈善，能够怜憫我們，宁可把地卖給我們，也不卖給……”

娜廸妮很惊奇地向他看着。她認得他是从前的車夫。她看了他很长时間，好象要使他慴服似的。

彼得坦然而坚定地讓她盯着，他不怕一个女人，眞的，即是她是貴族的女兒……娜廸妮用一种几乎生气的声調回答說：

“那末，你們認为我能够只为照顧你們就浪費我的財产么？不，小伙子；不，老乡們！我卖地是为了換錢，并不是为办慈善事业。国家如果愿意的話，它能办慈善事业……”

在大街拐弯的地方，农民們停下来商量，寒冷很快就刺透他們的肌骨。他們在凛冽的狂风暴雪中走向古拉·莫济劳尔街，那里有彼得旧日認識的一个科斯太什蒂人，开設了一家客栈，可

以少算他們一些錢。他們住在厨房隔壁的一个房間里，这是店老板給他們准备的；他們在那兒吞吃了带来的干粮，直到深夜还在商量。第二天天一亮，他們就赶快走向田产部。到了那里，不得不在院子里等着。“十一点起，开始接待群众，”一个声音隔着栅栏門向他們嚷着，这是一个长着大黑胡子的人嚷的。那兒还有别人，是从其他地方来的，也都是满身冰雪，渾身顫抖着，而且同他們一样都处在同样不幸的遭遇中。門一开，他們就赶快往里面挤。看門的人，身材短小，胡子长到胸下，十分难看，拦阻着他們說：

“嘿，慢一点！这不是到了市場上！……你們要干什么？你們找誰？”

他們开始恭恭敬敬地陈述他們的痛苦。看門的人滿意了，就温和下来，不等听完就向他們說：

“部长还沒有到……可能还得很久他才来……你們在这兒等一会兒，暖和暖和……”

过了一个多鐘头，看門的人告訴他們說，部长今天不来了，等明天吧。他們回到客栈，継續想办法。

第二天，他們运气还算不錯。部长已經来了，看門的讓他們进去。他們穿过了走廊，最后到一个挤滿了人的办公室，里边很暖和。一位年輕紳士滿脸堆笑，油头粉面，很客气地接見了他們：

“喂，老乡們，你們有什么事？到这里来干什么？你們是哪兒人？……是阿尔盖斯人……好……”

魯布·基利多尤把他的来历追溯到老远，添枝添叶地說起来。年輕的紳士耐心地听着，不过当他了解到是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打断他的話說：

“啊，好，是一块要卖的地……我知道了。請少等一下。”

他按了一下电鈴，在一张紙上写了两行字，交給走进来的仆役，接着說：

“好吧，老乡們，部长这个时候有許多事要办，不能招待你們……不过，我讓你們到另一位先生那里去，他能替部长給你們解决这类問題，給你們主持公道。好吧，老乡們……传达員，請带他們到司长那里去吧……”

他們魚貫地随着传达員穿过各样走廊，最后他們来到了一位老先生面前，这位先生脑袋全秃了，脾气也不好，他讓他們从头到尾講了一遍来历，以后用一种斥責的声調向他們說：

“你們是想买这位太太的地，还是干脆要霸占呢？”

“但是，我們……”路加·达拉巴想要反駁。

“立刻住嘴！”司长咆哮着說，“你們說的够多了。我仔細听了你們說的……本部沒有权利也沒有資格干涉田产出卖人和購买人彼此間合法的交易行为。法律规定的某些情况当然除外，而你們的事却不在这个范围以内。你們不同你們的貴族去商量，不去当个正經人，反而老是提起无理控訴。更厉害的是你們現在竟想要你們貴族的土地，可是只給很微小的价格，甚至連一点代价都不出。你們一点节制也沒有了……他媽的，老实点吧！服从你們的貴族，努力劳动吧！要勤劳一些，不要受到坏領导人的影响！你們是国家的基础，你們……”

路加·达拉巴从这篇講話中只記住了一件事，这就是巴巴罗亚卡田地他們算是沒希望了，他們的一切計划，一切花費都落空了，所以他不能自制，突然大胆地喊叫起来：

“但是，先生，为什么别人搶走了我們这块地？……”

还沒等他說完，司长就跳了起来，脸和額头都紅得象从头頂

上倒了一瓶紅墨水一样。

"閉嘴，不要脸的东西！"司长駡道，"馬上閉嘴，要不然我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敲碎你的骨头，下賤的东西！我花費心血，浪費时間来給你們解释，叫你們明白，都白費了，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他稍微靜下来一点，接着又說："你們走錯了路，不幸的人們！你們不滿足仁慈的上帝賜給你們的一切，却貪图别人的財物！时候到了，你們应該清醒了！回你們家里去吧，从事你們的正当劳动，給我們可爱的国家創造財富！你們要是真愿意买那位太太的土地，你們就謙卑地去恳求那位太太和其他貴族！沒有人可以用强硬手段的，你們明白我的意思么？"

农民們看着他那滿是金牙的嘴。他們被司长的啞嗓子赶走了。穿过了許多走廊，又回到部长办公室的門前。他們离开禿腦袋的办公室时，路加不甘失敗，决心打算闖进部长屋中。他們刚刚重新聚在一起，这时，一个非常恭敬的传达員冲向他們，喊道：

"躲开！你們躲开，部长要走了！"

部长办公室門开了。一位貴族走出来，他披着一件皮斗篷，一頂水獭皮帽直扣到耳朵上，面孔黃黃的，带着一种忧虑的神情，方才那个青年在后面跟着。部长看見了农民，为了表示对人并不傲慢，而且关心屬于他那部門管轄的农民起見，就停了一下，懶洋洋地問道：

"你們要求什么，我的朋友們？哪股风把你們吹来的？"

那个青年紳士向他低声說了几句話，部长就繼續往前走着，同时以一种滿意的神气說：

"啊，对……好吧！那么你們已在……很好。这位先生对你們說了应当作什么。你們就听他的話吧。他知道你們的一切痛苦，也知道怎样来医治……"

他慢慢走下了大理石台阶。农民們都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所有等待的人都散了，仿佛太阳已經落了似的。

"喂，我們走吧！再留在这里也沒有什么用了！"彼得自言自語地說。

"对，我們走吧！"路加·达拉巴把帽子深深地扣在头上，結結巴巴地說着。

他們一直向火車站走去，希望能赶上火車，要不然就得在那里过夜，他們剩下的錢仅够买車票，一点多余也沒有。他們的运气还算不坏。火車开动时，大家同时都划了十字。

車厢里边挺暖和。人不少，尤其是农民，有雅洛米达的、有蒙塞尔的，还有代萊奧尔梦的或更远的地方的。車里溫暖，人們都談起話来。可是阿馬拉的七个人都挤到一个角上沉默着，只偶尔地談上一两句話。魯布·基利多尤开始埋怨他們白白地花了这么多的錢。路加也承認这一点，并压制着自己的气憤。渐渐地仿佛他們都覚醒过来了似的，議論起他們不幸的遭遇和衡量起这些不幸的遭遇来，每个人都認为自己可以补充一个解釋，或至少长叹一声，来表示如果事情不經过这些波折，那一定就会以别的方式出現。別处的人一点一点地也参加了他們的悲叹，有的人仅仅是被好奇心所驅使，另一部份人是因为他們已經听过这样的遭遇，或者經受过这样的遭遇。

"我开头就对他們說过，貴族們不愿意把土地卖給农民，可是他們一点也不听我的，最后我还是随了他們的主意！"老魯布得了机会就搶着說，以便向全車厢的人表明他沒有白活了这么大的年紀。

"我听見了你們訴苦，老乡們，我很奇怪你們不知道这件事，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一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人說，他那双碧

蓝的眼睛充满了好与人交往的温和神态。"我們那里的农民也打算購买貴族的土地，他們沒有买成，因为每次都有貴族爭买……你們知道……这是为了不讓土地落在农民手中，要不然就再沒有人給他們种地了。你瞧，差不多一年前的事了，我們也設法……人們騷动、憤怒，結果什么也沒有得到，正象你們这里一样……"

"那么你，你是什么地方的？"路加·达拉巴問道。

"弗克蘇尼附近的，你們是不是听說过，"那个人回答着。"这很远啦，正在那一方面。……"

"我可听說过，"馬兰·斯坦自豪地說，"我，当兵……野外演习时……就在这些地方呆过，現在你們那里生活也艰苦么？"

"艰苦得很！"那个陌生人长叹了一口气，搖着头說。"甚至可以說更艰苦了，人們都想什么也不要了，以后个人想个人的办法……你們認为，我是因为生活太好才背着圣像口袋到处乱跑嗎？哎喲！我家中从来也沒有人干过这个行业……不过，你看，大家都劳动，連我的老婆同孩子們都是从春天忙到冬天，所得到的也只是勉强餬口……我做这个也是一样，等上帝帮助我們弄点土地……在我們那里，大家都希望国王很快能給分配些土地……多少年来就传說着这个……"

"那是給愿意听的人說的，何必提它，"一个面色赤紅，滿头大汗的小个子从他那角落里說。

"这个我們那里也有人說，"魯布·基利多尤瞇視着那个呆在角上的人說，"不过我不相信貴族会讓国王这样做，他們并不傻，不是么？再說一切权力都在他們手中！"

"这正是我想向你們說的話！"卖圣像的人說，"如果沒有人拥护国王，貴族再反对他，他就一点也做不了主……在我們那里

人們也是传說別的地方政府把貴族們的土地分了。大約一年前吧，人們都起来了，不分老幼，拿起了斧头，掀起了一个大規模的暴动，消息传到全世界。不用說，死了許多人，貴族們也不甘心任人摆布；派了騎兵带了枪炮鎮压他們。不过，軍队的領袖看到流了这許多血，死了这許多人，他对双方都表示怜惜，就命令說：“貴族們，停手吧！农民們，你們也放下武器吧！我要給你們主持正义，使你們重归于好！”大家听了他的話，怒气都平息了，各自回家去了。这时，这位領袖为使农民也有土地，就开始把貴族的土地分給农民……”

車厢中一时寂静无声，淡黃的車灯不停地搖摆，一会兒往这边，一会兒往那边投射怪样的阴影。接着，几个农民叹了几声。彼得·彼得一直还沒有开口說过話，他两眼冒火，自言自語道：

“对！如果我們不拿起斧头，我們也就永远不会得到什么……”

他突然停下来，这些話，似乎是无意中从他心底里迸出来的。別人都听見了，不过誰也沒有理他。唯有魯布·基利多尤結結巴巴地低声說：

“喂，不要說了，彼得，不要說了！”

又是一片沉默。鉄輪隆隆地軋着鋼軌，好象遙远的群鐘合鳴的回音。在阴暗的窗口上掠过一股黑烟，夹杂着千万閃爍的火星。車厢里的空气充滿了汗的气息，在車頂上的灯光和恍惚的阴影中，那位老年人的顫动声音象回声似地継續响着：

“喂，不要說了，彼得，不要說了！”

第六章　使　者

I

普拉塔茂努看到他的管家兼心腹基利拉·彭諾的狼狽神气时，竟目瞪口呆得象个塑像一样。

“什么事，基利拉，遭到什么不幸事了？”

基利拉·彭諾的眼色很恶劣，答复說：

“得啦，先生，你比誰都清楚，这是你的兒子和……”

“可是，基利拉，上帝保佑，我的兒子到底对你怎么啦？”农場主嘴里这样說，心里不禁怀疑出了什么事。

“要是人們不能替我报仇，願上帝懲罰他！”这位农民沉痛地說，“我多么丢人，这是我多么大的耻辱！……我决沒有想到，我这么忠实地給你做事，我竟会碰上这样的事！”

农場主有些慌乱。自从基利拉同他的女兒来到公館以后，农場主一直担心阿里斯提德会瞧上她。也曾监視着他兒子，就是这样，还出了事……現在他不知道怎样安慰基利拉才好。他忽然灵机一动，打算馬馬虎虎地敷衍过去。于是他拍着管家的肩膀亲切地說：

“好啦，基利拉，我們要放明白一点，青年时期总得要过呀！

这种事情早就有过，世界也并沒有毁灭……我們回想一下，看看这怎么……"

"呸，不行，先生，"管家抗議說，他更伤心了。"这又不碍你什么事，你当然輕松愉快，可是我們，我們的女兒怎么办呢？我們得叫她挺着大肚子，抱着小崽嫁出去，讓人們指着脊梁耻笑我們！……"

"小心，基利拉！"普拉塔茂努束手无策了，为了找句話說，他打断了基利拉的話，插了这么一句。

"現在已經沒什么办法了，先生！"这位农民接着說，"上帝在上，他看到一切，他要审判我們了……只是你另找別人替我吧，我不能再給你做事了。人們一直跟我說，这里是地獄，我总沒有听他們的話。希望上帝給你报应！我們的事，以后再算賬！"

普拉塔茂努看到基利拉竟敢当面怨恨他和頂撞他，就感到恐惧……直到今天为止，基利拉对他一向是唯命是从的……

普拉塔茂努赶紧去找他的兒子，他兒子在布加勒斯特住了一个月，連一次考試都沒有参加，現在又回到家里来了。

"你干了些什么事，小畜生！"普拉塔茂努叫了起来，他在这闖了祸的小家伙面前比在那位农民面前还要束手无策。"你呆着还不老老实实的，竟和基利拉的女兒搞起来，現在……"

"哎喲，爸爸，不要演悲剧了！"阿里斯提德用一种优雅的神气說，"盖吉娜是个漂亮姑娘，我总不能去追求村子里那些丑婆子呀！"

"好吧，不过……"普列塔茂努有意辯駁說，虽然年輕人充滿自信的話使他稍微放点心，可是声調里还含有不安。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阿里斯提德打断他父亲的話說，"盖吉娜跟我說了很长时間，她哭得很厉害。我跟她再三說，她应該

怎么办，我也拿錢給她——当然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她不願意……現在弄得大家都要知道了，她也要丢脸了，这又怨誰呢？她如果听我的話，就連她母亲都不会知道，一切都会好得多……当然，以后你无論如何总得为这件事操点心，随时給他們些东西，平平基利拉和他女兒的气……你很有办法，爸爸，你很聪明，知道怎样对付这些农民！”

“当然罗，”农場主头脑又清醒过来，說。“对这件事，不应該过于悲观。不过，要是不发生什么事情，那不是更好嗎！……”

基利拉·彭諾的老婆把女兒的不幸遭遇告訴他时，他非常生气，把她們娘兒俩打了一頓。接着他又后悔了。他覚得他自己是有过錯的，因为他准知道給这些希腊人干活得不到好处，却为了貪图一点利益，仍要給这些人服务。

特别在他回到阿馬拉之后，他感到需要想个办法消一消心头郁悶。全村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蒙受了这样的耻辱，拿什么脸見人呢？他去找尼高丹教士，把事情的經过講給教士听；他痛苦悲伤，向尼高丹要主意。教士本人也非常的不幸。他不仅視力不佳，耳朵現在也开始不頂用了。当他了解到是怎么一回事时，非常惊愕，划着十字，又把他的女兒叫来。

“你听听，尼古丽娜，那希腊人的兒子叫可怜的基利拉遭到这些不幸！”

尼古丽娜异常憤慨，詛咒那些希腊人，也把她的丈夫叫来：

“腓立普，你听听，希腊人的兒子，一个大学生对基利拉干出了什么样的丑事！……”

腓立普安靜地听着，不时地摇着脑袋来表示憤慨，并且沉重而从容地問道：

“現在你打算怎么办，基利拉？”

"哎！我正是为这个来找教士的，要他給我出个主意……我，真不知道向哪个庙門許願才好！"农民低着头說。

"真他媽的！"腓立普答复說，呆了一会兒，他又严肃地重复着："真他媽的！"

基利拉并沒有得到主意就回家了。不过他心里感覺輕松了些，别人分担了他的痛苦，还听到别人咒駡希腊人，多少有点冲淡了他的苦悶。傍晚，他去拜訪小学教員德拉高斯。那里，人們已經知道了盖吉娜的不幸，这消息早已传遍全村。老米隆·于加也知道了，他非常不滿意，当着伊斯巴塞斯庫和管家班布的面說：

"哼，这些先生們就用这种丑恶的行为来消磨岁月，然后又装不知道农民为什么要怨恨和騷动！"

在德拉高斯的家中，这时开始了一場激烈的爭辯，他們等待着基利拉来訪。小学教員的弟弟尼古萊在街上遇見了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从彼得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个小伙子气得脸都紫了。很久以来，他就嚷嚷要和盖吉娜結婚，要不然他就永远不結婚，他認为誰也比不上盖吉娜。

"你总說結婚不忙的，你多么聪明啊！"他嫂嫂芙劳丽卡搶白他說。

"要不是这样，如果从你一爱上这可怜的姑娘就和她結婚，那她就不会受希腊人的玩弄了。"小学教員同情地說。尼古萊却在大声怒駡，起誓，最后他請他哥哥必要时帮助基利拉一下……放任作出这样的罪行，那实在太不公平。芙劳丽卡气得跳起来說：

"伊翁，听我說，不要管这事！你回想一下，你每次听我話的时候，我們什么都順利，你一不这样做，就得倒楣！各人自扫門前

事；又不是你出主意叫基利拉到普拉塔茂努那里去干活的，是他自願去的。是他自己找的这些倒楣，現在讓他自己解决吧……"

基利拉·彭諾来到时，正是他們爭辯剛完，开始說别的事，芙劳丽卡去点灯的时候。

他們都集中精神听基利拉說話，芙劳丽卡一直担心她丈夫会过問这件事，因此她就冷冷地說：

"眞够丢丑的，基利拉叔叔！你就沒有加点小心嗎？你很清楚农場主的兒子是个什么样的坏蛋啊！"

"那当然，我也知道，早留神我也不会碰上这种倒楣事啦！"这位农民承認說，难过地凝視着她。"如果我事先知道要出什么事，我早就防备了，可是事情已到这步田地……"

"那都是你貪便宜，才去給这个希腊人干活，最后是蓋吉娜吃了亏！"尼古莱用一种責备的口吻嘟囔着說。

"嘿！小伙子，你饒了我吧！不要也来逼我了！上帝的懲罰已經够我受的了！"基利拉痛苦地說，"我知道了你和蓋吉娜彼此相爱，就不再象从前那样监視她了，在这件事情上，这是我非常看得起你，是吧！"

"对于我，你可以放心，什么也阻挡不住我，我要把这个希腊野人的骨头碾碎！"小伙子咬牙切齿地說，突然从家里跑出去，仿佛他不能再往下听似的。

基利拉·彭諾呆到他們要吃飯的时候。他走了，比以前安定多了。目前，一切安慰的話言，对他来說，都仿佛是血淋淋的創伤上的止痛剂。

从这个时候起，基利拉看見誰，就把蓋吉娜的事向誰說。村长告訴他暫时忍耐一下，并說，事情总会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的。路加·达拉巴先对他的痛苦表示同情，过了一会兒，就开始

向他探詢說：农場主为买巴巴罗亚卡的土地出了多大价錢？娜廸妮太太要的是多大的价錢？

有一天，基利拉把特利封·居如拦住，打算把盖吉娜的事情告訴他。特利封·居如却用一种忧郁的腔調答道：

"算了吧，基利拉叔叔，你呀！你至少粮食滿仓，決不跟我一样。从圣誕节到現在，我跟一群孩子就一直挨着餓，連一斤老玉米都沒有。"

"唉，是啊，特利封，这是真的！"基利拉說，"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不幸……"

"肚子吃飽了以后，不幸就会容易忍受！"居如嘟囔着說。

基利拉甚至不放过邦特立蒙·瓦都請两天假回来的机会，把这件事情告訴他。瓦都現在正在服兵役，当兵倒很适合他的性情，他象年輕大姑娘那样老实，就怕受到处分，就怕再請不准假。他担心多妮卡把他忘了，在他回来以前嫁給別人，因此他非常难过。

斯馬郎达的兒子彼得也把他的婚姻問題拖延很久了。他很爱在于加的公館里当女仆的伊丽娜的女兒馬丽奥阿腊。他爱她，就是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穷。蓋吉娜的不幸遭遇发生后，他就和母亲作了一次长談，他的母亲对兒子的計划很滿意。她曾一再鼓励他，要是他肯听她的話，他早就結婚了。第二天，斯馬郎达开始和馬丽奥阿腊的母亲商量，以后又和她的姨母普罗菲腊談了一陣。

他們正在热烈商談中間，基利拉·彭諾和彼得碰上了，他把自己的不幸告訴了彼得。彼得咬着牙答复他說：

"啊，基利拉叔叔，即使以后人家要把我杀了，我也饒不了他！"

"你說得对，彼得，你說得对！"基利拉謙卑地贊同他的意見說。

2

是一个明朗的天，白尔契烏·德·普里巴教士到提屠·海尔德列亚这里来了。教士收拾得很好，披着一件新斗篷，穿一身新的神职班制服，小胡子剪得非常漂亮，总之，他打扮得非常整洁、非常俏皮，好象一个求婚者一样。提屠在自己村子里的时候，从来也没有看見他这样打扮过。

"我請了六个月的假，才有机会到这里来！我經常害怕等不到我看見我們的祖国，上帝就要收去我的灵魂！"白尔契烏教士在他那种謹慎的微笑中流露出非常的喜悅說，"我是今天早晨到的，我按照我的习惯，一清早就从旅館一直到这里来了，免得迷了路。"

原来提屠的父亲打算叫这位教士能够看得起他的兒子，就建議教士到《德拉波吕尔》报社去找提屠，到报社里一定能找到他，而且要比到家里去找他还容易。小海尔德列亚向編輯部秘書介紹了教士，然后他們两人就一起到市中心轉了一圈，以便能够安靜地談一談。教士把阿馬拉底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对他說了，特别跟他講了一下吉吉塔的婚礼，关于这个婚礼，提屠的母亲曾經在給提屠的信上提过几句，但是信里沒有他所希望知道的一切細节。

随后，提屠成了白尔契烏在布加勒斯特的向导。他先領他去参观密雪尔·勒·布腊沃的塑像，在这个像前，教士虔誠地俯伏在地。由于提屠的建議，教士还从不知什么时候就挂在鉄栅

栏上的一頂花冠上取下一片干树叶子来，带回去，当作珍貴的紀念来保存着，并且，一旦回到家乡，也可以向自己的人們炫耀一下。他們又参观了几处博物館和教堂，也逛了几家大百貨公司。教士的运气不佳，无論是在下院或是上院，都只能列席几次沒有重要演講的普通而惹人討厌的会議，但他对这一切，并沒有表示不滿足。

教士对他所見所聞都挺滿意，仿佛走了这么远路、花了这么多錢以后，沒有一样使他不愉快的。談到国民大戏院，他也非常喜欢，除了提居陪他去了两次外，他自己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

过了一星期，教士不需要年輕的海尔德列亚作伴了，再說，他也不願意多耽誤海尔德列亚的时間。他又找到了不少的旧相識，其中有一位是邮局职員，还有一位是藥剂师，另外又找到許多阿馬拉底亚学校的老同学。当然，他也找到了賈沃里拉斯夫妇，在他們家里吃了許多次飯，他很欣賞胖胖的賈沃里拉斯太太的做飯本領，并且羡慕提居能够时常享受到这样的盛饌。

虽然提居感到陪着他本村的教士到处去逛逛是件快事，但是，当他能够稍微摆脫他，叫他一个人出去时，他同样感觉輕松不少。因为陪着教士到处散步，不但要使提居花錢——他有时不得不花錢請教士在城里吃飯，因为白尔契烏总沒有想起要請提居，反之，他却很高兴讓提居請他——，而且还使提居对他的日报多少有点放松了。罗絮曾促使他注意，說他已經开始和别人一样了。

教士到后不几天，提居就发生了一件不名誉的事情，它可能引起不愉快的后果。提居怕白尔契烏听說这件事，回阿馬拉底亚去到处传播。

唐塔到提居家里来，越来越勤了，当然都是趁着亚历山德来

斯庫太太不在家的时候。提屠告訴唐塔要机灵一些，但总是白費唇舌；唐塔回答說，自从她爱上他以来，她什么事都无所謂，什么人也不在乎了。提屠总觉得在她面前自己是个鄙人，因此也就不敢表現得怎样堅决，也不敢向她說明迟早会被院中的房客或房东看破，对他和她两个人都不好的話。从各方面看来，他的这种担心很快就要証明都是正确的。提屠的学生馬丽奧阿腊·腊都莱斯庫已經看出了一些破綻，正在算計着要捉住她的情敌。僥幸的是，他已經再也不会遇到馬丽奧阿腊了。有一天，当提屠去吃飯的时候，賈沃里拉斯太太气忿忿地告訴他說，她已經把馬丽奧阿腊撵走了，她看見馬丽奧阿腊在大街上跟一个年紀挺大的先生，差不多有賈沃里拉斯先生那么大年紀的人接吻。她埋怨自己对这个姑娘过于娇縱和疼爱了，真象是她自己亲生的女兒一样，想不到竟是一个輕薄的女孩子。她又說馬丽奧阿腊眼里只有男人，但她認为这类事情也是很自然的……馬丽奧阿腊当然沒有进修道院……不过，在大街上，就和成年男子那么亲昵，这一件事，很可以証明她天生是个放蕩貨。

“提屠先生，我不知道她在你面前是怎样假装正經的？”賈沃里拉斯太太最后忧郁地說，“不过，你不要怪我把她撵走了，这类下賤貨世界上有的是！……”

过了几天，有一个晚上，提屠和白尔契烏分手后，就匆匆忙忙跑回家中。唐塔在头一天晚上預先告訴提屠說她要来，因为今天約翰和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又应当到唐塔的父母家去参加紙牌晚会，晚会一定要拖延到很晚很晚。提屠和唐塔在一起度过了两个鐘头快活的时間，随后提屠点起一支蜡烛；唐塔該穿衣服准备回去了，免得回家太晚。她渾身懶洋洋的，下不了决心立刻离开这温馨而暖和的被窝。她仰着脸躺着，作出小鳥啁啾的

声音，象一只被人家怜爱的軟綿綿的小猫一样在床上玩着。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本来也不願意放她走，但他不得不抑制自己热情的奔流，恐怕她家里的人对她有意見。唐塔却不大去考虑这些后果，她仿佛想不停地誘惑提屠，笑着对他說：

"亲爱的，我願意知道你到底怎样爱我！"

"你为什么老誘惑我，不允許我老实一点呢？"提屠嘟囔着說，"你知道，我努力这样作，就是为了你，也为了你的利益啊。要不然，不到天亮，我决不放你走的！"

"好吧，我就非到天亮不走啦！"唐塔說，說着就又躺下，拿起床上的被盖上。"把蜡烛吹灭吧，……"

提屠連忙过来摟她，唐塔躲避着說：

"别，别！……放开……我說着玩呐！……提屠！……"

"現在晚了！"年輕人喊道，身上燃燒着欲火，"天亮以前，你不用想走啦……"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在門上輕輕敲了一下，这一下子，就使他們两个人都不言語了。他們半抱着，一动也不动。沉寂了一会，唐塔的眼中充滿了恐惧的神情，躲在被窝里面，只露着下巴。这时，提屠·海尔德列亚踮着脚尖，走到門口，用手指向唐塔作着手势，不要她动弹。他用一种沙啞的声音問着說：

"誰呀？"

"是我……不麻煩你！只用一秒鐘就行了……可以嗎？"外屋有一个声音答应說。

提屠十分心慌意乱，連这是誰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他凝視着唐塔，吓得目瞪口呆，她失望地搖着头，小声向提屠說：

"是約翰……"

海尔德列亚弄清楚叫門的是誰，就越发慌乱起来，于是他就

又問道：

"約翰先生，是你嗎？……有什么事？怎么啦？"

"沒什么事……啊啊，要是不太打攪你的話，請你把門开开一会兒！"約翰从門外面恳切地要求說。

提屠·海尔德列亚用一种既吃惊而又带有詢問的神气看着唐塔。唐塔忽然完全鑽到被窩里去了，在她蒙上被以前，小声說：

"把我的衣服藏起来！"

提屠赶紧把唐塔扔在椅子上的衣服和掉在床脚下的衬衫拾起来，藏在衣橱里，一边还不时地嘟囔着，好給他的迟延找借口：

"好，好……这就开門，一秒鐘……的工夫……我已經睡了，并且……"

接着，提屠擰了一下鑰匙，約翰也就微笑着走进来，說：

"請原諒我，沒有打招呼，就这样走进你的屋中……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嗎？"

"是的……"年輕的海尔德列亚躊躇着說。

"我向你这样問，是因为我好象听到了好些个声音，所以我才敲了門。我回来，是要在萊努塔屋中拿点东西，而且……"

約翰說着話，用一种不相信的惊异神气向屋里扫視着。他来时，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一点也不知道，他把她扔在他的父母家中了，她正把整个的心都用在引人入胜的紙牌晚会中。約翰借口自己头痛，喃喃地說了一句：要到外边呼吸一下新鮮空气，也就用不着吃阿斯匹灵藥片了……原来在一个月以前，有人将他介紹給他們部里副司长的女兒，这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嫁妆相当丰厚，而且是个独生女。这位小姐发現約翰很可爱。在第三次見面的时候，約翰向这位小姐表示了眞正的心願。这确

是一对美滿的伴侶，同时，副司长是部里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他的职务还能很好地照应。約翰虽然知道这位小姐同意了，但必須瞞着唐塔，以防备她可能告訴萊努塔，因此，約翰就非常秘密地把这件事情告訴了他的父母，他的父母非常喜欢。由于約翰担心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可能鬧起来，构成丑聞，所以他就拿定主意要把存放在她那兒的小东西一点一点偷偷拿走。等到将来找一个好机会，再請老約內斯庫替約翰到萊努塔家里去一趟，把詳情对她講明，設法說服她，要求她讓他的兒子平安地过下去……

这次，約翰还是打算赶快取点小东西。他进到另一間屋里，沒有找到火柴。他把自己的火柴交給萊努塔了，她将火柴盒放在賭注上，当作一个吉利的标志。約翰非常懊丧，沒有火柴就要空着手回去。他一进外間屋，就在穿堂屋里到处乱摸，他听見房客屋中有几个声音。他躊躇了一会兒：怎好打攪正在寻欢作乐的人呢？接着，他自己思忖，只是缺少一根火柴，就叫他白走这么远的道，那也太不公平了！可是提屠硬說屋子里就是他一个人！約翰不停地說着，用眼睛向屋中四下扫射着，发現桌子上，点着的蜡烛旁边，有一頂小毡帽，这頂毡帽很象一个黑点。他不說了，用眼角斜看着那頂小毡帽，狡猾地說：

“唐璜，[1] 好哇！”

提屠讓人家抓住了把柄，老羞成怒，說：

“喂……我認为你太过火啦！我从床上跳下来，給你开門，这就够了……請你跟我說，你打算干什么，并且……”

約翰覚得非常奇怪：这个女人能够藏在什么地方呢？他一边用眼向四下里搜索，一边答应說：

---

① 唐璜是西班牙一个传說中的人物，后来成了許多作品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游戏情場的貴公子。

“一根火柴！”

提厝坐在床边上。把床头小桌上的火柴盒指給約翰，不愉快地說：

“喂，就在那兒……”

“亲爱的，謝謝你，你也不要不痛快。我走了……”

他走近床头小桌。当他伸手拿火柴时，他发覺被窝一头鼓鼓的。他拿起火柴盒来，愉快地說：

“那兒就是她嗎？啊，希望上帝祝福你們！你以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嗎？……但是，不，我不願意再打攪你們啦，好吧！你别用这种眼睛看我，我是一个从不泄漏人家秘密的人，我，我不打断你們啦……”

他一边朝門走去，一边用一种多情的声調說：

“太太，对不住，我惊动你們啦！”

他笑了，拉开了門。走到門檻，他又以目示意地向提厝說：

“喂，唐璜，还有一句話，她漂亮嗎？”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气得額头青筋都暴起了，不过他拿不定主意，是大发雷霆还是忍受下去好？他在想，他是否应当抓住約翰的脖子把他推出去；他讓他进来实在愚蠢。为了尽快地摆脫他，就輕蔑地扭过头去，一句話也不說。約翰又冲着他走回来：

“亲爱的，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象个鬼似的！我吃不了你这位……”

他走到床前，在好奇心驅使下，他不管不顧地用一个閃电般的动作，猛地撩起被窝的一角来，这就使唐塔露出了一半，同时他很俏皮地說完自己那句話：

“……这位漂亮的小太太！”

当他認出这是唐塔时，他脸上放肆的笑容立刻变成了一堆

皺紋。但是，过了一会兒，他恢复了正常，很严肃地接着說：

“哈哈！原来是你呀，漂亮的小太太？哼，好啊！是这么回事啊，你干得真漂亮！你也不知害臊！”

提居早就騰地一下站起来了，他不知道应該怎么办。他認为自己必須說几句話，虽然他知道他的說話总不免含一些令人怀疑的浪漫情調，在这种場合也非常不相宜。

“先生，我要求你……”

“她是我的妹妹，我有权利教訓她，”約翰摆出一种严肃的态度說，提居对这种态度也有很大的反感。

这时，唐塔很安詳地說：

“約翰，你听着，我用不着你来教訓我！……現在用不着，永远用不着！把你所說的話当作对你自己說的吧！你好好管管你……你的萊努塔吧！别管我們的事，我們……”

她的鎮靜和魄力却使約翰感到狼狽。他失掉了冷靜，有些結結巴巴起来，把火柴盒放在床头的小桌上，最后，他用一种听起来就是虛伪的高傲腔調說：

“好吧，我們两个将来再談……現在，喂，立刻穿上你的衣服，下地回家！立刻！你不走，我也不走。”

唐塔輕蔑地回答說：

“我几时願意走，我就走。你知道，我根本不拿你的命令当回事，一点也不当回事！”

“哈！是这样嗎？……你反而倒向我挑衅嗎？”約翰大声說，这样，他就找到了借口，可以轉个面子走出去。“好！你在这兒呆着，接着干你們的勾当吧！你会倒楣的，等着瞧吧！”

提居·海尔德列亚心慌意乱，約翰走后，他立刻关上門。唐塔勉强作出微笑說：

“这个家伙，他把門敞开了，弄得屋里挺冷！……”

唐塔很快地把衣服穿好。提屠怕自己显得可笑，很想跟她說几句含有鼓励的溫柔話。唐塔却非常自然，好象任何事情都沒有发生过一样。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对她的鎮靜和有把握非常吃惊。他相信，約翰一定会把他們的丑聞散布出去。他猜不到——唐塔一点也沒有向他透露——她的把握究竟有什么根据。原来唐塔的母亲把約翰想和萊努塔絕交的打算告訴了唐塔。約翰知道唐塔已經了解了他的秘密，就对她的事一个字也不敢提，恐怕她也把自己的事說出去。

“你爱我么？”唐塔临走时，紧紧摟着提屠問着。

“是的，很爱，我的最最亲爱的！”提屠声音顫抖着說。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如坐針毡地度过了以后的两天；他时刻等待着一个灾难的来临。他再也沒有遇見約翰，唐塔的消息一点也得不到。至于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她仍旧鶯声燕語，歌唱着她的爱情。

第三天，提屠开始認为事情已經安定了，这一天的午后，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叫他。他看見就是她一个人在那里，而且是愁容滿面。

“哎喲！提屠先生，你干了什么事呀？……約翰只对我一个人說了。他不願意叫他那可怜的父母难过。提屠先生，你怎能办这样的事呢？你就这样随便玷污一位純洁的天使嗎？我向你发誓，我可眞沒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認为德兰斯瓦尼亚人是冷靜而明智的，沒想到，不但不是这样，反而……我把你領到他們家里去，原怀着世界上最最美好的願望，并不是叫你蹂躪这个可怜的天眞的姑娘。现在你該怎么办呢？如果影响到他家人的臉面，姑娘的父亲，这个老头子是非常容易发怒的；他要

知道了这件事，可要动手枪啊！……"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很清楚他的房东太太期待他答复什么，但是他却不能給她这种答复。他承認他爱唐塔，同时也肯定他們俩的爱情并不是一見鍾情的爱情，随后，他就陷入沉思中，从各方面考虑他的位置并沒有稳定，他的前途还是那样地渺茫。要不是这样的話，他們俩的爱情就可以取得法律的保障了。提屠理解到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并不象他所害怕的那样堅持。她最关怀的就是約翰。約翰給了她一道禁令：只要提屠还是她的房客，他就不准她把唐塔接来。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为了維持她对約翰的爱情，要求提屠趁着正是月末，赶快到别处找一間房。即使不发生这件事情，她也不能継續留提屠作房客了，因为很可能米米需要用这間房。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不願意向提屠說明，她也沒有向約翰說明，就在这几天，她的女婿正在自己的妻子要离开她的旧日情人的家时把她堵住了。他俩现在正在办离婚手續，瓦西尔非常堅决，无論如何也不肯原諒米米，而且，如果米米不願意自动走开，他就决定把她攆走。

不出两天，提屠找到了一个較好的房間，租价和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的房子一样，地址在印刷局大街，离提屠的报館編輯部不远。賈沃里拉斯夫妇早就跟几个房客不睦，差不多从一个月前就决定搬家，只是由于年輕的海尔德列亚的緣故才犹疑不决，这次也在印刷局大街上找到了一所合适的房子。提屠領着白尔契烏教士来看自己的新居时，教士向提屠說：

"可爱的詩人，你从那个地方搬出来，实在太幸福了；那个那么大岁数的老太婆，擦胭抹粉，活象一个下流地方的不三不四的戏子；你看她挤眉弄眼，一天唱到晚，而且不断到各处活跃，真象在宣揚着爱情一样；我实在看不下去……对这种女人应該小心，

她們是非常危险的人物……"

3

"米隆先生！咱們应該怎么办啊？……农民們不肯接受旧合同而且还威胁我！"葛斯馬·布魯亚納搓着手悲哀地說，"米隆先生，我本来不想講这样煩恼的事，使你不愉快，可是，农民那方面确实存在着危险。他們要不是疯了，就是有别的原因——我还从来沒有看見过他們象这样的騷动！"

米隆·于加到底原諒了他去年秋天的錯誤——玉蜀黍被窃事件。米隆可怜他，但却情不自禁地对他說：

"小心，葛斯馬，这回可别又象上回所謂盜窃事件似的，是你自己的想象！"

葛斯馬謙逊地在自己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說：

"米隆先生，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为了这件事，受的苦可够多的了！从圣誕节起，他們沒有一夜不来偷我点什么的，这一切我都忍过去了，一直不敢告訴你。可是，目前发生的問題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位农場主向米隆述說：农民們彼此說，即使他們和貴族改訂了合同，如果不把娜廸妮太太用不着的，并且想卖給别的貴族的那块巴巴罗亚卡土地給他們，他們还是不肯开始工作的……他們决不肯沒有这块地而活下去了，因为这块地应該是他們的，是他們用自己的汗水灌溉过的；这也是国王和一大部分貴族的意思。当然，政府中的貴族不在此例，只有这些人和农民敌对，只有这些人才威胁着农民。这是一些亲信的用人告訴他的，应該相信是眞实情况。

“事情要真象你說的那样，那就是煽动宣传的結果！”老于加回答說，“但是，真奇怪，我还沒有听到有人講过这些事！”

“那是因为他們不敢向你講的緣故，米隆先生！”葛斯馬說道，“他們害怕，也感到慚愧！”

于加沒有急于訂立农业合同，他希望能把合同作一些修訂，他認为这种修訂无論对自己，或是对农民都要有利。

再說，他已經和一部分农民从秋天起就訂了合同，所以工作并沒有間断。

于加把管家班布叫来，班布承認农民們对他也說过必須修改合同的話，而且就是去年秋天和貴族訂立了合同的农民，也有些人声明，如果不把合同修改得对他們有利的話，他們也不下地工作。可是，当于加用一种疑問的眼光盯着管家时，管家就害怕起来，接着說：“这是农民的老习惯了，每年快到春天，他們就这样說，騷动一陣，但是因为干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来，最后还得同意开始工作。”

“得啦，雷參特，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单了！”农場主心緒不宁地喊道，“从前，农民們也有过胡說八道的时候，但是象今天这种情况还从来沒有过……真見鬼！我也是很了解农民們的，我同他們混了一輩子了……”

“还有，已經这么多日子了，”班布迟疑不決地說，“地里化过雪的痕迹还沒有人动过呢。”

老于加虽然不喜欢刚听到的一切，但他还不願意显得对这一切特别注意。这一定是胆怯的和哭哭啼啼的农場主在夸张事实。不管怎么样，只要有預防，总不会受害。因此，老于加命令管家，从明天起开始和农民們訂立合同，并且要在一个星期之內完成。他放弃了原先的修改計划。农民們既然抱敌对态度，就

可能曲解这种修改。

第三天，雷翁特·班布向他的主人报告說，还沒有一个农民在合同上簽字，大家都要求他改善条件，因为他們对旧合同的条件已經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同一天的下午，教員德拉高斯到于加的公館来了。圣誕节以后，为了办学校的事情他已經来过两次。米隆非常亲切地接待了他，这是因为德拉高斯在圣誕节的前夕，曾到米隆的窗外給他唱贊美歌，使他感到一种意外的愉快。他責备自己曾認为小学教員十分厉害，显然这只是表面的。其实小学教員是一个通达事理、毫不驕傲的人。今天，他由于听了管家的話有些心煩，因而沒有和别人談話的兴趣，但他考虑了一会兒，覚得教員的来訪可能有好处：也許可以利用教員的威信，在农民的思想上起些作用，恢复传統的安宁秩序。老于加請他坐下，用果子酱招待他，打听学校的情况。伊翁·德拉高斯面色有点蒼白，显得很激动，他的手指也在顫抖。

"啊，我还沒有問你，你为了什么事情到这兒来？"米隆亲切地問道，"請你先說。然后我再跟你說些事情。"

教員的面色更蒼白了。放在他膝盖上的双手神經質地乱动着。

他一說話，就注意到于加的面色忧郁起来。于加并沒有恐吓他，相反，却鼓励和誘导他更坦然地繼續說下去。

"究竟你想作什么？"老头子忽然打断他的話問道。

老于加的突然插話，絲毫也沒有改变德拉高斯的心境。他接着說下去，他說，他并不是为自己来要求什么，他是前来向貴族說明农民苦楚的，唯一的原因就是飢饉和穷困使得人心惶惶不安起来。农民从来就把米隆·于加当作慈父一样看待，他們

希望他对他們的艰苦处境能够有一些改善……可惜的是，現在的农业合同对农民过于沉重了，他們实在承担不了。正是这种农业合同，使得大多数人忍飢挨餓度过这整整的一冬。如果相对地从米隆这方面作一点小小的犧牲，大家的境遇就都可能有些好轉了……

“你是代表誰說話的?”老于加又問。

“我是代表农民来說話的，米隆先生!”德拉高斯很老实地說。

“是他們委托你，叫你把他們的痛苦向我訴說的嗎?”

“他們并沒有委托我，米隆先生，他們曾找我訴过苦，我也相信我有責任来作这个……”

“請你結束你的演說吧!”老于加严厉地說，“我不需要通过你来了解我的农民們的願望。象你們这种品質的人出头斡旋，正好給农民造成不幸。你不来教导人民，反来毒害他們的心灵，煽动大家的不滿，你們利用这种不滿从中取利，并且借机收买人心……沒有什么可說的；我的最初印象并沒有錯。我不該把你介紹到村中来，你在村中，沒有干过什么事，只是扰乱这些可怜的农民們的生活；我从犯了这个錯誤起，就对你有了一个非常公平的估价和評論!”

“于加先生，我請你相信，我是……”小学教員带着一种謙遜的不自然的微笑說。

左一个“于加先生”，右一个“于加先生”，使米隆非常厌煩，他認为这是一个挑衅的信号。他更粗暴地打斷德拉高斯的話說：

“算了吧!我拒絕和一个沒有受到任何人委托的掮客談判。”

“我的良心告訴我我有責任，我也已尽到了这項責任！”德拉高斯稍微有点气餒地嘟囔着說，“你看着怎么好，你就怎么样决定吧……但是，你不是也想跟我說点什么事嗎？”

“沒有，沒有！”于加拒絕說。“我再也沒有什么可以向你說的了。別人会跟你談的！”

米隆扭过身去。小学教員不声不响地退了出来。

他出来时，心里还在扑通扑通地跳，非常难过。內心的激动使他的上颚和喉嚨发干。他打算要对老貴族米隆說的話事先在头脑中都作了安排。一切都很清楚明白，无法反駁；別人不可能不理解，也不可能不贊成。一种特殊的局面呈現在眼前，有严重而緊急的危險。他感觉到了这些危险，看見了这些危险，听到了这些危险。这件事，如果不对这个人說，簡直是不忠誠，而这个人，只要一揮手，就可以使严重局面云散烟消，恢复信任和忍耐，直到找出一个长远的解决办法。

現在他走了，他灰心絕望并不是由于米隆·于加而是由于他自己。他詛咒自己的无能，沒有把自己心里非常清楚的东西赤裸裸地摆出来。那样令人激动的事情，一到他嘴里，就变得十分冷淡、平庸和无关輕重。于加沒听懂这些事，这又有什么可怪的呢？

他走到大街上，謙逊的微笑仍然停留在他的脸上。他小心地走着，手中的雨伞当作了拐杖，躲着泥濘和小水坑，踩着道边。疯子安东忽然从老約翰納的院子里冲他嚷着說：

“伊翁先生！等一等，你別走！”

刚要入冬的时候，安东就住到老約翰納家中来了，老約翰納恶言恶語地駡他，却仍然留他在家。小学教員繼續走着。

安东光着脚，从他后面赶上来，挺兴奋地說：

“为什么你躲着我，伊翁先生？难道你方才上老貴族家里去了嗎？对这件事不要后悔，也不要害臊！审判的末日已經快到了，凡是袖手旁观的人都会得到报应！等到騎着大白馬，带着重要消息的騎士来到时，你們可要站起来并且欢呼……”就在这时，忽然传来老約翰納的声音，她叫着說：

“咕咕，咕咕，吃食来！咕咕……”

疯子突然不言語了，赶紧轉过头去，好象是叫他一样。他挺柔順地，結結巴巴地說：

“我来了，約翰納老大娘！”

伊翁·德拉高斯听見他光着脚在污泥里踹着，慢慢远去，也听見老約翰納一再重复着的声音：

“咕咕，咕咕，吃食来，咕咕……”

4

提層·海尔德列亚搬家已經好几天，一天早晨，他走进編輯部办公室时，发現罗絮比往常更急躁了。

“哎呀，我的小家伙，你看出我是多么有理嗎？”罗絮作出嘲笑的鬼脸說，“現在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啊？”

青年海尔德列亚不了解他談的是什么“理”，因为編輯部秘書在任何事情上都經常認为自己有理。所以海尔德列亚只是对他泛泛地表示贊成的微笑。罗絮强調說：

“我想你看过今天的报紙了吧？我們从报紙上得到的东西也太少了。內政部只允許发出一些不带攻击性的电訊。而实际上是……我的小家伙……”

他作了个表示非常忧慮国事的手势，結束了他的話。海尔

德列亚不知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声不吭，編輯部秘書神秘地接着說下去：

"……骷髏舞已經开始！就連我們的領袖們也都沒有主意了！現在看看我們那位可爱的德利塞亚努說什么吧，很久以前，我就提醒他注意过……"

轉弯抹角說了一刻鐘以后，提屠刚猜出罗絮講的是在摩尔多瓦某些地方，由于农民騷动，陷入了混乱。最近几天，在日报上登載了几篇短評和电訊，但别人都沒有象《德拉波吕尔》日报編輯部的秘書那样关心这些消息。在城里，人們热烈地談論这件事，但是与其說談的人是害怕，倒不如說他們是滿意。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想使罗絮安靜下来，就告訴他現在流行着的解释：那就是輕輕地責罰一下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竟无耻地剝削摩尔多瓦乡村的穷苦农民。

"减少一点犹太人不見得有什么坏处啊！"提屠笑着說，"只有这样，乡村才能摆脫这些犹太人，的确，他們也太多了！"

編輯部秘書跳了起来，仿佛是生了气一样。

"啊！我的小伙子！我就等着你說这个呐！……你看，这就是把我們国家推向深渊边緣的心理状态……这是認为犹太人是一切灾祸根源的极端主义……至于我，老实說，只要能避免摆在我們面前重大的不幸，我也完全同意用野蛮的办法对待犹太人……你能保証这种对犹太人的战爭不会扩大嗎？你能保証明天或者后天，农民不起来向那些基督徒的貴族和农場主宣战嗎？"

提屠·海尔德列亚猛然想起罗絮原来是个犹太人，他后悔不該当着罗絮的面，开了这么一个随随便便的玩笑，这自然要伤害罗絮的种族自尊心。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提屠赶紧对罗絮

說的話表示贊同，用“确实如此”或者“的确这样”这类詞句来强調罗絮的見解。可是秘書努力向提屠証明，一切叛乱都是从一些輕微的社会混乱开始的，有的人們看不見，有的被人看作无关重要。这就是預报。如果立即采取应当采取的措施，那就可以把混乱局限在某一个地区，完全平定下来，不至产生过于严重的后果。不然，火就要燃烧起来，蔓延到一个省，一个国家，或一个大洲。

“可是現在你看，我的朋友，人們認为这次摩尔多瓦的动乱只是对付犹太人而发作的。正象你方才說的，有几个犹太人挨了打，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就讓他們挨打吧！这是安全气閘。农民把犹太人打了一顿，气也就消了，也就想不到那些剝削农民的程度即使不大于犹太人，也不会小于犹太人的非犹太籍貴族和农場主。我的小伙子，你不要認为我是沒話找話說！請你看一看报紙吧！无論是暗地里，还是公开的，叛乱农民的野蛮行为，到处受到人們的原諒、贊揚，有时甚至受到鼓励；这完全是由于有‘打倒犹太人’这个口号在作怪。人們認为其中有一个神圣的問題，的确，农民的問題实在是神圣而正义的問題。但是不去寻求可以多少減輕农民貧困的正当的解决办法，反而都往火上澆油。至于反对党，那就更不必說了，它正准备从灾难中取利，以便起来夺取政权……总希望政府能够明智一些！可偏偏不是这样！政府比反对党还糟，它什么也不作。它头脑昏聵，不了解局势。事实是灾难愈来愈扩展，沒有一个人采取措施以便保卫秩序。所以我对你說，时局严重了，已經在开始走向深淵！”

罗絮不停地摘下自己的眼鏡，小心翼翼地擦一擦，立刻又戴上，更激动地接着說下去，他希望，无論如何也要把青年海尔德列亚說服，仿佛能不能扑灭一切灾难完全取决于海尔德列亚的

見解一样。提屠相信，編輯部秘書这样滔滔不絕象江河决口一样講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自己过于愚蠢，說錯了話得罪他的緣故，因此，他也就認为自己应該恭恭敬敬地听着秘書說下去，虽然提屠急于要看唐塔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看門的人交給他的，現在在他的衣袋里，还沒有打开呢。幸亏报館的一个名叫昂提米伍的新聞采訪員忽然走进来。这个人是个大胖子，渾身直冒汗，穿着一件油脏的皮大衣，一頂假水獭皮帽子扣在后脑勺上；他的神气很严肃，就仿佛得到了国家重大秘密似的。他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对提屠連看都不看，就气喘吁吁地說：

"罗絮先生，这个混乱的事情，糟得令人吃惊……今天午后召开了各部部长会議，决定动員后备兵。"

編輯部秘書轉过身来，带着一种胜利的神气向提屠說：

"我跟你說什么来着，我的朋友？……你听見了么！……后备兵！……"

采訪員准备写一篇报导。罗絮拦住他，愁容滿面地向他說：

"你只报导各部长举行会議，别的不要在《德拉波呂尔》上发表。我的上帝，这是我們的命运！当我們得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我們应当警惕，并且担心地看看《阿代瓦呂尔》报是怎样登的。"

几分鐘后，德利塞亚努从总編輯办公室走来了，他的身材瘦削，弱不禁风，臉剂得光光的。他沒有以往的那种傲笑，显得年紀比平日大了。

"罗絮，請你写，你比别人写得快！"总編輯說，"我給你念一篇报导，实际这不过是一份通告……你准备好了嗎？听着：近日以来，某些日报刊登了一些完全不符事实的聳人听聞的消息。据权威人士透露，国內异常安諡，群众輿論决无任何可以使人惊

憤的根据。至于发生的小小事件，純屬地方性質，系起因于某些恶意的煽动。况且政府已下定最大决心，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維持秩序，以維护一切人和对付一切人！就是这样……你念給我听听！”

罗絮照着他的吩咐办了，总編輯簽了字。

“好！你把它登在政治报导的前面，占两栏，用十二磅的阿尔丁体！……”

总編輯临走的时候，秘書問道：

“动員后备兵的消息一字不提嗎？……刚才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訴給我……”

“不登，不登！”德利塞亚努打断他的話說，“只登通告！况且后备兵的消息还不确实。我們先看一看部长会議是不是采取这項措施，也許有另外的办法……”

提屠·海尔德列亚趁这个机会坐到一个較远的办公桌边去看唐塔的信。唐塔刚刚知道提屠搬了家。約翰一个字都沒有对他們的父母說，但是他不斷地监視着她，并且威胁她說，她要是到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那里去，他就把他們的丑事宣揚出去。她有許多許多事情要和提屠說，她想念他，想念得心緒不宁，她很希望看見他。只要提屠把写下新住址的紙条装在信封中，給她留在传达室的工友手里，她一定会找上門来……提屠把信收好，把他的住址写在紙条上，却沒有写名字。他对她也是一往情深，非常想念。他想她那温柔的声音，想她那脉脉含情的眼睛。当他刚离开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的家，成了一个自由人时，还自以为得意，現在这种得意却已无影无踪了……

虽然提屠認为必須离开唐塔，但是唐塔的影子总是縈繞在他的心头，他怎么也不能把她从心中赶走。她不在身边，使他难

过，但也鼓励着他。每晚，他把自己对她的希望、对她的愛情写成恋火熊熊的情詩。他写这些詩，并沒有把它們刊登出来的意思，也不打算雕琢一下，只不过为了使內心得到一些安慰罢了。

德利塞亚努和采訪員走了以后，罗絮又接着講起来，現在他的話充滿了嘲笑的口气，完全是冲着不承認这种可怕的現实的通告而发的。年輕的海尔德列亚仿佛是在那里听着他講話，其实，这些話都成了他的耳旁风。只有唐塔一个人占据着他的心。他想在刚才写的住址上注上时間，好叫她明白他是在等待着她。可是她在这个时間不能来，那又怎么办呢？那么干脆再加上一句"我爱你"。

提屠离开了編輯部，"咈"地叹了一口气，感到很痛快，脑子里再也沒有那些秩序混乱的問題了。在他看来，秩序混乱只不过是农民問題的另一面。在这个地方，对那些最最严重的事情，人們习惯不断地空談，却总也不肯动手去作，只要把这些事情都談过了，就認为完成了任务。最要紧的是說，而不是作。越是說得玄妙就越能够传播出去……

吃飯时，賈沃里拉斯又对提屠說了一些惊人的騷动。賈沃里拉斯在警察局听到了不少的坏消息：有一个小城市被暴动的农民搶掠一空了，人們現在正在大談总动員。飯后，提屠遇見了白尔契烏，这位教士非常不安地說：

"我这次到这个地方来游历，实在倒楣。我听人家講了許許多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不知道这些事究竟有多大的眞实性。旅館里，看門的告訴我說，从摩尔多瓦来的犹太人講了不少可怕的事情……"

"我的教士，此地人就是这样，"提屠用一种很有把握的态度說，可是在有把握的态度中却已露出不安的情緒来，"他們喜欢

拿一个虱子当作大象。可能有一点事，我不能說一点沒有，但是从事实到人們所講的距离……”

“我是不是最好还是回去，免得叫一个暴乱或战爭——希望上帝保护我們不遭受这种灾难——把我截在这兒……你看吧……国境綫封鎖了，火車也不通了！……”

“嘿，你可别說这种幼稚話！”年輕的海尔德列亚說着心里却不舒服起来，“我的教士，在軟弱无能的人居住的地方，你認为能发生什么事嗎？你放心吧！千万别相信这些废話！”

第二天，提居忽然看見格里果列·于加来到《德拉波呂尔》报社里。他們差不多将有两个星期沒有見面了。格里果列是来打听消息的，因为外面流传的淨是互相矛盾的消息，他希望弄清楚消息的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的俱乐部里，传播消息的人屬于哪个党，就按着哪个党的观点来介紹情况。就是和各个部长有密切关系的人，也都不知道确实的消息，或者說，他們故意把事实的眞相隐蔽起来。格里果列为了办理离婚的手續，也还有其他的理由，在圣誕节以后就一直沒回阿馬拉。如果有危险的話，他認为他有义务呆在乡間，和他父亲在一起。

“我認为报館是知道眞实情况的，虽然它們登的全是漫天的大謊！”格里果列勉强地微笑着說，“普雷德列亚努对我說，不要把这类事情放在心上，政府絕对不容許混乱蔓延到全国。可是，别人却对我說，政府顢頇无能，并不能把騷动起来的民众鎮压下去……”

提居沒把未刊登的或略带眞实性的消息告訴格里果列，他也不願意把那些在城里流传着的无稽之談告訴給他。他只是把罗架介紹給格里果列認識，罗架非常兴奋，不是极口称贊提居，就是高談闊論。

“事实比我們所怀疑的还要糟糕得多，亲爱的先生。动乱不断在扩大，天天扩大，时时扩大，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办法防止这种动乱。誰知道我們要落到什么地步！幸亏还沒有演成流血事件，还沒有造成杀伤人命的慘案，但是，誰也不知道我們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情……”

罗棃尽情地、繪声繪色地把这个村庄遭到搶劫，那个城市受到破坏等叙述得淋漓尽致，最后，他为了結束談話，仿佛一位演講家在議院的講坛上一样声明說：

“先生，国家动蕩了，全国动蕩了！”

格里果列·于加被編輯部秘書这番預言口气的話語弄得心慌意乱，因此决意明天就动身回阿馬拉，还邀請提層陪他一起去，他向提層保証只在那里呆上两三天，如果需要多耽擱，他一定先叫提層回布加勒斯特来。这个安排提層很滿意，尤其是在这个时期更是如此；所以他带着詢問的神气凝視着罗棃，罗棃拿出监护人的口吻安慰他說：

“我的小伙子，你可以去！实在可以去！怎么能拒絕你这要求呢！也許你会出我意外地給我为《德拉波呂尔》报写一篇社論呢。这将是生动的事情！也就是說，請原諒……談的是关于阿尔盖什……目前說，在阿尔盖什一切好象都很平安似的。然而，在这种异常扰乱的年月里，只要是乡間，不論是哪里，多么謹慎都不能算过火……所以，小伙子，你多加小心吧，别叫农民跟你动起手来！”

“喂，难道我，我也成了貴族嗎？”提層笑着說。

“我的朋友，你先別笑，”編輯部秘書說，“你認为現在正在受着苦的那些可怜的犹太人是貴族嗎？”

5

“我的亲爱的，我告訴你，在这个时候到乡下去，那实在太不聪明了，我对你說这个，是尽我的責任！”戈古·約內斯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肃地說，“当然，你要不願意听我的話，我也拦不住你，不管怎么样，萊斯貝济的别墅，不論在什么时候你都可以随便使用。我希望你能再多想一想，并且……”

“我已經想过了！”娜迪妮打断他的話說，“我找不出一点兒不該去的理由。相反的，一切都在刺激我，叫我不要再拖延清理产业的手續了；办理这种事情，要是我不到場，那只能說是情願受人欺騙。正因为我是个妇女，正因为别人都存心嘲笑我，所以我才不能容忍这个。况且我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我是带着我的律师一同去的！”

“还是等局势明朗一些再去吧！”

“戈古，我并不是明天就起身！”娜迪妮开着玩笑說，“我还沒有定日期。我願意等地干一干，等路面不再象現在这样坏。但是这一带非常平靜，你却为什么这样害怕呢？”

“現在，你不要再惦記着你的田产啦！”戈古說，“既然租出去了，你就讓农場主去跟农民們周旋去吧！”

“你真相信农民們会和妇女冲突嗎？这不会有的事啊！”

“好，我不再說啦，我越說你就越固执！”戈古說，“这事我也对爸爸說了。爸爸的意思也認为你要作的真是一件胡塗事……我不再談热妮啦……你知道她是多么爱你。不是嗎，亲爱的？”

厄日妮的眼睛湿潤了。她也願意說几句話。她一开口，就哇地一声哭了。吓了戈古一大跳：

"我的爱，我的心肝，怎么啦？怎么会这样呢？"

"戈古，这正是你的錯，你凈无緣无故吓唬人！"娜迪妮嗔怪着說，"亲爱的热妮，請原諒我，我求你原諒我！要是早知道我会使你們这样难过，我就不告訴你們我要走了……"

他們是請她来吃晚飯的，自从娜迪妮和格里果列分居以来，他們几乎总是在一起吃飯，或是在娜迪妮家，或是在戈古家。

"我的亲爱的，我还是要对你說，这是一件胡塗事……一件实实在在的胡塗事！"戈古・約內斯庫对他妹妹的固执有点发了火，为了結束他的談話就喊着說。

"正因为这样，才吸引我到那里去！"娜迪妮的眼里閃着活跃的光彩說。

娜迪妮所以要这样頑强地固执下去，主要是所有的人都替她出主意，劝她放弃这个計划。她的律师奥兰波・斯塔沃拉，曾承办她的离婚案件，是一个很瀟洒的老头子，打扮得也非常漂亮，留着短短的小胡子，剪得整整齐齐的；他头一个打算劝她不要去。他正在有时露骨有时含蓄地向她求爱。他当着她的面唉声叹气，仰脸朝天，表示他难以抑制的情欲的冲动。当他知道了他必須陪着她下乡时，他認为有責任提醒她注意这种决定所带来的危险。要想叫他改变他的这个意見，只須娜迪妮向他諷刺地溜上一眼就够了。

"我肯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替你打算，太太！……至于我，我是准备陪着你直到天边去的。"他叹息了一声，又接着說下去："你总会看出，就是在一个律师的胸中也跳动着一颗……心……"

至于拉烏尔・布魯馬呂，他粗暴地拒絕說：

"你脑袋里边都想什么呢，娜迪妮？在这个时候到乡下去

嗎？……你拿我开玩笑嗎？不，不！我，我是要平平安安地留在布加勒斯特的！”

汽車司机魯道尔夫也提出了理由表示不同意，認为这种魯莽的举动实在太危险了。

下乡去越显得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娜迪妮就越是急着要去。她本来沒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必須急忙赶到乡下去，本来可以多等一些时候的。因为离婚已經宣布了，这是事实，但是离婚証書登記手續却必須在两星期后才能完成。她决不想在她有权用自己的名义出卖田地以前来签定卖地的契約。但是她想，应当决定把地卖給誰，应当規定所有的細节，以便等办好离婚証書登記时，馬上能在契約上签字，并且跟乡間断絕一切关系。

“戈古，你为什么想把我这个最后到乡間的旅行变成个平凡的事呢？”娜迪妮說，“我非常討厌平凡啊！”

6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德拉高斯教員正給四年級的学生講法拉尔王朝的統治时，忽然看見一个宪兵来到学校，宪兵小声向教員說，宪兵队长請教員立刻到宪兵分駐所去，队长有事要和他談一談。小学教員就好象事先知道一样，很安詳地回答，說：

“好，我这就去！……”

当他看見宪兵还不走时，他就接着說：

“也好，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一起走……这不更好嗎？”

教員向周圍看了一眼。他想不起把帽子放在什么地方了。他看見了帽子就在桌子上，但是他光拿了他的大衣。他又問宪兵：

“是不是应該叫孩子們回去呢？”

宪兵聳了聳肩，表示不知道，教員就接着說：

“这就是說……究竟，为什么？……班布·斯特芳，你来替我。你要維持秩序，誰不听話，誰乱鬧，你就把誰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你懂得了嗎？孩子們，你們要老老实实的，我一会兒就回来！”他注視着宪兵，仿佛想从宪兵的脸上看出一点什么一样。

宪兵的脸上沒有一点兒表情。教員走到大街上时，用一种非常坚决的声音說：

“我到家里去一趟，不該叫我的妻子胡思乱想！”

德拉高斯太太一看見丈夫由一个宪兵陪伴着，立刻大吃一惊。她放声大哭，接着就破口大駡起来。她的婆婆也跟她一样，和她的抱怨呼应着。

“喂，不要哭啦，我还沒死！”德拉高斯說，他被她們哭得有些发火了。“我連为什么叫我去还不知道呢！”

“我說，爸爸，你赶快穿衣服，陪着他去吧！别叫他一个人傻头傻脑地呆在那兒！”芙劳丽卡嚷嚷道。

老头子猛地打了一个冷战，仿佛这个声音把他从昏迷中喚醒了一样。小学教員本来想說一点事，这也是他同宪兵一起到家来的目的。他知道不能再耽擱了，就結結巴巴地說：

“要是我回不来的話，那就是……换句話說，喂，在这种情况下，反正爸爸跟我一起去，那么我就跟爸爸說吧……好，咱們走吧！”

德拉高斯想他至少应当吻一吻他的女人，該吻一吻她，但是他赶走了这个念头，他想，这很可能給她带来不幸，会使芙劳丽卡更加害怕。当他走出家門时，他更从容地說：

“再見！”

在宪兵分駐所門前，停着魯布·基利多尤的套着两匹小馬的馬車。小学教員战战兢兢地問道：

"你要上哪兒，魯布老大爷？"

"这个我不知道，伊翁先生！"老头子答应說，"人家命令我套上車，給馬带上草料到这里来，我就服从了。"

宪兵队长包阳古在院中等着小学教員，并且以輕松的神气接待他，仿佛是怕小学教員不来似的。他們和往常一样，握了手，走进办公室。

"队长，出了什么事啦，还讓你打发人叫我离开我的学生啊？"小学教員說，装出什么也不怀疑的惊訝神气，但是他的心里明白，这一切显然是由于米隆·于加生了气的結果。

包阳古作了一个含含糊糊的手势，想說明这事責任不在他，接着告訴小学教員說，他从电話里接到一个命令，叫他立刻把小学教員送往匹特兹蒂，直接解送到省长那里。

"队长，这是为什么呀？"小学教員大大方方地問道。

"我接到了一道命令，德拉高斯先生，我应当执行这道命令！"包阳古答說，"抱歉得很，但是……"

"天啊！你不要認为我是在埋怨你！"德拉高斯抗議說，"我想你也許知道原因……虽然不管怎么說，这也改变不了什么……好，我們应該什么时候动身呢？"

"越早越好！这是命令，"宪兵队长說，"你要想叫你家里送点东西来，我們还能等一点鐘左右，可是不能再多等了……你知道，从这里到匹特兹蒂，道路又远，魯布老大爷的两匹小馬又……"

"好吧！"小学教員打断宪兵队长的話說，他越感觉到自己失掉了勇气，就越要設法保持他的愼重的态度。"爸爸，你听見了

嗎？你先到学校，我把孩子們都留在学校里了，沒人管他們，你叫他們各回各家。然后，你叫芙劳丽卡把旅行必需品給我带来，要快，千万别耽誤时間，以免給队长先生造成麻煩……”

宪兵队长給小学教員拿过一把椅子来。他們倆聊着天。包阳古太太也露面了，問了声芙劳丽卡怎么样。过了半点鐘，小学教員的弟弟尼古萊来了，当他哥哥回家去的时候，他沒有在家，他听見传說，才知道了这件事。他吓坏了也气坏了。他大声嚷着說，他要到米隆貴族家里去，給米隆下跪……并且也……包阳古生了气：人們千万不要給他造成麻煩，不然，他就要翻脸了！芙劳丽卡也来了，带着干粮和替換的衣服。

“我說，德拉高斯先生，准备好了嗎？”宪兵队长說。“咱們能动身了嗎？”他拉开宪兵住屋的門，下命令說：

“包格亚！喂！……全准备好了！”

一个全副武装的宪兵站在門旁，脚后跟磕得嘎嘎响。

小学教員被逮捕的消息象一陣风一样吹遍全村，三十多个农民聚集在院子里和街上。包阳古紧皺着双眉。他恐怕发生什么意外，温和地冲着农民們問道：

“喂，老乡們，你們沒有别的事可作嗎？……走开吧！……你們呆呆地望着，好象到了市場一样！”

馬兰·斯坦自以为和宪兵队长的关系不錯，他以亲切的态度走上前来說：

“队长，你不要那么厉害！……伊翁先生实在值得同情，实在，如果你願意的話，你能……”

“馬兰，你干你的事去吧！不然我可要火了！”包阳古嘟囔着說。

别人也都上前来打听，并且一再要求，这时，德拉高斯正向

芙劳丽卡告别，宪兵队长就向德拉高斯催促着說：

“走吧！教員先生，走吧！……沿途上，你可要特别加小心！千万别发生什么事件，宪兵已經接到开枪的命令……”

“請放心吧！”德拉高斯微笑着說，又轉身向着围在馬車四周的农民說：

“祝你們健康！”

“上帝保佑你！”群众回答說。

車走了。德拉高斯头也不回。在他跟前，宪兵的武器摆动着。这就仿佛是个警告。芙劳丽卡泪流滿面，跟随着車轍向前走去，馬車越来越显得小了。

包阳古吸了一口气，看到自己了却一件重大的心事，感到輕松愉快。他摆出非常和蔼的面孔向农民們解释說：

“你們認为这是我个人的意思嗎？……我既然接到了上級的命令，就应該执行……我是个軍人，軍人就不能违抗命令！”

“应当罗，就是这样！”一些农民同意說。

群众仍然呆在街上，彼此閑聊着，商量着，詢問着。忽然尼古萊·德拉高斯万分悲痛地嚷道：

“你們不去找米隆貴族，求他别給这个可怜的伊翁制造不幸，反而在这里跟一群老太婆似的叨唠什么！……再說，正是因为你們，伊翁才跟貴族伤了和气的。”

农民們听着。有些人贊成，絕大部分人却一声不吭。

有一个人嚷道，“我們可以再上貴族家去，他吃不了我們。”另一个人带着粗魯的声音嘟囔着說：“你們相信貴族会听你們說的話嗎！……”第三个人突然用一种带着譏笑的口吻嚷着說：“为什么你催着别人去，可是你倒不去呢，尼古萊？”

“我說过我不去嗎？”这个小伙子象疯了似地說，“你以为我

跟你們一样怕貴族嗎？”

又有一些农民赶来了，他們比原来的人还惊慌。妇女、孩子們也参加到人群中来，大街上熙熙攘攘，从宪兵分駐所直到老約翰納家沒一处不是人。人們一边說着，一边爭論着，不知不覺地来到于加的公館。路加·达拉巴向一小群人演說別处可不象他們这样受压迫，特利封·居如用他的尖銳的声音嚷着說：

“我們都去，象一群老鴉一样到那兒吵去，这真是丢人！”

大家走进了院子。一群鴿子向空中飞起，母鷄也都吓得各处乱跑。院子里站滿了人。管家雷翁特·斑布光着脑袋，惊訝地从屋里走出来：

“出了什么事啦？真的！整个村子都到啦？”

許多声音同时答复起来。管家搔着自己的脖子說：“貴族可能要生气，并且……”

“这事和他有关系，他尽管生气吧，我們也生够了气啦！”人群中有一个悲伤的声音說。

非常凑巧，正在这时候，米隆·于加忽然出现了。人們可以說，春天快到了，老于加也恢复了青春。

“斑布，有什么事啊？这些人打算干什么呀？”

馬兰·斯坦开始訴說到这里的目的，別人也接着，这时老于加才明白，他說：

“喂！人家把他逮捕起来了么？……哈！人家做得太对啦！……我希望你們从现在起，头脑应該清醒一些！”

有些人粗暴地大声嚷着，要求释放小学教員。米隆脸都气紅了，說：

“冲着我来了，我可不能容忍，这些家伙！咱們虽然生活在一起，我看你們还不認識我，这真使我奇怪！我过去拿你們当正

經人，恐怕是我受了你們的蒙蔽。現在你們成群結队地到这里来，可是一談到合同，就沒有一个人来了！"

"我的老爷，我們受不了啦，旧合同坑死了我們啦！"陶德尔·斯特林布喊道，"我一天到晚用尽力气干活，我的孩子却要餓死……"

"你受不了啦？"米隆·于加說，"对！你就在你們家呆着，什么也不用干，大声地叹气去吧！……凡是勤劳和儉朴的人，只要老老实实地干活，就能活着……"

"可是，我們誰也沒有白白浪費光阴，我們都是拿出全副精神来干活的，你也应当帮助我們呀！"塞腊芬·莫禹斯用一种和平而坚定的声音說。

"不論是誰，我都不願意跟他討价还价，更不能求你們，"老米隆粗暴地說，"最重要的是土地；种地的人成千上万！如果你們不願意种地，我們可以把德兰斯瓦尼亚的小伙子們叫来！"

"外地人，讓他們呆在他們家里吧，这些土地一直是我們在耕种，并不是他們！"特利封·居如喊着說。

"你認为我要征求你的意見嗎，穷鬼！"米隆·于加生气地說。"哦，現在你們已經非常蛮横了，就欠这个啦！走吧！我沒有話再对你們說！立刻給我走开！"

"这样不好，我的老爷！"路加·达拉巴坚决地說，"实在不好！……"

米隆·于加一动也不动，直到院子里的人都走空了。接着，他用一种厌倦的神气吩咐說：

"班布，把正門关上吧！"

7

第二天是一个星期日，人們一走出教堂，消息就象閃电一般地传开了，据說两位騎着白馬的騎士捧着国王的敕命刚刚从村里走过去。在酒舖門前，平台上有人正跳着霍拉舞，农民左一伙右一群地站在那兒听消息。絕大部分人听到了一些沒头沒尾的情节。依納特·塞塞尔跟一只丧家狗一样，从这一群人中走到那一群人中，总是发出同样的問話：

"喂，你們这些人吶！人家沒有給你們什么关于土地的命令嗎？"

村长伊翁·布腊威拉左边听一听，右边听一听，然后諷刺地喊着說：

"喂！你們認为他們这两位騎士传的命令都是叫你們分土地，你們覺不覺得这是胡說八道嗎？"笑的人一个也沒有。一个老头責备他道：

"你不用諷刺人，村长，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不正义不能永远存在，正义迟早要回来！"

"不錯，老大爷，可是你要知道，正义决不是騎着馬来的呀！"布腊威拉用一种和解的口吻說。

"正义爱怎么来就怎么来，只要它来，这就很好！"老人結結巴巴地說。

雷翁特·奥尔比宗逸說是尼斯多尔·木塞尼古的寡妇安日丽娜碰見了騎士。另有一个人对他說了这件事，他想不起这个人是誰来了。魯布·基利多尤認为这里边一定存在某些眞实的东西，因为昨天他送伊翁先生的时候，在匹特兹蒂也听見了不少

的事。

过了不久，瓦西尔·賽达魯去找安日丽娜，叫她对他們說一說事情經过是怎样的。这个女人躊躇不决，讓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說話使她感到为难，而这些人却又以渴望的眼光鼓励着她：

“唉呀呀！上帝寬恕我吧……我把孩子們扔在家里沒人管，也就……”

村长要当真地訊問她了，安日丽娜害怕起来，就給她自己作辯护說，“只要人們不隐瞞，一定还有別的人也看到了传令的騎士，而且他們也决不应該把这事隐瞞起来……”

“喂，你瞧，安日丽娜，你把你所知道的都詳詳細細地說一說吧，人家也吃不了你呀，吃不了你！”依納特为了鼓励她，就溫和地对她說。“我們也是願意知道国王的敕命，免得弄錯了！”

安日丽娜終于鼓足了勇气，說：

“我領着我的小孩到我婆母家，想去借一点老玉米……我从教堂跟前走过……正打鐘作弥撒……我划了一个十字，我因为麻煩事太多，总沒有去望弥撒，感到有些慚愧。我还沒有划完十字，就有两位騎着白馬的騎士……我站在那兒呆呆发楞……他們是从上面萊斯貝济那边来的。我就站在路旁……但是，其中有一位喊我，向我說：‘女人，你上哪里去？’我回答說，‘我就到这附近，我的婆母家里。’第二位騎士向我說：‘我看你很不幸，你不要再难过了，我們带来了重要的使命。国王叫我們来向农民們說，从今天起，所有土地都是他們的。希望他們馬上就按照規章去平分那些土地，讓他們把地主和农場主赶走，讓他們把地主和农場主的宅第、房屋和一切建筑物都烧毁，粉碎他們将来再回来的梦想！你懂得了嗎，女人？农民們千万別再迟延下去啦，这是国王的命令！凡是不执行这道命令的人，他会非常后悔的！’这就是

那位騎士对我說的話，我也对他說：'我懂了，但是……''好！走吧！祝你幸运！''希望上帝保佑你們。'我又在他們后面看了一会兒，他們已經走了很远，我才轉过身来。接着，我就走了，我把騎士对我說的話都告訴了我的公公，他也很惊訝……"

农民們都默不作声。以后，依納特·塞塞尔摇着头，自言自語地說：

"这不是一个奇迹嗎？"

他們又从安日丽娜口里知道两位騎士都穿着白衣裳，向卢基納薩或威代义奔馳而去。接着，村长就打发她回家照顧她的孩子去了。

已經很晚了，安东·納古也来了。他曾經到卢基納薩办过一点事，他說，他在路上也碰見了白衣騎士。那些騎士也同样向他說，农民应該立刻平分貴族們的土地，凡是反对这样做的貴族，对他們都不应該原諒，正象他們沒有原諒过农民一样。

春天虽然已經来到了，天气还很阴沈，天空是灰暗的顏色。农民們冻得都直打哆嗦，但是还不散开。将近中午的时候，馬太·杜尔馬努跟几个别的人从萊斯貝济来，也說騎士們从那里过去了。葛斯馬农場主的更夫伊里米·鮑霸从威代义回来，他說，在那里，人們也正怀着很大的惊訝互相詢問着說，命令农民立刻耕种貴族土地的那些騎士可能是什么人呢……

"你說他們是誰呢，伊里米？"雷翁特·奥尔比索向他解释說，"这是輪到咱們了……現在到时候了！"

"很早我就对你們說过，国王要把所有土地都分給农民！"依納特·塞塞尔很傲慢地突然插嘴說，"你們不願意相信我。現在你們亲眼看見了吧！"

村长一句話也不說了；他走进酒鋪，喝了一小杯燒酒暖和暖

和，然后自己赶快回家去了。他不願意呆在那兒听农民們說些胡塗話。彼得·彼得怀着滿腔怒气，他叫路加·达拉巴不要忘記，为了購买娜迪妮太太的土地，他們是怎样在布加勒斯特到处碰釘子的：

“眞侥幸！咱們沒有被这件事纏住！”彼得·彼得結束自己的話說。

“唉，你說，我的孩子，还沒有完吶！人們如果象說的那样快就分地的話，那可就太好了！”

这时，特利封·居如用沙哑而不愉快的声音喊着：

“好哇，我的朋友們，咱們还在这兒干嗎？咱們这是在这兒守夜嗎？还是……”

“說得对，眞的，咱們站在这兒干什么？”别的声音都理直气壮地說。“咱們会也开够了，話也說够了！”

“可不是嗎！”莫兰特·海鲁威穆斬釘截鉄地說。“讓貴族們也指着吃空話过活吧……我們，我們可吃够了……”


火

第七章　星　火

1

就在这个星期天的晌午，于加和提屠在布尔德亚車站下了火車，阿馬拉的双輪黃色馬車正在这兒等着他們。伊斯莫坐在駕駛座上。

"这兒平安嗎？伊斯莫，"于加問道。

"暫时还平安，我的主人。"車夫回答說。

这"暫时"两个字叫于加听了不高兴，但他沒有深究。这一程火車巳經使他够煩的了。火車上于加和提屠单独占了一个客室。其他的客室也同样几乎都空着。每到一站就有許多人象惊弓之鳥似的在一起講述关于起义农民的一些恐怖行动，尤其是关于他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的問題。

大家都認为，他們本乡目前是平安无事的，但似乎正在醞釀着一种使人們意想不到的駭人听聞的事。

于加很淸楚地知道，在这些地方还沒有发生任何事变，因此他很生气，認为这些謠言正是直接挑拨和煽动暴乱的导火綫。眞倒楣，他又在第都站遇到了伊利·罗戈紀納魯，去年秋天，于加也曾跟他同乘一列車，他的关于土地的說法，使于加非常討

厌。这回于加又不得不忍耐到他在科斯太什蒂下車。

“啊，于加先生，关于农民問題，难道我說得不对嗎？”总是兴高彩烈大吵大嚷的农場主贼着說。

罗戈紀納魯跟着就到于加的客室来跟他們作伴。他对他們講，他有一次到布加勒斯特去，因为他听說于加太太在巴巴罗亚卡地方有一块地要出卖。他早就想設法在靠近首都，即在他开始从事农业这一困难职业的下阿尔盖什一带弄一小块地；如果成功，那多么好。他听到这消息，就去到阿尔甘特里街于加那里。他不知道于加正在閙着离婚，所以还向娜迪妮太太(哎，她是多么漂亮啊！)打听于加的情况……他从娜迪妮太太嘴里知道于加閙离婚这件事以后，自己覚得很不好意思。他們商定不久在乡下見面，因为娜迪妮打算到乡下去卖她的地。但是暴乱开始了……罗戈紀納魯必須馬上回到老家奥利納去，設法保护他那点財产……因为他知道該怎么向农民們講道理，怎样同他們打交道。

“願上帝保佑我們不受害！”停了一会罗戈紀納魯說。“只要我們的国家領导人明智，并采取强硬手段。于加先生，农民需要公平，但是，他們也需要有一个主人。如果主人不能压倒农民，就是做到公平，他們也不会滿意的。因此应該施加压力，要不然，农民是不会老实下来的。报紙絕对影响不了我，因为报紙說謊話多过于說实話。昨天，我遇到瓦斯吕伊地方的一个犹太农場主。啊！他这个可怜的人給我講了許多事。这都是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和农民平常彼此能諒解。但是当他們訂合同时，省长忽然来临，并向农民們說別叫犹太农場主再欺騙你們了，最好是把他赶走。你听听！一个省长居然鼓动农民赶走农場主！当然，这正合农民的心事，于是他們立刻就燒了大公館，

宰了牲口，还作了不少坏事……你們知道，为什么省长要鼓动农民呢？是恨犹太人么？不是的，只是因为他的內弟想租种这块地沒租到手才鬧事。他們打算在赶走了犹太人以后，霸占这块好地，可是事情不随他們的心願，因为农民也要分这块地。当然，省长为此大发雷霆，并調来軍队，但是这并沒有吓倒农民，他們知道軍队沒有接到开枪的命令。他們倒用叉子和石子冲向部队，使这些倒楣的兵士张皇失措……那么，作为农民的領导者来煽动农民作坏事，試問，他們怎能安靜呢？他們怎能服从呢？这已經够了，反对党任意胡为，他們还在所有报刊上說什么农民从来象馴順的綿羊，农民的举动是合理的。"

馬車越走近阿馬拉，于加就越沉悶，好象整个环境越来越充滿了莫測的禍患似的。年青的提屠这时看見于加变得那么悶悶不乐，也后悔来到了这兒，并怀疑于加为什么带他来。于加理解了这一点，就以一种伤心的神气向他說：

"請你原諒我，我自己也不了解我究竟是什么心情！"

双輪馬車在被初春大雨冲坏的路上顛簸着，車夫吆喝着馬往前走。

"这条路干不了啦……如果老下雨不出太阳的話……"

于加細心地观察着田野和乡村，好象要猜破一个謎似的。在烏云密布的天空下边，黑色土地上散布着一洼洼的渾水，好象在顫动着，在村庄里，农民跟往常星期日一样，有的在酒鋪，有的在别人家中集会。于加認为他們眼里都閃耀着一种奇异的光芒，态度也很强硬。他們过了莱斯貝济村，于加突然对車夫說：

"伊斯莫，地种得怎么样？"

"很好，我的主人，眼下甚至还沒有种上，"車夫以一种忧郁的語調回答說，"天气不好，雨下得过多，农民們还不想来訂合

同……”

“啊，你們还沒有訂合同嗎？”于加惊訝地問。

“沒有，我的主人，因为农民不放心，举棋不定……听說要分地，于是他們就等着……”

在阿馬拉村布徐奥克酒鋪附近聚集着的农民比往日还要多。伊斯莫解释說，别的村庄的农民也来了，因为他們今天早上听說传达国王敕令的騎士打从这里經过，所以被吸引到这兒来。

于加甚至在父亲脸上也看出了不安的情緒，尽管老头子竭力遮掩也掩蓋不住。他知道从父亲那里得不到任何消息，必須直接和农民接触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再者伊斯莫的話已給他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了。

于加首先和管家談話，管家坦白地对他說，現在是处在恐怖的环境里，但不能把事情的真象告訴老貴族，以免惹他生气。如果老貴族在三个星期以前答应改善合同的条款，那現在就什么可怕的事也沒有了。那时有一点点的好处农民就心滿意足了，可是現在他們什么都不听。特别是在传开要分地的消息以后。无論跟誰講，都講不通……。

于加和提屠到村子时，宪兵队长包阳古告訴他們說，直到現在一切都很平安，只是教員德拉高斯的被捕多少激动了农民。宪兵队长并不了解逮捕的理由，但村中传說是米隆貴族干的，因为德拉高斯曾經出来替农民說話。

提屠和于加終于加入到聚在酒鋪里的农民中間去。于加問他們为什么发愁。他們都很溫和地答复了于加，但話中都另有涵义。因为从农民看来这虽然不是仇視，却具有审訊的神气，因此不敢也不願意把他們的真情傾吐出来。于加特别問那位面孔粗糙、态度好象很激昂的彼得。彼得这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他很爱于加，因为在他眼里于加仿佛是他的护守天神；特别是在于加給他买了牛，并勾掉了他的欠債以后，他很感激于加；为了于加，他願意赴湯蹈火。他結結巴巴地不自然地回答說：

"这是沒有法子的事兒，于加先生，别人怎么作我也怎么作……旧合同太苛刻了，我們不能活下去了……魯布老爹，你跟我們主人講講，这是怎么回事，你比我岁数大，也比我会說！"

"唉，魯布老爹，請你把你知道的講一講吧！"于加怀着好奇心，以和气的口吻着重說。

"好吧，我的主人，有的农民已决定接受合同，有的还正在考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各人都是按自己的認識和心願行事的！"魯布迟鈍地說，"作一个农民是很苦的，你相信我們吧！我是上了岁数的人，誰知道我是否能活到圣誕节，但是一切越来越糟了。于加先生，在你爷爷活着的时候，我那时已經是个大孩子了，我还記得那时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他完全跟你一样，是个好人，乐于帮助人……他不能眼睜睜看着一个人挨餓或者陷于十分困难而不管，有时立刻就叫人給他一些必要的东西。貴族只收十分之一的租。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我們也够过的。那时人口还不多，地也够种……"

他还要往下継續他的回忆，但是别人打断了他的話头，問于加传达国王敕命的騎士是怎么回事，随后又問到什么时候，怎样开始分地……

于加回到自己的公館时，問提屠有什么感想。

"我看农民很安靜，"提屠說。"如果人們以温和态度来对待他們，是可以互相諒解的。但能維持到什么时候，这可……"

"是的，問題就在这兒！"于加不安心地低声說。

晚上，于加独自同父亲研究当前的情况，以及为避免灾难应

采取的措施。他父亲一听于加为平息农民的憤怒去跟农民談話，立即气得瞪起了眼睛。当于加求他父亲出面說情設法尽早释放那位教員时，老头子气得跳了起来，說：

“你要叫我向农民投降嗎？”

“这不能說投降，爸爸，”于加說，“德拉高斯沒有犯……罪呀。”

“你的那个德拉高斯就是煽动我的农民造反的呀！”米隆严肃地說，“在农民中散布謠言，蠱惑农民，煽起农民不滿意的也是他。他在这里作了你在城里所作的事，作得这样巧妙，竟要把我三十年来辛辛苦苦的积蓄一旦糟蹋掉！再說，如果你不知道，我告訴你吧，是我以十分正当的理由請省长立刻把他从村里遣走的，我还可以向你保証，如果沒有这位教員，村里的农民不会干出一点坏事的！”

“你錯了，爸爸！在这样的时刻，德拉高斯是这里少不了的人。只有他一个人，能以他个人的影响，好象一个閘門似的堵住农民的这些充滿仇恨的示威。”

“唤，要是我們到了这个地步，那太可怜了，我的好兒子！”老头子以一种嘲笑的口吻說，“那个閘門是我！告訴你，格里果列。”

年輕人感到很狼狽。他清楚地知道父亲是处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不願正視現实。于加把他所听到的情况都告訴了父亲，并且特别着重指出：由于时間很短，他只听到有醞威重大灾祸危险的使农民不滿的事情的极小一部分。最后他要求父亲允許他与农民談判訂合同問題，以便同他們取得諒解。

老头子拒絕了。他認定不用强硬的手段是不能改变这种局势的。他深信自己的經驗和自己对农民性格的了解，并認为处在这暴风雨的日子里，如果自己抛弃三十年来取得成功的手段

不用，而讓一个滿脑袋理論的年輕人去办，簡直是件丢人的事。

“稍微軟弱一点，犹豫一点，或者少使一点压力，都等于鼓励由于你們这些嘩众取宠分子的煽动而疯狂了的可怜农民鋌而走险！”米隆以仿佛关心农民的口吻說，“恐怕你不了解本地情况，过于夸大其詞，說得似乎很严重。我不了解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認为这是恶意的夸大其詞到处造成的紧张空气。关于对待农民的办法，我有一套久經考驗的方式。首先我要求服从，然后才准备談判。同时采用两套办法显然不会有好結果的。如果你預先跟我談，我一定劝你不要管这閑事，也不要听农民的訴苦。我認为这正是一种軟弱的表現；你当众把我說成一个毫无人性的残暴的人，也同样扰乱了我的事情。”

“但是既然发生了爭端，最好是有一个調停人……”于加辯解地說。

“不，不！”老头子更激动地打斷他的話。他回想起教員那天也差不多以同样的口气說过。“我从沒有发現有什么爭端，我也不承認我和农民中間会有爭端。你这样說，好象我也跟别人一样地千方百計去剝削过他們，或者利用过他們的无能。你要知道，我們是从不依靠农民的血汗致富的。”

他們父子两人爭論到深夜。年輕的于加搬出了所有的理由，有时还用恳求的口吻。有几次他的堅持惹得老米隆发火，同样老头子的顽固也使于加很生气，因此于加認为必須直截了当地告訴他，这种在事实面前挑衅的态度将要招致丧失产业、甚至丢掉性命的危险。

“天不早了，我們还在为这点鷄毛蒜皮的事爭論！”米隆最后說，“你父亲在肯定自己有正当理由时决不讓步，而只有在上帝面前低头，可是現在你还不了解我，眞使我痛心。”

"那么我只好怎样来又怎样回去嗎？"于加茫然地問道。

"我很害怕！"老头子摇着脑袋嘟囔地說，"我很希望你在我身边，但是我又怕你在这兒，不但帮不了我的忙反而碍我的事。那末你就安安靜靜地回布加勒斯特去吧，讓我来保护自己的土地。只要我活着，这就是我的义务。"

第二天早晨于加打算跟他父亲繼續談判。可是父亲坚决拒絕了他，并叫他赶紧动身回布加勒斯特去。他沉思了一会兒，考虑究竟走还是不走，最后肯定最好还是回去。要不然，他会不断地遇到爭論使他无法活动。此外，娜迪妮还說她要到这兒来。于加一听这消息很气憤地說：

"你同我离婚的老婆来往，人們将会怎样想呢？一定不会有好印象的。連給农民的印象也不会好！"

"难道你跟她离了婚，她就变成了一个瘟神，人們就不能跟她作礼貌上或事业上的往来嗎？"老头子这样說，"在这一点上你又小題大作了。"

"我不知道我們俩到底是誰小題大作，爸爸，但是我实在不能呆在这兒，在判决离婚的前夕，我不願意遇到娜迪妮。"

"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該讓我一人呆在这兒。这是为了我們两人的好处呀！"米隆严肃地說。

于加为了到科斯太什蒂去赶快車，用过午飯后就得立即动身。双輪貨馬車和伊斯莫早就在台阶前等着。米隆和往常一样冷淡地吻了吻自己的兒子。于加尽力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在他父亲的两頰吻了两下：

"过几天我就回来，爸爸。我希望那时只見到你一个人！"

"局势平定了你再回来，格里果列，"老头子信心十足地回答說。

老头子陪送馬車走到新公館，建在新公舘前面的心形花坛被冬天的坏天气毁了。馬車出了大門口，于加回头一看，老头仍然站在那兒，活象一块竖在地上的界石。

在酒鋪前面，农民跟昨天一样聚集在那兒，好象他們并沒有离开过那兒一样。

“这些人等什么呀，伊斯莫？”于加問。

“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要等什么，我的主人……”車夫結結巴巴地回答說，“他們老是站在那兒，簡直是傻瓜！……”

提厝象在整个的旅行中一样覚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他很高兴赶紧离开这兒。他好象离开了一个烧热的鍋一样。

2

“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走了？”依納特·塞塞尔两眼直盯着走了很远的黄馬車問道。

农民們都望着这輛馬車，这主要是出于一种习慣。

“他在这兒有什么好事可做呀？哪兒能过得更好他就到哪兒去。”

“你們不用怕，那老头子还在我們这兒呢！”塞腊芬·莫高斯冷冷地說，“我們要摆脱这些貴族，还不太容易呢！……”

“貴族要都跟他一样就好了，”彼得喊道，“你沒有看到昨天他还来我們这兒……要是沒有那老头子……”

“你說得对，但当家的正是那老头子。”塞腊芬說。

这时輕輕吹来一陣凉风。农夫們紧一紧大衣，往下拉一拉帽檐。他們都不想分开，有的人跑回家去，喂完牲口或吃两口飯馬上又跑回来，好象怕他不在时发生什么事似的。昨天来打听

国王的騎士情况的邻村农民，今天又来了，还带来一些伙伴，好象来参加盛大晚会一样。他們象往常那样傾訴着自己內心的苦悶，但是小心翼翼地，好象怕别人听見。他們不敢正眼对人看，怕瞧見别人眼里閃耀着的一切，也怕别人看到自己眼里的东西。可是人們的面孔上都呈現出同样的問題，一个等待着回答的忧郁而激动的問題。

村长每次經过这兒时就喊道：

"哼，难道你們都沒有家，沒妻兒老小了嗎？"

瓦西尔·賁达魯总是以同样的玩笑話回答村长，因此引起了人們的哈哈大笑：

"我們也快成貴族了，村长先生，我們的机会快来到了！……"

他們一直到晚上，看見什太法內斯古上校坐着轎式馬車到了于加公館以后才散开，不久以后葛斯馬·布魯亚納农場主也到来了。他們沒有看見希腊人，因为他是到天黑以后才进于加公館的，这时在酒鋪內只剩下几个人还沒有走。

原来是米隆为了向他們打听情况，才把他們都找来的，連普拉塔茂努也在內。退伍的上校是其中最胆小的一个。他象个老太婆那样悲叹自己劳苦一生的果实将要被夺去。但使他最担心的是他那三个姑娘，他想把她們送到别处去……試想，要是讓这些老粗看上她們的話……但他被米隆駁倒了，后来承認在他本村可以平安无事。关于合同的事他已同农民取得了协議，只是还沒有开始耕种。可是对于未来他仍然顧虑重重，因为他信不过这些瘋狂的老粗。

"怎能平安无事呢？米隆先生，我了解他們如同了解我自己的口袋底一样清楚！"什太法內斯古哭丧着脸說，"你的大門前有

宪兵，我可什么也没有，我只有我的三个姑娘，只好任凭这些强盗摆弄。我曾請求过达达拉将軍，哪怕他給我派一班士兵来保护我这些孩子也是好的。可是連这个也不能办到。在将軍自己的乡村里和土地上，也只有一个勤务兵……你怎么到那兒去种地呀！……如果政府不保护，农民会活剝我們的皮的。"

"如果你对农民講这些話，就难怪他們要設法懲治你了。"米隆諷刺地說。

"唉，米隆先生，"上校很气憤地說，"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在这兒跟你談話，完全是出于同病相怜。至于农民，那就得用皮靴踹他們。"

这时普拉塔茂努表現較为鎮定。他早就把他的姑娘送到匹特茲蒂去了，他跟他妻子和他兒子沒有什么可怕的。无論情况怎样……他們也不搬走。其实，他們也沒有地方可去，因为他們的全部財产都在这两块出租地上。希腊人当然不談他存入布加勒斯特銀行中的叮当发响的銀币。这是他的事。再說他跟农民关系很不坏。他从沒有虐待过农民，也沒有打过他們。所以誰也沒有理由恨他。不幸的基利拉·彭諾由于他姑娘跟阿里斯提德的事情而煩恼，但希腊人使他平息了怒气。关于萊斯貝济的問題，希腊人同农民已取得了諒解，他的确稍稍減輕了农民的負担，但他希望往后再捞回来。只有巴巴罗亚卡給希腊人制造了不少的麻煩：不久前农民想买这块地，現在他們要求无代价地分这块地。幸而娜迪妮太太来了，这个問題也就解决了。

葛斯馬·布魯亚納沒有什么情况可談。米隆很了解他是个胆小鬼。葛斯馬有一件不願意向任何人說的事，那就是他已經准备好随时把家搬走，他为了保全性命宁願丢掉一切。

米隆劝他們要沉着，要有勇气。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嘱咐

得不到什么反响。因为这些人已經被吓坏了。其实米隆找他們来也只是为了証实自己的看法。他听到了这一切，更确信关于农民暴动的情况，多半都是胆小鬼們言过其实的传說。农場主們的悲鳴更加强了他这种信心。現在他主意更坚定了。

比較起来，米隆还是信賴村长和宪兵队长；在农場主們离开以后，当夜他跟他們开了很长时間的秘密会議。布腊威拉和包阳古肯定农民一般是平靜的，跟往常一样，只有少数人对合同不滿而嚷嚷起来，但是天气一旦好轉，就可以看到他們又去干活了。农民再也不談买巴巴罗亚卡了，他們認为政府要把这块土地白白分給他們。因此才有白衣騎士来宣告分地的传說……农民們念念不忘这件事，特别是在春天。但是布腊威拉村长鄭重地提到自己必須和宪兵密切合作……要严懲那些搗乱分子，不許他們无法无天……包阳古也請村长注意，他的宪兵分駐所連他本人才五个人。米隆答应要向不久要从这兒經过的省长报告，引起他的注意，可能再派几个宪兵来加强这兒的分駐所。但他接着又补充說，維持秩序不在乎宪兵的人数多少，而在于他們的警惕性。

"应該讓农民見識一下什么是权威，"老米隆說，"不要惹他們，但也不要犹疑不决。一切搗乱企图都应該彻底扑灭，并且要杀一警百，不允許有引起其他事件的机会。"

"我明白了，我的主人。"村长低声答应說。

"遵照你的指示！"包阳古說，为了表示他的精力綽有余裕而挺起了胸脯。

3

提图和于加到布加勒斯特已經是傍晚了。快車上挤滿了惊

惶失措的人。他們由于惧怕农民而抛开自己的产业逃到布加勒斯特来，他們希望布加勒斯特是个最好的避难所。

"这只是恐怖的开始！"于加悲痛地說，"你知道这只能使局势更加严重。"

出了車站以后，因为人多拥挤，他們沒有找到馬車。只好搭上有軌馬車，可是这里也拥挤得很。他們到国民剧院前下了車。于加打算到普雷德列亚努家去，提屠想逗留一会兒看看当天的报紙。他們正要分手的时候，忽然来了个卖报的吉卜賽小孩高声喊着：

"《阿代瓦呂尔》报号外！《阿代瓦呂尔》报号外！"

每人买了一份。报上印着醒目的大标题：国会討論农民暴动問題。他倆誰也沒說話，默默走到路灯下去看。农民暴动以波瀾壮闊的規模和速度扩展着，議員們圍繞这个問題提出質問，因此引起了热烈的爭論。反对党的議員指摘政府眼看着暴动蔓延不加制止；他們維护农民利益，并且坚决反对使用流血手段鎮压农民。执政党議員抱怨反对党煽动了坏人，并抱怨他們的党員煽动农民暴动。

"說得多漂亮啊！"于加低声說，"全国已燃起了大火，这些先生們却还在那兒互相'恭維'呢！"

提屠走到加来亚·維克多里阿大街，周圍只听到喊着一些："暴动"……"农民"……"混乱"……"农場主"……他沿着大道向右拐弯走回家去。这时有个熟人的声音喊他：

"喂，提屠先生！……你好么？你对暴动有什么看法？咳！你看貴族們多害怕啊？这些老爷們可找到了替死鬼：老实說，犹太人跟貴族一样也确是有罪，他們都是大老板，也是剝削农民的，要知道，我們这兒犹太人是一切祸患的根源。但是农民反对

的却是貴族，所以农民也不是好东西。好吧，我們現在就把这些东西宰了吧……就把他們枪毙吧！……”

說話的是布兹斯底大街一个鞋匠的兒子，年輕的曼德尔松，話里带着怪里怪气的笑声。提屠生气了，以責备的口吻对他說：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曼德尔松先生。”

“你說我高兴么？”年輕人抗議說，他使了很大的劲，以致嗓音带出了一种几乎象滑稽的犹太人的声調，“誰告訴你說我高兴？……首先我身为社会党員，是反对暴动的，因此我不可能高兴。再說，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可怜的农民要流好多鮮血才能补償他們起来反对貴族的这种大胆行为。”

他給提屠講述自己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以便进一步解釋他对于目前动蕩不安的局势为什么比别人更难受，他足足講了一刻鐘功夫。为了結束曼德尔松的談話，提屠推說自己刚出門回来，要赶着回家去。但这位年輕的曼德尔松一直跟着他走到門口，并且直到把自己的論点講完，才离开他。

有两封信在提屠屋里等着他。一封是从邮局寄来的，这封信通知他唐塔要在下星期三六点左右天黑时来到，这封信是以热烈的接吻来結束的。第二封信是白尔契烏教士留在他房子里的。信中提到他的突然离去是因为革命发展迅速，不久就要蔓延到布加勒斯特，而且要是稍微一耽擱就有生命危险……提屠很不滿意教士这样偸偸溜走。他本想給家人捎些小玩意去，作为布加勒斯特的紀念品。他手里拿着教士的信，忽然想起：

“唐塔說她要来，她写的是哪一天来着？……星期三？……今天是星期一……只是后天……”

第二天早晨，提屠比往日早到《德拉波呂尔》报社。跟平时不同，罗梨那里这时已有許多人，編輯們聚集在办公室內。大家

在这里大声叫嚷地爭論着昨晚在国会发生的事件，特别是議論某前任部长所写的刊登在《人民之声》(反对党机关报)上的一篇激烈的論文。德利塞亚努总編輯在批判由一位褐色头发的編輯、坚强不屈的貝貝·安多尼阿德高声朗誦的几段文章时，流露出內心的激动和暴躁。

"老板，等会兒，再听我念这段更可怕的！"貝貝·安多尼阿德以一种胜利的神情說，"你們听着，'当我看到政府在这严重的事件面前表現无能为力时，我就很难过。农民只是要求生活的最低权利，对于这帮将被餓死的人来說，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可是就連这样的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絕了，而且內閣总理先生还在考虑自己的既得权利。是什么样的既得权利呢？那就是要消灭我們农民的权利。而这些农民代表着我国的基础、命脉和灵魂'。慢着，等一会兒，下面說得更好：'必須給予人們一种权利，一种使农民在本乡安居乐业，不受他人剝削，不受腐敗政府的欺騙的权利，換句話說，要給予他們一种可以从可耻的剝削者的脏手中夺回自己祖先的土地的最高权利。誰不能理解这种斗爭的最高神圣性質，誰就必須辞职回到下級地位去，到与他所熟悉的阶級相等的地位去。总有一天大家会了解到一切都有到头的时候，就在这神圣的国家中，如果我們容忍罗馬尼亚人的鮮血成为政府无能的牺牲品，那么石头也会自动蹦起来砸我們的。'"这一段文章把大家都惊呆了，一会兒以后，德利塞亚努怀着极大的憤怒高声喊道：

"瞧，这就叫作对暴动的直接煽动！对于这种煽动，只有一个答复：把这篇文章的作者逮捕起来，不管他是誰，即使他是个前任部长，他也是恶棍！"

"他們都是这样的，老板，"編輯断然說，"要知道，当他們要

推翻政府时，他們是不擇手段的……”

“哼，正是这样，政府被迫只能回答这些罪犯說：‘到监獄去！’”总編輯威严地說，“如果他們覺得沒有能力来处理的話，就請他們下台，讓这些嘩众取宠的分子来收拾自己所煽动起来的暴乱！”

“为什么讓給他們呢，先生？”老新聞記者达維德斯古抗議說，因为他害怕反对党上台带来的后果，“最好是把他們全都关到监獄去，叫他們学习学习該怎么样生活！”

提屠被編輯們的会議吓得躲到一个角落去，可是这样更成了大家注視的目标，罗絮問他在乡下看到些什么。提屠敘述說，虽然乡下的情况很沉悶，但是大体上还是安靜的。听了这消息以后，德利塞亚努作出結論說：

“当然罗，那兒沒有挑撥农民的人，所以还安靜……但你試試看，你把这位可敬的前任部长的論文送到那兒去，你再看看能不能再安靜。”

罗絮虽然每天很愛同他的好友提屠单独談談他知道的一些奇聞，但今天上午他沒有得到一点工夫。因此当提屠要走时，他語义深长地說：

“你今天下午最好到国会去一趟，老弟，可能在那兒还有新聞，明天早上設法早点来編輯室。明白了嗎？”

4

星期二的早晨，初升的太阳驅散了青灰色的霧靄。在溫暖的太阳光下，农民們为了打听昨晚貴族們在米隆家里討論了些什么，都聚集到布徐奥克的酒鋪附近去。那位伪善而愛夸口的

村长总是不停地对他們說：

“唉，我的孩子們，别什么也不干白耽誤功夫吧……你們呆在这兒想等那些宝貝騎士再来嗎？……最好去干你們的活吧，我的朋友們！”

“唉，唉，这些勇敢的騎士，他們說得真漂亮！”从布徐奥克酒舖出来，带着几分醉意的馬兰·斯坦說，“要不是这样，誰能召集我們的貴族开大会呢？……啊，弟兄們，‘害怕’真是个‘貴妇人’啊！……不对嗎，我的村长？”

“唉，馬兰，象你这样岁数的人，怎能說出这些废話来？”布腊威拉奚落地說，“哼，你要叫他們怕誰呀，这些貴族們怕你么？……穷骨头，去你的吧！”

有的人哈哈大笑起来，有的人用威胁的口吻喊道：

“哼，他們也該怕我們了！”

“你們要知道，他們聚到一起不是为了什么小事，也不是鬧着玩的。”塞腊芬·莫高斯說。

“他們也許打算把已发下的分地命令压下来，不告訴我們！”依納特·塞塞尔說。

“騎士直接把命令传給我們了，真幸运！……可是有人不讓他們这样作呢！”陶德尔·斯特林布說。

村长坚决打斷他的話，說：

“住嘴，不然我就火了！我和和气气地跟你們說話，你們竟在这兒瞎扯！事情不能这样就成功的，我的朋友們！”

馬兰带着一种忧郁而又含笑的目光突然問道：

“我們的村长，也許我有点喝多了，我不否認，你和宪兵队长，哼，昨天夜里，在老貴族家里干什么来着？”

“啊，你說，你以为我們会躲起来，怕你或者怕誰看見么？”布

腊威拉傲慢地說，“你以为因为米隆貴族找我，我就沒脸見人了么？哼，难道我不是村长嗎？……再說，难道我作了見不得人的事么？要不然，哼，依你看来，为了本村得到平靜而操心的人倒不对了？馬兰，你說，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哎，不，不可能有这样的事！”馬兰好象脑袋清醒过来了，郑重地說，“我們也希望平靜和安宁，并且也要得到我們的正当权利……但我想貴族叫你去，可能跟你商量怎样分土地給农民……”

“你認为米隆貴族会答应分他的地嗎？我的孩子，馬兰，”村长哈哈笑了一会兒說。“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死抱着土地不放的嗎？”

“誰能主动乐意分他的土地呢？”依納特·塞塞尔嘟囔着說，“可是国王有命令啊！……他們不是因为我繳不起稅就弄走我的猪么？我能說什么，我的孩子們現在快餓死了，我只能干着急！”

村长看着总是說不完，又說了两三句笑話就一直溜回村公所去了。

晌午，馬太·杜尔馬努从貴族公館的仆人那里听来一个消息：在萊斯貝济村的别墅，人們把所有的房間都打扫好了，所有的屋里都生上了火，因为娜廸妮太太今天要坐汽車从布加勒斯特来到这里。听到这消息，人們乱起来了，在忙乱的人群中迸发出来的喊声混成一片，好象黄鼠狼鑽进了鷄窝似的……

“她为什么还到这兒来呢？……难道她一定要把巴巴罗亚卡卖給别人嗎？”

“唉，不能讓她这样办，哦，不！”

“放火烧了她的宅子算啦！”

“她也許接到了分地的命令……”

“别再等着了！咱們应該耕她的地了！……”

“讓她来吧，乡亲們，咱們管他那个干什么？”彼得提高了嗓門喊道。

当群众在这兒吵嚷时，約翰納老太太的女婿、脑袋象拳头那么大、长着一对老鼠眼睛的瘦子巴維尔·东苏正想說服他的孩子科斯提卡：

“上你姥姥家去，孩子，你媽也跟你說过嘛！去跟孩子們玩去！科斯提卡，去吧！別老跟在我屁股后边，扎在人群里，你好好看看，这兒是不是孩子們呆的地方！”可是科斯提卡不出声；还揪着他的衣袖。“滾蛋，你听見沒有？我可要揍你啦！”

“我怕狗咬……”孩子哭着說。

“姥姥家离这兒不远！沒有狗，”巴維尔哄着他說，“唉，去吧，孩子，不要惹我生气，慢慢地去吧！”

不知是被說服了还是怕挨揍（因为他父亲一生气手就輕不了），科斯提卡垂头丧气地向街上走去。他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寬袖汗衫，光着头赤着脚。他刚走几步就又高兴起来了。来到老約翰納小屋前，还沒进院子，他就大声叫嚷开了，把对門的瓦西尔·賚达魯的兒子尼古萊叫了出来。

老約翰納正为一只孵蛋的老母鷄伤脑筋哩，这只鷄趴了八天就不再孵了，老太太不得不到处追它。她刚摆脫了安东，一听到她的小外孙子的声音，就不高兴地自言自語地嘟囔起来：

“我刚支走了那一个，又来了这个纏我，这个比他还瘋。”

科斯提卡带着尼古萊进了老太太的家門口，她連看也不看就叨唠說：

“你听着，孩子，你俩要好好地玩。別麻煩我，科斯提卡，我早就受够你的了，眞倒霉！”

科斯提卡一点也不理会她說些什么，他在屋子里来回乱轉，跟狗逗了半天，然后吵着說餓了。

"你爹媽連飯都不給你吃就打发你到这兒来，好叫我养活你，好象你們全住在我这兒的时候我还沒有养活够你們似的！"老約翰納嘟囔說，"咳，桌上飯巾里包着'馬馬立卡'，爐台上有牛奶，拿去吃吧，撑死你！"

老太太又干起她的活来，孩子們也玩去了。但是过不了一会她又得責駡他們，因为他們太任性了。

"可恶的小鬼，别逗狗了，——逗急了它咬……科斯提卡，滚开，别撵我的鷄啊！它們一害怕就不敢回家了！……小崽子，你是疯啦，还是要疯啊！怎么想起騎小猪啊，你会压折它的腰的，該死的！"

随后，科斯提卡跑到街上寬敞的地方給尼古萊表演别的新鮮玩意去了。他認为自己是个大孩子，应該在同伴眼前作出他姥姥想不到的出奇的玩意来获得同伴的贊叹。过了一会，老約翰納又从屋里喊道：

"唉，孩子，别在街上玩了，回院里来，你要被車軋死，我又得为你麻煩了！"

差不多同时，瓦西尔·賽达魯的妻子在对門喊着說：

"尼古萊，回你媽这兒来！别和这疯子玩啦！回来，我給你好东西！"

科斯提卡装着騎大馬玩，从这边跑到那边，每当他从尼古萊面前跑过时就学着得胜的馬的嘶叫。尼古萊被这种玩法迷得連母亲叫他回去的声音都沒有听見。

瓦西尔老婆的这个举动使老約翰納很生气。特别是她不能忍受瓦西尔的老婆駡她的外孙子。她正在刷洗一口小鍋，两手还

濕着，就打开了小門跑到街上。

“科斯提卡，給我馬上滾回来，听見沒有，小鬼？那么大院子还不够你玩的！……你沒听見嗎？啊，要不立刻进来就滾回你家去！”

孩子还不放弃玩，哭啼啼地說：

“我怎么你啦？姥姥，……讓我們再玩会吧！我們也沒有不好好玩啊！”

老太太被堵住了嘴，摔了一下小門，就回到她那口小鍋那兒去叨唠：

“滾回你家去，不要再麻煩我了……我可沒有工夫跟在你屁股后边，小渾蛋！……”

老太太刚把手伸到鍋里，就听到远处有汽車开来的声音。尽管她正在生气，但还不得不喊她那可爱的小外孙子：

“孩子，快跑过来，别叫那肮脏家伙軋死你！”

尼古萊这个胆小鬼，还沒等他母亲喊就跑到小門里边去，隔着門縫往外瞧。可是，好胜的科斯提卡却站在路中間，在那兒還[illegible]地喊道：

“嘿，尼古萊，你瞧我不怕！……嘿！”

科斯提卡伸开了两只胳臂，那汗衫的两只肥袖子就好象蝙蝠的翅膀，他冲着前面飞快开来的汽車直吐舌头，这輛发出刺耳声音的汽車很快地开过来了。

“科斯提卡……你在哪兒？小心啊！该死的东西！”老太太在她的門檻上又喊开了。

汽車离孩子只不过五十步远，这孩子不管汽車喇叭是怎样的尖叫，他仍旧站在那兒不动。汽車司机看見这个頑皮的孩子站在那里不动，就想往右躲开他。但这孩子就好象不顧一切要

往車輪底下鑽似的，也跟着往右跑几步。司机立刻旋轉方向盘使汽車突然地轉到左边。但是孩子同样地突然轉到左边，于是車閘发出擦銹鉄似的声音，突然停了車，吓得車里的太太叫了起来。一会兒，司机来到还伸着舌头站在那兒的孩子面前——离保险杆只差两步。

“揪下他的耳朵，鲁道尔夫，好叫他学点乖，这个可恶的孩子！”車里带小胡子的先生喊着。

司机狠狠地揪住了孩子的耳朵，揍了几个耳光，然后把他扔到小門那边，在那兒，尼古莱吓得张开嘴流出了鼻涕不敢往回吸。

“那兒才是你該呆的地方，死东西，别站在汽車前头。”

等汽車开远并进了老于加公館时，这个孩子才大声喊叫起来，当时附近的群众都聚攏来了。吓坏了的老約翰納跑得喘不上气来，說：

“科斯提卡，有什么事？……你碰到了什么事，天哟！……”

孩子抽抽噎噎地哭着回答說：

“我……我……我……我玩来着……噢，我的耳朵！……”

“他到底怎么样了？尼古萊，你一定看見了。”老太太問道。

“因为他不躲开，……有个先生揍了他一頓，”尼古萊吞吞吐吐地說。

“这个先生揍得对，作得好！”老約翰納心情恢复平靜后向她小外孙子說，“他揪断你的脖子才好呢，小坏蛋，你总不听我的話！……去，回你的家去，跟叫你来的那人一块給我見鬼去！为了你我还得担惊受怕！……快滚，再不走我也得揍你一頓，坏种！”

孩子站起来，誰也不看就走了，他一边用手捂着耳朵一边怪

叫着：

"哦，哦，他撅下了我的耳朵！……他揍死我了！"

"这孩子，闹得真够人受的！"有一个女人摇着脑袋說。

"回家来，尼古萊！"瓦西尔·賓达魯的妻子揚揚得意地一拽她那小家伙說，"你老实，亲爱的孩子！你跟别人不撒野，是不是，尼古萊？"

老約翰納划着十字就进了院子，嘴里还在嘟嘟嚷嚷地說：

"該死的！"

5

新聞記者席当时几乎是空着的，只有三个記者在那兒跟提層談論时事，估計政府可能垮台，还有一个《世界》报社专門采訪国会消息的記者比廸廸烏，他正坐在一边打盹，等着开会。五点鐘已經过了，大厅中只有几个犯困的議員正用一种盲目信任政府的稳重神气打着呵欠。与此相反，平民席却挤得水泄不通。一个年輕的編輯看見大家由于好奇和精神紧张，脸都紅了，就以外交家的姿态談了起来：

"旁听席只来了些地主和农場主，好象这兒的講演是为保护他們反对农民对他們的憤怒！"

提層清楚地知道只有在走廊那边才能打听到新聞，但是他因为很少到国会来采訪，不敢象专門采訪国会消息的同事們那样到走廊中去，当时他感到有些厌倦，那三个同事的妙論，不論是袒护政府或者是反对政府都不大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他不了解各党內部和两党之間所进行的斗爭的底細究竟是什么。关于一些政界人士，和报紙上常常提到的那几个人，他还只知道他們

的名字。

突然，一个《迪米內塔》报社的又瘦又小的駝着背的新聞記者波裴斯庫·拉卡魯出現了。看样子挺神气，好象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似的，《世界》报的代表从瞌睡里醒过来，一边打着呵欠一边問道：

“怎么回事，老朋友，他們开不开会啊？开也好，不开也好，你是知道的，我都无所謂！”

“少說废話，会是一定要开的！”波裴斯庫·拉卡魯說，“会上沒有什么重要的事件；我告訴你一件惊人的消息，內政部的秘書长刚刚告訴我們的，外边还沒人知道……据說在多瑙河上的一个小城里，他不肯明确說是哪一个城，可能是热尔热城，在今天早晨，应征入伍的預备兵譁变了，他們打死了两名軍官。另外几个軍官受了重伤；然后他們带着武器回到自己村子去了。喂，連軍队都靠不住了！你想想，这个消息該在政府中引起多大的震惊啊！……暴乱已經到了沃拉斯卡省，有消息說，好象在布加勒斯特周围的伊耳佛省的农民都动起来了。如果首都受到攻击，軍队和作乱的队伍互相响应，搞到一起，那又該变成什么情况呢？……听說政府为了愼重起見，已經考虑到請求奧地利派兵来干涉，若不然，国家可就危险了……”

新聞記者的这个报导引起一陣混乱，邻近席間的几千好奇的人为了听得更清楚些，就探出头側着耳朵来听着。但有一个記者不以为然地說：

“哦！大家都知道，在这时候有多少令人討厌的謠传……”

“令人討厌的謠传？”波裴斯庫·拉卡魯打断了别人的話，气忿地說，“你沒有了解到这个消息是完全可靠，是內政部的秘書长向一伙議員談出来的么？……哎，传說的时候过去了！我要把

它登在报上，但是，得問政府是不是讓登……”

“把这个新聞登出来，我才不費那个劲呐！”半睡半醒的比廸廸烏說道，“这是沒用的，我們只刊登官方的报导……”

“所以你們才是思想卑劣的机关报！”一个年輕的好爭論的人說道。

“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吧！”比廸廸烏聳一聳肩膀說，“难道你竟然認为《世界》报是我的嗎？”

大厅中开始活跃起来。秘書和职員在主席台上忙开了，忽听传达員在走廊里喊起来：“議員先生們請入席吧！”提層在大厅中观察大家面孔时，看見戈古·約內斯庫正用眼睛在妇女席中找他妻子，他和他的妻子交換了几个眼色。厄日妮也看見了提層，就用眼色把提層指給了戈古。工夫不大，戈古就从新聞記者席下对提層喊着說：

“开完会你就带着厄日妮到下面等我！”

于是提層看見了厄日妮，恭恭敬敬地对她鞠了一躬，她也亲切地向他一笑。

会議开始了，主席台上有人机械地念官方公报和議会程序以及其他文件时，大厅中还是喧嚷不止，沒人听。

部长席上只有一位面无血色的人坐在那里。隨后主席以响亮的声音报告說：

“請报告員講話！”

于是一个留胡子的矮胖子先生上了講台，以一种沈悶平板的声調念着关于豁免汽車用油的一切捐稅的法律草案。坐在席位上的議員們紛紛議論的声音蓋住了台上的报告，好象他們有点替报告員害羞似的。

“你們看，在这种时候他們所关心的还是这个！減免三十个

百万富翁坐汽車到处游逛的捐稅！"《世界》报社的記者一边写着笔記一边嘟囔說。

几分鐘后，传达員又喊起来："議員先生們，請投票表决吧！"

"我們走吧，先生們，这兒沒有一点可办的事！"一个新聞記者很快地收拾好他的文件說。

提屠等戈古·約內斯庫从票箱前走过时，就同厄日妮下来了。

"我忘了誰跟我說的，也許是德利塞亚努对我說的，你同于加到阿馬拉去了一趟？"戈古很不安心地向提屠說，"那么有什么事？……你再也想不到我們提心吊胆到什么程度！你想想，亲爱的，正在这个时候，娜廸妮到乡下卖她的地去了！她今天中午坐汽車去的……你認为怎么样？"

年輕的提屠想叫他放心，就說他昨天晚上刚从阿馬拉回来，那兒都挺平安，一切都有次序，戈古眼里几乎流出泪来，接着說：

"可是，你沒有听說，沃拉斯卡农民們已經起来搶夺和杀人了嗎？……連布加勒斯特都不保险了，她还到乡下去！天哪，我总覺得有点靠不住！她是多么任性啊，多么固执啊！眞是使人想不到的事！在这种时候只要能保住命，金錢、土地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急于卖掉自己的土地又有什么用？……的确，这眞是恶运临头，要不然，那就沒法解释啦……"

他們把提屠带回家去，留他吃晚飯，整个晚上他們都在談論着娜廸妮。

6

农民們正在談論娜廸妮刚坐着汽車进了米隆公館的时候，

巴維尔·东苏的孩子好象有人活剝了他的皮似的喊叫着走近酒鋪。

“哦，他揪下了我的耳朵！……哦，他揍死了我罗……”

瓦西尔·賁达魯正站在人群的外边向这孩子說：

“誰揍了你？科斯提卡……嘿，……你还不想說嗎？……为什么你不告訴我誰揍了你呢？”

巴維尔·东苏已經回家去了，要不然他老早就会跑出来問他为什么哭。孩子知道他爸爸不在这里，因此他也不回答瓦西尔，径自走过去，仍然大喊大叫，声音越叫越高，好象他挨了揍要叫全村人都知道。

一个妇女跟在孩子后面走过来，觉得有責任替孩子回答瓦西尔：

“汽車开过来的时候，他还不躲开！貴族們稍微推了推他。”

賁达魯搖了搖腦袋說：

“那么这些貴族們沒有别的事干了，专跟孩子們吵嘴来啦？”

挨着他站在那兒的两个农民，也同样議論起来：

“的确，他們为什么要揍孩子呢？……他也沒有动他們的財产啊！这不行！……”

依納特·塞塞尔生起气来了：

“他們欺負咱們还不够，还要欺負咱們的孩子。他們赶走了我的猪，要把我的孩子們餓死……不用說，这就是最卑鄙的行为！”

别的人也插嘴說：

“讓他們叫孩子們安靜地呆会吧！……他們为什么要欺負这些可怜的孩子呢？……孩子們也碍着他們的事了？……哦，老天爷，你懲罰我們够苦的了！……不过这也怨我們，因为我們

太軟弱，太胆小了！……如果他們知道咱們要用棍子跟他們講理的話，你看他們还敢这样輕视我們嗎？”

陶德尔·斯特林布气得滿脸通紅、两眼圆睁，大声喊叫道：

“如果他們揍了我的兒子，瞧我怎么样叫他們鼻青脸肿！”

特利封·居如站在酒鋪門前的一伙人中，安詳、冷靜，象往常一样用非常沉着的語調說：

“只有‘恐怖’才能教他們循規蹈矩！”

人們吵成一片，听不清是誰在說話，这些农民一边听着、吵嚷着、詛咒着，一边拥拥挤挤，一会兒涌到这边，一会兒又翻回那边，好象一股方向不定的风来回地刮着他們，大家都掙扎着，憤怒激发着憤怒。

酒鋪掌柜布徐奥克正站在門前，知道了这兒乱糟糟的原因后就向特利封說：

“你們說的是巴維尔的孩子嗎？提起这个小家伙来，……你們不必为他着急。他是村子里最坏、最搗乱的孩子，在全村里再也找不出另一个象他那样的孩子来！特利封，有一天你在这兒还亲自罵过他呢；他干了什么事，我倒不知道……”

酒鋪掌柜这么一說，就好象一盆冷水泼在农民的头上。人們沉默了下来，好象大梦初醒一样。就連特利封也覚得不得劲似的，开口承認說：

“那是……”

但是，彼得的鋒利的話立刻打断了他的犹疑：

“可是，克里斯代亚老爹，就因为貴族揍了他一頓，你就說孩子的不是嗎？”

这句話刚說完，人們立刻又騷动起来，如同火焰从火堆中爆发起来一样，特利封还沒有閉上嘴就怒气冲天地接着說：

“好啦，掌柜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你是站在有錢人那边的。所以当貴族揍我們的时候，你并不着急。”

布徐奧克这时观察到从农民群众中已經燃烧起一种憤怒的火焰。就在刚才，他还以为这些不言不語的人們，由于有人稍微揪了揪村子里公認最坏的孩子（这个渾蛋孩子給巴維尔·东苏惹了多少麻煩，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耳朵就操心到这样，真是可笑极了。但是現在酒鋪掌柜不知不覺地也和大家一样地气憤了，并且生气地說：

“咳，你說我是站在貴族一边的？……特利封，你这样侮辱我，你不覺得可耻嗎？渾蛋，你利用了我，不是嗎？你現在却听信彼得这种人的挑拨，彼得这家伙，他整天都在貴族公館里拍馬屁，反倒来这兒跟我逞英雄，哼！……”

“你这是从哪兒說起，克里斯代亚老爹，說我給貴族拍馬屁，”彼得掙扎着要凑到酒鋪掌柜跟前，“我是怎样拍来的？克里斯代亚老爹，……是因为我在貴族家里干活么？就为这个嗎？……我問你，老貴族那兒的許可証是給了我呀还是給了你？是誰叫你能开酒鋪騙人发財的？……你們讓我过去，别拦我，我要他回答我！我不能讓他拿我在全村人面前开玩笑。我不能叫他把我踩在脚底下！”

“去你的吧，彼得，就会瞎嚷嚷，村子里再也找不到象你这样的第二个人！”酒鋪掌柜看見人們拦着彼得，劝他消气，他掙扎不出来，說話时态度就更和气了，“你是到处找岔！看你嚷嚷得多么凶，多么厉害！你以为从你退伍回来后，我沒有注意到你么？看样子好象村子里擱不下你了！……慢慢来，小伙子，你还年輕啊！别妨碍我們活着，也讓我們有时說句公道話！”

彼得更火了，老乡們越拦他不讓他过去他就越嚷嚷得厉害，

可是酒鋪掌柜的声音却越来越温和了。

"躲开，雷翁特老爹！"彼得喊道，"讓我过去，陶德尔！你听見沒有？他多欺侮人啊！我要叫他这块肥肉，給我講清楚，我哪兒作錯了，竟叫他这样挖苦我！"

"住嘴！我的孩子，他也沒有揍你啊！"雷翁特·奧尔比索摇晃着他的胳膊說，他由于能参加到这場爭吵中来而感到驕傲。

"他揍我一个耳光也比用这样的話罵我一頓好得多，"彼得老是挣扎着喊着，但是沒有刚才那么大的决心了，"我也沒有偷过他什么东西，虽然我向着孩子，我并沒有罵他。"

"我們就是这样，"陶德尔·斯特林布苦悶地說，"貴族老爷揍了我們一頓，我們不拿起棍子去揍他，或者至少向他提出抗議，反倒因为他們揍了我們，我們自己先彼此打起架来。"

"你說得对，陶德尔！"依納特·塞塞尔也以沉痛的声調嘟嘟囔囔地說，"再也沒有比这个說得对的了。"

"好吧！我不是个爱找岔的人，可是别人要欺侮我，不論他是誰，我也不干，他要給我三拳我照样回敬他三拳！"彼得一边整理他在推推搡搡中弄皺了的衣服，一边叨唠說。

农民們安靜下来不再爭吵后，巴維尔·东苏带着一副好象刚送殯回来的苦脸来到了人群中，农民們都怀着好奇心立刻将他圍起来了，仿佛在他的身上就能找到希望似的。酒鋪掌柜为了給他刚才的意見找根据，站在門檻上喊道：

"巴維尔，你說說你那孩子遭到了什么事？……这些貴族老爷把他怎么了！"

"哦，最好别再提这事，克里斯代亚！讓我自認倒霉吧……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象我这样倒楣的人了！"农民巴維尔以一种憤恨胜过痛苦的声調喊着說。

他接着就詳詳細細地叙述了当时事情发生的經过：科斯提卡和瓦西尔·賓达魯的孩子坐在他姥姥的小門口上安静地玩耍。

汽車来到时，孩子們虽然有点害怕可是由于貪玩，仍旧好好地坐在原地沒动，想看着汽車开过去，就如同大家刚才看着汽車从这兒开过去一样。天知道車里的貴族們想起了什么，汽車突然停下来了，那德国人立刻跳下車来，跑到孩子們跟前。瓦西尔的孩子尼古萊岁数不大，胆子又小，跑回院子里去了，要不然他也会受到折磨的。科斯提卡安靜地坐在那里沒有动地方，他不認为自己犯了什么錯。他很納悶，德国人为什么一个劲地只按方向盘上的喇叭呢？但是德国人一声不响，抓起孩子的耳朵揪了又揪，擰了又擰，直到揪下一半来，随后把他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要揍死他。揍够了还用德国話駡了他一頓——天知道他駡的是什么！就上了車滚到老貴族家去了……

“現在他的耳朵还在流水，里边一定潰脓了，該死的东西！”巴維尔好象在祭坛前那样地划着十字，接着說，“我讓我老婆照看着他，同时也打发人去找他姑姑——尼斯多尔的妻子納斯塔西亚来帮助她。……你們知道，她是內行，前两年臧菲尔的女兒被打麦机压坏了手就是她給治好的……我上这兒来的时候碰到魯加老爹，他叫我把孩子送到匹特茲蒂医院去，我是要这样作的……沒有别的办法……可怜的孩子，我看着他难受得心都要碎了……可是我又怕这样办一点也不管事，花了一大笔錢結果他仍然落个一輩子残废……唉！”

他說完了，叹了一口气，又作了一个失望的手势。在他講話的时候，与他不断点头表示同情的农民們現在都不出声了。不一会，賓达魯如释重負般拉长声說：

“我很奇怪，一个小孩子会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

立刻十几个人异口同音地說了起来：

“是的，是的，肯定的，小孩子会干出什么来呢？……”

在这些声調中，听出了酒鋪掌柜布徐奥克的一种命令的声音：

“巴維尔，你为什么不拉着你的裹着綳带受着痛苦的孩子，到貴族公館去，立刻向他們要求賠償呢？”

巴維尔听到这些話，有点惊惶失措了，他向酒鋪掌柜掉过头去；在他周围的其他人以响亮的声音鼓励着他說：

“去吧，巴維尔！……科斯提卡一定有理！巴維尔，不要迟疑！……他应該給你錢！”

巴維尔結結巴巴地說：

“咳！你們要我去找挨揍嗎？……你們也不想想，他們能怕我这样一个可怜虫么？……”

“巴維尔，我跟你去！”彼得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跳出来說。

“咱們大家都去！”一个头戴羊羔皮大帽子的小矮胖子說，“只要咱們在一块，他們决不会把咱們都揍一頓！”

“少廢話，賈沃里拉，不要尽說小孩子話！”依納特·塞塞尔很快地說，“那一天，我們为伊翁的事不是都到貴族家去了么，可是米隆貴族把我們当狗似的都赶出来了……”

“唉，如果我們总是这样讓步，肯定地說，他們一定会把我們赶出来的！”特利封以不愉快的粗浊声調自言自語地說。

“为什么允許他們这样做呢？……决不应該讓他們这样下去！我們不是狗！”許多人喊着說。

“最好給他們一把火点着，叫他們这些杂种只剩点灰！”一个象刀子般尖、霹靂般响的声音喊道。

大家都轉向莫兰特·海鲁威穆，他昂起头来表示敢作敢当。同时大家听到好象发出警报似的汽車，带着胜利的声音又回来了。

"汽車来了，汽車来了！"大家好象一下子就忘了莫兰特的那句带有煽动性的話，都以一种震惊的声調小声地說。

农民們都站在跳霍拉舞的平台上和道路上，从左边排水沟到右边排水沟都站满了，大伙一直站在那兒不动，拦住了路……但是一看到汽車从远处开来时，就有人用一种畏惧的口气說：

"老乡們，躲开吧！小心点，車子来了！"

农民們只好慢慢地讓出路来，他們都挤到路边上去。汽車好象在重复着忿怒的尖声喊叫。汽車离得越近，发动机的隆隆轉动声和連續不断的排气声就越大，以致将村中的說話和喧嚷声都盖住了。农民排在道路两旁，好象老年的卫队似的以迷惑的眼睛和忧郁的面容看着汽車开过去。只有酒鋪掌柜从門檻上象往常一样脱帽致敬。車里边一只娇嫩的手以优美而友好的手势向他揮了揮。这时候，彼得好象再也忍受不住了，跳到刚开过汽車后边的路中，憤怒地吼着：

"嗚，嗚！……"

这种反抗的"嗚，嗚"声同时从别人的胸膛里迸发出来，特利封抓起一块石头，咒罵着冲着汽車后边扔过去：

"他媽的，强盗們！"

但是发动机的声音比农民憤怒的声音还高。車子里留着小胡子的先生仿佛怀疑到有什么事将要发生，回头看了一会，看到了农民們憤怒的面孔、举起的拳头和特利封扔的石头。他吓得惊惶失措突然掉过头，紧縮着肩膀等着挨揍。酒鋪前面汽車嘟

嗡的声越小，路当中大伙的阴沉的怒吼声就越高，随后，一个坚定的沙哑的声音喊道：

“……这些狗财主，坏蛋！”

第八章　火　焰

1

第二天早飯前，普拉塔茂努带着他招待在哥里加努的奥兰波·斯塔沃拉律师坐着两輪馬車来到萊斯貝济。

"我們平安地到了，律师先生！"赶着馬車的农場主說。他旁边坐着律师，后边坐的是阿里斯提德。

"我看到是到了，但是否到了平安地带，还得以后才能确定！"斯塔沃拉回答說。他当时心情不安，一个劲兒地摸着他那灰白的胡子，一边向四外观看，好象說不定什么地方会突然跳出一伙暴乱的农民来一样。

"不要怕，亲爱的先生！"农場主以带諷刺味而又好象保护者的口气說，"农民还不象城里人們想象的那样疯狂！农民天性善良，甚至善良得也許有些过分！"

斯塔沃拉律师不滿意他这个类似安慰的說法。他当时害怕得心情不安，并且看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是这样多，使得他好象不断碰到鬼怪似的。他从內心里咒駡那种不忍拒絕一位年輕太太的无聊的任性的倒楣感情。他怎么应該离开他那布加勒斯特的宁靜舒适的环境，跑到这被暴乱的波浪所激动的乡村来冒险呢？

象他那样岁数的人，来到这里担惊受怕，哪如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一边慢慢飲着咖啡，一边吸着上等雪茄看看报紙上登的农民鬧事的消息好呢？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在别的事情上已經体驗过了），如果感情用事，就既对事不利又有損感情。那么，是什么力量叫他为这个女主顧效劳到这个地步呢？肯定的，她美丽而动人，这就是把他引到这里来的原因。那么至少他从中得到点利益也好，事实并不如此，直到目前，她还沒有付給律师替她办理离婚案件的出庭費，律师到手的只不过是那笔預付的手續費，他却拿她当作了高貴的主顧。他总不能原諒自己，当一切报紙报导混乱和暴动已經发展到全国时，就在最后离开布加勒斯特的时候，他也沒有拒絕动身。如果留在西特兹蒂也好啊，至少那里駐着軍队。特别糟的是他从路过的乡村中看到了一副一副凶恶的面孔，不知道他們一伙一伙地聚攏在一起嘀咕些什么，这簡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謀反……律师一夜沒有合上眼，不断地看門上的鎖，听到一点声音就吓得跳起来。不管农場主怎样善意地安慰他，也不能完全使他安心。誰敢保証农場主不跟农民串通一气呢，誰又敢說这些强盜不能突然闖进他的屋里来呢？車子开到公館的大門前，律师看見院子里站着五个农民。

“喏，这兒也跟别处一样！”律师打了一个寒战，用手指着那一伙人向农場主說。

“这些都是好人，律师先生！”普拉塔茂努为了使他放心，回答說，“这些人我敢保証！……我和他們都很熟，唉！……戴白帽的那人就是馬太·杜尔馬努，他不仅是个富裕农民，而且是一个热心腸的人。恐怕你将要跟他打交道；他是合伙买娜迪妮太太地的人。”

斯塔沃拉律师昨天已經到老公館的院里来过两次，一次是

刚来到的时候，第二次是从米隆·于加的家中回来的时候；不过都沒有进到里边去。現在，他好象沒有看見过似的仔細观察这所房子和院落，立刻很不高兴地嚷起来：

"住在这类的房子里一点也不保险。四面敞着，誰都能进来……要是有人活活地把你掐死，再放把火，然后大搖大摆地走了，誰也拦不住他。"

普拉塔茂努一声不吭，只是微微地一笑，在他們后边的阿里斯提德偷偷地笑律师胆怯，捂着嘴怕笑出声来。

的确，公館有点不象样，特别是那些偏房。原来偏房由农場主随意使用，負責修繕，正房由戈古·約內斯庫留用，前几年修理过了。普拉塔茂努把大部分偏房当作了堆房和仓庫。馬棚和家畜棚几乎空着。管家杜米特魯·契烏利契有一匹小馬，一头奶牛和几只家畜，准备貴族来这兒住时，一旦要用可以应付几天急需。貴族逗留的日子多了，农場主就得設法从哥里加努弄来食物。这兒，这么寬闊的大院子，只住着杜米特魯一家——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农場主看杜米特魯是个安稳的人才留下他叫他住在这里。杜米特魯的妻子在西特茲蒂当过厨娘，她会給貴族作很好的菜餚，大女兒伊莱亚娜是个很能干的女仆……至于一切别的活，杜米特魯是习惯叫村里妇女和男子来干的。公館只有在一些貴族来聚会的时候才看得出有人住，这时候院里人来人往，有了活动和响声，才显出一点生气。

現在，司机正在車房里，一边起劲地哼着一支德国歌一边擦車。几只鷄和鴨子在院子太阳地里徘徊。瘦得一张脸只剩下皮包着骨头、留着胡子駝着背的杜米特魯很快地走过来搀着貴族們下車。他回答普拉塔茂努的問話，說太太已經睡醒，刚才起床，这时正在鏡子前梳洗呢。

从紧挨正門的平台那里，农場主領着斯塔沃拉走进长廊，他們在那兒等了几分鐘，直到伊莱亚娜来請，才进客厅去。她說太太一会就出来招待他們。客厅是在左边，挨着戈古·約內斯庫的一間办公室。右边是飯厅，中間隔着一間小屋和直接跟走廊相通的一間臥室。戈古把这小房間又截为两半，把一半改为現代式的浴室，只有从臥室才能进去。飯厅中有条过道，通到里面一間餐具室。过去就到了大廚房，再过去就是杜米特魯·契烏利契和他家人住的屋子。

娜迪妮就好象春天的太阳那样鮮艳、明媚，輕巧地进了客厅。眼睛里閃耀着喜悅的光輝。

"啊，我的刚强的騎士，还难受嗎？"……娜迪妮溫和地对斯塔沃拉打趣說，"天哟，我要早知道你是这么謹愼的人，我会另外找一个律师，不叫你受这个罪了！"

"哦，太太，你真会开玩笑，因为你沒有生活經驗！"律师不安心地說，"不幸地……"

"不是的，斯塔沃拉先生，我求你不要再难过了！"娜迪妮这回鄭重其事地說，"你想用尽一切办法来使我后悔来到这里嗎？那决办不到！說到乡村，我覺得还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有意思。今年的春天比哪一年的都好，也許我是这样看，因为我是正要……哦，最好还是談我們的事吧！"

两个人交換了一个彼此会意的眼神。关于娜迪妮的事情，他俩昨天从午餐后一直談到半夜。这样的談話，对律师是很合适的，这样，可以延迟他去睡覺的时間，因为他非常怕睡覺。普拉塔茂努向娜迪妮建議——斯塔沃拉也贊同——要她在正式談判以前首先确定她的地卖給誰。因为同好几个买主一起磋商，不能談到实际問題，这只是浪費时間，也是白白找麻煩。本来，

娜迪妮的地应該卖給普拉塔茂努，不应該卖給别人。但普拉塔茂努怕人說他强迫娜迪妮卖給他。他知道，如果这块地出卖的話，只有他要买这块地，因为他才了解这块地值多少錢，只有他才知道这块地能出产什么。从前，普拉塔茂努向娜迪妮再三提出要买她的地，要是在那时候結束了这件事，那是多聪明的举动！但娜迪妮沒有听他的話。今天局势变得对她不利了。有农民暴乱，沒人再敢投資到乡村的土地上，也沒有人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至于普拉塔茂努，現在最大的希望也不过象拍卖行里竟买的主顧一样。最后双方的契約还要等到将来平靜的时候才能訂立。

娜迪妮現在听到律师提出的一些疑难感到不耐煩了。她毫不犹疑地打斷了律师的話，她說正是因为自己不会料理才請律师来，并不是請他来給自己指出妨碍卖地的困难，可是律师还要繼續提困难。娜迪妮为了結束这件事，向律师說：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已經向你說过，我准备把我的地卖給能出最高价錢的和能付現款的人，至于其中細节都由你去处理……”

“是的，但是我們不能举行拍卖呀！”斯塔沃拉提出疑問来說。

“难道我們不能听一听大家提出的不同評价，然后再作决定嗎？”娜迪妮突然說。

“請你允許我說，太太，在别的时候也許是可能的，”普拉塔茂努插嘴說，“可是現在不是做这种尝試的好时候。”

“这就是說因为农民的緣故，”娜迪妮回答說，“好吧，我并不反对把我的地卖給农民。我曾答应跟他們談談。如果情形是这样，我們只好这样办吧！”

"我怕这是白費事，太太！"农場主說，"就算农民想买吧，他們要出最低的价，并且也要說一說付款的方式，因为他們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沒有其他的本錢！"

"啊，不，这可不行！"娜迪妮不同意說。

"現在他們还想要你的地，可是沒有条件！"普拉塔茂努接着說。

"什么？沒有条件？"

"就是說一个錢也不給你，他們拿去分。"

"哦，他們怎么想的！……"

"不管怎么样，他們总是这样想，也总是这样等着。現在的情况好象对他們有利了！"农場主又說。

"我們在报紙上看到許多地方的农民，在光天化日之下貫彻他們的主张，我們对他們那种大胆的願望还当作新鮮事来看，这就有点不識时务了。"斯塔沃拉从齿縫露出声来說，"所以肯定地說，挑选这个时候来出卖土地，显然是錯誤的，特别是我們要在当地作这种尝試。本来，这种摸索很可以在布加勒斯特进行。"

"我明白你的譴責，"不愉快的娜迪妮反駁着，"但是你为什么沒有在布加勒斯特对我講呢？"

"我不是預先告訴过你現在到乡下旅行是有危险的么？可是你沒有听我的話。"

"先不談旅行和危险吧。如果当初你对我說，选择的时間不合适，或者这件事情在布加勒斯特一样可以办理的話……"

"你說得对，太太，我沒有这样作，我承認……"

律师覺得他并不是沒有給娜迪妮提出过意見，錯誤在于他糊里糊塗地离开了布加勒斯特。目前，他已不把娜迪妮的事放在心上了，他只关心到自己的麻煩。律师只想着今晚怎样才能

不再睡在哥里加努而且立刻动身回布加勒斯特去。他不敢把昨晚汽車經过阿馬拉时，他从車里回头看到的情景告訴娜迪妮和农場主；恐怕他們不相信，还要譏笑他。連他自己也不敢十分断定……或者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的脑子里偶然浮現出来的幻想吧。但是昨天可能是个偶然的幻想，明天就会变成痛苦的事实。他为什么要冒险呢，一个上了岁数而又是个精神焕发的人，就讓这些疯狂的农民杀了嗎？不，他应該尽量利用一切还可能找到的得救的机会。

"現在，太太，你也应該忍耐一些！"普拉塔茂努接过来說，"你来得很对，这样就能使农民知道你还不肯放弃你的地，不是象他們所想的那样。我們还得等这种鬧事的风气稍微平息些，这个用不了几天……今天省长要从这里路过……他正在省里給农民講話，好使他們平靜下去，治好他們的幻想病。"

"可是对于老于加怎么办呢？"娜迪妮又問道。"我昨天只問了他一声好。我不願象一个偷跑的人。我們应該和他商量一下，别讓他認为我要……"

"不，不，太太，"农場主說，"你放心吧，这时候他也不想商量这件事，暂时你先安靜地休息休息，明天我們再看。如果米隆·于加先生有事要和你商量，他会先通知你。"

娜迪妮虽然不願意这样办，但是她承認这种办法也很合理，她好象刚了解到事实的真象似的直截了当地說：

"那么我干什么来了？如果按斯塔沃拉先生刚才的囑咐，我必須等到暴风雨过去以后，那我何必到这兒跑一趟呢？"

"你不用后悔，太太！"普拉塔茂努安慰她說，"你作了一次有趣的旅行！上帝保佑你也将会完成一件好事！"

于是他們漫談起来。两个鐘头的工夫，来回地反复着同样

的問題和同样的答案。沒有得出任何結果。娜迪妮請斯塔沃拉陪她吃午飯。农場主在告辞的时候答应晚上来接律师。

"我倒希望你追求我，不要淨拿农民們的可怕的事情来吓唬我！"娜迪妮当普拉塔茂努告辞时，向他打趣地說。

斯塔沃拉当时有些吃惊，諂媚的笑容掩盖不了心神不安，赶紧用手摸着他的小胡子。

院子里，阿里斯提德不耐煩起来。他为了消磨时間就同伊莱亚娜的父亲談起农民們的鬧事，他一边高談闊論一边当着他的面招了伊莱亚娜一把。杜米特鲁郑重其事地問阿里斯提德是否人們当真要把土地分給农民們。

"唉，我的孩子，我办完事了！"普拉塔茂努很快地从平台上下来上了車。阿里斯提德坐在他身旁时，他又小声地补充了一句說，"唉，你母亲又要不放心啦。"

車子一上了路，就遇到馬太·杜尔馬努和刚才好象等着他們的农民們。果然，馬太一揮手叫他們站住了，他一个人凑近車子来。

"有事嗎，馬太？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农場主跟平常一样和颜悦色地問道。

馬太从馬前边繞到普拉塔茂努坐的这边。他脸含怒意，瞪着眼睛，一只脚蹬到車子脚踏上，趴到农場主的耳旁很神秘地說：

"先生，关于巴巴罗亚卡的事，你要老实些。要不然就要鬧事了！"

普拉塔茂努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但为遮掩他的不安，仍然以柔和的声調反駁說：

"又出了什么事？我不是向你說过嗎，如果你們要这块地的話，我决不再要了……"

"那么这位太太在这見搗什么鬼呢?"馬太怀疑地問道。

"也許她想卖掉这块地吧，終归是她的地!"

"正因为这样，我才告訴你不要参加到那里头去，我們不許任何人搶走那块地!"馬太带着威吓的样子又說。

"关于我这一方面，請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們取得娜迪妮的同意。"农場主裝出一种袒护农民的口气結結巴巴地說，但是这种做作一点沒有成功。

"大家会看見我們跟她怎么办!"馬太回答說，"哎，先生，你可不要怪我沒有預先告訴你!"

"馬太，你听着，我的話說了就算数!"普拉塔茂努斬釘截鉄地說，"我是說一是一，你要記着，馬太! ……祝你走运!"

馬太給他讓开路，嘴里还吆喝着什么，这时农場主催他的馬往前走。

"吁!奥尔太克①!……快点，天不早了!"

2

"今天怎么啦，都呆在家里不出門啦?"酒舖掌柜在酒舖門口往大道上了望已經有二十次了，很奇怪地向着司彼利东說，"从你这样的主顧身上一輩子也撈不着什么油水，司彼利东。"

司彼利东已經喝了一小杯燒酒，这回是付了現錢的，他还想再喝点，他知道布徐奥克是不会賒給他的。他的名字早就上了酒舖掌柜的帳，而且有很久沒有給过酒舖掌柜一点东西来減少他的欠債。他为討酒舖掌柜的欢心温和地說：

---

① 奥尔太克，馬名。

“唉，天气好轉了一些，农民們也許在动手據犁杖，以便将来大家分地的时候，不致于沒有准备。”

“当然了，你看不見貴族們正急着出卖他們的地么？”布徐奥克站在門檻上，背冲着他，用一种譏笑的声音向他說；随后回到柜台后边又接着說：“你說說，司彼利东，你是个醉鬼，你真不走运，但是你到底比别人机灵……你至少别把光阴浪費在追求无聊的事情上！”

司彼利东上了年紀，身体衰弱，脸上显得很难看，他哽咽地說：

“别人喝酒是为了快乐，而我呢，克里斯代亚先生，我只是为了解愁。自从老伴死去以后，我的兒媳妇討厌我，什么都不管我，一不高兴还要謾罵几句，我就象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一样，掙扎着活着……”

“好啦，我知道你的事，老家伙！”酒鋪掌柜打断他的話說。

“我的事你是全知道的，你看怎么办。”司彼利东懊丧地瞧着敞开的門口，嘴里嘟囔着說。这时，腓立普·伊利約薩的孩子穿着鞋子，身上收拾得挺干淨，走了进来。

“爷爷讓我来叫你給我……叫你給我……”孩子往柜台上一靠，細声細气地叫着說，他的两只眼睛不住地往里边貨架上瞧。

“給你拿什么，安东涅尔？”布徐奥克笑着問道。

“你給我……一斤煤油，我們的瓶子打碎了，要借你的瓶子来盛。”孩子想起了大人叫他办的事，高兴地說。

“你有錢嗎？还是……”

“我有，給你！”安东把手里攥的錢得意地向掌柜的一晃，說。

德拉高斯太太刚从西特兹蒂回来，她到那兒去探視了她那

被关起来的丈夫。她坐火車到科斯太什蒂，从那兒以后就得凭运气了。虽然她愿意多給車錢，可是連一輛馬車也不敢冒险出城。

回来的心情比去时还要难受。星期一，她在一些有权势的人家的接待室里足足等了一整天，都沒有用。她用尽心思才得到檢查官的許可給她丈夫留下一些食物和錢。她对营救她的丈夫并沒有灰心。

第二天，星期二，她改变了主意。她对有关的职員行了賄，这才得着和她丈夫伊翁談一会話的机会。伊翁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起来。也沒有人告訴他被捕的原因，直到现在还沒有人問过他一句話。但是，小学教員相信把他关起来为的是不讓他鼓动农民起来反抗貴族。他一談到这个，就笑起来了，并且补充說，在目前，他远远地离开阿馬拉更好，因为他如果在本村，只要发生一点小事，貴族們就会把罪名加在他的头上。

小学教員的妻子芙劳丽卡哭哭啼啼地叙述着；老人們一面听着一面搓着双手。

“唉！我們不能再长期忍受下去了，我們要报复，叫他們自食其果！”尼古萊·德拉禺斯以一种充满仇恨的語气憤怒地說。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呆着好，尼古萊，别参加到那些事里去！”芙劳丽卡擦着眼泪向他說。“只要一出事，那又会加到伊翁的头上，人們会說是他挑唆你去的……”

“就是把我千刀万剮扔了喂狗，我也要跟这些家伙算帐！”小伙子回答說，“你不要拦我，也不必着急，就連老天爷来說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你放心吧！”

“好啊！特利封，”雷翁特·奥尔比索肩上扛着鍬，在大道上站了一会，喊着說，“你开始干活啦？”

“是的，我什么活也干……”特利封从他家門口回答着，同时鏟得更欢了。

“你打的是鐮刀，还是……”雷翁特一点也不以为奇地向他說。

“我要把它磨得快快的！”特利封低着头說。

“我想，你是要在下种以前就收割吧？”

“是的，如果需要……我为什么不那样作呢！”

一輛牛車要向敞开着的大門拐进来。馬兰·斯坦手里拿着一根象鞭子的东西，跟在空車后边，向正在土台上玩的孩子們喊道：

“躲开，孩子們，小心讓牛踩着！……躲一边去！”

随后他急了，很快地跑到牛前边拽住牛大声喊道：

“你要往哪里走，渾蛋？”馬兰喊道，“駒！……我可要抽你的脊背啦！……喡！……怎么啦，你病了？你也成了貴族？嘿！等着我給你个样瞧瞧！”

他咬着牙用那鞭子把一下一下地敲着牛鼻子說：

“你再装貴族，我就要你的命！”

“我們怎么办呀，岳父？”腓立普·伊利約薩向正坐在平台的椅子上晒太阳的尼高丹教士說。“天气好了，地也干了，我脑子里不住地盘算着种地。老这么呆着真可惜……可是我看人們……”

他不再說下去了，脸上流露出一种詢問的神气。教士因为年紀大和忧愁而生了病，一想起他的兒子他就感到苦恼，也越覺得自己軟弱无力。一到冬天不是腰疼就是腿痛，嘴里不住叨念

他活不到明年的夏天。但是，他一看見早春的阳光，就感到好些，并且也覺得生活的可爱。現在他忧郁地回答他的女婿：他的女婿好象短粗短粗的树干似的直挺挺、呆板地站在他的身旁。

“难道我知道么，腓立普？当然应該干……但是如果人們……”

随后改了声調說：

“你說他們不干活还等什么呢！……”

“他們彼此煽动，”腓立普自言自語道。“結果就是到現在还沒有和貴族訂农业合同，只用我們的一小块地……”

尼古丽娜給她父亲端来一大杯开牛奶。刚才腓立普也和尼古丽娜說过了，使她这个急性子冒了火：

“人們全都变成疯子了，尽想一些糊塗事……早晚大家都鬧得沒飯吃！你信我的話吧，事情就是这样！”

“最坏的是誰也沒有一点准主意！”腓立普慢条斯理地說，“好叫人們知道应該干什么……”

“我們对农民不应該抱着敌对态度，”教士把牛奶杯紧紧地握在手里用它来暖手，接口說，“别人怎样作，我們也怎样作，我們不能另出花样……”

“但是，人們要鬧起事来，腓立普可不要参加进去。他是个有家眷的人，不应該向这些不要脸的人学，他們只等着一遇到机会就破坏，搶夺，你还記得吧，去年冬天我們的猪肉鋪就叫他們偸了！”尼古丽娜憤怒地說，“他們不会給我們吃的，也不会帮我們的忙，我認得你那些农民，我不願意听到他們的事！”

腓立普很喜欢他妻子的这股勇气，粗声粗气地說：

“这是眞的，沒有想到农民变坏了……”

过了一会，突然，尼古丽娜不安地喊起来：

"怎么安东涅尔还沒有从酒鋪里买回煤油来，出了什么事？……他去的功夫可不小了，可是……"

"少說废話，一个女人！听見了沒有？要不然我就揍你，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也叫你改改你那教訓人的脾气！"气急了的依納特·塞塞尔在院子里向常常麻煩他的妻子吆喝着。

"啊，你逛了一天，倒张嘴就駡人！可是我和这些孩子，你說說該怎么办？拿什么来塡肚子？我求遍了人，东家借西家攙，已經到了沒人給一点东西的地步了，連一把玉米也借不来了……"

依納特听他妻子說得有理，堵得他沒話可說，因此更加暴躁起来。他拿修理篱笆墙来平自己的气。一会兒劈木头，一会兒又把它釘上，后来他把斧子放在木架子上說：

"唉，好言好語你就听不懂！你要我怎么办？要我上吊么？哼，只要你高兴我就来上吊……就在这兒……你和大家一样一点也不忍耐，只会在这兒象条狗似的汪汪乱叫，叫别人听了好象你不是女人倒是一条狗，大家都巳尽了力啦，可是还得靠上帝的帮助啊！"

他妻子在走廊里仍然嘟嘟囔囔。她这悲哀的声調惹得她丈夫生气。在依納特旁边有一条又瘦又餓的狗懶洋洋地趴在太阳地里。他一看見这条狗，就引起了一种无名之火，好象狗在这兒休息就会伤了他的尊严。他猛地一脚，踢得狗翻了几个滚。

"滚蛋，再也不准到我脚边来轉！"

狗汪汪地嚎了很长时間，叫人听起来很难受。狗的嚎叫声仿佛安慰了依納特。他終于消了气，又拿起斧子修理篱笆墙，一边小声地說：

"滚蛋。"

"喂！……喂！……是的，是的，阿馬拉宪兵分駐所！……我是包阳古队长……什么事？……是你么？波裴斯庫，想不到是你，我沒听出是你的声音……这兒沒什么事……是的……一切都平安，波裴斯庫，你在哪里，伊兹沃尔怎么样？……也好嗎？……你說什么？他們放火烧了貴族的公館？在哪兒？在多不来斯底！啊，在代萊奧尔梦省……离中心地带还远着呢……是的，但总不是好事……宪兵們怎么办的呢？啊，那兒沒有宪兵……那么，这就明白了，要不然……你說啊，波裴斯庫，向我全說了吧，我听着……省长带着上尉来到了伊兹沃尔，他們刚走不过一点鐘，好。我知道他們要到我这兒来，我等他們。謝謝你告訴我。他們下午才能到这兒，不是嗎？……好，好极了……我把这边的事都告訴你……关于那边的情况你要告訴我……就这样办，再見，祝你走运！波裴斯庫太太好么？……我的迪迪娜很好……謝謝……我們也謝謝你……"

包阳古一边接着电話一边冲着太太打手势，示意她不要出声。他挂上了电話，悶悶不乐地說：

"你要我干什么，去你的，我忙着呢……"

包阳古太太天天看《世界报》。报上經常刊登的农民起义消息使她害怕起来了。这种起义事件每天登得这样多，竟超过她平常爱看的黃色新聞和各种报导。两天以来，她讀到一些起义开始向城內发展的新聞，就不断地問她丈夫应該怎么办，是否叫她留在这兒讓农民来杀……宪兵队长覚得他的軍人的威严已經被他太太想逃跑的心思破坏了；还由于他妻子当着宪兵和老百姓說出这些話，使他的弟兄們士气涣散，煽起了农民們的反抗情

緒，他首先温和地責备了她，接着上了火又罵了她几句。可是她仍然固执己見：

"你替我打的是什么主意，我的老爷？你要把我留在这兒好讓……"

"小心点，迪迪娜，你气死我了！"包阳古趁着只有他們两个人的时候，生气地說，"你不是亲耳听見省长和宪兵上尉要到这兒来么？"

"我听到，但……"

"那你就饒了我吧！我要把你的《世界报》扔到火里烧了，讓它見鬼去！你总这样唉声叹气弄得我想好好工作都办不到了！老是說农民今天要杀你，明天要宰你。看样子你是疯了吧！……他們要杀你，就叫他們連我一块杀了吧！我就是为了和你死在一块兒才娶你的；并且也为了死在一块兒才把你这个下賤坯弄成了官太太的！"

迪迪娜哭着走出去了。

"啊，願上帝懲罰你……你拿人家的痛苦开心……倒楣……"

"哦，天吶，我难受啊，我可怜的莫兰特……死神老不来把我带走，好把全家都搭救出来！去年秋天病倒以后，一直熬到現在，祈求上帝保佑我那可怜的孩子們，他們是那样的瘦小枯干，沒有吃的又沒有穿的，眞使我心酸……哦……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喘不出气来！……看，我的手都凉了，哦，上帝！"

茅屋中的空气又潮又悶，充滿了汗味和叹气声。只有少数几条光綫透过肮脏的玻璃射进屋內。火爐子里有一根青树枝冒着一团团的烟噼啪地响着。床脚边有个两岁的孩子坐在潮湿的

地上高兴地跟一只花猫逗着玩。

莫兰特·海鲁威穆抱着胳膊、低着头坐在床边上，用他那因怜悯而潮潤的双眼看着有病的妻子。每当自己覺得內心怦怦跳动时，他那又黄又瘦的两頰就顫动起来，仿佛他怕他妻子会听見他的內心跳动一样。过了一会兒，他問她道：

“你很难过么？”

他的妻子听了丈夫的声音好象减輕了痛苦，脸上有点发亮。她带着一点笑回答說：

“我不覺得难过，只不过……哦……哦……哦！”

她蜷縮得象一条在地上被人践踏的蚯蚓一样。

沒有多久，一个五岁的小姑娘一陣风似地跑来了，紅脸蛋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她站在門檻上向她爸爸告状說：

“爸爸，巴瓦呂克对我說……我說……他又回答我說……”

“到外边和孩子們玩去，萊努塔。去吧，你媽媽有病，并且……”

小姑娘話还沒有听完，認为得到了滿意的答复就走了。刚出門口就大喊起来，連屋子里的人都听得很清楚：

“巴瓦呂克，爸爸說了……”

雷翁特·斑布回到家里，立刻告訴他妻子：他听某些坐着車路过这里往毛厄柴尼方向去的人說，他們在代萊奧尔梦省的南边遇到了好几伙农民，一个村挨一个村的到处去，赶跑了貴族，夺取了他們的地，烧掉了他們的房子，叫他們再也不能回来……

管家实际上比貴族們还怕农民鬧事，当然他自己并沒有作过什么坏事，反而有机会就帮助别人一把，因此他又認为沒有什

么可怕的……但是在跟他妻子爭論时，他补充說：“农民激怒起来会什么都不顧的。”說实在的，他有很多的知交，村子里一发生事就立刻跑来告訴他，这些人还再三地向他保証說农民們象亲兄弟一样地敬爱他。他可不相信农民的这些保証，因为他知道自己对老于加說的話就往往是不算数的。現在，他虽然沒有听到别的消息，但是他总覺得农民們正在商量、正在准备要作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事。

如果农民們听到别处的农民正在行动着，毫不奇怪，他們也会挺身出来作些可怕的事。从現在的情形看来，他們既然是这样地激动，不久一切事情都会到来……他妻子正想安慰他說上帝是会保护他們的，突然跑来了一个仆人，惊惶地向他說，于加老貴族叫他馬上去。

“啊，雷翁特，我們的人，我們花錢雇的人，現在都干什么呢？”米隆問管家，“难道我們也跟那些可怜人一样等着造反么？这些人中了魔似的都被挑唆他們鬧事的废話冲昏了头，应該讓他們醒一醒。我們并沒有喝醉呀！雷翁特，我們不能馬上种地，至少叫他們打扫一下院子和花园！春天到了，环境还是这种样子，眞是可耻！”

“对，老爷，我明白了！”管家象一个班长在将軍面前接受命令似地說。

“我們別忘了娜廸妮太太还在这兒，”老头子接着說，“今天下午省长还要来，而且……”

“你从哪兒来，陶德尔？”塞腊芬·莫高斯在路上說。

“从威代义那里来。我上我們亲家扎阿利亚家去了，”陶德尔·斯特林布站下来說。

他們談起了天气、土地、困难等等。陶德尔說在威代乂那兒传說，有些地方人們把貴族赶走了，每个人都在按需要領地。

“喲，如果在我們这兒也来这么一下，我要从貴族那兒弄点老玉米把我去年冬天餓死的孩子喂活过来！”陶德尔·斯特林布叹息着說。

“我情願什么都不要，只要叫我摸宪兵队长两个耳光就够了。只打两个眞正的耳光，就能叫他到死也忘不了！”塞腊芬咬牙切齿地說，脸色气得就好象服了毒似地又靑又紫。“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随后人們要砍我的头也可以！”

一輛套好了两匹壮馬的車，等在大門前面已經有一个鐘头了，上边装滿了各种包裹箱籠，可是葛斯馬·布魯亚納还沒决定动身。两三个仆人和一个更夫雅各·米特劳道尤都围着車帮着整理……

农場主到底出来了，后面跟着他妻子和孩子，都穿着大衣，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小盒或是一个小包。葛斯馬的心腹人管家拉扎尔·奥都底光着头走过来，恭恭敬敬地听着沒完沒了的嘱咐。布魯亚納太太和她的孩子們在車上行李当中坐好了以后，农場主还向管家說：

“好啦，拉扎尔……我相信你懂了！对一切都要留神，可别一个人扔下宅子跑到酒鋪或到別处去……”

“唉，先生，”奥都底反駁地說，“你很了解我……”

“好啦，好啦，就是要小心点，拉扎尔！”葛斯馬·布魯亚納上了車坐到車夫旁边說。

“我明白了，老爷！”管家服从地說。忽然，他犹疑地問了一声：

"对不住，老爷，我还得問你……你不再回来了嗎？"

"你怎么啦！拉扎尔，"农場主喊着說，"我怎么不再回来啦？我为什么不再回来了呢？……你听我說，你以为我就这样扔掉我的财产么？有这样的道理么？……你想会有这样的事么，拉扎尔？……不，老弟！我們今天晚上就回来……我已經告訴过你啦，哦，不，我沒有对你說过……唉，今晚我們要回来，早晚隨上帝的便吧！我們就到科斯太什蒂給孩子們买点东西。必須去，夏天到了，西特茲蒂离这兒又很远……好吧，祝你結結实实的，拉扎尔！去吧，我的伙計！"

車夫吆喝了一声"吁"！車子咯吱一声走了，出了大門就往右拐。直到車子不見影了，一个仆人笑着說：

"好了，他什么也顧不得拿，扔下东西就溜了……我敢說，他不回来了，就象我不走一样的肯定。"

"好吧，等着我叫他回来吧！"雅各·米特劳道尤嘟囔着說。

"少說几句吧，小伙子們！"管家沒了主意，仿佛尽自己責任似地机械地說道。

"哪股风把你吹到这兒来啦？路加……請坐！老婆子，給他拿把椅子，你为什么这样惊慌，他又不是来向你求婚！我想他不会的。"魯布·基利多尤看到路加·达拉巴来到他家时，喊着說。

"不，你不用費事，巴拉斯基瓦大娘，我一直坐着来着！"路加坐下說。

路加对于买巴巴罗亚卡土地的事，总願意和老基利多尤商量商量，关于这事到今天还使他睡不着觉。一直在想着怎样能够公平地、按着手續去买，基利多尤为了这件事很費了一些心思，也跑过一些路。到現在他还沒有死心。可是他听說人們已

經决定了不訂合同就去耕地，誰能种多少就占多少。

"我可不参加这些事，魯布老爹，我敢起誓，我永远不喜欢这种事情！……可是有些人經常来麻煩我說，咱們既然开始作了就不能撒手不干……我說，好啦，好啦，咱們是开始了，但是你們把这件事弄得变了样！他們說，我們把事情弄得变了样，那是因为机会到了，把所有的土地都归咱們也是合理的……我看出来了……但是他們不讓我安靜……我現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啦！"

"我說，当着大家的面我也这样說，我只管我的事……我不想知道别人的事！我也不想参加到别的事里去！"老魯布很慎重地說，"我見过这样的事。我这么大岁数不是白活了，事情总是这样：人們今天照着这样作，明天又照着那样，最后直落到不堪收拾！不，路加，这是不应該作的事！"

在沃拉杜塔貴族公館的飯厅里，一个小姑娘第一次給一个人摆飯桌，因为小姐們昨天剛进了城，上校深夜吃过晚飯回来的。姑娘先把飯巾放在上校常坐的地方，但是她总觉得飯桌不正。于是她就拿着盘子围着桌子轉，在每个地方都摆摆試一試，直到把盘子又摆在原来的地方。

"好啦，上校要高兴，那就算了，他要不高兴，請他告訴我怎么做吧！"姑娘象滿腹委屈似的不滿意地自言自語說。她从开着的窗戶往院里一看，什太法內斯古上校还在和农民們爭論。

年迈的上校，現在精神又活跃起来了，說話声音也大了。

前天，他突然想起达納賽斯古少校来，他們在塞維兰共事很久，当时他們倆都是連长，他們是軍校时的同期同学又是同一个部队的伙伴。那时，他的妻子——願上帝饒恕她——跟达納賽斯古的妻子很要好。現在达納賽斯古夫妻迁居到西特茲蒂城来

了。他們沒有小孩，所以能够很方便地留什太法內斯古的三个女兒住在他們家中，直到乡村危险的时期过去。

上校事先幷沒有給达納賽斯古少校夫妇写信，征求他們的同意。昨天早晨同他的三个女兒带着大量的食物动身去了，晚上单独一个人回来的，由于解决了心里的顧虑，他显得輕松愉快。現在他能毫无顧慮地和农民談話了。也可以跟他們开开玩笑，甚至諷刺他們几句。

“啊，这回你們可成了貴族，是不是？再干活就不合适了！叼着烟斗呆着比种地容易得多，罵罵貴族，鬧鬧事也不难！哼！你說怎么样，斯特芬？”

“唉，我的上校，我們也要碰碰运气……”斯特芬面带笑容說。

“我們要换个样兒看看，从前那样兒我們都看够了，是眞不算好！”另外一个面带愁容的农民接着說。

“是的，是的，可是你們要小心別碰上鬼，我的孩子們！”上校又說。

停了一会兒，一个一直在微笑着的农民追根地問道：

“上校，你把姑娘都送到城里去了？”

“你們倒願意我把她們留在这兒，好叫你們糟蹋，哼！”上校用一种嘲笑的口气說。“以为我不知道你們是什么家伙嗎？”

“上校，你为什么这样說啊！我的上帝啊！”

“你們就是强盜，斯特芬！象你們这样的小伙子，在部队里不是常常叫我伤脑筋么？我知道你們値多少錢，也明白你們肚子里裝的是什么！……你們能把我怎么样呢？宰了我吧，难道我怕死？就是不怕死我才去当兵的。再不然……要搶我的东西嗎？搶吧，随你們的便，我所有的都明摆在这兒，也是同你們分

的……没关系，孩子們！上帝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見！……我，我沒有打过你們，沒有騙过你們；反而帮助过你們，保护过你們，教会了你們許多东西。現在你們要杀我。你們認为合适嗎？”

上校逐个看每一个农民，等着他們表示反对或同意。农民們都不吭声，只有斯特芬比别人好象誠恳一些，說了一句：

“誰知道！”

他的声音好象肥皂泡似的破了。

“有什么事？彼得，我的孩子，你怎么老是这么忙，不象别人一样呆在家里？”斯馬朗达悲叹地說。

“好，現在我不是老在家里嗎！媽媽，”彼得粗声粗气地說。

“孩子，你是在这兒，可是坐立不安，好象热鍋上的螞蟻……天吶，我挺害怕，你不管咱自己的苦难，总去参加那些事，我眞怕你会遭到什么不幸！”

“我什么也沒有参加，媽媽，我能作什么事呢？大家来找我，我想那就应該去，要不去是多么可耻啊！”

“不要認为可耻，好孩子，我是个寡妇，别的孩子都还小。只有你能帮助我把日子过好一点。你在部队呆那么久，那时候就是我一人苦掙扎……”

“听說又要叫我們都回部队，因为……”

“啊！上帝保佑免了这事吧！”女人吃惊地划着十字說。

“归队的命令还沒有到，要不然村长早就通知我們了。”彼得接着說，“到时候再說，为点小事发愁那才不值得！”

停了一会，彼得仿佛从心里拔出一根刺似的沉悶地說：

“只要这个太太从这兒走了……有人說是她带来的禍害……要是她走了——只有天知道她往哪兒去——，就不会再

毒害我們了！"

斯馬朗达突然发起火来，說：

"叫她見鬼去吧，这种臭娘們！……"

布腊威拉村长走进酒鋪，搓着手滿意地說：

"只有你一个人么，克里斯代亚？……我很高兴这样！给我斟一杯酒，快点！……現在有很多事等着我办，忙得我暈头暈脑了！"

"省长来嗎？"酒鋪掌柜一边給他倒酒一边問道。

"但願上帝叫他快来，好叫人們安靜一下！"村长說着把燒酒一飲而尽。

"看样子农民的劲头好象过去了。他們都呆在家里不出門……"酒鋪掌柜惦記着他的主顧們沒有来，自言自語地說，"只有司徒利东一个人跟我作了一会兒伴，后来还是我把他赶出去的。"

"唉，老伙計，这种平靜决不是好兆头，信我的話吧，"布腊威拉神秘地說，"狗不乱叫，那它就要准备咬人了！"

"你感覚到什么事了嗎，你听說什么了？"

"我怎么能听到什么，或者感覚到什么呢？人們不是常說：他們打算干一件事的时候，事先总得要說出来嗎？不然，誰能知道啊，克里斯代亚？……經常是这样的，一个人一領头，別的人就象綿羊一样跟随着他！"

"多么糟糕的时代，村长先生！"

"好，就象現在这个光景……不要再变坏了！"

村长想起他是个忙人，他往門口走，同时改变了口气，以命令式的口吻說：

"你要加小心，克里斯代亚，你这里要維持好秩序！我們不敢說省长就不进来視察。最好还是作好准备。"

"他尽管来好了！我看他在这时候急于要視察的还不是酒舖。眼前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呢！"

3

星期三早晨，提層很早就来到《德拉波昌尔》报社，好把后备軍的叛乱和杀死軍官的新聞向罗絮报告，因为《迪米內塔报》关于这条消息一点也沒有刊登。

"我知道！"秘書摆出高傲的架子說。"我还知道一些其他更可怕的新聞。《迪米內塔报》打算刊登这个新聞，但是有人警告他們說，如果登了这个消息，全部报紙立即沒收。于是他們放弃不登了，一切我都知道，老弟。什么也逃不过我……"

他从堆滿了报紙的办公桌前站了起来，拉着提層的手，象領着一个小学生似的把他領到用图釘釘在墙上的一张罗馬尼亚地图前面。

"你看这个馬掌①，老弟！"他开始一边用食指在地图上的弯曲国境綫上划着，一边仿佛是个很有經驗的学监似的講起他的課程。"你看着……我們前十几天談到农民暴动时，你还記得我对你說的話么？啊，我說得有道理吧？……就是在这里，頂上边挨着布哥維納的一角上，先从犹太人开始……几天工夫就这样发展起来，以后往下来，再往下来，到处喊着'打倒犹太人！''消灭废物！'你还記得，你不是也以为只是几个外皮光的犹太人嗎？

① 罗馬尼亚在1914年以前的地形象一个馬掌。

現在传到了代萊奧尔梦！你看！耀眼的火焰扩展得更远了。我敢保三四天后就会从这里扩展到塞維兰，这就是說全罗馬尼亚都要点起火来……現在那些喊‘打倒犹太人’的先生們都害起怕来了。他們現在覚得对他們不利的是农民，为了爭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他們就不分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了。相反的，哪兒沒有犹太人，哪兒的暴动就显得更野蛮。好象在摩尔多瓦沒有发生凶杀，也沒有造成流血事件。可是在这里許多地主和农場主都被起义农民杀了。”他又坐到他的办公桌前。只有他的腦袋，戴着象怪物的亮眼珠般的眼鏡又从报紙堆中露出来……提屠听了他的講述覚得可怕，特别是他提到代萊奧尔梦，这就是說阿馬拉处在危险中；那么娜廸妮也在危险中了，关于娜廸妮的事，昨天晚上他們在戈古·約內斯庫家談了很长时間。

“罗絮先生，請你告訴我，你听到阿尔盖什省什么坏消息了嗎？”年輕的提屠問。

“还沒有，”秘書回答他，“但是，要是在代萊奧尔梦那方面掀起了暴动的浪潮，阿尔盖什很可能也卷进去。啊，你要干什么？担心你的朋友所以来問我这个問題嗎？好，时局相当严重，什么也沒法預料。一切决定于情况的变化，不过，要是你很关心这个問題，我指給你一条路，从那里可以得到真实而最新的消息。你到里边去找莫德来阿努司长，告訴他是我打发你来取材料的。現在他把各項报导都蒐集起来，当然都是官方的消息。他負有特殊的使命。他是一个令人可亲而又仔細認眞的人，很爱搜集广告。我把这一切都告訴你，好讓你知道怎样对付他……”

提屠非常感动地謝了謝。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給于加做点事，于加从初次見面就对他很热情，到現在也沒有改变。他也願意替戈古·約內斯庫办点事。可怜的他，为娜廸妮还在乡間而

一直担着心。

总編輯室的門突然开了，德利塞亚努的脑袋探了出来：

"罗絮，有什么新聞？"

"沒有！……到中午也許就有了。我去打电話，回来告訴你！"秘書沒有抬起头来回答。

門又关上时，提層惊奇地問道：

"怎么，他已經来了？"

"咳，咳！他比我来得早！"罗絮冷笑着說。"这就是崩潰，这就是崩潰！"

"政府么？……"提層說。

"政府和它的党徒……"罗絮以他固有的难看的样子說。"早晚有一天我們要完蛋……"

"至少在反对党中沒有人限制我們吧！"年輕人天真地笑着說。

"投靠反对党的想法，沒什么可高兴的，朋友，它給我們带来严重的危險！"秘書激动地擦着他的眼鏡嘟囔着說。他摘下了眼鏡，面孔更显得憔悴了。"今天，你看到我們有多少記者、編輯和总編輯都在領干薪啊？唉，要是人們不把我赶出去的話，那么，明天在这里就会只剩下我一个人和这把剪刀！……这是一个党报啊！年輕人！这个党执政时，办这种报的人就可以倚靠党，以后……哦！至于你，不用着急，老弟！"他又戴上眼鏡，看見提層面色蒼白，就接着說："你也許在几个月里不用着急。到那时，你还有时間另想办法……"

以后，編輯部里的人开始多起来了。每个来人带来一些新聞，一批比一批更坏：暴乱扩展到某一省，农民在某个地区杀了若干地主和农場主，在一个村庄里，軍队和暴动的农民发生冲

突，双方各伤亡百余人。有的地方，农民用石块砸跑了一队步兵。許多省因为农民割断了电报和电話綫完全孤立了。一个貴族的太太在她宅第內被抓住后，全身剝得一絲不挂地游行了几个乡村。陆軍部长愚蠢到这种地步，竟把在本地募集的士兵派到本地去鎮压叛乱，弄得他們不得不向自己的父兄开枪。一个班长在暴乱的农民中，一枪打死了自己的父亲，他向連长請求准許他去埋葬父亲。因为这个，他得到了奖章并受到通令表揚。有几个小城市組織了国民軍来防御农民不測的袭击。昨天晚上，在伊耳佛省边境上，一个骑兵巡邏队費了很大的力气才驅散了向首都布加勒斯特冲来的好几千农民。

十一点鐘左右，肥胖的昂提米伍穿着很脏的皮大衣，戴着假水獺皮帽子，好象一个不管部部长一样，很神气地走进来了。他的汗比平常出得更多，外边的太阳毒起来了。他带着一种厌煩的样子，和几位同事一边嘟囔着"你好，先生，"一边握了手。随后就倒在罗絮身旁空着的椅子上。他是到最高机关采訪政治新聞的，他一来，爱多嘴的人也不叨唠了。罗絮看見他装腔作势地，一言不发，就諷刺地但也好奇地向他說：

"昂提米伍，有什么新聞嗎？"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老爷子！"記者以挑动人心的口气喊叫說，"虽然它对咱們的关系很大，可惜沒咱們的好处，咱們要倒楣了……"

"哎，說吧，老伙計，别繞弯了！"秘書神情紧张地打斷他的話說。

"好吧，內閣倒台了！"記者以一种悲哀的声調說，"至迟到明天下晚就要出現一个新內閣。"

随后他就向要打听細节的人們說：总理被国王召去問話，

并向国王报告暴乱发展到必須立即采取严厉鎮压的地步。他还武断地向国王說我們不能完全指望本国軍队来完成这种严酷的使命，請求国王向奥地利求援軍，还补充說这是唯一的得救的办法。若不这样，全国就得四分五裂。国王对向外国求救兵来敉平国內暴乱的事，断然拒絕了，并要求总理选择合乎本国情况和本国地位的一种办法。总理不能考虑另一种办法——反对党在这个关鍵問題上也是袖手旁观——就向国王提出辞职。国王在原則上接受了总理的辞职，暫时不发表——怕一发表更使暴乱加重——等到有了繼任人选再发表。未来的內閣可能要頒布一些紧急法令，現在必須保証它和国会合作，好使人感覚到有一种全国一致的团結来应付現今严重的局面；还应該允許采取适应情况需要的严厉措施。內閣总理也是政党的領袖，因此就得先征求党內朋友們的意見然后再向国王报告。这只不过是一些手續問題，很快就可以办好。"

"这样一来，我們就成了凶恶的反对党了！"罗絮苦笑着說，"等一会，我看德利塞亚努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罗絮走进总編輯室里。不一会兒，德利塞亚努出現在門檻上，脸有点发紅。

"你說些什么，昂提米伍？……到这边来！"

"我們完蛋了，老板！"記者又以一种挑动人心的口气說，他摇摇晃晃地走进德利塞亚努的办公室去，当时覚得很热。

提屠不辞而别了。罗絮在他的心上刺了一刀。他以为本着良心作事，就可以得到一点維持生活的工資。但是現在他又成了一片順水漂流的树叶。他必須和罗絮把这件事弄清楚，免得在几天內突然一天醒来时就变成了穷光蛋。

目前，他极力避免忧虑。苦难临头就够难受的了，为什么还

在苦难未来之前自寻苦恼呢？中午，提層到內政部去見莫德来阿努。他和其他新聞記者一起等候着。司长正在和部长一起办公，他大概正在把昨夜和今早接到的电报和公文向部长交代。后来，莫德来阿努出来了，他穿得十分整齐，非常和气而且带着笑容，好象一个赴宴会迟到的女人一样，亲切地向他們說：

“諸位先生，亲爱的朋友，請原諒……部长……时局是很艰苦的，先生們！……等一会，我把这份公文整理完就和你們談！”

他按了一下鈴。一个面带愁容的年老职員接过紅皮公文套，把它收到莫德来阿努递給他鑰匙的那个抽屉里。莫德来阿努来到記者中間，向他們发表了几件不关紧要的新聞。为了减輕他們的迷惑，他答应在下午五点鐘左右把随时接到的新聞在交給部长以前先通知他們。

新聞記者照例乱哄哄地走了。只剩下提層一人，他走到莫德来阿努面前，向他打听是不是有时也能得到阿尔蓋什的报告，还向他解释，他关心这个地区是因为于加的緣故。

“啊，于加先生？”莫德来阿努一边整理他的領带一边感叹地說，“我記得有一天在火車上很幸运地和他見过面。亲爱的提層，不拘什么时候，你想来，我都滿心高兴地招待你。你可以叫你的朋友放心，到現在为止，阿尔蓋什还是平安的……”

提層好象得到一件最使他兴奋的消息。在下楼梯时，高兴得自言自語說：

“我应該尽我的力量来表明我知恩图报的心情。誰知道将来能遇到什么情况呢！”

4

村公所挤满了农民，連大路上也都是人。农民大約等了一个鐘头了，省长还沒有到。布腊威拉村长又兴奋又热情地象发生火警一样催他們集合。

"这不算什么，朋友們！"村长一会向这个人一会向那个人亲切地說着，好象叫人們原諒他似的。"我們应該等省长，要說省长該等我們，那就不对了！"

农民以他們传統的耐性等待着省长的来临，对于他們来說，除了农忙季节以外，时間是不值錢的。在等着的时刻，議論紛紛。有的說省长是給农民分地来的，别的省就是这样作的；这样做了以后，农民安静下来了，也重新开始干活了。但是旁边的人們小声講着农民在代萊奧尔梦所作的事。那里的大人小孩一齐奋勇起来赶跑了貴族，他們自己成了主人。

"那边的农民是另一回事！"有个人感叹地嘟囔着說。"他們有地，不象我們。不象我們这里老是挨餓，什么东西都缺少！"

"是的，可是命运冲着胆大的笑，就是不理胆小鬼！"

"的确，好象我們的血管里沒有血，只有老玉米浆糊似的！"

"唉，小点声，老乡們！"

宪兵队长包阳古的两眼直盯着貴族們要来的那条路，另外有个宪兵已經奉令站到跟布徐奥克酒鋪所在的地方一般高的十字路口上，叫他一看見貴族們走近了，就跑来报告。宪兵队长和周围的农民們交談。他保持着身分的尊严，有时也开个玩笑，招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个农民甚至竟敢严肃地向他問道：

"你說，队长先生，是不是要給我們分地啦？你一定会知道

的……啊！天呐，如果給我們分了地，队长先生，那可把我們乐坏了！”

“你想我不乐意么，小伙子？”包阳古回答說，“啊，啊！你以为我跟米隆·于加貴族一样有土地么？……我的刀、我的枪和我这很少的薪水，这就是我的全部財产！”

“还有大家看不見的外快呢，我的队长！”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接着說了一句。

农民們大笑起来。队长生气了，面紅耳赤地說：

“沒說的，你們真是一群猪！这是誰說的，叫我看看他的相貌，你們原来就是这样，脏东西，废物，到了掐你們脖子的时候，你們还以为很有趣！……嘿！你出来，不要脸的东西……”

“請你饒了他吧，队长，他是个糊里糊塗爱开玩笑的人……”

“正是为这个，我也想跟他开个玩笑。”

正在这时，那个宪兵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来报告說，这些先生們的車子向米隆·于加的公館拐过去了。这个消息在农民中引起一陣激动。村长湊近前来听到宪兵講了这事后，認为必須把省长到老貴族家去的理由解释一下，他說，因为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这种解释不但沒有把农民的激动平复下来，反而更挑起了他們的激动：省长又去跟米隆貴族商量什么阴謀詭計去了？

过了一刻鐘，省长的敞篷馬車在农民当中停下来。車里边坐在包莱斯庫省长旁边的是米隆·于加，对面坐在长凳上的是提伯里烏·高尔布莱阿努宪兵連长，在他寬闊的棕色面孔上扎煞着胡髭。

“朋友們，你們好嗎？看到你們，我很高兴！”包莱斯庫慢慢下着車喊道。

“省长，听你的吩咐！”布腊威拉村长急忙走过去搀着省长，

恭恭敬敬地說。同时包阳古宪兵队长右手貼在帽沿上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向省长敬礼。

"村长，是你嗎？"省长一看到他問道，"是的，我認得你！……唉，你們这兒平安么，啊？一切都有秩序嗎？"

"都很平安。省长！"村长表現得很温和地說，在回答的同时，他的脸上堆出一种微笑。

"那才好哩，孩子們，万岁！"包萊斯庫省长轉圈扫視那些带着帽子默默望着自己和馬車的农民們說，"你們要老实，要安靜，善良的人們，要象一个眞正的罗馬尼亚人应該做的那样！"

米隆·于加也下了車。省长挽着他的胳膊，他們走进村公所里去了。宪兵連长在他們后边，他点着头听宪兵队长向他报告……随后，他們都站在办公室門前。农民們挤着把他們圍起来。只有省长面前空着一小块地方，省长似乎在观察他們的打扮并特别注意他們的眼神。省长虽然觉得很疲倦，但他仍然勉强作出友好和慈祥的模样笑着。这是他出門巡視的第二天，目的是为了視察、調查，并且安慰人們的情緒。农民的态度，不太有礼貌的举动、甚至有一些挑衅的地方，比身体的劳累更使省长感到疲倦，还几乎使他伤心难过。在以前的視察中，他听惯了热烈的欢呼和"省长万岁！"的口号，怨言和咒駡只不过是后来的事。这次視察，到处的农民都用沉默、横眉立目和怀疑的神气来迎接他。如果沒有自尊心压着他，怕在本省发生象别处那种混乱的話，他早就不能容忍这些无礼了。在他内心里，隐藏着等本地秩序恢复后再来教训你們应該怎样活着的念头。他自夸是省长中最能干的一个，还傲慢地說，罗馬尼亚按字母排列在第一个的省，是由功劳最大的人担任省长的。邻近的省已陷入暴乱的浪潮中，在他的省中还沒有一处发生过冲突，这好象証明他治理有

方……这次视察他相信农民即使他們有过叛乱的念头，看到他和听到他的講演，由于他所表現的魄力也会繼續老老实实地呆下去。在离开匹特兹蒂时，省长向高尔布莱阿努宪兵連长——这位連长認为在这暴乱的日子里，换乡视察是件不明智的举动——說，他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但决不违背他的格言。这句格言是省长在一本書里看到的，最近拿来作了自己的座右銘，那就是："鉄一般的手掌戴天鹅绒手套！"还有，当初內政部长曾打算另派一个在前任內閣中当过省长的律师担任省长，可是他，对他越怀疑他就越坚持要試試自己杰出的行政人員的才干。他用尽了心思，由他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出面干涉終于胜过了部长。

"我再重复一句，朋友們，我很高兴看到你們！"包萊斯庫用那种开会的有力的嗓音重复說。

他稍微停了一下，等待着农民象往常那样的一个表示感謝的答复。但农民們并不吭声。有些站在路上的农民，一边嘟囔着和窃笑着，一边使劲向前挤。省长神色自若，要往下講时，村长使劲大声喊道：

"别說話，老乡們！……别說話！……听省长講話。"

这时，包萊斯庫开始了一个富有爱国精神的演說。他的声音洪亮，手臂揮舞，充滿了情感。在那鑲了几个金牙和几个假牙的嘴里不住吐出美丽的字眼，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非常需要的，他大声疾呼，那声音就好象尿脬砰地破裂了一样，大家都瞪着大眼捂着耳朵。省长自認为在政客的許多特长中，他有着无可比拟的民間演講家的特长。他坚决認为他的热烈的言詞深深打进了农民的心灵深处，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他們。現在他还玩弄犀利的辞藻："农民阶級是国家基础"，"你們工作的神圣

性"，"罗馬尼亚农民是勤劳和智慧的"，"国王和政府照顧你們"，"对治理国家的人們要有信心"，"热爱祖国"，"弟兄們，国家的利益需要社会的秩序与和平"，"罗馬尼亚人灭亡不了"……农民瞪着象玻璃似的眼珠毫不犹疑地听着。这百多个面孔都有同样的表情，好象是装着同样感覺、同样思想的同一个脑袋。也好象是一个人的許多标本，又如同一个大工厂生产出来的一套产品。农民这样固执、沉默和呆板地站在那里，已經刺激了省长，并稍微惊醒了他。他只有回想了在头一个村子的情况后，才能够勉强把热烈的演講繼續下去的勇气。

米隆沒有听省长的講話。他看不起这种往人眼里撒沙子的作风。农民不需要什么講演，需要的是出主意或領导。他已經嘱咐过包萊斯庫不要講一些沒用的話浪費时間，要用一种明确而誠恳的商談方式設法知道农民的需要和希望；要知道什么能满足他們的要求，什么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不要作一些空洞的許願，要立刻实行。省长无論如何也不同意放弃演說，因为他走到各处都作了講演，并且每次他講話，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了。一个明智的講演（当然指的是他的講演），难道不是平息人們的情緒和发現問題真象的良好开端嗎？

这个講演产生的效果，只能从宪兵連长、宪兵队长和村长看出来，他們以部下的身分被迫装出兴奋的样子听他的高談闊論，米隆觉得在农民面前很不自在，好象受了委屈。

过了半点鐘，包萊斯庫省长終于用一种兴奋的号召作了結束，說：

"啊，孩子們！"他說，"我希望你們很快地用实际行动証明你們是优秀的和勇敢的罗馬尼亚人！我以你們的父亲同时也是我們可爱省的家长的身分向你們这样要求！啊，如果你們願意向

我証明你們是善良的正直的和勤劳的，就象我認識你們的那样，請你們不要再听坏人的主张，也不要相信恶毒的謠言，应該很快地拿起犁耙回去做你們的高貴工作，它是祖国的基础！感謝上帝，天气这么好；土地需要你們的劳苦和你們的汗珠，好更多地生产，这也是为了你們的好处，也是为了我們亲爱的国家！……你們听到了么？孩子們，你們听懂了我的話么？朋友們……我向你們要求的，你們願意做呢，还是不願意做？"

最后的話惹起了一陣混乱。人群中到处有人喊着說：

"这是不可能的事，先生！……我們沒有地啊！在什么上面劳动啊？"

省长听到这些人的喊叫声，認为是他安神演講的結果，他示意地瞧了米隆·于加一眼，以后喊着說：

"为什么不可能呢？朋友們……請坦率地、公开地說出来，讓我們也知道知道！"

有許多人更坚决地回答說：

"我們沒有地！……我們需要地！我們不願意沒有地再去工作！"

包萊斯庫用一种慈祥的教师教育愚頑的孩子的态度向他們說：

"怎么能說出这样的梦話呢？可爱的孩子們……你們沒有地？是于加先生拒絕給你們地嗎？还是别的貴族呢？……他們不是經常給你們地，世世代代給了你們地么？朋友們，他們一向是同你們而不是同外乡人在一起耕地啊！"

陶德尔·斯特林布踮起脚来嚷嚷說：

"这样下去不行啊，省长先生，我們光听空話沒有好处，我們穷得要死！"

“你們是不是說要訂別的合同呢？”包萊斯庫坦率地又問，“讓我对你們說一說，朋友們……”

“我們再也不訂合同了！給我們地吧。有了我們的劳动地才长庄稼！”其余的农民突然喊起来。

米隆·于加不滿意談話朝这个方向发展，他打了个手势表示有話要講。农民們不作声了。老貴族是农民們唯一尊重的人，他們經常恭恭敬敬地听他講話。

“你們只贼叫，你們是怎么理解的呀？”老貴族看了大家一眼問道。“是叫我把地給你們嗎？……我父亲、我祖父在我們的土地上收留了你們——包括你們的父母和你們的祖父——你們就拿这个来答謝嗎？我們为了使你們能够活下去，給了你們工作；我和你們共同承担了一切欢乐和痛苦，你們現在打算要我們祖遺的土地并把我們当作外乡人从我們的家里赶出去嗎？……你們在什么地方看見过这样的公平的事呢？老乡們……尤其是你，陶德尔，你叫喊的声音很大，你是不是也要把你的財产和別人分一分呢？你干脆說出来，我們听一听！”

他附近的人都笑着冲陶德尔回过头去，陶德尔粗暴地回答說：

“要是我有，我就分給別人，可是我什么也沒有！”

“小伙子，你怎么什么也沒有？”米隆加重了口气說，“你沒有房么？你住房的那块地基不是你的嗎？”

“我的房倒塌了！”陶德尔仍然不改声音地說。

“那么，你的房塌了，你就不分給別人！”老貴族接着說，“相反的，我或者另外一个人，因为我們小心謹慎，房沒有倒塌，那就应該同你平分嗎？你硬要說事情就該这样作嗎？……唉，朋友們，这样的打算是不公平的。往你們的腦子里灌輸这种东西，并

給你們錯指了方向的那个人作了坏事。你們失去了冷靜，不象正經人那样去做应該做的事，偏要去望风捕影。你們要明白誰煽惑你們促使你們采取这种不幸的态度，他簡直是开你們的玩笑！我，我从来沒有欺騙过你們，从来也沒有嘲笑过你們。我是主张公平合理的，我也願意按人道精神办事。你們不滿意旧合同嗎？这不算什么，我們可以开誠布公地商量，如果我認为你們有理，我就修改。但这要按照人与人之間的样子心甘情願而不受任何威脅。我不怕威脅，不管它从什么地方来。有理由的人用不着威脅人，正义自然会伸张。有时，人們靠着不义过了一条小沟，但要过一道河就会溺死在里边。要是依靠正义就連海也可以渡过。你們要很好地听明白，朋友們！我对你們說这个，因为我年紀已大，在我这一生中，看見过很多的东西，我也碰到过很多的障碍。你們安靜下来，恢复你們的理智吧！只有这样你們才能生活下去！"

几秒鐘后，站在前排的依納特·塞塞尔打破了当时的沉默，用一种卑微的哭声，好象大家的共同叹息声一样喊着說：

"这样活着倒不如死了！"

他的話使大家激动起来了：

"請打死我們吧！一下子来个痛快就完了！"

"餓死也是死，別样的死也是死，总是个死吧！"

"我們累得折筋断骨，至少也应該得到維持生活的东西啊！"

"这也是不公道的，有些人要脹死，有些人可餓癟了肚子！"

省长認为事情轉到順利方面来了。一个瘋狂的人开始爭論起来，这就是他快要老实下去了。因此省长又开始用一种卑鄙的办法向农民解釋說，他就是为办理这件事来的，瘸腿的和平总比英勇的战爭好得多。正因为这样，他才把于加先生請到这兒

来，这样就会更快、更有把握使大家得到满意的解决……

"好啦，省长和我們的主人一定会商量好的，"鲁布·基利多尤認为自己年紀大，应該出面把这些事說清楚，他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貴族面前說，"既然已經鬧起事来，人們就想从中得到利益，得到点地，因为他們几乎沒有地；就象在着过火的地方撿东西一样。我們的主人說得公道也正直，省长先生。象我們这样的世世代代都劳动的人，我們不要別人的地。沒有一个有良心的人想霸占米隆貴族的地，他同我們生活在一起，他也帮助我們。但是，有很多的土地被貴族們放弃了，其他人来經营土地单純为了图利，完全看不起我們的劳动。农民們不是坏人，他們老老实实地呆着。請你給他們地吧，沒有地他們活不了！这就是我要向你說的村子里要求的事，大家不能一起都說，那样就沒有法子商量了！"

大家一致用响亮的声音喊着同意。他們都喊着"土地"这个字，竟使大家好象歌咏队一样，反复无休止地唱起結尾的叠句：

"土地！……土地！……土地！……"

包萊斯庫省长稍微有点迷悯，他又說起废話来了。他說，他明白农民們爱他，也明白他們需要土地。他自己也是地主，和祖先的地連在一起，但是农民所要的，不能用暴力取得。国家的法律必須遵守。他們应該忍耐、老老实实地呆着。省长回到匹特茲蒂，就向政府报告，政府非常关怀农民，会公布必要的法令，会把地分給那些老实而安稳的人……这个謊話是他灵机一动忽然想出来的。他后悔視察別的地方时沒有想到这个謊話。由于維持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他原諒自己这种热誠的撒謊，而且認为非使用謊話不可。当秩序安定以后，沒有人还会想起这些叫风刮跑了的話……反倒可能称贊他会用无聊的話把这些农

民大孩子哄得睡着了。

可是农民們用詼諧話和大笑声打断了省长的废話。一个人尖叫着說他早就听够了这种废話，第二个說貴族只給过他們一些假話，第三个說貴族們一开口就是撒謊。

米隆·于加受了这个强硬的打击几乎暈过去。省长的脸色变得通紅，感到为难。村长看見情况恶化了，突然使劲喊着說：

“唉，就說到这兒吧！老乡們，就說到这兒吧！”

路加·达拉巴挨着村长站着，就回答他說：

“最好讓他們全說出来，叫这些先生們知道知道农民的疾苦！”

但是农民們一声不吭，包萊斯庫認为农民沒有領会他的意思，願意再用他那一套来誘导他們。

可是他刚一张嘴，斯特芬·莫高斯就打断了他的話說：

“这简直是跟我們开玩笑，看我們还不如狗呢！”

尼古萊·德拉高斯愁眉不展地說：

“我的哥哥一点錯也沒有犯，就叫你們关在监獄里了……”

老德拉高斯比較冷靜，也有礼貌，接着說：

“这是一桩最不公平的事，省长先生！讓我們村子里連教員都沒有！”

农民們不断喊叫着：“这是件无耻的行为！”省长莫名其妙地轉向村长那边打听是怎么回事。当他知道这件事情后，就很快地喊着說：

“等会兒，等会兒！……咱們說清楚了，孩子們！……德拉高斯的事不屬于我的权力范围，也不是由于我。他是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

大家仍然繼續喧嚷，包萊斯庫以更大的嗓門接着說：

“我可以向檢察官要求立刻释放他，在他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进行調查。你們听見了嗎？……滿意不滿意，朋友們？”

尼古萊·德拉高斯还在嘟囔着，因为大多数农民的說話声和喊叫声响成一片，听不到他在說什么。只看見他露出象一条准备咬人的狗的獠牙那样有力的白牙。后来从越来越大的喧嚷声中听出他在鼓励巴維尔·东苏，催促他到省长面前，为他的孩子挨的耳光要求人賠偿……巴維尔在群众高声呼喊的支持下，用力穿过人群走过来。

“去啊，巴維尔，怎么，你害怕嗎？讓他过去，老乡們，这个人要告状！……”

巴維尔·东苏終于来到这些先生們的面前，愁眉苦脸地用哭唧唧的声音叙述他的孩子遭到的不幸，并且要求付出一笔錢来賠偿受到的苦难。这种轉移重心的事情倒很合乎省长的胃口，他想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来滿足他們，这样就可以使他們忘記了幻想。省长向巴維尔問了各种各样的問題，还哀怜他，命令村长立刻正式調査，把农民口头申訴的和他的正当要求記下来，省长要亲自叫这些坐汽車的人給一个公平的賠偿，同时使他們受到法律的制裁。他这严肅和郑重的宣判果然有效，稳定了他們的情緒，减少了喧嚷的声音。

巴維尔·东苏一到省长面前陈述他的原委时，彼得就不安起来，脸涨得发紫，嘴里嘟嘟囔囔。一开始，他就被挤到本村紳士站的第一行中。挨着宪兵队长包阳古站着，他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听了省长的每一句話，也仔細听了老于加講的話。有許多次，农民的声音喊得很大时，彼得严厉地瞪了他們几眼，好象責备他們似的。但是他一听見提到汽車中的太太，脸色就变了样，显出要大发雷霆。他尽力压制自己，可是越抑制越难受。省长

談到坐汽車的先生們，彼得好象要阻止一件不公平的事件一样，两眼放着不寻常的光芒，不由得用一种粗暴嘶哑的声調喊了出来：

"只有那个太太才有罪，省长先生，她到这兒来簡直是往我們伤口里插刀子！"

他这样挺身出来說話和他那副恼怒的面孔更引起了大家的憤怒。米隆·于加瞟了他一眼，宪兵連长咬着嘴唇嘟囔着，包萊斯庫用一种激动的声調申斥他說：

"小伙子，怎么啦？你打算干什么？"

彼得觉得好象挨了一个耳光。省长听别人的喊叫和乱說不講什么，怎么单单申斥他，好象他是村子里最坏的一个……他就凶猛地喊着說：

"这个太太为什么还到这兒来？为什么譏笑我們？我們不需要她，她从哪兒来还讓她滾回哪兒去，讓我們安安靜靜地呆着，不要再使我們受苦了，也不要再来軋死人家的孩子了……我們对她什么也沒有做……她不用想出卖她的地，因为……"

他这种暴怒只在少数农民中得到反应。其余的只是怀着善意的惊惶神情向他瞧了瞧。包阳古宪兵队长認为彼得在火头上，竟会卑鄙地和不自觉地說出这样的話来，将来会后悔自己太荒謬的，于是突然抬起手来捂住他的嘴，好象捂住一个不自觉的孩子的嘴一样。

宪兵队长的这个动作把彼得激怒得不顧一切了，他認为在全村面前又受到了侮辱。他使劲扒开宪兵队长的手，掙扎着向后边的农民中退去，并且很恼怒地喊叫起来：

"松开你的手！……你为什么把手放在我身上？难道我是你的使喚人嗎？你竟敢把你的手放在我身上？……为什么把手

放在我身上？”

一股寒战突然掠过群众，好象彼得的喊叫又触动了他們的一切痛苦。在农民們清醒过来、跟着斯馬朗达的兒子走以前，村长向他冲过来，用一种他認为很适合当时情况的友爱和命令的口吻說：

“住嘴，孩子，沒有人碰你，也沒有人譏笑你！别說啦。赶紧干你的活去，别在这里攪鬧会場！”

塞腊芬·莫高斯和尼古萊·德拉高斯挨着彼得最近，他們异口同声冲着道旁离得远些的人們嘟囔說：

“叫他别在彼得身上动手！……为什么他在彼得身上动手呢？”

趁着他們的干涉，村长更坚决地接着說：

“唉，塞腊芬，还有尼古萊，你們領他喝杯去！唉，你們还等什么？”

彼得好象被村长的話推动了一样，辟开一条道路奔向大道上去，后边跟着塞腊芬、尼古萊和几个别的农民。彼得一边走一边好象他的舌头不会說别的一样喊着：

“为什么他把手放在我身上？我不是随便讓人耍着玩的木头人……为什么他把手放在我身上？……”

彼得和他的同伴走到大道上时，布腊戚拉村长还在向省长大声解释，为的是叫农民听見。他說，这小伙子是个好孩子，也很能干……是年輕人里面优秀的。咳！只有天知道他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一个人头脑不清或是意外地发起火来，往往由于心里煩惱。

当时只有高尔布萊阿努吓得脸色发白，惶恐不安得一个劲地咬嘴唇。他認为小伙子的嚷嚷会馬上引起暴乱。这也許是农

民商量好的暗号。

突然的事件平息后，省长就認为尽到了他的責任，在天黑前还可以到别处平息农民去。为了隆重地結束他的視察，他認为还必須向农民們再作一次短短的演說，在这演講中仍然提到"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小国"，"可尊敬的国王"，"公民的义务"，"政府完全照顧"等这个那个的一大堆……到他笑嘻嘻地也滿意地講完时說：

"現在，注意你們的健康，孩子們！……我信任你們，你們也应該信任我！孩子們！这就是……和平、秩序和工作！就是这样！……連长，走吧！……祝你們幸福，也祝你們健康！"

农民們急忙离开村公所往外跑。包萊斯庫要把老于加送回家去，老头子拒絕了。他倆拥抱了一下就分手了。省长同宪兵連长上了車，他們往左向萊斯貝济去了。米隆一个人往右步行着回家。

"連长，你贊成这次我使大家安靜下来的办法嗎？"他們走远一些时，省长說。

"你真是有魄力，有經驗，省长先生！"高尔布萊阿努心里認为这种平息憤怒的办法簡直是刺激农民暴动的办法，可是他仍然用称贊的口气回答。

米隆·于加走在大道中間，一边走一边观察那些房子和那些院子，好象长久沒有見过了似的。他后悔陪同这笨蛋省长到这兒来。农民的思想已經被城里的嘩众取宠分子扰乱了，而包萊斯庫却想用他的花言巧語說服农民。

在于加后边几步，跟着村长和宪兵队长，农民围着他們二人小声談着話，好象怕惹貴族生气似的。貴族走在前头恰似一个牧羊人領着羊群。

布徐奥克酒鋪里充滿了喧嚣和快乐。酒鋪掌柜站在門檻边深深地向貴族鞠躬致敬。老于加从这条路走过的时候，喧嚣声稍微停了一会，他走过去以后，就嚷得更欢了。彼得嚷嚷的声音听得很真。

"为什么他拿手捂着我的嘴？"

5

斯塔沃拉律师尽一切努力想忘掉惊怕，装成个可爱而又亲切的人，却都沒有成功。他想：在这危机四伏随处都有爆发可能的情况下去做荒唐梦，就等于証明自己是个白痴和色情狂一样。再者，他認为現在追求娜廸妮不但不会感到兴趣反而是件可笑的事。好象他忽然懂得了，一个上了年紀的人围着一个象娜廸妮那样的风流少妇轉是不大合适的，就算她很想爱一个人，在律师的身上也找不出一点可爱的地方，即使容忍他的追求也只是拿他取乐。

娜廸妮当时很高兴，象小鳥一样地喋喋不休，談完这个，談那个，打听午飯，并不断向律师說：

"我以为你是一个可爱和愉快的伙伴，会向我求爱或至少也給我講些故事帮我在这兒过几天痛快的日子……你不但沒有这样作，反而成了个狗熊、胆小鬼，只能扫我的兴。"

斯塔沃拉只用苦笑回答。这种苦笑用不着多講話，好象在說娜廸妮对时局一点也不懂，沒重視一切情况却只貪图玩……

午飯后，律师哭丧着脸請娜廸妮注意和認真地听他講一会話。隨后，律师用尽一切說服的能力，从細小的地方对她說起，告訴她，繼續住在随时准备暴动、搶夺和残杀的不稳定的农民中

間，这純粹是一种疯狂行为。要是娜廸妮希望經历一次逸出常軌的行为，那她也已經經历过了；在火車都不保险的时候，她曾經坐汽車走过了十几个村庄。她也在沒有設防并且随时会遭到农民袭击而沒有半点自卫可能的公館中住过了一宿。她作这次冒险的目的——或者只是借口——已經不存在了，这一点很希望买地的普拉塔茂努农場主已向她清楚地表示过了。結論是必須立刻动身。因为路程远，即使不直接回布加勒斯特——这是有很大危险的路——至少也要回到匹特兹蒂去。从那里，她可以随时坐火車回布加勒斯特。有可能的时候，汽車再回去。这是唯一的好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悲惨的混乱。

开始，娜廸妮半开玩笑半認真地听他講着。后来，她从律师很平常的話里，从律师脸上的表情，逐漸感受到了恐怖。她于是覚悟到斯塔沃拉說的有道理，危险就在眼前，准备冲进房来。小客厅的一个窗戶正开着。望出去可以見到的院子又大又空。外边什么声音也沒有。当时寂靜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在这寂靜中掺进了象被猎捕的鳥那样激动的斯塔沃拉說的一些恐怖話，再加上太阳散发着的白茫茫的光綫就显得更加凄慘了。娜廸妮还是不想显出她的不安，她認为露出恐惧的样子这是丢脸。她想反駁，但是外面使人沉悶的寂靜阻止她开口。她突然听到正在修理汽車的魯道尔夫細心吹着一支歌子，这好象是她的一个救命信号，使她恢复了信心：

"很对，斯塔沃拉先生，但也不应該过分夸大！你很清楚，农場主对我們說过，这兒的农民是安稳的，而且……"

"农場主是个傻瓜，太太，請你原諒我！"律师激动地喊着說。"还有，經常挨着危险生活的人，就体会不出危险来。只有这一点能够解释稳重而明智的老于加昨天为什么一点也不显得害

怕。或者也許有别的理由使他保持着鎮静！相反的，我們对这些事件沒有习慣的人，就觉得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我們灵敏的感覚还沒有被每日接触到的危险磨鈍……"

斯塔沃拉激动地說下去，直到娜廸妮在害怕和驕傲中間犹疑了很长一个时間后，終于打发伊莱亚娜把魯道尔夫叫来为止。

"我們馬上就动身！"她向汽車司机說，"立刻把汽車准备好！"

魯道尔夫回答說暫时还談不到动身，因为磁石发电机已經不起作用，他正在修理。他把磁石发电机卸了下来，三四点鐘后可望修理好。那时才可以走。娜廸妮命令他快点修理，接着說，他們必須走，无論如何她也不願意再在这里过一宿。

"唉，这是多么倒霉，太太！"当又剩下他們两人时斯塔沃拉指出說，"三四点鐘后天就黑了。白天穿过乡村还有危险，要在夜間那更可想而知了……有时汽車司机要显示他們的重要和有用，他們經常把修理汽車的时間說得很长。我們的魯道尔夫看到你着急，也許能很快就把它修理好，那么……"

从这以后該律师安慰娜廸妮了，他好几次跑到車房里去，看还要多长时間才能把車修理好。

五点鐘的时候，他們听見院子里有声音，这是包萊斯庫省长从阿馬拉出发到萊斯貝济向农民講演回来了，現在抽空来拜訪娜廸妮，对她敢在这样混乱的日子里到农民中来表示敬意，这样也就給别的地主树立一个勇敢和道德的榜样……娜廸妮正在公館中的消息，是省长在萊斯貝济主持集会时，普拉塔茂努和他的兒子告訴他的。虽然米隆·于加也曾亲自請他去看看娜廸妮，可是由于急于要在入夜前到达科斯太什蒂，几乎把这事忘記了。

“好，好，省长先生，你敢保险在这里到明天早上不发生一点乱子么？”娜迪妮說。当时她对包莱斯庫獻的殷勤表现并不怎么感兴趣，对宪兵連长高尔布莱阿努用馬刺发出多次沉重的响声所表示的殷勤同样不感兴趣。

“天呐，太太，你怎么能这样說呢？”省长傲慢地反駁說，“到明天？……你太看不起我了，太太！……是到永远，亲爱的太太，在这里，你可以放心，永远平安！……”

包莱斯庫有礼貌地敷衍了一陣，說了一大堆恭維話后很快地走了。普拉塔茂努在等着接回斯塔沃拉律师。

“我要馬上走！”娜迪妮突然害怕起来說，“我应該走！我决不再在这兒过夜！”

“你放心吧，太太！”农場主用一种传播信心的平靜口吻回答說，“你不要怕！我們的农民是老实的！……再說省长先生也向你这样說过了……”

“你們的省长，可惜有点兒瘋，还挺傲慢。”斯塔沃拉强調說，“事情能否象他保証的那样……”

“不，不，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睡觉！”普拉塔茂努用一种保护者和安慰者的微笑重复着說。“你一点也不要害怕！”

他們商量妥了，斯塔沃拉先坐馬車到哥里加努去。明天早晨日出以后，娜迪妮坐汽車从那里經过时把准备好出发的斯塔沃拉接走。娜迪妮把他們送到平台那兒，看着他們上了馬車。馬車开动后，三个男人回过头来很有礼貌地向她致敬。她冲着他們微笑，隨后向他們举起手来，这只白嫩的小手搖晃得象一个搧动的翅膀。她目送他們走出大門，直到上了大路，她还在望着。杜米特魯·奥烏利契送車走了几步，光着腦袋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中間，好象一轉眼間变成了一尊石像似的。娜迪妮也站在

原处来回摆着手，两眼直勾勾看着刚走远的人們，还无意識地小声重复着說：

“明天見，明天見……”

她看見了杜米特鲁，她一直沒有注意到他，当时吓了一跳，好象面临着一个死敌一样。她喃喃的声音停止了，但笑容还停在嘴唇上，就好象从前的一个回忆……

6

“誰啊？……誰啊？……誰叫門？”

“快……雷翁特，快起来一会兒，来了一个！……”

“哦，是你，村长！”管家班布一听出是他的声音就結結巴巴地說，“我这就起……这就来……能有什么事呢？圣母啊！”他又自言自語地說了句，在黑暗里摸索着，有点害怕了，也是因为刚要睡着，还沒有听懂村长說的是什么事。

管家刚开开門，布腊威拉不等他开口就把他往里一推：

“唉，老朋友，快穿，我們走……卢基納薩烧得成大火一片了！”

“噢！……卢基納薩，”雷翁特·班布突然战栗着說，“不可能吧！”

“唉，你别废話啦，我的老实人！”村长十分不耐烦地說，“你看不見嗎？好象有月亮似的！”

“噢！”管家一边划十字一边往屋里走。在外边，村长听見班布老婆詢問的声音，随后又是害怕的悲叹声。村长走近从卢基納薩来报信的更夫身边。当时村长很惊惶，几乎什么也沒有問就一直跑到公館来了。更夫还沒喘上气来，只是发楞，說話吞吞

吐吐。

“唉，尼基佛尔，早就起火了嗎?”村长望着卢基納薩那边問道。那边的天色好象刚出太阳那样紅。”

“我发覺的时候，公鷄还一次也沒有叫过。”更夫用一种沉悶的声音說，“現在我不知道几点鐘……也許是一点吧? 我跑去叫醒了人，又跑到这兒来，就这功夫，你算算这个时間……”

“火是从哪里着起来的呢?”

“先是草堆和柴禾垛，有点风，随后房子也起了火，但沒有現在这样大……”

管家穿好衣服后出来了。还听見他妻子在屋內不想放他走，带着哭声說：

“多加小心，雷翁特……要和气些，不要找人别扭，你要知道現在他們多么激动。而且……”

班布也沒有問什么就跟着村长和更夫走了。走出几步来他才犹疑地問道：

“村长先生，我們去叫醒米隆老爷，你說好不好?”

“不，讓他睡吧。”布腊威拉嘟囔着，“他生气和发愁的时間有的是。”

公館花園的树如同黑墙一样挡着卢基納薩那边的天空。只有走到大道上时，雷翁特·班布才瞧見大火。他看楞了，托着下巴說：

“啊！天吶！他媽的！……”

在东方，一道无边的烟幕遮着天空。卢基納薩虽然远在三公里以外，看起来却象在阿馬拉边上着了大火一样。当时就象天已黎明，又晴朗又明亮；只有几顆大星星在眨眼，惊慌不安地快要陨落一样。好象有一些强大的手不断往火堆里添燃料，火

堆中伸出的火舌，弯曲着不断地向上冲，好象《启示录》[1] 中的长蛇一样，舐过天幕，冲破天幕，划出各色的創伤。天空被大股黑烟滚抹过，一会兒只剩下一大块，仿佛不整齐的紫紅色破衣裳在风中飘动，又象一面令人害怕的紅旗……在大火的胜利光亮中，大片的黑影活动着并扩展到天空中，好象全世界开始动摇，就要坍陷一样。

"啊！天吶！……"管家又叹息着說。

"这值不得悲哀。"村长也用同样悲哀的样子观察了火焰后嘟囔道，"咱們把宪兵队长叫醒来，大家一块兒上那里去……"

包阳古早就有人把他叫醒了，他立刻就站了起来，穿好了衣服，背着枪从他家出来，后边跟着两个宪兵。

"啊！村长，我們該怎么办？"包阳古惊慌失措地問道。

"哎，应該到卢基納薩去看看，队长！"村长愁悶地回答道。"正好有人把你叫醒……唉，尼基佛尔快到公館去，告訴一个用人套一輛小車来，我們快点到那边去……"

别的人呆在那兒等着，瞪着两只眼睛看着大火，渾身发抖，火好象越来越扩大了，仿佛一股洪流般地涌过来。雷翕特·斑布解释似地小声告訴大家，在那里除了房屋和仓庫以外，还有好几千車干草。这句話說完以后，沒人再敢开口了。在这沉悶的靜默中，好象听到火焰的劈啪响声在天空震蕩和掙扎。火焰周围的村庄，陷于死一般的寂靜中，或是睡着了，或是装睡着，可怕的战栗籠罩着空間，越来越厉害。然而在路上的人們，却覚得在每个房中、每个窗口上都有一些貪婪的眼睛在瞻望着火焰的光輝，等待一个信号或是一个秘密的召喚。

① 《启示录》，《新約圣經》中預言世界末日部分，談到各式各样的怪物，如这里所說的长蛇等等。

忽然从卢基納蘭那边的道上过来一伙农民，欢天喜地地吹着口哨，一点也不关心他們后边的大火。他們离得越近，越发觉得他們蛮横，好象要用他們的态度压倒站在宪兵分駐所前面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在走过的时候喊了一声：

“晚安！”

村长、管家和宪兵队长异口同声地急忙回答說：

“晚安！”

不大工夫，口哨不响了，农民們好象在等着别人問他們什么或是責备他們。以后有的唱起小調，有的大声笑起来。走得再远一些他們中的一个人发出一个尖而长的兴奋的嘯声，好象召喚大家站起来似的。同时在东方，火海也无限制地扩展开了，似乎这个人的声音搖撼了这火堆。一股火星旋轉着升上天空，散布开变成流星細雨。乱飞的小火鳥般的火星象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着，以波涛式的飞騰向阿馬拉洶涌过来。

三个人被这极度的混乱吓坏了。宪兵队长强打精神用嘶哑的喉嚨小声說：

“朋友們，我認为这就是革命！”

第九章 大 火

1

星期四早晨，預报太阳快要升起的黎明比往常分外紅艳；不久，太阳升到阿馬拉上空。

由于地上火焰的助燃，天边烧得越来越熾烈了，直到迟迟升起的太阳，竟象沐浴在鮮血中的头骨一般。后来，在白日的阳光追逼下，火焰才开始变白，和天边的紅霞混在一起。当天色更清朗时，一条条烟柱就弥漫了东方，而且彼此扭作一团，然后又互相擴散，仿佛是伸向上帝的烧黑了的胳膊一样。

农民們仍和往常一样，日出东方时，就起了床。

农民們在自己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看着蓝天，尤其是看着擰成螺旋形的烟柱，他們张开了鼻孔嗅一嗅烟的气味，他們对这一切，旣不惊奇，也不喜欢，仿佛对着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一样。有些人打算看得更清楚一些，有些人打算碰見一个随便什么人談談，他們都来到大街上。

"你看这真是一場大火，一点也不假！"瓦西尔·賚达魯从自己的院子里冲雷翁特·奥尔比索喊着說，奥尔比索住的房子和瓦西尔·賚达魯的住宅隔着两家人家，他听見賚达魯咳嗽和吐

燚的声音，就走出家門，来到大街上。"喂，你看，从半夜就这么烧着！……真的，烧的这点东西，至少够全村人大吃大喝地过一年……"

"去吧！讓它烧光更好！誰也沒有得过这些东西的好处……大家都餓得要死，可是沒有一个人注意！"奥尔比索用他的几乎是尖銳的声音說，他高兴得在他的汗衫上撫摩着他的胸膛，好象他已經驅散了胸中的郁悶一样。

在胡同的另一面，老約翰納胳膊上挎着一个盛粮食的家具，喂着她的鷄鴨，吓唬那些貪吃的，保护那些胆小的，用她那永远怨声怨气的声調来維持正义。

"約翰納老大娘啊，你看見营火了嗎？"瓦西尔·賽达魯喊着說。"我相信人家要去喝喜酒了……嘿！約翰納老大娘啊，你說怎么样啊？"

老太婆只把脸略略冲着他扭了一扭，仿佛要打量他一下，然后又接着喂她的鷄，自言自語地說：

"人們只有去喝喜酒时才那么急急忙忙呢，該死的！"

其他邻居也都走近跟前，每个人都順嘴說一句話或作一次解答。交換过第一次意見后，大家就都你瞧我我瞧你，仿佛是等待着一个信号或是应援的命令一样。接着，隨着农民数目的增加，他們的面孔越来越变得严厉了，他們的声音也越来越坚强了，仿佛有一种难以控制的急躁在他們心里冲动一样。忽然，雷翁特·奥尔比索用一种忧憤的心情大声喊着說：

"咱們吶，咱們为什么呆在这兒傻看，浪費时間呢？……咱們就沒什么可作的嗎？……走！咱們也去看看村子里出了什么事，不要把事情扔下不管！"

"对！"别的人好象都解开了心头的苦悶，仿佛奥尔比索从他

的心底里向他們說話一样。

他們一路走着，到处遇見正在議論着的农民，这些农民也随着他們来了。在酒鋪前，簡直可以說这是一个集期……連妇女和孩子們也都在激动起来的人群中呆望着。人們話說得很少也說得很慢，仿佛每个字都象鉛那样重。

不时的喊出一两句强硬得象从密布的阴云中掉下来的大雨点子的話，这就使得人們茫然地轉过头去。

"里边都有誰啊？"瓦西尔·賚达魯听到酒鋪里有声响，就問道。

"嘿，人多得很，"在人群中来回走着的依納特·塞塞尔回答說，"有馬兰，有小德拉高斯，还有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他們在那兒笑吶，可見他們有可笑的……"

"那为什么？"瓦西尔仍旧接着問下去。

"他們自己知道，"依納特神秘地嘟囔着說，"讓他們干去吧！他們干得并不坏……"

"我沒有对你說过么，昨夜，他們吹着口哨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見了他們！"雷翁特·奥尔比索向瓦西尔·賚达魯很神气地說。"当时我走到院子里，看看怎么着了这样的大火，我还在納悶，是誰点的这把大火呢！我又想，火着得太猛了，而且各处同时起火，放火的人一定很多……"

"他們应該告訴我們一声！免得将来有人說我們袖手旁观，就不給我們的那一份了！"一个年老、衰弱而忧郁的人搭腔說。

"他們要向我們这么多人一个一个都問一遍，那就沒人动弹啦，"依納特又一次神秘地說，仿佛他知道很多事情似的。

"这个，他說得有理！"有些人点着头說。

从老远的人群中发出一陣哈哈大笑的声音，大家急忙向那

个方向跑过去。人們听到一个愉快而带着譏諷的口吻說：

"你带着斧子了嗎，陶德尔？……也許你还能到树林里去，順便砍点死树杈子呢！"

这句話好象那么滑稽，在人群中又引起一陣大笑来。陶德尔·斯特林布的斧子挂在左胳膊上，衣服搭在肩膀上，也笑着，露出他那象飢餓的野兽的獠牙一样閃閃发亮的长牙，他回答說：

"真的，是应該从死树杈子开始，我的老約西佛，我們平常就是这样做的！"

尼古萊·德拉高斯在酒舖的門口出現；神色憔悴，仿佛一夜沒有合眼一样，可是比往常活泼。他一看見陶德尔·斯特林布就从門口冲着里边嚷道：

"喂，彼得，别拖延时間啦，陶德尔已經来了！"

等到尼古萊·德拉高斯由門口走到街上时，彼得也出来了，一大帮农民簇拥着他，大都是一些年輕人。酒舖掌柜跟在他們后面，拉住尼古萊的胳膊說：

"喂，小伙子們，你們全喝足了，你不給錢就想走嗎？这是正經人干的事嗎？……要是……"

彼得用一种諷刺的口吻打断他的話，說：

"克里斯代亚老大爷，你最好还是乖乖地回到柜台上去吧！讓我們安靜一会兒！我們有时間一定来还帳！……去吧，回去吧，别等着啦！"

布徐奥克犹豫不决地轉过身来，望着彼得。他本来还打算說几句，可是这个小伙子还在用一种輕蔑的眼光盯着他，还用原来的声調說着：

"誰也忘不了你，克里斯代亚老大爷，你不要担心！我們的帳該怎么算就怎么算，只不过得等輪到你！到了清算的时候，我們

就不讓你等着了，你放心吧！”

四周圍的人，有的笑，有的发牢騷。酒鋪掌柜面色发白，用一种嗄啞的声音結結巴巴地說：

“可是彼得，我的小伙子，你們有什么跟我过不去的呀！真見鬼！”

彼得把他推到一边，也沒有回答他什么，只向陶德尔·斯特林布說：

“你可来啦！我們正想不等你来就走吶……太阳老高了，早晨都快过去了，我們可还呆在这兒不动弹。”

“这沒有什么关系，我們有的是时間，彼得，沒人催我們啊！”陶德尔說，“我得照料我的孩子們，我把他們扔在家里啦，沒有一个人管他們……”

尼古萊·德拉高斯打断了他們这些喋喋不休的废話。从酒鋪里出来約会一起走的，共有二十多人。正在这时候，基利拉·彭諾跑来，手里拿着一根多节的木棍。

“等一会兒，朋友們，你們别不带着我！”基利拉喊着，几乎喘不上气来，“如果我不参加，那簡直要把我臊死，你們都很知道我和……曾遭遇过什么事情。……”

“但是我們总不能等着你們去播那个……”尼古萊打断了基利拉的話，他也沒有把話說完。当他看到准备动身的人增加三倍时，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声調，接着說：“你們不用来这么多人，这沒有用，朋友們，就这几个人去就够了！”

况且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哪里有的是人。

那个刚才已經跑到头里的老头子，叹口气說：

“好！我看你們十分忙碌，来回奔走，沒把我們放在心上，我的孩子們！……这可不是办法……”

“不用說啦，你老老实实地呆着吧，老头子，我們有点小帐要算一算，以后，我們就要使人人都滿意！”彼得說，多少带些夸耀的神气，就象一只准备要叫的小公鶏一样。

这群人向萊斯貝济村走去。他們空着手，只有陶德尔·斯特林布拿着斧子，基利拉·彭諾手里拿着棍子。其中最得意的要算伊里·西尔拉努了，他不断地轉过身来，冲着站在那里的一大群人笑，那些人一声不吭。

“嘿，真怪啦，他們为什么往那个方向去呢？”瓦西尔·賽达魯等到人群走远一些时，說，“难道他們还沒忘追求巴巴罗亚卡嗎？……”

刚才，布徐奥克呆在人群当中，吓得直哆嗦，现在忽然有了勇气，仿佛危险已經离远了似的。

“这算什么事，瓦西尔……你看不見他們搞革命去了嗎？……你好好想一想，这群小伙子有什么跟我过不去的呢？我，我从来也沒有对誰作过坏事啊，我的朋友，而且……”

杜米特魯·契烏利契的女兒伊萊亚娜睡在寢室和餐厅中間的那間小房子里，横拦在娜廸妮的房門外。娜廸妮太太叫伊萊亚娜把所有的門都上好閂，又亲自檢查了一下，看看这些門是不是都已經鎖好。娜廸妮对伊萊亚娜說，她很害怕土匪，这个姑娘听了笑起来。

天亮了，伊萊亚娜起来，慢慢走进餐厅，免得攪了娜廸妮太太的清梦。她把向平台开的門打开，也打开了客厅和餐厅的窗戶；她想在娜廸妮起床前，把一切都打扫干凈。以后她拿着鋪盖經过走廊和厨房搬到自己的屋里去，厨房里，爐火噼啪响着，她的父母正在那里，两个人非常忧郁而且相当害怕。

"唉，我的閨女，你别再象貴族那样爱睡早觉了，現在不是睡觉的时候！"她的父亲迎头对她說了这么一句。"一件大祸临到我們头上了，再也沒有别的出路了！"

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杜米特魯跑去叫醒汽車司机，这是他們約好了的。他呆在那里，一直等这个德国人从自己的小屋里出来。随后，他和往常早晨一样，他走去视察小麦仓庫。回来时，他发現魯道尔夫躺在大門前，渾身是血，脑袋破了一个大窟窿。魯道尔夫大慨打算到大街上看一看卢基納薩的大火。这样，就被那些埋伏在門外的人把他打躺下了。杜米特魯不知道是誰，但在头一天他就听見有人和另外一个人說，娜廸妮太太带来的这个德国人，前天在阿馬拉把孩子們毒打了一頓，这回不叫他挨頓毒打不放他走，讓他到死都要記着这个教訓。杜米特魯把魯道尔夫扛在肩上，一直扛到小屋里，他現在还躺在那兒，一动也不动，仿佛一段木头一样，虽然杜米特魯把他的血洗干净了，也給他包札好了……叫伊莱亚娜等娜廸妮太太起床后把发生的事情告訴她，讓她拿主意应該怎么办，目前，汽車司机已經不能开車了。至于娜廸妮太太，如果她在这里逗留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卢基納薩的大火肯定要蔓延到她家的公館。人們已經沒有什么顧忌了！杜米特魯想好了主意，决定立刻——只留出叫人飲牲口的时間——套車上哥里加努村，到他的主人那里，把这事报告給他……

村长布腊威拉、宪兵队长包阳古和管家班布从卢基納薩回来，累得不得了，讓火烟和煤烟熏得漆黑。馬車在街上停了一会兒，两个宪兵下車跑到貴族的院里去。費了好多唇舌，包阳古才同意去見米隆貴族，他認为，他的責任是永远守卫住分駐所，防备农民意外的袭击。

米隆·于加早已起来了，也正等候着他們。他早已看見了卢基納薩的火焰，他也知道了他的雇农們干出了什么事。他立刻把伊斯莫叫来，要他套車，于加想到出事的地点去一趟。接着又改变了主意。管家既然到那里去了，当然要在那兒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如果于加在場，那只有使他們更为难，而且由于給其他事件制造了机会，就可能加重局势的严重性……昨天，在和省长一起开会后，于加就預感到要发生不可避免的事件。省长的出面干涉正仿佛是一滴硫酸，使过滿的一杯水溢了出来。如果有一个坚决的态度、一个有威力的行动，再加上一些适当的措施，或者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住正待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傾向。对付这些无知的小民，恐怖的办法是保証秩序的唯一办法。省长是怎样来的呢？他手里拿着橄欖枝，嘴里全是好听的辞句，这总是懦弱的标志。因而刺激起不逞分子的胆大妄为。格里果列打算作的，包萊斯庫作了。在米隆·于加看来，卢基納薩的大火恰巧不幸証实了他的預見。

米隆·于加冷静地仔細听了他們三个人的报告，他那冷静态度，簡直使人認为烧掉的不是他的財产一样。人們向他解释說，火是先从草垛起的。等人們知道了的时候，草垛全着了；很快的，火就燃烧到粮仓和牲口棚。长工赶快跑去搶救牲口，可是絕大多数牲口已經死了，人們費了很大的力气，才能走近公館跟前。即使不缺少水，即使所有的农民都肯前来帮助救火，也必須費很大的事才能把火扑灭。況且农民們都不願意去救火。只有那些房子紧挨着火場住的农民，动手保护住他們自己的財产。其余的人睡得象死人一样。就是那些前来帮忙的人，也都不是自願的。而且每个人都想要偷点什么……宪兵队长認为火是阿馬拉农民們放的。这是他訊問几个农民时，农民們說的，他的伊

兹沃尔村的同事今早也到了出事地点，他也是这样說。

“有可能查出放火的罪犯来嗎？”老于加問，他忽然兴奋起来。

“我認为能够査出，如果……”

包阳古先迟疑了几秒鐘，然后才明白地承認他不太敢使用他一向使用的办法。农民們已經成了爱捣乱、好寻衅的人了，正象昨天在省长跟前看到的那样。单純用簡单的演講和威胁是服不了农民了。談到武力，包阳古目前还不敢使用。他有的宪兵太少了，怕全村农民普遍起来，为这个进行残酷的复仇。

因此，包阳古想方設法，最低限度也要把阿馬拉的秩序維持住，他一方面呼吁人們都保持善良，另一方面向人們夸示寬大，这正是昨天宪兵連长命令他实行的办法。否則的話，說什么他也不能讓那群吹着口哨的农民过去，他認为其中一定有在卢基納薩放火的人。

米隆·于加認識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宪兵队长采取了放任事件发展的手段，这只能作到保全他自己的性命。况且，米隆也沒有别的什么办法。現在，只能这样呆下去，直到政府的首长們終于明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們慫恿起来的騷动，并不象在布加勒斯特街头上的簡单的化装游行一样。到那时，他們也就要采取措施来将这种騷动加以制止了。但是米隆·于加仍然叫村长和宪兵队长完成他們自己的职責。

“村子里边，还有許多善良的人，也許比坏人的数目多得多。你們叫这些善良的人行动起来！叫他們不要受到坏人的影响，因为他們同样受面临的灾害的威胁。尼高丹教士作什么呢？……誰也不要忘了，就要清算了，这个时間誰都会輪到的！”

在萊斯貝济貴族公館前的大路上，有几个农民在談論着大火。他們在那里已經看到了一个預兆，只是不知是吉是凶。馬太·杜尔馬努昨天还在阿馬拉，現在他不断地望着往下去的道路，仿佛是在等一个人似的。他好象自言自語地說：

"只有大火才能洗清罪恶啊！"

别人都点着头，其中一个人告訴大家，这是一句意味深长非常含蓄的話。这时，馬太看見阿馬拉的大队农民快到了，他带着一种輕松愉快的神气說：

"你們什么也不要怕，时候就要到了，那时每人都会理解話里边的奧妙！"

从阿馬拉来的农民越来越多了。巴維尔·东苏半路赶了来，跟上了他們，另外，还有許多被好奇心驅使的人也跟这些农民汇合在一起了。

他們同馬太·杜尔馬努商議了一下，以后就分成两組。尼古萊·德拉高斯所在的那个人数較多的組，継續前进。

"喂！你們都走吧，我們在这兒，有这些人足够了！"彼得說，"如果还需要人的話，馬太老大爷在这里，他会把事情安排好的！"

"我跟你們在一起，彼得！"伊里·西尔拉努兴奋地說。

"我們这伙人，叫他們干什么吶？"馬太·杜尔馬努指着方才跟他們談話的那些人問道。

"說的是吶！"彼得說，"我們可不能把时間消磨在閑聊上！你看人家多么快呀！"

2

娜廸妮把戈古·約內斯庫公館的臥房，按照自己的意思尽可能地改动了一下样子。戈古和厄日妮以为在乡間能得到一般的舒适就满足了，这里根本談不上什么"美"，只有"实用"两个字占着主要的地位。娜廸妮却絲毫不願意放弃爱美的特性，就是在旅途中住上一两夜的旅館的房間中也是这样。这間臥房里的床頗大沉重，戈古常以这个床自豪。他說，躺在这张床上，就象睡在母亲的怀抱里一样；可是，在娜廸妮看起来，这张床过于綿軟，尤其是俗不可耐，簡直要把她窒息死。于是，人家在和外間屋相連的那个角落里——离一个很大的带鉄栅栏的窗戶不远，从这个地方，人們可以尽情地欣賞种有花木的花园——給她放上一个簡单而寬大的沙发床，头一个夜晚，她累坏了，洗了一个澡以后，就睡在这个沙发床上。第二夜，尽管她非常希望睡觉，好把那侵入她內心的害怕忘掉，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感到花园里或在别的房間中不断传来脚步声；她觉得，仿佛是有人在敲窗戶，并且有一只手打算把外間屋門上的插鎖撑开……这是入睡前的半无意識状态，每当她陷入这种状态时，一种新的奇怪的响声就使她惊跳起来，也就赶走了睡意。快到黎明，她听到村中的公鷄此唱彼和地喔喔啼叫，預报太阳就要升起了，这时她才沉入酣睡中。还是花园中的一只公鷄在她的窗戶底下啼叫，才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作了一个非常甜蜜的梦，但她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在很大的快感中，对于沒能作完这个美梦感到无限遺憾。她还不清楚她是在什么地方，有好一会工夫，她閉上眼，努力使自己入睡，好接着作她那香甜的梦，或者，最低限度也要回

味一下。可是，不但美梦沒有作成，反而生出危险的害怕心情来，她整个夜里都是跟这种心情搏斗的；她忽然完全清醒过来。她不敢睜开眼睛，好象什么都看不見，就可以得到保护似的。屋子里异常寂靜。她先听到了自己听觉神經的自然顫动，好象无限細膩的繼續不断的沙沙声，这种顫动是平素沒有理会过的；接着，她又听到了她的心在胸中有节奏地跳动着。不大一个时間，在她看来都彷彿是沒完沒了似的。过了一会兒，一只母鷄咯噠、咯噠地在花园中奸叫着，它叫得那么响亮，窗戶如果是敞着的，声音准得响徹她的耳鼓。这个沒料到的声响，使她的心一时非常紧张，但当她辨清这个声响时，她的惊惧就都变成了信任。她的小金表原来放在床头小桌上，她伸手取了过来。

"八点鐘了！"她看着表盘喃喃地說。"我是多么疲倦啊！我本来不願意离开床！……但是，不得不走啊！我已經晚啦……如果……我早就走了。只要是魯道尔夫准备好了。半点鐘我就可以在車中……这个姑娘可睡在什么地方呢？"

她开始把声音拉长，并把音节突出来地喊叫：

"伊莱亚娜……伊莱努塔！……你在哪兒？……伊莱努塔！……"

过了一会兒，年輕姑娘探进头来，輕輕地，自言自語地說，是不是真地听到了女主人的声音，或者只是一个幻觉。

"喂！小家伙，进来！……你起来了嗎？"娜廸妮說，在被窝里，懶洋洋地伸着懶腰，象一个睡熟了的小猫一样舒展着身体。"魯道尔夫把汽車开出来了嗎？"

伊莱亚娜是个旣漂亮又干淨的姑娘，平常总带着一种滑稽的微笑，她很使娜廸妮喜欢，娜廸妮問她是不是願意跟她到布加勒斯特去。可是現在她的微笑就显得这样不自然。

"你媽又罵你了嗎，伊萊努塔？"娜廸妮看見她的这种神情，繼續說，"喂，不要再难受啦，那对你可不好！"

"哎喲，太太……"

伊萊亚娜一开口，立刻就哭起来了。她一边哭一边抽噎着，終于把汽車司机的遭遇和卢甚納薩的大火講了出来。但是娜廸妮好象一点都沒听懂，問道：

"好，那个汽車預备好了嗎？我一定要走了……"

她听懂了以后，可吓坏了，她靠在沙发上发楞，木雕泥塑一般，一动也不动，被子蓋到下巴底下，两只大眼睜得溜圓，凝視着伊萊亚娜。又过了一会兒，她才用一种已經不再象她的、有气无力的破嗓音結結巴巴地說：

"現在我会遇到什么事啊，伊萊努塔？……他們也想把我杀了吧……"

年輕的姑娘很爱她，也很同情她的忧伤。等姑娘恢复了勇气后，就以兴奋和表示信任的話語向娜廸妮解释說，她的父亲早就动身到哥里加努向普拉塔茂努报告一切經过去了，这些先生很快就会回来，套上一輛最好的馬車把娜廸妮拉走。因此，娜廸妮可以放心，千万不要再悶悶不乐了。况且，这个地方的农民也不坏，决不会作出什么坏事来……娜廸妮听着她說，虽然还不大明白，但是她的声音安慰了娜廸妮，在她那恐惧的心情上，在她的內心的創伤上，敷上了止痛剂。紧接着，娜廸妮猛地把被子往旁边一扔，急急忙忙地說：

"哎喲，我該穿衣服了，在他們来以前，我要全都准备好……小姑娘，把便服递給我，也……"

娜廸妮在沙发床沿上一轉身，就把脚伸到拖鞋里去，站起来，脫下睡衣扔到沙发床上。她就一絲不挂地站在那兒，她在自

己家里的时候，就爱在臥室的鏡子前面赤裸着身体来回走，使她身体的一切丰滿的地方都从鏡子里显現出来，这样可以鼓起她对自己美丽的信心。今天她不想欣賞自己。这純粹是本能的举动。屋子里虽然很温暖，她还是打了一个寒战。

"喂，伊莱努塔，喂，我冷，"娜廸妮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喃喃地說。

"天啊！我的太太，你是多么美啊！"伊莱亚娜一边把娜廸妮的便服递給她，一边瞪着两只眼睛欣賞着她那一条肉虫子似的赤裸的身体。

娜廸妮无意識地微笑着。别人的欣賞总使她高兴……少女正把一件柔軟的白綢子便服放在娜廸妮的肩膀上，娜廸妮打算把胳膊伸进便服的寬袖子里时，听到院子里有了响动。

"啊，可能是这些先生們已經来啦，太太！"伊莱亚娜愉快地嚷着說。

"小姑娘，快去！"娜廸妮說，嗓子激动得发干了，"回来告訴我是誰。"

伊莱亚娜从外間屋一溜烟跑了出去。娜廸妮覚得她的心急得象要碎了一样。她的两个膝盖顫抖着。她从前面提起便服的下襬，又坐到沙发床沿上。她白白地費了很大的力气去細听，只听到一种隐隐約約的声响，其中有时露出一个似乎是她熟悉的但又有点模糊的嗓音。她努力辨認农場主或律师的声音，但总是辨認不出来，仿佛是她已經想不起他們的声音一样。

"莫非不是他們么？"这种思想忽然象閃电一般掠过她的头脑。

娜廸妮好象心里长了一个爪子一样，非常难过，她很想喊出来。正在这个时候，她清晰地听到外間屋的地板上响起急促的

脚步声。紧接着砰地一声，門大敞开了，好象从門框上掉了下来一样，一个年輕的乡下人出現在眼前，他身材高大，膀寬腰圓，歪扣着小黑帽子，长衬衫上穿着一件黑上衣，脚上穿着釘着鉄釘的重鞋，瞪着一双黑眼睛。彼得·彼得把門一摔，正好站在娜迪妮面前：

"啊！太太，为什么……"

他的声音突然停止了，就仿佛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的嗓子掐住了似的。娜迪妮先害了一会兒怕，接着想站起来；但是她的膝盖支持不住身体的重量，因此又坐到了沙发床沿上。这时她的便服敞开了，露出了她的乳房、肚子、大腿，她自己却还一点也不知道。她的两只充滿恐怖的眼注視着闖进屋来的那个农民。立刻，她認出他是个熟人，她想起来了，他是牝馬惊了的那一次，給她駕着雪橇兜风的那个車夫，她也想起来，他那非凡的力量和他的鎮靜的态度是多么使她深受感动……她还有时間想到正是这个人現在前来杀害她。同时，她瞧見了他的眼光，她也听見了他大声咆哮着提出来的問題。她也注意到，过一会兒以后，这个小伙子的声音忽然低下去了，她也从他的視綫中，看出来一种新生出来的光輝代替了开始时閃射出来的那种憤怒。这种貪婪而迷惑的光輝，她曾經在絕大部分男子的眼中常常見到，并經常使她因这种光輝而得意，这是由于她的美丽刺激起来的性欲的流露。这个农民的注視，仿佛一个火把似的把她燃燒起来了。她感觉到他是在上下打量她的身体，她立刻明白自己是裸着身体。她跳起来，把她的便服往胸部拉了一拉，就絕望地喊起来：

"你要干什么？……救命啊！……不！……救人啊！……"

彼得把她的喊叫理解为一种邀請。他的血液在身体內沸騰起来了，他的脸变成了赤紅色，他的眼睛充滿了血絲。他除了娜

迪妮正因为惊慌失措而更显得媚人的脸蛋和透过她那白色輕便便服看到的肉体外什么也看不見了。他本能地伸开他的疙里疙瘩的大手和胳膊，仿佛他想压制住一种再也抑制不住的兴奋一样，他忿怒地結結巴巴地說：

“那么……为什么……我不……把你……”

娜廸妮打算冲着另外一个窗戶跑去。她的便服的一个寬大的袖子，輕輕地触到彼得伸开的一只手，于是他的手指就本能地抓着了它。

“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呀！……不！”娜廸妮一边喊着，一边掙扎着，想从这个男人的手里拽出便服袖子来。

她忽然感覺到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她的躯体。她象蛇一般滑溜，从便服中溜了出来，使彼得的手中只有衣服。接着，她就赤着身子向那与餐厅相对的一个角落跑去，躲在安乐椅的椅背后面。她身体上的亮光和細膩更加激起了这个小伙子的欲火。他把手里拿着的衣服扔給她，好象是交給她叫她穿上似的，他也跟着走到安乐椅前面，伸着两只胳膊，仿佛在作捉迷藏游戏一样。

“你不要过来！……救人！……你要干什么？”娜廸妮嚷着說，她的脑袋露出在安乐椅的椅背上面，睜着两只惊惶的眼睛，随着他的移动而移动着。

当彼得走近安乐椅时，娜廸妮忽然从她那隐身的地方跳起来，打算跳到外間屋的門口，以便逃跑。彼得的长胳膊拦住了她的去路，摟住了她的身体。

“放开我！……救命呀！……”

彼得把她举起来，象举一个洋娃娃一样，把她的脸轉过来，冲着他，同时，用他的另一只胳膊抱住了她的腰。他低下头来，仔細看她的眼睛。娜廸妮抵抗着，眼光正和他的象冒火苗的视

肆接触，她也看到了他的脸上充满了喜悦。她举起拳头打他的脸，锤他的头，她又把他的帽子扯下来，打他的眼睛，在他的眼睛里，欲火仿佛一个大火苗在那兒燃烧着。他忍受着她的拳打，仿佛忍受着爱怜一样，直到他感觉到是在打他的脸时，他就把自己的脸藏到她的怀里。娜廸妮已經不再感觉到两只粗糙的手摟着她的腰和身体了。現在，她感觉到热呼呼的嘴唇和擦伤她皮肤的髭鬚。由于掙扎，娜廸妮的身体輕輕地向地面滑下去，恰好这个农民的嘴正落在她的小而圓的乳房中間。彼得的嘴唇停在一个乳峰上，就在这个乳房上面狂吻了一陣，接着，他就用牙咬，仿佛在一个熟透了的大蜜桃上咬着一样。

"我痛！……救命啊！……放开我！"娜廸妮嚷着，又用拳头打起他的头来。

这时，娜廸妮了解到彼得一边吻着她，一边用他的两只胳膊紧紧地抱着她，退到沙发床跟前，沙发床上，她刚从那里鑽出来的被子还掀着。彼得的脸还扎在娜廸妮的乳房中間，他由貪婪的本能支配着，把她的脸朝上慢慢地横放在沙发床上，用一只胳膊摟着她的腰，另一只胳膊支着身子。娜廸妮把她的两只手抓住彼得的头发，拚命地揪。忽然，她感觉到他的一只沉重的大手象一个球拍一样插进她的两条紧并着的大腿中間，給男人的膝盖讓开了地方。那只手粗魯地在她的小肚子上撫摸了一陣。娜廸妮抵抗着，但已經沒有力量，她被男子沉重的身体压住，只在沙发床上摇着头說：

"我不願意！……救命呀！……救命！……"

彼得的脸离开娜廸妮的两个乳房，用嘎哑的声音嘟囔着說：

"老老实实地呆着吧！……他媽的，我吃不了你……喂，就是这样！"

娜廸妮忽然感觉疼了一下。她又挣扎了一陣，她的喊声变得越来越无力了，她的双手就象两只衰弱的翅膀在那兒扑打着。以后，她的不断的叹息声变成韵律协調的哼哼声，这种哼哼声又被这个小伙子的气喘吁吁声压下去了。娜廸妮眼睛閉着，嘴微张着，头不停地搖动着，她的胳膊却无意識地摟着这个小伙子的脖頸，小伙子搖动着她，使她感觉着有一种神魂顚倒的顫动，有一种快感传遍她的周身，这种快感异常强烈，眞仿佛尝到一种旣苦而又非常甜的一种异样的神秘东西一样。

她已經精疲力尽了，仰面朝天，冲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眼皮垂着。忽然，彼得說話了，声音带着一点諷諷，仿佛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一样：

"喂，太太，用不着嚷，用不着抵抗，我也沒有把你……"

娜廸妮起来了，仿佛从恶梦中惊醒一样。她的睡衣就在眼前，順手取过来蓋上自己的身体，又用手捂上脸；她对她所爱惜的这个身体，只是感觉到一种无限的厌倦。

彼得把他掉在地下的帽子撿起来，戴在头上。他在那兒站了一会，欣賞着娜廸妮，就仿佛只有現在才把她看得更清楚。他聳一聳肩膀，自言自語地嘟囔着說：

"高貴的太太，我不……"

接着，他极力作出一种含有命令意味的声音，說：

"太太，如果你想保住性命，你就快走！……听見了沒有？立刻走开，要不然……"

娜廸妮看着他，仿佛不懂得他說的話一样。她在保护她的肉体时，忘掉了眞正的危险。現在他一看她，她就又想起危险来了。她哭泣着說：

"上哪兒去呢？……你救我吧！……我該怎么办呢？"彼得

不想可怜她。他更粗暴地重复着說：

“太太，上帝給你出什么主意，你就作什么吧！但是赶快作……”

这句話的下一半是什么，他沒有說清楚，就出去了……娜廸妮又听到他的带着鉄釘的鞋在地板上响着。她用手在沙发床附近摸索，找到了她的袜子，她撅动干了的嘴唇喃喃地說，好象跟另外一个人談話似的：

“我应当走……但是上哪兒去呢？……上帝，我的上帝，我要上哪兒去呢？”

3

普拉塔茂努跟平常的夜間一样，这一夜也到院子里轉一个圈兒，瞧見了东方起了大火的火光。他心里想，这一定是在代來奥尔梦省，也許是伊兹沃尔。无論如何，这是一个征兆，告訴人們暴乱已經到了眼前，明后天也可能在他們这里爆发。他决定利用娜廸妮动身的机会把全家的东西装在娜廸妮的車中，运往西特兹蒂。应当把女人叫醒，和她商量一下，除了带走金銀細軟以外，还应当带走什么。

这天早晨，普拉塔茂努老早就把阿里斯提德叫起来了，比往日早得多，阿里斯提德一向都是睡到傍午才起来的，他非常不满意，說人們攪扰了他的甜蜜的梦。接着他就諷刺起他父亲来，說他父亲簡直跟律师斯塔沃拉一样胆小，只会哆嗦。可是阿里斯提德仍旧起来了，实际上他比别人更害怕，他只是装腔作势，要显出自己有英雄气概，好在父亲的眼里成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辜負他父亲的慈爱。

不到七点鐘，他們三个人都准备好了。奥兰波·斯塔沃拉是从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的，他全身穿戴齐整地睡了下去，以便夜間突然发生什么襲击事件时，不致因事出意外而沒有准备。当然，普拉塔茂努加了很大的小心，不讓他的家中仆人或农場的长工知道他的企图。这个消息很可能在村中宣揚开，惊动农民，或激起他們来搶自己，等走了以后，爱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生什么事情吧！

八点半鐘了，他們看着娜廸妮还不来——一定又是为了很簡单的理由，为了她即使是在这种危险的时候还是不能放弃的貪懶和爱美的习慣——，就全忍耐不住了，这时，他們看見誰也沒以为他会来的杜米特魯·契烏利契来到了。起初，他們全都感到困惑，过了一会兒，律师斯塔沃拉发起火来，說"这位太太要使大家都遭殃啊！"律师又說，她应当坐着这个好人的車子来到这里，这也不算什么丢人啊，真的！她不但沒有这样作，反而得叫他們等着她，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这就給农民有了向他們襲击的机会，还可能把他們杀了。阿里斯提德向杜米特魯建議，赶快用小車把她接来。小車一去一来的时間，就可以把大車套好了，也就可以把他們送到科斯太什蒂去。普拉塔茂努認为最好大家都坐上大車，路过萊斯貝济村，把娜廸妮接走，再从那里經过剛达古租，轉上省公路，省公路大概有宪兵或軍队保护着，这样也就比較安全。所以他立刻下令套車。

他們都在阳台上呆着，等着把車推出来。不时地向杜米特魯·契烏利契問长問短。普拉塔茂努太太在屋子里来回轉，一边哭哭啼啼，一边不停地囑咐仆人們好好照料家里的东西。等以后她也要好好照顧他們。杜米特魯的两只手来回倒换着拿自己的帽子，他站在楼梯跟前，說，萊斯貝济的居民都很安靜，对于

田間的工作繼續拖下去感到非常遺憾。正在这时，有四十多个农民闖进院子来了，嚷得声音很大。其中有些人揮动着棍子。律师、普拉塔茂努和阿里斯提德坐在椅子上都吓得目瞪口呆。一霎时，农民就把阳台包围住了，大声叫嚷着、咒駡着、拥挤着，彷彿每一个人都想要站在最前列。杜米特魯一个人光着头，呆在憤怒的人群里。长工們从小屋子里走出来，惊訝地看着。車子已經从車棚里拉出来，車夫牽着馬走来了，准备套車。

普拉塔茂努很快就鎮靜下来。他站起来，装出什么都不了解的神气，很和气地問道：

"喂，朋友們，有什么事？……你們跟誰过不去呢？誰惹着你們了？"

有十几个声音同时答应，一个比一个嚷的声音高。辱駡声、詛咒声、威胁声，这一切都混成一个震耳欲聋的喧鬧声，从这种喧鬧声中只听到一大片詛咒謾駡……普拉塔茂努把眼全吓直了，他举目环視，看見农民們的脸都气得变样了。他認得这都是阿馬拉、萊斯貝济和哥里加努的农民。基利拉·彭諾站在小学教員德拉高斯的弟弟旁边，站在离普拉塔茂努最近的人群中，普拉塔茂努一眼看到基利拉·彭諾的脸，就和和气气地对他說：

"喂，基利拉，你說是誰叫你們生气，你也說，你們打算要我們作什么，你比别人都更清楚地了解我，从来也沒有迟疑不决地……"

基利拉·彭諾左手拄着还发綠的棍子上了阳台的四层台阶，用他固有的柔声柔气說开了：

"这些人打算干什么，他們自己会跟你說。他們有舌头，可以說話；至于我嗎，关于蓋吉娜的一笔老帳，我要跟这个土匪来算一算，他……"

基利拉来到阳台上，說到"土匪"这个字，他就向阿里斯提德扑过来，阿里斯提德还坐在那兒，吓得丢了魂，唇边上带着一种傻笑。基利拉照着他的頭上打了一个大嘴巴，声音非常清脆，真象是鏟子碰了鍋那样响。

"你别打他，基利拉！"普拉塔茂努趁来得及叫一声的时候喊着。

正在这个时候，农民們就向他們扑上来了，一陣拳打脚踢，打得他們在阳台的地板上乱翻乱滚。律师斯塔沃拉拚命地嚷着：

"朋友們，你們别害我！……我，我不是这地方的人！啊！唉呀！唉呀！"

普拉塔茂努太太和别的妇女的哭喊声，打人的声响和叫嚷的声音在整个宅院中响成一片。混战只繼續了很短一会兒时間。尼古莱·德拉高斯仿佛下命令似的說：

"啊！……基利拉老大爷！你住手！不用打他啦……我的朋友們，你們住手吧！他媽的，我們不是跑来仅仅揍几下就算完的！……别打他啦，听見了沒有？……我們来，就是为把这个臭希腊人閹了，免得他以后再去糟蹋别人家的姑娘媳妇。"

随着就是一陣混乱。有些人問："他說什么？"另一些人却嚷着說："他要把那个家伙閹了！"又有些人叫嚷着說："把他杀了算了，又不是什么大損失！"这些人拳打脚踢，雨点似的打在阿里斯提德的身上，打得他头昏脑胀，在农民的便鞋和靴子中間蜷縮成一团；他在想办法从他們当中溜出去，然后逃跑。但是普拉塔茂努却吓疯了，开始叫嚷起来：

"饒了他吧，基利拉！……我的朋友們，你們可怜他吧！……尼古莱，你也饒了他吧！"

沒有人听他的。有一个人喊道："留神那个老头子！"另一个人嚷着："躲开，躲开！……站在一边！"

阿里斯提德已經往外爬出一点了，尼古莱·德拉高斯抓住他的腿把他拉到阳台正中間，正好叫他仰脸躺着。接着，仿佛一个連长分配任务似地喊着說：

"喂，特郎特，瓦西利卡，你們倆拽着他的胳膊，科斯提卡，你騎在他身上不叫他动。你們呢，你們拉着他的腿，就象这样！……小伙子們，把他拉結实娄！……喂，基利拉老大爷，你过来，抽出你的刀子来！你閹过不少的猪，你会干这件事！"

尼古莱亲手去解阿里斯提德的袴子扣，阿里斯提德了解到人們要对他作什么时，他就用尽力气叫嚷。

"喂，小伙子們，把他的腿劈开！"基利拉·彭諾喊着說，就按照閹猪的方式跪下来，右手拿着刀子。"把他拉直了哇！"

农民們挤成了一个圈，用一种貪婪的眼光注視着这一幕。普拉塔茂努象个疯子似的摸到他們当中，喊道：

"你可别閹了他啊，基利拉！……啊！我的天啊！最好把我杀了吧，我的朋友們！唉！哎喲，哎喲！"

几个人把他拉住了，又有几个人用拳头直打他，这时候，基利拉用一种譴責的腔調說：

"喂，我看到蓋吉娜肚子大起来，而这个土匪却在发笑，并且譏笑我，那时我的难受正跟他現在一样……"

正在这时候，阿里斯提德发出一声使窗戶上的玻璃都震动的吼叫声：

"救人！……救人！啊，哎呀，哎呀！爸爸，你可别把我扔了！"

疼痛的吼叫声越来越长、越来越哑，变成了嗯嗯声，以后又

連抽噎带哼哼，在这一段时間里，基利拉·彭諾仿佛閹一个猪似的，一面割着一面安詳地說：

"别出声了！你爸爸心愛的小公鷄，别出声了！你調戏够了妇女們啦。今后你就会老老实实地呆着了，你也……嘿，嘿，这一大冬天，我的心是多么难受啊，我哭了多少次啊，我的哭訴，又給多少人带来了煩恼啊！……"

尼古萊·德拉高斯面色阴沉着，注視着，嘴里嘟囔着。不时地向普拉塔茂努瞧一眼，普拉塔茂努站得老远，一边放声大哭，一边在农民們的手中掙扎着。

"好啦，成功啦，你看这些个东西！"基利拉說着，站起身来。

"放到他眼前，叫他們烤着吃！"尼古萊·德拉高斯大声說，同时嫌恶地轉过身来。

人們的笑声混成一片，接着，暂时安靜下去的喊叫声、喧嚣声又恢复起来，而且比以前更乱了。阿里斯提德仍旧躺在地上，不住哼哼着。农場主从农民們的手中摆脫出来，向他的兒子扑去：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这帮土匪！"

基利拉·彭諾由尼古萊陪着，下了平台走到院子里去，其余的人跟在他俩后边，混乱的声音不停。

这时节，普拉塔茂努头脑清醒了一些，把老婆叫来，她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昏过去好几次了。他对老婆說，他們应該立刻动身，至少要上科斯太什蒂，找一个医生，不然，孩子的性命非常危险。接着，他使出不同寻常的力气把阿里斯提德抱起来，摟到自己的怀里，竟象抱一个小孩子一样地抱着他穿过人群走去，人們依然在叫駡着。农民們給他們开道，叫他走到車跟前，車子在那兒等了很久了，車夫站在旁边，吓得目瞪口呆。农場主普拉塔茂

努怀抱着兒子，沉重地迈着步，普拉塔茂努太太和两个老女仆跟在后面，农場主贼道：

“喂，快着点，米特罗芳，快，拉馬！我們上医院去，不然，孩子就要完蛋啦！”

农民們听他說了这些話，又看見他們这样哭哭啼啼，稍微平静了一会兒，仿佛这个作父亲的痛苦感动了他們似的。只有德拉高斯輕蔑而憤恨地笑着說：

“是啊，你們找医生去吧……医生可能把那些东西給他縫上。”

沒有一个人笑。大家都看着农場主坐上車，怀里抱着阿里斯提德。普拉塔茂努太太用一条被子把她的兒子圍起来，然后爬上車，坐在車夫跟前。杜米特魯·契烏利契和那两个女仆尽力帮他們。然后馬就冲大門走去。从农民們旁边經过时，普拉塔茂努紅着眼，声音非常郁悶，嚷道：

“基利拉，你小心点，上帝在上边瞧着呢，他要狠狠地懲罰你，要远远超过你今天給我的打击！”

“我在上帝懲罰我以前，已經被你懲罰得够受啦！”基利拉·彭諾答道。

“……眞他媽的，这几个臭希腊人！”尼古萊·德拉高斯咬牙切齿地詛咒着說。

大車发出沉重的隆隆声走出了大門。过了一会兒，尼古萊多少显出一点輕松的神气，說：

“我們完成任务了。現在可以回家去啦，我們还有别的事要办呢！”

有一个身材高大的莽汉很不高兴地，声音里带着某些敌意問尼古萊說：

"你說，我們这些人还該干什么呢？不要以为把人們鼓动起来只是为了鬧这个希腊人的兒子！"

"好！我的小伙子，你想要我們告訴你，当你們摆脫貴族的时候，該干什么嗎？"德拉高斯气势汹汹地說，"你們不动脑筋，也沒有脑子嗎？难道你們是刚断奶的孩子嗎？我們走吧，基利拉老大爷。喂，阿馬拉的老乡，我們都走吧！我們用不着問別人，我們知道我們該干什么！"

"你說得对，你說得对！"有几个人說，"你們走吧，什么也不用怕，我們不会閑呆着的！"

但是，等阿馬拉村的人們走了以后，萊斯貝济的村民在貴族公館的院子里呆了一会兒，觉得很为难，其中有一个人嚷着說：

"嘿，你們看該怎么办？"

接着，仿佛是因为沒能作出决定而大发雷霆一样，大家忽然开始嚷起来，詛咒起来，互相激励，一个比一个声高：

"朋友們，我們也象卢基納薩一样，給他来把火吧！……最好等一会兒，我們不要空着手回去，……为什么放火呢，最好先拿出点东西来，粮仓还都滿着吶！……好样的！……喂，小伙子們，不要再犹豫啦！……約昂，你不要怕，还有好多貴族吶！"

阳台上，妇女們一边哭泣，一边整理东西；一个人闖上阳台，其余的人，象羊群一样跟随着他。妇女們都吓坏了，哭着号着地往屋里跑去。另外的农民，听說人們又在貴族公館內聚合起来了，就又从街上走来，一个劲地向那里涌。涌进屋里去的那些人奋激地看見什么砸什么，远近都能听見这些声音，使人們相信他們是在这里和死敌搏斗。他們一个跟着一个走出来，看見什么值錢就把它拿回家去，一边喜欢得直喊，一边赶快回来，好趁东西沒有搶光以前，再拿点別的什么。在院子里边，来晚了的人正

在打主意，这时，另一伙人已經把粮仓团团围住。貴族公館很快就变成了螞蚁窝，聚滿了男女老少，人人都想搶先弄点东西……

这时，律师斯塔沃拉挨了一顿打以后，本已头昏眼花了；他却趁着由于小普拉塔茂努产生的混乱，偷偷地溜进屋里去。他很知道各处进出的地方——这两天来，他就看好了地势，正是为了防备一个象今天这样的意外事件——他穿过厨房溜到这所房子后面，一个下房的小院子里。虽然挨了好些打，讓人家踢了好几个跟头，已經弄得六神无主，但是他还能很快地清醒过来，放弃最初藏在这公館內的打算，相反的，他跳过了院子和果园的木板界墙，勇敢地走过田野，繞过全村的房屋以便到达大路上。他总也不相信，一个五十六岁的人居然能够有这样高的体育鍛炼水平。他甚至于想不起他是个有心脏病的人了，也想不起他已經开始有了气喘病，也想不起医生早就禁止他跑了……他飞快地走着，真象阿尔卑斯山的猎人一样，穿过粘脚的田壠，越过有水的水洼，稍微傴僂着身子，免得引起別人的注意，渾身热汗淋漓，然而却充滿了幸福感，这种感觉不斷給他增添新生力量。最后，終于来到村头的一所房子！他想站定一会兒，好喘喘气，擦一擦汗，但是他非常謹愼地把这种懶惰心情赶跑了，向斜坡繼續走下去，好走到大路上。忽然，他瞥見一輛車。他認識这輛車，立刻向这輛車呼喊。他的声音被車輪的响声淹沒。一会兒，他几乎絕望了。如果在路途上再遇見一群农民又該怎么办呢？馬飞馳着，車离得很远了。

"这些农民多么愚笨啊！"他痛心地想着，"他們袭击农場主，目的是杀他，誰知又放他坐着車走了……如果我早知道这样，就应該留在原地不动，也就用不着越过田野叫我这两条苦命的腿受累了。"

I

“我应当立刻动身！”娜迪妮一边喃喃不停地說，一边赶快穿衣服，好象房子着了火一样。“我的帽子在哪里呢？……是的，我应当动身！”

她把梳妆用的和装飾用的小东西，还有她的表收拾起来，放进她的那个嵌着金絲文字的紅皮包中。她从鏡子跟前走过时，无意中瞟了一眼，看見鏡子里那张脸，她簡直都不認得了，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我太可怜了！”她心慌意乱地說，“这一切都是因为……好，赶快，我……”

彼得从外間屋走到阳台上，然后下去，到了院子里，这时，莱斯貝济村的居民向院子里聚攏来了。陶德尔·斯特林布为了伊莱亚娜的緣故正在院子里跟杜米特鲁·契烏利契的老婆吵嘴，因为伊莱亚娜非要到她女主人身旁去不可。陶德尔不讓她去，甚至推了她一下，年輕的姑娘就哭了起来。

“啊！你可来啦，彼得！这些女人可要把我撕碎了！”陶德尔大笑着說，“真的，你在那兒呆的时間可不小啊，彼得！……难道那位太太在那件事情上嘗到极大的甜头，不放你走嗎？”

“住嘴，陶德尔！別再饞得流口水啦！”这个小伙子皺起眉毛来說，“他媽的，你是个人，不是一只狗哇！我已經把她罵够了，你不要再那么办了……你看，她立刻就要走了，她放弃了土地和她的一切所有。”

“那好！”莱斯貝济的两个居民說。

但是陶德尔·斯特林布忽然变得满脸通紅。

"你在这兒跟我瞎說什么？你忘了我們事先的約定啦？你忘了正因为这个，我才磨破了鞋底到这里来嗎？"

"那么你打算作什么，陶德尔？"彼得問。

"你不是說过她把我們譏笑得够受嗎，并且……"

"她是譏笑了你呢还是譏笑了我？"

"啊，如果你不願意干了，那全在乎你！"陶德尔接着說，气更大了。"但是我，小子，我可是个老光棍汉，我也終日挨餓和……喂，伊里，你給我看着这个！……"他說着，忽然冲着伊里·西尔拉努轉过身来，并把自己的斧子挂在他的胳膊上。"我不象别人那样作，人家……"

陶德尔匆匆向阳台扑去，嘴里边直嘟囔，接着就进屋里去了。伊萊亚娜吓坏了，抓住了彼得的袖子，对他說：

"彼得，你可别叫他去，他要杀她！"

"讓他見鬼去吧！他不願意听我的話，"小伙子一面按捺住自己，一面嘟囔着說，"我也跟他說过，并且……"

陶德尔进入外間屋的时候，娜廸妮已經穿好了衣服，手里拿着她的皮包，正要离开她的臥室。农民一瞧見她，就走近去并用一种戏謔口吻向她說：

"你想上哪兒去呀，我的美丽的小鴿子？……稍微呆一会兒，給我来个小吻吧！"

娜廸妮只犹疑了一下，然后一个箭步跑进客厅里，用鑰匙把門鎖上。陶德尔可气疯了，也不再打算設法撑开門，只是用肩膀推，一下就把門推垮了。

"救命啊！……救命啊！……"娜廸妮嚷着，两个眼珠都突出来了。

"你不喜欢我嗬，嘿，太太？"陶德尔冷笑說，"这沒有什么关

系，我可喜欢你呐！”

他把她按倒在地，把她的裙子撩到腰部。娜廸妮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只不过嚷了一次：

“救命啊！……救命啊！……”

“你别嚷，眞他媽的臭婊子！”农民嘟嚷着說，用两只大手滿把地掐住她的脖子。

娜廸妮的声音立刻止住了，就仿佛是有人剜了它的根一样……

几分鐘以后，陶德尔又出現在阳台上，娜廸妮的皮包早就揣在他的衣袋里了，他的脸上装出一副挺得意的神气。他从伊里的手里接过那柄斧子来，用一种嗄哑的声音向伊里說：

“喂，伊里，你也去吧！也許她还有热气呐！”

农民們怀着惊惧心情好奇地注視着陶德尔。这时，伊莱亚娜却嚷道：

“唉呀！他把太太杀死了！……凶手！凶手！”

“唉呀！”彼得也同样說，“我希望你沒作出这件事，陶德尔！”

陶德尔·斯特林布安詳地答道：

“可是，我敢发誓，她死得象一只小鷄一样。我为了叫她不再嚷嚷，掐了她一把，她就不喘气了。”

“唉，我的天啊！”彼得比以前更失望地說，“陶德尔，你作得太不漂亮了，因为現在……”

陶德尔凝視着彼得，然后又以惊訝的神气看着别人，他这种惊訝心情逐漸变成为憤怒。他的扁平的脸上长着許多毫毛，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沒有刮过，現在这些毫毛都扎煞起来了。他脸上的两只小紅眼睛，眞象暴风吹在两块紅火炭上一样。他象一只疯了的猛兽，吼叫着，时而走到这里，时而走到那边，眞仿佛

赤脚在火炭上走着一样，嘴里冒着白沫，結結巴巴地說：

“那么，她死了又該怎样呢？……我的老婆本来还能活好些年，为什么竟会活活地餓死了呢？我想把她領到医生家去看看病都办不到！你听說过由于陶德尔·斯特林布的老婆死了，这些貴族哪一个难受过嗎？我为了埋她，欠了教士和别人許多錢，我的孩子們还在挨餓，我却連一寸地都沒有。我累得要死，到头来还不能喂飽我的孩子……你們不去啐她的尸首，反而因为我招死了她，倒跟我生起气来……她只是为了寻欢作乐，只是为了她自己生活得更舒适，才跑到这兒来。她是想把她的地卖給象她一样的人，好不落到我們手里。但是我，我要把他們全杀了……誰落在我的手里，我就把他的脑袋劈开……好叫这块土地上不再有財主的痕迹，好叫他們断子絕孙，滚他媽的蛋！”

他把他的斧子高举过頂，他的嗄哑的声音发出破軍号似的声响：

“我这样地受罪已經受够了……現在我要减輕我的痛苦！我需要喝財主的血来解恨！”

他手里拿着斧子，直奔貴族公館的窗戶。玻璃和窗戶逐个变成碎片乱飞乱舞。他的疯狂的破坏贏得了农民們的同情。他們也开始砸起来，看見什么，就抓起什么来，把它疯狂地破坏了。杜米特魯的老婆哭着嚷着，一边还揪着自己的头发，生怕人家把她的东西也給砸碎。这时，伊萊亚娜跑到屋里去看娜廸妮太太的情况去了。巴維尔·东苏一开始就注意这个汽車。他在粮仓里找到一把鎬，以异常忿怒的心情砸起这个汽車来，但是总認为这样砸太慢，效果也不很显著。他一看見砸漏了一个汽油箱，就把鎬扔到一边，从車房附近的一个圓洞里抽出一把干草来，挽成一束，在他的衣袋里乱摸，摸到一根火柴，然后就慢慢把干草点

着。等到干草着成一个挺旺的火苗时，他就把它扔到汽車底下，那里有不少的汽油，已經汇集成河了。微蓝色的火苗子突然把汽車包围起来，火苗子一直着到木板的房頂上，鑽进堆干草的閣楼上。过了一会兒，整幢的建筑物都被一大片烟云籠罩住了，从烟云中，吐出抖动的黄色舌头……

“起火了！……起火了！……”人們喊着說，心里都充满了反常的喜悦。

“哈，哈！我的心这才温暖过来了！”陶德尔·斯特林布喊着說，脸上的汗跟刚洗过澡一样，冲着火苗中的房屋跑去，仿佛要跳到猛火里去。

彼得·彼得弄得心慌意乱，呆在阳台附近，好象在梦里似的，观望在院中骚动着的人群。过了好久，他才看見馬太·杜尔馬努也呆在那兒，一动不动。

“喂，彼得，是不是应当把太太从屋子里弄出来呢？火眼看就要着到她跟前，如果她的躯体被火烧毁，那可是一个大罪呀！”

“馬太老大爷，你說得有理，”彼得非常同意說，“人們全都糊塗了。”

正在这个时候，伊莱亚娜从危险的屋子里走出来，抱着用白单子裹起来的娜廸妮。

5

《德拉波吕尔》报社看来好象是在守丧期間一样。星期四，快到十点鐘的时候，提屠·海尔德列亚走到了編輯部，連一个人也沒找到，就是罗絮也沒有在他的那个出名的堆满了报紙的办公桌前。不錯，罗絮曾經来过，但是立刻又走了，留下話說，半点

鐘內他就回来。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迟到的原因，是因为他先到內政部找莫德来阿努去了，为的是从莫德来阿努那里找一些关于阿尔蓋什省的消息，他头一天曾經答应格里果列·于加这样办。他一点消息也沒有得到。况且，头天晚上，格里果列曾經用电話和匹特兹蒂省政府的秘書談了話。省长包莱斯庫正在省內視察，半夜可以回来。目前看来，一切还算平靜，各处都还沒有发現暴乱事件，虽然影响的危险是很大的，因为阿尔蓋什和正发生恐怖事件的代莱奥尔梦接壤。提屠头天一下午都在找他的朋友，直到晚上才在普雷德列亚努家找到。格里果列开着玩笑为自己解嘲說：如果提屠想每次都能找到他的話，就应該先来普雷德列亚努家，这些日子以来，他在普雷德列亚努家的时間比在自己家里的时間还多。海尔德列亚微微一笑。提屠相信，他已經注意到，除了普雷德列亚努的友誼以外，小于加不断地来訪他的朋友，这和奥丽加·波斯特尔尼庫小姐的美丽的眼睛并不是沒有关系的。

昨天，午飯后，提屠遇見了戈古·約內斯庫。戈古也給匹特兹蒂方面打了电話，他比往常更加心緒不宁，眼睛总是湿潤着，仿佛一种不祥的預感已經在咬着他的心一样，厄日妮无論怎么想法子安慰他，也沒有用。

当然，提屠·海尔德列亚把自己的时間安排得非常合适，唐塔到午后五点鐘該来的时候，提屠一定在家。她准时来到了。他們俩拥抱一陣，都流出了喜欢的热泪。唐塔写給提屠的信中說到的那些重要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事实是：提屠走后三天，約翰就离开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了。不是約翰叫唐塔远离提屠，却正是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想把房子留給她的姑娘米米住，因为米米的丈夫已經把她撵出来了。此外，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

还曾想法宣揚唐塔的丑聞。她到約內斯庫家中来，見人就胡說八道，当众指着唐塔的臉高声說出唐塔跟她的房客在一块睡过觉。約翰跟她完全断了关系，他很快就和副司长的女兒訂了婚。还有，約翰表現得很高尚，在他父母面前堅决否認萊努塔的"誹謗"……这一切消息，提眉·海尔德列亚都以莫大的兴趣諦听着，首先因为这是唐塔向他訴說的，其次是因为凡是有关她的事，实在比任何事都更使他关怀。他非常感动，向她承認，如果他的經济情况再稳定一些，他一定馬上把她娶过来，并且，无論如何，她是应該終身屬于他的。为了証实他的諾言，他告訴她，从此以后，他要用"我的未婚妻"来称呼她……

"你来啦，好！我的小伙子！"罗梨走进来，发現提眉正在埋头看报紙，就这样小声地說，"那么，还能維持嗎？……今天午后我們就要有一个新的政府了！"

他翻了几分日报，又說：

"你看出这些可敬的政客們是怎样改变他們的作法嗎？現在再也不談农民們的神圣的斗爭啦。現在口口声声說是暴乱的煽动者，而对这种人，就得采取有力的鎮压措施。这一切情形，我在三星期前不就跟你預先談过了嗎？小伙子，你就要看到，他們要怎样在最短期間使用他們的大炮来扼杀他們昨天还极口贊揚的神圣斗爭！你沒看出这点嗎？他們表示热中于他們的"神圣斗爭"和他們的"必須珍貴罗馬尼亚人的血"，正好到他們有把握取得政权为止。这就是說，他們在国內縱火是預先計划好了的，而且还是放开胆子干的，因为他們覚得国家毁灭并不算什么，他們重視的只是攫取政权，就是在一个毁灭了的国家中取得政权，也沒有什么不可以……无論怎么說，我的朋友，这些人是可恶的。我么，我不搞政治，各个党派和他們自命的理想，在我

看来，都是可有可无的，但是这些人却仍旧是十分可憎的！”

电話鈴声打断了他的气憤：

“喂！是，是，《德拉波吕尔》日报社……海尔德列亚先生么？請等一会兒……給你！”

这是戈古·約內斯庫打听消息。这天，他沒有能和西特茲蒂方面通話。提屠答应他，等自己从莫德来阿努家中出来时就到他那里去。

“就这样！那些可怜的人們难过，受罪，只是因为这些紳士們千方百計想抓住政府！”編輯部秘書又重新說，仿佛电話打断他使他更兴奋了。“有多少人还得受苦，而且不知还要流多少血吶！当他們鼓动农民們暴乱的时候，他們完全主张縱容，然后再利用这种縱容来屠杀农民，这个，你会看到的！还有，我敢跟你打賭，他們还会找出这些暴乱的煽动者来的。哈！不，不是找出那位鼓吹圣战的部长来，不，我的朋友！而是找出象你、我这样的，或是某个教員，或不在他們党的某个教士或某个社会主义者……”

电話又打断了他的議論。格里果列·于加通知提屠，他要来找提屠一起到內政部去。以后，罗絮整整用了一个半鐘头的时間，向这位馴順的編輯传播他那淵博的政治常識。

莫德来阿努非常忙碌，尤其是要改組政府就显得更加繁忙，但是仍然极其和藹可亲地接待了格里果列·于加，并且向于加提起他們两人曾在火車中相遇和罗戈紀納魯曾說了的无意識的話。莫德来阿努接着对于加說，今天早晨，他曾看过从西特茲蒂打来的一个电話的記录：人們在夜間发現本省南部卢基尼蒂村或卢基納蘇村內有一处的貴族公館起了大火。火是由农民們放的。接电話的人沒听清楚村名，因为亲自打电話的省长精神非

常委靡，更确切地說，他打电話时只是一些結結巴巴的話句。莫德来阿努接着說，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阿尔盖什省的局势，曾在一点鐘以前向西特茲蒂方面打过电話，并且和省长說了話，省长說，和本省南部联絡的电話电报綫不是发生了障碍，就是被切断了，因此他也沒得到什么新的消息，必須等到邮递員来，或者能从他們的嘴里得到一些新的消息。省长又重复了他以前传达过的卢基納薩村失火的消息，跟莫德来阿努从西特茲蒂得到的消息一样。省长却不相信这个……这可能是一个恶作剧！省长本人在省內各处視察，快到半夜时回来，而且他可以証明在这个地区呈現着一种完全有秩序的現象。

“貴省的省长是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但是未免过于乐观！”莫德来阿努微笑着說。

格里果列·于加向莫德来阿努热誠地道了謝。关于改組政府的事，他們又談了两分鐘。小于加說，他的朋友巴洛列努律师已被任命为阿尔盖什省省长。这是听巴洛列努本人說的。不用說，莫德来阿努也認識巴洛列努，他認为人們得到了巴洛列努，真是得到一个出色的省长，尤其是在这种悲慘的景况下更是这样……

在走路的时候，格里果列向提履說，如果巴洛列努实任省长，他就一定要陪同新省长一块去阿馬拉。他承認他非常担心他父亲的遭遇。他們来到国民剧院前，在人行道上停下来，格里果列拿出表来看了一下时刻，用一种充滿痛苦和忧慮的声音說：

“十二点半了……天啊，現在，在阿馬拉正在发生着什么事啊？”

6

中午，整个阿馬拉村都知道了有些人早晨到萊斯貝济村和哥里加努村去，作出了轟轟烈烈的事情。显然，經过大家的嘴輾轉传說，事情就扩大了很多。例如，人們述說，两个希腊人，父子俩，都被人給閹了，希腊人的老婆讓一个哥里加努村的人一斧子砍死了，布加勒斯特的律师，先叫人把舌头割掉，然后穿着褲衩，光着两脚被赶出村外。在萊斯貝济村，起初，所有的男人輪奸了那个漂亮的貴妇，然后陶德尔·斯特林布象掐一个小鷄似的把她掐死了，最后把她扔到大火里。巴維尔·东苏則把那个德国人揍死了，那个人躺在地上都沒了气，現在还在那兒躺着……农民們是一小群一小群地回去的，不是象来的时候那样結成一大群，所以人們沒注意到他們是什么时候回的家。只有巴維尔·东苏差不多快瘋了，他愉快地大声直喊。至于陶德尔·斯特林布，据說，有人看見他背着一个沈甸甸的大背囊，里头滿是黃金和珠宝，都是杀了貴妇人以后搶来的。

这一天，村长伊翁·布腊戚拉把村公所的書記留在办公室，自己却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村子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清楚，但他却完全不聞不問。他知道，有些人恨不得把他毒打一頓，然后再把他的房子点火燒着，来报复他过去对他們的严厉。他認为最好讓人們隨他們自己的意思去搞吧！人們既然都瘋狂了，拿着自己的生命和財产去冒险，那实在太沒有道理。用不多久，比人們所想的还要快，政府就要叫他們覺悟过来，他們也就要深深后悔，痛哭流涕。但是，在那以前，他应当跟着狼学狼叫，以免叫狼給吃了。

村公所的書記克里塔·杜米特来斯庫一个人呆在那里，煩悶得厉害，他把村公所的两个更夫叫到办公室里，跟他們談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来。他极力非难农民們所造成的恐怖，对农民非常輕蔑，而对貴族却竭力袒护，他認为自己是貴族中的一員。他的办公桌上有一面小鏡子，談話时，他不时地向小鏡子里满意地看一下，一来是欣賞自己，二来也为了整理一下假硬領或領带……

村长和宪兵队长从卢基納薩回来后，先和老于加談了一会兒話，談完話，在从公館到宪兵分駐所的路上，村长和宪兵队长爭論起来，这种爭論，多少是带着友誼性的。他們每人都想把維持村中秩序和治安的責任推給对方。布腊威拉在和包阳古分手时說，他可管不了这些事，他連一点势力都沒有。包阳古先憤慨地說，只有在艰难的时期，才显出宪兵有用，然后他又冲着大家謾罵了一句，作为对村长的答复，并且用一种威胁的口吻說：

"反正我是无論如何也不能发火，要不然，我可以把你們这群乡下人就象烏鴉一样都枪毙了！"

包阳古成心要这样装腔作势，其实他的处境非常困难。目前，他一夜沒有合眼了，打算休息一下，但是到哪兒去找，并且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讓他休息呢？他不得不跟廸廸娜爭吵了整整一个鐘头，要是沒有下士来劝解的話，簡直会打她一个嘴巴。接着他就听說这大群农民已經上萊斯貝济村去了，这些人，肯定沒有和平的意图。接着就传来关于这些人所做所为的惊天动地的消息。最后，葛斯馬·布魯亚納的管家拉扎尔·奥都底忽然到了，吓得惊慌失措，他說，有一大帮农民围着貴族公館不住地轉，恐怕他們要放火。

在这以前，包阳古和他的老婆吵完架后，就召集了他的四个

宪兵开了一次"軍事会議"。他們人数既然不多，那就不能不对邻村已經发生的或今后要发生的暴乱事件裝作不知道。就是在阿馬拉村，对于一些微小的犯罪也应当裝作看不見，正如最近这些日子，自从人們公开地騷动起来以后，宪兵們所抱的态度一样。但是，他們必須大力阻止搶劫或放火。必要时，可以命令整个宪兵分駐所的宪兵全副武裝出动，枪不要裝上子弹，却要在当場上膛，以便給人們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如果不幸，队长不得不发出"射击"命令的話，第一枪总是該向天空射击，如果这个射击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可以向人群射击第二下。事件沒有爆发以前，誰也不許离开宪兵分駐所。为了預防各种意外，必須把一切配备和必要的武器都放在手跟前。

"我的老奥都底啊，"包阳古向前来告状的管家說，"你要小心啊！只要有两个农民在一起談天，你們就認为他們是在搞叛乱！你們是胆小如鼠的人，是的，老家伙！……"

"队长，我么，我已經沒法和人們看法一致了，"拉扎尔·奥都底委屈地說，"你想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但是我应当向你报告这件事情，等以后我的东家回来的时候，我可不願意他們責备我，說我对他們的財物不注意……"

过了好长时間，宪兵队长打发最机伶的宪兵包格匝去了解一下情况。結果他带了很多坏消息回来：公館的院里还沒有人闖进去，但是搶东西已經开始了。人們毫不知羞地拿着口袋或籃子来搬运玉米、小麦、豆子和别的东西……有許多农民是从威代义到这里来进行搶掠的。自从头天夜里起，所有粮仓的門就都打开了。一个长工告訴包格匝說，搶得最凶的是农場主的更夫，正是他們邀請人家来搶掠的。就是奥都底也似乎和农民通着气……据說奥都底曾表示农民們怎么处理粮仓他都不管，只

要貴族公館不受損失就行。現在，管家听說农民要放火烧公館或至少加以拆毁，他才前来告状。然而在那里已經沒有多少人了；大家都随心所欲地拿东西走了。相反地，在酒鋪的阳台上，至少聚有五十上下农民，在那兒聊天或在搞什么阴謀活动。

包阳古皺了皺眉。这些卑鄙的家伙，就不想老老实实地呆一会兒嗎？可是，他很聪明地作出了决定：不干涉。旣然农民还沒有大肆騷动起来，为什么要去招惹他們呢？

半点鐘后，站在院子里的宪兵，闖进队长办公室，喘了一陣气才說：

"队长，起了火了……公館已經着了！"

宪兵队长走出来，大惊失色。是的，在葛斯馬·布魯亚納的住宅那里升起了浓烟，象云彩一样。現在宪兵队长拿定了主意，他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如果人家知道，而且肯定人家会清清楚楚地知道的，当农民們放火把貴族公館烧着了的时候，宪兵們居然一动也不动，那么宪兵队长一定有到軍事法庭去受审的危险。所以他就下了几个命令，自己也很快地装备起来。这时，廸廸娜一边来回搓着手，一边哭着說：

"西尔威斯特卢，小心！别叫他們杀了你！"

包阳古保持着鎮靜的态度，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他想，反正目前他也作不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也不过巡邏一下，以便說明他已經到場了。他不願意促使农民走向极端，而只想安撫他們。他装作不知道火是有人放的，却按照一般失火那样去处理……等将来人心稳定下来，他再改变作法，再跟今天这些叛乱分子算帐。

在酒鋪所在的十字路口，有一条道通向葛斯馬住宅，这条道上满都是农民。宪兵队长率领着四个宪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走

过来，脸上现出友誼的表情，而且还多少带着一点微笑，証明他不是怀着敌意来的。农民們一声不吭，用冷淡的态度注視着他，就仿佛注視着陌生的过路人一样。宪兵只离着两步远的时候，人們才給他們讓出一点路来，使他們能够穿过人群。包阳古开着玩笑問道：

"怎么啦，小伙子們，你們不想放我們过去嗎？"

"你們过去干什么？这样燒着不是很好么？"一个带着譏諷意味的声音嚷着說。

宪兵队长装作沒听見譏諷，站在人群当中，說：

"我看得見这是燒着吶，但是我們，我們应当尽我們的責任啊！嘿，塞腊芬，你不信嗎？"宪兵队长冲着在他面前的，面色阴沉而傲慢的塞腊芬·莫高斯說。

莫高斯聳了聳肩膀，沒有回答。特利封·居如替他說：

"你們的責任，我們是知道的……当得势的时候，就毆打人、虐待人，这不算恶毒嗎？"

"那么，旣然我們的任务就是这个，特利封，你說我們应該怎么办呢？"包阳古說，他越感觉到农民是在向他挑衅，就越发显出一种妥协的神气。

"可是，你尝过这种滋味沒有呢？"塞腊芬·莫高斯忽然說，"至于我，我要給你証明一下，这滋味好不好……母狗养的和……"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宪兵队长两个大嘴巴，一个接着一个，包阳古还沒来得及回过味来，馬上拳头象雨点似地从各方面向他打下来。他仿佛在梦中一样，理会到特利封·居如已經把他的枪拔走了。他抱着头，本能地把头扎在怀里，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逃出人群去。农民們一面打，一面叫嚷着說："打死他！

把他扔到白菜地去！滚蛋！滚蛋！”他听到后边的宪兵們吓得发抖的声音，央告說：“别打！”他脑袋朝前直撞，想冲出一条道路。

混乱只持續了几分鐘，虽然大家的拳头象冰雹一样地打下来，但是包阳古仍旧能够往前走。不久，他感觉到人群越来越稀薄了，他挨的拳头也比刚才少了。在他的后面，战斗仍然激烈地进行着，仿佛农民們还沒有理会到他已經逃脫似的。

“滚蛋！快滚蛋！”譏笑的声音在他四周喊着。

他不太明白这些声音，但他的腿却非常听使唤，他拚命地向前跑。在他的后面，也有其他的脚步声。他本来想看一看这是誰，但是恐惧使他不敢回头。叫駡的声音依然繼續着。他跑了一会兒，瞧見右边有一个大門，大敞四开，他認得这是馬兰·斯坦的家。他飞也似的鑽进大門里去，穿过庭院，直奔菜园。一只狗拚命地汪汪着，打算拦住他的去路，但是沒有用。来到房子后面的树木中間，他才敢把步子略微放慢一些，回一回头。在他的后边，四个宪兵以同样飞快的步伐跟了上来，他們是隔一个时候跑来一个，倒很有次序，正好是按着他們从人群中跑出来的前后。四个宪兵，跟他們的队长一样，也都把他們的枪弄丢了，其中两个人还光着脑袋，把他們的軍帽丢在战場上了。胜利的农民們来到馬兰·斯坦的家門前，站下来，比划着拳头揮舞着枪在那兒叫駡。宪兵队长，确实見到他的部下还跟着他，也多少放了点心。于是又掉过身重新跑起来。农民們大声怒駡着，以更沉着的步伐，穿过菜园，繼續追赶，他們心里琢磨，他一定会同他的人一块藏起来。

“幸亏枪都沒有上膛，”他想，“不然，这群匪徒非把我們打死不可！”

宪兵們揉着痛处抱头鼠窜，这时农民們却又生气又可笑地

談論着战斗。特利封·居如把一支枪举起来，拚命地狂喊，非常兴奋，这种兴奋和他那忧郁的面孔絕不相称：

"到了时候了，小伙子們！……到了时候了！……"

赶走了宪兵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从村子这一头传到了那一头。这个消息仿佛卸下了每个人心里边的重載。斯馬朗达的小兒子当时恰巧呆在酒鋪附近，他看見了这場战斗，就一溜烟似的跑回家去，一进院子就嚷开了：

"彼得！媽媽！……人們把宪兵赶跑了……人們……也把他們打了……也……"

彼得从萊斯貝济村回来已經有好半天了，再也沒有离开家，非常忧郁，一声不吭，仿佛喝了苦胆汁似的。他跟他的母亲只說了两句話，他母亲叫他吃飯，他也不吃。他喃喃地說：

"最好是讓他們滾他媽的蛋！他們在这兒一点用也沒有！"

7

快到晚上六点鐘的时候，布加勒斯特响起了吉卜賽小販的叫卖声：

"号外！……新內閣！……向全国发表的宣言！……"

格里果列·于加这次从乡間回来后，每天晚上都在普雷德列亚努家里吃飯。他已經不能再忍耐陪着他姨母馬丽尤加一起度过他的晚間，听她說些个誹謗别人的胡塗話。他也不願同他的一些朋友一起到飯館或俱乐部去。因为这些朋友为了願意被人看作是进步人物，头天晚上还宁肯为爱农民而牺牲自己，并且鼓吹分地——怀着一种認为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动机——，而現在，他們却无論見了誰，只要肯听他們，他們就高喊他們的信念：

把所有叛乱的村子都用大炮来削平，幷把农民一个也不例外地打得血肉横飞，以便叫他們受到教訓永远也不敢再抬头。他跟維克多尔意見非常相合，尤其是当他感覚到只有他父亲一个人在乡間冒着危险，他呆在布加勒斯特却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在維克多尔家中发現了一种他非常需要的气氛。

格里果列在路上走着时，把各种号外都买了一份，他打算讀一讀幷和維克多尔在一起評論一下。对內閣的組成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他願意知道的是那个宣言。据說，在这項宣言里，宣布了好多項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似乎可以立刻把农民的騷动敉平，不需要动用武力。

直到吃飯，他們有充裕的时間进行反复討論，把宣言里包括的一切措施都談到了，然而他們却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普雷德列亚努認为政府采取的措施非常漂亮，这項宣言正是給那些派遣到农民中去进行宣撫工作的人們拿在手中的橄欖枝。在暴乱的压力下，不能再多許諾什么了。相反，格里果列却認为，对已經发生了叛乱的农村宣布改革，这簡直是恶意的打趣，农民們希望的是土地。他們把貴族的公館焚毀了，制造了許多駭人听聞的事，目的就在于作土地的主人……新政府沒有作到这一点，却只想給农民們減輕某些賦稅，把国有土地租給农民，改善和貴族們訂立农业合同的条款，另外还有別的一些措施，这一切，在暴乱前都是很好的办法，但是今天……

"不过是前几天，我在阿馬拉村时，就已經看透了农民們的心理！"格里果列接着說。"一个月以前，他們費尽心机地要买巴巴罗亚卡的土地。今天呢，他們脑子里再也沒有这种念头了。現在，他們为了他們的利益，干脆要求分地了。在这种时候你还想端着一盘子豁免賦稅的礼品来献給这些人嗎？这簡直是笑話！"

"哎喲！那么就应当使用軍事力量，把他們鎮压下去，等他們覺悟过来，讓他們認識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措施的严重性嗎？"普雷德列亚努带着一种不关心的神气說。

"使用軍事力量越快越好！"小于加同意地說，"拋掉一切假面具吧！农民已經叛乱了，哼，那就只有派軍队去鎮压他們！不錯！是要談改革，但是要同那些沉靜的人談，而不是同病人或狂热的人談。这項宣言，是其他假仁假义以外又附加上一項新的假仁假义，所以我不贊成这項宣言。若不經过流血，暴乱是不会敉平的。政府不但不向乱党进行实弹射击，反而用这篇宣言大放空枪，以便日后可以擺脫一切責任，說它本来不願意造成流血事件，却……一种廉价的拜占庭主义[①]是可以把不幸的农民推向极端的，并且是会流出无数的热血的！"

蒂克拉不准他們在吃飯的时候爭論政治或暴乱。他們只談到了米隆·于加。过了一会兒，普雷德列亚努太太告訴人們說：

"我一想到維克多尔可能在这种可怕的日子里一个人下乡，我就簡直急得要疯！"

格里果列瞟了奥丽加一眼。

正在这时候，普雷德列亚努問道：

"据說，格里果列……我請你原諒。也許是不謹愼或不周到吧，我听說你的妻子……"

"前妻！"格里果列矫正着說，立刻滿脸通紅起来。

"……是的，我听說，你的前妻正在这个时候下了乡……这是真的嗎？这真是……"

"我一点也不知道！"小于加滿脸忧郁地說。"她在我的心里

---

① 拜占庭主义在这里是指只顧枝节不管主要問題的意思。

早已死了。"

8

管家雷翁特·班布遵照老于加的吩咐，把村子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訴了他。貴族老于加，自从今早知道了卢基納薩的大火以后，把管家一連叫来了好几次，每次向他問的都是同样的問題：

"喂！我們村里的人还作了哪些英雄事业？"

班布只是沒有把娜廸妮的死告訴老头子，他怕老头子要亲自到萊斯貝济去証实这件事。当老头子問管家，娜廸妮太太怎么样时，管家回答說，这件事，他什么也沒有听到，很可能她已經离开村子啦。于加愉快地嚷道：

"显然，她在这个时候，沒有什么可以在这兒办的。幸亏她有汽車，可以使她及时地逃走，不然，誰知道她要从这些农民手中受到什么样的凌辱呢？……"

晚飯后，老于加一个人到院子里去了，就象他每天晚上一样，只要天气好，他就这样作，为的是作一点健身运动以后再去睡覺。天空是万里无云，一种深蓝色透入黑暗之中，天上滿布了閃閃爍爍的繁星，仿佛是一滴一滴的露水珠兒。春天的寒冷使他的运动更为愉快。他順着新近鏟了草鋪着細石子的小径，围着新住宅轉了一个圈，来到通向大路的正門前。穿过小公園的树林，他望見迎面不远处——簡直可以說是离树林只有几公尺远——大火正在焚烧葛斯馬·布魯亚納的住宅。这住宅平靜地烧着，絕沒有大火苗子从火場中竄出，天空却塗上了一种黯淡的紅色。那时已是十点鐘了。曾經肆虐的猛火威力大部已經毁

和下来，农民們嘈杂的声音也都平静下去，不象十点鐘以前，在薄暮昏暗中人們听到的那样。全村人已經都入梦乡了，就仿佛白天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梦一样。只有大火的光亮在証明这一現实……左边，再往远一点，天空上有另一个紅点。

萊斯貝济那面，有一座房子还在燃燒，也許是哥里加努的房子吧。右边，在卢基納薩旁边，有一种玫瑰色塗在天空。这一切，都在緩緩地燒着，一点也不着急，就仿佛是在燒掉沒有用的东西一样。

"我总沒有想到，我的农民会做出这样的罪恶来，他們传染了他們的四邻，并且也教导了他們去做一些丑恶的行为！"米隆·于加自言自語地說，在大門口附近站了一会兒，"我替他們操的心，一点效果也沒有！不幸的是絲毫办法也沒有，农民們注定永远是野蛮人啊……"

他往回走，从相反的方向繞着住宅走了一个圈，他从旧公館附近进入緊靠里面的大园子里，园子里沒有树，人們在那兒要看得更远。在他的心中，悲伤逐漸增涨。在这天以前，他一直确信，尽管别处都发生了一些事变，尽管到处有謠传，但是他的农民們一定会老老实实地呆着，即使附近的村子都作起乱来，他的农民也仍然是安分守己的。他感觉到他的一生正和他的祖先們的一生一样，跟他的农民有着兄弟般的紧密的关系，这些农民也不能不了解这种关系。

"我还是应当到卢基納薩去一趟，好教訓他們一下，"他自己想着。这种想法使他坐臥不安了一整天，他一再地把这种思想推出去，而这种思想仍然又象閃电一样透过他的心灵。"他們可能認为我害怕了，并且……"

他来到园子边上，从那里起，就是耕地了。他的公館在他的

身后边。院里的反射灯散出淡黄色的光芒，这些灯颤抖着，仿佛是一些可怜的小蜡烛一样。米隆·于加停住了脚步，轉过身来，好再一次地看一看葛斯馬·布魯亚納的住宅的火是怎样地着法。老头子忽然煩悶起来。从他站着的地方看去，火好象是在烧他自己的房产一样。天空上的紅点仿佛也更紅了。于加公館的輪廓仍然在冒着烟的废墟中聳立着。这个思想过去了；别的思想又生出来，随后也跟着消逝了：

"这不可能啊！"

左边，萊斯貝济的火看得更清楚，就仿佛是离得更近一样。老米隆发現在两处火的中間，从天边上又起了一处新的紫色的創伤，这处創伤，眼看着大起来，直升到天空。

"那边，那是刚达古租……那么，在哥拉廸納呂上尉家中也着了火呀！"老头子一边喃喃地說，一边注意看着火舌，火舌越来越大了。

他又向左轉过身来，面向巴巴罗亚卡和沃拉杜塔看去，自己又接着說：

"我看到現在为止，团长倒沒遭难……"

相反，从顧尔代昂卡那面，再往左一点，波裴斯庫·勒·巴尔沃努的公館也燒着了，接着，再往下一点，在代萊奧尔梦盆地中，达达拉将軍在屋梅勒的公館和高雅地方的岳尼塔·罗东邦的公館也燃燒起来了。

"可怜的岳尼塔！"米隆自己对自己說，"他也沒有逃脫啊……"

从老头子了望的地方看去，高雅地方的大火看来离着卢基納薩的火場很近，火势还特别旺……毫无疑問，这是刚着起来不久的。

在卢基納薇后边，还可以看見别处火焰博成的旋柱，这可能是在奥罗代律或在伊兹沃尔。接着，越过阿馬拉树林还可以看見别处的火灾，这可能是在东勃腊威尼……

“沒有别的了，到处都是火焰和毁灭了！……”老于加向天边看了一圈后，一边轉向自己的公館，一边心里想。“我仿佛是在一个孤島了……”

夜已深，天空完全黑了。原野上，沒有一絲微风，沒有一点声响。老于加浸沉在万籟俱寂中，他只听到自己粗澀得簡直象喘气一样的呼吸声。四周都是无声无息的大火，活象一个釘在地上的碩大躯体上的一些創伤，从这些創伤中蒸发出紅色的气体，冲上了整个的蒼穹。米隆・于加在黑暗中，一动也不动，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仿佛一个寒冷的波涛忽然把他籠罩起来一样。他又开始往回走，两只眼盯着自己的公館，在公館的那面，火舌的光芒在不住地顫动着。他又用坚决的声音說：

“这不可能！”

第十章　流　血

1

星期五，黎明，阿馬拉的农民很早就起来了。每个人都惦記着千万不要叫别人走在前头。有一些人，那些最坚决的，他們在深夜，从烧毁农場主住宅的大火中，还把他們搶救出来的东西不断地往家里运。巴維尔·东苏却跟雅各·米特劳道尤打起架来。他們险些自相残杀，其实只是为了一头小牛，原来巴維尔把这小牛搶到手里，就要牵回家去，这时这个更夫就硬說这头牛应該归他，因为他从一个多星期前就看中了这头牛，这有威菲尔·师拉汞可以作証……当火着起来的时候，他們都非常痛快，但是不到一会兒，就都后悔了，后悔的是事先沒有深入考虑就盲目地放了火，旣然現在已經沒有宪兵騎在他們头上，他們本可以把能用的东西都拿走的，但現在有些可利用的东西都烧毁了。搶得最少的正是那些最穷的农民，他們起初都不敢动手。当他們拿定主意去搶的时候，已經沒有什么好东西可拿了。

依納特·塞塞尔从一起床就生气，他的老婆对他挺不滿意，說他拿回来一些东西，却沒有弄来一条猪，否则一定会使那些挨着餓的孩子們喜欢的。她的丈夫告訴她說，他已經弄来三口袋

玉米，这足够他們一家子吃到夏天还有富裕，他背着这些玉米，差一点兒沒有压断脊梁，因此，他的腰整整疼了一夜。他虽然說了这些情况却还是白費，她老是要談到猪的身上。

"嘿，女鬼，那么大一条猪，你叫我怎么把它弄回来呀？扛着嗎？"依納特嚷着說，"你不是不知道，猪不跟人或牛一样，从后边赶着它就能走！"

"可是，别人怎么能办得到呢，我的好男人？……就是杀两条猪来过圣誕节的人搶到猪，只有咱們……咱們自己的猪呢，是叫收稅的人吃了……叫蛇也把他們吃了吧！就在昨天晚上，岳尼塔的女人廷卡对我說，連教士的女婿都从农場主家里搶来三条小猪，放在他的猪圈里呢……"

依納特要是沒有那么生气，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对他的女人講清楚道理。的确，一个穷得連一点作馬馬立卡的老玉米都沒有的穷人，念念不忘的只是老玉米，头一天哪能有心思去想着他能够或者应該弄一条猪来呢。他气忿忿地答复他的女人說：

"你这个丑东西，魔鬼怎么不剝了你的皮呢！？你是装不知道呀，人家教士正对着农場主的房子住着，腓立普才能很容易地就把农場主所有的猪都赶到他的猪圈去！"

依納特又在屋子和院里忙了一陣，然后拿起一条繩子，就一直向收稅員家里走去。他知道，彼尔騷德斯古看見卢基納蘆起了大火以后，就在头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同他的老婆每人背着一个小包一起逃跑了。他們害怕，不敢跟别人一样走大路，就从田野和果园里穿过去，偏偏碰上了两三个农民，由于他們現出惊惶万分的神气，农民們放他們过去了。他們家里只留下一个挺傻的女仆，保护着小小的财产，这是彼尔騷德斯古自搬到这里来以后各处搜括来的……他当时非常穷，因此看来也很可怜似

的……依納特·塞塞尔走进收税員的院子，一直向猪圈奔去，圈里三条猪正在叫着。女仆还沒有給它們弄猪食呢。他慢慢把它們都弄出来，用眼睛估量它們的体重，就挑了最肥的一只，用繩子拴上它的一条后腿，然后就冲小門那边拉它，小門仍旧开着。女仆听不到經常听見的猪叫声，就赶忙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边拿着一盘子老玉米。依納特一声不吭，从她手里夺过盘子，一边撒着老玉米一边往前走，猪就跟着他走。女仆明白过来后，就喊叫起来：

"哎喲，喂，喂！救人啊！……救人啊！有人搶了我的猪去啦！救人啊！"依納特仿佛沒听見一样，走出小門，三条猪跟着他。来到大街中心，他撒給它們一把老玉米，等着它們吃完，然后又接着向前走。女仆的喊叫招出两个街坊来了，他們站在自己家門口，看看出了什么事。

"嘿，依納特，你把它們弄去啦？"其中的一个很友好地問道，掩飾不住非常羨慕的样子。

"是啊！这是因为他先弄走了我的猪啊！"依納特非常自然地回答着；然后他又一边搖晃着碟子，一边热情地說："嘞……嘞……嘞……"

他毫无阻碍地到了家。只有拴在猪后腿上的繩子，由于在地上拖拉着，系的扣兒散开了，丢在了街上。他进了院子，猪在后边跟着他。他把碟子交給他的老婆，神气十足地向她說：

"你已經有了老玉米，这回又有了猪，我可不再听你的嘟囔啦，不然，我要用棍子打折你的脊梁骨，你这个可恶的娘們！"

他的老婆起初把眼睛睜得象茶托那么大，后来头脑清醒过来，貪婪地結結巴巴地說：

"哎喲，喲，喲！圣母啊！……嘞……嘞……嘞……"

莫兰特·海鲁威穆天一亮就輕輕爬起来，免得惊醒他的老婆，她整整痛苦地折腾了一夜。他生着了火，剝去了一只老母鷄的毛，把它放在鍋里边煮，接着，他就用一块洁白的桌布鋪在桌面上。自从农場主葛斯馬·布鲁亚納走了以后，莫兰特就不断地在葛斯馬的房子的四周来回轉，以便一发生事情他就可以馬上出現在那里。他先弄走了几口袋老玉米，但是他們已經挨餓太久了，他念念不忘地想弄到一点好吃的东西，好叫老婆和孩子痛痛快快地吃一頓。他認为他的老婆虽然生病卧床很久了，但她得病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如果她吃得好，肯定用不了几天就会恢复健康的，好食物准会比世界上任何藥品都見效快。他看到农民的目标只是粮仓，他就一个人很快地冲进管家拉扎尔家里，想把管家撞倒，好闖进屋子里边去。拉扎尔比他强壮得多，眼看就要把他打躺下，这时，其他的农民听見声音都赶了来。他們狠狠地把拉扎尔打了一頓，然后匆忙跑进屋子里去破坏，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莫兰特到各处嗅了一嗅，終于发現了一个堆得滿滿的食品貯藏室。他在那里抓起了两个籃子，里面装滿果子酱、葡萄酒、蒸餾飲料和奶餅。他装上了一个白面包，又塞进些猪肉，其中一块是里脊，一块是火腿，还拿上点橄欖，以及其他順手拿到的东西。等到晚上，他提着两个籃子回到家里。他把这些东西都藏在廊子里，沒把它告訴家里的任何人，他的意思打算在第二天早晨摆上一桌子滿是各种食物的盛筵，好象人們故事里講到的那样。

現在，莫兰特把籃子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把好东西都摆在洁白的桌布上了，他高兴得血涌上了面孔，茶褐色的两頰紅光煥发。他把一切都摆完了，往后退一步来欣賞这个奇迹，这时初升的太阳正把光綫洒在骯脏的窗戶玻璃上。他扭过头来，冲着他

老婆的床。他的老婆瞪着两只大黑眼正惊奇地望着他。这个作丈夫的吃了一惊，微笑着，同时代替道歉似的說：

“喂，我以为你睡着了！……你看，那兒摆着的东西！我弄来这些东西都为的是你呀；孩子們吃什么都沒关系，只要是吃的东西就行，但是你却需要吃些好东西，好恢复体力，你苦受得太多了，躺在床上也太久了。还有一只鷄正在鍋里炖着，給你作点热肉湯和……”

他忽然停住不說了。他的女人的两只眼睛死盯着他，一动也不动，还带着惊訝的神气，嘴半张着，看样子是要說話。

“天啊！你难道是死了嗎？”莫兰特吓得目瞪口呆，結結巴巴地說。

他走到她的跟前，摸着她的瘦胳膊，这只瘦胳膊放在床沿上，手张着，手指牵拉着。

“她已經死了，”男人絕望地說，一边长久地注視着她的向桌子凝視着的两眼。“正当这时候，她死了！”

在床上，在死人的脚底下，最小的一个孩子起来了，一边哼哼着，一边揉眼睛。

小孩看見了爸爸，立刻就安定下来，冲着他伸着自己的小手。莫兰特把他抱在怀里，然后又注視着躺在床上的老婆，仿佛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他紧紧摟着自己的小孩子，撫摸着他，却不了解自己所作的都是些什么。接着他又叫醒了另外两个孩子說：

“喂，别睡啦！喂，你們起来吧！現在不是睡覚的时候啦！”孩子們起来了，很有些不高兴的样子，嘟嘟囔囔着。但是，他們一看見桌子已經摆好了，就立刻有了精神，也就想起他們还在餓着肚子。莫兰特把三个孩子放在一条板凳上說：

“孩子們，你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吃飽了为止！……只是别打架，也別瞎嚷嚷……媽媽已經死了，再鬧叫人笑話！巴尾呂克，你是哥哥，要留神，别叫肉湯流出来！我要去找一位女街坊，請她来給你們的媽媽洗一洗！”

什太法內斯古上校跳下床来，穿上便衣，光着头，拖着拖鞋，就急急忙忙跑到外面来了。刚刚升起来的太阳正射在他的臉上，起初，由于他还沒有完全睡醒，看不很清楚闖进院子里来吵吵嚷嚷的一大群农民。他輕率地嚷着說：

“喂，有什么事呀，小伙子們？我还睡覚呐，你們叫我只穿条褲叉就从被窩里跑出来干什么啊？”

离他很近的那些人笑了起来，但是别人叫罵得更加厉害了。直到这时，这个老头子才注意到有不少农民手里拿着叉子、斧子和鋤头，就仿佛要实行械斗一样。上校过了一生軍人生活，能够在面临危險时保持不怕和鎮靜。他对他的三个姑娘非常疼爱，唯恐作乱的农民欺侮她們，所以他在以前才有点怕农民暴乱。現在，他覚得他很輕松。他們虽然大声叫嚷，他也毫不介意，而且他还嚷得更凶了，为的是叫大家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哈！嘿！别再瞎叫喊啦，好讓人听見說話呀！喂！有什么事呀？你們来了一百多个，手里拿着武器，我却只是光杆一个人，这我看得清清楚楚！以后怎么办呢？你們要我作什么？”

农民起初有一会兒沒有說話，接着，又大声叫嚷起来，比以前嚷得更欢了：

“你走吧！……我們不再要合同了！你离开这块地吧，上校先生，地是屬于我們的！……你們瞧！这个废物，他在譏笑我們！我們要撕碎他的嘴！……我們被你欺騙得够受了，我們被你剝削

得也够受了！……土地！土地！……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劳动！”

老什太法內斯古作出一种友好的样子凝視着他們，听着他們說話，仿佛农民是来向他祝賀一样。然后，等到喧嚣的声音稍微平息的时候，他又說話了：

“你們一百多人同时說話，我怎么能知道你們說的是什么呢？”

大約吵嚷了一刻鐘以后，农民推出两个人作代表。上校滿意地点头贊成說：

“好极了，小伙子們！我現在知道要跟誰說話啦。喂，說吧，伊翁！……或者你，你願意先說，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还不認識你……”

“我叫加利刚·斯特芬，上校！”这个农民挺着胸脯說。

“哎喲，可不是嗎……我把你的名字忘了，我的小斯特芬，希望灾难也会把你忘掉！”什太法內斯古用一种愉快的声調大声說，“那么說吧！”

“好吧，你想叫我們和你說什么呢，上校？你不知道現在已經革命了嗎？”加利刚高傲地說。

“革命，我知道是革命了，可是我不知道革命要叫我作什么，因为我……”

“你知道得很清楚！”另外那个农民比較严厉地說。“你不要装什么都不懂！……再說，不管你懂不懂，反正我們需要地，你已經从这块地上得到不少好处啦，現在該輪到我們啦！……”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把那块地讓出来，不然，我們也要拿走的。”

“那么你們就拿走吧，朋友們！”上校說，同时作了一个手势，仿佛是要赶走魔鬼似的。“喂！这块地是屬于我的嗎？你們把你

們的犁摆在那里吧！尽量享受这些土地，我祝你們健康！……我嗎，我是完全同意的！"

"你現在因为怕我們才說这样的話，等到明天，你就要把这些話忘得一干二净了！"农民又說。"你不要認为你还能欺騙我們，上校先生！老天爷恩典，我們認識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你就乖乖地收拾收拾东西，赶快走开！我們不願意你再呆在这兒，在我們的土地上，我們不願意有任何貴族存在，就是这样！"

"那么我上哪兒去呢，伊翁？"老头子認真地問。

"你从哪兒来的，还回哪兒去呀，上校！"伊翁說，"不是我們把你領到这兒来的，不是我們把你請来的！……"

"我怎么能就这样走啊，我的朋友？这怎么行啊？……难道要我把一生惨淡經营的东西全都抛在这兒，空着手走嗎？这怎么可能呢，伊翁？"上校坚持着說。

"这完全可能！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們劳动流汗創造出来的！"

"那么，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是象現在这样嗎？就象現在你看到我这样一絲不挂来的嗎？你說啊！"

"喂，别費唾沫啦！我們沒有象对待别处那些貴族一样地对待你，沒打你，沒罵你，你就該知足啦！这些情况你都听人講过！"这个农民冷酷地說，"你就平安无事地走吧！直到上帝叫公鷄下蛋的时候咱們再彼此相見吧！"

上校还不服气。他試探着說各种道理。他甚至向农民們表示他也参加这个革命事业，其实无非是想保全他在田产上的投資，将来好給他的三个女兒作嫁妆。农民們听着，有时也因为他說的一两句詼諧話而笑起来，但是他們把他的一切話都駁倒了，到找不到滿意的答复时，他們坚持說，这是牵涉到他們劳动果实

的問題，而且农民革命也不允許貴族参加。

"你不用着急，每个人都有他的办法！"加利刚說，"农民应当同农民呆在一起，貴族就应当和貴族在一块。乖乖地回到城里去吧，城里边住的全是貴族，那兒才是你的地方。"

开头，农民們要他徒步走开，只准他带着一个背囊，里面装着他背得动的东西。最后，人們允許他坐車走，这个車能装多少东西，就叫他拿走多少东西。上校光着头，在早晨还冷的外面呆了那么长时間，打起噴嚏来，他說：

"你們瞧，除这些以外，还給我添上个鼻炎！"

"那么人家挨了揍的或者遭到更坏的遭遇的那些人呢？……"有一个人喊着說。

"喂，我的朋友們！你們把我逼得够受了！你看我，我已經是这么大的年紀了，还有三个姑娘沒嫁出去，但是却弄得房沒有一間、地沒有一塊，手里連一分錢都沒有啊！"上校痛苦万分地說。

从早晨起，彼得就修理临街的門，这个門，只有門框还完整地在那兒立着。

修門这事并不是必要的，彼得的父亲死去一年半了，从那时以来一直就是現在这种样子，似乎还可以再拖下去。但是彼得却想要找一点活兒干，好不再跟别的农民一起到各处去，也不再参与任何事情。

他从萊斯貝济村回来以后，就好象不舒服似的，总是悶悶不乐……他的母亲从邻人的嘴里知道了他所作的一切惊人的事，非常惊恐。起初他一个字也不願意說。斯馬朗达抱怨他总是在一切事情上領头——至少人們是这样認为的，这时候他憤憤地

答复說，說这些話的人都是在撒謊，他沒有任何値得痛恨自己的事，他还拿上帝作証来証明他所說的話。

他不断这样解脫自己，然而却总也抑制不住良心的不安。他后悔的是他沒有能从一开始就坚持只管自己的煩心事，后悔的是自己先参与了买巴巴罗亚卡土地的事，后来又参加了分这块土地。貴族們对他非常好。格里果列对他象是个父亲一样。而他却这样毫无理由地坚决地攻击娜廸妮太太，这样来报德算是太奇怪了。娜廸妮太太所以要奚落他們，是因为她不願意把巴巴罗亚卡卖給他們。他們里边只有他認为娜廸妮得罪了他，别人却找不出有什么可說的来。从他們到布加勒斯特去过以后，他脑子里就产生了一种念头，那就是要設法使她屈服，应当向她报仇。从那时起，他就只想着这个。农民們越激动，他就越滿意，認为自己一定可以达到目的。他事先并沒有象尼古莱·德拉高斯和基利拉·彭諾那样，計划着自己应該怎样报仇；他是要看当时的情况采取行动。在莱斯貝济那里，他起初确是滿腔怒火，急急忙忙跑进屋里，准备掐住娜廸妮的脖子把她杀死……等到看見了她以后，他才了解到自己情願为她而死也不能杀她……結果是陶德尔·斯特林布把她弄死了……当时他有意阻止陶德尔·斯特林布进去，他要不覚得当着农民們的面阻止陶德尔进去是可耻的話，他就不讓陶德尔进去了；要真那样，农民不定会以什么理由来責备他，說他袒护娜廸妮呢。以后，农民們正在破坏和搶掠貴族公館时，他总打算把陶德尔掐死，来懲罰他所犯的罪行。只有耻辱心才使他的憤怒沒有尽情爆发。他独自从莱斯貝济回来，把别人都扔在那里，任憑他們围着火場来回轉。馬太·杜尔馬努对人們杀死了娜廸妮一事也很生气。彼得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不敢承認他因娜廸妮的死而痛心疾首。他不断地說，

他沒有罪，而且既然这个罪行是违背了他的意志造成的，因此，他以后要袖手旁观了。他一步也沒有离开自己的家，无論发生什么事他也不願意走出家門一步，即使因此他可能要在村中成为唯一連一寸土地都得不到的人，那他也心甘情願……夜間，他梦見了娜廸妮。他抱着她，但是她已不再叫嚷了，她撫摩着他对他說："你为什么答应他杀我呢？"等他醒来时，他似乎还听到她那充滿譴責口气的声調……

現在，他鋸着木头，用錘子不断地捶着，仿佛想要忘掉或至少制止那件事情的回忆一样。但是，他虽然那样作了，然而还有許多問題不断地从他的脑际閃过，每个問題都使他头疼、发燒和难受。

2

太阳出来巳經有两个鐘头了，阿馬拉騷动着，好象全村要搬家，好象一个吉卜賽部落在小駐后又要繼續赶路一样。在酒鋪前的平台上，各种消息、各种謠言交互传来，眞是五花八門应有尽有。农民們焦躁不安，仿佛是在等待着一件什么事，而这件事比直到現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一切事情現在巳經被他們認为平凡了——都重要得多。在他們当中偶尔有一个人用詢問的眼光談起老于加貴族来，别的人就急忙改变話題，好象他們不敢提或是不願意了解这件事似的。特利封·居如叫嚷得太累了，嗓子都弄哑了，自从打了宪兵以后，他就趾高气揚起来——他把打宪兵这件事看成是他个人的功績——他現在只会嘟嘟嚷嚷，有时聳一聳肩膀。

将近正午的时候，瘋子安东忽然来到了。他从本省南部回

来，比以前穿得更破了，满头大汗，渾身肮脏。但在他的脸上却流露着一种胜利的神气，好象他在心灵中得到了世界上一切幸福似的。他立刻叙述起来，他說从罗基約里直到亚历山大里亚已經沒有貴族們的踪迹，这些天他就在这地区徘徊着。农民把貴族的公館完全夷平了，連貴族公館的痕迹都不讓它剩。不論是穷人是富人，都聚集到村子里来，拿起武器守候着，防备地主們再回来阻止人們分地。最特别的是，有些人准备到布加勒斯特去帮助国王摆脫貴族的牵制，因为国王要頒发一道給农民的詔書，称贊农民們赶走了地主，命令农民赶快在穷人中間公正地进行分地，但是这詔書被貴族拦阻住了。

这个疯子的預言农民們早就听惯了，他們把这种預言当作胡說八道。有些人譏笑他，向他說，怎么人們沒有把你也当作貴族，把你的舌头截短一点，使你少說点胡塗事，大家少听点胡塗話呢。大家正跟疯子瞎說的时候，出現了另一个农民，这可是个精神健全的人，他是伊兹沃尔村的馬兰·維尔居，他套着車路过这里到科斯太什蒂去，車上拉着他的一个孩子，孩子病得很厉害，不論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請大夫診断一下。他在酒館門前休息一会，喂喂馬，讓馬喘喘气；可怜的馬，一冬几乎沒有吃什么草料，簡直站都站不稳了。馬兰說，在他們那里，人們昨夜得到的消息是：国王把直到現在还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貴族們都革职了，因为他們对待老百姓太坏了，也不願意把土地分給农民；国王另把那些答应不再容許乡間有一个貴族，并且立即把土地分給农民，使每个耕者都有田地的貴族們叫了来。但是被国王撤职的那些貴族却連成一气。他們違抗国王的命令，并且勾結了軍队的长官們，打算刺杀国王，然后率領着他們的軍队，带着他們的大炮，再把农民們的土地夺回去，把所有曾經起来攻击过

地主的那些人都枪毙。于是，国王为了不使那些反抗命令的貴族得势，就連夜把忠于国王的那些人秘密地召来，命令他們走遍全国，吩咐农民不要再容許任何一个貴族在他們当中呆下去，把那些还呆在乡間的貴族赶走，也不允許他們收回土地。国王要极其严厉地制裁那些和貴族勾結起来的人，因为貴族們藐視国王的旨意。至于在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农民，应当立刻起来，馬上帮助国王制服貴族……国王只是願意农民得好处，願意給农民主持正义，才受到貴族們的反对……

如果是疯子安东向他們述說这类事情，他們最多相信一半。但是这是一个神智健全的人說的。况且，馬兰·維尔居刚刚赶着車子走了以后，立刻就有高亚尼的一个农民到了，他也給他們带来了同样的命令。他說，他是从一个胸間带着銀十字架，騎着馬，在黎明时从他們村子走过去的农民的嘴里得到这項命令的。再过一会兒，威代义的另一个农民带来的毛匝柴尼的传說也証实了上述消息……

农民們的心头非常不安。他們覚得自己受到了懲罰，已經被排斥在分土地以外了，因为他們沒有执行国王的命令。的确，直到刚才，他們对国王的命令还一无所知，但是現在已經知道了！……許多人喊着說，应当上老貴族于加家里去，跟他說，他們怎样接到了国王的命令，他們不能容忍他再呆在他們中間，而引起国王盛怒。还有人接着說，事情很棘手，他們应当全去，不允許某些人袖手旁观，或者躲在自己的家里，等过后再来要求他們自己那一分兒！……有些人也指出教士的女婿腓立普·伊利約薩的名字来，每次人們叫他，他都偸偸溜走，可是他却毫不費事地鑽到农場主葛斯馬·布魯亚納家里，把三头跟小牛一般大的猪赶回自己的家。

“我們到村公所去！”特利封·居如吼叫着說，“問問村长先生，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把国王的命令传达給我們！”

他們一边激动地叫喊，一边走着。但是，在村公所里，他們只找到村公所的書記基利塔和一个吓得半死的收稅員，这个收稅員認为人們是来杀他的，因为去年冬天他收稅很活跃。基利塔跟农民打了一陣嘴仗，結果挨了陶德尔·斯特林布好几拳头，好久以来，陶德尔就覚得基利塔这家伙可恨。

“你打了我，陶德尔，你可别忘了！”年輕的基利塔用一种矜持而生气的口吻說，“你昨天干了那样的罪行，今天又来胡作非为啊！沒关系！你放心吧，咱們以后再算！”

“我为什么不能揍你呀？你不过是头猪，是个穷酸，基利塔先生！”陶德尔一边冷笑，一边喊叫着說，“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地呆着，我还要揍你！”

在村公所的書記看来，再挨一个嘴巴，也比当着这些农民的面被人作賤还好受。所以他一声不吭，只是輕蔑地扭过头去。况且农民对他也并不太注意。布腊威拉一知道群众已經闖进了村公所，他就飞快地赶来，脸色煞白，恐惧万分，眼里含着泪說：

“朋友們，你們打算作什么？你們难道对貴族們作战还認为不够嗎？現在你們还要找到国家头上来嗎？老乡們，难道你們疯了或是快要疯了嗎？”

特利封·居如站在他的面前，用一种敌对的口吻說：

“村长先生，你为什么把国王的命令隐藏起来呢？”

布腊威拉弄明白是什么事以后，他就辯护說，自从前天省长走了以后，从哪一方面他也沒有得到命令；邮局也不工作了，两天以来，电話已經发生了故障，也許是电話綫在某一地方被切断了，或者是别的緣故。特利封用一种命令的口吻，仿佛他就是村

中最高权威一样，命令村长打发更夫們去召集全村的人到村公所来，好一起到老貴族家里去。

"我嗎，我旣不派更夫去，我也不跟你們一起去！"布腊威拉說，"直到現在你們都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的，总也沒有跟我商量过，現在我看不出有跟你們混在一起的必要。你們能够怎么办，你們就瞧着办去吧……我嗎，我是村长，我不能相信一切沒有根据的話！"

"如果你不派更夫去！我們就揍你！"特利封举起拳头喊着說。

"特利封，你敢打我嗎？你也敢給我下命令嗎？"村长气冲冲地說，"那么，你来，特利封，你就打我吧！……"

特利封一边駡着一边冲着村长扑过去，农民們把他拉住了。接着就是一場长时間的爭論，夹杂着喊叫声和謾駡声，为了說服村长，使村长不和他們对立，而跟他們站在一起，每个人都开了口。村长要和他們不一致，这在村长也不是正直的表現啊……他們甚至威胁他說，如果他不这样作，那么分地的时候就沒有他的分。伊翁·布腊威拉看見象特利封·居如这样的一个废物竟敢用这种口气跟他說話，就感到伤害了自己的尊严。同时，他又害怕，很可能不久形势就要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他就非常坚决地說，他宁可不要土地，也不願受到别人的輕視。特利封晃了晃自己的拳头，又大声喊起来說：

"你当的不过是貴族的村长，我們現在需要一位我們自己的村长，这个你应該知道！这不是从前啦！"

"也許人們要叫你当村长吧？喂，他們只有任命你啦！"布腊威拉譏諷地說。

特利封气疯了，把更夫都叫了来，命令他們到各家去，告訴

人們都到村公所来开会。村长看見所有的人都支持特利封的意見，就認为自己最好一声不响。更夫走了以后，村长才一边打着哨子，一边吹大話說，如果他願意的話，他本来能够拦住更夫不讓去的，因为在村公所里，只有他才有权下命令。

农民等候着应当到来的人們，所以就不再离开村公所的院子。他們計划着，喊叫着，商量着。他們互相激发着怒气，开始叫罵起来，咬牙切齿痛恨起来。他們彼此鼓励着……他們不应該怕任何人……自从国王公开袒护他們的日子起，貴族就不敢再压迫他們了。有人还解释說，沒有什么事可以吓倒他們，就是来了大批的軍队也沒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士兵們也是农民啊……士兵們一定不会向他們身上开枪；相反地，士兵們很可能和他們站在一起……所以他們应該去找貴族們的头兒！……人們就逐漸地而且自然而然地提到貴族于加的名字。有时，辱罵貴族于加的声音高起来了。陶德尔·斯特林布終于力竭声嘶地喊着說：

“这个老土匪才是罪魁！正是因为他，我們才遭到这样大的貧困，是他教导别的匪徒們来压迫我們、使我們挨餓……哼！要是我一把抓住他的領子！……可要好好收拾收拾他，这个老不死的东西！”

有人担心，害怕由于老于加的緣故，将要使暴动的局势恶化，因为老于加絕对不肯乖乖地把土地讓出来。那么应当怎样用武力把它夺取过来呢？

“哎喲，干什么！难道我們还去征求他的同意嗎？”有些人憤怒地說。“难道还要他給我們发号施令嗎？革命旣然来到，应該是他听我們的还是我們听他的呢？……”

“用不着这样費事，朋友們！到了这时候，老家伙一定正在

吓得发抖。只要我們瞪起眼睛瞧他一眼，尽管他上了年紀，他也要撒开腿飞快地逃走，而且連追兎子的猎狗也赶不上他！”一个瘦小而沒有胡子的人忽然插了这么一嘴，逗得大家都笑了。

已經有三个鐘头了，村公所办公室和院子里一直挤满了农民。更夫跑遍了整个村子，現在已經回来了。人們一动也不动，都在等待着头目人来临。特利封仿佛他就是村长似的，不断地上院子里去問：路加·达拉巴还沒有来嗎？老魯布也沒有来嗎？还有馬兰·斯坦还沒有来嗎？腓立普·伊利約薩还沒有来嗎？……这些人，陆續地来到了，好象也不怀疑人們为什么召集他們来。每个人都說不願意參加任何事情，設法逃避。

“可是，等到分地的时候，你們可就要挤到头一排来了！”陶德尔·斯特林布喊着說，“我們認得你們，哼，你們曾打算出錢买巴巴罗亚卡的土地，根本沒有拿我們当回事，因为我們穷么。那么，你們是盼望着买地的。現在大家都要有地了，这对你們可就不合适啦。”

“是这样，我的老陶德尔，只要你肯給我土地，我当然願意要！”馬兰·斯坦用愉快的腔調說。

“就象上农場主葛斯馬·布魯亚納家里去一样。你在那里曾經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可是現在你却装作不認得我們啦！”雷翁特·奥尔比索用一种斥責的口吻說。

“雷翁特，有人叫我来着嗎？你說……是不是？”馬兰忽然不安地說。

“打算买土地时，又有誰叫你来着呢？你那时又是多么尽心尽力啊！”陶德尔又重新喊道。

爭論得非常热烈。群众的情緒沸騰起来了，都認为老人們反对他們的行动，只是为了阻止他們穷人得到土地。老人們越

要偷偷地溜走，别人就越認为他們必須参加。如果沒有老人們参加，事情还会变样，穷人会被有地的人从分地中排挤开……人們打算买娜廸妮太太的土地时，这种現象不就曾經发生过嗎……說話的語气越带着攻击的意味，威胁和誹謗就越来越多。路加·达拉巴非常气憤地說，他不是任何人的仆人，誰也沒有权利誹謗他。腓立普·伊利約薩处境非常困难，他打算回家，有人叫他想一想他曾搶走过农場主的猪。于是就又有了一場新的爭吵。当腓立普打算从人群中开辟一条道路时，可以說，人們限制忿怒的堤壩被他冲破了；往头上，往肩膀上，拳脚象雹子似地从四面八方打下来。路加吓了一大跳，他大声吼叫，这时，这頓痛打才停止下来：

"喂，你們把我們叫来，就是为了打我們嗎？……那么，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路加！"特利封·居如龇着大牙說，"人們跟他說話，他不懂；非得等到人們打他的脊梁的时候，他才明白！"

3

"我虽然有三年沒有到議院了，但是我还能利用我的身分来出席今天这次会議！"罗絮向提屠·海尔德列亚說，一边攀登着鸳特罗堡小丘，并且不时地停住，因为他多少有点气喘病。"我应当亲眼看看这种变化，它太特殊了。你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嗎？好吧，假定我跟你爭吵，我仗着上蒼的帮助到了这个斜坡的頂巅，我为了要害你，就从这个斜坡頂巅上推下一块大石头，我是說，推下一块非常大的石头，它的滚过威胁着一切，毁坏你的房屋，也毁坏别人的住宅，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使你害怕，使

你来向我道歉。你呢，你看見我已經疯了，就赶快跟我說：‘得啦，我的老朋友，咱們講和吧！’这时，我这个狡猾的东西就驟起来，好叫这个大石头中途停下来，說：‘停住，我們已經講和了！用不着再破坏了！’”

这一次，新聞界的席位跟其他席位一样都坐滿了人。会場設在国立剧院的最好的地方。在議院，宣布三点鐘开会經常要到四点以后才开始。这次，在两点三刻就要开始了，只有新政府成員尙未到場。罗架費了許多唇舌才弄到一个坐位。提屠·海尔德列亚只好靠紧里边站着。議員席挤得連坐位都支持不住了，因为上院議員們也前来参加会議。可是，我們在每个人脸上所能看到的不是庄严的表情，而是恐怖的神气，以致一家新办的、寿命并不会太长的无党派报紙的总編輯斯坦·腊加魯大声說（毫无疑問，他是想讓邻座的人都听到他的話）：

“新政府如果是一个民主政府，并且眞的象它在当反对党时宣传的那样眞心实意地爱农民的話，那么，从現在起，它就能够下令沒收一切土地，或者至少宣布要沒收土地。在下面的人，尽管由于农民暴动而吓得手足无措，也要疯狂地拍手喝采，这是我敢斷定的！”

“你是在开玩笑，尼庸！”《尼威尔日报》的記者反駁他說，“不过你說得有理！我跟不少的下院代表和上院議員們談过話。他們說，不論什么样的改革，即使是最根本的改革，連沒收土地在內，他們也都答应。不然的話，就是在暴乱平定以后，他們也不能回到乡間去。”

“你知道，人們說的事很多，可是等危险一过去，忘的却会更多呢！”一位老記者忽然插嘴說，他是个旧日的議会代表，一脸大胡子。这几句話引起了哄堂大笑，他因此高兴得笑声不絕，直到

散会，笑得邻座的人都感到厌烦了。

忽然間，一陣騷动：新政府人員来到了。会議于是开始。总理是个身軀有些傴僂的小老头，声音好象寡妇哭泣一样；他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說，在这篇演說中，每一小段話里都带上一句“我們可爱的小国”、“我們非常可爱的小国”。他不时地停下来，擦干自己面頰上的眼泪。最后，他用“迷了道路的农民”、“有力的措施”、“一切善良的罗馬尼亚人的援助”来結束了他的演說。前任总理，也就是議会多数党的党魁，是个态度庄严的白胡子老头，来向新任总理致答詞。他关于“我們的小国”也結結巴巴地說了几句話，并向新政府保証，在某种条件下要在議会中予以支持。于是新总理就一直向正在講台上的前任总理走去，紧紧握着他的两手。他們彼此吻了双頰。下院代表和上院議員們以及議席里边的公众都热烈地鼓起掌来，欢呼这种出于爱国心的友爱的表現。許多人热泪盈眶，就是最怀疑的人也都深受感动。只有无党派的报紙的总編輯約束不住自己的舌头，在新聞記者席位中大声地說：

“这些拥抱，都要农民們付出代价啊！”

新政府机关报《哥拉苏尔·包包鲁吕日报》的一个老編輯馬克斯·斯特莱森不能緘默了。他怒气塡胸地大声說：

“先生，我不准你用你們犹太报紙的无聊的笑話来扰乱这么庄严的时刻！”

斯坦·腊加魯平靜地回答說：

“喂，小伙子，关于你那出自爱国心的憤怒，我沒看在眼里。我們也不知道这种憤怒是多么无聊。其实，凑巧你也有点犹太种，你能够把这个犹太报紙怎么样呢？”

斯特莱森又結結巴巴地說了几句反唇相譏的話，以后，借着

又一次的雷鳴般的掌声气咻咻地离开了新聞記者席。那时，热誠的表示还在繼續着，有力地受到公众的支持，在新旧总理实行拥抱后，新政府的閣員們立刻下来同旧內閣的閣員們和其他要人們握手。每次的拥抱，都伴随着热烈的欢呼和喝采，經久不息，好象是一种眞摯的感情的流露，尽管他們昨天还是一些彼此抨击、彼此謾罵的不妥协的政敌。

接着，就是在这种和諧友好的气氛中，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通过了新政府旨在恢复秩序的法律草案，并且首先授权新政府在它認为必要的地区頒布戒严令。

"喂，朋友們！"斯坦·瞎加鲁带着很受他的同行重視的譏諷口吻嘟囔着說。"用不着不好意思了！何必还要依靠花言巧語和一切爱国的面具呢？我們現在已經是主人了！"

罗絮直到現在还一言未发，这一次却微微冷笑着，冲提屠·海尔德列亚这面轉过身来，可是这个青年人不見了。提屠瞧見了戈古·約內斯庫太太，他就出去等候着她去了，打算告訴她說，格里果列·于加明天早晨就要陪同新省长巴洛列努一起前往阿尔盖什省；于加恳切地要求提屠陪着他一同去，免得他在这个时期独自到阿馬拉那里去，尤其是他不知道在阿馬拉可能遇到什么事。虽然这不是离开报社的时候，提屠却也不能拒絕格里果列·于加这个要求。过去为了消遣，提屠曾去过阿馬拉，現在如果提屠肯去，对格里果列就能多多少少有一些用处，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同他一起去呢？

在会議閉幕以前，戈古上楼来找厄日妮，他在走廊里来宾席的門口附近碰到了提屠。戈古不得不等一会兒，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向海尔德列亚說（戈古不願意再使厄日妮难过了，她已經吓得够瞧了），有一位匹特茲蒂的代表，刚才告訴他很多极为严重

的事情，都和阿尔盖什省南部的暴动有关。确实的消息人們还一点不知道，近两天来，从匹特兹蒂到阿尔盖什省南部的交通早就断絕了，传来消息說，人們干出了不少杀人的勾当。

"可爱的海尔德列亚，你想一想，在这个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啊？娜廸妮就在这制造杀人事件的暴乱中！她会遇到什么事呢？她是已經逃出来了还是落到农民手中了呢？我那可怜的父亲沒能阻止她到乡間去，簡直陷入絕望中了。我父亲那么大年紀，經常有病，又非常溺爱她，要是他知道娜廸妮遭到了什么不幸，那他是非死不可的。总之，这眞是一場悲剧！……希望上帝赶快讓事件平安結束吧！至于我，即使还能活一千年，我也不願意再談土地、再談农民了，为了摆脫土地的麻煩，我甚至可以把萊斯貝济的土地白白地送人，这些日子的苦可受够了，就是我的最大的仇人，我也不希望他們受到象我这些日子所受的苦！"

厄日妮还受着方才开会时的隆重气氛的影响。她劝提屠千万别象娜廸妮一样在这个时候到乡間去，戈古虽然沒信心但也帮助她劝提屠不要去。軍队要使用武器，流血斗爭越来越不可避免了。小海尔德列亚用一种奔赴战場的英雄人物的謙虛口吻說：

"哈，太太，我的死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損失啊！"

4

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群众終于行动起来了。人群走出村公所，直奔于加的宅第，一边嚷着，一边吵鬧着，仿佛是去赴宴会一样。經过一番拚命的爭論，人們都激怒起来了。現在，他們都非常气憤。孩子們也被喧鬧声吸引来了，为了貪看热鬧，就和

列着队的人群汇合在一起。

"喂，克里斯代亚，扔下你的柜台吧！"特利封走在人群的前头，从酒鋪門前經过，看到布徐奥克站在門檻旁边，就向他嚷着說，"你应当挑选一下：要么站到我們这边，要么站到他們那边！我們希望知道这一点，以便把你的名字写在清单上！"

"好，好，我这就去，我的老朋友！"酒鋪掌柜带着害怕的声音赶快地說，"全村都去，那么我也去……喂，我的老婆，"他走进自己家里去，接着說，"你听見了沒有？你在酒鋪呆一会兒，我要跟这些人走一趟！"

他的老婆嘴里嘟囔了几句，布徐奥克走进了人群，为了适应环境需要，他面带着笑容。在农民当中，他发现还有本村的几个名流和村长布腊威拉，他就增加了一些勇气。

"哈！朋友們，这样我很高兴，"酒鋪掌柜冲着左右的人說，"咱們要能团結到象一个人一样，那就誰也不敢惹咱們了！"

米隆·于加听說农民在集会，也风聞农民在阴謀反对他。在这以前，伊斯巴塞斯庫一直是埋头經管帐簿，他認为地主和农民之間的爭吵和他沒有关系，他不过是个"数字商人"罢了。当管家班布跟他开玩笑，告訴他說，农民最恨的就是他，因为他保管着帐本，农民的欠帐和农业合同都記在帐本上时，伊斯巴塞斯庫这才大吃一惊。所以从早晨以来，每次有一个长工或是农民到公館来办事，趁机告訴他一点消息时，他就立刻跑去一五一十地报告老貴族。他也不断地补充說，老貴族应当趁着农民犹豫不决的时候，赶快离开阿馬拉。人心已經激动起来，一切抵抗都是沒有用的。米隆·于加听着，却装作沒听見这个司帐的建議。只是在伊斯巴塞斯庫敢于催促老于加时，老于加才有点生起气来，申斥他說，他最好留着这些主意，去管自己的帐本去吧。

“米隆先生，你看农民来了！”伊斯巴塞斯庫一边闖进主人的屋子，一边哭嚷着說，“全村都来了！……这是大祸临头！……天啊，天啊，你早为什么不听我的話呢！”

“得了，住嘴吧，别再这样发疯啦！”老于加安詳地說，“讓他們来吧！这很好，我們到底要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一点！”

伊斯巴塞斯庫决定和貴族呆在一起；他說，他要跟他的主人承受同样的遭遇，但他希望，貴族既然曾經很受农民的尊敬，現在也很可能不致受什么迫害，这样，他也就不会受什么害了。

“你作什么呀？米隆先生！”司帐看見老头子倒背着手在房間中大步地踱着，就又問道，“你怎么不迎着农民去？不应該讓他們把你堵在这兒啊！”

米隆·于加沒有回答，仍旧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一边自言自語，說的話沒有人能听得懂。老实說，他也不知道对这些农民应該采取什么态度，这些农民在最近几天中推翻了一切权威，把一个有組織的村庄变成了一个沒有良心、受原始本能的驅使和推动而任意妄为的烏合之众。毫无疑問，赶跑了宪兵、各处放火、到处破坏以及最近几天的混乱，这都是顢頇无能的政府不敢行使权力而一味放任的自然結果，也是由于蠱惑分子欺騙性的許諾产生出来的一系列道德淪丧的必然結果。这些欺騙性的許諾，在农民的单純、朴素的心灵中培植和传播下一种长久的不滿，終于变成一个眞正叛乱的意識。无政府的願望从一开始就应当鎮压，从萌芽时期就应該鏟除。那时候，只要对农民进行有力的劝导也就足够了。但是等到无政府主义已經扎了极深的根并且起来行动时，那就只有无情的武力还可以制止它的所有破坏性的活动。于加非常清楚，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和失去理智的群众进行什么斗爭的了。但是，他有責任，这个責任命令

他保护自己的土地，他不能推卸这种責任。由于他有固有的权威，他在这兒一站，就是全面走向无政府主义洪流中的砥柱。农民本能地尊敬上岁数的人和在村中負有声望的人，更尊敬他們世世代代的主人。老于加在一个地方能呆多久，那地方的人就多久不敢越軌逾范。人們在芦基納薩放火，是因为他沒有在那里……的确，前天夜里，尤其是在葛斯馬·布魯亚納宅第起火后，他曾考慮过很长时間，如果自己暫时离开此地，直到可以使这些疯人翻然改变的武装力量出来干涉为止，那样是否更明智一些呢……他的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人格在农民中間所引起的畏惧和尊敬，现在用他个人的名义来抵制已經失掉判断力的乱党，这是不是一种胡塗事呢？現在，尊敬建立起来的屏障可以說是已經崩潰了，在这个时候，他在这里是不是会被人看作是挑战，从而要使他們憤怒的疯狂行动更加激烈呢？……到了这步田地，老于加不再給自己提出問題了，因为这些問題，在他看来，都是懦弱的初步征兆。只有懦弱才找寻論据和借口来为自己辯护。将来要发生什么問題，就等着看吧……

现在，米隆·于加在房間里来回地踱着，听到院子里有人声，这就是說决定性的时刻已經来临。伊斯巴塞斯庫緊靠着窗戶，一边不安地看着，一边小声地发出惊恐的喊叫。他应当上前欢迎他們并且招待他們……他站在那里，拿不定主意，仿佛拖延一分鐘都会对他有利似的。

外面，脚步声越来越多了，人声也越来越大了。人群汹涌地向公館里的院子和庭园里灌进来，仿佛一个突然改变水道的河流一样。农民拥挤在鋪着細石子和刚刚鋤过草的甬路上，为的是避免践踏新长出来的青草。到处听到有人用一种譴責的声音說：

"喂，小心，别践踏青草！费了很大的事，这未免太可惜了！……"

接着，喧嚣声小下去了。这是因为一些人进入了沒經許可不准进入的貴族公館花园，也許可以說农民覚得自己犯了錯而感到惭愧了吧。只有特利封·居如一个人站在新公館前的花坛附近，敢于大声发出愉快的喊叫声，仿佛想要显示他的勇敢，仿佛想要冲破使大家陷于瘫痪的緘默似的……

其余的人，这也是大多数的人，进了公館的院子；这些人也就是嚷嚷得声音最大的人。他們一来到，鴿子飞起来了，老母鷄吓得惊叫着四散了，长工和各种仆役都从他們的陋室和偏房里走出来了。他們怀着一种天真幼稚的好奇心理凝視着农民們的到来，一边笑着，一边信口胡說着，仿佛他們是前来参加一个有吉卜賽乐手奏乐的通宵晚会一样。只有老伊斯莫带着一种惊惶失措的神气看着。管家班布早已屈服了，他站在院子里自己房間的門口吓得渾身发抖。他的老婆在屋子里，隔着門帘看着，害怕得牙齿得得响。

"你們来啦……哈……你們来啦？"在人群前面的农民走近他身边时，他傻头傻脑地問着說。

班布一知道有一部分农民是从花园进来的，就向那里走去，仿佛是有人竟敢从花园中走过，使他生了气，要把他們赶出去一样。新公館和老公館中間的內院挤滿了农民。这位管家漸漸地昏乱了，左說一句好話，右說一句好話，然后站在平台的两个柱子中間的公館大門的正中，仿佛他准备阻止农民闖入他主人的住所一样。他滿臉含着笑，装出不怕的样子，打算博得每一个人的欢心。

农民越来越多了，他們彼此拥挤着，喧鬧的声音也越来越

大。有些人就要来找笑咪咪的管家。管家看出这种情形，就带着一种天真的神气說：

“有什么事啊，小伙子們？你們打算干什么啊？……跟我說，我……”

譏笑声和几句咒駡声掩盖了他的話。班布完全沒主意了。忽然，被大家推到最前一行的魯布·基利多尤喊着說：

“老家伙，你别这样站在这兒啦！你去告訴你的主人，全村的人都在这里叫他到这兒来！”

“好……好……我这就去！……”雷翁特·班布头腦清醒以后結結巴巴地說，赶快跑进屋里去。

他敲老于加的門，沒等回答，就立刻进去了。

“先生，你来吧！”他說，“全村的人都到了！”

米隆·于加轉过身来，仿佛这个消息使他吃了一惊，其实，几分鐘以前，他就听到了从外面传来农民造成的模模糊糊和使他越来越不安的声响。他直勾勾地看着管家的眼睛說：

“好吧，雷翁特！我們去看一看村里人还想干什么！”

于加拿起他經常在院子里踱步时戴的小皮帽子，很小心地把它扣在头上，向着門那边走去。班布拦住了他，从靠近門口的衣架上摘下一件皮里的短皮革外套来，帮着米隆穿上，馴順地小声說：

“先生，天气够冷的，如果……恐怕你要着凉……”

“你这个鬼东西，为什么又叫我回来呀！”米隆一边喃喃地說着，一边穿上皮外套，很注意地扣着扣子，就好象要出門作长途旅行一样。

伊斯巴塞斯庫站在窗戶旁边，吓得目瞪口呆，到管家进来时为止，他連动也沒动过。他看見他的主人准备出去，他就拿定

了主意，打算呆在那里不动。从各方面来說，这都是很聪明的办法。为什么要无緣无故地去冒险呢？說实在的，他也是貧穷的无产者中的一个，今天看到自己受着和自己一样貧穷、一样受压迫的人們的憎恨，这种处境实在有些难堪。雷翁特·班布跟随在米隆后面，用眼睛看着伊斯巴塞斯庫，意思是在問："你不去嗎？"后者也給以同样默默无声的回答："不去。"

老于加一出现在阳台上，人群立刻鴉雀无声。有些軟胎小帽和大沿帽本能地举起来了。于加站在阳台边上，望着农民們。他扫了一眼，就注意到农民已經闖进公館的四周各处，就連格里果列的新公館和过道院子也都挤滿了人。西方，太阳已經落到房后边去了，阴影籠罩着阳台，使千百个人的头顱显出一种綠紫色；晚霞的余暉暗淡下去，每个人的目光已看不清楚了。

"真的，整个村子完全来了，連猪带狗都沒留下！"米隆安詳地說，同时，仔細地看他們的脸，仿佛要看一看还缺少誰似的。

"是的，我們的主人！"有几个声音迟迟疑疑地答道，老于加听出来了，这里边有依納特·塞塞尔的声音；老于加甚至于看到他那副苦脸，不过他不認为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仿佛只是他意識中的一种印象，突然回忆起来一样。

停頓了几分鐘，这个时間，在他們看来簡直是无限的长久。接着，米隆用一种权威的声調說：

"誰叫你們到这里来踏坏我的草地、甬路和花坛的？这些都是我和我的人用了很大的力气，費了很大的心血才弄好的呀！誰許可你們这样作呢？……你們不能在那边院子里等着嗎？你們不可以在那边呆着嗎？嘿嘿，你們自从搞革命和做出一些見不得人的勾当以后，就已經变成大老爷了嗎？……"

他越說越激动，也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虽然他明白这样有些

超出了范圍，并且也冒着可能产生出恰和他預期效果相反的結果的危险。果然，有一个人傲慢地打断他的話說：

"怎么，我們来是为听你的教訓的呢，还是由我們来教訓你呢？……"

米隆·于加迟疑了一会兒。他在考虑是把那个人的傲慢压下去好还是装作沒听見好。他用同样的声調繼續說下去：

"我的孩子們，这些大老爷們的办法，对我是使不开的，我完全跟你們一样，也和你們并肩劳动。我們还是可以和平常一样，在那边去談話，不是在这里……但是，現在你們既然来到这里，那就算了……好吧，說吧，有什么过不去的？"

这时，帽子扣在后脑勺上的特利封·居如非常粗暴地向前走来說：

"嘿嘿，先生，这一切都完了……你不知道国王的命令嗎？或者是你不願意服从国王的命令嗎？"

老于加竭力克制着自己免得打特利封一个大嘴巴来代替回答。老于加把特利封当作一个又懶惰又凶恶的最坏的无賴，把他当作一个不屑交談的农民。米隆仿佛沒听見他說什么，扭轉头来問別人是哪条命令。伊斯巴塞斯庫头一天就把这件事告訴了于加，于加認为最好是装作不知道。有些人信以为真，赶快向于加解释是什么命令，并且說明他們是怎样知道这个消息的。老貴族安詳地听着，准备說話。特利封看見米隆并不冲着他說話，感到难为情，就带着一种挑衅的口气重新說开了：

"喂，先生，他們胡塗，我給你講这件事吧，他們，而且……"

"我不和傲慢的人和无耻之徒談話！"老于加說，同时带着輕蔑的神气冷眼看着他。接着，老于加又冲着別人說起話来："喂，你說吧，普罗菲腊，所以說的是……"

米隆·于加听着被他問話的人們的杂乱的話語，覺得自己的血在往脸上涌。他虽然极力使自己保持着冷靜，可是特利對的挑衅的举动使他气得要疯……他完全了解，这个家伙是故意逗他生气，好叫他引起别人的憎恨。至于特利封·居如，他也認为老于加不讓他把事情說清楚，这就是得罪了他，实际上是他費了很大的事才把人发动起来，領到这里来的。許多农民都站到特利封那一边，嘀嘀咕咕地說，老貴族不应該这样刺激特利封，也不应当不叫他說話……特利封越来越覚着自己的尊严不容輕慢，他憤怒得控制不住了。最后，关于国王命令的那一套瞎話老于加沒有耐性再听下去了，他用手一揮，打断了农民們的話，脸冲着已經开始喊喊喳喳的人群說：

"哎喲，难道你們真相信这类沒根据的話嗎，我的孩子們？你們就这样跑到这里来，并且糟蹋我的花园嗎？……你們有多少人就来了多少人，难道是来吓唬我嗎？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呢？喂，你們不覚得慚愧嗎？尤其是你們这些正經人，我一直到現在都是非常重視你們的！喂，你看，村长还在里边呢！沒有别的話可說，这太难看啦！一点判断能力都沒有的人在那里胡說八道，你不但不劝导他們，反而跟他們一起参加搗乱……看啊，好一个村长！"

"請你原諒我們吧，我們的主人，如果全村子人带着我們一起到这里来，我們可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布腊威拉，俯首帖耳，万分柔順地結結巴巴地說。

"还有你呐，路加？"米隆怒气塡胸地接着說。"也有你，魯布，你这个胡子都白了的老头，比我岁数还大！你們現在都和一些一个錢不値的人，象特利封之流混在一起了！哈，你們眞叫我討厌！"

他一边說着話，一边不断地想着，他失掉了冷静，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就象一个賽跑的人錯誤地跑上一个陡峭的斜坡，虽然明知道前边就是深渊，却也非跑下去不可。况且，他越責备农民，他就越有勇气接着說下去。他的声音越厉害、越严肃，农民也就越不敢出声。可以这样說，在这一瞬間喚起了所有人心中的传統的敬畏和服从的情感。农民們不安地搖着头，或者喃喃地发出单音节的道歉的話。

老于加的話在吃惊的人群头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跳动，都带着威胁的意味，就象赶車人手里搖着而且随时准备抽下来的鞭子的响声一样。这时，特利封·居如忽然提搖着身体，好象他已經束紧了他的腰带似的，用沙哑的声音喊着說：

"你和气一点吧，先生，我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一点小事啊……"

他的声音震蕩在空中抵住了米隆·于加的声音。刹那間，老貴族的声音突然停住而消失了。但是过了一会兒，它又跳跃起来，这是由于新的憤怒給它鼓足了勇气，这种声音，在它所过之处，簡直是要粉碎一切。

"你給我住嘴，不要脸的东西！……你給我住嘴，土匪！……住嘴！……住嘴！……"

米隆·于加气得两只眼睛都突出来了，嘴角上冒着一点白沫，他一边吼叫着，一边举起拳头向特利封·居如比划着，特利封先迟疑一会兒，接着，他就在于加的眼前傲慢地撇嘴冷笑。以后，老貴族虽然气得呼吸急迫，却仍止不住地嚷着"住嘴"，特利封就用沉重而傲慢的声音喊着說：

"为什么叫我住嘴呢？……我，我不打算住嘴！为什么你給我下命令呢？难道我是你的仆人嗎？"

米隆·于加心慌意乱地看着，这个农民每說一个字就如同打他一下脸一样，他的耳朵里一直在响着。他以同样的憤怒繼續說下去：

“住嘴！从我的院子滚出去！滚出去，不要脸的东西！立刻！你听見嗎，土匪，不然……”

特利封·居如叉开腿，伸直腿，仿佛是为了更好地把脚插进地里站得更稳一样。他更强横、更憤怒地說：

“喂，我不想走，先生！我不願意走开……还有，这也不是你的院子……而且以后我也不打算走，你看，就是这样！”

“你不打算走嗎？……不打算从我的院子里走开嗎？……你敢侮辱我嗎？好，你等着，我要教你怎样活着，土匪！”

老于加的声音改变了，它比以前平静了許多。他很快地走进屋里去，每走一步就对自己說，他应当冷靜。可是他的手和他的膝盖都在顫抖，他的心里却仿佛有一个砧子，在响着震耳欲聋的鉄錘声。在他的臥室里的床上，挂着一支經常装着子弹的猎枪。他从釘子上把它摘下来。

外边，人們紛紛說了起来。只有路加·达拉巴向特利封嚷着說，他不該叫老貴族生气。相反地，四面八方都响起喊声，表示贊成特利封：

“你作得对，特利封！……你不要讓步！为什么叫老头子侮辱你呢？……你应当抓住他的脖子，而且……”

老远有一个尖銳的声音喊着，在四周引起了人們的愉快：

“老头子已經火了，我的朋友們，可别讓他遭到不幸！”

依納特·塞塞尔用一种不安的口吻結結巴巴地說：

“小心，特利封，不要叫老貴族把你……”

米隆·于加又出現了，手里提着他的枪，两眼通紅，瞪得象

酒盅一样；人群里响起惊訝和不满意的抱怨声。老头子站在他原来站的那个地方，只离特利封·居如三步远，也不叫嚷，只带着一种盛气凌人的神气，并且用有力的顫抖的声音命令說：

“你立刻从这里滚出去，土匪，要不然就叫人抬着你的尸首出去！”

“喂，先生，我不出去，你懂了嗎？”特利封·居如满怀憤恨地說。“你只要試一下……尽管你是貴族，你也要見到魔鬼是什么样子，因为……”

他刚說了头几个字，还沒說完，于加就把枪托在肩头。响了两声，一声接着一声，离得这么近，以致人們把第二声当了第一声的回音。特利封·居如张着大嘴，子弹打了满脸，脸上突然被穿了許多小孔，好象是个麻子。他的小眼睛吃惊地眨了眨。他象一条沉重的口袋一样，倒了下去。

“土匪！”米隆看他倒下去，满意地自言自語地說，这种满意象是一剂止痛药安定了他的心。

枪声一响，特利封身边的农民就都轉过头去保护自己，并且惊慌地向他們后面的人群退去，大家都嚷起来了，跟着就是一片混乱。这时，在难受的声音中，立刻涌現出責罵和威胁的声音。陶德尔·斯特林布离那兒沒有几步远，忿恨得满脸通紅，嚷着說：

“喂，你打算屠杀我們大家嗎？”

霎时間，人群激动的浪潮越明显了。有几个农民俯下身去把特利封扶起来。人群頓时疯狂了，混乱地互相践踏。当陶德尔·斯特林布发問的时候，一根頂端带着象小孩拳头那样大的大疙瘩的棍子在米隆·于加的身边头上揮动起来。大棍子打到米隆的头頂上，力量非常大，以致人們听到了一个破裂的响声。

贵族的软胎皮帽立刻从上边塌下去了。

"土匪，怎么你敢举……"米隆刚开口，却沒有能說完。

好几十条棍子挥动着，在一种疯狂的混乱中尽力地打下来。老米隆·于加已經沒有知觉了，头盖骨破裂，还仍然站在农民当中，农民們一下挨一下打他，好象是支持着他，不讓他倒下去一样。

农民蜂拥地上了阳台，他們左右地乱打着，仿佛到处都有敌人，連空气中也有敌人一样。窗戶上的玻璃都碎了，发出尖叫的悲鳴声。人群仿佛是由猛烈的暴风雨所鼓动起来的湖水一样，一会兒涌到这边，一会兒涌到那边，好象是沒法一下子把自己的憤怒发泄出来。各种腔調的吼叫声、粗野的咒駡声，交織成为混乱而又持續很久的一种轟鳴，这就把公館內一些女仆們的絕望的喊叫声压下去了……一霎时，人們的激情都奔放起来了——好象悶在烏云中好久的霹雷忽然打响，既沒有閃电，又沒有經常預报霹雷将到的雷鳴；农民們趁着自己在气憤得跟疯了一样的时候，也向长工們扑去。管家班布虽然就在老于加跟前，却輕易地跑掉了，他只挨了几拳头，仿佛是在暴风雨的高潮中，人們不認得他是誰一样。

过了一些时候，那些疯狂打着老于加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了他，他們已經消了点气，打算再搞些别的事情。米隆·于加不再受着农民的扶持，就面朝地栽了下去……他的脸仿佛比已往任何时間都更貪婪地，最后一次往地里搜寻，意在吸取既温柔而又苦澀的香味。再沒有人注意他了。农民們不断地拥挤着，从他身上过去，用脚踢他，踏他，把他的面翻过来朝着地，朝着他活着的时候扎了根的那块地。

5

“彼得，你快来吧，他們把老貴族杀了！”馬丽奥阿腊闖进了院子大声喊着說，“喂，你快来，彼得，别叫他們作出更坏的事情来！”

彼得·彼得已經把他家的門修理好了，現在正拿着錘子在院子里牲口棚那兒干活，这不是为别的，只是为了找点事做，以便不去参加别的什么事情。他母亲告訴他說，全村子人都到老貴族的公館去了，他考慮了一下，也打算去一趟，倒不是为了去搶掠老貴族或激发农民們，相反地却是想去防止陶德尔·斯特林布和类似的人又有什么举动。可是他又犯了固执的脾气，因而繼續呆在家里，仿佛願意使潜伏在內心深处的痛苦埋得更深远更长久，他又認为，其实就是农民到老貴族家里去，也肯定不敢对老貴族动手的。

“天啊，天啊！”彼得忽然嚷着說，仿佛他的头上挨了一下沉重的打击。

他对馬丽奥阿腊連一眼都沒有看，虽然他很爱她，并且有意过了复活节就把她娶过門来。他現在把她看成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异乡人、陌生人。她的声音在他的耳中嗡嗡作响，非常刺耳，这在已往从来沒有过。

彼得一声不响，放下了工作，赶快动身，几乎是跑着去的。馬丽奥阿腊象小狗似的追随在他的后面，一边喘着，一边把公館发生的事情講給他听。她在他的后面所說的話語，好象把彼得更推动向前了。同时，他想就是到了那里也无济于事。光憑他一个人是不能跟全村斗爭的，也不能阻止农民为发泄自己的气忿而

破坏一切。

从于加的公館远远地传出隐隐約約的吵閙声。彼得加速了脚步。他連作活的时候脫了的上衣都沒有穿，他毫无意識地拿着木匠使用的斧子，跑了出来，就仿佛人們从自己家里走出时拿着一根小棍子一样。

于加公館的大院子里，农民們横冲直撞，怒容满面，莫名其妙地叫罵着，不知道应該干什么好。有些人跟长工們爭吵着，另一些人彼此爭辯着，一点理由都沒有，却准备要动武。在水泉附近，有好些人正在看护哼哼着的特利封·居如。彼得看了一眼，沒有停下来。有些人在雷翁特·班布住屋門前拥挤着吼叫着。可是班布老婆的尖叫声从里边把他們的声音掩盖住了。在旁边，在管理处的办公室里，人們来来去去，他們碰見什么就毁什么。他們特别注意帐本，因为帐本上記載着农业合同和农民們欠的債。

彼得走到另一个院子，在新旧两公館中間，人群异常拥挤。人們在原地騷动着，好象是在等待一个命令或是一个信号似的。

"老貴族在什么地方呀?"彼得向一群非常兴奋的农民說。

"刚刚把他抬到屋里去了，"总算有一个声音回答他。

这个小伙子对回答他話的和其他人全不認識，好象这些人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他走进老公館里去。阳台上，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了。打破了的窗戶半开着，它們的黑窟窿露在墙上。門都大敞着，有的人进来，有的人出去，仿佛是在磨坊里一样。在第三間屋子里，有几个农民，光着头默默无声地站在那里。在这間屋里，不久前，米隆·于加曾經倒背着手来回地踱步。現在，他仰面躺在两个破玻璃窗中間的一个沙发上，他的两只手交叉在胸前。他的衣服沾滿了泥，脸上，甚至可以說还藏着一个

陶土制成的假面具。老車夫伊斯莫把他从农民們的脚底下拉出来，厨妇普罗菲腊用一条白床单把那个沙发盖上了，又在枕头旁边点起一支大蜡烛，蜡烛的火焰在两个破玻璃窗中間顫抖着。这时，她正費力地想把死者衣服和脸上的泥土多多少少弄下去一点，村长站在其他的农民当中，慢慢地向她說：

“喂，讓他带着去吧，叫他就象上帝所願意的这样躺在那里吧，……”

他的意思是想加上一句：直到来检驗証实致死的情况为止，但他却沒敢說出来。

彼得很久地注視着老貴族滿是泥土的脸。他看見貴族的左面頰上有一块夹杂着泥土的粘血，很象从压扁了的帽子垂下来的一条天鵝絨带。村长用一种含糊的带着譴責的声調跟他說了一句使他吃惊的話：

“彼得，好象你沒有在場呀？”

“幸亏我沒在場，希望上帝饒恕我！”这个小伙子喃喃地說，“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会落得什么結果！”

“是的，命运給我們……”

布腊威拉又沒有敢把話說完。况且伊斯莫又打断了他的話头：

“你去吧，彼得，我的孩子，他們也許会听你的話，别叫他們再搶了，也别都給破坏了，弄到这样，这也就够了！我打发馬丽奥阿腊去找你就是为这个……喂，你去吧！……我們的主人們对你做过好事……你在为难的时候，他們曾經帮过你的忙！”

彼得带着一种阴沉的神气，喃喃地說：

“好事，他們是做过，不过不是只对我一个人！你看，这就是得到的报酬！”

"說实在的，我們主人的脾气太大，也太傲慢了，希望上帝原諒他吧！"路加·达拉巴和顏悅色地說。

大家沉默了一会兒。彼得仔細地想了一下，然后粗暴地說：

"喂，誰在这里沒有事，誰就出去吧！"

他幷沒有先看一看人們是不是肯听他的話，因为他相信人們一定听他話的。不久，只有伊斯莫、普罗菲腊和馬丽奥阿腊守着尸体了。

彼得用同样坚決的口气把所有在屋里到处轉的农民都打发走了。他在阳台上碰上了一些农民，他們执意不想空手回去。彼得就火起来了：

"喂，怎么着？跟你們說正經的你們不听嗎？屋子里死了一个啦！你們把他杀了，这还不够嗎？你們还不讓他好好在那兒安息嗎？"

农民們嘟嘟囔囔地走出去了，彼得这时注意到有人在往新公館里挤，那里的門已經弄掉了。他立刻想起这正是格里果列的住宅，格里果列对他有天高地厚的恩啊。他赶紧跑过去，痛苦地嚷着：

"什么东西也别再破坏啦，朋友們！……請走开吧！……躲一躲吧！别往里进啦，沒有什么可拿的了！……塞腊芬老大爷，你給大家作个榜样吧！"

他用胳膊挤开一条路，跟着就进去了。在第一层楼的大走廊里，农民們怀着某种程度的謹愼，进进出出。他們撫摩着东西，小心地談着話。彼得不用命令腔調了，他祈求地說：

"走吧，我的朋友們！……走吧，你們在这兒沒什么可做的啦！"

他听見二樓有脚步声。他赶快爬上橡木樓梯。每間房的門

都敞开了，农民們正在房里翻箱倒柜寻找他們要拿走的东西。有一个女人，用一条单子包了一大包衣裳，不断地用哭声結結巴巴地說，这些东西要是糟蹋了未免可惜，她旣然是个穷人，最好还是讓她使用这些东西吧！彼得看見一間房子里人最多，他赶快进去，总是說着同样的話：

“走吧，朋友們，走吧……”

这正是娜廸妮的臥房，里面有一张大床，床头的墙上悬挂着一张大像片。彼得走近床前，他的眼光立刻和娜廸妮的眼睛接触上了。他心里一陣慌乱，仿佛她活着一样。他的声音哽咽在喉嚨里，嘴唇干了，却还在不住掀动。娜廸妮几乎一絲不挂，用一种柔媚的眼光注視着他，同时，柔媚的注視中又含着令人生气的輕蔑。农民們也跟彼得一样，在娜廸妮面前睜着大眼，不敢說話。这个年輕人的心灵起初感到一种喜悅，仿佛是找了許久沒找到的东西現在找到了。过了一会，他的眼睜开了，娜廸妮視綫中流露出来的蔑視穿过了他的心，向他放毒。他感觉到自己受了欺騙、受了侮辱。他立刻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喊着說：

“你們看，这个母夜叉是怎样地譏誚我們啊！”

他忽然想起他还带着斧子。他把斧子举过头，立刻跳到床上，使尽全身的力量砍去。玻璃破碎的响声好象是一种延长而又尖銳的哭泣声。碎玻璃片象一个伤口的血点似的从斧子砍的地方向四处飞濺。有些碎玻璃进到这个小伙子的脸上，仿佛猫爪子一样抓伤了他的脸。彼得一边呼呼地喘着气，一边連連砍着。娜廸妮的身体被砍成一片一片的了，成了一块一块的紙板。尽管她的脸已經砍伤了，可是她的眼睛仍旧是脉脉含情而且带着一种蔑視的神气。

“小伙子們，砸呀，你們还等着什么？”彼得两眼通紅地叫嚷

着。

农民們仿佛从很久以来就等待着这个似的，立刻疯狂起来。不大一会兒，他們把屋里的一切都毁坏了，窗戶也从框子上拔出来了，他們把打断了的椅子腿、撕碎了的桌布、弄破了的鷄毛乱飞的褥垫和油画等，都扔出窗外去了……

"小伙子們隨我来！"过了一会兒，彼得嚷着。

在別的房間里，在楼下，人們都在破坏着，叫嚷着。彼得象疯了一样，一边搖晃着斧子，一边跑着說：

"咱們放火吧！……放火吧！……只給它留下灰烬和尘土！"他走下楼去，对外面来的人吩咐着說。

"你們放火吧！"在原地轉动的那些人也嚷嚷起来。

"好哇，就該这样！"塞腊芬·莫高斯見到彼得的斧子刃已經砍崩了，就对他說，"人們已經受够了各种不公道了！"

彼得站在外边，太阳沉到旧公館的后面了。薄暮慢慢地轉入黑夜。农民显得更急迫也更疯狂了。这个小伙子的脸，由于出汗和苦悶而閃着亮。

"你怎么啦，彼得？"村长看他变成了这个样子，就問道。

"啊，你看不見还是不願意看見呢？"彼得显出疯狂的表情說。

"唉喲，但是这种羞耻……"魯布·基利多尤站在彼得旁边，用一种責备而又惋惜的口吻說。

彼得沒等他說完。

"住嘴吧，老废物！你够使我們討厌的了，你說了很多废話，学了很多的猫叫，耽誤了我們多少时間啊！"

"你也成了疯子啦，小伙子，你眞可怜啊！"老头子一边在身上划着十字，一边結結巴巴地說，"希望你以后可別后悔！"

"后悔？嘿嘿！我們只不过死一次呀！"彼得一边喊着；一边赶快走开，也不知道自己要上哪里去。

黑烟的旋风出現在新公館的几个窗戶上。

"起火啦！……起火啦！……"一个残酷的愉快声吼叫着。

可是火却着不起来，只在屋子里边燒着，也可以說只在屋子里边冒着烟。到了深夜，大火焰才从房脊上穿出来，仿佛一个发光的花冠，往四处噴射出千百万个火花。人們围着火跑，不想回家。他們都把嗓子喊啞了。但是他們仍旧沒完沒了地喊出許多夹杂着詛咒的話来。也許可以說，他們是想要弥补过去的緘默吧。

在着了火的新公館后面，显出了阴森而寂靜的老公館。只有在一个窗戶前，一个微黄的光亮神秘地顫抖着。农民們向这方面凝視时，不自覺地打了一个寒战。依納特·塞塞尔为了稍微煖一煖自己的心，自言自語地說：

"你看吧！这一回上帝可用土地和其他一切来滿足他的心願了！"

第十一章 彼得·彼得

1

于加的新公館从星期五一直燃燒到星期六的夜晚。阿馬拉的天空通夜被照得火紅。激怒喧嚷的农民还不願意离开。他們一点也不困。表示狂喜的愉快喊声蓋过了大火的噼啪声。在火紅的光芒照耀下，农民們片刻不停地忙乱着。他們那种粗大沙哑喉嚨的喊声混成一种奇怪的声音，好象是从地壳里迸发出来的一样……过了半夜，房頂的椽木燒透了，坍在二楼的天花板上。一大团火星突然飞起，在通紅的天空中散开，紧跟着，从巨大炭火里冲上去一股新的火焰。一片滿意的、长长的吼声象响应最高命令一样，从成百人的喉嚨里迸发出来。然后，农民們好象沒等到看見最后胜利的信号，就一点一点地开始散去，只有几个人堅持留在那里，恐怕錯过仍有可能发生的事变。黎明时分，院子里显得更安靜了，火也燒得不那么猛烈了，火焰好象滿足了似的，懶洋洋地跳动着。

在老公館的一个窗口上，还燃着一支象人們一样胆小的微弱烛光。一顆顆火星跟蝴蝶一样在屋頂上飞舞着，落到屋頂的时候，好象掉在冰块上似的，一个个熄灭了。伊斯莫关好了冲着

阳台的各个門，不叫人再来扰乱家里的安靜。貴族的尸身，他已經看守了一段时間，接着就該是厨妇的班了，然后輪到管家，再后就是厨妇的丈夫。这时在停尸的屋里，馬丽奥阿腊坐在一个角落的安乐椅上跟瞌睡搏斗，差不多有一个鐘头了。她困了，但更害怕，米隆·于加躺着的那条长沙发，她甚至連看也不敢看。墙上不断活动着幽灵般的黑影，已經够使她害怕了。冷风从打坏了的玻璃窗口一个劲兒地往里吹，而且越来越厉害。有好几次，在她刚合上眼睛的时候，好象听到一种奇异的微响。她往这个方向只敢看了一次，在烛光搖曳下，死者好象正在动弹。馬丽奥阿腊一連划了三次十字，划得十分快……在她神志多少清醒了一些以后，她突然十分清晰地听到一声沉重而悲伤的叹息，好象呻吟。她吓得說不出話来了，心里怦怦地跳起来。同一刹那間，一个惊恐的声音說話了：

"馬丽奥阿腊，你要喊叫我就完蛋了……是我呀，我是伊斯巴塞斯庫！"

他費了很大事才从长沙发下面爬了出来，他的四肢完全麻木了。他看到米隆·于加拿枪时，就藏在这里，他預料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蜷縮在长沙发底下，感謝上帝使他想到这样做，不然的話，暴徒們一定会杀死他。开始，他很怕农民点着房子，把他象只老鼠似的烧死在那里。接着，他打定主意，只要不肯定危险确实过去，就是在那里呆上一个星期也不动弹。后来，因为在他上面躺着的死人給他的恐怖，使他感到非常难受，迫切需要离开这个藏身的地方，而且認为这样做是最聪明的，特别是在他信任的馬丽奥阿腊来看尸首的时候。

为了叫人从外边看不見他，他藏到了一个帷幕的后边，从帷后請求馬丽奥阿腊詳詳細細地告訴他发生的事情。他听說农民

把雷翁特·班布，甚至連班布的老婆都打了，并搶了他們家，他想，他一定会被人活生生地剝皮的。年輕的姑娘以后对他說，院子里只剩不多的农民了，他可以放心从花园逃走。于是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只有穿着农民的衣服才能混出去，那样走过村子才不会被人認出来，才好一直逃到科斯太什蒂去。他打发馬丽奥阿腊向她的叔叔要一身衣服，越破越好；他求她要小心地从便門給他送来。他說永远也忘不了她的恩情，并要給她一份优厚的报酬。衣服是普罗菲腊給送来的，她要把伊斯巴塞斯庫的城里人的衣服带走，以免司帐不回来的时候丢失了。

"啊！普罗菲腊呀，希望上帝祝福你，奖賞你給我做的好事！你救了我的命呀！"他眼里流着泪，握着她的手說，"我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件事。"

黎明时分，伊斯巴塞斯庫从花园向彼尔劳居溜去，他既沒看見于加的公館正在燃燒，也沒有回一回头……

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二层楼的天花板早就变成一片火海了，連塌带滾，咔嚓一声就摔到底层楼的天花板上了。底层楼燒到熾热以后，失去了任何支持，也摔了下去。隔着窗口，在熏黑了的墙壁之間，可以看見火焰正旺，火星乱飞。

过了一会，农民又一个一个聚攏来。他們望着大火，点着头，喊了一句，于是他們的視綫很快地就集中到老公館。他們認为，甚至还有人說过，只要貴族老爷的旧公館还矗立一天，那就是什么事也沒有完成。可是，尽管他們个个都急了眼，因为有死人的关系，却沒有一个人敢于走近。再說，絕大部分人是来搶东西的。最穷苦的人們特别惦記老玉米。一个滿是上等好粮种的粮仓昨天晚上就空了。另外两个粮庫里还有存粮。巴維尔·东苏特地带来一根鉄棍，他头一个背着滿滿一袋子走了。他把口

袋背到最近的約翰納老太太家里。約翰納是他的岳母，她正在为她的鷄窝和她的宝貝外孙子科斯提卡同样地操着心。

"走吧，岳母，走吧，别耽誤你的工夫了！你也来弄点玉米吧。大家看着不要錢都搶着去了。再不去就一点也沒有了！"巴維尔高高兴兴地大声喊着說。并且很快又回到那所老公館去了。

"滚开！"老太太自言自語地說，她一心在照顧她的鷄，好象完全沒看見他，也沒听到他的話一样。

正在人群往糧仓附近拥挤的时候，另一些更大胆的人爭起牲口来了。馬兰·斯坦从牛栏里弄出一对牛来，想把它們牵到自己家去。雷翁特·奥尔比索看着气憤了，他吼道：

"你已經有牛了，还霸占这些牛，也不知道害臊，况且你也用不着牛呀，我从来就沒有过牛，我种地連一头牲口都沒有！……嘿嘿，我請你把牛放下吧，馬兰，你要不放下的話，我就撕你的皮！"

"这样公道嗎？那些什么都有的人还在东挑西拣，而象我們这样的人就得干瞪着眼睛看着了！"另一个人用威脅的口吻喊道。

"我呀，我才不在乎你們这些呢！"馬兰·斯坦激憤地說，"这兒不是作买卖的市場，誰抓住什么，什么东西就归他！"

雷翁特·奥尔比索抓住了他的衣領。他們爭吵了一会兒，互相辱駡起来。最后，馬兰覚着大家都反对他，終于讓了步，他說：

"好吧，好吧，要是这样的話，咱們下回再說！……这沒关系，雷翁特，我在拐彎的地方等着你！"

"你为什么不挑馬呀，傻瓜，你沒有馬，馬对你才有用呀！"雷翁特譏諷地喊着說，"你認为怎么样，伊斯莫？"

伊斯莫正在离着几步远的馬厩門前站着，手里拿着一把鉄杈。他回答說：

“只要我活着，誰也不用想动我的馬！”

“你要留神，伊斯莫老爷，不要叫人在那里也点着火，你看那个大公館怎样燒着！”一个带着埋怨的声音說。

“我宁肯眼看着馬燒死，也不叫它們落到你們手！”老車夫說，他的語气那样高傲，好象他就是貴族老爷似的。

农民不願意和伊斯莫爭吵，因为他上了年紀，再說，他們都知道他有些瘋瘋癲癲的。但是，他們都相信，每个人都有权願意拿什么就拿什么，能拿什么就拿什么。貴族老爷的財产，是由他們劳动产生出来的，因此，这份財产应当由他們来分。有一个农民气冲冲地責备伊斯莫說：

“你休想在我們的劳动果实上伸手，伊斯莫。我是不答应的！就連貴族老爷我們都不容許，你更騙不了我們！……只要等着彼得一来，那你就会知道了！”

这时，彼得正在酣睡。他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太晚了，而且也从来沒有这样累过。他穿着衣裳往木板床上一躺，枕着自己的无沿帽就睡着了，睡得象死了一样。現在，一家子都起来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沒动弹。他从来沒有在太阳出来以后还在床上躺着过，所以斯馬朗达想叫醒他。可是小伙子合着眼嘟囔着說：

“叫我再睡一会兒吧，媽媽，我太困了！”

“睡吧，孩子，你睡吧！”这个女人說，“睡他一整天要比你到处去强得多！”

2

"我們的火車是准时开出,一点兒沒有耽誤!"提屠·海尔德列亚說,同时看着自己的表,証明火車是在九点半开动的。

"希望上帝叫我們顺利到达!"于加說,勉强抑制住自己心头的激动。

巴洛列努脑袋伸在車厢的窗口外,揮动着一块綢子手絹,并且不断地用激动的声音叨念着:

"再見,梅拉妮!……再見了!……再見了!……"

火車开出了車站,在他坐下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漉漉的。但是,他微笑了。

"可怜的女人!……她是滿心的忧郁不安呀!……說句老实話,我虽然极力叫她相信一点危险也不会发生,还是不能使她放心。要不是老板那么恳切地要求我,我永远不会接受这付沉重的担子!……确实这样!可怜的女人她哭得多么悲哀呀!我的心都要碎了啊!"

列車只有几节車厢,而且还几乎是空的。除了几个新任命的省长外,就剩下几个軍官和商人,也只有他們才敢离开布加勒斯特。人們囑咐司机在开車的时候要十分留神,因为传說农民企图拆掉鉄軌叫列車不能通过,用来延迟軍队开到起义地区的时間。

只有提屠·海尔德列亚保持着自己的宁靜和从容。他坚信所有这些农民作乱的消息都是夸大其詞的。据他理解,在罗馬尼亚人們只知道两个极端——不是喜劇就是悲劇,而且这两个极端又是同样的夸张和善变。所以,这种騷乱也是这样!开始

的时候，人們認为这不过是一种追求政治目的的牵制活动，是顚复政府的天才方法，但是現在却又人人都失望了，而且都預言着国家的灭亡。

于加比巴洛列努更加不安。昨天晚上，在普雷德列亚努家里，有人建議他，在本省沒有安定以前，不要作沒有意义的冒险。任何人也不能确知乡村发生的情况。他到乡村去和在布加勒斯特等着一样，都不能对老米隆·于加有什么帮助。至于最有力的論据，有人在他耳边悄悄告訴了他！……再說，假如士兵拒絕开枪，甚至站到农民一边去呢？……誰知，偏偏正是这个論点使他动身的意志坚强了。不然的話，他也許还可能改变主意。奥丽加不是也曾用她那充滿柔情的眼光挽留他嗎？他們倆曾經独自在一起呆了一会兒，她突然跟他耳語說："你要爱我的話，就留下不要走！"对于这个，于加感到十分惊訝，以致在吻着她的手时勉强回答出："正是因为我非常爱你，我才必須动身！"他回到家里后，覚得这个答复是非常糊塗愚蠢的，甚至他因为說出这句話而感到羞愧。可是，奥丽加并不覚得这个回答怎么坏，她既沒在当时笑他，也沒在后来笑他。

奥丽加和他悄悄的耳語扰乱了他內心的平靜，启发了他从来就沒認識到的問題，或是刺激了他尽力抑制的問題。他覚得在自己的面前揭开了自己的假面具。他和普雷德列亚努的友誼，当然是非常深的，但是在最近时期，奥丽加的眼睛似乎使这个关系更加亲密起来。然而，于加从来也沒承認过他每天到普雷德列亚努家去拜訪或吃飯的原因，还会包含别的成分。尽管这种爱情已經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并沒想过他是在爱着奥丽加。对于这种爱情，在她面前連最細微的表現也沒有流露过，就是用开玩笑打趣的方式来影射也沒有做过。他最多只是在情不自禁的

时候，用眼睛替嘴說过話罢了。

那么多人正在受苦的时候，他的心却被这新的爱情所占据！他为此責备自己。一个念头从他的脑际掠过，他和娜廸妮一刀两断，也許只是为了更加接近奧丽加吧。毫无疑問，娜廸妮非常无情地凌辱了他，他們之間不可能再过夫妇生活了。可是，假設沒有奧丽加的話，他不会那样有勇气粗暴地把他老婆赶走。現在最使他难过的是把他的父亲孤另另一个人留在乡村里，而且純粹是为了自私自利，为了呆在奧丽加的身边，为了不放过每天看到她。如果那时只有他的父亲讓他呆在布加勒斯特的話，他的情况一定不是这样，就是說，如果他不是沉醉于爱情的話，是不会离阿馬拉一步的……

巴洛列努的激动，从他滔滔不絕的話語中就可以看出来。自从他奉命到一个暴乱的省分去担任省长职务的那时起，就認为在各种情况下都应該采取一种走上断头台的殉难者的态度。在布加勒斯特的流言中，已經隐約地传說軍队靠不住了，为了結束，为了确实把叛乱鎮压下去，最終还得向奧地利人求援。人們也正在說新政府对农民出身的士兵也不太信任，可是，在沒有进行最后一次尝試以前，它是不肯向外人乞援的。

“亲爱的朋友們，我們生活在罗馬尼亚民族历史上最残酷的悲剧中了！”巴洛列努用激动得直发抖的声音說，“昨天下午，老板对我們的艰巨任务作指示的时候，也是极其激动的。他承認我的任务极端困难，而且布滿了危险。他說，‘我就指望着你們的机敏、你們的智慧和你們的魄力了！你們带去的改革宣言是足以滿农民們的迫切願望的；这是你們应該巧妙使用的最好的和平武器。另一方面，在說服不起作用的地方，在遇到頑强反抗的地方，就要毫不迟疑、毫不示弱地使用武力。你們应該用暴力

还击暴力，因为，秩序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恢复起来的……’老板就是这样說的。我們都心煩意乱了。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后来，他拥抱了我們每一个人……目前的問題是我們到那里后会遇到什么情况。我受的教育把我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信念的民主党人，你們想一想，布置一次血腥的鎮压对我来說是說明什么問題呢？不过，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真是可怕的矛盾！……”

提屠·海尔德列亚用应有的严肃态度注意听着，但是，他自己忖度：这位巴洛列努确是一个大滑稽家。他想起他从前在伊納克飯店里，曾經振振有詞地极力宣揚給农民們平分土地的事。而現在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但如果他們不自量力竟不滿意这些沒有一点平分土地意見的改革的話，就要对他們进行屠杀，而且要設法把这种屠杀說成合理合法。提屠不断想叫他再回忆一下他从前的諾言。但是，于加替他說話了，好象于加的脑子里也盘旋着同样的思想。

“假使农民是为了要求土地而起来的話，他們对这些不兌現的空洞改革是很难滿意的。”

“怎么，你想貴族的土地应該分給他們嗎？”巴洛列努有些吃惊地說。

“我倒不这么想，是你曾那样想过呀！”于加直截了当地回答。

“啊！对了，一点兒不錯。不过，內心的信念和实际的可能应該分开来看，”相当尷尬的省长說，“无論如何，在农民造成恐怖的压力下，这样革命性的措施是不能公布的，不是嗎？再說，目前的叛乱，鬧得那么慘，这就充分証明，我們的农民还需要受到一种严肃的、而且必須十分严肃的社会教育。他們做出来的

野蛮行为即或只有一半是真的，也足以說明所有的恐怖了，亲爱的。你要确实知道，象你所了解的那样，我是爱护农民的，但我也要毫不犹豫地采取最严厉的方法惩罰一切野蛮行为。爱护农民不等于容忍他們为非作歹，也不能容許他們强取硬夺。农民应該同所有的人一样，服从法律，尊重別人的財产。要是不这样，我們将要走到什么地步呢？”

于加譏諷地微笑了一下，回答說：

“說起来，我只不过怀疑你所相信的那套改革办法的实际效力罢了。就是这个，沒有別的。你也可以想象得出，我有我的要求政府惩办农民的理由，特别是異地那样对我們不客气的时候，更有理由，因为我們跟他們生活在一起，而且始終尽到了我們应尽的本分。”

“那么說，我們的意見就一致了，于加！”巴洛列努說，“要不然，我倒奇怪了，因为我們爱护可爱的国家和爱护农民是一样的。今天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罗馬尼亚的生存問題！”

他又兴奋起来了，談起他和梅拉妮离別时的很多动人的細节，談她的預感，談自己的勇气……他一个劲兒尽談他个人的事。只是到了每个車站他才中断，好去仔細地观察人。他每次发現一伙农民的时候，就带着一种恐惧的心情用手指着他們，低低地好象怕人听見似的說：

“你們看他們在进行阴謀活动呢！……沒說的，对农民只有严厉，他們才会服从！”

随后，他又談开了，談論改革、老板，然后又談到梅拉妮，他的声音有时煩恼有时激动，但总是带着些顫音来掩藏自己的煩恼。

同时，列車謹愼地前进着，噴出比以前更多的黑烟……机車

的汽笛往往不断地一个劲兒地叫着，发出一种气憤的声音，好象猫头鹰的嗁叫一样。

3

“爸爸，小心别跟农民鬧出事来！”尼古丽娜看到尼高丹教士带走領飾和十字架时說，“你知道他們現在疯狂到什么程度了。”

“快走，快去尽我們的义务吧！”老教士叨嘮着說，毫不听他女兒的話。“他是我們的东家，給我們盖了教堂，我們要是不象对待那些好教徒那样給他举行临終洗礼，上帝不会饒恕我們的。再說，过了晌午在米林特还得給一个妇女举行葬礼呢……快走，快走吧！”

他拉着拐杖很困难地向前走着，并且不时地停下来休息。于加的老公館那里的騷动还在扩大。大火还在公館的废墟下面潜伏着。厨妇普罗菲腊吻过教士的手就把他領到死人的屋里去了。

“啊！主啊，你給了人类多么悲慘的命运呀！”教士戴上了領飾，向貴族米隆的尸体望了一会以后，結結巴巴地說，“你的安排是神秘莫測的，我的上帝呀，願你的圣名永受贊揚，阿门！”

教士的到来絲毫沒有影响农民們的高昂情緒。有些人望着他走进来一直目送他消失在房子里面，接着仍然継續他們的会議。有些人还在无緣无故地吼叫或生着气想找点什么东西带走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已經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組成一个个小集团了，他們只談論分土地的事情，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最好的一份。他們認为，目前沒有地主的时候，測量土地是刻不容緩的事，因为农民們掌握了应該归他們所有的土地以后，地主們完全可能卷土重来，只要他們活着，就不能把土地还給地主。关于用什

么方式才能把土地分得公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当然，每个人都認为唯一的公平的分法，就是把最好的一份离着村子最近的，自然面积也要最大的分給自己。当时其中有个人发表这样的意見，他說别的村庄的人也可能来要求分一份土地，听見的人憤怒得跳起来，都想痛打他一頓。最穷的农民不打算把土地分給那些已經有了土地的人。他們指責这些人曾想尽一切办法来买巴巴罗亚卡，另一方面，这些人在大家起义的时候躲在一边，张着嘴等着烧鴨子往嘴里飞。这样他們彼此間就爭論开了。他們都相当軟弱，誰也不能叫大家服从，沒有人享有足够成为領导人的威望，陶德尔·斯特林布很想提高嗓音試試，但是，遇到这样重大的事情，农民对他的意見都不大注意。他和特利封只会抬杠，只是需要瞎喊或动武的时候才用得着他們。現在，需要的是通理、懂事而明智的人，会权衡利害，明辨是非的人。如果尼高丹教士再年輕些再灵活些，他是可以来主持公道的，再不然，要是貴族老爷不曾把教員德拉高斯拘禁起来的話，也会更好一些。

“我看彼得也沒来啊，昨天晚上他还吹牛說，只要他們不承認我們的权利他連覚都不睡，”依納特·塞塞尔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在一个比較重要的人群里說起来，“他会出好主意的，他可不是个糊塗人，他能叫我們走正路的！”

“呸！他們都溜了！他們害怕了！”

“你說什么？”依納特跳起来說，“彼得害怕了？……我看你这个家伙是在說胡話！象你这路貨，彼得一个手指头就能戳倒三个，你还說他害怕了！”

“好吧，那你說为什么他在家里呆着？你看这不是快晌午了嗎！”

“也許他有事情，他也和別人一样会有事的……但是，彼得无論做什么事，絕不会半途而废的。他象他父亲一样，那人才能干呢！眞是一个有道德的老实人！希望他早升天堂吧！”

正在这个时候，彼得和尼古萊·德拉高斯一起来到了。彼得曾經郑重其事地和他母亲爭論了一番，他的母亲不肯再放他出来，又哭又号地說他会遭到不幸。至于尼古萊到这里来，不只背着父母，而且也违背了他嫂子的心意，她顧虑最大，生怕她的伊翁将来要負担尼古萊的行为所引起的后果。这两个年輕人什么也沒說，只使了一个眼神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他們得出了結論，必須坚持到底，不管出什么事情，决不后退。他們两人都了解，等着忿怒的情緒一消失，他們两人注定要格外承担大家的罪責。如果事情不巧再变成从前的样子的話……所以，他們来的时候，到宪兵分駐所去了一下，那里的房子空着，門戶大敞四开，家具和其他的东西在地下扔着，弄得乱七八糟。他們原希望至少可以給从宪兵手里搶来的步枪找到几粒子弹，在必要的时候用来自卫。但是，他們沒有找到。听說宪兵队长的老婆藏到村子里去了，可是沒有一个人知道躲在哪一家。

他們刚一参加到群众里面，馬上卷进集体的兴奋中去。他們又談起分地的問題。經过很多沒用的談論以后，彼得决定說：

“这些事不是我們該管的；象我們这些人，总会爭个不休，甚至要动手打起来，到末了弄得不欢而散。这个呀，这是农业技师們的事情。我們先把这事放下吧，等治安恢复以后，政府就会派下农业技师来按照規定分地。給每人应得的一份，把地測量得使每人都攤到……我說的对不对，老乡們？”

“当然，这是正确的！”农民們贊成說，“給我們派农业技师来吧，政府花錢雇他們就是为了这个！”

"好啦，要是沒有貴族老爷的話，农业技师們会老老实实的分的，而且会跟書本上写的一样！"依納特心滿意足地接着說。

"貴族們的事情，这就算告一段落了！"雷翁特·奥尔比索自命不凡地大声喊道。"再也不需要他們了！"

"我們对貴族們也許算告一段落，雷翁特，可是他們可能跟我們还不想完吶！"尼古萊·德拉高斯用有力的大嗓子反駁說。

于是，大家从四面八方都反对起来，都說他們再也不要貴族了，宁肯死得一个不剩也不能再讓他們玩弄、践踏自己。

"要是光耍嘴，我知道你們是有一套的！好吧，到时候就会看出你們来！"彼得說。

4

在匹特茲蒂城的車站上，許多逃到城里来的地主和农場主，排成了一个行列，正在那里等待着。領头的是前任省长包萊斯庫，他看到国家危急，絲毫不顧政治上的敌对，拿定主意要亲身把新任省长領到省里去，特别要使新任省长了解到当前的情况。农民的忘恩負义的行为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他逆着心要和繼任省长見一次面，这比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还有力量。他不能饒恕农民，自己苦口婆心到許許多多村庄去进行慈父般的教导，可是他刚一轉身他們就作出了最恶毒的罪行。另外，这些歹徒竟胆大到把自己在罗球地方的大公館放火燒了……

因为巴洛列努省长不是本地人，在这里一个人也不認識，格里果列·于加就做了介紹。介紹过后，于加和提屠就躲开了，为了不妨碍省长办理公事；不过已經約定好了，晚上还要在一起用晚餐。

受害的人群把新省长包围起来，他們向他述說各式各样的怨言。巴洛列努注意听这些人說，又对另一些人的苦难表示同情，后来他知道要象这样，他就永远也不能离开車站了，于是他以惯用的激动而顫抖的声音大声說：

“諸位先生，我同情你們的苦楚，我也了解你們心里由于受到种种不平而沸騰着的正当的憤怒。我来就是要采取弭平祸乱的措施，并施行形势所需要的鎮压。所以，請你們先給我几个鐘头的期限，叫我能够安靜一下，从官方消息中了解一下情况，了解一下省里发生过的事情。以后我們再考慮。請你們相信，我們一定尽力而为，以便减輕大家的痛苦，即或是一部分也好！”

包莱斯庫从悲观失望而激怒的人們中間，用胳膊辟开了一条道路。很多仿佛哭丧的声音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喊声：

“强盗們把我們害苦了！……”

人群里，声音喊得最大也最可怜的要算退伍上校什太法內斯古，他跟着省长悲伤地說着一直走到車前：

“省长先生，你看我变成乞丐了！……我四十年的辛勤劳累只剩下一堆瓦砾和灰烬！……沒有人保护我們。这些强盗随便砌笑我們……他們只給我們留了一条命啊，省长先生！”

格里果列·于加急急忙忙地和一些熟人握手，并且傾听悲伤的怨言。他焦急地要知道他父亲和阿馮拉的消息，但是，对誰也不敢直接发問，这并不只是他十分了解这些人都一心惦記着自己的苦楚，因而对别人的辛酸体会不到，而且也是怕証实了使他越来越难受的預感，他离着知道实情的时候越近，这种預感折磨他也越厉害。忽然，从他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于加先生！……于加先生！……”

“嘿！布魯亚納先生！你也在这兒嗎？”年輕的于加說，对这

种相遇显得十分高兴，"咱們那里出了什么事？請你說說，請你快說，你一定知道的！"

葛斯馬·布魯亚納不肯立刻承認自己在什么事都沒有发生时就逃了出来。不过，他的回答要比平常更显得带有哭声：

"希望上帝寬恕我們，于加先生！什么都燒毀了，什么都破坏了！……你看，你就看我这个样子，我就是这么逃出来的！我跟你說农民們是群狗，你那时嘲笑我，我的話你一句也不信，这回你看吧，阿馬拉出的吓人的事比任何地方都多！那里是暴乱的中心，一切都从那里开始！……还有什么要对你說的呀？先生，这是一件大不幸的事！但是，我要感謝主救了我和我們全家的性命，我要是听米隆老先生的話，誰知道我要摊上什么事呢？可是我，你知道我是謹愼的，我沒等乱事爆发就駕好車子带着全家赶紧跑出来了！"

"我父亲留在当地了嗎？还是……"于加一个劲兒地問。

"我的天，跟你說老实話吧，于加先生，我把他丢在那里了，"农場主猶豫了一会兒以后回答道，"你是知道他的，是不是？……"

"好吧，那么我們家里出了什么事呢？"年輕的于加焦急地追問說。

"于加先生，在这里人們传說的事可多了，"葛斯馬·布魯亚納又說，同时决定說下去，"但是，实际情况誰也不清楚。从星期三到星期四那一夜，电話联系就中断了，想和村子里通一点信都办不到。消息流传着，从这张嘴到另一张嘴，也不知道要記哪一条。总之，不能有什么幻想。要說搶劫，我們的农民一定少干不了。他們什么都干得出来。昨天上午我遇見了科斯太什蒂的审判官。这是他对我說的，我簡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他和布加勒斯特

的一位律师坐过一趟火車，这位律师跟着娜廸妮太太到萊斯貝济去买巴巴罗亚卡的地，大概你認識他吧！啊，听着敘述这个可怜人吃的苦，头发都要竪起来。他从哥里加努村穿过野地跑到科斯太什蒂，这时候他那种样子簡直沒法說，他能够逃脫而沒有死，这真是奇迹。今天我要是不碰到普拉塔茂努我也不会相信．普拉塔茂努是……”布魯亚納把普拉塔茂努遇到的不幸加枝添叶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这样就可以避免述說城里边流传的关于米隆·于加和娜廸妮的事情。他們离开了車站，步行着从林蔭路向市中心走去。什太法內斯古正在找于加，他看見他跟新省长在一起，于是跨着大步追上了他們。他請求于加立刻叫他和省长談一次話，他要要求省长派一些兵来，也許要他弄些大炮来，以便收回自己的財产，懲罰把他赶出来并搶走他財产的匪徒們。接着，他把那些不可想象的痛苦講到最細微的地方以后，他竟开門見山地告訴于加，地方上人們传說米隆·于加被农民們杀害了。他又接着說，他不相信事情是真的，虽然匪徒們做出了种种滔天罪行，这是事实，但还沒有流血。另外人們还說娜廸妮受过一群恶徒侮辱以后，也被他們杀死。这些消息只能用严肃的謹愼态度来对待。因为，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一定走了原样，也許夸大了。

“实在不应該夸大，真的事实已經够可怕的了！”上校接着說，“不是还有人說他們应該杀死你来使你也遭一下不幸事件嗎？就拿我的情况来說吧，我要不是为我那可怜的女兒們着想，怕她們活着无依无靠，我早就会和这些畜生拚命了……”

他又談起自己不幸的事情来，但不住被布魯亚納打断，因为他也总想敘述自己的不幸。不过，格里果列并不听他們。只要看布魯亚納的犹豫表現，他就什么都清楚了。上校的补充說明，由

于那种兵营的粗野神气，并沒有感动他，反倒使他觉得不舒服。幸亏他在公园里摆脱了这两个人。到这时提屠才敢設法安慰他，但是也沒有信心：

"这一切……也許不会是眞的……"

"是眞的，亲爱的朋友，"失望的于伽說，"上一次，我們在阿馬拉的时候，我就預感到一件不幸的祸事将要来临。我后悔那时候沒有留下，甚至还悖着我父亲的意願。假如我在的話，事情也許不会这么糟！"

这时，巴洛列努来到了省政府，这里有另一群从乡下来的逃亡者正在等着他。包萊斯庫給他介紹了几位职員，随后在他的写字台上打开了一张本省地图，給他指出暴乱的地区。他交給他一份关于暴乱事件的情报的卷宗，也沒有忘記叫他的繼任者注意到他本人的公館也被烧毁的事实。巴洛列努認为他是在耽誤自己的时間，做了郑重其事的感謝和說了律师們慣用的一些客套話，才摆脫了他。对他說来，每一分鐘都是宝貴的。他急于向自己的上司証明依據他来办这事是十分正确的。

他立刻召集了检察长，宪兵連长，西特茲蒂地区駐軍司令官和法院院长——把他找来不过是表示一下对法律的尊重罢了。現在，他开始研究情报的卷宗和本省的地图。

"諸位，最迟在三天以內，我要恢复本省的秩序、安宁与和平！"他在办公室里向召集来的四位权威代表用严肃而郑重的声音說。

他对他們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說，这篇演說里充滿了坚定的毅力，洋溢着爱国的热情，很使人感动。检察长托馬·各萊賽斯古，羡慕地望着省长的那副丰滿而威严的、信心百倍的面孔。托馬·各萊賽斯古是一个虛弱、无須而安靜的人。宪兵連长高尔

布莱阿努用点头来赞成他的新上司說的每一个字。法院院长馬諾尔·奥勃日努是一个老头子，身体衰弱，衣冠不整，在秘密会議里显得很特殊；因为他在附近也有一点小产业，也怕被农民們破坏，他了解到新政府所采取的防卫措施也觉得十分高兴。只有达达拉将軍，对前任省长包莱斯庫不客气已經成了习惯，他有两次想打断新省长的話，但后来又謹愼地而且坚决地克制了自己。

"現在該輪到你啦，将軍，我講完了！"巴洛列努用这句話做为結束語，唇上显出一种諷刺的微笑。

原来将軍只想說他也是一样，暴乱使他家也遭到搶劫，現在又一边用力咳嗽一边接着說，按照他的意見应該尽最大力量严厉制止，不然这种危险还会扩展到农民們还沒騷动的地区。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才派我来担負这項責任重大的使命！"省长严肃地說。

巴洛列努从高尔布莱阿努嘴里听說在暴乱的村子里的宪兵都挨了打并且被驅逐出来，因为他們人数太少而且沒有得到开枪的命令，他听到这件事以后就問达达拉将軍，他指揮的軍队是否靠得住，是否可以应付一切事变。

"軍队总是发給他們什么命令就服从什么命令的，省长先生！"将軍高傲地回答說。

"那是一定，我并不是說軍队，"巴洛列努有些发窘地說，"你沒有听懂我的話。我要問你的是个別士兵，特别是后备兵是不是靠得住。你大概也許知道，曾經在某些地方出現了一些小叛乱，我不願意輪到我們在台上的时候，出什么意外。"

"不，不，省长先生，我負責保証我的部下！"将軍回答說。

"但是，将軍，我还請求你要防止优柔寡断，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派去平乱的軍队里边沒有当地的人，"省长用非常严

肃的口气补充說。

然后，他們討論了平乱討伐的路綫。

巴洛列努决定在第二天星期日早八点，要有一个拥有官兵一千名的支队和六門炮在科斯太什蒂車站附近集合，他要由检察院的代表們陪同下亲自到那里去。

"在軍事压力下，任何反抗都会立刻被粉碎，当然这是要在合法的劝降以后！"巴洛列努以好战的口吻做了結束。

"省长先生，如果軍队过去以后，农村又騷动起来，那我們应該怎么办呢？"达达拉将軍問道，他无論如何也要証明他是有头脑的人，象一切优秀司令官应有的那样，是有先見之明的。

"那就把这些村子用大炮彻底削平，我的将軍！"省长說，同时高傲地抬了抬头，鼓了鼓肚子。

"那就十分正确了！"达达拉承認說。

一直到晚上，巴洛列努都在接見"受害"的地主們，他們哭哭啼啼得更加厉害了，还要求立刻賠偿損失，或至少要給一种物質方面的救济，不使他們在城市的馬路上餓死。

大多数地主要求派兵跟他們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以便在激怒的农民面前保护他們。另外一些人不顧一切地要求用大炮消灭毁坏他們財产的人們。省长向每个人都提出了漂亮的諾言，同时又抱歉地說目前还不可能处理他們的請願，因为恢复秩序是他的首要任务。他保証一定会賠偿他們的損失，并請他們提出自己的控訴，同时把所受的損失开出清单来。

到了晚上九点鐘，省长才在飯店里找到了于加和提層。这时，他已經从包萊斯庫那里听到了米隆的遭遇。他热情地拥抱了于加。

"如果真是这样的話，亲愛的于加，你想不到我是多么难过！

然而，我希望命运少残酷一些！"

他吃得喝得都十分香甜，忘掉自己患着膨胀症，他不件地泄露并吹嘘他采取的天才的措施。他告訴他們，他会高兴地同意他們跟着他到科斯太什蒂，但是，他遺憾得很，不能叫他們再跟着往远去了……他的艰苦的任务从那里开始，只有官方人士才能参加。

"好吧，即使你不答应我，我也要跟随你走到一定的距离才停止！"格里果列·于加坚定地說，"对我来說这是一項义务，亲爱的巴洛列努！"

"这是一定的，这件事沒什么可爭論的！"省长兴奋地說，同时又提到他的最初的决定，"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多么苦恼，亲爱的！我只不过是想以官方人的观点来告訴你……"

"当局即使沒有能力制止这件不幸事件的发生，至少也不要給我往車輪底下插杠子！"于加有些譴責的意味說。

"当然，当然！"巴洛列努和解地說，同时为了轉換話題，又很流利地繼續說："那你会看到的，我已經发下十分严厉的命令，以便……"

5

星期日的早晨，軍队逼近的消息在阿馬拉传开了。南边几个村子的車夫从匹特茲蒂回来的时候，一路碰到很多拖曳大炮的士兵。有一个騎着馬的軍官破口罵了他們，还大声喊着："我呀，我才不在乎你們的革命呢！"另外一些农民从北边的市鎮里来，也述說在科斯太什蒂四外密密麻麻都是兵，并且准备到乡下来，把貴族們帶回来。大概已經出发了……

阿馬拉开始沸騰起来了。这个消息在村里传开以后，首先激起了好奇。农民們吃惊而又不知所措，互相交換着消息，同时播着脑袋用眼睛相互詢問。后来随着这些消息的变成眞实情况，他們的吃惊就变成恐怖了。

“他們不知道国王的命令嗎？……他們不願意服从命令并且和地主們站在一边嗎？”

憤怒和不滿逐漸地占据了整个村子。不一会就有不少的男男女女聚集到酒舖的平台上来。他們的語气里充滿了忿怒，每个脸上都流露出獷悍的不快。問話的喊声彼此冲击着：

“軍队干什么来呀？……杀我們，杀我們这些人嗎？……我們对他們怎么啦？……我們是人还是狗啊？竟不肯叫我們自由？……貴族們把我們逼得够受的了！”

答复的声音在这里那里混在一起，开始是怯懦的，随后逐漸大胆起来，甚至大声吼了起来：

“讓軍队来吧，我們不能叫他們把我們怎么样！宁肯死得一个不剩也不受这些罪！我們并不怕兵！……他們要敢冲着我們来，我們就用大棒子接待他們！……朋友們！咱們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了！……干吶，大家把斧头拿起来！”

妇女比男人喊得更加有劲兒，安日丽娜是尼斯多尔·木塞尼古的未亡人，她胳膊上抱着孩子，悲慘慘地哭泣着，象疯子似的喊着，眼睛瞪得很大：

“我的男人就在他們乱七八糟的团队里被害死的，这难道还不够嗎！讓他們都生病遭灾吧！就叫狗吃了他們！象他們燒我的心那样用火燒死他們。”

酒舖掌柜布徐奥克站在酒舖門前，滿脸得意的样子，他听了一会喧噪的声音，接着就用責备的口吻做了一个恶意的劝告。

“得啦，朋友們，你們既然不肯听那些願意你們好的人的話，那么，現在就老老实实地等着吧！”

农民好象被酒鋪掌柜的这些話抽了几鞭子一样，他們貪婪地向他扑过去，正好拿他做泄憤的对象。布徐奥克費了很大的劲才躲到酒鋪里边，从那兒再跑到家里。农民冲进了酒鋪，有的人碰到什么就摔什么，或者把它砸坏，另一些人急忙向酒瓶子奔去。

但是，这次冲击只延續了几分鐘。一群比較年輕的人跟着彼得来到了酒鋪前面。

“彼得来啦！彼得在那兒呢！……嘿！彼得来啦！……算了吧，彼得在那兒呢！……”

“出了什么事呀，老乡們？”彼得看着酒鋪里乱七八糟的情况問道，“布徐奥克老爹又干了什么，值得你們象对貴族那样来对待他呀？”

有些人还在痛駡酒鋪掌柜，其他的人紛紛告訴彼得軍队逼近的情况，有的是惊惶不安的，有的是气憤不平的，每个人都发出詢問的眼光，好象他的回答关系着每个人的命运。依納特·塞塞尔悲伤地問道：

“現在我們怎么办，彼得？……你告訴我們，我們应当怎么办？”

彼得用他那双冒着火焰的眼睛，环視了一下圍着他的人群。他那瘦骨嶙峋的脸上，棕色皮肤紧绷而发亮，肌肉直跳。他忽然开了口，发出一种从容而蔑視的笑声。

“你們要是怕軍队的話，就該老老实实地呆着！不应該惊动貴族們！……难道你們相信貴族們会在那兒呆着一点事不作，叫我們去分他們的土地，甚至还允許我們在各处揍他們嗎！不化

钱就有土地，哪里也没有那样事情！不花钱就得花别的东西，总得花点什么！”

“你也不要嘲笑我们，我们不怕军队！”依纳特用他那哭唧唧的声音不平地说，“但是，总得知道军队来了怎么办！”

“军队不会打我们的，”彼得接着说，“他们只是来吓唬吓唬我们！”

“这是真的，彼得，”愤怒的陶德尔·斯特林布大声喊着说，“他们没有向我们开枪的权利，这个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当过兵呀！”

在军队里当过中士的尼古莱·德拉高斯接着说：“就是军官命令射击，士兵们也不会向农民身上开枪，而是向天空射击。他们也许还会不听命令而乖乖地跑到他们的父母兄弟这一方面来的。”

“事情真要象你们说的这样，我就太满意了！”塞腊芬·莫高斯带着怀疑的神色说，“但是不应该作这种梦……在几个钟头里，也许还要更早一些，我们就会看见成连的士兵和宪兵，到那时候，小心挨揍吧！……”

彼得也承认塞腊芬说得有理。当兵的不会向农民们开枪，可是他们要把宪兵和地主领到这里来。

“不，不，我们不能叫军队到这里来！”彼得喊着说，“军队在我们村子里没有一点可做的事情！……咱们这里用不着军队！……叫他们留在城里保护贵族吧，我们，我们自己保卫自己！”

他越喊越有气，甚至大怒起来，好象他是在和看不见的敌人争论似的。农民们围着他，酒铺里挤得密密层层，都喘着气，而且不时地大声吼叫着，好象要用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在酒瓶子里找到酒喝的人再也不离开酒铺了，他们使足了劲唱着

一支战歌，同时駡着布徐奥克或貴族們。

"男女老少，全都到村口去！"彼得用一种尖利而干脆的声音命令說，好象在軍队里发口令一样。

他說了好几遍，誰也不要空着手去，每一个人能用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最少也拿一把鉄叉……

"这回就依靠上帝了！"彼得划着十字低声說。

6

"我們就要在这里分手了，亲爱的于加，"火車开进科斯太什蒂車站的时候巴洛列努說，"假使你願意接受我的意見，你留在这兒等我的消息。我希望到下午就能把这些村子征服，包括你們的阿馬拉在內。那你就能平安无事地去了。你明白嗎，我的朋友？那么，再見吧！……再見，提羅先生！……"

他跟他們握了手，十分激动。他那丰滿的脸盘也蒼白了，嗓音都变了。他下了車走到站台上，面色很严肃，或者几乎是阴郁的。軍队指揮官达納賽斯古，长着一把浓密的鬍鬚和两道重重的眉毛，有着銳利的眼光和粗暴的嗓子。他走上前来报告說，奉达达拉將軍和本团团长的命令，他来听从省长的吩咐。

"少校，你率領的是什么样的軍队？"巴洛列努問道。

"一个战时編制的步兵营和有六門炮的一个炮兵連！"軍官回答說。

省长冷淡地客气一番，同时向四外环視了一圈。旁边还有几个軍官和一群逃亡者也拥挤在站台上。他走近他們，他認为，无論是他个人或是他这一党的人們的願望都要求这种举动。他向他們說：

"諸位，我来恢复秩序来了，而且我們立刻就要把秩序建立起来！大家放心吧，我也請求你們稍微忍耐一些，这就是对我的支持。"

什太法內斯古上校，也是坐这趟車来的，在他沒有对指揮官囑咐一声不要忘了他以前，一点也不能安靜，因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指揮官的身上。仁慈的上帝和他的命运恰巧肯叫达納賽斯古为混合支队的指揮官。这是他的老同事，最近这些日子里，他的女兒就藏在他的家里躲避农民；就是他本人，在他从自己的大公館被赶出来以后也是在他家避难的。

然后，巴洛列努急忙赶到市政府。检察院的职員們和軍队指揮官也跟着去了。在市政府里，人們把从暴乱村子所了解来的种种情况报告了他。这些情况是不大令人痛快的，說明在农民方面仍旧有着一种頑强的抵抗心。

这些消息，毫无疑問，都是出自那些逃来的或是从村里被驅逐出来的人的嘴，他們散布着恐怖，說着暴乱者如何强大、如何堅決、如何野蛮……巴洛列努尽管心里怕得直发抖，外表上还装得很鎮靜，很堅決：

"无論怎么样，我們也要不激动不急躁地办事。誰願意要和平，我們就带給誰和平，对其他的人我們将要使用武力。我們不願意流血，但在必要的时候，我們也会毫不迟疑地使用武器。就是这样，指揮官和检察官們，这是我們行动的总方針！"

然后，巴洛列努又在桌子上打开本省地图，确定昨天晚上在匹特茲蒂省政府討論过的路綫。他决定跟检察长乘車走在縱队的前面。指揮官建議省长注意这样作所包含的危险，并請求准許他用按照类似情况預先考虑成熟的軍事原則办事。巴洛列努了解到自己要冒着生命危险，就接受了指揮官的建議：派一支有

力的巡邏队，由一个軍官率領，先到村子里偵察并强令遵守秩序……

这时候，格里果列·于加和年輕人提層留在車站上，被各种不同的熟人包围了，这些人都带着当时特有的面容爭先向他表示誠摯的弔慰。忽然，于加看到了伊斯巴塞斯庫：

“快来吧，”他惊叫着說，“来吧，你可給我講講发生的事吧！”

“遵命，于加先生！”昏乱的会計說，“請恕我不敢……再說，这里还有从咱們那里跑来的别的人，上帝知道他們是怎么逃出暴徒們的魔爪的。”

于加沒有注意宪兵队长包阳古和收稅員彼尔驪德斯古就在伊斯巴塞斯庫旁边。在短短的二十四个小时里，他得到了那么多的悲哀的消息，簡直使他神經顚倒錯乱了。然而，实际上他一点准确的消息也沒有得到。所有这种种情报，都是从那些听人說的人那里收集来的。实际情况虽然可怕，可是这种不知是否确实的情况，比真实情况还使他难受。他所以急于想到阿馬拉去，主要是要早些得到一个确实消息。他相信一知道这个确实消息，他的心立刻就会平靜下来。

他們几个人一起走开了，在路上，每个人都認为应当把自己知道的告訴于加。彼尔驪德斯古講述自己逃出来的种种曲折，講得叫人十分厌煩。于加于是打断了他的話。包阳古开头悔恨把他老婆留在农民中間了。而且她曾那样央求他把她带走！如果她遇到什么不幸，他得后悔一輩子……接着，他講他怎样被解除武装的，怎样被暴徒追赶着。当然，为了不使事情变得对他不利，他捏造了一种英雄行为：卢基納薩的大火刚一燒起来，他就很快地跑了去，按照規定采取了措施，来防止火灾的蔓延。不幸得很，他一方面碰到坏了良心的农民，另一方面又缺水，因此

什么东西也沒有救出来。不过，他还能証明放火的歹徒。第二天早晨，他就报告了米隆老爷，米隆吩咐他装作沒看見，不致于逼着农民非要干下去不可……他还沒来得及喘一喘气，馬上听說他們在萊斯貝济村也放起火来，他們在这里为非作歹更加厉害，紧接着又来了一个消息，葛斯馬先生的公館燒起来了。于是他毫不延迟地离开了分駐所，希望去維持秩序，即使因此流血也在所不惜。事情很清楚，暴徒們是有計划进行的，而且是按照一个組織周密的阴謀行动着。在酒鋪前，他曾遇到一群看来样子很泰然很安靜的农民。他也曾走进人群里，就在那时候……

格里果列·于加一直把他說的听完；他至少知道了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伊斯巴塞斯庫将会把其余的告訴他。而且知道米隆·于加身死的人都是听伊斯巴塞斯庫說的。伊斯巴塞斯庫自从穿着农民的衣服来到科斯太什蒂这个小地方以后，从昨天晚十点鐘就成了当时的知名人物。他向科斯太什蒂各位先生們講述农民在阿馬拉做下的可怕的事，至少也有二十次了。区长毫不迟延地把这个消息用电話报告到省政府去了。这个消息在卸任省长包萊斯庫的心里撒下恐怖的种子，他于是把这个消息在全城传开了。鎮长曾叫伊斯巴塞斯庫住到自己的家里，他甚至从代理审判官那里給他弄来一套衣裳，不过伊斯巴塞斯庫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穿上这身衣裳，为的是把遭难的光荣保持长久到最后的一刻。

“我要講的事比較长一些，于加先生！”司帳带着一种极合时宜的哭声說，“你要願意听我說，最好麻煩你跟我到我的房东那里去，我在那里从头到尾都告訴你！……哦，上帝啊！……这些事我是怎么过来的呀！……还有我亲眼看到的那些事！我甚至不断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感謝上帝，我算是保住了一条活

命，至于可怜的米隆先生，望上帝寬恕他……”

“他死了嗎？”于加用哽咽的嗓音問。

“是的，暴徒把他杀了！”

“这是多久的事？……有多久啦？”

“前天，星期五的晚上！”伊斯巴塞斯庫回答。

“到你那里去吧，你好把一切都对我說說！”于加象在要咽气时那样喃喃地說。

省长和軍官及检察官們的会議持續了好长时間。巴洛列努有这样一个习慣，为了使事情彻底弄明白，同一件事常常不厌其煩地一連气使劲說十次。他跟自己的秘書在私人事务所里，对于訴訟的細枝末节問題都有这样的习慣，那么，在这关系着个人的生命甚至关系国家命运的严重关头，他怎么能不这样呢！結束的时候，認为一切都彻底弄明白了以后，他用一种英雄的姿态郑重地說：

“那么，諸位，現在前进！責任在召喚我們！”

虽然他和检察长所乘的車前有一連兵，士兵都背着实弹步枪，子弹盒里也装滿了子弹，巴洛列努还覚得他的血液都要凝結了。他又想起梅拉妮，想起她在努尔車站的站台上和他分离时那种放心不下哭哭啼啼的样子。是不是她当真有了一种預感呢？跟这群疯狂的农民打交道，什么事都沒有一定把握的。他們人数那么多，世界上任何軍队也制服不了他們。假使他們这些存心拚命的人几千几千地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进行攻击呢？……提起进攻农民来，这个軍队就不能使人完全相信；他随时都可能被自己的兵士杀害。

“检察长先生，暴乱事实鬧得这样棘手，而且恰恰是在这个

最好的省內，你怎样解释呢？”巴洛列努为了驅逐自己那些阴郁的念头再壮起胆子来，突然問道。

托馬·各萊賽斯古很少发表社会学方面的理論，就是发表也是在重罪审判厅的起訴書上，在一个比較狡猾的辯护人面前不得不做說明的时候。自然，在这种情形下，他总是預先做好准备的。省长的問題使他为难了。他并沒有用过工夫来考虑一下目前暴动的原因。他和西特茲蒂一切享受阶层一样，把自己的自由时間都用在玩牌上了。他試着回答說：

“我們的問題在于普遍的紀律的松弛和权力的放弃，省长先生。我說不出为什么这样，怎么会这样，考虑这样的事情，不在我的职权范圍內，但是，依我看来，最近时期社会紀律在各个地方都有些不起作用了。在农民中間，和一切不开化的人中間一样，这种現象不可避免地要以野性的暴发姿态表現出来……”

达納賽斯古少校騎着一匹很神气的栗色馬，循着斥候的足迹，以小步跑开，他跑过了縱队的本队，而且越过了前卫。巴洛列努看到他用比去时快三倍的速度跑回来。他震动了一下。人們可以从达納賽斯古跑来的方向望見一个村子的边沿。省长把手放在检察长的胳膊上，为的是叫他不要再咬文嚼字了：

“等一会兒！……出了什么事，少校这样跑回来？”

达納賽斯古这样忙着回来只是向他們报告在沃拉杜塔村平安无事。农民們在公館上放过火这是眞的，而且他們也实行了搶劫；可是現在他們都醒悟过来，并且請求免罪。为了不再发生新的暴乱，达納賽斯古要留下一部分兵力，由一个軍官指揮。

“很好，少校！我感謝你！”巴洛列努松了一口气說。

在公館废墟对面的大路上，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了。省长的車到达时，达納賽斯古少校跑到省长的車前大声喊道：

“跪下，土匪們，不然就砸死你們！”

所有的农民都跪在地上了。巴洛列努很滿意少校表現出的强硬的力量。他走下車来，凑近跪伏在那里的人群，同时他也大声喊着，不过，在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官样的同情心：

“你們做了什么事啦，可怜的人們！”

“省长大人，饒恕我們吧，可怜我們吧！”几百个哭訴声結結巴巴地說。

“你們对你們犯的罪过后悔了嗎？”省长追問說。

“求上帝饒恕我們的罪过！……你开恩吧，可怜可怜吧！”跪在那里的农民們同声哭号着。

巴洛列努告訴农民們他們要賠償一切損失，一分錢也不准差，而且有罪的要按法律处理，以后他就向农民們宣讀了政府的宣言，还加了一大堆說明。在他那些充滿諾言和仁慈的詞句之外，少校接着說了一个自己捏造的补充說明：

“从此以后，不管誰，只要再犯一点即使不严重的罪行，或是不服从发下来的命令，不必經过审判手續，馬上就地正法！沒有得到将要带兵駐在这里的軍官的許可，任何人也不准离开村子。”

他命令一个少尉听从不久就要来到的什太法內斯古支配，要他和他的士兵尽一切可能来支持什太法內斯古。

省长非常滿意。这个軍队指揮官很合乎他的理想。如果这个軍官一直这样干到底，他会建議給他授勛的。但是他，担任着文官，又是政府的代表，应該寬容一些。政府是需要公民拥护的，甚至也需要农民的拥护。至于軍队，一点也不在乎得不得民心的問題；人人都必須爱它。誰要是不服从它或是起来反对它，那就要入獄。政府不能强迫人民永远拥护自己，这是多么可惜

的事啊！

在下一个村子里，省长做了一个更为热情的演說，因为在这里沒有发生任何混乱的事情，不錯，这里也沒有一座貴族的公館。

縱队刚一离开約內什蒂，达納賽斯古少校就跑到最后面的那一連去了，他向負責在代萊奧尔梦河右岸到伊茲沃尔一带各村討伐的連长做了最后的指示。一个檢察官和一个区长坐在一輛輕便馬車里代表着行政当局。

在巴巴罗亚卡分出一个班由一个中尉指揮，以便占領从哥里加努到萊斯貝济的一道側面綫。因为从收到的情报中知道哥里加努的暴乱比較严重，中尉必須多方面加以小心。在必要时要用全班的兵力占据村庄，只用一个普通的偵察組到萊斯貝济的集合点去，以便了解情况。本队繼續沿着一条很少有人走的村路开向彼尔劳居。在彼尔劳居，省长看到几乎家家門外都挂有一块白粗布，代替白旗，感到特別惊异。

“嘿！这兒的人們还真象回事似的！”省长听說在这地方一点坏事也沒发生以后說。那座簡陋的公館并沒有人动，还在做仓庫用。

有一伙农民正在村公所等着軍队的到来。省长称贊他們，說他們做得很聪明，以后省长用动人的口吻对他們說，这回政府該照顧他們了。他决定对那些行为正当的人給予一切便利，从各方面帮助他們。另外，为了証明政府的关怀，巴洛列努慢慢地、用激动而顫抖的声音宣讀了改革宣言，并且把他覚得不大清楚的地方都用农民能够領会的詞句加以解释。农民們都摘下帽子注意听着，个个皺着眉头，閃着惊异而不知所措的眼光。

“你們应該保持头脑清醒，朋友們，永远不要离开正路！”巴

洛列努用这两句話結束了講話，于是就上了車。

一直到萊斯貝济，足有半个鐘头他不住地重复这些正直农民的功劳，夸奖他們这些人，在这整个地区都受到烈火似的狂暴袭击的时候，竟能有保持住秩序的神奇的力量。

各萊賽斯古根据他在司法方面的經驗，大胆提出应該在他們經过的村子里馬上进行一次簡单的偵察，以便識别煽动分子和罪魁祸首，逮捕他們，防止再出現新的暴乱。

"从司法的观点来看，你的建議当然很正确！"省长說，他变得十分多話了。"但是，亲爱的，我們同样也要把政治因素考虑进去！暴乱太普遍了，人們的情緒过于激动了。我們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平服思想。应該叫农民們先安靜下来，不要进行一种过激的鎮压，那样会使形势緊张起来，可能促使农民干到底。有罪的无疑应当懲处示众，但是要在情况普遍緩和以后，那时再由司法实行严厉的懲罰，以免将来再出这样的暴乱。"

到了萊斯貝济的村口上，达納賽斯古少校气得呼呼直喘，他向省长报告說：

"这一次我們可遇到了一个罪大恶极的村子。这里出了凶杀了！……必須在这里……"

"鎮靜点兒，鎮靜点兒！"巴洛列努恐惧地說，"我們的任务是很艰苦的，所以必須保持鎮靜！"

少校一边嘟囔一边駡着直接把巴洛列努領到了教堂里。一个年輕沒长胡須的教士穿着司鐸的衣服在門口迎接他們，教士的脸上虽然抹过油，但是仍旧流露着恐怖神情。难道达納賽斯古少校凌辱了他嗎？威胁了他說要枪斃他嗎？……

"省长先生，我們无能，沒有阻止住……"教士含糊不清地說，同时馴順地弯下腰去。

"滚开吧，土匪，"少校冷冷地說，又用臂肘把他推开了。

在祭台旁边放着一张临时灵床，娜廸妮的尸体停在上面，用块灵单蓋着。少校掀起灵单的一角，看到她那淡紫而瘦削的面孔。巴洛列努把眼光掉过去吃吃地說：

"哦，野人們，野人們！……可怜的女人！"

他很快地离开了教堂。一股使他大为恶心的气味鑽进他的鼻子里，他好几次大口地呼吸新鮮空气，压低嗓子說着激怒的話，直到望見不言不語站在教堂大門口的年輕教士才停止。

"教士，你看，你怎么能容許这样的坏事呢？……可怜的于加呀！当他……心里非碎了不可……"

教士悲伤地道着歉。所有这些都来得非常突然，以致教士或任何人都沒能来得及解救。然后，他听說阿馬拉的农民不仅是煽动者而且可以說是最大禍事的凶手。其实，他和全村的人对带头的人的姓名全都知道，但是他不敢泄露，怕的是将来不能在萊斯貝济村里平安地住下去。教士向省长述說了馬太·杜尔馬努怎样把这位太太的尸体从火里拖出来，他以后又怎样把它放在教堂里祭台旁边，这是为了不使哪一个乱搞的人在这种荒乱的日子里用种种方法来亵瀆它。最后，他談了他不願合适不合适，在自己家里款待并藏起了娜廸妮的汽車司机德国人。这个司机受了伤，而且冒着被极想复仇的农民群众杀死的危险……

"够了！"巴洛列努战栗着喊道，"到适当的时候，我們就采取必要的措施！到那时……村长在哪里？"

"我們沒有村长——我們的村子屬于阿馬拉……"

巴洛列努对教士的回答已經不感兴趣。他轉过脸冲着检察长，向他談起娜廸妮和格里果列来，对他們两个都抱着无限的惋惜。

外
8
六

“然而，我們还是需要保持冷静，我們应該控制住自己！”他悲痛而庄重地叹息着說，“前进，責任还在等待着我們！”

他回到大道上来，嘴里唠叨着想要对集合在戈古·納內斯庫公館废墟前的农民們的演說。他决定严厉地申斥农民一頓，然而却不逼迫他們走向极端，以便不影响从开始就順利进行的綏靖工作……为了发出几項命令，一度离开这里的少校，現在比原先还更加气憤地回来了：

“这些土匪是不可理喻的啊，省长先生！……如果我們这样繼續下去，要冒受袭击的危险的，省长先生！……土匪以为我們怕他們，省长先生！”

少校从率領一个分队到哥里加努去的中尉那里得到了一分报告，說由于情况非常混乱，該班不得不駐扎在原地。同时有人向他报告說在彼尔劳居方向发現一股烟云。这些流氓对于刚才向他們說的好話和贊揚，对于政府宣言包括的改革措施的回答，是在軍队一离开村子后就放火燒了貴族公館。它是严重的。如果农民甚至敢于在軍队过后再暴动起来，这就是說，坏思想在农民当中要比人們所想象的更加根深蒂固了……达納賽斯古少校正式向省长提出，說自己身負部队安全的責任，不能去冒被乱民包围起来的危险。巴洛列努陷入了恐怖之中。他感到自己彷彿已被一些激动的农民群包围住了，已經挨揍了，受刑了，被杀害了。他亲爱的梅拉妮的預感即将变成事实。

“我求你，少校，采取你認为必要的措施吧！”他突然說，声音有些顫抖。

少校派了两排人組成一个支队，到彼尔劳居去恢复秩序。整个村子，不分男女老少，应該立刻打一頓軍棍以儆效尤。只要一发現他們有意抵抗，立即对准胸口射击，必要时，还要运来大

炮，把这个乱民的巢穴完全削平。

派往彼尔劳居去的两个排刚刚匆忙出发，派到阿馬拉去的斥候回来了，他們报告說，那个村的农民拿着鐮刀、叉子、斧子和一些火药武器聚集在村边上，阻止部队继續前进，揚言如果軍官要想闖进村里，他們就要杀掉軍官。

巴洛列努面色刷地变白了。他感到好象陷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中。区长曾肯定农民們組織得很健全，并有可能向軍队挑衅，看来他这样說是有道理的。

“那么，少校！現在呢？”他声音嘶哑，手足无措地問道。

达納賽斯古少校的眼睛直冒火光。他用軍人气概回答說：

“省长先生，我們有制服这些土匪的东西。”

他发布了一些命令。部队出发了。巴洛列努在上車的时候，好象他要检查一下保障安全的最后力量似的。为了不讓其他人听見，就低声向达納賽斯古問道：

“少校，我希望，你的弟兄靠得住么？”

“罗馬尼亚軍人坚决执行命令，省长先生！这是所有的軍人中最忠誠的軍人！”

在离开萊斯貝济时，省长以一种信任的語气向检察长承認說：

“在目前，如果我們軍队的忠誠靠不住的話，你可想到会发生什么情况！……什么样的灾害！……当然我是从总的方面来說，并不考虑我們这些为了国家的前途而在这兒奔向牺牲的人們的命运！”

7

在村口上，农民們急得直跺脚。他們站满了大道和附近的地方，他們好象在婚礼的前夕似的，脸上紅扑扑的、眼睛閃着亮光，等待着，互相鼓励着。每个人都有一件事要說，就好象其他人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根本沒在場似的；但是，所有的人都說着同样的話并且几乎用的是同样的辞句，有时候，当然次数不多，也陷入一陣沉默，于是大家就都感到被一种沉重的苦恼籠罩着，他們立即設法通过其他的更激烈的吼声来驅逐这个苦恼，好象大家都怕从一种幸福的迷梦中醒过来一样。

“喂，他們又回来了！”許多声音忽然嚷着說。

所有的头都向萊斯貝济村望去。人們知道士兵們一定要回来，而且也应当回来，但是每个人都暗暗地希望着他們最好不来。

“讓他們来吧！讓他們来吧！我們正等着他們呐，不是嗎？”彼得·彼得用一种尖銳的声音喊着說，他的声音变了，以致人們都不相信是他的声音。

在彼得旁边的尼古萊·德拉高斯，手里紧紧地握着一个鉄叉，自言自語着，滿腔憤恨，以致声音都顫抖了：

“我們要叫他們見閻王爷去……糞他媽的渾蛋！”

他那辱駡的話語在他的嘴里含混不清，被他的咬牙切齿声淹沒了。基利拉·彭諾站在尼古萊跟前，仿佛一个老婆子似地嚷嚷着，一边把他从宪兵手里夺过来的一支枪举到头上。再远一点，在很密的一群人中，陶德尔·斯特林布也拿着一支枪，他发誓說，即使带兵的軍官是一个将軍，他也要把他的脑盖劈开，

要不然他决不罢休。塞腊芬·莫高斯一声不响，双眉紧皱，他也拿着一支枪，这是宪兵队长的。他把那支枪用背带背在右肩上，居然成了一个老老实实的新兵，可是他却从来也沒有服过兵役。在彼得背后，伊里·西尔拉努好象是彼得的影子似的，他非常活跃，也摇提着一支枪，并不停地象一只狗一般乱叫着："喂，彼得……喂，彼得……"好象他找不到别的話說一样。四面八方响着喊叫声和辱駡声。人們的憤怒涌到眼睛和喉嚨里，仿佛一片毒云把呆在无形的大霧中的几百个人都遮沒了。鐮刀、斧子、叉子、鐮子在空中乱舞，好象要用它們的威胁阻止住即将来到的危险。妇女和孩子們的尖銳的声音穿过了男人們的喧嚣声，好象一些針刺在一块厚粗毛布上一样。

农民們正在騷动的时候，士兵的行列仿佛一条巨大的黑蚯蚓在大路上蠕动着。阳光照在枪口刺刀的光亮表面上，向蔚蓝的天空反射出夺目的光芒。农民們很快就看清了士兵的行列，几个騎着馬的人，載着省长、检察长的那輛車，还有大炮，每門炮由六匹馬拉着，这些大炮，仿佛成了这个奇怪的蚯蚓的带鉄甲的扁平尾巴。

軍队离得越近，农民們叫嚷的声音就越高，最后形成了一股旋风，就仿佛一片令人惊奇的密云似的。这时节，大股的农民就向两边散开了，从大路側面伸展开，仿佛大家都願意好好地监視着敌人，并准备挺身迎上前去。

在軍队的前面，一个粗浊的声音发布了命令。两个連在大路左右两旁散开了，离着农民只有一百多步远。在这两个連当中，在大路上，出現了省长巴洛列努的車子，由騎着馬的少校护卫着。

"少校，要鎮靜！别失掉我們的冷靜！"巴洛列努面色非常蒼

白，結結巴巴地說。他下了車，迈着蹒跚的脚步，检察长跟在后边，看起来，他是这些人中最鎮静的一个。

“有什么吩咐，省长先生？”少校达納賽斯古說，他手里揮舞着銀柄皮鞭，神情非常激动，以致他的馬都竪起耳朵来了。“你現在亲眼看見了他們，你也亲自听見他們說了什么，那么你也就能理解他們不配别的，只欠挨子弹，挨刺刀！”

“不，不！”巴洛列努結結巴巴地說，“首先应当……”

他的两条腿踉蹌不稳，他的牙齿得得地响起来了。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怖撕碎了他的心；他想，如果士兵和农民携起手来，他和他的同伴可就非被杀害不可了。

农民群中，忽然掀起了一陣激浪，仿佛是被一陣方向不定的风所鼓蕩起来的水面似的。这是一种从两方面来的动蕩，再加上激昂的叫駡声，就使这种动蕩显得杀气騰騰：

“我們不再要貴族啦！你們来杀我們嗎？……我們不怕士兵！……貴族把我們欺侮苦了！……你們走吧！弟兄們，你們不要开枪啊！”

大路上，省长看見农民这样猖狂，吓得象木雕泥塑的一般，他无意識地嘟囔着說：

“鎮静些，先生們，鎮静些……”

检察长各莱賽斯古站在省长身后边几步远的地方，少校費很大的劲才按捺住自己的急躁，他用刺馬針碰着坐騎的腰部，馬在原地跳动着，不住地尥蹶子。

忽然尼斯多尔·木塞尼古的寡妇安日丽娜，头发乱蓬蓬的，圍巾搭在肩膀上，抱着她的最小的孩子从人群中跳出来。

她以絕望的声音拚命地大声吼叫着、咒駡着，向巴洛列努跟前走去。

疯子安东仿佛想要保护她似的，跟随在她的后面，一边嚷着，一边往后直拉她：

“你們不要听这个女人的話，这是一个不幸的人，她不知道她說的都是什么話！……站一边去，安日而娜！你安靜一会兒，讓我告訴他們上帝命令我的話！……末日的审判已經到了，人們应当認識眞理了！……弟兄們，你們不要阴沉着脸呆在那里，不要举着枪对着你們不幸的兄弟啦！掉轉枪口来打那些叫你們屠杀我們的魔鬼吧，并且……”

他的話傾泻出来了，就象一股夹杂着火星的旋风，要把凡是它吹过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点燃起来。他的声音盖过了人群的嘈杂，就象由陣容雄壮的野人合唱队帮腔的一个特殊歌手的声音一样。

在憤慨的人群面前，士兵們站在道路的两旁，一动也不动，面色阴沉而冷漠，仿佛是具有人形的机器。只有他們的眼睛在这些黴黑的脸上閃着亮，放射着热烈的光芒。

在大路上，在左右排开的两列士兵当中，仿佛有一个通向另一世界的敞开的大門，走过这个大門是黑压压的一片，在那里忙乱着的有巴洛列努省长、检察长和达納賽斯古少校，他們的后边有一輛两匹馬拉着的馬車，接着就是一动不动待命前进的全部軍队，行列的最后边是炮队。

“我們該怎么办呢，唉，我們現在該怎么办呢？”省长神經紧张地喊着說，一边把揉皺了的政府宣言用右手高高举着。“你怎么个看法，少校先生？……你又是怎么个看法呢？检察长先生！”

“这些土匪完全疯了，”少校說着，同时就象检閱似地驅着馬左旋右轉。”你看見了嗎，省长先生？他們很可能向軍队进攻啊！”

“我們还是应該先把政府的宣言向他們公布出去！”巴洛列

努又說，他完全手足无措了，两只眼总是盯着疯狂的农民人群，在他的眼里，好象农民人群向前走来了，其实仍旧站在原地，还是带着同样的挑衅态度。“你認为怎么样，检察长先生？”

“我們要保持着头脑清醒！”托馬·各萊賽斯古怀着恐怖的心情說，“法律应当受到尊重啊，省长先生！”

“号兵，号兵！”达納賽斯古吼叫着說，“你上哪兒瞎逛去啦？傻瓜！……你站在那兒，呆在我跟前，懂得嗎？”

营的号兵騎着馬飞快地跑来，他是个中士，他的軍号按照操典的規定支在右膝盖上。

“营长，听你差遣！”

达納賽斯古已經轉过身去，沒有看号兵。他听着安东說話，安东的話比别人說的更惹他生气，就仿佛得罪了他一样。他恨不得冲着安东扑过去，并且当着群众用皮鞭子狠狠抽他一頓，好儆戒那些胆敢向軍队挑衅的人。他沒有这样作，他却有点粗暴地叫着省长說：

“省长先生，你沒听見他們向我率領的軍队进行煽动么？他們想叫他們不服从命令和甚至叛变！我得采取措施啦，省长先生！我担負着軍队安全的責任啊！”

“不許你大声嚷，少校！”巴洛列努忽然生气地喊着說，“在这里，是你該听我的指揮，而不是我該服从你！”

正在这个时候，一直沒有停止叫嚷的安日丽娜，抱着她的孩子，跑到軍队前面：

“你們不害臊嗎？”她嚷着說。“你們是軍人呢，还是土匪呢？……多么可耻啊！……你們有枪，我不怕！……你們有胆子的話，就向我开枪吧！……开枪吧……为什么你們不开枪啊?！……开枪吧，喂！……”

达納賽斯古一看見她，就又举起他的馬鞭子来。

"你們看看这个辱罵軍队的坏女人！……渾蛋！坏娘們！你們把她抓起来，孩子們！……"

士兵的牆壁一动也不动，仿佛是鉄的一样。相反，从騷动的人群中却忽然涌出呼喊声：

"老乡們，别讓他們把她杀了！……小伙子們，救出她来吧！……我們扑过去吧！……"

从人群的各处，一些胆大的人都向軍队的先头冲过来，其余的人就向軍队投擲土块和石头。少校的馬被一块飞过来的石头打中，吃了一惊，跳起来。

"你等着这群土匪杀了我們嗎？"达納賽斯古粗暴地向检察长嚷着說，"你看不見他們已經动手砸我們了嗎？"

說完这句話，他立刻用发命令的口气，嚷着說：

"号兵，吹号！……吹号！"

一会兒，带着銅音的号声掠过了天空。当中士的腮帮子鼓得圓圓的和充滿了血的时候，号兵騎的馬耳朵也在摆动。

"以法律的名义……"

省长沒听見检察长的十分忧郁而无情的話語。只有带着威胁意味而毫不容情的号声仿佛一条火鞭子一样在农民头上啪啪地响着。軍号正在紧急响着的时候，达納賽斯古把他手里的鞭子高高举起，随着他的这种手势下了一道簡短的命令。二百个枪口都机械地以同一姿势冲着农民端起来了。粗魯的叫罵声突然停止，仿佛一把利剑把它們切断，但一刹那間，叫罵声更加厉害起来了。

"他們沒有得到开枪的命令！一点也不用怕，老乡們！……喂，小伙子們，他們不会杀你們！……哎呀呀，安日丽娜已經跑

到你們前头去了！”

接着，又传来一声严厉而尖銳的口令，吱吱嘎嘎仿佛拉銹鋸一样。士兵們結成的墙壁，突然以同样的姿势机械地做着同样的动作：枪身都立刻举得跟眼一般高，一支枪一道白光。手指都扳着枪机，枪声立时震蕩在天空。

士兵們机械地做着他們的动作，在他們放下枪又装上子弹的时候，从农民群中涌出了恐怖的惊呼声。好象一陣暴风忽然掠过平原一样，农民們感觉到自己都被牵扯着要往后逃跑一样。

“他們向空中射击吶！”彼得吼叫着說，两只眼睛瞪得挺大，“不要怕，朋友們！……站在原地！……别跑！前进！进！搶他們的枪，搶他們的子弹去！”

仿佛弹雨連同它的噼啪的响声，把擾扰天空的一切声响都肃清了一样，霎时，形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广大范圍的寂靜。也可以說，一种极端的恐怖使空气都稀薄了，把空气都赶散了，以至在地面上只剩下一种使人心灵非常痛苦的广漠无边的空虚。在这种死一般的寂靜中，彼得的声音仿佛是一陣火熱的激怒的雨落了下来。忽然一声吼叫从人們的胸膛中迸发出来，象是用一种比一排齐放的枪声还要猛烈的气魄冲上了天空。接着，这些声音混杂成为一种模糊不清的、使人难受的、类似一个暴风雨鼓蕩起来的水塘的呼嘯。

“少校！”巴洛列努喊着說，他帽子扣在后脑上，吓得面无人色。“农民們攻击我們啦……你看不見嗎？……检察长先生！……”

在他看来，疯狂的人群好象摆好了陣势，准备向軍队扑过来。恐怖使他的心都要碎了，但是强烈的痛恨同时涌上他的心头，他認为少校不管他了，叫他被这些暴徒杀掉。

达納賽斯古少校什么也听不見了，他非常憤怒，主要是由于省长的耽誤和懦弱，使少校落到不得不忍受农民的傲慢、欺凌和攻击的境地。

“号兵！”少校吼叫着說，“为什么不吹号，胆小鬼？……吹号，号兵，不停地吹号，叫省长先生也明白現在不是談政治的时候！……这些土匪想喝我們的血啊，省长先生！……你看透了么？省长先生！”

由于人們的喊叫，少校騎的那匹馬已經惊狂起来，馱着少校来回乱轉，这时，軍号的声音有力地掠过了天空，人們可以說，这是在伤口里插上一把刀子。

农民群众被这种呼喊的声音弄得疯狂了，他們手里拿着棒子、叉子、鐮刀，仿佛为了使自己不受狠的侵害，迎面向軍队扑过来。

达納賽斯古少校举起了馬鞭子，急躁地下了两个口令，由于这口令是用两个响亮的、簡单的、有节奏的声音喊出的，所以显得更加威严。接着，人們听到用一种极其尖銳的声音喊了一句，每隔很短的时間接着又喊另一句：

“……預备——放！”

整群整群的农民跌倒了，仿佛每一个人都当胸挨了一拳一样，只不过是一霎时，只不过是一次响枪的时間，只不过是枪口还冒着白烟又托起来的时間，就趴在地上了。軍号不停地响着带銅音的叫声……最末一次射击的声音还听得見，子弹的尖嘯声还沒有完全停止的时候，血点和痛苦的吼叫声就从农民的混乱人群中迸出来了。

不少的軀体倒下来了，有的用他們的手指甲抓着地，有的用他們的牙啃着地，全都象地上被踩扁了的蚯蚓一样，痛苦地蜷縮

起来。

"啊……嗎呀，他們杀了我啦！……喂！我的朋友！……他們把我杀了，好人們！……"

同时，人群都扭过身子向后跑了，連那些沒有失掉勇气的人也只得跟着一道逃跑了。恐怖用它无数的利爪伸进被兵士們的开枪吓坏了的农民群中，使得他們不顧一切地向村子里逃跑……

达納賽斯古少校一只手紧紧握着栗色馬的韁繩。他的眼放射着金光，他脸上的青筋輕輕突起。在他的身边，号兵不断地鼓着他的腮帮，仿佛一个鉄匠的风箱一样，同时輕輕地摆动着他的号筒；至于他的馬則弯着脖子，脑袋向胸部扭动，咬着嚼子，嘴里滿是灰色的泡沫。在大路上，再往后一点是省长巴洛列努，两只脚好象被釘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瞪着两只发怒的眼睛，不断地和检察长說話，检察长好象在傾听，但他什么也沒听进去：

"我們应当保持冷靜，好不使无罪的人流血……"

他虽然打算避免用血字，但是他注意到他說的始終是流血的問題，而且，这个字总是不断地涌上他的唇边，如同一股热潮一样燙着他的喉嚨。

少校的馬鞭子又向空中举了一次。他的斬釘截鉄的声音又在軍号的两个音当中听到了，軍队作了同样的迅速的动作，又发出同样长久的噼啪响声射击出去了。

"少校！少校！"省长喊着，但是他的两条腿却一动也不能动，就仿佛这两条腿都是木头作的一样。"这些血……"

他非常愁苦地停住不說下去了；他又說出了血。在他看来，血腥气味已經鑽进了他的鼻孔。达納賽斯古冲着他轉过头来，但只是輕蔑地看了他一眼，沒有答話。相反地，达納賽斯古又喊了

几个口令，使士兵結成的墙壁行动起来……

农民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互相拥挤，互相践踏，大声喊叫。他們主要是在大路上拥挤，也有好多人穿过大路旁边的菜园和住宅的院落四散奔逃，每个人都想赶快避开枪弹。田野上只剩下几十个躯体了，有的人在那兒呻吟着，挨着苦痛，其余的人怎样死的就保留着怎样的姿态。沿着大路那条壕沟附近躺着安日丽娜，仰面朝天，一动不动，从額头上穿进一顆子弹去，小孩在她僵硬的胳膊中哭泣着，并且摇动着他的空空的小手，仿佛要从他母亲的怀里掙脫出来。她的旁边有一个快要断气了的老头，挨着他的是一个死了的男孩，孩子的脸上呈現着恐怖的神气。老人的另一边就是基利拉·彭諾，他喘着，一动也不动，每喘一次就吐一口黑血，血粘在他的胡須、脖子和胸膛上，凝結成挺大的、黝黑的餅块……只有一个个死了的或瀕死的农民的白色躯体，标出了阿馬拉肥沃土地的边境，因为受了輕伤的人都随着逃跑的人逃跑了，或者爬走了，他們的标志是滴在一路上的血迹。

"别跑，朋友們！……站住吧，弟兄們！……嘿！真他媽的……"

彼得象一开始做的那样，使出全副力量来吼叫着，但是他也陷入这种茫然的逃跑中，他象漂在摧毁一切障碍的急流上的一片叶子一样，完全无能为力。伊里·西尔拉努高傲地握着枪，却沒有子弹，他在彼得旁边喘着，看到彼得那样失望，他也感到非常失望。再往远一点，尼古萊·德拉高斯尽力想挤到彼得这边来，他想跟彼得交換一下意見，但是沒有办到。非常恐惧的人們无可抗拒地把他們拖进一个秩序混乱的逃跑人群中，拖向一个安全地带，好避免已在他們耳边发出了嘯声的死亡……

沿着布滿死尸的大路，有一队士兵正在追击着逃跑的农民。

在队伍前面走着一排准备随时开枪的密集的列兵。他們这一横排从左面的濠沟到右面的濠沟把道路都占满了；后面的队伍分成两路，靠道路的两側大踏步走着，而把中央路脊留給少校达納賽斯古和他的营部号兵。少校不时吼叫着发出簡短的命令，軍队站住了，子弹射击出去了，接着，又在村子中、在看来好象被遺弃了的住宅旁前进。

每次射击，达納賽斯古就看見多少有几个逃跑者翻倒在地，仿佛他們彼此在使用絆脚繩一样；他也看到有些人怎样掙扎着站起来，以后又倒下去，一动不动。但是农民們的逃跑却使他生了气，他認为他們胆怯了；好象他希望他們抵抗，以便使他的开枪射击合理合法似的。他嘴里不停地詛咒着，好讓他的神經松弛一下，接着，他又重新下命令：

"……立定！……預备——放！"

队伍的主力都集合在村口上，等待着扫除障碍。巴洛列努省长和检察长仍然呆在那里，呆在他們的車前面。巴洛列努对事情发生的經过已經記不清楚了，他深深地感覚到自己受了侮辱，因为少校去追击农民却把他扔在这里；尽管他有最高的权力，而且一切行动又完全由他負責，这种状况也使他很难堪。他开始向检察长解释少校是如何越出了他的职权，而他也决不容許别人来侵犯他的权力，宣撫工作是件細致的事情，需要鎮靜和机智，不需要流血。检察长睜大眼睛，不住地点着头，同意省长的看法，并且每听見一次新的射击声，他都要吓一跳。

"……立定！預备——放！"达納賽斯古少校吼叫着，这时省长巴洛列努却站在村口上，痛苦万分。

逃跑的群众减少了三分之二。除了在枪弹下倒下去的那些人外，还有不少农民逃进了院子，以躲避追赶他們的人，尤其是

当他們在疯狂的逃跑中經过自己家門口时，更要跑到院子里去。尼古萊·德拉高斯知道不可能和彼得凑到一起了，同时也覚得任何抵抗都沒用了，正好望見了自己的家，就想站住。但是人群的浪潮仍旧推动着他。等到走过了他家以后，他才能够从人群的拥挤中抽出身来，站在道旁。他看見濠沟中基利拉的女兒盖吉娜蜷縮着，躺在血泊中。可以看出她是跌倒以后，又受到后边跑过来的人的践踏。尼古萊·德拉高斯迈过了她那被踩扁了的躯体，打算逃到就在附近的学校的院子里去。正当他走到門口的时候，他身后又响起了一陣新的枪声。

"他們是要把我們斬尽杀絕啊，这些丧尽天良的东西！"他想，同时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覚，至少他总算是从灾难中逃脱出来了。

这时，在他的脊背上感到一种火燙般的疼痛，肋骨上也发現同样的疼痛，嘴里流着滚燙的血。

"我以为……"他想。

他的意識忽然沈沒在黑暗中。他象一个口袋似的倒下去了，他把头靠在門框上，伸手去开門。

越来越少的群众还繼續在大路上逃跑。現在已經寂靜下去了，仿佛农民們害怕喊声或哭声会引起子弹在后边追赶似的。只有彼得的越来越嘶啞的声音不停地喊着：

"別跑！……你們要往哪兒跑啊？……別跑！"尽管沒有一个人在后面催他，他却也在跑着。他認为逃跑是可耻的，但是他已經站不住脚了，只有他的声音喊着別人不要再跑，好象这样可以掩盖住他自己的逃跑似的。他清楚地知道一切全都完了，他遗憾的是一切竟会这样地完。他相信，如果农民在头一次射击时不害怕，反而向軍队扑过去的話，士兵們就会繳枪的，貴族們也

就不可能再回来。現在，全完了。現在，一切希望全都成了泡影，而他們流出的鮮血就是贖金。沒有死在枪弹底下的，也要被打死，或死在监獄里。农民不但沒有得到土地，反而要象牲口一样，被套在犁耙上。至少他是不可能有希望引起旁人的同情或受到别人的优待的，因为村里人就会把他指出来，說他是一切坏事的罪魁祸首。

"唉，彼得！唉，彼得！咱們倆应該怎么办啊？"伊里·西尔拉努离着彼得不远，向彼得喊着說，他吓得面色灰白，衬衣都染上了血。

"我么，我不放弃。伊里，我宁可讓人家杀死！"彼得說，却沒有看他，仿佛是有些害羞似的。

他来到十字街口，到了酒鋪的平台上的时候，他站住了。

人群都散了。有几小群农民还在跑，有的奔威代义的大路上跑去，有的向卢基納蘼的大路上奔去。只有伊里·西尔拉努跟彼得在一起，他又一次問彼得說：

"喂，彼得，我們可怎么办啊？我，我是不离开你的！"

"你放心吧，伊里！"彼得一面看着伊里身上染紅了血，一面嘟噥着說，"你哪兒受了伤？你的衬衫都紅了。"

"也許是在这个肩膀上。这个肩膀仿佛不是我的一样了！"这个小伙子带着一种驕傲的微笑注視着彼得說。

"……这些渾蛋，这些土匪！"

彼得手里拿着一支装了子弹的枪，这支枪是他从农場主葛斯馬的更夫手里搶过来的。他提着这支枪的枪身，就仿佛是拿着一根棍子一样。他突然感到一种使人窒息的痛苦仿佛他已陷入使人喘不过气来的悶热中。他忽然想要跟别人一样往自己人那里逃去，但是他在这个孩子面前感到慚愧，这个孩子就站在他

旁边，而且盲目地信任他。

"大哥，喂，我們向他們表示願意講和，免得白白讓他們杀死！"伊里愉快地喊着說。

伊里把他撕破了的血迹斑斑的衬衫脫下来，把它挂在他心爱的枪筒上，好象一面白旗，把它高举在空中，以便讓远处的士兵們能够看見这件衬衫。他那受伤的胳膊举着这支枪，感到非常沉重，挂在这支枪上的衬衫抖动着，仿佛被风吹的一样。

他們就这样呆了一个时間。四周非常寂静，連一点微小的响声都沒有，仿佛全村都死了一样。酒鋪的門早就关了。彼得异常忿怒，他咬牙切齿，等待着誰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奇迹。正在这个时候，彼得听到从于加公館那边传来老約翰納的声音，她和往常一样嘟嘟囔囔地叫着：

"咕咕，咕咕，吃食来！咕咕……"

"約翰納老大娘总也离不开她的小鷄，彼得，你听見了嗎？"伊里說，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中，他居然听到了人声，因此非常高兴。

"这是因为她沒有別的挂心的事，"彼得面色阴沈地自言自語說。

又过了一段时时被老約翰納的叫鷄声冲断的寂静时間之后，士兵們的样子看得更清楚了，騎着馬的少校走在士兵們当中。彼得以輕蔑的眼光盯着他們，仿佛在計算他們的步数。忽然，号声又响起来了，声音拉得很长，这仿佛是一个預兆。不久，彼得听見一連串的命令：

"……立定！預备——放！"

伊里把白旗搖晃得更厉害了，是不是士兵們沒有看見白旗呢？……集体射击的声音显得比从前更加震耳了。伊里的枪和

他那血污的汗衫，仿佛一枝傾倒的旗杆一样倒了下去……伊里喊了一声"啊呀！"便歪倒下去了。

也有两顆子弹碰上了彼得，但是彼得却沒有感覺到。

"他們連我們求和也不答应了！"彼得看到士兵們居然向停战的标志射击，覺得一陣怒火涌上心头，因而自言自語地說："好吧，那么……"

軍队仍然机械地繼續前进。彼得就象只有这时才想起来一样，端正了自己的枪，貪婪地射击着。子弹带着令人窒息的嘯声射出去。过了一会兒，又听到了同样的命令：

"……立定！……預备——放！"

第二次命令下来时，集体射击又响了。彼得仍旧站在那里，他的手里攥着空枪，用一种挑战的神气喊着說：

"渾帐东西們，土匪們，讓……"

他两腿一軟就跪下去了，几点血污出現在他的白衬衫上。

"射击！……射击！……射击！……"少校大发雷霆地怒吼着。

枪的射击声达达地响着，仿佛一架风磨忽然开动了。彼得覺着自己的头沉重得象鉛的一样。他就把胸脯朝前扑倒在地上，他不能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了，一边不停地哼哼着，一边在地上滾，并且最后一次爆发出忿怒的声音：

"这一群猪！"

远处，在街心中，枪声越发离得近了，老約翰納越发不耐煩起来，一个劲地叫着：

"咕咕，咕咕，吃食来！咕咕……"

在濠沟中，一群小鷄在那兒无忧无虑地找吃的。老約翰納怕人家把她的小鷄打死，总是叫着鷄，不时气忿地冲酒鋪瞟一眼，因为枪声是从酒鋪那里来的。

“小鷄找你們的媽媽去吧！”她說，“讓魔鬼把他們和他們的枪都拉走！……小鷄，小鷄，上你們的媽媽这里来吧！”

接着，她忽然原地轉了一个圈，嘴里咒罵着：

“希望魔鬼把他們拉……”

她把身軀一僵僵，就跌下去了，只是嘴唇略微动了动，再也不吭一声了。

由少校派去向本队传达命令的营部号兵，回来时陪着省长和检察长乘坐的車子进了村子。这輛車停在酒舖的平台上，由荷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們护卫着。

“喂，少校，我以为……”巴洛列努說，他沿途上碰到不少的死尸和受伤的人，已經吓坏了。

达納賽斯古少校騎着馬，来到了車跟前，把手举到軍帽的帽沿前敬礼，以一种傲慢的声調說：

“省长先生，我荣幸地向你报告，阿馬拉村已經恢复了秩序和安宁！”

巴洛列努看到离着几步远就有伊里·西尔拉努的袒露着胸脯的尸体和被枪弹穿了不少洞的彼得的軀体，在他們两人中間，还有一件打开的白衬衫，仿佛是一面降下来的旗子一样。省长吓得惊惶失措，扭过头来，結結巴巴地說：

“是的……秩序和安宁……很好，少校！……多謝你！”

第十二章 黄 昏

1

在科斯太什蒂，格里果列·于加居然控制着自己的急躁情緒不爆发，一直到傍午时分。阿馬拉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的父亲死了，娜廸妮也死了——他都已經知道了，但是他竟能处之泰然，沒有流下一滴眼泪。提屠·海尔德列亚对他朋友表現出来的这种坚强，从内心里感到惊奇。

“我应当把这件事情通知戈古！”最后小于加說。

格里果列只跟提屠一个人到邮政局去了。他想离开給他送来噩耗的那些人，就象想摆脫許多仇人一样，即使只是一刹那时間也好。他感觉到自己迫切需要孤独和安靜。当他从邮政局出来的时候，他温和而忧郁地对提屠說，好象是对自己說話一样：

“我始終不相信一个人怎么能够承担这么多的痛苦！”

午飯后，格里果列立刻叫伊斯巴塞斯庫給他找一輛車，准备到阿馬拉去，伊斯巴塞斯庫打算阻止他：最好还是等到明天再去……格里果列只看了他一眼，可是这一眼却含有那么多的責备，以至司帐不敢堅持了。

将近两点鐘，他們就已經在路上了。伊斯巴塞斯庫坐在車

上，紧挨着車夫，面色灰白。为了給自己增加一点勇气，同时也因为看出格里果列已經不打算听他的話了，他就开始和車夫低声談农民所作的駭人听聞的事，吓得車夫也直打哆嗦，害怕在这次旅程中遭到不幸。他非常后悔，尽管别人用多給車錢的办法来引誘他下乡，他也不应当就动心答应下来。

在沃拉杜塔燒毁了的貴族公館前，道路被一群农民遮断了，这群农民都趴在地上，由一些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們看守着。一个中士走到車前来，說：

“后退！……后退！……禁止通行！”

他們把好話都說尽了，全都沒有用。格里果列只得下車，跟領队的軍官去接洽，才得到許可走过去。在远处，格里果列听到什太法內斯古上校的声音，上校怒气冲冲，大声喊叫着說：

“土匪們，你們倒告訴我啊，你們里头是誰放的火？……喂！你們不願意說嗎？……說吧！不然，我把你們全都揍死！……說呀！是誰搶了东西？……”

上校認出是格里果列的时候，他就一边把废墟指給格里果列看，一边悲伤地說起来：

“于加先生，你看我一生慘淡經营的东西，現在給我剩下了什么！……你看这些土匪作的都是什么事！……这帮无賴，对我的晚年一点惻隐之心都沒有，这还不值得我們也毫无惻隐之心地去把他們每人打十二枪嗎？……我認为他們还不至于敢把所有的东西都毁坏，所以才急急忙忙跑回来。但是，你看，这就是我所找到的！……”

他的声音由于痛苦和憤怒而顫抖了。

“你們躲开，讓車子过去！”等老什太法內斯古向小于加傾訴过他的心事以后，少尉喊着說。

农民們打算站起来，好給車子讓路。軍官惊慌失措地怒吼着說：

"躺下！……躺下！不准起来！……，弟兄們，往他們脑袋上打！……你們打呀！"

車子接着走起来，穿过了巴巴罗亚卡和哥里加努，一直来到萊斯貝济村，在这里，車子多停了一些时間。格里果列虽然沒有說出来，但是他心里在想，如果面对着娜廸妮的尸体，眞会比面对父亲的尸体还要难受。从奥包尔节日以后，他一直沒看見过娜廸妮……娜廸妮在跳阿飞舞时，身体的扭扭轉轉、搖搖擺擺的姿态，給他留下一个淸晰的影象，这种影象給他带来痛苦……現在，在教堂中，娜廸妮的躯体躺在停柩台上，躯体已經凉了几天，蒙着一块极普通的灵单；他站在停柩台前，一剎那間，娜廸妮的影象出現在他眼前，不过不是現在这个样子，而是溫柔的、殷勤的、美丽的，好象他們一会兒也沒有分离过一样。他不敢掀起灵单的一角，怕使他曾經爱恋过的，而且也曾經給他各种爱情的痛苦和喜悅的那个娜廸妮的影象受到永恒的損伤。在停柩台的一头有一个小凳，他就坐在这个凳子上，两手捂着脑門，他在那里，独自呆了很长的时間。在凳子的架板上放着几本講述仪礼木板封面的旧書，書頁都很脏了。尸体的难聞气味使他窒息，但是并沒有使他感到有什么不舒服。他的思想緩慢地在縈迴。他想只有他有权利也有义务埋葬娜廸妮，他們虽然已經宣布离婚了，却还沒有登記……毫无疑問，她的命运要她恰好死在她这样討厌的乡間，作为对她的一种懲罰，或者作为对她的一种諷刺……他还想，如果这件不幸的事情再迟半个月发生，那么，他在这个尸首面前就是一个陌生人了。

提居・海尔德列亚早就离开教堂了，他实在忍受不了那个

令人窒息的气味。一个軍官对提屠說，阿馬拉一定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因为在萊斯貝济都听到了爆炸声。格里果列·于加虽然听到了这些消息，但他仍然想継續往前走。这就引起了軍官的干涉。軍官巳經派了斥候到这些地方了解情况去了。在斥候沒有回来以前，軍官不能放他們过去；因为那会使他受严厉处分。到了傍晚，他們才能够継續向阿馬拉走去。格里果列沒有再到教堂去。

一进阿馬拉村，大道上，被枪打死、打伤的人，倒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躺着。这里，那里，到处都有垂死的人呻吟着或翻腾着。車夫用鞭子指着死人，嘴里还不停地重复着說：

"你看，那是一个死的！……那兒，还有一个！……，这个人好象还有气呐，你看見了沒有？"

伊斯巴塞斯庫認出那是基利拉·彭諾，也認出来还有尼古萊·德拉高斯……提屠·海尔德列亚惊愕地感叹地說：

"在这里，一定打过很激烈的仗啊！"

只有格里果列一言不发，两只眼睛发直，仿佛什么也沒有看見一样。

在教堂前面，有一队巡邏兵命令他們站住，在酒舖前，又有一队巡邏兵命令他們站住。他們来到公館前，車子就停在大街上。格里果列、提屠、伊斯巴塞斯庫三个人步行着走进带鴿楼的正門。有儿对白鴿子在那兒一边亲切地爱恋着，一边忧郁地叫着。花园和花园的甬路都践踏坏了，仿佛有多少群野兽曾經从那里跑过似的。不过，到处非常寂靜，連車夫打长呵欠的声音都可以听到，接着就听到車夫的一匹馬的鈴鐺声，这两匹馬累得直打响鼻。新公館的墻壁依然聳立在那里，在薄暮的蓝紫色的天空中呈現出黑黝黝的側影。

格里果列留神地注視着，就象一个头一次来到这里的异乡人一样，一会兒把头轉向这边，一会兒又轉向那边，但是，他并沒有在废墟前停留多久。忽然，管家雷翁特·班布从过道院子走了出来，他不禁楞住了，仿佛不能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一样。厨妇普罗菲腊也从旧公館中走出来，她的嗓音粗得象一个男人，沙哑着喉嚨，滿脸是泪，她赶快跑过来，一边哭着，一边吻着格里果列的手。小于加問了几句話，然后用一种呆板沒有表情的脸听着别人答复，就好象他已經听到过那些答复或是認为那些答話毫无意义似的。

在旧公館的阳台上站着拉克·哥拉迪納呂上尉，他奉命带着他的一連人留駐在本村，以維持秩序和防止可能发生的一切意外。上尉先用一种有礼貌的和合乎时宜的口吻向格里果列致以最誠摯的吊唁，然后告訴他說，省长巴洛列努和达納賽斯古少校都在令人万分惋惜的米隆遺体前哀悼过，他們又向卢基納薩和更远的地方繼續前进了。他們希望能够明天再回到这里来。格里果列向他道了謝，說的也是交际場的慣用語，这类話，格里果列說的时候也觉着有些难为情，接着，一句話只說到一半就停住不說了，忽然走进屋子里去。

格里果列的父亲好象在睡觉一样，一只蜡烛放在死者头部附近。格里果列看着父亲，注視了几分鐘，就跪在他父亲面前，仿佛是給亡者祈祷一样，这样又呆了一个时間。接着，他就俯下身去，吻着他父亲的冰冷的、灰色的、指甲发紫的手。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眼泪涌出来了，大滴大滴的、雨点般落到亡者的交叉着的手上……格里果列站起来，掏出自己的手絹，打算擦一擦亡者的手，但是等把手絹打开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主意，用它蒙上了父亲的脸……

后来，他心情恢复了正常，就走进了另外一間屋子，别人都在后面跟着，只有上尉除外，上尉已經小心翼翼地走出去了，免得在他心情痛苦的时候使他感到不方便。

"雷翁特，你馬上到科斯太什蒂去一趟！"格里果列說，声音里还带着余痛，但是他还相当安詳，就好象他已經能够忍受这些痛苦，不致叫眼泪流出来。

管家的使命就是要連夜运来两口棺材和一切埋葬死人所急需的东西。他应当把一口棺材留在莱斯貝济村。莱斯貝济村的教士要設法把娜迪妮的尸体装殮起来，第二天的早晨派人运到阿馬拉来。格里果列認为这是极端紧急的措施，是一种紧急措施中最紧急的，因为亡者需要永安。

第二天是星期一，早晨，格里果列就和提屠·海尔德列亚一同去了解一下所受損失的严重情况，先在阿馬拉，然后再到卢基納薩去。在路上，車夫伊斯莫告訴他們村子口发生小規模冲突时，都有哪些农民被杀死了。

在卢基納薩，他們遇到了省长巴洛列努的車，省长和检察长各莱賽斯古在伊兹沃尔村过的夜，住在日卡的貴族公館中，这所公館仿佛是象一个奇迹似的从农民們的疯狂中保留下来了，省长和检察长满含热泪地向格里果列长时間地表示了慰問之意。接着，巴洛列努就热誠地开始講起他宣撫活动的經过。他对自己的英雄行为非常感动，非常陶醉。他用詩人的口吻有声有色地描繪着空前的危险，这种危险曾經威胁着他的生命，如果不是碰到一种异常的幸运，他是不会逃出这次危险的。到現在还有余惊！他庆幸自己竟能在这样短短的时間內，几乎沒有流血就恢复了安宁。

"我的可怜的梅拉妮，她要是知道我是靠着什么才闖过难关

的，那么她該怎样呢！”他感慨万分地叹息着說，“亲爱的格里果列呀，只有我的冷靜的头脑和我的天下聞名的机智，才使得我完成了这項奇迹！……不过，我的工作还沒有完成。真正的困难不过才开始。对恶事单純地打击是不够的，必須斬草除根，也免得人們再蹈复轍！不是么，检察长先生？”

2

达納賽斯古少校在昨天深夜只由他的副官和号兵陪着回到了阿馬拉。他本来也同样能在伊兹沃尔村过夜的，但是他坚决要向省长証明，秩序已經完全恢复，在夜里，他一个人就能巡視曾經发生过暴乱的那些村子。另外，他还願意担負起在阿馬拉举行預审的指导責任，因为阿馬拉是个暴乱的主要巢穴。

大清早，伊翁·布腊威拉就哆哆嗦嗦地在村公所的院子里等候着。他和更夫們談起克里塔·杜米特来斯庫的行踪，克里塔这两天一直沒露面，因为怕見人，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現在正需要他。

“你就是土匪們的村长嗎？”少校一看見布腊威拉就向他詢問。

村长还沒来得及答話，达納賽斯古就左右开弓一連气打了他好几个大嘴巴，直打得他头昏眼花。

“我馬上就叫你們尝到革命的滋味，”达納賽斯古吼叫着說，“叫你們什么也不怕！我叫你們一回就够了，我发誓，我要叫你們永远記得这件事！”

头一天，达納賽斯古就下了正式的命令，把死尸仍然陈列在原地，来儆戒那些活着的人們。現在，他打了村长一陣嘴巴后，

又命令村长在一个副官的监視下，把死尸調查清楚，送到公墓去，等他再下命令时，再把那些死者埋在公墓里。拉克·哥拉廸納呂上尉奉命要采取措施，非常迅速地把所有的农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召集到村公所的院子和花园里来，以便进行审訊。

接着，少校在一位縮手縮脚象个姑娘一样的年輕少尉协助下，制訂了一分周密的工作計划，好能立刻找出誰是杀死娜廸妮和米隆·于加的凶手，誰是閹了普拉塔茂努的兒子的罪人，誰是放火烧毁貴族公館的暴徒，誰是殴打宪兵并搶夺枪支的恶棍，誰是搶劫东西的强盗，最后，誰是辱駡軍队的乱民。

"目前，应当叫人到萊斯貝济和哥里加努去，把那里的重要的土匪押解到这里来，我們要叫那些土匪跟这里的重要土匪双方对質，并把他們放在一起审訊！"达納賽斯古少校不耐煩地中断了自己的話头。

高尔布納阿努上尉为了重新安排宪兵分駐所，不久以后也来到了这里。少校对于这一点，非常滿意。少校急需有对制造暴乱的人和暴乱的环境非常了解的宪兵。在这个充满了歹徒的村庄里，他找不到一个可以稍微信任的人。自从老教士也加入了这些乱民中間并和他們一起被打死以后，还可以相信誰呢？——其实，尼高丹教士是到貴族米隆家去在亡者床头替亡者念日課的，他从貴族公館走出来，身上佩带的十字架掩盖在領带下面，走到离他家不远处，忽然飞来了一顆子弹，就把他打死在路上了。

宪兵队长包阳古在他的遭到严重破坏的家里又找到了廸廸娜，她消瘦了不少，但是显得更愉快了。他倆互相拥抱以后，作妻子的就哭了一会兒，又講了她是怎样的幸运，竟能碰到一个很勇敢的老太太，那就是老約翰納，老約翰納把廸廸娜藏在她家里

的小阁楼上，給她弄吃的弄喝的，百般地照顧她。如果农民要抓住她的話，毫无疑問，他們早就把她杀死了。宪兵队长也掉了几滴眼泪，然后，由于有任务在身，就向村公所跑去。

将近九点鐘的时候，省长和检察长的車到了，这时，审訊到了紧张阶段。就是站在酒鋪前面，也可以听到农民們的喊声和哭声，大街上、村公所的院子和花园里到处都是农民。外面由士兵們层层包围住，防备这些人不等审訊完毕就逃跑。

然而他們还是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有两組兵士手里带着棍子，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为了喘喘气，他們輪流着干。农民們号叫着，要求饒恕他們、怜惘他們，但是决不承認他們的罪恶，也不指出罪魁。由于包阳古宪兵队长的来到，終于找出了毆打宪兵搶夺枪支中的七个人。这里头就有塞腊芬·莫高斯和特利封·居如。

"你为什么打宪兵队长？你这个臭賊，"少校喊着說，两眼通紅。"你怎么胆敢动手打他？"

"可是……"

这就是塞腊芬·莫高斯所能說的，他两只眼直直地瞪着少校，从容得很，好象他已經了解一切答复都沒有用一样。达納賽斯古向他扑过来，一边吼叫着一边用手中的皮鞭子抽打他，直打得他滿面流血。

"你为什么打宪兵队长，你这个渾蛋？……为什么？……为什么？……"

塞腊芬·莫高斯忍受着少校的鞭打，沒有一点表情，一声不吭，总是一个劲兒地瞪着少校，这就激得少校如瘋如狂了，这种注視，在少校看来实在含着一种挑衅。

"中士！"达納賽斯古累了，喊叫着說，"立刻揍这个土匪一百

軍棍！……然后再把他放到拘留所里！”

特利封·居如不在这里。有一个人告訴說，老貴族打了他一枪，現在，他正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他們很快就强迫着把他带来了。他的脸只看得出漆黑一团的創伤。他到这里就躺在地上，不停地哼哼着。

“站起来！站起来，土匪！”少校一边吼叫着，一边用靴子直踢他的肋部。

这个农民开始站起来了。他的两只眼睛肿得很厉害，几乎睜不开。他踉蹌着，仿佛随时都要跌倒一样。

“为什么貴族向你开枪呢？渾蛋，”軍官問着說，“你先下的毒手，是不是？……你打算杀死他，不是嗎？……杀人的罪魁就是你呀！”

特利封哼哼了几声，誰也沒听懂他哼哼的是什么。

“还有，你为什么搶宪兵队长的武器？……你为什么打他？……說話啊，渾蛋！”

少校用鞭子抽打着特利封鮮血淋漓的头。这个人发出恐怖的吼叫声，仿佛他的皮肉离开他的骨头一样，而他也就象一棵糟朽了的枯树倒了下来。少校越来越生气，一边踩着他，一边不断地罵他“土匪”“渾蛋”。接着，他忽然倒退几步，用一种斬釘截鉄的声音吩咐說：

“中士！你！对……带着六个人！……把这个土匪带到花园那头！……就在那个地方执行枪决！……枪决！你听懂了么，中士？……”

“是，少校！”又黑又粗的中士回答說，同时把脚后跟碰得鏗鏗作响，就好象过了电似的。

士兵們把特利封从地上拉起来，拽着他，穿过了稠密的农民

群众。最后一綫生存的希望促使特利封·居如用一种恳求的声調哼哼着說：

"开恩吧……开恩吧……"

特利封·居如跟着士兵們一起走了。他們走后，就是一陣忧郁的沉默，这种沉默只有少校达納賽斯古精神抖擻地在空中抽着皮鞭子的响声来打破。几分鐘过去了。鞭子加速地抽着，接着就听見一声枪响，来自花园深处，声音短促、沉悶，并且沒有回声。

"别的人！該輪到他們了！"少校立刻喊叫着說，这个声音撕破了那声枪响刚刚引起的寂靜。"你們怎么敢举起你們的爪子来打宪兵呢？……"

农民們就伴哭起来，并且发着誓說，他們沒有罪，而且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們都沒有在場……达納賽斯古喘着气。近来他得了肥胖症，一个医师曾告訴他說他的心里长了一层脂肪。病征就是他容易疲劳。为了不至于影响他的健康，他就命令他的部下，凡是在場的农民，每五个人中抽出一个人在臀部打一百軍棍。这个命令执行起来了，挨打的农民拚命地喊叫着，这时，省长的車子停在街上了。

下士为了不致发生錯誤，高声数着打軍棍的数目，这时少校达納賽斯古向省长和检察长抱怨說，这些土匪太頑固了，他們不肯承認自己有罪，也不願意指出主要鬧事人来。农民的喊叫使巴洛列努不愉快，也使他精神委靡。等到下士报告过一百，并把挨打的农民关到村公所去以后，省长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就向仰天躺在广場上的农民喊着說，他們所犯的重大罪恶使全世界都震惊，只有真誠地悔过和毫不隐瞞地坦白，才可以多少改变一些他們的命运……忽然，这几百个农民抬起头来，仿佛打算站起

来一样。他們只用一种拖长了的尖叫声好象暴风雨将尽的风声似的結結巴巴地說。

"饒了我們吧……"

巴洛列努吓得停了呼吸，农民們的这一动作和所发出的声音就很可能引起一个新的騷动……同样的恐怖突然間籠罩了检察长、少校、一切在場的軍官，甚至士兵們。只有宪兵队长包阳古还保持着冷靜的头脑，他忽然吼叫說：

"躺下！……躺下！……躺在地上！……躺下！……"

最后的一霎时，其他一些人才接着包阳古喊出来的声音喊下去，这时，士兵們就往左右两边打去，棍棍打到弯曲着的脊骨上，并且总是怀着恐怖的心情重复地喊着：

"躺下！……躺下！……"

省长，不再往下訓話了。于是人們就来訊問陶德尔·斯特林布，因为包阳古曾經指出他就是杀害娜迪妮的凶手。

"你对我們說，你是怎么把她杀了的，"检察长詢問着說。

"可是，先生，我沒有杀过人，我沒罪啊！"这个农民满脸惶恐的神气回答說。

"那么是誰把她杀死的呢？"

"我么，我对这个一点也不知道！可能是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干的，他在我前面走进屋子里去，可是我，我并沒有杀她！"

"把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带上来！"检察长安詳地喊道。

"他死了……他死了！"許多声音答复說。

达納賽斯古少校非常气憤。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在他看来，这个农民有一种令人可憎的不忠实。他就向这个农民扑过去：

"为什么你不承認啊，土匪？……为什么你把她杀了啊，渾

蛋？为什么你把她奸污了、把她糟蹋了？你难道想娶一个高贵的妇人吗？肮脏的猪！”

陶德尔·斯特林布在设法挡着自己的头部不受皮鞭子的抽打，并象一个女人似的哭着说：

“哎呀呀！……哎呀呀……不是我，少校先生！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少校先生，我没罪！”

正在这时候，载运着娜迪妮棺材的那辆车，由四头牛拉着，从大街上走过。车子的后边，跟着莱斯贝济村的教士，他穿着最漂亮的祭衣，一手举着十字架一手拿着香炉。教室里边的一个年岁很大、体弱多病的仆人一边唱着追悼亡人的日课，一边好奇地望着躺在村公所院子里边的农民，尤其是注视那些站着的临时法官。

当灵车走过时，顿时寂静无声。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巴洛列努却怀着郁闷和愤怒的心情喃喃地说：

“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这是多么可痛恨的罪恶啊！”

检察长听到省长的愤怒的语言，也就粗暴地问陶德尔·斯特林布说：

“象这样善良、这样美丽的太太，把你又怎么样啦？浑蛋，为什么要杀死她呢？”

“我没有杀她！”这个农民固执地不承认。

正在这个时候莱斯贝济村的农民被士兵们押解着来到了。检察长各莱赛斯古急于要亲自找出杀害于加太太的凶手，就毫不思索、毫不迟疑地把责任往新来到的人身上扣，紧催着他们说实话，因为凶杀案是在他们村子里发生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凶手是谁。伊莱亚娜毫不犹豫地声明说：

"是陶德尔·斯特林布把娜廸妮太太奸污了以后杀死的……我亲眼看見他走进娜廸妮太太的屋子，事后我也听見他向别人夸口，他还叫伊里·西尔拉努在娜廸妮太太尸体还沒有凉以前也去作同样的事……馬太·杜尔馬努也知道这件事，当我看見巴維尔·东苏放火燒汽車，我从屋子里把娜廸妮太太的尸首搶救出来的时候，馬太正和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在一起……"

"我沒有杀害娜廸妮太太，这个姑娘总要說謊。"陶德尔·斯特林布說，連看伊萊亚娜都不看。

"这个姑娘沒有說謊，陶德尔！"这时馬太·杜尔馬努带着一种斥責的口气說，"为什么你不承認你杀了娜廸妮太太呢？为什么你打算把过錯放在别人头上呢？"

"如果要講实話，那么馬太，你为什么不說一說你是怎样打破那个德国人的脑袋的呢？"陶德尔說，他脸色变得非常阴沉。

"如果这些先生問到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会毫不隐瞞地說出来的！"馬太清晰地、絲毫沒有显出害怕的样子說。

检察长听着，覺得很滿意，不时地向省长和少校投过眼光来，好象是要看一看他們是不是注意到他所采取的叫农民說話的办法。

"經过我办理的許多許多坏人的案件，我还从来沒有看見过比这个坏蛋更丧尽廉耻、更不顧脸面的呢！"检察长为了結束談話，就向巴洛列努說。

达納賽斯古少校捻着小胡子，控制着自己。他怕他的血管承担不住这种控制自己的神經紧张，就向陶德尔·斯特林布扑过来，用拳头痛打一陣，用鞭子又是抽一陣，抽得陶德尔渾身是血，并百般地蹂躪陶德尔……当他疲劳了，不得不住手时，他就

命令班长接着用棍子打陶德尔，直到把陶德尔的骨头打折了为止。这个农民的喊叫声变成了呻吟声，后来呻吟声越来越微弱了，就变成了喘息声。

“中士！”少校喊着說，“也把他拉出去……拉到花园里面去！……枪毙……快，快！”

少校的这个命令使陶德尔猛然从他的昏迷状态中惊醒过来，好象一桶凉水浇到他的头上一样。陶德尔一边呻吟着，一边爬到这个軍官的脚下：

“饒了我吧，少校先生……我的孩子們就要无依无靠地活在世界上了……你发点慈悲吧……”

“把他拉出去，中士！”达納賽斯古一边咆哮，一边防备着，不叫这个农民摸到他的皮靴。“喂！……把他逮起来！”

正当人們等待枪响的这一会兒，提屠·海尔德列亚出現在村公所的院子里。格里果列·于加在忙着准备埋葬的事情，提屠認为自己最好不要在他眼前，免得使格里果列感到难为情。提屠在院子里听到枪声后，他就低声詢問巴洛列努是怎么回事，巴洛列努为了表現自己意志的坚强，就带着一种非常自然的漫不經心的神气回答說：

“沒什么……杀死于加太太的凶手执行枪决了……”

馬太·杜尔馬努承認了自己的过錯，检察长就宣布把他拘押起来，以便解送到法庭去审訊。但是少校却提出抗議說：

“对不住，检察长先生！在沒开庭之前，先好好懲罰他一頓，对他来說并不算坏！……班长，打他二十五軍棍！……”

在馬太·杜尔馬努挨二十五軍棍的时候，达納賽斯古向这些文明的先生們解释說，这些土匪只怕棍子打，監獄对于他們来說倒是真正休息的地方，所以，无論如何，尽管要依法审訊，就凭

他們公然敢攻击軍队这件事来說，他也要另外給这些土匪一次示范性的懲罰……提屠·海尔德列亚有几句反駁的話已經到了嘴边上，不过当他看到連有資格反对的巴洛列努和各萊賽斯古二人都默默地同意这位軍官的大話时，他也就沒作声。

"巴維尔·东苏！……是哪个？……到这里来！……"接着，检察长喊着說。

巴維尔·东苏从地上爬起来。他渾身发抖，恐怕也要遭到枪决。于是沒有等别人問他什么話，就慨不由己地結結巴巴地說：

"我，我沒有杀过人……我，我只把汽車毁了，我在汽車里边放了火，就因为他們把我的孩子弄残废了，我可沒有杀人，因为我还有孩子……"

巴維尔·东苏挨了一陣痛打以后，能和其他被拘留的人一起押在村公所里，他就自認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在身上划了十字，感謝上帝怜憫了他的小孩子們。

检察长認为要想尽快地把好人和坏人分开，就必須把审訊的方式改变一下，先听一下村子里的头目人的意見，他希望从这些人的意見里，可以更容易地了解到眞正罪犯和教唆者的姓名。

"喂，你，老头，你对我們老老实实地說吧，这些丑恶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眞正的罪犯都是誰？"检察长向魯布·基利多尤問道。

"嘿，先生，我什么事都沒有参加，我上了岁数啦，而且对我来說，要是……反倒不合适。"

"好，好，我相信你的話，不过暴乱是怎样开始的呢？煽动起这种暴乱的都是誰呢？反正这种暴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呀！"检察长催促着說。

“好，說眞的，暴乱就是这样来的，先生！”这个老头肯定地說，“刮起了一陣大风，就把穷人們卷起来了，就象推一群綿羊一样推着他們向前……”

“你听着，老头兒，我們在这里不是要听你講神話的！”被老头兒的这种口气刺激了神經的达納賽斯古少校插嘴說。

老头兒又答辯了几句，少校就連着打了老头两个嘴巴。魯布·基利多尤面对面地直勾勾盯着他，并且慢吞吞地說：

“少校先生，你对我这么大年紀的人这样侮辱，上帝会叫你付出代价的！”

“什么……什么？……你敢对我无礼嗎，老土匪？”达納賽斯古跳起来說，“班长，打他五十軍棍！”

这时，提居·海尔德列亚站在省长巴洛列努旁边，当老头兒挨着打时，提居不禁战栗起来，因为老头兒一声都沒哼哼，就好象是石头人一样。

其他老头兒都輪流挨了打以后——尤其是路加·达拉巴的态度似乎非常惹人生气——腓立普·伊利約薩和馬兰·斯坦承認了，他們虽是比較富裕，可是当大家搶东西的时候他們也参加了。接着就輪到依納特·塞塞尔了。昨天，枪声不响了以后，他想叫軍队能够淸楚地看出他来，就把一块白手巾拴在一根棍子上，把它放在自己的門口，好使这些先生們走过来的时候，看見这个手巾。少校果然注意到这个了，就非常生气地說：“这是什么意思啊，土匪？”“求和啊，少校先生！”依納特用一种謙卑的口气回答着。——“求和？你跟誰打仗来着，臭土匪？跟罗馬尼亚的軍队打仗来着嗎？”少校就无情地打了他一頓……

現在少校立刻認出是依納特·塞塞尔来了。

“你就是門口插着白旗願意投降的那个家伙嗎，土匪？”

“是我，少校先生，我的天啊，为了不走錯路，我們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啦！”依納特結結巴巴地說，“如果上帝罰了我們，又把我們弄成胡塗人，那么就求上帝原諒我們吧……”

检察长的审訊不断地被少校的发怒打断，于是他就結束了对依納特·塞塞尔的审訊。这时，村长走来报告說，他遵照命令把所有的尸体，一共四十四具都集中起来，也都查驗明白了……第四十五具尸身，也就是尼高丹教士的，头一天晚上被他的女兒尼古丽娜从大街上偷走了。达納賽斯古少校气得滿脸通紅，这个土匪教士的女兒怎么敢触犯少校的命令呢？村长吓得面色灰白；他只好等着再挨一次揍了，要知道这次是在全村人面前啊。

“那个竟胆敢这么干的婊子，現在在什么地方啊？”少校的两只眼睛瞪得挺大，喊着說。

尼古丽娜向前面走过来，面色蒼白，手里拉着她的孩子。达納賽斯古一句話也沒說，就举着鞭子向她扑过去。这个女人喊叫起来，打算替自己辯解。小孩子也吓得哭起来：

“媽媽！……媽媽！……”

“哎呀呀！救命啊！”尼古丽娜喊叫着說，她的脸叫皮鞭子打出了一条条的印子，皮鞭雨点般不停地抽下来。

“中士！”少校累了，喊着說，“去，打她五十軍棍！”

“哎喲，哎喲，善心的人們啊！……唉！”

士兵們捉住了尼古丽娜。把她按在地上，由四个兵拉着她的胳膊和腿，她仿佛一个着了魔的人一样，一边尖叫一边挣扎着。安东涅尔吓得直哭直喊，向他媽媽扑过来：

“媽媽……我的亲爱的媽媽！”

当一名士兵开始打尼古丽娜的时候，提屠·海尔德列亚不停地喃喃地說着“这太可怕啦……太可怕啦！”好叫巴洛列努听

見，提屠忽然失掉了冷靜，走近达納賽斯古跟前，滿怀反感地喊着說：

"这太过分了，少校！实在不能令人容忍啦！这是由于……"

少校跳起来，仿佛是有人打了他一个嘴巴一样：

"你說什么？……你是誰？……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怎么敢干涉……"

"我叫提屠·海尔德列亚，我是……"

"我什么也不想听，"达納賽斯古接着說下去，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請你馬上离开村公所，不然，我就要叫人把你逮捕起来，用刺刀把你押送走！……馬上走，听見了嗎？"

省长巴洛列努弄得茫茫然，不知道应該怎么办了，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少校对付农民的这种强硬作风，省长心里并沒有不滿意，因为这种作风可以使他省事，免得他来显示自己的威风，因而要負着意外的責任。至于将来要发生什么問題，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可以把責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現在却和一个布加勒斯特的新聞記者发生了冲突，而且这个記者恰巧还是格里果列·于加的朋友，这在反应上可能引起十分严重的复杂情况，而不仅是不愉快的事情。省长从手足无措的状态中稍微清醒过来以后，他就一面和顏悅色地用法国話出来劝解，一面还想法子叫达納賽斯古心情平靜下去，因为少校还在不住生气。

"我不准任何人作这件事！……你懂得嗎？不許任何人这样干！就是天父我也不准！……"

提屠·海尔德列亚由于憤怒和激动，面色变得蒼白，象一块白布一样。他立刻明白到自己的这种干涉，尽管从人道立場上来看是这样的有理，然而总是带着一种傲慢的性質。然而他对此也并不后悔。他不願意叫这次冲突鬧大，不願意叫自己由于

作好事而遭到逮捕，他就轉过身去預备走开。省长为了向他表示安慰，就拉着他的手对他說：

"海尔德列亚先生……我求你……請你！……少校將是……"

"省长先生，我宁可躲开这里，也不願意看見这种野蛮行为！……"提屠一面說着，一面尽力使自己显得是有身分的人。

"我該多么遺憾……"巴洛列努喃喃地說，握着提屠的手，終于放他走了。

达納賽斯古看到提屠走了，也就平靜下来。当省长告訴他刚才走的那个人是个新聞記者时，他的怒气突然减弱了，可是还不讓别人看出来。

几年前，当他在土尔努賽佛瑞駐防时，在一个晚上的宴会上，他打了一个小記者一个嘴巴。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不滿！……布加勒斯特所有的新聞記者都抨击他；险些被一次軍籍审查会議免职。如果在他的档案里沒有这件不幸的事，那么他早就是中校了。

"我不允許别人在我执行职务时惹我生气！"少校說，还故意把声音放得很高，就仿佛他还在生气一样。"我在这里負着責任！在这种时候，我們不是在这里消遣，不对嗎，省长先生？……人們在布加勒斯特，发布一道命令或者写篇文章那倒不难，不过，你看看这群破坏、搶夺、毁灭、凶杀的土匪吧！……"

一談到农民，他的声音馬上又变得粗暴了。于是他又憤怒起来，仿佛他就是受人欺侮、遭到破产的人，其实他什么財产都沒有。

"簡直应当用炮把这些村子全都轟平！……連他們的教士都是土匪呀！……象他們干的这些勾当，象他們犯的那些罪恶，在

别的地方是不会发生的！……在别处，人們还有点顧忌，但是在这兒，什么都敢毁坏，就是妇女和老人，他們也敢杀害……"

正当达納賽斯古少校这样說着的时候，一个头发蓬乱的农民从地上爬起来，脸上焕发着一种光彩，一边往前走，一边用一种热烈的声音說：

"先生，先生，我看你們打算把上帝所創造的东西杀光，我看你們不想听号手在空中宣布的命令……"

"躺下！躺下！"几个士兵满腔怒火地喊着說。

"什么命令？……他說的是什么？……"少校說，他弄得手足无措了，因为从早晨以来，他用了这么大的力量，想把农民們的反抗情绪打击下去，想不到在这些努力之后，竟还会出現这样胆大的人。

"这是一个疯子，少校！"宪兵队长包阳古說。

"疯子嗎？……我了解这种疯病！"达納賽斯古喊着說，"还有，这个土匪昨天跑在这些暴徒的前面，还煽动士兵叛变哪！……我亲耳听見他說的話！……队长，請你酌量情况，揍他一頓！"

士兵打疯子安东的时候，疯子大声叫着，非常高兴，就好象沒有挨打一样。

"打吧，打吧，弟兄們！……不管怎么样末日的审判还是要来的，上帝的声音……打吧！……打吧！……我从地上爬起来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

少校看見打这个疯子也沒有收到什么預期的效果，就有些厌煩了，也就命令队长說：

"把他放了，叫他去他媽的吧，这个疯家伙！"

接着少校轉过身来，冲着检察长說：

"我們繼續进行吧！"

3

格里果列內心感到不安，心痛得好象要碎了一样，一个思想始終不停地在他脑海里盘旋着：

"如果我当时呆在这里，也許什么事情都不至于发生吧……"

但是，他也理解到，不論怎样来責备自己都是多余的，而且現在还有許多責任应該由他来負。娜迪妮的尸体五天前就該埋葬了，他父亲的尸首也多停了三天。他总有这样一个印象，認为死者从很久以来就躺在那里，并沒有人向他們致以最后的敬意，認为死者的灵魂不能得到永安，認为死者在受着苦，因而使在他們周围的生者也受着苦，首先是使他受苦，因为在他的內心里会感覚到这样的难过和这样的不安。

昨天，格里果列从科斯太什蒂給戈古·約內斯庫拍了一份电报，告訴娜迪妮已經死了，当时他并沒有想到埋葬的事情，就如同他当时一点也沒有考虑到任何实际应該作的事一样。只有到午后，他見到了死者的尸体后，他才想到，戈古和厄日妮至少也应当来埋葬娜迪妮，而且应当等着他們到来。但是第二天，他看到娜迪妮的灵柩装在車中，后边跟着萊斯貝济村的教士时，他就明白了，在这种时候戈古是不会到乡間来的，就是为埋他的妹妹也不会来。此外，他也明白了，現在在一个极度疯狂的混乱以后，正当所有的村子都在一种残酷的沸騰中掙扎着恢复的时候，正当废墟和人心都还在冒着烟的时候，决不应該举行隆重的葬仪。他于是拿定了主意，要立刻着手举行一种比較适合当时环

境的简单的埋葬仪式，等到恢复安宁后再举行隆重的葬仪。在这以前，曾有一种纷扰不宁侵入他的心灵深处，使他处在痛苦的无能状态中，使他就象是飘浮在一个幻境中一样；从现在起，这种纷扰不宁的状态消失了。

"你听着，雷翕特，今天午后就举行葬礼……"

格里果列很安詳地，就仿佛是办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一样，向他的管家作了清楚而又詳細的布置。于加的前几代都埋葬在阿馬拉教堂附近。米隆·于加修建了最后的一个墓穴。这个墓穴非常宽大，是用建筑用的石头建成的，几年前，里面就埋下了老于加的妻子；等輪到米隆时，他也要埋在这里。娜迪妮的灵柩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位置，不說永久埋下去，至少可以在那里暫厝一个时期。尼高丹老教士既然已經去世，那么，追悼死者的弥撒就要由那个跟在娜迪妮灵車后面来的萊斯貝济村的教士来举行。这位教士自己会好好地办理这事的……

追悼弥撒是在院子里举行的。春天的太阳射出愉快的光芒。一眼看去，树木都发了芽。灵柩停在套着四头牛拉的板車上。灵柩的后面，就是于加的旧公館，玻璃窗都打碎了，好象是一个流着眼泪痛哭的老头子。新公館的熏黑了的墙壁和燒焦了的屋梁，和大路上的一排白楊映在一起，好象特地安排的葬仪裝飾。这位年輕的教士，穿着一身嶄新的祭衣，嘴上沒有留胡子，下頜微微顫动着；他念着、唱着，还不时地举目向蔚蓝的天空望一望，天空飘着一小朵一小朵的白云，好象一些天使为参加追悼亡魂的弥撒而在那兒来回往来似的。这个教士的嗓音很細弱，可是却很柔和。他的歌声就象是香爐里边的香烟，在蔚蓝的天空中繚繞着，在籠罩着于加公館和四周的默哀中散发出去。教堂仆役用机械的、带着鼻音的声音来做着应唱的歌經，作为教士歌經的伴

奏；此外就是那几头牛的默默的和絲毫不感覺哀痛的咀嚼声，这几头牛有节奏地摆动着长尾巴，来驅逐它們想象中的蒼蝇。

格里果列·于加站在載着他父亲遺体的柩車旁边，靠近他有他的忠实助手提屠·海尔德列亚。在那一边，直到隔开院子和摆祭品地点的围墙那里，都是公館里的人和农場的长工，伊斯巴塞斯庫站在头里，那些长工在最里面。围墙現在只有几个桩子立在那兒。管家聶布的老婆和厨妇普罗菲體使劲兒唏唏嘘嘘地抽噎着，却不敢放声哭出来，也可以这样說，格里果列所有的一举一动把他們拘束住了。

于加的两只眼睛通紅，眼泪汪汪的，以同样的眼光注視着两口棺材。这两口棺材的尺寸都一般大，用同样的木料作成的，就仿佛是好久以前定作好的一样。这时小于加的心里只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念头了。千百种思緒不时涌上他的心头，象是不少的破烂忽然被簸动起来一样，彼此冲撞，不断地互相驅逐，始終得不到一个固定的形象。在他的心灵深处，長期以来，就隐藏着一种使人煩悶的情緒，仿佛一种使人痛苦却又无法看到的創伤一样。

他甚至于不知道宗教仪式在什么时候結束的，也不知道他們現在是朝着教堂走着。直到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他才喃喃地对提屠·海尔德列亚說：

“还是应該通知巴洛列努一声……无論如何……”

他跟着第二輛車，这輛車上放着他父亲的棺材。在他后边，离着他很近，他听到别人的脚步声和妇女們抽抽噎噎的哭声。他瞥見了教士的祭衣，灿烂夺目；教士走在另一輛灵車的前边；于加也听到他唱經的声音，这种經声就仿佛是从很远处传来的一样。

聚集在村公所前面的群众使格里果列吃了一惊。提層簡单地告訴了他一些情況。人們的号哭声說明了审訊还在高潮中。当送葬的行列走近时，巴洛列努离开了满是农民的院子，后边跟着检察长各萊賽斯古、少校达納賽斯古和上尉高尔布萊阿努。上尉拉克·哥拉迪納呂本来也打算随着他們一起出来，因为他是老米隆的旧相識，老米隆曾經有过好多次請他作客；但是当审訊人員都不在的时候，他不得不留在村公所，继續对暴乱的人們进行审訊。

"請原諒我，更确切地說；請原諒我們，我的亲爱的格里果列。我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不然的話，我們一定要把一切都抛开而来向你的可敬的父亲表示我們最后的敬意！"巴洛列努喃喃地說，带着一种灵机应变的神情，久久地握着格里果列的手。

接着就輪到别人了；他們也同样跟格里果列握手，也都带着慣例的悲哀的表情，并且还都眨巴着眼睛，仿佛是想說明他們找不到足够解释的詞句来表达心中的悲哀一样。

格里果列願意向他的朋友巴洛列努表示歉意，因为事先沒有把出殯的消息通知他。他正要开口的时候，看見他的朋友急忙地掏出手絹来擦眼睛，仿佛是要阻止眼泪流下来似的。这种举动，格里果列覺得显然有些不够眞实，因此他就不說了，又接着走他中断了一些时間的路，并且加速了脚步，好赶上灵車，因为当他站住說話的时候，灵車并沒有停止。

不久，送丧的行列走进了教堂的院子。教士又唱了一会兒經，然后就举行下葬仪式，两口棺材一个接着一个地下到墓穴里边去，在墓穴附近有三个长工，这是管家班布打发来的，他們的任务就是小心在意地把墓穴的石头搬开，然后再放回原处。公館的其余的人不得不帮助三个长工一把，因为棺材太沉重了。教

士在教堂仆役結結巴巴的伴随下把末一段經文重复了好几遍，以后忽然間停住了，向格里果列·于加所在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格里果列茫然地注視着这个場面一动不动。在管家的指示下，三个小伙子又把墓石搬到原处。巴洛列努和其他的人又重新表示他們誠懇的弔唁，格里果列一声不响地听着，只点了点头，用来代替致謝。相反地，他却很清楚地听見了达納賽斯古少校向宪兵上尉說的話：

“趁着我們都在这里，而且教士也在跟前，你去叫人把那些农民埋在本村坟地里吧。教士一定知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在那里可以找到村长。我的伙計，我求你办理这件事，我們也得同样摆脫一下这一項手續！……不过，你知道，你赶快去吧，不需要更多的仪式了。这对于这帮土匪就已經太寬厚了！……你也不要忘了刚才在村公所枪决的那些人！……”

格里果列吓了一跳，就好象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急急忙忙地对提屠說：

“我本来很想去参加埋葬农民的事情，我知道我現在去不了……你願意代表我到場嗎？”

“当然可以！”年青的海尔德列亚乾脆地答应着。

教士带着提屠·海尔德列亚和高尔布莱阿努，穿过了教堂的花园，又穿过了两个花园和一个葡萄园。在坟地里边，死尸排列成两行，死的时候是什么姿态，現在还是什么姿态，全都是硬挺挺地。尸体旁边已經挖好了一个又寬又长的大沟。

“喂，快着点作，教士，我們沒有时間啊！”高尔布莱阿努上尉吩咐說。

念悼亡經文只不过用了几分鐘，这几分鐘对于上尉来說，实在难过，就仿佛是背上长着芒刺一样。他又在那里呆了几分鐘，

也就是往万人坑里扔死人的那么大工夫，接着，他就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只有提屠·海尔德列亚一个人跟教士在一起，两个人都默默无言地注视着肥沃的土地，望着那沉重的土块落在一些尸体上，这些尸体却正象腐烂了的树枝一样被扔到坟坑里，并在里面堆起来。在坟坑里，死者找到了自己的床鋪，他們跟这块土地混合到一起，掺和在一块，这块土地也要永远保护他們，使他們受不到一点危险。

"他們为了能够得到土地掀起了暴动，而現在土地都把他們接待去了！"提屠·海尔德列亚心情沉痛地說，"人們想一想，到头来我們的一切努力所能收到的結果就是这个！"

約有十二三个农民一声不响、气喘吁吁地揮着鉄鍬，累得滿头大汗。村长害怕得不得了，不停地催促他們，仿佛少校打他的那些嘴巴已經把他打昏了。

"一共多少死人啊？"提屠看着把死人埋在土里以后，問着他。

"一共四十六名，先生，包括特利封和陶德尔在內，我們刚把这两个从村公所拉来，"布腊威拉說，同时毫不畏惧地往前走近些，因为他刚才看見提屠跟少校鬧了一次冲突。"尼高丹教士的尸首还在他的家里……少校打了尼古丽娜，这是真的，但最后他还是消了些气，所以也就沒有給我們下命令，叫把尼高丹教士的尸首从他家里弄出来。要是把他和这些可怜人扔在一个坟坑里，这該是多大的耻辱啊，教士一点錯兒也沒有啊……他到貴族米隆床前念經，也就……啊呀！我的上帝呀，可怜我們吧！真是一場大祸臨到我們头上了！"

过了一会兒，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又問道：

"但是，請你告訴我，这次暴乱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是誰唆使你們犯下这么多的罪行，造成这么多的損失，鬧成这么大的灾祸呢？"

"唉，先生，人們的怒火燃起来了，就犯了违反正义的罪！"布腊威拉忧郁地說，"但是事情演变到这样，現在我看这不够公道！老百姓总是老百姓，老百姓犯錯，这也值不得大惊小怪，貴族們总是聪明睿智和……"

提屠沒有回答什么。他把視綫轉到站在坟墓上，累得精疲力尽的那些掘墓人身上去。村长怕話說得太多，就突然不說了。

巴洛列努、各萊賽斯古和軍官們都被格里果列請到他的公館里来吃午飯。省长就在席間作了一篇簡短的演說，来紀念在这次使全境都充滿了悲哀和破坏的罪恶的暴乱中的两个牺牲者。接着，为了照顧到格里果列，人們就不談死者了。相反地，却暢談起暴乱和农民們所造成的損失来。巴洛列努看見布加勒斯特的青年記者完全和格里果列一样默默无言，就感觉到他有責任号召大家团結起来，因为大家都面临着一种危险，这种危險却正是受着煽动分子煽动着去犯更大的罪行的迷途的民众所造成的，必須把这些煽动分子找出来。

"应当把自尊心的小問題放到一边，不要把那些在非常环境中所引起的不是故意的小小冒犯看得那么重！"省长用一种动人的腔調喊着說，"不对嗎，海尔德列亚先生？"

提屠聳了聳肩膀，仿佛是要說，这些事情关系不大。格里果列惊愕地望着巴洛列努，不懂得他的話里面的含义。

"啊，他沒有对你說什么嗎？"省长惊訝地問，"唉呀，你們看，諸位先生，这正說明他具有一顆杰出而細致的心灵啊！我們馬上談一談吧！"

省长用簡单的几句話把事情的經过向格里果列說了，接着，他就端起酒杯一飲而尽，以便消除那件冲突的回忆。达納賽斯古少校在飯桌上握着提屠的手，在場的人都热烈地鼓掌。接着，大家費了很大的力气，向德兰斯瓦尼亚的青年解释农民一般都是不懂得什么叫作羞耻的，而且是无恶不作的，只有使用暴力才能阻止农民們犯下更凶恶的罪行。

“我們不应該忘記，我們是呆在一个由这些土匪造成了两件丧事并且遭到破坏、遭到火焚的地方啊！”达納賽斯古用一种近乎温和的生气腔調說。

“我們只要看一看我們四周的一切，就能了解农民是多么野蛮！”高尔布萊阿努上尉一边翹起小胡子，一边說着，就好象在这个席上也有妇女一样。

检察长各萊賽斯古素来是沈默寡言的，这时講起了象这类暴乱事件在别的地方是怎样平服下去的，这段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人們都在专心地傾听着；他指出事实說，对这些畜类一样的农民打上几棍子，和其他地方的处理办法比較起来，那簡直是毫无打击意味的慈父般的撫愛。

这种談論使提屠·海尔德列亚很生气。他感覺这些人失去了理性，不过，他却沒有能够把自己的想法，用一种带有說服性的反駁形式說出来。

“至于我，使我生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公正！”他一再这样喊着說，仿佛是想借这个来表示和别人的見解完全不同。

又过了一会兒，提屠在爭論热情的支配下，就拿出一种使他自己也感到惊訝的信心，声明說：

“我明白，我也承認所有的懲罰，但应該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懲罰必須是公正而合法的。至于你們，你們代表国家，你們掌握

着国家的一切大权，这也就不允許你們象那些藐視国法、胆敢犯罪的农民一样去犯同样的过失。你們如果不尊重国法，也同样是犯罪。而且你們犯的这种罪要比农民犯的更大，因为你們是在国家的幌子下濫用国家的司法权犯的罪。当农民們起来暴动而犯下他們的不可饒恕的罪行时，他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受到国家权力机关——不論是軍队也好，宪兵也好——給他們的懲罰。至于你們，你們不是叫他們只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而是虐待、折磨这些处在桎梏中的并且也沒有自卫能力的可怜虫，你們所以敢于这样作，就是因为你們知道沒有任何人跟你們算賬！”

“亲爱的，”巴洛列努带着一种寬恕的微笑說，“我是研究法律的，我也是个律师！唉，我也要跟你談談，当国家受到威胁时，国家不但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存在！凡是为了維持秩序和巩固国家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和公正的。”

“从前有一个匈牙利的宪兵軍官也跟我說过同样的話！”提層諷刺地答应着說，“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他說的是匈牙利話，而你却說的是罗馬尼亚話！”

“但是，无論如何，我們是不能容忍暴乱的啊……”

“国法战胜暴乱。只有不公平才能激起暴乱和扩大暴乱！”提層·海尔德列亚补充說，說的时候表現出一种驕傲的神气，仿佛他刚才有了一項重大发現似的。

I

第二天早晨，一群农民，約有五十名左右，由兵士包围着，向科斯太什蒂走去，士兵的枪都上了刺刀，負責押解农民的是一个

性情暴躁的年老司务长。这些农民，有的是被人控告，有的是嫌疑犯，說他們就是暴乱的首要分子，或者犯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罪；他們都戴着脚鐐，两个一排，用一条又长又粗的鉄鏈子拴在一起。另外还有几个士兵手里拿着短粗的棍子，必要的时候，誰不願意向前走就揍誰。

刚过晌午，巴洛列努、各萊賽斯古和达納賽斯古少校在格里果列家里吃过午飯，就向他告辞了。省长說他們要到所有染上暴乱思想的村鎮去了解一下宣撫的結果。他們接到秘密报告：在某些村子里，地主們在軍队的保护下回到了家里，一看見他們的产业被毁坏了，就自己作了审判官和法官，估計誰是罪人就馬上判决叫人执行死刑。

“这是不能容許的！”巴洛列努带着一种高貴的气憤大声說，“我不允許复仇的举动！如果每个人都任性地去为自己补救损害，那么还要我們作什么呢？法律对一切人都应該是同样的！……”他正好和年輕的海尔德列亚的带着諷刺意味的眼光接触了一下，接着說下去：“保护普遍的利益，这个我同意！可是只为求得个人利益、輕視国家法律而进行复仇……”

第二天，提屠·海尔德列亚也走了。格里果列本想多留他几天的，后来想到当时乡間只有痛苦和废墟，在这种情况下留下提屠，那就不是友誼而是自私自利，也就不挽留了。

“在这几天的危險和痛苦的日子里，你始終沒有离开我，你真是太好啦！”格里果列在他們分手时对提屠說。“我决不会辜負你的友誼……我感激你，我永久也不会忘記你对我的充溢的热情，你用这种热情来諒解和容忍我的任性和緘默！……我呢，我也不在这兒再住多久。寂寞和徘徊在这里的一切幽魂会使我变成一个神經脆弱的人。可是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好准备一下到現在还沒有开始的田間劳作，也不得不把还能恢复的一切恢复一下……”

提屠离开了阿馬拉，坐的还是那輛黃色的两輪馬車，赶車的还是伊斯莫。一路都显得十分冷清，就好象农民还不敢离开自己的家或者藏身的地方一样。村公所的院子里一直是挤滿了农民，他們躺在地下，由士兵們看守着。审訊还是照样紧张地进行着。只是审訊人員換了。上尉拉克·哥拉廸納呂代替了少校，宪兵队长包阳古代替了检察长。

他們到科斯太什蒂去的一路上，从經过的各个村子里，提屠可以观察到同样审訊的迹象。在科斯太什蒂火車站上，他遇見了葛斯馬·布魯亚納，葛斯馬要求提屠把所知道的阿馬拉一切情况都詳詳細細地告訴他。他对提屠說，明天他也要回阿馬拉去，先是他一个人回去，以便探听一下在那里是不是确实一点危险也沒有了……

提屠到了布加勒斯特，他头一个就去拜訪戈古·約內斯庫。提屠感觉为难的是他現在成了报告不幸的使者，但是他想，在格里果列的簡短电报以后，他所能报告的詳情仍然可以給戈古一些安慰。阿尔甘特里大街的房子，連同它的高大的楼梯和正門底下的那个玻璃廊，尽管夕阳的光輝照到墙上是那么柔媚，照到玻璃窗上又是那样的灿烂，尽管花园中一条条甬路都鋤过了杂草，草坪也长出了郁郁葱葱的嫩草，好象展現在阳光下的一些小块小块的天鵝絨地毯，仍然显得那么叫人不愉快。而在六个多月前，当提屠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来打听貴族們是不是已經回来的时候，这所房子对于提屠来說却曾是那么愉快、那么幸福的。

提屠只找到了厄日妮。她叫他不等戈古回来就先把一切都

告訴她。她听了后非常害怕，但是她最担心的还是她丈夫的痛苦。是她阻止她的丈夫，不叫他到阿馬拉去参加埋葬娜廸妮的。她怕他遭到不幸……

不久，戈古也回来了。可以說，在提屠沒有看見他的这几天里，他就好象老了十来岁一样。他忘記了把自己修飾得好好的，也不再摆出他的喜洋洋的神气。当他一看見这个年輕人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抑制不住自己的妇女一样放声哭起来了。只有現在他才了解他是多么爱娜廸妮……他对娜廸妮的爱超过了兄妹感情，簡直象爱他的孩子一样……提屠不得不把娜廸妮的事情再說一遍，他听着提屠講，不断地叹息着說："可怜的爸爸！……他可怎么經受得住这个消息呢！"老屠多尔·約內斯庫不断地打听他那偏心鍾爱的孩子娜廸妮是不是已經从乡間回来了，因为他也听說了阿尔盖什暴乱情况严重。

晚上，吃晚飯的时候，提屠·海尔德列亚又得把他在乡間遇到的和看到的一切事情講給賈沃里拉夫妇听。他睡得很晚，直到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才潦草地看了一下当天的晚报。他看到报上登着，由于新政府采取了英明措施，混乱情况几乎到处都已結束了，并沒有流一滴血，他念到这里时，不禁微微苦笑。这該是多么厉害的諷刺啊！他的心里暗暗产生了一种反感。他梦見到了阿馬拉，在村公所的院子里，在躺在地下的人群里，少校用他那刀口已鈍、血迹斑斑的刀去砍那些垂着的人头。一个小孩哭得令人心神不安，当少校在这个小孩头上举起他那把刀时，提屠向少校扑过去，从他手里把刀搶过来……"我把你逮捕起来！我把你逮捕起来！"少校吼叫着說。接着，提屠看見自己被激怒的士兵抓起来了，忽然，少校的鞭子开始向他的面頰抽来……

第二天，在《德拉波呂尔》报社，罗絮拥抱了海尔德列亚，就

好象海尔德列亚是死后又复活过来一样。罗絮叫他同他一道上总編輯德利塞亚努尾中去，好叫他向总編輯报告一下新政府的宣撫情况。原来編輯部秘書总希望在报紙上登出聳人听聞的报导，所以他就想把这个青年記者的印象全部刊登出来，包括和那个野蛮少校发生的冲突在內。

"不，不，罗絮！"总編輯指出說，"我們曾經保証过在精神上协助他們平服暴乱。我們应当重視这項保証啊！我們不应当跟他們过去一样，令人討厌并作出犯罪的行为来！"

"好吧！"罗絮說，"我早就知道这个。《德拉波呂尔》命中注定一直到世界末日都要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啊！"

又过了几天，提屠照例来到編輯部，他发現罗絮比以前更加忧郁了。他相信他是被个人的苦惱纏繞着，也就沒有去打擾他，开始写起每天的无关痛痒的論文，日报上經常刊登他的文章。又过了很长的时間，編輯部秘書自言自語地喊着說：

"多么丑恶啊！……多么可耻啊！……多么野蛮啊！……"

他不适于使用这种舞台腔。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就象是一个低能演員的声音一样。大概他理会到这一点吧，接着他就沉默下去了。約摸再过一刻鐘，他又用諷刺的口吻說：

"唉，小伙子，我們的革命进行得怎么样了？……喂，完了吧？安靜下去了，不是这样嗎？全都鑽进坟墓里去了，是吧？……成千上万的坟墓啊！……"

提屠·海尔德列亚跟平常一样走近罗絮，以便表示他对他提出的問題很有兴趣。

"我想你也留意到了，报紙上几乎見不到农民暴动的这类消息了！……这就是說，鎮压收了效。全国都已經恢复了安定……什么样的和平啊！成千上万的新坟，就可以告訴人們极为完善

的秩序又重新出現在罗馬尼亚。”

又过了一会，他又說起来，脸涨得通紅：

“小伙子，你在阿尔盖什見到的，要是和这群人自从掌握政权以来在全国其他村庄制造的野蛮行为比起来，那簡直是沙龙中的一出喜剧！……死在軍队枪弹之下的，或者死在討伐时候的那些人，他們还算是非常幸运的！他們总算逃脫了活人不得不忍受的那些可怕的非刑……最后，又流了大量的血，这是百多年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沒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在殖民地也沒有見过，就是对付野蛮部落也沒有使用过！……这一切，作得非常周密，以便不使欧洲和全世界知道这件事。大炮轟隆轟隆地响着，削平了不少村庄，枪弹也在不停地嘯着……牺牲者都被扔在乱葬崗子上，坟坑边也用不着十字架标志出来，显然这是为了不留一点痕迹……而且沒有任何人能提出抗議，也沒有任何人敢稍加犹疑，因为事关国家利益。同时也以这种利益为名要求几百万农民挨餓受冻，忍受着折磨痛苦，好使几千个游手好閑的懶汉发財致富，然后再在驕奢淫佚、宴飲縱欲的生活中去任意揮霍他們的財富！……”

“而且連想把我要写的写出来的机会都沒有！”年輕的海尔德列亚說，“我么，我真想提出抗議！”

“你沒有这种可能那倒万幸，老弟，这对你沒有什么好处，他們很可能把你驅逐出境，正象他們对他們不喜欢的一切外国人所作的那样！”

“我？我在罗馬尼亚成了外国人了？”提屠带着一种諷刺的优越神气說。

“老弟，你不要忘記，虽然你以为你比别人更具有罗馬尼亚人的气質，但是你不是罗馬尼亚的公民。对于公共秩序来說，如

果你变成了一种危险，那么你就不再是一个兄弟，而是一个敌人，因此也就……不过你放心吧！……在一两个星期內，就会只有法院，因为要审訊成千上万的农民（这些农民都是各地随便拉湊来的，現在已經把全国的监獄都装满了），还保留着暴乱的記忆。除此以外，人人都会利用这次鎮压，也会对它感到满意。受到損失的那些人，很快就要得到国家大量的賠偿，以便使他們重新去进行剝削或甚至发展他們的剝削事业。而农民們，如果他們老实下去的話，就会又有大量的諾言、大量的演說、大量的好听而不能实現的話，象浪潮似的向他們扑过来，——我們不要忘記——国会眼看就要解散，馬上要举行新的选举……”

果然，十天以后，連罗製也不再提农民暴动了。新聞界总是热烈地談論着即将到来的选举。在这里那里，尤其是在各党各派的报紙上，人們要求把煽动分子偵查出来加以惩处。春天喚起了人們对生活的新的希望。夏日的公园又准备热鬧一番了。咖啡館又在露天地里摆上了桌子，把人行便道都給遮断。在維克多利亚大街中，从林蔭大道直到王宫，摩登妇女們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好象格外年輕了。每天，紅男綠女徘徊在人行道上，低声耳語，互相說着甜蜜的話：“我的愛情”，“我的亲爱的”……

虽然提厝·海尔德列亚住的房間很舒适，也很使人留恋，但是他現在經常不在家。一天下午，他打算利用这个时間閱讀一本有趣的作品，这时，他看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由总是面带微笑的米米陪着前来拜訪他。这个小伙子一見，非常惊訝。他的旧日房东对他說，她正从这里路过，而且她也很想看看他所以进来了。她总沒有忘記他一向是令人可亲的……还有，米米也常常慫恿她，說：“喂，媽媽，我們去看看他，是不是把我給忘了！”接着她又談起約翰来，她說了好些个約翰的坏話……她說約翰真是

个无赖，他对她表現得簡直是个最坏的流氓，从那一天，他再也不登她的門了，他打发他的落魄的父亲来向她說，他們俩的事从此以后一刀两断。她作了他們父子逢人說风凉話的資料，这一点他們父子不会忘得那么快的！……至于这个可怜的小米米，她一直对他有反感。約翰一直表現得那么自高自大，并且他又沒受过象米米从她媽媽那里所受到的那种教育。但是，天啊，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正如一切正經妇女那样天真率直，并沒有对他警惕，却相信了他的那些謊言。最使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遺憾的是由于这个放蕩家伙和他那妖精似的妹妹，她竟把两顆彼此相爱的心給分开了。因为她这个心爱的閨女米米自从見着提屠的头一天就向她这个出色的媽媽坦白地承認了："媽媽，你的房客很招人爱呢！"从那以后，米米跟她說了那么多次："媽媽，我爱他，我爱他啊！"說的次数比自己的头发还多！最后，感謝上帝，她現在已經摆脫了約翰。米米現在获得了自由，这就使她現在……

"好吧，喂，你們拥抱吧，我轉过身去！"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忽然作結論地說。

米米吊住提屠的脖子，一边对准提屠的嘴唇磨擦着她自己的嘴唇。年輕的海尔德列亚被拉进这种喜剧中很感困窘，因此，狠狠地，結結巴巴地說了几句殷勤話，这就使他更覺得发窘。最后，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邀他去拜訪她們娘兒俩。当她們走的时候，米米留在后边，又一次貼在他身上，并且娇声娇气地向他嘟嚷說：

"你一定来啊，我的亲爱的！"

这件事使提屠下定了决心，打算第二天到車站后边唐塔父母的家里去看唐塔。他从乡間回来，已經过了两个星期了，在这

期間还一直沒有見过唐塔。她沒有再来看他，他也沒敢責怪她。她全家都热情地接待了他。她高兴得滿脸通紅。約翰緊緊地握着提屠的手，就好象他們头天才分手一样。他們主要談的是約翰的婚事，他的婚礼要在复活节后举行。約翰邀請提屠作他的伴郎。提屠答应了，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那就是伴娘必須是一个惹人喜愛的人物，也就是說，应該是唐塔。約內斯庫太太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就是老約內斯庫也努力想微笑并且終于笑了出来。

格里果列·于加在提屠回来三个星期以后才回到布加勒斯特。虽然显得很疲倦，可是在眼睛里却閃爍着一种充滿信心的新的光芒。

"所有逃难的人自然都回乡去了，"格里果列說着，意在滿足青年海尔德列亚的好奇心。"普拉塔茂努也回去了，但是沒有带着他的兒子，大概他的兒子到某个地方的疗养院养病去了……只有死人再也回不去！"

为了赶走自己朋友的忧悶，提屠想要改变談話的內容，可是格里果列却从从容容地接着說下去：

"我已經开始了春耕，并且也完成了！……农民都回到乡間去了，好象他們的革命只是一場恶梦。他們怀着不声不响的失望又开始劳动起来，而且干得还很有劲……不幸的是，占总数四分之一的农民在匹特茲蒂监獄里。那个城里所有的地窖都变成了监獄。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我們总也不能从灾难中取得教訓……用不着細說，在目前的光景中，缺少这么多人，对于全国的經济来說，也是一个重大的損失！……最后，我們正在竭力消除这种暴乱遺留下来的痕迹。还有，大自然也在帮助我們。各处都呈現着新生活的景象。树木都发了芽。春天在万物上都放上

了它的标記，不論是在废墟上也好，在燒焦了的树木上也好，在灰烬上也好，都是这样……”

“可是在农民們的心灵深处又是怎样呢？”提屠問。

“只有上帝才知道这点，只有上帝才知道这点！”格里果列說，“我跟每一个挨过打的农民談話时——你知道，所有农民都挨过打，我看出来，他們一点也不后悔，而且相反地……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存在着一个問題，一个任何鎮压也不能拔掉的思想：‘沒有土地怎么能活下去？’”

5

格里果列·于加同維克多尔·普雷德列亚努关于农业問題討論了很久。由于命运的安排，格里果列成了阿馬拉田产的唯一业主了，因此，他希望把他的关于改善农业經营办法的理想全部实現。不过，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有一位正直而有才干的农学家来作他的忠实的合作者，他要同这位农学家一心一德，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絕对信任这位农学家。他打算跟普雷德列亚努一样在布加勒斯特安家，只有在农忙季节回到乡間去住。他无意修复已經燒毁了的新公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把沒有遭到火灾的旧公館改建一下。

普雷德列亚努各处訪問，和人商量，終于找到一个格里果列需要的人。这是一个年輕的人，活潑聪明，滿面春风，他在德国已經有好几年的农业实际經驗，也經营过一个規模宏大的模范国营农場，成績非常出色。

“你看，就是这位。他叫斯代立安·哈朗卡。你認为滿意嗎？”普雷德列亚努一边介紹，一边問他說。

"当然！"格里果列微笑着說。"我希望以后我們成为好朋友！"

格里果列在把他的新任管事人安插到阿馬拉以前，必須把一些事情处理妥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过去遺留下来沒有解決的，将来很可能給格里果列造成复杂的問題。他不得不和戈古·約內斯庫談一談娜廸妮的坟墓問題。就算是娜廸妮还算作是他的妻子，就算是他們仅仅办过了单純的法律手續，格里果列也不認为他对娜廸妮的任何事情有权利处理。戈古心中总是得不到安慰，照他的意見，娜廸妮的命运既然在这种危险时期把她領到乡村去，而她的灵魂在这个尘世的生活中又受到这样的攪扰，那么，除了在她遇难的地方以外，其他任何地方也不会使她得到更合适的安息了。追悼娜廸妮的弥撒要在她死后的三个月举行，格里果列和戈古都要参加这次弥撒。戈古要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在萊斯貝济的土地卖出去，也可能把屬于娜廸妮的那块巴巴罗亚卡的土地卖出去。这些事情使戈古太难过了。他的妹妹在那个地方被那些野蛮人杀死了，他覚得如果自己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那也太沒有趣味了。

"但是，你可以把土地卖給农民啊！"格里果列說，"他們流出的大量血足够換取購买土地的权利了！"

"不，不！……"戈古带着恐怖的神气說，"我不願意再和农民发生任何頂小的关系，就是卖主与买主之間的关系我也不願意跟他們发生。我倒情願把地卖給一家銀行，再由銀行把地零星卖給农民……我沒有什么办法，亲爱的格里果列，我一点也不象你那样爱土地，我和农民志不同道不合。我是城里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总也不能忘記，更談不到寬恕那些把我的心撕碎了的罪恶！"

格里果列为了拜訪杜梅斯古，曾到罗馬尼亚銀行去了好几次。杜梅斯古顧念他和米隆的友誼，自告奋勇，情願帮助解决格里果列可能在財政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小于加不想以賠償損失的名义向国家索要一点东西，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作风正和絕大部分受害人的作风不同，那些人夸大了他們的損失，想从灾祸中取利。于加家中燒毀的东西中，只有新公館是保了险的。如果保险公司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按照保险合同賠償格里果列損失的話，那么，格里果列用他領到的賠款就能还清他在銀行里所有的欠債，剩余的錢，至少还可以局部修建一下附屬的房屋和購买农具。但是杜梅斯古却有先見之明，他認为保险公司一定拒絕賠款，因为保险公司可以把暴乱看作是一种更大的暴力事件，这样就可以免除它們履行合同的义务。最好是由政府使人通过一条法律，規定出由这些意外事件造成的复杂情况的处理办法。不过，不管怎么样，杜梅斯古会把各种事情都告訴格里果列的。

格里果列托朋友向总主教公署接洽，終于把老尼高丹的兒子派到了阿馬拉，代替他父亲空下来的位置，这样，使老教士活着的时候那样难过的那个热烈的願望，至少在他死后实現了。这个年輕的教士的本堂原在克罗日省，他离开了那里，急急忙忙来到阿馬拉，好在他父亲的坟上給他的父亲作弥撒，并且也好帮助尼古丽娜，一直到腓立普回家为止，腓立普跟其他不幸的农民一起还被押在西特兹蒂的监獄里。

为了更好地平息众人的憤怒，为了在受了严重打击的心灵上敷上止痛剂，格里果列·于加带着他的新任管事人动身下乡，在西特兹蒂下了車，打算至少讓小学教員德拉高斯恢复自由。

省长巴洛列努被迫不得不这么办了。原来有某些过激的报紙指出他的党是这些慘痛事件的精神上的制造者，因此他要作

出一个結論，認为暴乱，尤其是在阿尔盖什的暴乱，是由一部分煽动分子掀起来的，他很需要找出一些煽动分子来，以便維护他的党；而德拉高斯正好是被人指控为最危险的煽动分子的一个。經过了两天的爭論和堅持，省长才同意把德拉高斯释放，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須由格里果列做德拉高斯的保人。

阿馬拉又恢复了旧观。酒鋪掌柜布徐奧克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腆着大肚子，又在大街上跟过往的人閑聊起来。村长伊翁·布腊威拉为了恢复精力，来喝一小杯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他的确需要足够的精力来处理这些由暴乱的波涛产生出来的一切問題。

"喂，村长先生，有关于我們农民的消息嗎？"酒鋪掌柜不断地問着，"是打算释放他們呢，还是讓他們长期烂在监獄里呢？"

"唉，我的老克里斯代亚，为什么他們当时不願意听我的話呢？"村长不安地回答說，"他們伸着脑袋向前鑽，以为自己够机伶的……好吧，你看他們可找到了他們寻找的地方了……現在，要是格里果列先生肯可怜他們，只有他能把他們搭救出来，好象搭救德拉高斯先生一样……"

"但是我們受的損失，又有誰来賠偿呢？难道我們只有自認倒楣嗎？"克里斯代亚·布徐奧克接着說。他已經在阿馬拉和匹特茲蒂的受害人名单中登記了，希望这样可以在他受到痛苦以后得到一些好处。

"关于这个嗎，唯一的希望还是格里果列先生，"布腊威拉說，"从今以后，我們唯一的救星就是格里果列先生的仁慈……"

村公所的書記杜米特来斯庫終日在办公桌边忙忙碌碌，埋头在紙堆里面，因为村长不是急着办宪兵分駐所的事，就是忙着办貴族公館的事。至于宪兵队长包阳古，要是沒有格里果列劝

他停止审訊，并且叫他安安靜靜地呆下去的話，那么他会把审訊延长到一年的。

“当我跟你說阿馬拉村是个土匪村时，你总不相信我說的話，”包阳古一再对村长說，声音里带着責备的口气，“現在，从这些事情里你可以看出来了吧……不过，你不用管他們啦！从今以后，他們要跟我們直接打交道！……”

旧公館的墻壁已經粉刷一新，在开了花的树木当中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毁于火灾的新公館遺留下来的最后痕迹也被扫除干净了，在它原来的地面上出現了几个花坛，使花园的景色显得更加寬闊、更加悅目。管事人哈朗卡把管理一切事务的大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仿佛他曾經在阿馬拉活过一生似的。另外，他說話和藹，心地仁厚，也很适合这个环境，他的魄力和工作都給农民作了好的榜样，这样他就获得了农民們的信任。只有伊斯巴塞斯庫，他虽然忙着整理被毁了的賬簿，可是他对新任管事人却怀恨在心，不过在表面上沒有流露出来。他認为自己是受了凌辱，受了委屈，照道理講，这个被别人篡夺了的位置，說什么也該归他，因为他对于加貴族一家一直忠实，为这个还曾受过不少的灾难。

星期日，格里果列把农民都召集到公館中来，他打算听一听他們的痛苦和煩惱。他們的抱怨总是一样的，都十分含蓄地表示了沒有粮食、沒有土地，却有很多的債务……沒有一个农民談到暴乱的事；当他提到这个問題时，总是得到一模一样的答复：

“人們都生气了，我的老爷……大家是这样說的……”

只有魯布·基利多尤有一天敢于說出：

“正义的时間还沒有到，格里果列先生，但是总有一天要来到的，迟早不定……只有世界而沒有正义，那簡直是不可能！”

葛斯马·布鲁亚纳不断地来找小于加请求出主意或帮忙，主要的还是来诉苦。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国家应当发给他赔偿损失费。没有这个，他简直要疯了，他认为自己叫农民闹得完全破了产。从葛斯马嘴里，格里果列知道了什太法内斯古上校，在痛恨极了的一刹那，亲自用手枪打死了沃拉杜塔村的三个农民，因为他听说就是这三个农民放火烧了他的公馆。

五月将尽时，哈朗卡对阿马拉的人、阿马拉的事务都已经熟悉了，格里果列就又回了布加勒斯特。他认为他必须呆在首都，好能够和杜梅斯古更加接近，以便尽快地解决财政问题。然而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承认有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吸引他回布加勒斯特来，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重要，甚至关系着他的一生。

他虽然来到了布加勒斯特，却虚度了好几天，没敢拿定主意。他只办些次要的事情，仿佛故意把顶重要的事情推到将来再办。他不象从前那样频繁地到普雷德列亚努家里去了，他的借口是要办理阿马拉的各种事务。六月初，国会解散了，巴洛列努想在议会中作一个候选人，就辞掉了省长的职务，又回到首都，这时，格里果列几乎每天去找巴洛列努，正象他从前每天去找普雷德列亚努一样。这倒不是由于恢复了过去的感情，因为巴洛列努只要不谈到他直接负责的职务的问题时，总是用华而不实的辞句大谈农民问题，并重新宣扬他那些过激的理论，这一套使格里果列感到厌烦。

“我们头一个法案就应当是一个普遍的大赦，这可以医治最近的不幸所引起的一切痛苦，并且也可以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平安！”有一天，巴洛列努声明说，他说话的神气十分高傲，真象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样。“当需要由我们在国内恢复秩序的时候，我们曾经那样感到痛心；因此我们也知道怎样进行裁判，

亲爱的格里果列！监獄里边成千上万的不幸者既然都后悔了，并且也回心向善了，为了从事劳动，就应当叫他們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的确，他們的劳动关系着罗馬尼亚的繁荣呢。”

小于加之所以要去找这位他不喜欢的巴洛列努无非想借他的力量給提屠·海尔德列亚安插一个位置，因为后者从罗絮那里了解到自己在《德拉波吕尔》报社的真实处境后，非常失望，認为这回可就要无家无业了。最后，由田产部秘書长帮忙，巴洛列努終于給提屠在多布魯甲管理局里找到了一个位置。

“我要到那里去做什么工作呢？”格里果列带着提屠来到巴洛列努家里，好叫他直接从他那里打听有关他的职业的消息时，提屠問道。

“你每月可以到那里去領薪水啊！”巴洛列努带着一种愉快的神气贼着說，“此外，你要有雅兴的話，可以作作詩……再不然，你要高兴，可以去結婚啊！……”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滿脸通紅，就仿佛巴洛列努已經看透了他的心事。然而他还有精神来得及答辯說：

“把这种預祝送給于加先生，我看最合适。”

格里果列过了一会才以一种相当严肃的神气說：

“是的，也許，这个主意并不坏啊……”

6

快到六月中旬了，什么事都沒有办成，格里果列决意到阿馬拉去，等到立秋以前再回布加勒斯特来。他到普雷德列亚努家中去告辞。只有維克多尔一个人在家，蒂克拉和奥丽加两人出去买东西去了。先談一些最现实的問題，尤其是談普雷德列亚

努家在代尔加所受的损失(损失并不很大)的問題，談过以后，忽然，格里果列急急忙忙地問道：

"喂，維克多尔……你看奥丽加願意作我的妻子嗎?……我請你誠恳而毫无顧虑地答复我，因为……"

普雷德列亚努微笑着，完全用一种显然是玩笑的口气問道：

"她本人对这件事怎么想？你問过她嗎?"

这时，格里果列連气都顧不得喘地向普雷德列亚努承認說，很早以来他就爱上了奥丽加，他怎样克制自己也沒有用，孤独的生活使他感到苦悶，他希望重新开始一个另外的新生活……普雷德列亚努带着适合当时情况的認真严肃态度听着他說下去，讓他减輕自己內心的苦痛。

"好吧，亲爱的格里果列，"維克多尔終于說，"你說你想明天就回阿馬拉去。你推迟二十四小时再动身吧！奥丽加后天要回到她的父母家里去。你可以伴随她一起去，順便到克拉約瓦去拜訪拜訪她父母。我的意見，我想你不会后悔……"

火車在午后五点鐘开。格里果列从四点鐘就在車站上等着。提屠·海尔德列亚也到了，手里拿着一束白花。昨天晚上，在吐露真情的一刹那，格里果列向自己的朋友承認他現在很幸福，承認他爱着波斯特尔尼庫小姐。提屠·海尔德列亚願意头一个向奥丽加祝賀，但是只好用花来致意，在他看来，一切語言在当时都不是謹愼的……提屠也願意把自己的最大幸福告訴格里果列……这是在昨天他們分手以后发生的事情。毫无疑問，是在罗絮的坚持下，德利塞亚努通知提屠，要他还在《德拉波吕尔》报社当編輯，照发原薪，这个报社需要他来工作……提屠滿怀信心地肯定地說：

"从此以后，生活对我算是太美妙啦！……前天，我还認为我

是无家无业的，可是今天，就有双分薪金。我多么幸运啊，我太幸运啦！”

他也去找过唐塔，好把自己的幸运叫唐塔也知道。这个少女陪伴着他来到了車站，她在格里維太大街的一家茶食店里等着他。他們要一起度过这个晚間。

当提屠兴奋地說着，而格里果列焦急地等候着的时候，一列火車进了站。大群旅客朝着車站出口处涌来，格里果列在人群中瞧見奥萊納的农場主伊利·罗戈紀納鲁。格里果列掉过头去，就象怕罗戈紀納鲁一样。可是罗戈紀納鲁瞧見了格里果列，就急急忙忙向着格里果列走过来，他全身被汗水浸透，微笑着，手里提着一个手提包：

“你認識我嗎，于加先生？”罗戈紀納鲁問道，他把手提包放下，拿起大手巾来擦他的脸和禿头的汗水。“你所遭到的一切，我都听見了，在报紙上我也看到了！”他换了另外一种口气接着說，一边用一种装出来的忧郁神气摇着头。

罗戈紀納鲁久久地叹惜米隆·于加和娜迪妮的死，另外，他还問格里果列是不是受到了重大的損失，是不是开始領了賠償费，鎮压暴动时，是不是有很多的农民被杀死，他不停地打断自己的話头，重复着說：

“我不是早就跟你說过嗎？这些农民全是土匪啊！你还記得不？啊！”

接着，罗戈紀納鲁就詳詳細細地講述他是多么幸运，竟能保全了他的財产。如果罗戈紀納鲁和于加在匹特茲蒂火車中最后一次相遇迟了一天的話，那他現在就只剩下灰烬和尘土了。多尔日省的农民比别处的都坏，当时就开始搶掠起来，也放火焚烧貴族的公館。农民們也来到罗戈紀納鲁家里，先生你这么着，先生你

那么着，把土地給我們吧，不然就杀死你，就搶你……沒有想到，他比那群土匪还聪明哩！他和农民商量，也同意心甘情願把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都給他們，叫他們按照希望的彼此平分……如果地主有什么要求的話，罗戈紀納魯还負責賠償这項損失。为了取得农民們的完全信任，罗戈紀納魯还和他們一同到村公所去，当着公証人的面訂了一項正式的合同。农民們允許罗戈紀納魯呆在自己的公館里，直到暴乱結束为止，作为交換的条件。过了两天，軍队来到了，这一下子倒真給他們土地啦！……罗戈紀納魯得意揚揚地笑了：

"你看，于加先生，我是多么漂亮地摆脫了这些土匪的魔掌！"

农場主的笑声使格里果列生了气。格里果列表示出一种冷淡的神气說：

"如果我們不能从这样一种不幸中吸取一点最微小的教訓，那么……"

罗戈紀納魯以一种不高兴的口吻，打断了格里果列的話說：

"一点教訓，請問是什么样的教訓？是把他們牢牢地鎖起来好呢，还是讓他們称心如意地把我們全都屠杀了好呢？……无論如何也不能叫他們把我們都杀了，决不能够，于加先生！請你把那些滿是理論的書本扔到火里燒了吧，看一看实实在在的农民，看一看在目前的环境中把自己作风表現出来的农民吧……讓农民去劳动吧，别叫他尽等着国家把他用劳力換不来的东西給他啦……你不要相信农民有个滿足的时候。如果明天把土地白白地給了他，后天，他就什么都会要求白給他了，牲口啦，农具啦，另外还有金錢啦，就这样，什么都要求白給他！"……

"暫时他們得到的唯一的滿足只是枪弹啊！"格里果列嘟囔

着說，同时面色完全阴沈下来。

“你难道希望給他們一些点心，再加上政府对他們的表揚嗎？……”农場主昂起头来，喊着說，“我是伤心极了，于加先生……你受害比別人都大，如果你能这样說，那么对于那些……又該說些什么呢？”

幸亏普雷德列亚努一家終于来到了，这眞是格里果列的幸福！可是罗戈紀納魯只剩下他一个人提着他那只手提包时还在那兒嘟囔着。奥丽加微微一笑，謝了謝提屠給她送来了花束。

“詩人究竟是詩人啊！”普雷德列亚努喊着說，一边紧紧地握着年輕的海尔德列亚的手。

“尤其是当着一位这样动人的人物时！”这个年輕人說，他手里拿着帽子，带着一种充滿羡慕的眼光。

普雷德列亚努太太蒂克拉是众人中受感动最深的一个。她对于沒有能把孩子們也带来給奥丽加送行，覚得非常遺憾。他們不久也就要去乡下，并且将要在克拉約瓦住上几天，格里果列又幸福，又有些拘束，不断地微笑着，然而他却不看奥丽加。

“喂，上你們的車厢里去吧，还有三分鐘啊！……”普雷德列亚努說。

“我希望你再到阿馬拉去呀！”格里果列向提屠說。

“你們欢迎我，我是非常高兴到那兒去的！”年輕的海尔德列亚答应說，并以同样的眼光向奥丽加和格里果列致意。

接着，火車开始移动了，非常緩慢，人們刚能看出火車是在走着。奥丽加和格里果列从一个車窗中向那些站在月台上的人微笑着；他們都象重复詩歌中的迭句似的重复着說：

“再見！……再見！……再見！……”

各种声音都混合起来了，交織起来了，消失在人群的越来越

响的喧閙中。

于曼塞尔，瓦莱亚—馬莱
1930年12月至1932年9月。